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一一冊目次

闡義二十二卷

〔清〕吳肅公輯
清康熙四十六年慕園刻本

..... 一

千百年眼十二卷

〔明〕張燧撰
明萬曆刻本

..... 一六一

南極篇二十二卷

〔明〕文翔鳳撰
明萬曆刻本

..... 三五九

闡義二十二卷

〔清〕吳肅公輯

清康熙四十六年慕園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序

宣城吳街南先生積學好古閉戶樂道其
等身每立一言皆足以扶理法而植綱常羽翼聖門
學者翕然宗之茲手輯剛義一編僅別錄耳第諦觀
小序詞約旨深固非苟作者且集中所載多恢奇瑰
異可喜可愕之事卽小夫婦孺閨之盡能興起其於
世教裨益良多予因之重有感焉自孔孟之道未明
仁義之行不立而甘心負義者乃日甚史冊所傳君
臣師友間反顏事仇操戈入室往往不免君子所爲
則其
長太息也然天地之經如夜復旦原不盡泯學士大
夫所顯背而細民微物輒隱隱相維繫街南表而出
之以警斯人而覺後世自氓工僕隸下及跂飛蠢動
之屬苟協於義則必亟登焉比事連類傳疑徵信其
致力可謂勤而用意可謂遠矣顧是書久藏篋衍今
春其門人沈子元珮始出以視予予瀏覽卒業命兒
輩授之開離至校讐之事屬之以子而王子次云互
有恭訂子樂是書之流布爲序其簡端抑吾聞荀卿
有言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讀是

編者其亦惕然汗下反而覺悟也哉歲在確園大淵
獻八月朔日朗陵蓬菴劉楷撰

序

論語一書與門弟子問荅詳於爲仁而平及於義五子七篇則仁義並舉爲多而於義利之辨尤深切著明至微之以弑奪方之於穿窬其時去孔子僅百有餘歲岌岌焉爲世道人心之坊已若是街南吳先生涉衰世之末流身所親記有概於中歎歎感觸殆有什伯於子與時者此闢義之書所由作歟予性散誕不事講學然竊聞街南緒論矣以明誠爲入德之基以精義爲制事之本尋繹斯言固粹然鄒魯心傳也

卷八

藏板

子不云乎見義不爲無勇也又曰君子喻於義亡若比義徙義未易悉舉然則魯論之言義亦綦詳矣且夫義之爲用匪獨兼濟夫仁直貫乎三達德者也仁易流於姑息有時大義滅親而不害其爲仁以義爲之裁制也智者善於觀變趨避之計工則君親之誼薄非見之不明由義之勿踐也氣矜之勇不可以終日苟能集義以配道剛大之氣則塞乎天地之間雖然此猶爲學問言之也觀街南所錄若民若工若隸卒若婢僕之屬人也乎哉幡然物也彼歸者角者歧

息者蠕動者泥濘而羽翔者之微蟲又何知夫仁義何常蹈之則爲君子古今奇節獨行昭昭若揭日月而行者亦安用吾闢爲也是編亟登廐養而笏收猥瑣蓋以媿夫服習聖賢之教而不得比於禽蟲者薛水心嘗曰爲學而不接統緒雖傳無益也爲文而無關世教雖工無益也街南學有師承平生撰述皆以綱維名教爲已任闢義特其一耳中壘父子以沈生之不忘其師爲之副墨流行竝好義不倦者也予故樂觀其成而論叙之如此

康熙歲丁亥日中秋雪坪梅 庚撰

藏板

舊序

錄民物備矣民以上闕弗詳嗟乎吳子意深遠哉民工僕隸罕習典故盲偃失道然衆藝未泯激於義固也禽獸去人霄壤顧不待教戒往往與義合何與古逸居無教近於禽獸莊生曰人無人道爲陳人余意今人求近於義獸不可得焉得而人之人之者恕辭也譬有君臣父子昆弟之別果然生相聚死相赴今人濱倫傷教臨小利害死生相背負者幾何而不爲然肆所嬉笑也然則吳子之爲是書也比物醜類蓋

藏板

將使天下憬然知人者五行之秀雖參兩鮮克勝任備備奉生是懼庶幾愧生悔悔生奮於今稽古充義至盡求無毫髮繆而後卽安毋徒遜民工僕隸輩以茲特聞嗟乎吳子意深遠哉昔覃季子爲子纂狗鹿草木有益於世者悉載柳子厚嘗稱之宋袁子龍取凡蟲魚得五常之性者類爲書使人隨物自省署曰坊雅今二書皆不可復見吳子大指與子纂坊雅同其類寢廣其義彌若足以補二書所未逮况吳子湛思服古非法不言諸撰著裨助風教數十種闡義一

編猶行千里者先足武必執是以盡吳子底蘊則非也或疑雜非經史例余曰此吳子衰世之感存以翼經史者也芭山張自烈撰

藏板

關義總目

卷一

義民

卷二

義客

卷三

義屬

卷四

義弟子

卷五

義童

卷六

義工

卷七

義卒

卷八

義道士

卷九

義僧

卷十

義女

卷十一

義奄

卷十二

義隸

卷十三

義僕

卷十四

義婢

卷十五

義丐

卷十六

義屠

卷十七

義盜

卷十八

義優

卷十九

義娼

卷二十

義歌

卷二十一

義禽

卷二十二

義蟲魚

義

義

義

義

義

義

義

義

義

義

義

義

參閱姓氏

梅庚

沈廷謨

王可第

黃祖辰

劉倬瑞

張立禮

徐敏

鍾銘文

孫韓何

沈達

吳家瑾

湯逸

吳謀公

弟吳謀公

男信侯

孫世祿

正字

正字

正字

正字

施彥恪

程元愈

沈廷玠

梅琢成

趙汝儼

秦與文

施琛

袁啟旭

李先春

史五常

沈廷瑞

袁又安

吳參公

位三

男信侯

孫世祿

正字

正字

正字

正字

關義卷之一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蓮菴訂

義民 凡農漁樵賈皆人民部

街南氏曰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雖然民果臣擬哉顧蒙耳弗書史習也祿祿耳弗冠帶倫也又疎迷而非手足股肱屬也其于君也可去可就可后可仇也吾安吾室家而無死亡無竄徙足矣安問其他故周可以秦漢可以莽苟有

卷一

蘇板

以安之則亦從而后之已耳其或仗義以伸所欲爲而民病其擾皆曰毋庸也而天下之繩義者亦弗之及嗟夫民果臣擬哉顧于觀于前代編戶窮虛慨然激烈未嘗不問出于君亡國破之際不啻夫委贊之誼者莊周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非耶民以下若卒若隸以迄含牙戴角之倫靡不各效其靈于所當報况率土之義乎聞義首民世母謂蚩蚩者不足語也

馬適求 漢

馬適求鉅鹿男子王莽篡漢適求謀舉燕趙兵以誅之大司徒王丹覺發以聞莽遣人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死

趙明 霍鴻 漢

居攝元年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自茂陵以西至沂三十縣並發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和翟義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于是攻長安燒宮寺殺右輔都尉聲令衆十餘萬火見未央殿非日夜抱孺子禱宗廟遣諸將軍破翟義又擊明等殺之

華文榮 六朝齊

梁王將殺齊諸王鄱陽王寶寅家閩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夜出寶寅具小船于江岸著烏布襪屢繫千餘錢潛赴江側躡躡僞徒步足無完膚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得散乃渡西岸投民華文榮家文榮與其族人天龍惠迎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淵貨驢乘之晝伏夜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戌主杜元倫馳告揚州刺史任城

王澄以車馬侍衛迎之。

敬珍 敬祥 北魏

東魏高歡之西伐也。蒲阪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傳刃於其腹。今柝兵西上，而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二人帥衆逐之，斬獲甚衆。賀拔勝率弼至河東，祥珍帥衛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丞相泰以珍爲平陽太守，祥爲行臺郎中。

周禎

唐

周禎，會稽人。永徽時，四境盜起，禎乃糾鄉人拒之。衆寡不敵，賊誘之，從爲亂。禎怒曰：恨不斬汝萬段，肯從汝反耶？遂手刃數十人，自刎死。

袁人傑

唐

袁人傑，無爲人。唐末，盜賊充斥，人傑以土豪招集，壯保障。一方賊入，犯人傑挺身出戰，度不能支，仰天大呼，自刎而死。尸僵立者累日，賊驚異，舍其境遁去。鄉人收葬，廟祀之。

景林洙 宋

景林洙，通州人。王均叛州，有人應之。林洙率鄉兵拒戰于州北，兵敗不屈，爲賊所賊，首隕而身不仆。騎馬奔歸州城，東北隅人訝而呼之曰：君無首矣。始墜，邦人卽其地廟祀之。

郭靖 宋

郭靖，開禧時高喬民以亂，故鄉人推爲土豪，巡檢吳曦叛，四川民不願臣賊，棄田宅，攜老弱，順嘉陵而下。過大安軍，楊震仲計口給粟，賴以不死。賊盡驅驚移

卷一

義民

蘇軾

之民，使還故土，皆不肯行。靖亦在遣中，至白崖關，告其徒曰：吾家世爲王民，自金人犯邊，吾兄弟不能以死報國，今又爲賊所逐，願死此。爲趙氏鬼，遂赴水而死。

江仲明 宋

江仲明，台州人。方臘之亂，仲明負老母逃入山澗中，猝遇寇于東城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卒死之。丞相呂頤誅以文。

潘釜 宋

潘蓋蒼梧人有異性常儒衣持一大罌行坐獨語僕
智高陷邕至梧城下聞其異召而問曰吾形何如蓋
曰汝一賊爾又問曰梧州幾日可陷曰百年亦不陷
又曰吾欲據此以有南粵曰汝將斬首豈能有粵耶
賊怒殺之

周中 宋

周中世居濰州金人攻城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
最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閹門百口皆死紹
興六年以周中請議贈以官

熊飛 曾逢龍 宋

熊飛曾逢龍皆東莞民元呂師夔度梅嶺二人起兵
會趙潛復韶州廣州已潛使飛及逢龍禦之於南雄
逢龍死之飛走韶州元兵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
飛率兵巷戰兵敗不屈赴水死

張德興 傅高 宋

張德興淮人傅高司空山民德興與淮西瑩人原寨
劉源等起兵高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
元賈居貞鄭興將兵拒之兩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

請先除之以絕禍本與德興遇戰不勝而死元乃
襲司空山寨復陷黃州德興遇害三子被執高變姓
名走尋被獲亦死之

博雞者 元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
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下之至正時袁有守多
惠政民甚德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
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
欲中守以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嫌守

即誣守納已賄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
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邀於市衆知其能因讓
之曰若素名勇徒能籍貧辱者爾彼豪民恃其貴誣
去袁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
臂乎博雞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
人遮豪民於道民方華衣乘馬從群奴而馳博雞者

直前猝下提殿之奴驚各亡去乃視豪民衣復自策
其馬麾衆擁豪馬前反接拘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
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雞

楊宗族僮僕百餘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關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不敢動稍飲衆以去袁人相聚縱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從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猝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法也敢用是爲恐又投間讎污使君汝罪當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盛戕汝家矣豪民氣盡叩頭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末耶衆曰若所爲

蕭景茂

元

蕭景茂龍溪人南勝民李志甫作亂景茂與兄祐集鄉丁拒戰兵敗被執賊脅使從已景茂罵曰狗彘我生爲元民死爲元鬼豈從汝爲逆耶賊怒縛景茂于

樹轡其肉使自啖景茂益憤罵賊以刀決其口至耳傍罵不絕口而死事聞發表之給錢以葬

鄧可進

元

鄧可進乳源人至正中彬寇圍乳源甚急可進率若兵并其子弟死守連其子一源開道趨韶上方略同知賈住遂率兵破賊已而賊復悉衆來攻比兩月糧盡可進奮身出戰被執并其子弟七人皆死若破日民無一人降者

東湖樵者

明

東湖樵夫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突至浙東臨海縣東湖上賃居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文皇登極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宣讀或歸語樵者曰新皇帝登極樵者愕然曰皇帝安在或曰燒宮自焚矣樵者痛哭投湖水中死

宋味古

明

宋味古會稽居民也燕兵破京師建文帝出亡味古聞之每夜於星月下登床北向拜祭慟哭月餘怨家告之逮捕治其子請代釋之

張弼 明

嘉靖時武定侯郭勛佐寵專恣所爲不法給事臧賢李鳳來等劾奏之上覺其橫給事高時盡發勛不法事遂詔逮勛下獄加高時俸一級先是御史楊爵上疏言帝失人心而致危亂寵勛過甚上怒下詔獄至是御史蒲鉉按陝西上言勛之奸楊爵首發之今高時受賞爵亦宜宥疏入帝怒逮鉉杖於午門七日而斃戶部主事周天佐亦上疏救鉉復杖天佐六十下獄死殯于釋宮張弼者市民也素不識佐往釋宮奠而哭之慟士大夫聞者爭歎服曰匪弼之義佐與鉉之義也匪佐與鉉之義爵之義也誠能動物其是之謂乎朶甘之哭余忠肅王振僕之哭薛文清并弼而三矣

保安賈 明

經歷沈公鍊以疏劾相嚴嵩父子謫保安至未有舍保安賈某見之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者耶揖之入逆徒家家鍊里長老聞知鍊狀皆大喜爭遣其子弟從鍊學又爭爲鍊嘗嵩以爲快乃爲偶人二象唐李

林甫乘秦檜及嵩而射之語問於嵩嵩父子益銜之使其客都督楊順巡按路楷誣以白蓮妖黨捕誅

錦衣獄賈 明

刑部尚書趙公鑑爲南御史清軍雲南上書忤分宜被逮械行萬里途中墜車者再偶入坎資輪過得不死既至下錦衣獄有巨賈某亦在獄視公而泣曰公既拷訊宜爲雙足計得行六十金可全矣曰吾不能保首領焉保吾足明日刑審且夾其足有青衣數校在傍若陰護者則賈已代爲居間矣公削籍歸

吳叟 明

吳叟吉安人忘其名里中有大猾家徒數百暴行爲患人皆畏而苦之然不敢上狀于有司即上有司亦怵怵恐致變不敢問會流賊逼里中叟遂問詣其廬說曰公之行事上下之所知也即有司懼不敢問假令部使者督千人捕公公能終拒之乎曰不能叟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既不能何不因事自解無論自解且令里人德公其人欣然曰唯長者命之叟因執其手曰方今流賊四劫誠危急存亡之秋而公雄

策所部皆堪戰力士賊氣驕此何有公當此時誠能率其子弟擊賊賊必潰則里中莫不驩公公得以長素里中無懼矣其人遂歃誓而起曰公無言吾當爲公擊賊於是勒其子弟最強者百人持挺急馳之而曳騎一驢從二蒼頭往贊一遇賊輒奮鬪自己里未凡數戰殺數十人稍倦矣輒命左右取水而更心計賊既已殺數十人無可慮賊矣獨念得暴里中無已時也不若因其機滅之遂從旁大呼我兵且退賊遂乘勝追之悉殺得之父子兄弟

賁山人李登

明

卷二

漢書

萬曆二十年夏土酋呼拜及其子承恩反因共推軍鋒劉東賜爲長許朝土文秀等從之相與入帥府執廷撫黨聲副使石繼芳殺之全陝大震朝廷命經略鄭洛總督魏學曾甘肅都御史葉夢熊等討之師圍寧夏久無功引水灌之賊境門斷堅固守有賁山人李登者賊而眇負器擊木而歌於市曰雍之不潰而狃于頑危巢不覆而今臬止監軍御史梅國禎聞之曰長可使也召問計登曰賊可間而使自圍也請

以三制行乃得木以渡夜見承恩於東門承恩見其貌而笑登曰將軍何笑爲登之賊且眇耶然將軍之雄傑慷慨于死幸得登而生城旦夕且破矣東賜率手受戮耳夫東賜所養賤役一旦計窮無所之則亦已矣將軍父子樹百戰之功爲朝廷保塞分符受勅世爲上將軍而甘從廝養之徒驍首就戮身名俱滅計亦左矣今監軍多將軍之功且惜將軍之才知將軍之非首謀也故欲脫將軍而生之軍中故不乏使所爲使登者以廢疾之人不駭視聽故私使授計於將軍將軍亦聞咸寧之事乎安化之變咸寧陷賊中業已受爲命矣一旦反計乘間蹈隙藏逆端而自歸於國卒受上賞封侯印名高天下向使咸寧守前策而不變亦爲鯨鯢戮矣此寧夏已事也將軍誠以此時殺劉許以自歸於國故將受券列爵不失咸寧之功願將軍之熟計之幸有意聽登即不聽願死麾下承恩心動許之遂致劄而蹕又問道走謁東賜及朝說之東賜朝亦心動登又致劄行會寧夏人周國往者署東賜幕以計殺東賜及朝城遂下呼氏伏誅

關東

卷二

漢書

三

漢書

任韓二館人 明

任兵憲環嘗爲吳丞倭暴至臺橫丞以鄉兵五百禦之兵故市之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輒鳥獸走而丞方獨身從親信抵射賊賊中勇敢者奮持長刀踰溝求擊丞館人挾抱丞上馬則賊已刃尾之館人乃直前手搏賊連中數鎗手不舍竟死丞以間逸去而韓戶部叔陽以金華令人覲過淮陰車從冰土行會冰薄車破障與館人俱溺焉館人急持韓衣裾不置傍有施繩釣下救者縶且及館人號曰左披髮者爲令救令有重賞救者乃移縶釣令起宛轉間竟失館人弗及矣王世貞曰士居平誦書信眉掀鼻昂頰鼓掌稱仗節者何限一旦事起而抱首鼠竄相接也夫二館人鄙人耳其死亦豈遂以是爲名哉倉卒顛沛之際達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已夫達其所不容已而其究乃竟有所濟則不爲徒死歟

王朝佐 明

王朝佐清源人負販爲生萬曆己亥中使馬堂推清源橫甚諸亡命無賴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鎗鎗通衢

覲良家子富有方者籍其業之半備夫里婦負斗粟尺布往貿易者直撻而奪之少誰何輒以違禁論覓爲城旦沒其田億有能告者以十之三畀之子是中家以上大率破述近縣然朝佐備者也不勝憤凌晨杖馬垂轡中使門請見州民譴呼荷擔隨以萬數堂懼不敢出則令戰士乘墻發強弩傷數人衆益沸朝佐攘臂大呼破戶而入縱火焚其署堂有心腹王燭者時爲守備負而趨以免斃其黨三十七人檢視之皆郡國諸偷管上黠墨猶新也御史某懼失中使驩

隱其情以格闕聞上怒王燭以救不蚤逮繫下朝佐御史治時議欲盡錄諸脅從者朝佐曰死吾分耳吾實爲首奈何株及他姓時郡守李士登爭之力欲曲救而郡人副使傅光宅疏於朝力攻御史皆不能得獄具棄市臨刑燭強挺頸待刃時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天地晝晦觀者數千人無不嘆息泣下朝佐無子有母及妻郡大夫厚卹之清源諸大賈心德朝佐歲時饋遺不絕而中使微頓敢故州民益思朝佐不置立祠祀之

長與妻者 明

長與妻者有母而貧不能養其從父富饒爲酒醪客召妻者侍妻者就席凡糗餼物竊竊裏而與之袖中諸客目攝之酒闌從父出金卮爲壽有問家僅報失卮客相顧曰吾屬飲人酒而失人卮不可不自明則闔門而搜搜先妻者妻者自承從父曰卮安在答曰傳而出之矣待旦而從父往索卮妻者曰錄之矣有數椽請奉父以抵卮抑去此則吾母無所栖止願少待必以奉父從父聊寬之與爲期日居數月有客來語從父曰向夕夜不勝酒而先亡去偶置卮樓簷間得母索卮任僮奴輩耶從簷間求之果卮在焉從父急召妻者猶理先說從父曰疑兒卮故在何自証妻者曰大人爲酒置客召兒侍兒甚寵席間竊竊大人有羞懷之楮間兒思兒母也食而不能旨兒妻人也方搜卮急時人方重見疑告以養母誰信者且大入致客寧忍使客受汚名則兒自居之耳從父歎泣曰我幸贏有二子吾寧子汝卽復爲酒召前客使妻者侍爲言妻者於諸客諸客皆歎嘉嘖嘖謂直不疑

不能及也從父分家財爲三養爲子焉 名山藏

顏佩韋五人 明

五人者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也佩韋買人子家千金然不欲從父兄賈而獨爲少年任俠游里中咄咄莫敢忤逆黨魏忠賢用事誅慘諸正人以講學坐吏部周公順言矯詔逮之吳人震駭罷肆而詔使張應龍文之炳者肆虐於吳民益怒佩韋蘇香行泣於市周城而呼曰有願爲吏部直者來市人切齒或搏額額天欲趨裝走京師聲登聞鼓奔走塞巷徽凡四日夜洎宣詔諸生王節楊廷樞等相與詣西署將請於巡撫都御史巡撫者毛一登瑞私人也是日吏部囚服同令由縣至西署佩韋率衆隨之而馬僕亦已先擊折呼市中從者合萬餘人會天雨陰慘晝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履屐相躐泥淖沒脛飢吏部昇肩輿衆爭叩吏部佩韋等大哭抵西署署設幃慢儀仗應龍與諸提騎立庭上氣張甚其下陳銀鑰鈕錄諸具衆目屬受咽諸生節等前白一覽及巡按御史徐吉曰周公人望以忤璫逮詔獄百姓怨

痛無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盡請釋之言訖皆哭佩
革等亦哭一驚等個張無以對而沈揚楊念如者獲
臂直前曰必得請乃已念如故閭門鄰衣人易故牙
脣皆不習吏部並不習佩革者也旬伏久之麾之不
肯起提騎怒忽衆中聞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則馬
傑也提騎大驚且叱之遂手銀鐐擲階署然呼曰囚
安在速檻報東廠佩革等曰旨出朝廷顧出東廠耶
乃大譟而吏部與周文元者先是聞吏部逮號泣
不食三日矣至是躍出直前奪械提騎皆之傷其額

卷一 義民

七

墓園

文元憤衆亦俱憤遂起擊之炳之炳跳與羣擁而登
欄欄俱折脫最擲堂上若矢石下自提騎出京師久
騷擾所至凌鑊郡邑長唯唯蘇民之激愕出不意皆
踉蹌走一匿署閣綠柳梢動驚而墮念如格殺之一
踰垣仆渚中蹊以履腦裂而斃其匿廁中騎刑棘者
俱搜得殺之一登吉走匿不知所在王節等知事敗
而當衆氣方張時即欲前諭止不可得父老練事者
亦旋悔稍稍散是日也提騎之逮御史黃公尊素者
舟次胥江掠於郭執市人縛之郭人聞城中之毆縱

騎也亦毆之焚其舟擠水中次日雨霰鄉大夫素服
謁兩臺策所以救地方而一驚則夜已密書飛騎白
厥且草疏告變矣檄下縣曰誰爲聲柝聚衆者誰爲
蕪香號泣者必悉誅乃已始衆以吏部故用義氣相
感發五人一呼千百爲羣聞捕誅稍懼五人毅然
出自承曰我顏佩革我馬傑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
文元俱請就繫曰吏部猶受禍若此吾儕小人何足
卹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詔獄五人聞之皆
哭詔斬五人於市五人談笑就刑明年烈皇帝卽位
忠賢伏誅蘇士大夫卽所夷常祠廢址哀五人骸塋
之暨石表之至今稱五人之墓

卷一

義民

七

墓園

林氏夫婦

明

崇禎壬午賊張獻忠攻桐城甚急時將草黃得功劉
良佐軍池河而受鳳督馬士英節制城中欲請救而
不得有林氏婦善飲與黃將軍埒黃懼之亦避兵入
城城中人計無所出以語林林慨然請行乃爲婦作
書情詞哀切以黃素所貽物爲信林爲丐人裝從水
竇出匍匐乞食徧歷賊營乃得出圍去計抵軍得諒

送發兵，卽速至，非十五日不可。忽一日賊所據山頂火起，頃之營盡火，吹角塵起，已而寂然，則賊已悉衆西遁矣。至是纔十有二日，蓋黃將軍得林信，知城急遂不及諸子督帥而兼程以進也。君子曰：城之不破，貴將軍之功偉矣。然林氏子能冒鋒刃，由重圍卒以全城亦足多云。錢飲光田間集

湯之瓊

湯之瓊，京城賣菜傭也。烈皇帝崩于煤山之瓊，見梓宮過，慟哭觸石死之。

蘇民死義者

明

弘光元年，南都陷，蘇州云妙觀前賣麵人夫婦對經死常州石生及賣扇歐姓者，投西廟池中死。又一鄉民乘船賣柴入市，聞安撫使至，棄柴船躍入文城壩南龍蹄河死。五牧薛叟蓄鴉鳥者也，自經死。

蕭倫

明

蕭倫，字葵序，閩人。賈于蕪，乙酉鼎革，金太史聲起，義於徽，兵敗與其徒江天一、陳繼遇一作尚遇、吳國楨、書吏余元英四人者，俱就繫。南都被害，收尸至蕪，倫號而

往，掛棺而哭，告其徒曰：「是廣柳車，可藏碧血乎？吾嘗買夫木狸首，值百數十金，乃公所安寢者也。亟易之，而天一故人閻遵古者，痛天一之暴骨於莽也，欲收之，且并欲繼遇等三人，顧訥于財，釐金而不給，不知所出。倫知之，屏人問曰：「子得毋以四骸未收耶？」曰：「然。」我任之。遵古俯身伏地拜，昇以所贖金，遂同江陳兩家人扶攬返。而吳余無所歸，并厝之屏處。踰年買地塋之，而賈于四方。倫既去，或以吳余無主，宜石而誌之。比倫返，曰：「向實碑而後去，衆披莽視之，碑果在焉。」衆益嘆服。每寒食，倫必奠酒，殺雞，楮錢，楮帛，母令爲若敖之鬼，人爲作蕭義士傳。

拼樵

明

樵吳之洞庭山人，寡而有力，采薪鬻之，每負二百斤，取僅半之。人問之，答曰：「人自食其力，彼力止地，足以食矣。我力倍之，而食不兼人，則值如其食，不亦可乎？」甲申逆闖陷京師，內問至，傳者曰：「李自成卽帝位矣，乃大憤曰：『我七八歲時卽知皇帝姓朱，今李賊何爲者？』皇帝安往乎？文武滿朝，無一人力救耶？吾豈能爲

賊百姓。乃呼天者三。投其區以死。先是洞庭陳學奇者貧而孤。聘鄒氏女婚有期矣。女之兄奪妹爲吳宦妾。學奇訴之官。官無如宦何也。宦且力庇其妾之兄。學奇窘甚。語婦曰。若勇而慕義。盡爲我圖之。婦許諾。乃溺身投顯者爲之昇輿。鄒女爲顯者第三妾。一日顯者妻妾遊天平山。婦密具舟于河。衆妾登輿。婦昇鄒氏迂道疾趨舟。舟遽開。僕從急追喊。婦悉拳毆仆之。俄而舟已抵陳氏矣。學奇鳴官以得妻狀。官故惡顯者。心快之。而重賞以旌婦義。震吳下。顯者內慚。亦無如何也。

卷一 龍尾
顯彩婦傳

三一

藏板

關義卷之二

宣城吳蘭公街市輯

南陵劉 楷選庵訂

義客

街南氏曰客之名世以相營護曰食客曰門客
噫何賤哉以勢合者勢盡則離以利交者利窮
則畔亦客故自賤也彼公孫杵臼田橫之義士
非歟夫客有氣誼相許者矣有術智相爲用者
矣今也不然或曰彈蹶而歎無魚若鷄鳴狗盜
亦豈不以食哉卒之市義于薛而脫孟嘗君于
虎口其術智氣誼有足多者抑所謂食人之食
事人之事者非耶然則食于人者其名與義既
非客比而其事或鷄鳴狗盜之不若又何也
故義客者不可以弗誌也

公孫杵臼 程嬰 春秋

屠岸賈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官殺趙朔趙同趙括趙
嬰齊滅其族趙朔之妻晉成公姊也有遺腹走公宮
亡何而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

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
無聲已脫朔客程嬰謂友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
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
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子遇子厚子孫爲其
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二人乃謀取他人嬰兒負
之衣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
匿趙孤誰能子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
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
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
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
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
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
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
卜之大業之後爲祟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其趙氏乎
公問趙尚有後乎厥以實告公乃召孤兒匿之宮中
因韓厥之求以脅請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遂反
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與武田邑如故及趙
武冠爲成人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

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
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曰趙武
帝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
去我死乎嬰曰不可彼以爲我能成事故先我死今
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爲
之祭邑春秋祠祀世世弗絕

田橫客

列國

齊王田橫爲漢所敗漢王爲帝懼誅而與其徒屬五
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

卷一 義忠

藏板

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乃使
使敕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鄭
生今聞其弟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
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
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夷族乃復使使持節
具告以詔商狀曰橫來八者王小者侯耳不然且舉
兵加誅焉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
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而
自謂其客曰橫 共漢王俱南而稱孤今漢爲天子

而橫乃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
其弟並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
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我面
日耳今陛下在洛陽斷一髮賢三十里間形容尚未
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刎今客奉其頭使者馳奏之
高帝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
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
千人以王者禮葬之既葬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刎
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
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
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上也

賈高

漢

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張敖后漢七年高祖從
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圉
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賈高等故張耳客也生平
爲氣乃怒曰吾王魯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
能者先立今王事帝甚恭而帝無禮請爲王殺之張
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帝得

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其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
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
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
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
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栢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
軌。問曰。縣名爲何。曰栢人。栢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
去。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于是上并逮
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
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
反者。乃檻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
趙羣臣賓客有敢從者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
皆自剄。鉗爲王家奴。從來高等至。對獄曰。獨吾屬爲
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身無可擊者。終不
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
曰。使教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
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
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諸者也。上
使泄公持節問復與前仰視曰。泄公耶。泄公勞苦如

生平歡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否。高曰。人情寧不各
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
親哉。願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
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
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
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上多足下
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
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
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塊于心乎。
乃仰絕吭。遂死。吳子曰。貫高義士也。而於漢爲逆。壁
人逆謀也。而其白王爲忠。或曰。豈有逆于漢而爲趙
忠者乎。抑豈人臣之義乎。雖然。高特在漢定之後耳。
不然。世之語義者。豈少之哉。而司馬公謂亡敖國。則
亦高之罪夫。

何進客 後漢

何進以河南尹遷大將軍。司徒楊賜遣孔融謁賀。不
以時通。融奪謁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劍客
追殺融。客言于進曰。文舉有重名。若造怨此人。則四

方之士去矣不如禮之以示廣于天下進從而辟之

程邕之 六朝

沈攸之討蕭道成自江陵下以邊榮爲司馬守江陵張敬兒襲破之榮不肯降敬兒問曰公何爲同人作賊榮曰沈荊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減要是宋室忠臣不可謂之爲賊身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命斬之榮客程邕之秦山人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豈肯與將軍同日以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

隋書

卷二

義客

蘇頌

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涕

陸起之 董僧慧 六朝

陸起之吳人爲晉安王子懋所知宣城公鸞殺鄱陽隨郡二王子懋起兵討鸞鸞遣王玄邁討之子懋敗爲于琳之所殺琳之勸超之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邁等以其義欲囚之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周甲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邁嘉其節厚爲之歛周又助

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頸而死董僧慧者姑

熟人子勛之謀攘袂相助後于勛敗玄邁執之答曰

晉安舉義僕實預之古云非死之難得死爲難願至

主人大殮畢退就湯養玄邁許之還白鸞乃配東冶

悲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

消息并遺錢五百僧慧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

夏侯澄 唐

澄平盧節度使李師道客也師道謀逆朝廷遣義成

軍討之獲澄等都知兵馬使劉悟襲師道斬之函首

唐書

卷二

義客

蘇頌

以遺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大喜疑其非真召澄

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價絕久之乃抱其首抵其

日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爲改容

皇甫鎮 唐

皇甫鎮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僖宗時澧州刺史

李諷辟之爲判官時黃巢之亂羣盜陷澧州鎮出走

問人曰李使君免乎曰賊斃之矣鎮曰吾受知若此

去將安之遂還詣賊與詢同死吳于曰士爲知己死

鎮有之矣科舉之設烏足以盡天下士哉彼黃巢者

以不第去爲賊亂天下若鎮之以義死不相去天壤
徵東漢之士凡爲舉主死者不下數十人皆署之義
客唐有皇甫鑠尤僅見云

趙玉 一作李玉 五代

呂充爲滄州節度判官劉守光攻陷滄州充被擒族
誅子琦年十五將就僊有趙玉者幽蘭義士也久游
充門見琦臨危給謂監刑者曰此某之同氣也幸無
監焉潛引之俱去琦病足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
姓名乞食于路乃免于禍琦常以玉免已于難欲厚

報之

卷二

義客

九

蘇軾

報之王遇疾琦親爲扶持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
葬事王之子曰文度既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
人登進士第尋升仕路琦之力也時議者以非王之
義不能存呂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輔趙氏之孤燕
趙之士爲美談云 唐世說

劉啟光 明

天啟朝逆奄魏忠賢屠僂正人都給事魏大中被逮
與楊連左光斗諸公繫詔獄客劉啟光者更名諸僕
出入禁中左右之大中卒啟光與其子學淨扶輿以

歸

燕客 明

燕客者不知其姓名楊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
朝瑞顧大章六君子皆正直忤璫繫詔獄客爲興役
相左右陰厚結獄卒及五公先後斃而大章獨後一
日獄卒語客曰堂上勒顧公死期奈何堂上者掌獄
許顯純也客曰請延之五日可乎復厚賂之踰五日
詔移訊于刑部客懼顯純知而急斃之方傍皇而卒
曰五日矣今晚豈復延乎俄而移部訊尚書周應
秋坐罪論斬仍欲答之二十大章竊嘆曰士可再辱
平棄聞自經死

徐起鳳 明

徐起鳳不知何許人從大僕寺丞申公嘉胤備書十
年甲申國變申公殉節井中僮僕多散去起鳳號極
大不肯離賊從關東潰回肆焚掠公子煜被太夫人
奪門出童僕皆從起鳳請匿曰俱去視誰守已而賊
焚民居將及竄起鳳曰吾主以忠死願弗焚賊怒鞭
之叩請甚哀賊爲感動卒不焚逐居民外徙令下三

日室中所有縱掠不禁起風懼逼求里人之在京者
得鑄工朱藝桂等三十餘人昇輓寄天寧寺得全
狀第三垣筆記

卷二 義客

蘇柳

剛義卷之三

宜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遷巷訂

義屬

街南氏曰嘗觀古今風尚至漢之世何節烈矯矯也哉功曹掾吏從事其著者不勝數是時刺史太守得自辟舉其屬其爲屬者知己之感深而意氣之交固傾身事之且殉之擬于私交然者向繫之客部以謂主客之誼云爾已乃覺其

剛義

卷三

義屬

藏板圖

不然也彼賢者或不屑就或再三而始就又若此田疇之類多爲名臣而夷之干客毋乃匪其倫歟因彙之別爲部署曰義屬云或曰古者于所屬通謂君臣屬吏于太守刺史獨非臣歟曰漢以後君臣之號專在王朝侯牧以下不得相君臣矣屬之云者可與同升比肩事天子則君臣未有定分也然而報之殉之不異委質終身也者君子所褒錄也況義有大焉者乎有定分而無所逃者乎

樂布

樂布梁人也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爲人略賣爲奴於燕爲其主家報仇燕王滅之爲都尉茶爲燕王布爲將燕反漢擊燕獲布之贖布爲梁大夫使于齊未返漢以謀反案誅越夷三族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屬今趣烹之布埋越畢請就烹上釋之拜爲都尉

周燕 周嘉 漢

周燕

卷三

義屬

藏板圖

周燕汝南安城人也宣帝時爲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四家詣闕稱冤詔遣覆考燕兄太守曰願謹定文書告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吏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于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獄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燕玄孫嘉仕郡爲主簿王莽末賊入汝陽城嘉後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

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敵以身
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既逆豈有還當
其君者耶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賊于是相
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冠恂舉爲
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遭難之事嘉對曰太
守被傷命懸賊手臣實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
也

宗盛於漢

宗盛放字君陽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

同書

卷三

義蜀

三

藏板

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常斬放
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
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
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
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
顯名

劉平漢

建武初麗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劉平時爲郡
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困頓不知所爲號泣請

以身代府君賊乃歛兵止曰此義士也遂解去萌傷
甚氣絕而甦渴求飲平傾其創血飲之數日萌竟死
平裹創扶喪送至本縣

桓鸞後漢

鸞桓榮之後少立操行以世濁恥不肯仕太守向苗
有名跡舉鸞孝廉遷爲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卽
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間高其義後仕至議

李恂後漢

李恂安定臨涇人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
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
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甯起塚墳持喪三年

閻敞後漢

敞字子張平輿人任郡爲五官掾時太守第五常被
徵臨發倉卒有俸錢百三十萬畱付敞敞埋著堂上
遂遭世變道路阻絕敞年老飢廩其妻曰第五府君
所給錢可取自給然後償之敞曰吾雖窮老豈可用
故君之財通富達致之飢寒何損常舉門遭疫妻

夫皆死節病臨困惟有孤孫年九歲常謂之曰吾尚
故五官掾平與聞敵錢三十萬氣遂絕後孫年長大
步繼至汝南聞敵敵見之悲喜與共臨發穿錢百三
十萬孤孫曰亡祖臨終言三十萬耳今百三十萬不
收當也曰府君病困氣索言謬誤耳無疑也或南先賢傳

公孫瓚

後漢

瓚爲遼西郡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
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
陽太守當從日南瓚具豚酒於北邙上祭辭先人辭
賜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恐
或不逮便當長辭墳墓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
不歎息既行于道得赦還瓚舉孝廉遂大顯

楊匡

後漢

桓帝時杜喬與李固俱爲梁冀陷死獄中暴其尸杜
喬故掾陳爾楊匡號泣星行至洛陽者故赤幘託爲
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
太后赦而弗罪匡因帶鉄鎖詣闕上書乞李杜二公
骸骨使得歸葬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遂訖行服

遂隱匿終身不仕

廉范

後漢

廉范杜陵人有志操永平初隴平太守鄧融備禮請
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
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恨之范於是東至洛
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卒
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
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因厄番亂耶語
遂絕融繫出因病范隨而養視之及死竟不言身自
將車送喪至南陽畢喪乃去

孫資

後漢

第五種爲衛相門下掾孫資甚賢善遇之種爲兖州
刺史中常侍單超殺匡貢勢貪放種使從事衛羽收
匡資客糾發其罪數十萬奏劾之匡窘遣刺客刺種
爲羽所執超積忿以事陷種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
爲朔方太守蓄怒以俟資乃謂其友閭子直隗子然
曰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今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
使君以還將以付二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

于是將俠客星夜追捕及于太原遮險格殺逆吏
因下 共種乘賢自步從一日夜行四百餘里遂脫
歸種 周曉氏數年徐州從事賊晏上書訟之會
赦出卒

穆彤 後漢

彤汝南召陵人也太守梁湛召爲決曹吏安帝初湛
病卒于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湛妻于避
亂他郡彤獨爾不去爲起墳塚潛穿井旁以爲窟室
晝則隱窟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
固執 卷三 義屬 七 蔡邕
已死還見大鑿圖中咸稱傳之

戴就 後漢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據揚州刺史
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臘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
簿領收就于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備至就慷慨
直辭色不少變又燒鑊斧使就拔于腹就語獄卒可
熟燒斧勿令冷肉焦毀墮地拔而食之主者窮竭醢
慘無遺餘力乃即就覆帶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
皆謂已死發棺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

純又復楚地以大鉞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
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
考實若何故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答言太守部符
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寬赦奈何詎
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勞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駭
扭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之于天與羣鬼殺汝于
卒中如業生今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紐
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
里太守劉寵舉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劉修 後漢 卷三 義屬 八 蔡邕

彭修 後漢

彭修字稚陵人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作亂修與
太守出討賊 呈見車馬交射之飛矢雨集修障汗
太守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免賊素聞其恩信卽殺
督中修者餘悉降散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
也

衛福 徐咸 後漢

涇陽太守張顯出禦鮮卑兵馬據聲授陷伏而歿口
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連赴之顯墜馬福以身

擁蔽口并殺之朝廷褒賞各除一子爲郎

所輔 後漢

永初二年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至厭次河戰敗雄被執以矛刺之時輔爲小吏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豪等縱劉雄而刺輔買心洞背死東郡捕得豪等以狀聞上詔傷之賜鈔二十萬趙戢 後漢

司徒王允既誅董卓卓將李傕作亂攻陷長安殺允允二子及宗族十餘人皆被害百姓喪氣莫敢收允

關美

卷三 義屬

九

墓園 藏板

尸者惟故吏平陵令趙戢棄官營塋天子思允忠節使改殯墓之賜冊祭弔

尾敦 後漢

公孫瓚與劉虞相攻虞爲瓚所執遣還劉會天子使受順增虞封邑拜瓚前將軍封易侯瓚乃誣虞前與欲稱尊號荀順斬虞傳首京師故吏尾敦于路劫虞首歸塋之

王修 三國

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

里社哀感鄉里里爲罷社孔融召爲主簿守高密會

北海有反者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修耳言畢而修至融每有難修雖使歸在家無不至常賴以免袁譚在青州辟爲治中從事復爲別駕譚與弟尚相攻軍敗率吏民往救極諫譚以兄弟宜相親睦譚不能用曹操引軍攻袁譚于南皮王修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主焉歸遂詣操乞收葬譚尸操欲觀修意然不應修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尸然後就戮無所恨操嘉其義聽之

關美

卷三 義屬

一

墓園 藏板

田疇 三國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董卓之亂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欲遣使徵臣館衆舉田疇疇時年二十二虞乃備禮署爲從事疇自選家衆二十騎取間道塞外致命長安詔拜疇都尉以爲天子蒙塵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馳還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謁祭虞墓陳發表章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而不送章報于我也答曰漢

室衰頹人懷異。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于將

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舉大事。以求

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仇守義之臣。燕趙之士。豈復

有從將軍者乎。瓚壯而釋之。拘之軍中。禁其故人。勿

與通。或說瓚曰。曷義士不能禮而囚之。恐失衆心。

瓚乃縱遣之。時北歸率宗族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

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

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袁紹招之。不受。後從曹操破

烏丸。封亭侯。堅辭不受。袁尚之死。斬送其首。令三軍

聞之。有哭之者。新噉以嘗。爲尚所辟。乃往。弔祭。操亦不問。

向雄 皇甫晏 三國

司馬昭弑魏主髦。收尚書王經誅之。故吏向雄哭之。

哀動一市。時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墓焉。及鍾

會誅雄。復收墓之。昭聞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

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爲叛逆。而又輒收

墓。若復相答。如王法何。雄曰。王誅既加。于法已備。雄

感義收墓。教亦無聞。何必使雄背死逆主。以立于時。

殷下仇慙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爲滅獲所笑。豈

仁賢所出哉。昭悅。與宴談而遣之。漢晉春秋

麗清 三國

麗清。酒泉表氏人。母趙氏。名娥。趙安女。安爲李壽所

殺。娥手刃壽報父仇。詳義女部顯名於世。清以涼州從事

守破羌。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今日

敢臨其喪者。死。清聞之。棄官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

門。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勸遣不殺。由

是以義烈聞。太守徐揖請爲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

城。清棄妻于夜。趨城出。圍告急于張掖。燉煌二郡。初

疑未肯發兵。清欲伏劍。二郡感其義。乃與兵未至而

城陷。揖死。清乃收斂母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

太祖聞之。辟爲掾屬。

馬隆 三國

魏車騎將軍王凌。與其甥兖州刺史令狐愚。以齊王

爲司馬懿所制。謀立楚王彪。愚病死。後事泄。凌敗。自

殺。司馬懿追戮二人。發冢剖棺。暴尸於市。東平馬隆

嘗爲兖州武吏。乃託爲愚家客。以私財更殯。葬行服

三年。種植檜柏一州之。魏之子晉記

按隆爲愚婦吏而託爲家客想當時家客則可以無禁耳若楊康者豈人也哉

單固 三國

固字恭夏山陽人今狐思在兗州辟爲別駕與治中從事楊康俱爲愚腹心及愚與王凌通謀廢立而愚病卒康詣洛陽固亦解祿事泄司馬懿討凌凌死因問愚于固固堅對無有康白事事與固連遂收捕繫其家屬拷之不承錄康與對詰辭窮乃罵康曰老奴負使君又滅我族願汝當活耶初康冀得封拜以辭固奏

卷三 義屬

三

慕國 藏板

高岱 三國

高岱吳郡人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于許昭家求救于陶謙謙未卽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爲出軍以書與貢岱得書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皆爲危竦以貢夙忿往必見害岱曰在君爲君且母在獄期于當往若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卽

與相見才辭敘捷好自陳謝貢出其妹岱豫具舟便將母乘舟易道而逃貢悔追之勿及而免

邵嘯 三國

吳孫皓時會稽太守郭誕坐不白妖言被收功曹邵嘯曰嘯在明府何憂遂詣吏白列云不白妖言事由下已非府君罪吏上嘯辭皓怒猶盛嘯應誕卒不免遂自投以證之臨亡置辭曰嘯生長邊陲不聞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今妖詆橫興干國亂紀嘯以嘯嗜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

關美

卷三 義屬

四

慕國 藏板

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辭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蹀躞靜使之自息思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愆實由于嘯謹不敢逃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嘯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嘉嘯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

朱瑒 六朝

朱瑒者梁王琳故吏也琳爲陳將吳明徹所殺傳首建康懸之于市朱瑒致書陳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

以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字稱魏
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徒蘊包
符之念終違長弘之責至使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身
首異處封樹靡卜瑯早蓬米俵預參下席降薛君之
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露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
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
經之哭許田橫之靈塲雖獨賤竊亦有心琳經蒞壽
陽曾游江右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
銜土之燕豐碑已樹時甯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
再呈

卷三 義屬

五

墓園
藏板

陽固 北魏

魏神龜末清河王元懌領太尉辟陽固從事中郎屬
懌被害元又秉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寮吏莫
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爲懌所厚者皆不自安固以當

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痛哭良久乃還僕射游擊
聞而歎曰雖樂布王修無以尚也君子哉若人

呼延平 南燕

慕容超慕容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德初仕秦爲張
掖太守及同慕容垂南征垂起兵山東苻昌收北海
王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髮獲免納妻
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
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氏及段氏逃于羌中而
生超超十歲而公孫氏卒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
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曰吾母子全
濟呼延氏之力也今雖死吾欲納其女以報焉遂爲
超內其女

開業 卷三 義屬

六

墓園
藏板

李綱 安仁 北周

李綱字文紀周齊王憲引爲參軍宣帝將害憲召僚
屬證成其罪綱誓以死終無撓詞及憲遇害露車載
尸而出故吏皆散綱獨拊棺慟哭躬自埋瘞拜而去
綱孫安仁唐永徽中爲高宗太子忠左庶子屬太子
被廢歸于陳邸宮寮皆逃散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泣

弟拜辭而去朝野義之

李鴻 唐

唐玄宗初太平公主與其黨竇懷貞等諸臣謀弑逆
新興王晉預焉事敗皆伏誅晉被禽刑係吏盡奔散
惟司功李鴻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姚元之
聞之曰樂布之儔也及爲相擢爲尚書郎

張裴 明

張裴廣東布政陳選吏也成化時中官韋眷守廣志
虐于民有番賈馬力麻者泊海詐稱蘇門答刺貢使

引之

卷三

義陽

三

慕國

眷利其貨將許焉選發其奸逐之而眷又使番馬人
王凱父子航海與番人私市知縣高瑤執凱發其賊
巨萬選以聞下巡撫都御史宋旻按報旻畏眷不敢
詰遷移文獎瑤眷益恨而誣選比瑤爲奸墨上怒遣
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
皆阿眷賄選所黜吏張裴使証証選裴不從行囚裴
刑之裴曰死即死耳敢以私憾滅公義而陷正人終
不承行乃坐選矯旨發粟及曲庇其屬吏論罪徒秦
人詔錦衣逮選至南昌卒友人張元禎爲治喪歛張

裴伏闕上書曰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不免致

疑于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投杼于母豈成

王之不明而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

備骨也陛下明同日月恩同父母詎詎冒之中尚懼

鼎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

崇正學夙抱孤忠千處群邪之間獨立衆爭之地內

官韋眷通番事發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遷移文獎之

以激貪懦固監司之職也宋旻徐同愛怙勢保奸首

鼠兩端以致眷得妄行其意誣選以墨以蔡聖聽李

閻業

卷三

義陽

士人

慕國

行受命卽訊承眷隨指煅煉成獄未有左驗臣本小
吏以註誤觸法罷黜實臣之罪眷妄意臣必憾以厚
賄啗臣令証証其獄臣雖胥吏不敢昧心以亂是非
眷乃賕行逮臣于理捶楚竟日身無完膚行乃承眷
口語文致以勘災不實矯制發粟且曲庇其屬以圖
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而詬由夷爲盜跖頃年嶺外
地震水溢民引領待哺按臬藩置若閭閻選獨隱焉
謂展轉勘待報則民絕命矣便宜賑發志在救民非
有他也選性素剛以無罪而受奸人之虐侮不任憤

應旬日而殛行又幸其速死禁勿使藥又遣其養子
私以報養以快其忿宵人佞毒以致于斯嗚呼選砥
節首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積
斥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
之冤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以他事
罷春鎮字召還

關義



卷二

義屬

一九

藏板

關義卷之四

宜城吳肅公街南軒

南陵劉楷蓮菴訂

義弟子

街南氏曰：始予之關義也，自吐工隸卒以下迄禽魚之屬，凡爲類二十有幾，而未及于門弟子。以爲椎魯下賤之徒，飛走蠕動之細，非有詩禮之澤，靈秀之質，語義者之所不及，然而能自致于義，介然自拔者，故可錄以風也。若夫弟子之

關義

卷四

義弟子

藏板

於師分義攸屬，亦猶夫屬毛委質之無可逃，而又濡染于詩書，講求夫名義，卽義無足異者也。然而道衰俗漓，視其師若弁髦，然躁競無恒之徒，矜新務異，若北魏徐遵明，一年而三易其師，李業興于所師，雖類受業不終而去，又或恣其狂噬，若胡夢炎之于朱子，陽推陰陷，若邢恕之于伊川，至于是非禍患之際，避匿自遠，爲郭忠孝者不可勝數也。若而人者，始未嘗不矯情作偽，貌爲端人，依附聲施以自飾於里鄰，而爲師

者，亦誤以端人取之，而記能逆億其匪人也哉。

嗟夫，彼特謂函丈間，非若屬毛之不可解，委質

之無所逃，其取舍從違莫得而繩之云爾，抑詎

知夫背其師者，斷未有篤于親，忠于君者也。孟

子之斥陳相，告之以子貢曾子之事，以生死向

背爲門弟子衡也。吾錄義弟子，亦孟子意也。

云敵

漢

云：敵平陵人，吳章弟子。章當世名儒，教授尤盛。王莽

子宇亦師事之，宇非莽，絕衛氏教，衛后上書求至京

問主

朱曰

義弟子

藏板

師不聽，宇與章議莽好鬼神，可驚懼之，使人夜血洒

屏門，事覺，宇死。章要斬，陳尸東市，門弟子千餘人，莽

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門人盡更名。他師敵時爲大

司徒，後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

班焉。

侯芭

漢

侯芭從楊雄受太玄法言，雄卒，芭負土成墳，號曰玄

墓，行喪三年。

鄭弘

漢

弘字巨君楚王英反引弘師焦贛服被收道病亡殺
妻子禁獄諸生懼連及皆變姓名逃罪弘獨免頭負
鎖爲訟贛冤顯宗赦贛家屬弘躬送贛喪及妻子歸
鄉里

廉范

范字叔度在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後辟公府會漢
坐廷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歛之吏以
聞顯宗大怒召范詰責曰漢與楚王同謀反亂天下
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歛罪人何也范叩

聞義

卷四 義弟子

三

墓版

頭曰臣無狀愚惡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
愧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
袁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曰袁臣之曾祖丹臣之祖
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

范父死蜀中范年甫十五別母迎喪蜀郡太守張
穆廉丹之故吏重資之不受舟覆范持柩俱溺衆
釣救之僅免隴西太守鄧融請爲功曹未就而求
爲尉卒衛融于獄中見義奔肅宗之喪廬江郡掾
嚴麟車敗馬死與之馬不告而去麟欲歸馬或告

以叔度好義今奔國喪獨當是耳子故謂薄子師
弟必不忠不孝不信薄于君臣朋友者也通鑑載
其爲雲中太守縛炬焚火以退賊口遷蜀郡貯水
防火民有五袴之謠皆其政事耳

桓典

典桓榮之曾孫也榮師九江朱普普卒榮負土成墳
典初舉孝廉爲郎會沛國相王吉以罪誅故人親戚
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歛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
爲立祠堂盡禮而去

聞義

卷四 義弟子

四

墓版

按後漢書本傳不言吉爲典師而顯起元評曰漢
時事師之禮如此必有所據今列弟子中寧誤不
忍遺也

景顧

靈帝時復治鈞黨殺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門生
故吏並被禁錮待御史景毅子顧爲膺門徒未有錄
牒不及于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遺子師之豈可漏
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此毅之誼而顧從父
命亦附義弟子

馮衍

李卻李固之父順帝時封都侯卒門人上黨馮異
爲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曹字世威奉世之後也
隱處不應徵辟

王調 趙承 漢

太尉李固與杜喬皆爲梁冀所嫉又嘗欲立清河王
蒜冀立桓帝會劉文與南郡賊劉鮪私謀立蒜爲天
子冀因誣喬固與賊交通爲妖言下獄門生王調勃
海人貫械上書証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腰
鉄鎖詣闕通訴太后乃赦之

閻柔 漢 義弟子 五 藏板

郭亮 董班 漢

梁冀陷李固及故出京師人皆稱萬歲冀益忌惡之
遂案誅固暴其尸于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
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鉄鎖詣闕
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南陽董班俱往臨哭守喪不
去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欲干
試有司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
耶太后聞之赦不誅

胡騰 漢

騰字子升寶武陳蕃爲宦官所害宗親賓客悉就誅
戮騰爲武府掾少嘗師事武獨殯殮行喪坐以禁錮
武孫輔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曹節等捕之急騰及
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于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
已子而使聘娶焉輔後舉孝廉劉表辟爲從事還寶
赴陳蕃之死其友朱震收葬匿其子逸事覺拷掠至
死不承

朱穆 漢

穆南陽宛人字公叔暉之孫也五歲時便以孝稱後
爲侍御史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靜不
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叔
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爲世所推服

閻柔 漢 義弟子 五 藏板

楊玖 漢

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
經教授數百人升爲黠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
箭貫耳抱升于潛伏道旁候車駕持草叩頭大言曰
范升三妻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資
懼驚乘輿奉弓射之猶不肯去旋頭以戟又政傷胸

猶不退。袁盎辭讀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即尺一出升政以是顯名。

任末 漢

任末字叔本蜀郡人以戴友人喪知名爲郡功曹後奔師喪于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于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懈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禮震 高獲 漢

禮震平原人也歐陽欽以尚書教授徵爲司徒。坐昧

閻業

卷四

義弟子

一

慕周

下獄諸生守闕爲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震時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至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歛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欽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駐咎當伏重辜。欽門弟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名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歛命書奏而欽已死獄中欽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賜緋三千匹。子復嗣爵先是。有高獲者汝南新息人嘗師事欽欽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鉞。

詣闕請欽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請曰。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于父母不可改之。于陛下出便辭去。獲見獨行傳。

戴封 漢

戴封字仲平濟北剛人也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鄭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遂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

夏侯惇 三國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爲曹操所重用爲前將

閻業

卷四

義弟子

人

慕周

軍在軍旅親迎師受業。

牽招 三國

魏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鄉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與隱門生史路蹈鋒刃殲殲隱尸送喪還歸道遇寇史路等皆散走賊欲所棺取釘招垂淚哀請賊義而釋之去。

許孜 晉

孜字季義東陽人也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孔冲學
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還喪
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

費慈 宰意

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以陸機爲將軍陸雲爲右司
馬宦者孟玖怨機雲誣機雲有貳心牽秀等共証之
穎收機及雲殺之又收機司馬孫拯考掠數百兩蹀
骨見終言機冤玖乃令獄吏詐爲拯詞夷三族拯門
人費慈宰意二人詣獄訴拯冤拯曰吾義不負二陸
死自吾分卿何爲爾耶曰君既不負二陸吾又安可
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

關凌

冬月

義弟子

九

墓園

員半千

唐王義方卒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蔣松栢于墓
側三年乃去

喻侃 南強

宋

喻侃陳亮弟子也亮再詔獄侃犯難管救其弟南強
貽書衆門人切責之走東甌見葉適備陳冤狀適義
之作書數通走謁諸臺官誦言之

倪元鎮 元

倪元鎮瓚自先世以來代雄于貴元鎮厭棄紛華清
修好義其師輩呂王仁輔老而無嗣元鎮奉養終其
身歿爲制服執喪管塋務致誠懇當世稱之

顧潤之 元

命長孺越之新昌人爲寧國路儒學教授橋李頤德
玉宇潤之嘗從長孺學長孺無子嘗語人曰吾昔疲
疾于抗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之感動勿忍受
金我行且老必託之以死後訪醫吳中疾革趨舟歸

關凌

冬月

義弟子

一

墓園

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橋李潤之奉其尸歛于家
衆經就位士人爲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明年墓于
海鹽近顧氏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問師歛于家禮
歟潤之曰吾聞師死哭請寢又曰生于我乎養死于
我乎殯非家殮之則將屍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
諸草莽仁者弗爲也聞者嘆服

黎貞 明

黎貞字彥晦新會人師事孫賁洪武初補郡生以學
行著新會訓導辭去築壘釣魚自餒子陵坐誣戍邊

東者十八年孫貴以黨禍戍遊被刑貞抱其尸以衣裹之殯殮如禮葬安山之陽爲文以祭讀者無不墮淚

林嘉猷 明

嘉猷臨海人方孝孺弟子初師其同邑王琦琦坐累謫雲南無敢送者猷徒步千里追之泣而別與鄭公智負笈六千里走蜀中師孝孺孝孺徵入從焉建文時仕至陝西僉事燕王卽位以孝孺故坐誅

王紳 明

圖美

卷四 義弟子

蘇板

紳義烏人王穉之孫穉之子方孝孺門人且女夫也孝孺誅死從孝孺外姪鄭珣奔京師求其尸不得坐逮繫以大父忠節免且欲用之紳辭以疾放老于青巖私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

洪潤 明

潤字遠生歙人江天一弟子天一與金太史聲殉乙酉之難妻子當沒人潤毅然以爲已貴走烈中數百里告募于其親友得百金贖之天一妻子乃得免以其餘金買田爲給養殯焉其獨熱行路也大汗汚

衣輒解衣于溪瀑之水漬而身伏水中待其燥衣而復行

卷四 國朝

寧都 叔以文詞游于四方最知名卒于儀真同

郡弟千乘份字質人心喪三年予友姜茲山遇之維極見其蔬素嘆粥問而知其以師喪故也

俞載公 國朝

載公無潮人子友徐程叔弟子也少事程叔授制藝

程叔他館久之老病仍館其家時載公已以太學

圖美

卷四 義弟子

蘇板

將筮仕程叔欲別去不可朝夕奉養凡九年卒于其家殯殮之弔者至治具爲喪宴初程叔弟子阮于岳爲御史遺之三十金以畀載公爲送死費至是悉授其子以歸歸殯之日號慟攀棺如親子焉

關義卷之五

宣城吳肅公街

南陵劉格蓮

義童

街南氏曰孩提之童而仁義鍾焉大人者能無失而已雖然義取諸衡者也非識無稽也義取諸決者也非勇弗赴也強有學者之所審幾而濟務也竊嘗觀會參童子及汪踦之倫亦何較然于取舍之際哉即衆所世強有學者其能踰

也噫昂然負七尺須臾而頭背義豈其性之

所鍾孩提時而已失之耶彼馮道楊涉之徒即謂之大勇不得其死可也子放闕義而及童子

汪踦

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魯及齊師戰于郎公孫馬人遇負杖入保者與其鄰童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弗殤童汪踦問于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弗殤也不亦可乎

彭修

彭修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

休與修俱歸道爲盜所劫修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

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

遇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漢爲功曹

魏昭

郭泰嘗止於陳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酒掃泰曰

少年當精書義曷爲求近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得

人師難求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言

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酒酌成進泰泰呵之

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

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昭姿無變容顏已殊

悅

夏侯榮

榮潤幼子也七歲能文日誦千言文帝賓客百餘人

人奏刺書爵里榮一寓目遍讀不謬一人誦與漢戰

而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

逃死奮劍沒于陣

佛念

佛念後秦姚泓子也劉裕伐秦遣王鎮惡破秦兵于渭橋秦將卒多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兵入城泓將出降佛念時年方十一言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加引決泓慨然不應佛念乃發宮牆自後而死泓將妻子群臣詣鎮惡門降鎮惡以屬吏裕至泓宗族百餘人降裕皆殺之送泓至建康斬于市

黃昌郎 宋詳時代

黃昌郎卽非清郎也方八歲時爲新羅王殺百濟王乃先往百濟舞劍于市觀者如堵百濟王聞而奇之召入宮令舞劍因刺殺百濟王後人作假面以象其舞

樂氏男 唐

宰相樂思曠爲武后所誅男未十歲没人司農已而來俊臣等羅織狄仁傑等七人誣以謀反樂氏男上變召見武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所弄陛下不信臣言擇朝臣忠清陛下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服矣武后悟乃召仁傑問其情實具得俊臣之詐于是七人者俱得

免人知唐氏再造皆梁公之續豈知梁公不死實樂氏一小男力乎

唐書 卷五 魏重

開義卷之六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楷蓮卷訂

義工

街南氏曰書讀史至唐工人安金藏制心白皇嗣不反而睿宗卒賴以安噫此其功寧出狄梁公下哉梁公不欲以去就爭其功婉金藏以死生爭其功捷雖大臣之與小臣不同而其情不俱篤乎先王之制工執藝事以諫夫聖主求言

月

卷二

義工

義工

若不及設敢諫之鼓樹誹謗之木邀之賞而激之以刑當其時爲之工者與驟腹庶人同效其箴賦傳語之規蓋無難者少主暴辟其誰與我鼎鑊沸前即卿大夫立靡耳而乃有狎逆饒觸權倖慨然怡死而伸所欲鳴如金藏者不亦偉哉彼蓋怒然於鼎社之移根本之撥而不忍唐葉之斯故不能自己已諫何容心哉乙而之難梳工魏三署盛生文鼎部其被繫也不承以死肅蓋目擊之云若而人者或家國之痛矢於隱

憂或善惡之公激於羹粟古今往往不乏要莫得而氓焉彼其工於義亦奚啻其工於器也

安金藏

唐

嗣聖十年有告皇嗣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之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

劉萬餘

唐

劉萬餘長安工也黃巢陷長安萬餘乃與樂工鄧曼兒等竊相謂曰冠方猖熾所向無敵而京城糧貯悉爲所資支持之力計可數年吾儕受國厚恩秋效忠赤而無由自脫告爲賊所用不如以計給之使之坐困則賊亡有日矣萬餘于是伴爲果策者從容謂曰長安苑囿城隍不啻百里一旦兵逼于外無金城百丈之固何以自守巢然之卽口選丁壯十餘萬人具眷餼爲築城之役日計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而不竣倉貯爲虛人剝榆皮以食萬餘惶巢之悔而罪之也乃出走河陽經年病卒

錄異記

安民

宋

宋崇寧元年蔡京既相悉毀元祐法追貶元祐諸忠賢爲姦黨刻石端禮門已復領州縣令監司長吏聽皆刻之安民者長安石工也當鐫字辭曰安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如清議何安民不忍刻也府官怒將置之罪安民泣曰役吾分也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未忍得罪萬世死且不瞑聞者愧之

九江石工

宋

九江有石工者當刻黨籍碑辭于太守曰小人家貧止因開蘇黃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士夫不及也此可與安民並傳

潘生元

潘生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與兩弟奉母居與人執炊羹治筐筥又爲善工大德間江南大飢道殣相望度無所得食則曰吾終無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何若用吾強壯以延母且夕乎卽以母屬兩弟而自備于回鶻人乃告母曰兒備錢塘常數月得錢米可

相活母勿憂已回鶻人轉賣之遼東遼東大家軍戶遣代戍虎北口會有詔江淮子女流徙者舉禁沐母得轉掠飢民使悉還鄉土遂從遼東還適一女子楊襲而尾其後問之則曰淮產也以飢故父母棄我轉徙數家今主家使我歸君南人能扶我以偕乎遂相攜以行日操瓢行乞夜泊茅草中雖顛沛流落親洽日久而未嘗一語及亂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送我因抵其家女上堂見父母泣涕相抱持詰門外同來者卽引生更衣具酒炙飲半執醴而跪曰吾女幸完骨肉歸見鄉里免罹霜露姦賊者皆君力也今吾女猶處于誼且暴淮楚間矣願君去家久母不知存否歲丁游飢鄉閭必離徙處舍墟莽矣雖有兄弟恐亦不自存活吾家尚薄有田園女賣君箕帚妾也君必母歸生毅然謝曰嗟乎吾敢以若女爲利哉子雖賤不讀書知義不可取况吾母衰耄度尚可活萬一母死兩弟或有一在倘遂不歸是吾遠死吾母也又何忍卽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已三年矣兩弟亦死生爲追制服復治墳塋以終于鄉

楊賢明

天順間門達以都指揮僉事治鎮撫獄達有寵于上而恭學士李賢及都指揮袁彬乃疑賢於上上遂疎賢而彬猶以義故位達上搆以死罪劾奏上不樂曰是負我者然故人不死足矣他以任若達退則執彬下獄皆以火五毒備至彬不勝苦而無中少年楊賢者爲漆工尚方憤曰袁公上與同患難達何人而輒害之因上疏陳達奸惡狀而極稱彬枉且有社稷功不宜罪詔達并治達恚捶賢百餘賢恐遂死不得白

則達

卷二 嚴工

語錄

魏明

乙酉鼎革寧國將陷宣城麻公三衛起兵稽亭中丞

丘公祖德起華陽湯生廷交盛生文鼎起南湖誓師禦之金陵入魏三者梳工也棄家入伍申往來諸公所文鼎使謀于城門者執之未知主名欲迹得之將執戮諸公魏三終不承遂杖之斃

武風子明

武風子者漢之武定州人也名恬性嗜酒漢多產細竹可爲箸生以火繪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鬼工人奇之頗自矜重靳不與人好事者每嘲其謀醉時置酒招之以火與箸雜陳于前而不言生攘臂起頃刻定數十籌揮手不顧也或于醉中以箸相戲則怒拂衣出終身不與之見王公大人遊于漢者不得武生箸即不光丁亥之歲流賊從蜀敗奔滇漢士民波靡以從生獨匿深箐中不出賊聽實索之生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耶偵者聞于賊繫之來至則白眼仰天喑無一語賊命作箸列金布于前設醇醪于右以誘不應陳刀鋸以恐之亦不應賊怒揮出斬之縛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帥請縱之徐徐當自逞其技也釋之生自

則達

卷六 嚴工

語錄

此披髮佯狂垢形穢語日歌哭于市中夜逐犬豕與
處人遂皆呼武風子云安定守某受貴人屬召爲之
不應守怒撻之于庭血流體潰終不應風子踪跡無
定或淋宮苑舍或市肆田家往必數日留留必作數
十簪以謀醉其作箸時削炭如筆數十置烈火中酒
滿壺于傍伺炭末紅若鏃左執箸右執炭肅肅有聲
如蠶食葉快若風雨且飲且作壺乾卽止益之復作
飲不用杯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醉醉則伏火而卧
或哭或歌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醒而問之則他
日或數月忽來復卒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
餘拜揖跪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但所繪多稗
官雜劇有規以不雅馴者笑而不答亦終不易或曰
非病風者或曰其有道者歟

關義卷之七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楷遠卷訂

義卒

街南氏曰甚矣夫舍生取義之難也世有能舍其生者矣匹夫匹婦窮力風計無復之而自經溝瀆是謂諒死情有所不能忍拔劍而起挺身而鬪砥首剗胸自抵于罪是謂慤死探珠於淵微材于莽力搏異類血殷齒牙是謂貪死此

其于死未暇計也自非然者雖驅之以必死之地被之以得死之名苟可以倖逸也則罔不宛轉運回冀以自存者故取義難也今夫卒操死人之具置身于必死之場進則有立殊之創而退則有必誅之法當是時卽捐軀赴難以自附于死綏之義其爲途亦甚便矣然而死于亂死于法莫死于義也則夫處疆場之劇卒能奮躍自鳴不泯泯于鳥喙蟻垤之間不亦卓然行伍間丈夫哉若乃志有所存諒有所感發憤于鋤

奸報德之行而非迫于疆場之不得不死者

其取義也抑又有足多者集義卒

李懷光軍卒

唐

李懷光以李晟軍盛欲引軍襲東渭橋三令其衆衆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擊朱此惟力是從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不能強

朱滔軍卒

唐

德宗勅朱滔還鎮幽州滔欲得深州不許遂懷怨望畱屯於深朝廷討田悅滔言於衆曰欲與諸君共趨

關義

卷之七

義卒

關義

魏州破馬燒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之乃曰幽州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况太尉司徒皆受國榮寵將士亦各蒙官勲止願保目前不敢復有佯冀滔默然已而滔將步卒發深州至東鹿詰朝將行吹角未已士卒忽大亂喧噪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達之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匿驛後牙將蔡雄等詭語之曰司徒欲取深州冀得絲續寬汝曹賦率耳朝廷無信以深州界康日知又朝廷賜絹汝等人十疋至魏皆爲馬蹏所奪司

徙南行爲汝曹非自爲也衆呼曰雖知司徒爲士卒終不如奉詔歸鎮雄曰各部伍往深州數日再歸鎮耳衆乃定沿引軍還深州客訪諸倡率者得二百餘人斬之

石孝忠

唐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有膂力少時偷雞盜狗州里苦之後折節事李勣前驅元和中天子用裴丞相征蔡勣與光顯重席皆受丞相節制明年蔡平刑部侍郎韓愈撰碑專歸美丞相孝忠見其文大恚怒因作

碑文

碑文

力推其碑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命具獄將鑿之碑下孝忠度必死乃佯臥地若不勝按驗狀吏就詰之孝忠伺隙用加尾拉殺之上聞之使詣闕下及至問曰汝椎碑殺吏爲何對曰臣一死未足塞責今得面天顏一言亦族無恨臣事李勣成久平蔡之日臣在軍前英秀琳蔡之奸賊勣降之李祐蔡之驍將勣禽之爪牙脫落而元濟縛今刻石紀功盡歸丞相而題名第與光顯重唐齒勣固無言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如勣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

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椎碑不惟明勣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譏臣不椎碑無以爲吏爲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帝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忠烈復召段學士撰碑如孝忠語羅隱作傳

蘇公獄卒

宋

蘇文忠公下御史獄當事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公憂在必死有一卒仁而有禮事公甚謹每夕必然湯爲濯足公以誠叩之曰軾必死有老弟在外他

蘇文忠公

蘇文忠公

蘇文忠公

日託以二詩爲訣獄卒曰學士必不至此公曰使軾萬一獲免則無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詩不達則日不願矣卒受其詩藏之枕中詩有與君世世爲兄弟願結人聞未了因之句公果無恙後謫黃州獄卒口還學士此詩孔平仲談苑

馬俊

宋

馬俊太平州慈湖砦兵也州軍陸德周青張順等叛青爲謀主約翌日招城中少壯而屠其老弱然後擁衆渡江俊隸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

後諭衆開門其徒許之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事遂不克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卧旬日賊黨散官軍至德青俱伏誅尋贈俊修武郎立廟曰登勇

李震 宋

李震汴人靖康時小校金人迫京師震率所部三百人出戰殺傷人馬七百餘已而被執金人曰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戎官家非爾所當問金人怒耕諸庭柱斮割之膚肉垂盡腸有餘氣猶罵不絕口

聞

曹文洽

宋

義卒

五

義卒

曹文洽鄭滑之卒也時姚南仲爲節度監軍薛盈珍怙勢頗甚奪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盈珍譏于上上頗疑之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上表証南仲以他事文洽時以資奏事赴京師痛知盈珍表中語憤怒遂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于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開門見血傷滿地傍得文洽二緘一狀告盈珍一表理南仲竟且陳謝殺務盈高宗聞其事頗疑南仲趨入朝上曰盈珍擾卿甚邪

南仲曰盈珍不擾臣自蒙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高宗默然

出談責錄

唐琦

宋

唐琦高宗時衛士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金人犯州安撫使李穎以城降金人令登八守之琦袖石伏道傍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入詰之琦曰欲碎汝首即死爲趙氏鬼耳登八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李穎爲帥尚以城降女何人獨爾琦曰鄭爲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刃之尚言及斯人耶琦仍顧鄭曰我月給才五斗米不肯背其主女享國厚恩乃如此豈人類哉詬罵不少屈登八趨殺之至死不絕口事聞詔爲立廟

施全

宋

施全杭州人靖康中爲殿司小校憤秦檜倡和議殺岳飛乃伺其出拔刃刺之不中爲檜所執送大理檜鞠之全曰舉天下皆欲殺□人汝獨不欲故欲殺汝耳檜命陳于市後人立廟于吳山之麓曰施公廟

金校 宋

建炎二年遣徽猷閣待制洪皓使金金粘沒罕追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劉豫忍事之耶不願偷生徇景願就湯鑊粘沒罕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且止劍士爲皓晚進得前遞冷山校之力也

蔡青 鄒進 熊休 宋紹興時

蔡青漳浦人與同縣人鄒進熊休俱爲左翼軍步兵特山冠楚縣治鄒發皇甫某領步兵二十五人屯縣

閩表 宋 義卒

縣綱

北門賊率三百餘人至西關皇甫曰我等當效力死戰耳三人乃披髮操戈瞋目叱衆曰義當爲國死既而與賊遇自卯至酉殺傷甚衆賊分兩道而遁三人乘勝追逐賊勢窮反鬪三人皆中傷以沒邑人哀之合葬于邑西至今相傳曰勇士墓

范旺 宋

范旺南劍州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順昌縣盜俞勝等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樂禍與射士張彖謀舉皆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廩食

以活今力不能討叛更助爲虐是無天日也賊黨忿剔其目而殺之二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汗之不從支解之賊既平旺死迹在地隱隱不滅邑人馮異設像城隍廟歲時祭享紹興間詔贈承信郎更立廟祀之號忠節

包明 宋

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爲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側一府之人

閩表 宋 義卒

縣綱

皆罷遇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澈拜叅知政事一府皆往汪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常論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飢寒不恤也未幾以病死 放翁集

隗順 宋

李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貲主者具當時所得止九于緡物耳其斃于獄也實請具浴拉脇而殛獄卒隗順負其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順塋之北山之溺身素有玉環順亦殉之腰下樹

雙橋于上識焉及其死也謂其子曰異時朝廷求而不獲必懸官賞汝告言曰棺上一銘簡有棘寺勒字吾埋殯之符也後果購其瘞不得以一班職爲賞其子始上告官悉如所言而尸色如生尚可更飲禮服也朝野遺紀

孫益

宋

紹定時孫益楊州泰興人少豪俠李全犯楊州游騎薄泰興城下縣令王煥募人守禦益起從之俄賊兵大至益率衆拒之見賊勢盛且前且却益厲聲曰王

則義

宋

義卒

義卒

令君募我來將以守護城邑也今賊至城下我輩不爲一死復何面目見令君乎遂身先赴敵死之同時顧珣顧雍俱戰死事聞贈益保義郎珣渚承節郎各官其子一人

彭義斌

宋

義斌大名忠義軍也與蒙古將李里海戰于內黃之五馬山敗績敵欲降之義斌厲聲曰我大宋人義不爲他臣屬遂死之

儲福

明

儲福燕山衛卒無錫人靖難兵起感憤挈母韓妻范逃去文皇卽位詔換購戍卒入伍福至燕山訓雲南曲靖衛復孥家行因仰天嘆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從逆之臣在舟中日夜號泣不輟竟不食而死母韓妻范爲營地墓之范時年二十有姿色居平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慟不欲聞之姑也官有聞其寡者欲委禽焉旣而諗其事則曰此節孝婦也安忍犯之一日范浣澗水中見其傍草生若虎丘

關義

宋

義卒

義卒

于墓傍若干歲年八十餘卒自范之卒也蕭草不復生士人義之葬其廬爲菴集尼居之扁曰崇孝云

龔翊

明

龔翊字大章崑山人居金陵年十七爲金川門卒靖難兵至谷王穗及李景隆開門迎降翊力不能拒大哭還鄉隱居教授生徒安貧好學宣德間周忱巡撫其地欲薦用之翊謝不就曰翊仕無害于義但負向來城門一慟耳有田三十畝力耕自給卒年八十餘其門人私諡曰安節先生

王永明

王永正統時錦衣衛卒也。王振之橫諸內臣，咸比黨爲奸。而永獨心惡之，乃爲匿名書數振罪而揭之。橋振姪王山緝而執之，坐妖言斬于市。

劉玘明

大同有叛卒王三者，數爲邊患。朝廷懸賞，搆之勿得。成辛劉玘者，素善三，請誘之，乃携妻女以釀爲菜。三忽望見，大驚，問何以至此。佯泣曰：貧甚，三曰：我在憂貧，耶相與道平生歡。三欲入其舍，玘辭曰：陋甚，三固欲往。且請見其妻女，其妻亦謬爲恭敬。遂巡曉奉觴盡醉，偃卧舍中。數試之，知其愚，玘乃與其徒以大椎椎其兩臂，縛以巨繩，檻送京師。遂患逐息。

周敖明

周敖河州衛軍餘也。正統己巳，聞上皇北狩，慟哭不食。七日而死。其子曰路爲衛學諸生，出舍外學，聞之不易儒衣巾，奔至家痛哭，觸庭槐死。死後衛巾被面，鄉里憐而異之。言之河州守，守聽其哀，不裂巾而飲助以麥四十斛，白金一斤。名山藏

孫堂明

嘉靖己亥，世宗將幸承天，募臣諫者，皆罪謫。命下，泊軍校孫堂者，自西關闢入奉天門，大呼衛士捕之。堂言我獨驚耳，途中蓋造棚廠，民死過半矣。我實不忍。皇帝何忍，願止南巡之駕，詔下獄，以病狂論死并罪守衛。

金祥明

金祥武昌熊中丞樺門卒也。杼始守太倉，以倭亂奉旨討賊，自效。祥十餘人從，偶戰敗，皆散。獨祥不去，公曰：我死國分也，爾何爲乎？祥曰：公死國，小人死公亦分也。竟殿公後。公過橋而寇已登橋，祥應公必不免，奮死下橋，肩而摧之。橋壞，寇墮水死者六人，公得免。已而嬰捷進公郡，丞討賊如故。一日與傭輩酌于郊寺中，祥忽大叫口冠至矣。蓋其金氣見也。衆驚，騎從皆失。有乘馬過者，祥推墮之以乘公，而親執其銜，馳躍如雲。人馬足皆不在地，及抵城，祥唾血數升，他馳者迷道，遇寇死。祥識道，故又得免。平日小戰敗而祥又常翼公已，又奮擊得大捷。公在海上天小三十餘

賊祥未嘗不從屢經險得脫皆其忠勇之力云

金鑄 明

金鑄遠陽健兒其長王世勲率衆卒禦寇被圍衆且盡鑄獨破圍出顧見世勲尚困圍中復奮死潰重圍入與世勲俱世勲馬爲寇所奪卽以已馬乘世勲身獨方戰援不至竟死之

賈成 明

賈成蜀人桐城守將廖應登小卒也崇禎辛巳流賊張獻忠攻破城邑惟桐城不下攻之益急時應登兵

關表 卷七 義卒

三

藏版

少不能禦輕騎出請救于廬道出舒城解鞍而飯賊突至劫之去因挾還桐城使誘降是時桐城糧且盡守者皆倦賊知之命應登擇其卒爲營中所素信者使招諭之廖舉成成許賊以精兵二人利刃夾其頭迫至城下成給曰曷稍寬我使守城兵得見我面我好與語既見城上兵大呼曰我賈成也主將爲賊所劫逼我招汝等降幸堅守勿生異志賊掘西門地將穿城而入遇石不能穿糧及火藥皆盡無能爲也城中宜速請援兵我判死報城中知之賊刃破其腦且

破且號至死不絕城上入望見之皆焚香叩首守城官亦望之而拜迄斬剗既盡乃止于是城守益憤相與設主建祠祀之賊旋解圍去明年再至爲黃將軍得功所敗宵遁城以全

俞希龍 明

崇禎末宣大總督盧象昇帥師勤王至保定之賈莊爲奸人刺死衆謂其敗旗校俞希龍嘗隨營打點下東廠太監王之心鞠之希龍稱其忠勇有堅不幸爲刺客所中手書遺疏而死之心以爲誕加之極刑身無完膚終不承仰天嘆曰國家負盧公再無忠臣矣言畢而祀

關表 卷七 義卒

一

藏版

關義卷之八

宜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楷遠巷訂

義道士

街南氏曰莫非道也而獨私之老氏者自莊周始也君父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周之言也彼雖小仁義而其語義未嘗不與儒並汲汲也夫義亦道也道之名悉舉而署之羽流何也全真也黃白也禁禁也道惡道倘所謂在瓦礫在矢溺抑或然耶其有識夫義若聃與周之云者猶道也然以予觀于載記亦何寥寥哉備一例以與僧之徒并錄之可也

安世通

宋

宋寧宗時吳曦反詔以楊輔爲制置使以輔知成都嘗言曦必反當能破賊也青城山道士安世通上書于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公初得曦徽卽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

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撤

梓與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消

缸飯還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

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擁子之

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

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

民而爲叛也且曦雖叛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遇士

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

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子之態所謂停囚長智吾

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

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

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而戴天同爲叛民也

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而世通言之尤

切輔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不聽曦移輔知遂寧

府輔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深有婉于道士

矣

徐道明

宋

道明常州天慶觀道士也德祐元年元兵圍城道明

謂郡守姚■曰事急矣計將安出守曰內無食外無
援死守而已道明還謂其徒曰姚公誓與城存
亡吾屬亦不失爲義乃取觀中文籍藏之石函置
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焚香誦老子兵使之拜不顧
以兵脇之不爲動遂死之

內史

卷八

義道士

三

藏板

關義卷之九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兩陵劉楷蓮巷訂

義僧

街南氏曰第氏滅天常皆君父以求脫生死儒

青嗣之謂行不徒不可以持世頗有儒衣冠

而沉溺其教莫能悟者彼緇而髡何足以語此

昔安僧德公之將死也謂其徒曰予苦行百年

迄無所得徒爲不忠不孝之人汝其改諸卓哉

問

卷九

義僧

一

義僧

可謂有識之傑矣然則僧矣而僧皎然慕義不

見規于生死者是可挽儒而徒偉衣冠者謝之

曰滅天常悖君父亦何必緇而髡者乎

曇永

晉

王厥爲吳國內史與王恭相攻恭遣劉牢之擊其子

泰斬之又與厥戰厥敗走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

提衣襖自隨津還疑之曇永呵華曰奴子何不速行

捶之數十由是得免遇赦還吳

曾彬

南北朝

王慧龍晉尚書僕射王愉之孫劉裕微時愉不爲禮

裕得志愉合門見誅慧龍年十四爲沙門曾彬所匿

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匆匆疑爲王氏子孫彬稱

爲受業者乃免後仕北魏任爲安南大將軍卒後將

六于墓所起佛寺國慧龍并曾彬像爲讚焉

僧曇姓支本川支人寓建康篤好玄修游心佛義

苦談老莊與范蔚宗王曇首游蔚宗被誅家有十二

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服悉營葬送宋武聞

問

卷九

義僧

二

義僧

之默實語徐爰曰卿者宋書勿道此事

真寶

宋

真寶五臺山僧也本代州人靖康之擾與其徒習武

事于山中帝召對便殿眷賞甚隆還山益聚兵助討

山縣不守敵衆大至真寶晝夜拒之力不敵寺舍盡

焚曾下令生致真寶卒被獲至則抗辭無撓曾異之

不忍殺使人勸誘百方終不顧且曰吾法中有口回

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失言耶怡然就刃北

人異之

奉忠 宋

章子厚謫雷州過小貴州南山寺奉忠迎謁于厚見之已而倚檻看雲曰夏雲多奇峰真善比類忠以曾記夏雲詩甚奇曰如風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章默然

溫日觀 宋

杭僧子溫字仲言號日觀善畫葡萄居萬嶺瑪瑙寺人知其畫葡萄不知其善書葡萄枝葉須便皆具草書法酷嗜酒惟楊總統飲以酒則不一沾唇見輒罵

簡義

宋

義僧

藏板

口掘墳賊屬墳賊鮮于伯機父愛之溫時至其家抱判面支離更或歌或笑每索湯浴鮮于公必躬爲進澡豆彼法中所謂散聖殆其人歟抑吾法中義士矣支離更卽鮮于家所種松也 達昌錄

莫謙之 萬安

宋

莫謙之萬安俱常州宜興僧也德祐初謙之糾合義士捍禦鄉閭于是朝廷詔爲澤陽尉已而歿于職安之起兵也舉旗曰降魔又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禪及兵敗亦死

林德誠 宋

德誠福建福寧僧也初州守王伯顏城陷被執罵賊不屈死明年德誠起兵討賊乃望空呼曰王州君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斬賊時賊正祠神觀紅衣軍來以爲僞帥康將軍急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斬其酋江二蠻福寧遂平

雲門僧 明

雲門寺僧永樂時棲會稽雲門寺每從一童子携茶其筆墨泛舟而游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言所以童子竊傳于人不爲王囑死聊濟伯夷貧之句

懷壁 明

懷壁者晉陵杏塘里人幼出家雲陽東林之村寺不里許則冢宰赤面張捷居也壁與張氏交善張罷少宰家居其子範成以任子就遶京師張屬驛與俱揖之曰以此相累及罷範我補銀臺從事值小璫盜御用雕龍磁漆器出售之狼藉都市無忌又無甚高價範我素有嗜古癖聞購收之壁諫不聽其門客竟以此洩入緝廠奉旨逮讞則門下客先已他出壁亦

踰垣避矣。忽念曰：吾不出，則長君獄不可解，復踰垣入，就繫事。經東廠錦衣刑部歲餘，無刑不歷。壁自陳，購以供佛。長君無與也。鄭潛捲張玉筍諸公時，亦繫獄中。爲詩歌記其事。獄者陰義壁，并寬範我，以故得就戍歸。已而賊陷京師，南都擁立張公起爲大家宰，迎壁入署。未久，辭公歸。公置之壁曰：時平無所用我，有緩急當自來。已而湘襄告急，公復遣迎壁。壁已到，公曰：信人也。喜甚，因與計生死事。壁曰：此公事，惟公意耳。及南都陷，公乃遣其家就民居，同壁微服行走。

義壁

義壁

鷄鳴寺中主僧疑通官不納壁，懇乃納。是夜張公繼于寺中，壁守殮之。仍問道：滿足乞食，走四百里，報其家知焉。先是甲申，潛捲鄭公奉赦出獄，過江南訪壁，爲買雲陽田二頃，以參界壁。壁受之。乙酉之變，壁完券還鄭公曰：公以此爲還鄉計，鄭公因得歸。壁年四十一，有臂力，力耕治生，不事乞募，與交無纖毫欺也。天

海明

蕪湖僧慧潤，字海明，蜀重慶人也。乙酉鼎革，徵太史

金聲起兵，敗繫被害于金陵。海明聞之，乃丐貨市棺木，徑前抱公尸而歎。隸人叱阻之，海明了不畏。卒殮公以柩載歸。蕪湖小巷中匿焉。初，金公被害，同人江天一及陳繼遇、吳國禎、余元英四人者同死。諸生閔遵古者，天一故人，也。天一與金公被執，道蕪湖，遵古爲具酒食，周旋甚至。至是聞海明收金公，泣曰：余文石先生何休寧程遠可，願捐三十金，遵古謀之。海明允之，又以其三人皆可念也。海明難之，會閩人蕭倫慨然，益以多金，悉收以至蕪，歸櫬于徽後。惟余

義壁

義壁

吳兩家無人歸，親海明與倫等買地塋之，而碑識其處。海明死，遵古一建菴，海明墓傍，署曰崇義。倫別見吳民部○江天一弟大表誠收金尸者僧惠元與僕相賢非海明海明還惠元卽慧潤耶

濟齋

濟齋者，武林大佛頭寺僧也。金陵人，爲僧發願以濟獄中之人，飯粥藥藥，藥餌器用無不具。如是數十年。一日寺中遇黃太冲，銜袖墮一紙，拾之，則有兩人姓名。太冲驚問，此某妻與子也。汝何自書之？濟齋僞爲不知狀，周問之，始曰：兩人在仁和獄中，因飯臥，故習

之知其爲忘臣家屬也。今開贖例得四十金，則兩人可出矣。世路悠悠，無可告語，書之以識吾願耳。太冲曰：此吾輩事也。奈何？予時錢虞山寓武林，太冲往告之，以五十金界澹齋。過三日，來告得贖，勸之他往。遷延不決，復見收捕，然澹齋之心盡矣。黃太冲文

關義卷之十

宣城吳蕭公街南輯

南陵劉楷遜巷訂

義女

街南氏曰婦人之談說道理也不男子若也而其休利害患死生則百男子也休利害患死生則安足以語義不能談說道理又安能以行義古貞女烈婦矯然獨遂之死靡他不巾幗而冠帶也哉雖然從一勿貳有職於志者舍命弗渝

義女

義女

有激於節者笄而字人不猶委質垂紳束乎分之無可逃而陷乎義之所必出乎是庸衆所矜而未可爲貞烈者難也古之閨操者多矣吾不具論吾獨怪夫廣房帷之。斯報雪之誼當禍患之臨嘆然于君父之紀者噫寧謂不邇哉緯而憂宗國隕爲非發宜爾耶請書以質之天下之談說道理者

齊義繼母

列傳

宣王時有關死于道者吏訊之二子立其傍吏問之

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相相不能決言之王王曰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試問其母聽所欲殺活母泣對曰殺其少君相問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謂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忘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一死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于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人言于王

義女

義女

二

義女

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之尊其母號曰義母

魯義姑姊

列傳

魯義姑姊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携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然母所抱誰曰不知也齊將追之軍士引弓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

之于母其親愛也痛甚于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背公義而獨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生則魯君不吾畜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脇肩無所容而果足無所履也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于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于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于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子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丘子妻

列國

義女

三

義女

戊伐蓋殺其君令于蓋群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之蓋之偏將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亡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于獨何生忠孝亡于身何忍以歸丘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固自殺也以救不得死其妻曰曩有故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

無益于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一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法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暴強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事君公義也妻子私愛也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實恥之况于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遂自殺戎君賢之以太牢祠以禮而葬之賜其弟金百鎰而使別治蓋

魯保母

列國

義女

一

義女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武公與其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時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死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卧于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勇魯大夫于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我子代

之義保遂以之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于是諸周夫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

魏乳母

列國

魏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取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倘言之則可以得千金

國史

卷一

義女

魏國

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爲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皆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爲也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以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于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

死秦王義之葬以卿禮賜金百鎰祀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

魏芒卯

列國

芒卯之後妻孟陽氏有三子前妻之子五人皆不幸母厚遇之乃令其三子衣服飲食起居進退不得與前子齊前妻子猶不孝于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母憂戚悲哀百計救之人請母曰子不愛母至甚也汝何救焉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罪今以其假子而不爲救何以異于無母其父

國史

卷一

義女

魏國

王孫賈母

列國

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汝尚何踵賈乃入市中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祖在市人從者四百人遂攻殺淖齒而齊亡臣相與求王子立

之卒以復國

女子碧 漢

王莽建國元年篡漢位廢孺子嬰長安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

李文姬 漢

李固以方正忤梁冀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燮時年十三燮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三子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

子三

義女

二

慕國

謀匿燮托言燮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長基次茲皆被收死獄中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沒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縣燮姓名爲酒家僮而成賣卜于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辛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精專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姊因戒燮曰先公爲漢忠臣遭遭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

氏將絕今幸得而濟慎毋以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謹從其言彼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祠焉

范滂母 漢

范滂就捕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弟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

一龐娥親 漢

國義

卷一

義女

人

慕國

烈女龐娥親者酒泉表氏人龐子夏之妻福祿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郡李壽所殺有男三人皆欲報仇會疫災並死壽喜云壯男盡矣女弱何足復憂娥親子清出聞之以告娥親娥親感激愈深愴然曰李壽汝莫喜也焉知娥親弱女子不手刃殺汝而自傲倖耶遂陰市利刃晝夜哀酸志必殺壽比隣徐氏媼憂娥親不能制恐反見害每諫止之曰彼男子也凶惡有素邂逅不勝則爲重受禍于彼願詳家動爲門戶之計娥親曰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復何求今三

弟早死，門戶衰頹，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于人哉！以卿心況我，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爲我殺明矣。夜數彌刃，切齒悲憤，家人及鄰里咸笑之。娥親曰：「若等笑，直以我女弱，終不能殺壽也。」要當以壽頭血汗此刃，俾卿等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于都亭之前。白日與之遇，便下車叩壽馬叱之，壽驚愕，娥親奮力砍之，并傷馬。馬驚奔道溝中，復就地砍之，中樑折，所持刃壽大呼跳梁而逃。娥親乃挺身奮手，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壽刃，截其頭，持詣有司，伏罪辭。

卷一 美女

雜樹

色不變，福祥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卽解綬去，弛法縱之。娥親曰：「仇寒身死，妾之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典也。敢貪生以枉法乎？」鄉人觀者如堵，咸爲之悲泣。嗟吞焉，守尉陰語使便宜自匿，復不肯曰：「仇人已死，妾願畢矣。」義無所逃，死辭愈厲。尉知其不可奪，強載還家。刺史太守並表稱其烈義，立碑顯其閭。太常張奐以束帛二十端禮之。皇甫謐列女傳

姜敘母 趙昂妻

東漢

馬超叛漢，破虜上諸郡，遂攻冀城，救兵不至。刺史太

守俱欲降，參軍楊阜號哭諫阻。刺史不聽，開門迎超。超殺刺史太守，阜假羣妻出，時外兄姜敘擁兵屯歷城，阜見敘及其母，歔歔悲甚，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視息于天下？」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州士大夫皆蒙其恥，敘母慨然曰：「韋使君被難，亦汝之負人，誰不死？死于忠義，得其所也。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爲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敘乃與同郡趙昂等合謀討超。令趙仙等爲內應，超取趙昂于月爲質。昂謂妻曰：「吾事必萬全，奈何？」異

關主

卷一 美女

雜樹

曰：「雪君父之大仇，喪元不足爲重，况一子哉？」敘進兵，幽城昂據祁山，討超。超怒，遣衛給超出自擊之，衛閉城殺超妻于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敘母教母罵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敢面目向人乎？」超殺之又殺昂于月，阜超戰，身被五創，超服奔張魯，阜以功賜爵關內侯。

謝娥

東漢

謝小娥幼有志操，許聘段居貞。居貞與娥父同爲商販，盜申蘭申春殺之。小娥說服爲男子，託備申家，因

群盜飲酒蘭春與群盜皆醉卧娥閉戶斬蘭首大呼捕賊鄉人擒春得賊巨萬娥乃祝髮爲尼

孫氏 晉

虞潭母孫氏孫權族女也初適潭父忠有婦德忠亡誓不嫁潭幼母訓以忠義長而聲望允洽爲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輅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以必死之義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之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舍生勿以吾老爲慮也仍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舍生勿以吾老爲慮也仍

閔氏

卷一 義女

二

義女

蓋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賈所服環佩以爲軍資于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爾何爲獨否潭卽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于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平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諡曰定夫人

王廣女

王氏王廣之女也美姿容性慷慨有丈夫節廣事劉聰爲西楊州刺史蠻楊芳陷楊州廣被殺女時年十

五芳納之女夜從暗室中擊芳不中芳曰何故反女曰蠻裔我誅父賊吾聞之父仇不共天母仇不共地汝害人父母復以無禮凌人吾所以不卽死者欲誅汝耳恨不得梟汝首通衢以塞大恥遂自殺

荀灌

晉

晉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屯兵于宛爲賊杜會所圍崧兵少食盡欲求救于故吏襄陽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書求救于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千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會乃遁去

范氏

隋

宇文文化及旣弑煬帝給事郎許善心執節不屈化及收執殺之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棺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不食十餘日而卒

王舜

隋

王舜趙郡王子春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築五歲璠二歲並孤苦寄食所親舜撫二妹而陰有

復仇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
不許。乃竊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仇不復。汝輩
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何如。二妹皆
垂體曰。惟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墻入。殺長忻
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苒州縣不
能決。文帝聞而嘉嘆。原其罪。

沈夫人

隋

隋得天下。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舉高涼郡太夫人
沈氏爲主。高涼太守馮寶妻也。號聖母。保境拒守。詔

卷一 義女

三

墓園

遣柱國韋沈安撫晉王廣。遣陳叔寶遣夫人書。諭以
國亡。便歸。隨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
馮魂帥衆迎沈諸州。皆定。表魂爲儀同三司。冊沈氏
宋康郡夫人。後番禺王仲宣反。夫人遣其孫馮暄將
兵救廣州。暄與賊將陳佛智素善。逗遛不進。夫人大
怒。執暄繫獄。更遣孫益討佛智。斬之。進令諸將擊仲
宣。沈氏被甲乘介馬。張錦幟。引鼓。騎從裴矩。巡撫二
十餘州。朝廷拜益爲高州刺史。贈馮寶廣州總管。譙
國公冊沈氏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便宜。

行事仍赦。暄罪。皇后賜夫人首飾宴服。夫人并梁陳
賜物各藏一庫。歲時大會。以示子孫。曰。我事三代。惟
一忠順之心。又遣長史上封事。論安撫之宜。論總管
趙洵貪虐之罪。上致函于法。委夫人招慰降叛。夫人
親戴詔書。歷十餘州。宣達上意。論諸徭所至。皆降
上賜臨振縣爲湯沐邑。賜馮僕崖州總管平原公。

狄嬭

唐

狄公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橋南別墅。嬭止一子
未嘗入都城。狄公每伏臘晦朔。修餽甚謹。嘗休暇。候
嬭適。嬭子扶弓矢。携雉兔。歸。嬭飲公。意甚輕簡。公
因敬嬭曰。某今爲相。表弟何樂。願悉力從其旨。嬭曰。
相自爲貴耳。嬭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狄公大慙
而退。

高淑妻

唐

高淑妻秦氏女也。中宗朝。淑爲趙州刺史。爲默。媛所
攻。州陷。淑仰藥不死。夫妻至默。媛所。示以寶帶異袍。
曰。降我。賜爾官。不降且死。淑視秦氏曰。君受天子恩。
當以死報。賊一品官。何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語默。媛。

知不可屈乃殺之。後贈獻冬官尚書諡曰節。

王義方母 唐

唐高宗時李義府侍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有美色繫獄義府囑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乃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憂及其親則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舉義府事劾之對仗叱義府猶顧望不退三叱義府方始趨出上以義方毀大臣貶之。

僕固懷恩母 唐

代宗時僕固懷恩反其子瑒爲其下所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雲州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其禮葬之功臣皆感嘆。

李日月母 唐

朱泚之亂奉天被圍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力戰城下日月死泚歸其屍于長安厚葬之其母不哭也。泚深明其意事泚中泚其母于長安厚葬之其母不哭也。罵曰奚奴國家何負于汝而反死已晚矣初城下之戰重捷死之賊以其首去德宗撫其身而哭結蒲爲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結蒲爲身而葬之嗚呼忠義之士感于冠賊悖逆之人見族父母兩人之事可爲萬世勸懲矣。

楊氏 唐

楊氏董昌齡母也昌齡嘗爲泗州長史世居于蔡少孤受訓于母累事其少誠少陽至元濟時爲吳房令母常密戒曰逆順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決元濟又署爲歐城令楊復戒曰逆黨欺天天所不福汝當速降朝廷毋以前敗爲慮母以老母爲念汝爲忠臣吾雖沒無憾矣及王師逼鄆昌齡乃以城降且說賊將鄆懷金歸款于李光顏憲宗聞之喜急召昌齡至闕卽拜鄆城令兼監察御史昌齡謝曰皆老母之訓也憲宗嗟嘆良久元濟囚楊氏欲殺之者數矣蔡平楊

氏幸無恙元和十五年陳許節度使李遜疏楊氏之強明節義以聞乃封北平郡太君

楊氏 唐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抵項城將掠玉帛妻女縣令李偁不知所爲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偁曰兵與財俱無將若何楊曰若不守縣吾民爲賊所得矣今倉庫皆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士其必濟於是召吏胥百姓于庭楊曰縣令民主也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墳墓斯存宜相與致死以守忍失其身而爲賊之人耶衆皆許之乃誓曰以瓦石中賊者與千錢刀矢兵刃中賊者與萬錢得數百人偁率之以登城楊親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偁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從賊矣皆悉力以守賊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衆皆笑忽流矢中偁手偁傷而歸楊曰君不在則誰固守與其死於戰不猶愈于家乎偁裹傷復將趣城有以弱弓射中其踵陳馬死卽希烈婿也賊勢沮

遂散去刺史上偁功超遷絳州太守嗚呼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柔者則賢矣守土保民忠誠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難事斯時也兗堅城深也儲畜山積財貨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自守其忠不能以自死棄其城而走者彼何人哉

賣桂娘 唐

李希烈入汴州開戶曹參軍竇良女桂娘美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謀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先往來以姊妹敘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問曰爲賊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遣種之地先奇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甲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于

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殞在後堂欲誅大臣須
自爲計以朱桑帛丸如含桃先育發丸見之言于薛
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
乃有謀未定示服于外事不疑矣明日先育薛育各
以所部譏于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
僞號一如李納先育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誅之因
斬希烈及妻子函之首以暴其屍於市後兩月吳少
誠殺先育知桂娘謀因亦殺之杜牧之傳

李漸榮 唐

朱溫謀弑昭宗遣判官李振與統軍朱友恭樞密使
蔣玄暉率牙官史太百人夜叩宮門入殺宮人裴貞
一問帝所在昭儀李漸榮隔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
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迫而弑之漸榮以
身蔽帝亦見殺玄暉矯詔稱漸榮貞一弑逆

歌者婦 唐

南中有大帥頗恣橫有善歌者與其夫自北而至頗
有容色帥聞而召之每入輒與其夫偕更唱迭和帥
欲私之婦拒不許帥客害其夫而置婦于別室多其

珠翠以悅之適年往詣之婦亦欣然接待情似婉孌
及就榻婦忽出自刃于袖中擒帥而欲刺之帥掣肘
而逸婦逐之適有二奴居前聞其屏由是獲免旋遣
人執之已自斷其頭矣太平廣記

劉氏 後漢

高祖時鳳翔節度使侯益謀叛歸蜀帝使大將軍王
景崇往圖之益趨入朝而帝崩益家富厚賄執政而
毀景崇景崇怒朝廷遂稱兵殺益家七十餘人益子
仁矩前天平行軍司馬在外得免仁矩子延廣尚在
磁州乳母劉氏以已子易之抱延廣而逃乞食至大
梁歸于益家

劉仁瞻夫人 南唐

周師圍壽州節度使劉仁瞻固守及周主至淮唐城
邑多不守唐君臣表請稱臣納貢獨仁瞻不肯仁瞻
憤慨成疾其幼子崇讓夜汎舟渡淮爲小校所執仁
瞻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許延
構復求救于夫人夫人曰妾于崇讓非不愛也然軍
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

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趨命斬之然後成服將士皆感泣

劉安世母

宋

劉安世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兒不肖使居言路諫官須明用張巖以爲安世安世獨持獨諫立至主上方以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不得汝幸居此處當捐生以報國恩使得罪流放無間遠近吾當從汝所之安世受命正色立朝面折廷諍人目爲殿上虎

宋一

義女

三

藏板

趙氏

宋

慶曆中貝賊王則倡亂率衆閉門爲不軌知城中子女無如趙氏女美致良萬端金千斤聘爲妻且曰女若不行卽滅爾族父母不敢違獨女不可曰吾雖安戴天子天履天子地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奈何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族人守之以所得后服衣之女曰妻賊何后也家人掩其口卒逼以往女登輿自殞於輿中賊盛禮待之聞報皆失色而賊之親信自

殺者三人絕城逃者七十四人懼爲賊所魚肉也自此賊焰漸衰以至於敗嗚呼識者就知廉恥伏仰死義者天下皆以是望士君子而不以是望衆庶常以是望男子而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耳表表之節如是可謂出於人所甚難而天下之所未嘗望者彼士君子號爲男子者觀之寧不有愧于心耶

徐氏

宋

徐氏名觀妙歷陽人江東曹閔中之女也嫁郡士張弼建炎已酉金人犯維揚官軍望風輒潰多肆擄掠

宋一

義女

三

藏板

和人大恐弼與鄰皆往裕溪避賊獨徐氏不去爲亂兵所掠大罵曰朝廷畜汝輩以備緩急今寇犯行在不能赴難而乘時爲盜我恨一女子力少勢弱不能斬汝寧肯爲汝曹所辱以苟活耶賊慚恚以刃刺殺投之江中嗚呼士方平時目視霄漢抵掌大言以節義自許一落賊手則蠅營狗苟乞一且之命或出力而助虐者多矣徐氏眇然一婦乃能奮不畏死與秋霜烈日爭嚴嗚呼壯哉

撒合聲妻

金

以上二氏俱宋沈敏諸史

撤合葦妻獨吉氏金平章政事千家奴之女也元兵圍中京葦時爲雷守疽發背不能軍獨吉度城必破謂葦曰公本無功能徒以國宗得至高爵君恩良厚今城在圍而身病命也夫城旦夕垂矣當率精兵力戰而死幸毋以我爲慮葦力疾巡城獨吉取平日衣飾玩好布之卧榻家貨悉以分人乃盛飾謂女使曰我死則昇之榻上覆面以衾閉戶舉火無令軍士見吾尸也言訖而縊葦歸慟哭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家人焚之俄而城陷葦力戰不克投水而死

附表

卷一

義女

三

藏板

八妙貞姑

明

八妙貞姑宣城唐氏女父壽五兄貞一元爲翰林承旨貞一死于安七幼姑方爲處女憐其孤誓不嫁遂爾於家撫安七安七長洪武時坐事戍嶺南貞姑遂主其室或媒嫁之俱不聽會赦安七歸貞姑以壽終新徙唐氏族頗繁肯安七後也實貞姑之力人以方趙氏嬰曰云唐氏謚之曰貞至今世世祀勿絕爲唐氏不祧之祖

歐陽妙聰

明

歐陽妙聰彭澤縣民永聰之女聰妻生妙聰及男宗四人而永聰卒久之喪其二男聰妻不勝痛嘆曰嗟乎四子而天奪其二其存者亦安可必我其終老無所依怙而藐焉孤誰輔立之妙聰泣涕跪母前掠髮自誓願養母弗復有家願也于是謝媒灼與母夕家貧尤老母以哭失明妙聰朝夕奉侍左右焚香額天目以復明母年八十且死以手援妙聰曰汝女身而丈夫行負汝青舂我之過也我死汝宜適人勿泥前誓妙聰謝之母卒三載服除鄰母來勸妙聰適人妙聰曰如前誓何吾弟有子何患無依遂絕鄰母正德十年旌表

萬義額

明

義額鄞縣萬氏女祖斌從高帝起兵爲指揮死北征父鐘襲死遜國之難兄武襲死交趾次文嗣以禦倭時龍死海中文妻吳氏有遺腹生男曰全時文母在堂嫂陳氏無子義額盛年有議昏者額見門衽單微喟然曰吾家三世而四人死國事俱不得寸骨還今

三發婦主家而所遺孤在乳下。袁宗血脉之係在此。吾若行則復失一臂矣。于是謝媒氏弗通。而家人亦思藉顯助遂不奪其志。顯日夜同三發婦撫兒治家。營立門戶。全成童嗣。父官手書訓之。歷敘先世戰功。及死事狀。如見。使勉力承先志。後年七十乃卒。全喪之若妣。萬氏子孫祀之。與射龍將軍列坐。世世不絕。

侯氏女 明

南京白塔街富室侯氏有女年及笄。媒氏爲議婚時。其兄死。子幼。女願撫兄子。遂謝媒氏。誓不嫁而爲之。

門家

義女

三

魏國

經理其家業。兄子稍長。使從師讀書。已又爲冠。且婦人多慕其義者。媒氏曰。姪成立矣。不可以有家乎。女笑謝曰。豈年三十餘而猶爲人合卺者乎。且姪猶子也。我庸患乎孤寡何嫁爲。遂終老焉。崇禎朝有司上其事。皇帝旌其閨御題句曰。春秋六十四齡猶然處。子史記三千餘載獨此完人。姪後中某年舉人。佚其名。

崇禎宮人費氏 明

閩賊陷京師。費氏年十六。投箸井。賊鉤出之。見其姿

容爭相奪。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若等不得無禮。必告汝主。群擁之。見李自成。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以賞部校。羅賊羅拂出。費氏復給曰。我實天潢之胤。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行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立死。因自刎。自成大驚。令收葬之。君子擬之。丹陽孫翊徐夫人。本書不錄。徐氏以其雖節烈與義例不合也。

友悌 未詳時代

門家

義女

三

魏國

友悌者。邵易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寧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兄者爲誰。曰。田建。建已死。獨我當坐。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譬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仇不報。與子同枕薦。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讐。何而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而去。不敢見季兒。乃語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

以題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以繼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

蔣氏 時代未詳

蔣氏。全州人。父希敏。十歲喪母。十七而希敏卒。有二弟。幼且疾。蔣氏誓不嫁。以育二弟。母家或爲之媒。蔣曰。已從夫。而二弟誰爲撫者。棄之不仁。况能保吾蔣氏千百年之祀。則一身于我爲日幾何。遂力持父遺業。謹視弟。弟長。各爲妻婦。爲經理其家財。家亦饒。二弟終身母事之。鄉人稱曰仁姑。

義女

嘉興
版圖

開義卷之十一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楷選卷訂

義庵

街南氏曰古庵寺之禍人國不可勝數漢唐母
諭已明高皇帝鑒往轍令不得干預政務鑄鐵
後官并不令習書識字載在典章可謂深切著
明然其後有若振若直若瑾者煽權播毒迄于
忠賢禍延宗社再世以亡然則庵寺誠不可一

北

卷一 義庵

一

義庵

日近左右明矣雖然人主豈必替御之悉屏也
哉苟能慎輦笑戒狎驪終其身不假之事權以
毋失明高帝之意庵何能爲且夫庵亦人耳而
或者曰是生而無一善類也者彼呂強張承業
抑何以稱焉周禮內小臣庵上士四人鄭氏曰
稱士異其賢也噫使古今庵寺盡強承業其人
者安在不可假之事權惟不盡強承業其人而
有國者宜慎矣亦惟不盡強承業其人而有
比德於強與承業者乃俱足以誌矣表而出之

庶天下知聞耳下流猶有某某其徒者而爲庵
寺者亦有以自厲焉耳

呂強 漢

呂強少以宦者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靈帝時例封
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再四因上疏陳事言中
常侍曹節等讒諂嬖媚佞邪微寵放毒人物疾妬忠
良陛下不悟妄授茅土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
爲蕃輔臣誠知言之無益以陳愚忠者願陛下損
改從從此一正耳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

子

卷一 義庵

義庵

商門邕承旨毀刺貴臣譏訶賢宦陛下不容其言至
今宜露罪那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致邕極罪室
家遠徙老幼流離是令羣臣皆以邕爲戒不敢盡忠
言也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役功
成皓首歷事二主勲烈獨昭而爲司隸校尉楊球所
誣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更徵
也授任反類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帝不聽時
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綵女販賣更相盜竊帝著南
賈服從之飲宴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

驢價遂與馬齊又爲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
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強復上疏極諫言調廣民困
費多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願陛下許思臣
言亦不省及黃巾賊起乃召問強所宜施行強言宜
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科備刺史二十石能否
帝納之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徵還
宗親子弟在州郡自然中常侍趙忠夏憚等怨強人
皆因共搆江與黨人共誅議朝政數譴霍光廢昌邑
王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召怒曰吾死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亂至矣丈夫盡忠國家安能對獄吏遂自殺時宦者
濟陰丁黨下邳徐衍南陽郭舉汝陽李巡北海趙祐
等五人並清議退居里巷不爭威權又小黃門甘陵
吳伉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之稱知不得用常託病
退還寺舍以自養

趙思 後燕

慕容寶爲魏所破遁中黃門令趙思至鄴求內之鄴
人執而囚之時慕容德自立爲南燕將以殺寶以思
開習典故執畱用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

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計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况
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爾之恩怒曰周室衰微
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雄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
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群臣臣王室而幸根之傾
爲趙王倫之事思無申晉哭秦之效趙君寶不生
莽世德怒斬之

田鵬鸞 北齊

齊宦者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五爲閹寺頗好學讀
書使役苦辛時伺間陳挾書周詢觀古節義事未嘗
不 激沈吟久之後被賞遇賜名敬宣周代齊齊主
拜 穆后馮淑妃等奔青州遣其西出恭伺動靜爲
周軍所獲問齊王安在紿曰已去不信毆捶之每折
一之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高力士 唐

高力士爲玄宗內給事初太宗制內侍省不置三品
宦官中宗時多衣緋除三品將軍力士以將軍侍上四
方奏請皆令先省後進小事則專決帝曰有力士我
寢乃安是時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國忠等難以才

寵進皆厚結力士始林甫牛仙客知帝意不欲幸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充帝謂力士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且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糴不止則私藏竭又天下柄不可假入威權既振執政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謝及帝走蜀力士從進齊國公肅宗即位靈武帝聞而喜曰吾見應天順人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副義

表一一 義苑 工 藏板

漢北盡爲戰區天下痛陛下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聞命後從玄宗還京居興慶宮李輔國譖之肅宗言將與上皇謀不利于陛下已許言帝請上皇按行宮切居西內上皇至肅武門忽見射生官五百露刃遮道不得前馬驚幾墜輔國以甲騎數十來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爲者叱使下馬輔國失轡而呼曰翁不解事乃斬一從者以殉力士向前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可各納刀呼萬歲將士皆納刀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以行

輔國乃與力士共執轡還西內上皇執力士手曰徵將軍朕且爲兵死鬼矣于是輔國復請之于帝除籍流巫州巫州地多養不食力士感詠曰兩京秤斤賣五穀無人採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嘔血而卒初太子瑛廢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欲立之未決帝常忽忽不食力士曰豈以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者帝遂決天寶中邊將爭功邀賞帝嘗曰朕春秋高矣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付諸將軍不自暇逸乎力士

副義 表一一 義苑 六 藏板

對曰臣聞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帥又北兵阻礙臣恐禍成不可禁遏十三年大雨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可復乎帝不答明年而祿山反

力士恬然多所匿
教知人義故雖存之

曹日昇 唐

祿山之反節度使哥兒守南陽賊攻之久不下城中食盡一鼠直錢數百餓死相枕籍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聞急不得入日昇欲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屋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日曹將軍不

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諍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爲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

馬存亮 嚴遵美 唐

馬存亮元和時累擢知內侍省事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謀爲變帝大驚遣幸左軍存亮出迎捧帝足涕泣自負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率騎兵討賊射韶及玄明殺之賜

關義

卷十一 義卷

七

墓園 藏板

存亮實封戶二百存亮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太和中江封岐岡公卒存亮遺事德宗更六朝資性畏慎始去禁衛衆皆感泣唐世中官以忠謹稱者惟存亮及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實爲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弑宣宗是夜季實直寧門下聞變人射殺之遵美歷左軍容使嘗嘆曰北司供奉官以勝衫給事今執笏過

楊復光 唐

先後從昭宗遷鳳翔小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復光穆宗時內侍也黃巢陷長安周發降之嘗以夜宴急召復光復光時爲忠武監軍左右勸復光勿往

曰周公臣賊將不利于內侍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

圖全卽詣之酒酣發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

天子而臣賊乎及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親奉

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洒酒爲盟分軍八

千人爲八都遣牙將八人將之復光帥之以擊朱溫

敗之遂克鄆州王重榮爲河中留後患巢兵之強也

關義

卷十一 義卷

八

墓園 藏板

與復光謀以墨敕召李克用千鴈門與合軍焉復光

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及卒也軍中慟哭累日八都

將各以其衆散去田令孜專權人莫敢抗惟復光與

之爭得失云綱目書曰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

河中蓋深予之云

曹知慈 唐

知慈有膽畧黃巢陷長安知慈集壯士據嵯峨山數

遣人變服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疑不自安朝廷嘉

之就除內常侍田令孜矯詔使邠寧節度使王行瑜

葉殺之

張承業 後唐

張承業，禧宗時宦者也。昭宗爲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先遣承業使晉，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李克用憐承業匿之斛律寺，及晉王病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莊宗兄事承業，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凡蓄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多承業之功。莊宗歲時自

閱義

卷一一 義卷

九

葉園 藏板

魏歸省，須錢滿博，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資幣幣馬以贈。莊宗指錢，積語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和哥？繼岌小字也。承業謝曰：國家之錢，臣不得以。莊宗語侵承業，承業怒曰：臣老敎使豈爲子孫計耶？惜此欲佐王成霸業耳。王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禍耶？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家國之仇。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媿于

先王矣。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懼，乃酌兩卮，謝承

業曰：吾以盃酒之失，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太后，使人謝承業。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十八年，莊宗召許諸將，卽皇帝位矣。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而至。見莊宗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也。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豈王父子初心哉？且梁唐晉之仇，賊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子孫而立之。

閱義

卷一一 義卷

一

葉園 藏板

使唐之子孫有在者乎？夫孰敢當此者？使其無則，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嘆曰：此本朝敎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與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

林延遇 五代

閩主王昶娶漢主劉陟女清遠公主，使宦者林延遇置邸于番禺，專掌國信。漢主賜以大第，廩賜甚厚。數

問以闕事不對退謂人曰去闕語問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漢主聞而賢之以爲內常侍使鈞按諸司事聞閹主被弑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

張士良 宋

章惇蔡卞與邢恕謀欲陷元祐言臣言司馬光等結內侍陳衍與宣仁太后謀廢立時衍先已得罪配朱崖以內侍張士良與衍同主后閹使蔡京禱治之以實其說京列鼎鑊刀鋸于前謂之曰言有卽還舊職言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笑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

關義

卷十一 義卷

十一

墓園

邵成章 宋

宋建炎初高宗任汪伯彥黃潛善二人謀國時盜賊四起三人匿不以聞內侍邵成章上疏極言之高宗怒除成章名編管南雄州

羅鏡 宋

元既廢宋諸陵而楊璉真珈發使從至斷殘支體搜珠襦玉柩無所不至中官陵使羅鏡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爲楊髡痛啗之脅以刃令逐去太哭而

出遂光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事竟鏡質棺製衣收歛大慟垂絕隣里爲之感泣已復發微欽高孝尤五陵孟章吳謝四后陵而光寧及諸后皆儼如生鏡亦如前棺殮後悉從火化是時收宋諸陵者爲義士唐珏又林德賜收高孝二陵墓承陵莫有知鏡者或曰鏡與唐林二義士蓋同舉云

雲奇 明

奇南粵人洪武初入爲宦者守西華門當是時胡惟庸爲丞相擅權納賂陰蓄異志奇業規知之冀其因隙以發未幾惟庸誣上所居井湧醴泉要上往觀車駕當西出奇慮上及禍奔衝蹕道勒馬銜以言氣喘舌缺不能達法犯蹕者當斬左右搥地之奇垂死忍痛指賊第向上悲啼上悟遂命駕登城近胡第而觀之見其內伏壯士于屏帷門數匝亟還罪人就縛亟命召奇奇氣絕矣上悼恤久之贈官賜墓鍾山之西

關義

卷十一 義卷

十一

墓園

沐敬 明

敬不知何許人建文朝入爲宦者永樂中從上北征大軍出塞逾月未嘗一有所遇人馬困頓上猶未已

也敬伏地苦諫請班師不聽上怒詈之曰反蠻敢爾敬仰視曰固不知誰是反蠻上大怒命曳出斬之顏色不動上霽顏曰我家養人皆若是豈不有益釋之

金英 興安 明

金英景泰朝繼王振掌司視事一矯振之所爲口挾上皇入寇京師譁然帝命英及興安問計于群臣王通請潛濠安叱去之徐理以星卜曰南幸以避之英叱出已而于公及練綱請固守京師英深以爲然乃宣言于朝曰君臣效死而勿去言去者斬固守之議

簡義

卷一 義卷

三

義卷

遂失當是時雖于公主之而實英左右之力云已而使南京公卿皆餞江上薛瑄獨不往英還京言于上曰南京好官惟薛卿一人且瑄之朝瑄遂得召帝欲易太子而立見濟謀之英而難于言謂英曰七月二日東宮之誕也英知其意對曰陛下誤英太子之生在十一月之二日帝默然私與太監王誠舒良等謀之及黃竑之疏入下群臣議群臣會議午門諸大臣莫敢言與安曰卽以爲不可勿畧母持兩端羣臣卒雅雅無異議者及帝不豫群臣問于左順安出禁中

語曰惟社稷之安危是急問安何益蕭維楨曰識安意乎于是謀立儲未果而上星復辟矣

覃吉 明

覃吉廣西人成化時命掌東宮典璽局識大體通書史時孝宗在東宮大學中庸論語孝經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太子嘗與諸內侍誦高麗偃吉至誠然曰老伴來矣亟以孝經自携吉跪曰得毋誦楚書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憚如此嘗侍太子出講講竣急具湯請于講官曰先生飲斯丞張瑞非之吉

簡義

卷一 義卷

四

義卷

曰尊師重傳禮也又時時爲太子言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震桑軍務以至宦者所以損權蠹國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士足矣帝嘗賜太子庄吉謂太子曰普天率土皆王之有何以庄爲勞民傷財爲左右利而已辭之孝廟之毓德青宮也吉有力焉

懷恩 明

懷恩蘇州人成化朝司禮監也當是時內侍榮芳進妖僧繼曉曉獲奇寵勅建大鎮國永昌寺毀民居百

家發帑金萬計都御史林俊上疏切諫帝大怒曰俊誅我必殺之詔下俊錦衣獄恩叩頭諍曰不可殺俊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帝益怒曰若黨于俊是謀也汝實主之不然禁中之事俊何以知之提硯礮恩思以首承之不中伏地而哭曰臣不能事陛下矣命左右扶出之至東華使人謂典獄者曰母比梁芳而傾俊俊死若等亦不得獨生遂稱疾卧不起上意解俊得免死俊之下獄也恩諷言官論救言官謝不敢恩曰外庭可謂無人既而王公怒在南京疏至恩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時傳奉官八百餘人多因梁芳以進帝以星變欲去之御馬監張敏請馬坊傳奉首得勿黜特疏謝懷恩跪庭下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何爲曰奉詔馬坊傳奉可無出恩大聲曰天之示警實我薪登之由外臣何能爲法甫行而汝又舉之寔且碎汝首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矣汝家人徧居要地又欲居我位乎敏驕貴且老聞其言不敢出聲歸憤致疾死章運進寶石上命爲錦衣鎮撫命恩傳詔恩曰鎮撫詔獄武臣之良選也而以貨取

乎上曰若敢違命恩曰非敢違命懼違法耳改命覃昌思出謂人曰外庭有諫者予言尚可行也因諷余子俊執奏吾且從中左右之上又欲易太子恩免冠叩頭曰奴死不敢從寧陛下殺恩無從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上不憚已而出恩鳳陽守陵聞萬安劉吉彭華尹直四人之入閣也嘆曰國無人矣胡入閣者四人哉孝宗卽位召還掌司禮監力請去萬安而用王恕尚書何喬新之出爲南京恩詣萬安曰新君卽位喬新不宜南安默然言官有斥內臣爲刀闕義

卷十一 義卷

錫之餘恩曰彼言是也吾輩本刑餘何怒焉明年正月辛上悼之特隆贈卹焉

何文鼎 明

文鼎餘杭人性儉素好讀書弘治朝太監也張鶴齡兄弟以外戚負驕驕恣出入禁中文鼎見輒憤曰祖法具在何斯人之闖入也一日上與鶴齡飲起更衣如廁鶴齡取帝冠冠之又酹卿宮人文鼎愈忿持金瓜於門外伺而擊之李廣語鶴齡得免明日上疏極諫卒爲皇后杖殺之

黃偉 李榮 明

劉瑾之肆虐也。有疏其罪爲匿名書遺之朝者。瑾詰之不得。乃令五品以下官皆跪于午門。以俟命。已而復命起立如次。視遺書處執其人。太監黃偉曰。惟四品以上立如爵。四品以下皆襍無次。何以驗之。且遺書者復肯立此乎。瑾命武臣卽群臣家索其稿。偉曰。彼爲此者秘矣。卽妻子莫之知。肯存稿乎。乃止。于是群臣家賴以安。而跪者過午猶未釋。賜死者至十餘人。曳其尸出之。偉曰。誰爲此者。非忠君愛國好男子乎。蓋自承卽死不朽。徒禍人爲瑾大怒曰。朝廷之上肆謗若此。猶謂愛國者乎。遂怒起入內。令李榮監之。榮憐衆且憊。令皆就地伏急。命內使擲水瓜食之。已而遽出榮庭曰。出矣。急起跪。瑾望見之。怒。遂出偉于南京。榮就閒住。恭械衆送錦衣獄。訊之以李西涯言得釋。李榮者。故當事孝宗。孝宗之任劉忠宣也。語多密。勿時時顧左右。內侍屏退不敢前。一日奏事。伏地不能起。命李榮掖之出。且出且語曰。吾儕舉動不能無失。惟公于上前隱之。忠宣曰。上聰明無微不燭。子

開卷

卷十一 義卷

二

蘇軾

王岳

明

於政事外未嘗他有毀譽也。今日之語上。謂公實譽某某與諸老太監踪跡疎矣。何以得此。榮曰。當宁大臣諱右公者。榮何敢蔽賢正德時。韓司農等劾內監劉瑾等。榮不與八人列。而出入將命。榮實主之。瑾之泣請上前以免也。外庭莫知。榮出語庭臣云。

岳正德時青宮也。諸大臣劾劉瑾等八人。而岳實與列云。然岳實剛厲無阿。頗亦惡其儕。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岳獨曰。閣議是。及瑾輩繼亡。而哭上爲之動。而瑾輩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綬。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夫上狗馬鷹兔皆當貢獻之否。今獨各奴儕上。于是怒收岳及范榮賈南京。尋殺之。

開卷

卷十一 義卷

二

蘇軾

途中

呂憲

明

正德中太監呂憲者以清謹著聞。其惡其曹所爲。第不能極耳。憲常鎮守河南。有獲白兔以獻者。中丞臺送憲約共爲奏上之。憲乃置酒召中丞飲。腊兔送酒。

中丞大懼問故憲笑曰夫貢珍禽異獸以結主歡此乃吾輩所爲公爲方鎮大臣奈何獻兔中丞大慚憲濟南陽信人也

陳準 明

陳準順德人東厰太監尚銘以專恣敗準代掌之準爲人平恕清儉初准事令諸校曰大逆者告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我無與焉由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某罪并籍某產者令準案覆準不忍遽巡累日詔下促之整衣冠閉門自經死

關義

卷十一 義奄

元

墓園

田義 明

萬曆朝礦使稅使皆中官所在恣虐擾民民不堪命爭以贖貨求媚司禮太監田義徇疏請罷之及上不遂召閣臣沈一貫命罷礦稅等事上疾瘳收回前命義曰天子無戲言何爲反汗上怒手劍擊之不爲動一貫繳前諭義甚憤之各稅監進金三十六萬人益多田義

王承恩 明

崇禎甲申之變烈皇事急手刃公主及袁妃遂自縊

承恩縫其裳死曾懸不仆承恩大興人誠忠愍

主德化 明

李自成陷北京諸從賊者俱于黃極門囚服以待王德化見大司馬張縉奏不勝其憤罵曰謀國賊天子何在汝尚爾爾奮拳毆之爲賊所殺

呂胖子 明

呂胖子崇禎朝內奄佚其名聞賊陷京城金駕郅鉉役御河殉節胖子見而歎曰公嘗疏糾吾輩不比吾人吾初亦怨之然公能死吾獨不能死乎公生欲遠

關義

卷十一 義奄

二

墓園

我我今以義近之必不拒我地下也遂亦死已而二屍並浮一內監收掩久之鉉請弟往省惟亂骨二義某墓御河之側

高時明等 明

高時明北直永清人司禮監太監冠急預懸棺于中堂左右前後繞十餘纜與名下十人誓同死賊入時明自投棺中十人各投纜舉火焚之自題壁云崇禎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巳時司禮監掌印太監高時明率名下李繼善等十人死節繼善新城人賈葵倫固

安人馬文科李廷弼文安人郝純仁陝西人徐養民
張行素寶坻人馬鯨王家棟容城人宗輔震任丘人
年永

明

河南陷于闖賊崇禎王承奉年承屬賊投井死永汝
陽人

崔升

明

福王內官崔升年南十三賊陷河南府升勸王寧死
勿屈王被害抱王足勿去同死

李鳳翔

張國元

史賓

明

問義

卷一一 義本

三

幕園

鳳翔陝西人司禮監太監城守提督京城陷自刎于
城頭死

國元亦司禮太監城守提督自刎與鳳翔同

一云
自縊

史賓清苑人亦司禮監太監被執罵不絕口立夾死
年九十六歲又王之心自縊方正化罵賊死

韓贊周

贊周弘光時內臣上前多所規切移疾寓所馬士英
等益無所憚及南京不守自縊死

關義卷之十二

宣城吳肅公街

南陵劉楷蓮

義隸

街南氏曰周禮五官之屬各署府史胥徒最卑隸也者殆古之徒者與唐宋列于興臺國家齒于四賤庶人而在官者稱也嘗竊以官之有隸猶王者有奄寺其職趨走分均也狐鼠而城社八地均也官於廩而民於廩害均也然而世

周書

卷一 義隸

義隸

知害奄矣莫害隸也自世之末隸不官辟而私強即稱貸亦爲之以是爲利非古也吾見朝監樓而夕崇愷矣里無賴數以遁逃吾見朝盜賊而夕牙使矣一其役半其名而參兩其人謂之隸是很頑也強者主之弱者奴之主一奴伍主縱奴走是虎俚也父院而子司伯郡而季邑是免窟也兩造未具而愒其家半矣五刑未擬而樂其家全矣官猛則官衙官明亦官蔽詭法恣奸莫能數其橫也苞直行而墨吏心臂之請

謂盛而俱紳肘翼之訟結紛而翼劣黨比之以政官無不蠹民無不噬而隸勢日以固官以敗去則移之官憲以訪緝稍委其從卒莫誰何也間有一二縫掖之士不勝忿而攻之者士攻隸則隸以官角士士憤則官率吏以辱士士劓以遁而臺以辱官詎矣視者穢繫者繫且孥僇隨之如吾邑近事者嗚呼焚坑之虐於今爲烈矣而孰知以隸始哉漢何寶唐李鄭之所以不勝奄寺也余集義隸蓋不勝腕扼而三歎云

周書

卷一 義隸

義隸

徒人費

春秋

齊侯游于姑豢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求屨于徒人費弗得觀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人伏公而出闕死於門中

侯儒

春秋

晉文公城濮之歲執曹伯而分曹衛之田已而許復曹衛遂復衛十月晉侯有疾曹伯之豎按周禮豎者內小臣非奄

則晉之屬侯儒貨筮吏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故附錄都

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康叔武之穆也且令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衛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悅復曹伯

王義 唐

王義裴度之隸人也吳元濟不法朝廷欲討之李師道數爲請赦而武元衡主兵事於是師道遣人刺之元衡入朝遂遇害時度爲御史中丞賊并刺之度傷首墜溝中以趙厚不死王義自抱賊大呼賊斷其臂而逸義遂死度乃自爲文以祭厚給其妻子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

御史臺隸 宋

御史臺有關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其臺官優劣每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否則直之此語喧于繙紳凡爲中丞者惟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一日視事見關吏忽直其

挺范大驚立召問曰豈觀我之失耶吏初諱之固問乃言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復呼之叮嚀者數四爲政富有體彼不治事當有常法而中丞如此假令中丞宰天下亦能人人事事而詔之乎竊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

懋謝

問進 宋

問進爲宣武隸朝廷遣使通問二帝進從行既至雲中府金人拘留使者散處之進亡去追還金甯守高

問義

宋一二義隸

日

蘇軾

慶裔問何爲亡進曰思大宋耳又問郎主待汝有恩汝亡何故進曰錦衣玉食亦不戀也慶裔義而釋之凡三亡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曰吾南向受刃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之北進挺身直起盤旋數四卒南向死

楊義忠 宋

楊義忠本縣吏德祐時元兵徇寧國令趙與糖戰死義忠率眾城守凡六十晝夜出戰亦死之

馮三 元

馮三者湖廣省一公使也素不知書湖廣爲冠陷皂
賊輩悉起剽殺爲姦亦拉三以從三辭曰賊惡名也
我等豈可爲衆強之終弗從怒將殺之三遂唾罵賊
力縛諸十字木界之以行而到其肉三益罵不止抵
江上斷其喉委去其妻隨三號泣俯拾封肉納布裙
中伺賊逮收三血骸脫衣裹之泣投江而死

佚名吏 明

成祖後方孝孺令人食其肉食肉一塊銀一兩有吏
人僕食肉得銀歸家說其事吏聞之大怒喝僕一聲
周景 卷一二 義錄 五 藏板

怒激裂腦而死義哉吏也惜佚其姓名

劉昱 明

昱山西人爲翰林小吏從事勤勞翰林諸公皆喜之
永樂中從學士楊榮金幼孜扈駕北征昱有弟亦從
軍隸成山侯殿下至應昌死昱不勝痛坎地藏弟尸
欲待師還而火之及還發屍就火無所取薪北土苦
寒屍亦僵不朽若枯腊然昱乃負之以行六日至開
平始得薪化而製其燼二學士怪其衣背隱隱有
屍痕因自言故二公曰雖小吏士君子也處弟如此

元君父子齋吞涕下

張文 明

楊公繼宗爲刑部主事河間府獲盜遣隸張文郭禮
解送京師夜至中途盜釋刑具而逃張語郭曰人言
縱姦者罪與姦同于二人俱死無益不若畱其一汝
母老寡兄弟汝可爲解人于爲姦以千解官可全汝
母子之命郭感謝如其言乃自嬰刑具往詣部公疑
其言動非姦也審得其情二人遂俱得釋其真姦後
亦專捕得

鄭牢 明

山雲出鎮廣西有鄭牢者老諍也性鯁直敢言公給
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計貪我亦可貪耶牢曰公初到
如一新潔白袍一有汚玷不可漏也公又曰人云土
夷饋送却之則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贖貨則朝廷
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笑而納之鎮廣
西十年廉潔如一日固不由牢牢實足尚云

凌國俊等九人 明

崇禎癸未賊破武昌襲岳州遂入長沙司理蔡道憲

女屈不支危坐以待賊刃加頸怒罵不已賊斷其足
以手揮之復斷手遂寸磔死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烈
初幹役凌國俊等九人者從道憲不去賊欲其勸降
國俊曰使我公肯加節吾去不俟今日矣賊以刃脅
之復笑曰使吾畏死亦去不俟今日矣賊并殺之內
四役奮曰願葬我主骸而後就死賊義而許之四役
乃解衣裹道憲屍墓之南郭乃自刎國俊婦年少撫
其子文志守節常語文志父死難事文志遍籲當事
以國俊附忠烈公祠配食焉

閩義卷之十三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楷遠憲訂

義僕

街南氏曰嗚呼自教衰而俗漓主僕之義不明於天下余蓋感憤於宋氏而難僕義云宋氏居粵南留世以財雄家奴不勝數有豪家與爭田相訟也已而相毆又數啖其逆奴一地亡何冠起上鄉却殺宋氏妻妾以下百十餘人空其

室以去豪遂乘間入有其田上之人陰主之諸

疏屬式微遠竄莫敢爭而諸奴前以冠故或死或匿向受啖為豪地者遂事豪忘其主之仇也

曰主死於冠不豪預也而莊孽利其財亦爭來事豪曰吾向者童豎耳宋不我思也抑不思其

祖父實嘗為宋網紀僕嗚呼安得張忠定者盡

手劍若屬哉方宋之盛也諸奴漁租攘粟肥妻子不可算一旦有急既無有裴旺沈鸞其人斯

亦忍矣而掉臂反顏仇之耶卹亦何忍若此乃

南傳人則以為子言宋之死有子幼不知所在或云走死田間或云為人備齊魯間莫可問然則李善王安之誠又安可少哉集義僕

李善

李善字大孫涑陽人李元齊蒼頭也元齊家俱以疫死惟孤兒續甫生數旬而貨財累萬諸奴欲共謀殺續分其財善乃潛負續以逃匿山陽瑕丘界中自哺養之乳為生漚備嘗艱苦雖襁褓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跽請白行之間里感其事皆相屬為義及續長奉之歸理舊業焉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之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舍人後補日南太守還過其主墓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解衣拔草泣拜甚悲身自氏爨執鼎俎以修祭祀盡哀數日而去

許貢奴

三國

孫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某客潛民間欲為貢報仇孫策性好獵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孫策中額孫策創甚遂卒

孫策本傳言貢

江邊擊傷孫策與江表傳異

王安 唐

祖遜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遜弟約從蘇瓊反敗而奔趙勒以既滅劉曜當明順逆欲夷其族安嘆曰豈可使祖七雅無後乎時遜庶子道重生十年矣安乃往匿之愛服爲沙門以免

魏蒼頭 北魏

魏暕中山人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棋業日至乃晝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頃大加杖捶奴不勝其楚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圓碁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乎琛悵然慙感遂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後仕諫 八夫

都兒 唐

陽城隱夏陽山中暇殺飲水堯簞布衾後歲荒屏跡每採桑榆皮屑以爲粥有蒼頭曰都兒與主人同志相協里人饋食稍豐則閉戶不納散之餓餓

杜亮 唐

唐蕭穎士諱博三教然性嚴急無比備僕杜亮事之

十餘載每筆楚不堪其苦遵其指使如故或勸之擇木亮曰愚豈不知受其才學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于死 朝野僉載

李敬 唐

李敬夏侯孜之僕也孜久厄塞名場敬事之寒苦備至終不易或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何不從之而落落事一窮措大手敬雖然曰使頭及第還擬作西川雷後官衆皆非笑時孜于壁後聞其言竊自喜愈益愛敬然孜伶傳自若所踣蹇忽無故墜井及朝士之門或逆旅舍所在離離時人目之曰不利市秀才凡十年果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邸吏記者一無所語至鎮則用敬知進奏向之笑者率多服敬曰觀敬誠可以壯忠僕之氣云

段章 唐

段章事進士司空圖爲馭者圖歸蒲久以困乏不足贍給乃謝去之廣明後寇犯京劉寓崇義里遂自里豪楊瓊所轉匿常平倉下將出而羣盜至有擁戈拒門者然視良久乃就持圖手曰我段章也係掠而來

未能自脫然懷養育之仁今乃相遇天也僕所主曰張將軍喜下士往必無他可免暴橫圖誓以不辱章惇然注下道至通衢卽別去圖得從達門以適至咸陽遇韓鈞之乃抵鄠縣達行在

殿寶

五代

殿寶不知何許人其主某死貧不能葬寶將已子爲築墓構茅屋墓傍守之寶妻事紡績供幼主甚恭寶居墓三年旦暮號泣後四時祭墓每有虎啣時物及麻鹿來助時人謂義感云

趙廷嗣

宋

趙廷嗣者主曰趙晉太宗擢典制詰逾月而卒子東之亦以職事死寒下家如洗三子皆幼無半畝以養廷嗣念事督久義不可去營衣食以給之勞苦竭力十餘年三女長廷嗣未嘗見其面至京師往見宋館林白楊侍郎微之大哭且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被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逮子遠矣迎三女擇良士嫁之三女有歸廷嗣乃去徂後先生石守道爲之傳

李沆僕

宋

李丞相沆有一僕道緇十千一夕自遁去有女十歲乃繫一券于其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令夫人育之如已女及長爲具奩擇婿而嫁之後僕歸感公入骨丞相疾僕乃與其婦封股作羹以食公薨爲服衰三年雖公德厚哉要其僕亦知所感云 語林

呂蒙周僕

宋

呂蒙周任江南職既受代携家室以歸一僕病劇寢舟中蒙周以暑盛妨于出處又慮其染也中流而擠之江僕久熱得水涼而頗善泳雖微強隨波上下相次至岸有漁叟憫而收之與之薦席而卧焉未移時忽聞兩岸聞喧其僕力疾而出則見一舟傾倒風浪間遙識之則蒙周舟也篙楫莫制已遂沉溺僕雪涕吞嗟與漁父問于官官俾爲索焉不數日盡得蒙周及家人尸而僕病已起矣于是悉心致哀昇致其櫬辦棺立槨瘞焉乃跋涉走白其所親不懷擠江之怨焉君子曰趨走事人供爲掃役蒙周厭其卧疾而致之死及其自遭覆溺蓋莫不曰有天道焉僕乃不

關義

宋一三義僕

義僕

念舊惡以德報怨嗚呼難矣彼名列章服而高厚之不郵一旦有事倒戈相向反顏背主亦獨何歎

王達 宋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爲兵以選入捧日營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城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詢問之者達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已而曇貶恩州別駕仍卽時監防出城詣子皆流嶺南達追哭送之防者聞達 宋 義僕 一 藏板

呂直 宋

司馬公置獨樂園當昏明之際并木繁秀許人觀之觀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于公公却之曰吾豈少此哉就與之直曰天地間只

端明不愛錢耶以錢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不私其錢

顏勝 宋

從事郎卜吉卿居湖州之樊澤顧村僕顏勝准鉞無能主人待之未嘗加惠也卜調台州監倉久病廢瘠浸成勞瘵無生理顏徹夜禮北斗哀祈甚切迨天明揮刀割胸間肝卽突出取者進於卜卜母知而恐食之致噎令止嘗一片而止勝不樂曰是我未誠致主母如此再割之復取一片往卜兄縣尉家庖飪以薦卜啖之甚美病若頓減日以安愈至於復常初勝再持刀時殊不知痛少定困頓呻吟其勢危甚卜招良醫爲縫合瘡口極力救療踰兩月乃平自是逐月給之三十千以報其德

洪福子 大源大淵 宋

洪福兩淮宣撫大使夏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軍貴以淮西叛降元招福福不聽又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福請早騎入福信之啟門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泣殺其二子大源大淵呼曰法止諫首謀何乃舉家爲戮

福叱曰以一命報宋何至向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南向以明不肯國也

符守信 元

符守信總管符翁僕也本姓耶氏符翁愛其謹信字之如子符翁得痺疾家貴寢府守信日夕營致以養凡二十年翁卒守信卜安陽西原墓之又事其主母凡三年卒合葬治墳表樹

劉信甫 元

劉信甫楊州人郡商曹氏奴也曹瀕死以孤託之孤

聞美

宋一三義僕

元

義僕

漸長孤之叔利孤財乃詐訴于府曰家產未曾析今悉爲姪有郡守察其詐直之叔之子以父訟不勝慙以乃毒殺其父而復訴于府曰弟挾怨殺吾父適達魯花赤馬火者受署之初與守不協竟欲置孤法并得以中宇引致百餘人皆押使誣服且曰守受孤賄勒信甫信甫曰殺人者某也以子弑父孤實不知守亦無賄被鍛鍊無完膚終無兩辭而信甫則已先使人密送孤至京師以避囑之曰慎毋出至是乃厚賄達魯花赤孤得無預而信甫減死既而叩牀陳告

達魯花赤以罪罷去守復官凡訟獄道里費幾萬計孤歸悉償之信甫曰奴之富皆主之庇蔭也主有急而奴救之分固宜爾豈望報哉力辭不受

趙一德 元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至元十二年被俘至燕爲鄭雷守阿思蘭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大元年一日拜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求歸省父母因伏地涕泣阿思蘭感動許之及歸則父兄俱沒唯母在年八十欲少雷懼得罪如期往阿思蘭母子見其孝裂券從爲

聞美

宋一三義僕

一

義僕

其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簿錄其家革奴各亡去一德曰吾忍同路人耶爲雨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阿思蘭母稱爲疾風動草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堅辭不受曰得歸養母主恩厚矣皇慶元年旌其門

楊不花僕 元

楊不花文宗時除通政院判將行遇陝西諸軍見殺二僕亦見執曰吾主旣爲國死吾從爲人奴今苟得生他日何以見吾主于地下不若死從吾主欲起殺

仇仇要斬之

胡忠元

胡忠新鑒富人胡制機僕也制機初無承養張頤孫爲子後自生子而死頤孫利其貲與弟挂謀殺制機子賂郡縣吏獲免後頤孫爲參政忠訴主之竟于官乃誅頤孫及其弟挂其貲悉還胡氏時元貞四年也

王御窮僕元

王御窮者浙江人家貲巨富賊入城同其老僕王宜鑿金宅後王乃更敝衣攜二子匿僻寺宜守宅中而

關美

卷一三 義僕

藏板

心念主人父子時時往問遂爲賊所獲究其主何在宜曰已出城遠矣賊知其詐也火宜者三終不語而死王乃獲全

揭客元

揭客揭文昭家僕也客不知書而未敢天出或得佳味必歸獻主人次及其母母死遂辭主人廬墓上先是客父出亡欲訪求之而未果至是喪畢誓曰見吾父雖天涯吾往乃刻其親像戴于首衲衣跣足無間寒暑自江而浙歷荆湘過建業直抵燕遼行丐于市

歷幾歲不能得人賊哀之客所值有朱壽昌之不辛而復不幸不獲如壽昌卒遇其親亦足悲已建昌志

詹寄元

元丙申賊陷歙城歙人羅宣明請兵于江浙行中書宣明妻蔣氏在香山賊急攻之蔣氏炮炙行禮以享左右以二子驢兒馬兒屬蒼頭詹寄詹勝寶曰事至此我誓不受辱一死足矣然不可使羅氏無後汝宜護二兒還主翁也言訖勝寶負驢兒出勝寶馬兒繼之蔣隨之遇賊以不屈殺死崖下驢兒馬賊亦死勝寶遁寄獨不勝其忿執木戟擊傷賊與賊人皆遇害賊退蔣氏從姪從積尸緣崖下得蔣尸如生傍有篋罕率然動啟視之馬兒在焉

施慶明

浦江鄭氏世有純德國初時鄭濂鄭湜兄弟皆以行義聞上擢湜福建布政司參議施慶其家僅也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視酒肉士大夫稱爲義僕

顧黑子明

顧黑子楊州人其主曰顧圭以戎籍鎮泉州洪武初

主坐事繫獄累歲黑子採薪給主主釋歸復以甘脆爲圭養圭死其子湯而襲黑子爲酒家傭給贍其衣食且爲之婚娶人以黑子微賤而士君子不如也

侯來保 明

侯來保尚書陳迪家人也迪靖難中抗節被極刑六子同日就死時下令且族姻友莫敢問來保痛憤慨至潛拾其遺骸還葬宣城士人義之寧國府志

周健 明

周文襄坎幼子與甥飲壻家夜歸僕周健執炬前導有賊持兵火尾其後突前刺襄梓襄地上甥子咸潰走健直前手執賊一手奪刀插泥淖賊大怒含襄梓健健與抱持襄遂得脫已而後賊大至投刀亂砍視健腸胃皆出賊去健乃甦會襄率人來援與遇被歸視囊中刀處爲作楚聲又見襄子與甥俱無恙因索

閩表 宋一三 義美

二三

藏板

康食盤許嘔血一斗死童佩曰周健者不過一析薪奴耳文襄又非貴介多財之人健乃能脫襄之難而自捐其身豈不賢哉

王振僕 明

薛文清公瑄既忤王振詔縛詣市殺之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哭耳振聞而怒解從信錄

張禮 明

張禮劉養正之僕也初寧濠有異志養正與密謀禮心憂之常于屏處泣諫不聽有方士言長生者館養正所養正北面禮信之一日夜定禮叩頭方士願有請也方士曰欲方術乎曰非也吾主與寧王日夜有謀異日者必及禍而諸人莫有爲言者今獨信先生爲觀于往來爲主公所禮敬母齡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主也願先生爲一言方士乃大驚暴起去不知所之後養正果以同逆死獄中禮收葬之爲木主懷以歸尋傳錄養正家禮請從吏不許禮曰我主母行家人安得去徒耽京師飽其妻獄中妻死復以尸歸合養正殯之歲上冢祀之

唐馬 明

唐馬恭政唐錦舟之僕錦舟父給事中仁劾劉瑾杖死瑾并欲害錦舟錦舟罷歸瑾黨御史劉潛者巡按

蜀中搆大獄且連及子弟請解之叅政不可唐馬故
吾相人乃亡去與其徒夜半飲血飲酒往刺滑于道
至則不利反奔告曰公勿愛也小人相潛數日內必
敗已而潛果敗乃免

范信 明

范信崑山人龔泰家奴泰家貧密信夫婦于蘇州夏
雄賣其家數年不通正德初泰貧益甚無依遇信于
途信泣拜于地延至其新主家謂新主曰此信故主
流落至此心不忍欲空容留信夫婦願早暮傭力報
問安 卷一 二 義僕 王 蘇板
主人兼圖供養故主主人義而聽之信即背負小販
往來村落市賣以給久而不棄

王環 明

會石塘鏡有僕曰王環滄州人也本同族虬髯鐵
面負膂力而善射石塘總制時聞其勇致之幕下俾
教射焉後爲嚴嵩所陷詔逮石塘石塘曰死自吾分
顧妻子流落邊鄙將溝中奈何環泣曰公無憂子能
力歸之公既被刑妻子安置城固環乃以小車載夫
人與二子從間道去環日具湯粥夜則露宿邸舍外

間關數千里不懈後遇赦歸維楊酬以金帛不顧而
去環以能書給事陸錦衣家改給事朱錦衣家以壽
終

孫明 明

孫明丁尚書汝慶之僕也尚書生事誅仲子懋正請
戍遼陽明從焉居半歲懋正死亡何妻亦死生一子
方五日明日夕抱兒泣走村媼丐乳或市牛羊乳哺
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訴呼冤狀淚盡繼之以血當
事者憐之爲脫其籍得歸乃負兒行乞寧已不食不
令兒餓也夜則擇燥處與同卧起問月始得抵家事
兒如主仍追理其遺產爲族戚所乾沒者白之官具
尺籍爲記其出人費及長悉以付之仍孑然一身也
兒名繼志爲邑庠生明以壽終

金偉 明

金偉醫官金璞之僕也宣城人本姓嚴嘉靖中璞輸
歲額死金陵于疫甫在襁褓俾破產走京師丁公通
端即所廢百金營繕田廬勞悴萬狀妻蕭氏內撫藐
孤外佐軍務同心効力卒克其家偉年七十餘其幼

主集客必躬致食品如官長云邑叅政梅公守德言
于守羅公汝芳旌焉見事部誌

嚴辛 明

分宜嚴相誕之日宜春令劉公名廷舉者以入覲與
祝焉嚴相德令閨門劉公後不得出有嚴辛者紀綱
僕也導劉公間道過其私居飯劉公飯已辛曰他日
望公垂青耳劉曰相公方赫奕何言及此辛曰日不
吾干盈滿者造物所忌願無忘今日之托及嚴相敗
且死劉公適守袁辛坐繫獄劉公憶昔語憫其知幾
為減罪出之預言
明 卷一三 義僕 一七 禁固

沈鸞 明

沈鸞者海鹽孫曰峰鑲義子也曰峰為郡陽教諭跡
居海鹽城外嘉靖甲寅海寇至曰峰率義子四人登
舟避之賊追且及曰峰棄舟奔城東之蠟作濕賊至
三僕遁去鸞獨向賊叩頭曰軍殺我母殺我主乃延
其頸賊加以刃不為變賊舍去俄而他賊隔河向日
峰將發矢鸞方倉皇間前賊適回鸞求救前賊揮他
賊乃得解時賊縱橫且方雨泥濘曰峰又病不能行

鸞尋得一舟携主登之即前所棄舟也人皆以為曰
峰死矣其子惶遽來求只見曰峰乃大驚喜曰鸞曰
吾餘生鸞與之也嗚呼鸞可敬哉伸頸加刃之際士
君子猶或難之而未嘗學問知禮義如鸞者可謂
尤難乎海鹽記

金養 明

金養者樂清人王華之僕嘉靖中倭寇至華族女婦
數十人前遜賊望見逐之衆大窘養麾之曰第走子
能撼之即扼橋格賊白刃如林養以孤挺出入死鬪
良久而仆則主人遠矣王氏思養功而欲祠之竟不
果

葉得辛 明

萬曆中寧夏土酋哱拜及其子承恩反而推軍鋒劉
東賜者為長攻陷城堡總督魏學曾都御史葉夢熊
等討之不克或謂夢熊曰賊可間而撈也夢熊然其
言乃使蒼頭葉得辛者如賊中承恩發其謀賊黨許
朝折得辛脛繫之獄遣使詐降夢熊夢熊以張傑嘗
帥寧夏使傑蒞降朝謂傑曰督府給我乃出得辛使

正之得辛晉曰奴反督府實授我計使殺奴不幸計泄有死而已而何喋喋朝怒殺之

胡文訓公胡文學

胡僉事者諱某徽人也舉進士爲尚書郎遷貴州僉

事以道遠不欲携家所從者頭曰胡文訓文學者爲

書室掌記最能得其意僉事所按部日卑節常早暮

出行障霧中感脾疾癘創且殆文訓憂之甚曰吾聞

老耆言寢瘵非人肉不起乃齋沐剖股肉襍粥菜進

之僉事病爲小損居月餘益篤且易黃而是時文訓

方以股創臥疾文學痛不忍見僉事死曰死而倘可

代也吾六尺直鴻毛耳卽不獲代而主君不諱孤寬

萬里外誰與從者有先死以俟而已遂自剖其咽喉

所不合者僅指許然竟不死而僉事死矣嗟乎予之

於親有剖股而藥者婦之於夫有以死殉者此皆緣

于深愛至矣發于不得已之痛而始捐其所不易捐

是二蒼頭事僉事非久寧復有以固繫其心又豈有

詩書禮教摩挲於胸臆而一旦慨然爭先而起義若

此人心固不與末俗而俱死也畢節卽安氏會也茲

氏之先君長不知其幾然代篡逆矯攘之禍僉事能感僕以義其僕能奮然以義殉其主誰謂酋非人親此而不奮發興起哉汪繪川集

金祖明

武林邵司城之僕曰金祖貌陋而聰朴歲壬申司城

謁選入都携二僕俱其一練世故稱紀綱而託心營

祖供薪水傭奴畜之舟次天津夜行遇盜勢頗猛厲

所稱諳練世故者輒竄水潛遁祖見主之受創也倉

惶奔救以身擁衛司城背中七創畧不知楚而主竟

以洞脇斃祖呼號撫慰宿冀主之無恙也天將曙視

血汚遍體始覺背創甚一暈而絕半日始蘇從扶病

力懇主族之客天津者一切舍斂稍得成禮扶柩南

歸幾六匝月衰絰持齋跣步不離柩側抵杭停厝畢

始入城叩首號泣于主母前曰扶生者往扶死者歸

罪莫贖矣自是夫婦益勤事幼主益謹祖常出外經

營每遇司城諱日雖盛暑中不憚數百里素服匍匐

疾歸涕泣盡哀人笑見詰之輒曰此吾至死不忘之

辰也蓋數年如一日云

蔣凡 明

張公恣愒庵大中丞蔣子也官順德府別駕以勤廉爲當路所簡用偶馬蹶而墜亟扶歸不能言矣相隨只一僕名蔣凡者泣告太守公曰吾主飲順德一口水耳積貨未償今若此寥落行囊請封識以戒途庶知吾主之爲清白吏也語畢引刀自刎其股和藥以進顧天顧代主死少間別駕公亦稍蘇太守親見其事作義僕傳行於順德

王東津僕 明

關帝 宋一二義僕 三二 蘇州 常熱老儒王東津者貧老無子僕某謂其妻曰主老矣當養之妻曰諾後王年益高夜卧多醒醒索食夫婦盡力營甘旨互爲出入無頃刻離側二十年如一日王以壽終

高永高厚 明

天啟元年廣寧陷巡撫王化貞經畧熊廷弼皆敗走諸守臣入關監軍高邦佐見廷弼于松山同事諷之走不許謂其二僕高永高厚曰我受國厚恩誓以死報若二人其守吾骨以報吾母卽墓之吾父墓側使

知有死事子不絕也沐浴衣冠西向拜自經死永亦自經死厚曰主有死僕亦有生僕不然毋乃暴骨于莽乎遂收歛之奔京師以告其姪世亥扶襯還鄉厚年才十九歲

顧甲

顧甲靖江隱山里人之僕也其主與主母相繼亡顧與妻乳其襁褓之子如已子長而爲之婚配者載躬佃田事操作以養之且其子有顛疾而愚顧不以其故失主僕禮客至輒趨令陪坐茶飯而已侍立其傍執役甚恭或有問必直告之 靖江縣志 三二 蘇州 蕭効用

蕭効用

蕭効用漢上諸生蕭堯宋僕也宋買巨猾孫景三田而仍令佃之歲納其租一日効用以主命徵租五十金以歸行里許景三忽鳩衆誘奪之効用訟於官捕之急景三窘復鳩衆偵効用夜宿處列炬合圍挺如雨下旁一兇者手刃老嫗大呼蕭堯宋午夜殺人然宋實不與也竟坐宋論死効用日夕狂走請諸解事者解事者給之曰誠得若代主死則若主死而生也

用喜覓代列冤狀數千言復審向治人鑄尺鐵佩之
肘後遍辭諸嫗族長懇啟主煩願珍重自愛勿多傷
絕不一語及妻孥慷慨出戶適按臺應公者大獻之
自來踵足迷首難請囚中不復有生氣効用伏其側
不忍逼視忽左手持冤狀右手出利刃撫膺呼曰天
子殺孫氏老嫗者蕭劬用非亮案也即自刎劬再剖
然有聲血射如注竟赤憲凝凝衣衣應公太息久
之署其狀速爲解釋命負之出出而瞑目囁嚅氣三
日不絕兩手擊拍不休氣微出謂吾死而主不得生
聞衆

卷一三 義僕

三

墓園

克免

王九兒

王九兒圻水人州判王悅民僕也負擔隨主與賊遇
揮擔中得金意其主必富問其主所在九兒不言賊
加之刃九兒慷慨受且乘間肘悅民使去賊先剽九
兒目次斷其手每一刀一問其主所在九兒終不言

王子兒

王子兒文學王三慎僕各被賊創兩無生理主欲自
投水中子見曰僕雖重傷將死忍傷負主行倘可抵
家俱死幸也遂負三慎山陰風雨亂尸堆積中走七
十里抵家聚觀涕下者如堵

以上三楚
大獻錄

阿寄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
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寄年五十矣寡婦泣曰
馬則乘牛則耕賸跟老僕乃費我黎羹阿寄嘆曰噫
主謂我曾不逮馬牛耶迺盡策營生寡婦悉簪珥之

聞衆

卷一三 義僕

三

墓園

屬得銀十金以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
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幾
數萬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資聘皆千金又延師教
兩郎皆輪粟入太學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
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
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
守也言訖而終寄敏而幹執僕役禮甚恭見徐氏之
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途必控勒數百武以爲常見
主母不睨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死之日徐

氏諸孫或疑寄有私竊散其篋無寸絲粒米焉一姬
子兒敝緼掩體而已田汝成撰傳

楊忠

四明戴獻可者世雄于財凡客至必延款士聞風而
歸者皆若平生歡款可死一子伯簡年十八承家
業用度無藝里中惡少因得與交狎邪不數歲破家
有昌國縣魚鹽竹木之利舊僕楊忠主之自獻可時
出納無纖毫欺伯簡家業既蕩獨楊所掌猶可賴爲
衣食資送往焉楊忠拜哭盡哀日與婦共事之籍其

財委

卷一三 義僕

三

蘇桐

又欲誘焉忠哭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呼
捕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梓首斬之地數日我事主
人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誘之爲不善家產掃地
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蕩之靡有子遺邪我斷汝首
告官請死報我主人于地下又大叱之令伏地受刃
其人伏地承罪哀請自今不敢復至忠嚙咽良久收
刃却立爾長死給我邪其人號曰請自今不敢復至
忠曰如此貸爾命再至必屠裂爾脰遂出帛數端曰

可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遂揮伯簡曰老奴盡心力
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即日自沉于海
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慙泣自
是謝絕羣不逞一聽忠所爲果數年盡復田宅

陳鵬舉僕

明

陳鵬舉崇禎時刑部員外也李賊至被執叱使跪不
屈扶之幾斃一僕泣而跪請以身代賊義而釋之申甲

事紀

魏學謙僕

明

卷一三 義僕

蘇桐

崇禎甲申逆闖陷京城初破彰義門傳聞帝崩魏學
謙却立不決而欲以謀立太子爲詞一飯曰主公臨
難安用躊躇但思主公之父及兄耳蓋學謙父大中
死于逆璫而其兄學潛哭父而亡也謙曰汝欲我死
耶侯曰何以然但無碍家世芳名耳謙曰汝退吾自
思之遂自殺

倪吳二氏僕

明

戶部尚書倪公元璐之自縊也勅家人毋得救聚僕
欲解之一老僕跪于前哭止之曰此吾主成名之日

也細人姑息無所用之太常少卿吳公麟微之死也僕之從容從死者四人焉

徐尚書僕

乙酉嘉興陷吏部尚書徐公石麟自縊死之二僕祖欽李成皆從死

武庫僕

明

甲申賊陷京師進士武庫黃緣爲官以求選道共僕索吉服親友所僕泣曰主辱臣死奴雖一亦竊聞之矣今皇上何在主公不奔喪哭臨已出奴意外乃

問義

卷一 二 義僕

義僕

取吉服何爲者主公平生忠孝即奈何爲他人所誤也嗟叩頭出血僕不聽僕出而語人曰吾主不聽吾言後必悔逆賊貪淫無道干天怒拂人心不久且敗吾不忍見主公之失所也遂不食而死後僕果伏誅於南京君子曰觀魏武二僕豈不慨然士行者哉夫僕者忠所事已耳愛人以姑息若夫臨難致忠殉主於亡若吳太常之僕斯已難矣乃欽歎激烈屬主于義學謙之死僕成之僕何以見其僕于地下哉

春華

明

春華安福人伍氏老僕也生平賣屨爲業年七十乙酉鼎革兵被江西不肯薙髮自置酒鹿別左右以身後爲記沐浴古衣帽自經而死

雲滿

明

雲滿者潛山張清雅僕也崇禎十年獻賊掠安慶清雅舉家出避清雅父八十餘病將革清雅獨與其幼子超藝及雲滿同侍已而父死超藝雲滿潛昇棺具衣衾以歛賊將至滿趣清雅去清雅不忍曰汝與超藝伏淵中以俟倘笑盧吾以身殉滿曰奴年七十餘

問義

卷一 二 義僕

義僕

敢惜死願同守待賊于是清雅蹲伏梁上超藝匿廁舍賊擁人索財物不得欲開棺滿捧茶叩頭乞免賊將加刃一人曰徐之老漢尚知禮一賊刃逼之曰出汝主貨汝因裂帛拭膏縛竿首將以發火滿仰首脫清雅清雅從梁間墮賊大驚所惜清雅撫棺哭賊怒斫清雅仆地超藝聞之從廁旁躍出乞求貨賊復舉刀碎其首父子俱死焉超藝死年十六賊發火後堂而出滿登屋以帚漬水撲滅之三日賊去滿泣告隣里乞具兩棺殮清雅父子遂長號不食而死後隣人

焚滿尸踰晝夜心堅赤不化羣鳥飛噪不啄路人哀之。

問美

卷一 二 義 漢

三九

藏板

宣城吳肅公街南軒

南陵劉楷蓮巷訂

義婢

街南氏曰八無有不善豈間男女哉女有士行

豈間貴賤婢婦而賤者也昔程嬰公孫杵臼

謀匿趙孤至一雲梯之彼猶男子也視郭斌女

奴輩未奇也晉生烈女傳不去蔡琰終玷史

冊晉亡羊氏爲訓昭皇后視碧玉龍又何如者

閩義

卷之十 義婢

藏板

彼猶貴婦人也集

碧玉

碧玉知之婢也妹能歌舞有文華知之時幸爲

之不嫌武承嗣暫借教其奴遂納之不還知之作絲

珠怨寄之碧玉讀詩飲淚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

掠出尸于裙帶上得詩大怒乃誣羅織人告之斬知

之于市語曰美色不可以身其知之之謂乎而碧

玉以賤婢事人憾賈以死小有足云張鷟前

杜秋

唐

野食藏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錡夜裂衣襟書已覺推

之勞教婢曰結之于帶我死汝必入內上問汝汝當

以進及錡伏法大霧三日憲宗乃于婢得帛書婢言

錡寬上勅京兆府收葬之賜錡子弟或曰卽杜秋也

錡聲色冠一時入掖庭者曰鄭日杜鄭幸于憲宗是

生宣宗爲孝明皇后杜名秋有寵于穆宗國史補

柳仲賢婢

唐柳僕射仲賢鎮西川日嘗出一婢鬻于夫校蓋

巨源宅一日蓋臨街呼賣縑者親于東內手揣厚薄

閩義

卷之十 義婢

藏板

醺醉可否柳婢于隙偶見因作尸風狀失聲仆地

自是遂還出外食或問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口

不然我曾服事家郎君豈忍更事賣縑牙郎耶

郭斌女奴

郭斌守會州元色還攻破驅妻子聚一室

焚之乃自投火中忽火光中有女奴抱兒踉蹌而出

授人曰將軍忠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收之

言畢復投火死按竺邇聞之惻然爲養其孤君子謂

女奴于是乎有四善焉爲主存嗣仁也感激將士義

也倉卒不變勇也蹈火不汚于亂節也仁義勇節君子之行也

采那 元

采那者杭城東傳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其主卒采那奉主婦護面有禮至正壬辰寇陷杭掠于城至傳兀氏無所得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刀將殺之諸婢皆走匿采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且曰將軍利吾財寧利殺人邪若免吾主母當悉所有奉將軍冠解其主母縛采那乃探金帛等散之冠爭奪之復欲犯采那采那持刀欲自屠寇驚止之采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惟也妾受命主諭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

趙淮婢 未詳時代

趙靜齋淮被執于深陽豐登莊至府辭家廟即登樓去至瓜州被刑無敢埋其屍者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姬敢僉省云趙知府今日已死妾其婢子也望相公以妾之故主許妾焚其屍相公德也焦許焉乃作一棺焚之又啟收骨散之水亦許之遂以棺盛骨殮

到江干大慟投江而死葬于正山房隨筆

翟青青

會稽翟素士族女也聘而未婚某賊至欲犯之歸以白及不從其婢名青青跪而泣曰無驚我姑氏青乞代死賊竟殺素又欲犯青青曰我欲代姑冀全其名節性命耳姑既見殺我生何爲遂罵賊賊怒復殺之

真奴 阿菊

真奴黃巖縣人購鍾氏嫁于苻松十三日而松死松母解氏尚存鍾有異志真奴知之告于松之從父鍾之鍾怒不宥因泣告于解曰安人不幸至此真奴雖欲奉以終身勢不可得惟求他日見安人及安人于地下而已言訖血淚俱下是夜沐浴縊死松柩上聞者驚嘆泣下衆議附松以葬鍾不顧卒焚其尸以去同時邑中有阿菊者廢陳氏嫁于郭崇文生一子而郭死陳改嫁菊夜竊其子歸于郭謝方石爲之傳

孫氏 明

太平將陷花雲妻邵氏生子燁三年矣抱而哭于廟

謂家人曰吾夫且死余從之孰生吾兒以無匪花氏
紀乎侍兒孫氏曰妾也能及雲執郭氏迷溺于水孫
遜其尸負兒以逃漢人獲焉軍惡兒啼將殺兒孫乃
匿兒漁者釣之已獲敗孫脫身入漁家復竊兒去涉
千江漢軍之潰者奪其舟掉而投之水附木入于蘆
渚采蓮哺兒凡七日不死夜半逢老父稱雷翁戰之
舟送之帝所孫氏泣帝亦泣撫兒曰此將種也急賜
雷翁遂不見帝厚資孫氏命撫其兒通紀

陳氏 明

國義

卷一日 義婢

五

墓園

良鄉易爲昇之妻曰王氏有美色賊至欲與亂汪不
從焉之賊斷其一指愈益罵賊怒竟斷其首汪乳一
兒數月婢陳氏負而逃復爲賊所得兒顧賊而嬉賊
乃喜命其婦子之婢夜俟其賊之出也向賊婦而哭
曰主婦只此兒乞憐而釋之賊婦教婢携兒入數屋
匿焉且與之財婢祝曰天不殺此兒即毋啼兒果不
啼賊歸索兒不得婢竟以兒歸兒名天祐謂天所祐
六

雲 明

隆慶間歙隱士黃梁有小婢名輕雲洪氏女也生數
歲鬻于梁家極端重梁愛之如已女有僮名司琴侍
梁甚謹梁亦愛之嘗語之曰俟汝長成當以輕雲配
汝輕雲聞之益慎往來絕不與司琴一面後司琴隨
梁自遠歸夜溪路經木橋忽聞水中若有人急呼黃
梁梁驚墮司琴倉皇赴水救之不虞失足沒焉兩岸
居人取火視之見梁卧于沙被除而逝始知爲妖所
迷及覓司琴已滅迹矣輕雲才十三聞而痛絕請死
之主人曰汝毋癡司琴于汝何親前言戲之耳當自
問主

卷一日 義婢

六

墓園

祥梅 明

萬曆初齊巖者建文殉難齊泰之裔也三歲時墮水
其婢祥梅急入深處手援加諸額吃立水中及他人
救兒起而婢仆死矣君子謂其死以全幼主

秋香 明

方節婦鮑氏有婢曰秋香幼侍節婦推撲而勤節婦
棲居數十年所須器用悉倚秋香初節婦以其年長
欲配以夫秋香曰主母自守節予何得有夫不可善
質春日代人春得值以供節婦佐不遺族諸姬予以
蔬果糟脯之微必懷之以進節婦長年執杵操作力
悴遂成偃僕口訥訥終日不與人言蓬首垢面與主
母形影相依節婦死悲號冷竈敗帷中隣人憫而求
食之一日不聞嗚咽聲人方念其痛餓也視之已氣
絕積草中矣以處子終老云

閩志

宋一日義婢

江文石集

縣志
藏板

聞義卷之十五

宣城吳肅公街南軒

南陵劉楷蓮菴訂

義丐

街南氏曰丐之窮極矣其藍縷敝絮世莫與偶

余感裡史及人言有以義著者集義丐而掩卷

歎曰嗟乎天下事獨難在取子生死間耳孟子

謂蹴而與之乞人弗屑也丐可忽乎哉若齊人

者固妻妾之所羞而相泣也已况可以對義丐

聞義

卷一王義丐

一

慕園藏板

平

杜可均 唐

穆宗末廣陵有丐人杜可均者年四十餘每日常入

酒肆巡坐求飲亦不見其醉蓋自量其所得人有憐

之者命與飲三四杯輒止有樂姓者列旗亭城西常

許以陰雨往詣旗亭不及即令來此與飲可均有所

求則弗至或無所便乃過之里人以爲廉

吳門丐者

明

吳門有賁人月夜過橋上聆其下有謂聲下觀之則

丐子也坐一老嫗魂上以所丐酒捧缶而跪進焉詩

蓋以侑也賁人訝召而問之丐子曰僕寡人聊爲阿

母權賁人嗟嘆良久歸明日轉相傳語稱異後時時

窺之所以娛其母者猶昔也自是諸賁人每宴輒置

餽豆間曰以待孝丐兒

相城丐兒 明

長州之相城丐兒每詣沈孟淵所乞食凡所得多不

食以貯篋中沈異之令人囑所往至野岸一舟雖敗

陋頗潔有老嫗處其中丐出另陳母前傾酒跪奉伺

聞義

卷一王義丐

二

慕園藏板

母持杯方起跳舞唱山詞嬉以娛母常日如之母死

丐不復見 陳眉公讀書範

石門丐婦 明

正德五年崇德石門東橋上有丐婦年少有姿初歲

歉其夫負母及婦行乞而至人往往聚觀之婦甚以

爲醜候姑與夫乞市上遽躍入水中死不知其姓氏

鄉里也

石電 明

石電嘗熟人也僑居長洲之彩雲里崇禎八年流賊

瞻中都圍桐城江南震動電所與游壯士陳英從指
 揮包文達往援要電與俱電曰吾老矣不食軍門升
 斗粟奚而往英曰我輩平居以君爲眉目君若不往
 是無渠帥也幸強爲我一行電曰諾襍被而出終不
 反顧二月十二日追賊于宿松恃勇輕進陷賊伏中
 文達死之電英分左右翼搏戰自辰至哺殺賊無算
 英蹟被擒電大呼往救賊圍之數重電力盡舍鎗手
 乃射殺數人賊羣斫之頭既斷猶僵立爲擊刺狀良
 久乃仆皖人招其魂祀之余忠宣廟下吳人陸嘉頴
 賦詩哭之賁隙地具木冠墓焉錢謙益爲作石義士
 傳其略曰電捐軀報國身膏草野而不得與于死事
 之節則亦以其丐而微之嗚呼斐豹隸也請焚舟書
 汪鏡嬖僮也孔子曰勿湯若電者其亦可以免于丐
 矣乎丐名于朝丐利于市人盡丐也彼丐電亦丐彼
 丐之名未有適主也余悲世人之羣丐電也而不察
 其實取春秋之法大書之曰義士雖然世人之不丐
 也不足以爲榮則電之丐其可以爲辱乎電而知吾
 之以義士易丐名也其不將听然而失笑乎

百川橋丐兒 明

弘光元年南畿陷丐兒題詩百川橋上云三百年來
 養士朝滿朝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旱田院乞丐羞
 存命一條遂投秦淮河死焉 明季遺聞

黑姑

黑姑安福人有妻有兄改革後落髮爲頭陀焚其本
 衣草以蔽體別妻爲丐自稱曰乞人乞錢每以贖貧
 民

問妻

宋一王 義丐

附

藏板

開義卷之十六

宣城吳肅公街南軒

南陵劉楷遜卷訂

義屠

街南氏曰孟子之論矢人曰術不可不慎也屠

之爲術不又矢人下哉有以義著者君子不得

而沒也古百工職伎皆講于道義况秉藝之好

同耶屠其術何傷夫杜黃宰刪所謂隱於屠沽

開義

卷一六義屠

一

藏板

莫隱也莫俠也乃或不屑其術而屠其心也悲

夫

晉屠劇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

酒樂膳宰屠劇遽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

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聽也辰在于卯謂之疾日君微

與樂舉人含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

或廢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聽也又飲外嬖嬖

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

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
明也亦自飲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
出今臣實司味二御夫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
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後而止

杜黃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黃自
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黃入寢歷階而升酌

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

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黃曠者爾心或開于是以

圖義

卷一六義屠

二

藏板

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

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衰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

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黃也宰夫也非力也

是共又敢與知旒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

焉而飲寡人杜黃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

則必無廢斯爵也至于今旣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一事就一人一見國
語一見禮月並存之

屠牛吐

齊王欲以女妻屠牛吐而厚送之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懼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曰其女惡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吾肉善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買不售今王厚送子子寵故耳其友後見之果然

屠羊說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焉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業已復矣何賞之有王強之說曰大王失

國委

卷一六 屠羊

三

藏板

國非臣之罪故不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又焉敢當其實請歸我屠羊之肆君子曰王女貴戚也爵賞顯功也二人者寧終身處于下賤而不貪乎顯貴之資一何智且廉也其不欲染濡于利必其真能喻于義者也故均之義屠焉

薛政 列國

薛政者職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亡去求可以報仇者至齊或言政勇于是造請數反乃具

酒觴政母前酒酣奉黃金百鎰爲壽政驚怪其厚固

謝仲固進政曰臣家貧客游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菹

以養母頗備不敢當賜仲子辟人語之故政曰臣所

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

身未敢以許人也竟不受仲子備賓主禮而去久之

政母死既已塋除服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

以屠而嚴仲諸侯之卿相也不逮于里枉車騎而交

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未有大功可稱者而仲子

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愛然深知政夫賢者以感忿

聞美

卷十六 雜著

四

藏板

雁眠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政安得嘿然已乎且前

日要政政以老母在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

因乃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者以

親在今不幸母以天年終仲子之仇爲誰請從事焉

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韓君之季父也宗族

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足

下幸不棄請益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政曰韓

相去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

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

韓舉國而與仲子爲仇。豈不殆哉。乃辭謝。獨仗劍。行至韓。侯累方坐。兵戟侍衛。政直入刺殺之。左右大亂。政大呼。擊殺數十人。因自破面次眼。自屠出腸。以死韓。取政尸。暴市。購問。莫知誰子。政姊榮聞之。乃于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市伏尸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稱新政者也。市人皆驚曰。王縣購其名姓。夫人不聞歟。何敢來識之。榮曰。聞之。彼以妾故。重自刑。以絕踪。其何畏殺身之誅。終激賢弟之名。乃大呼。天于邑。悲哀死于政之傍。

刺客

卷一六 義勇

義勇

墨君和

唐

鎮川節度使王鑑爲李克用所攻。盧龍節度使李匡威統兵救之。克用引退。匡威弟匡懿忿匡威臨別醉而淫其妻。遂據府自稱留後。以符追其督卒。卒皆潰。匡威無所歸。鎔德其救已而失地。迎之鎮。爲築廨而父事之。匡威以鎔年少。潛謀奪之。匡威親亡鎔弔之。匡威素服哀甲伏兵劫之。鎔趨抱匡威曰。我因公不至于亡。公欲得四州子之願也。請歸府以位讓公。將士莫敢拒矣。匡威信之。相與入府。會大風雷雨。瓦屋

皆震。匡威入東偏門。鎔之親軍閉之。有暴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士挾鎔于馬上。負之登屋。鎔人既得鎔。攻匡威而殺之。并其黨鎔時年十七。體疎瘦。爲君和所挾。頸痛頭偏者累日。

張二

宋

鄂州大吏丁某死。妻年方三十。與屠者朱四通。其子二郎尚少。不能制。至于成立。朱略無忌憚。白晝宣淫。反怒丁子不揖。以爲見我無禮。蓋欲假父自處也。丁憤懣以母之故。且慮醜聲彰著。隱忍弗言。有哮張二

刺客

卷一六 義勇

義勇

者密州諸城人。遭亂南徙。亦以屠爲業。壯勇盛氣。丁意可屬此事。而每與僑輩詣市飲酒。張擔肉過前。輒呼買之。而厚酬厥價。久或至數倍。他日邀之飲。問何以不作區肆而行買僕。張曰。非不能之。但赤平乏本耳。乃付之數百緡。默念彼當感我恩。從容曰。君知我心中有不平之事乎。曰。不知也。丁以乞嚴朱爲請。張勃然曰。說汝貸我錢。蓋欲陷我于爭鬪。奮衣而起。自後相遇。邈然如不相識。迨于交絕。衆哂曰。不知人而下交非類。丁亦銜之。未幾。張拉朱同渡江。買猪于漢

陽爭舟相毆擊，既歸，夜入朱室，殺朱與男女并三人，自縛告官，終不及丁一辭。時岳少保領大兵駐鄂，嘉其志義，移檄取隸軍中，不問其罪，後以功補官。

宰夫佩 明

嘉靖時，倭寇蘇松，副使任環屢破之。環有宰夫佩者，嘗從禦賊，賊窘環，佩輒衣環衣疑之。又嘗陷于淖，佩掖之登，賊以刃尾之。佩前以手搏賊，被創死。環得以間逸去，環以母喪不得歸，毀痛死。

附妻

卷一 六 義 忠

七

藏板

關義卷之十七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楷蓮巷訂

義盜

街南氏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苟喻於利無

所不至矣其於義若水炭然盜賊之謂也距之言

曰分均仁也出後義也謂盜而義何以異於是曾

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宋張齊賢遇盜山中盜

曰君異日加民上其念我輩非得已也然則盜豈

關義

卷十七 義盜

藏板

生而不肖哉其乘暴往往有以自竊非分均出

後之仍爲盜濟而自美其名比也集義盜

梁刺客

漢

漢梁王怨袁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稱之皆不容口

廷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

刺者十餘曹備之盎心不樂之梧生所問占還梁刺

客後曹果遮殺盎

姜肱所遇盜

漢

姜肱兄弟友愛天至嘗與季弟江謂郡夜子道遇盜

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盜兩釋之但掠去衣囊既至

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之托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

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

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遺之

楊賢

漢

杜林拘于隗囂而不屈節成物故囂聽林持喪歸

旣還而悔追令刺客楊賢于犍坻遮殺之賢見林身

推鹿車載弟喪乃嘆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

去

關義

卷十七 義盜

藏板

趙咨所遇盜

漢

趙咨爲敦煌太守以病還率子弟耕農爲盜盜夜往

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

十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果妻子物餘一

無所欲盜皆慙嘆媿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

畢奔出咨追與之物不及

梁冀客

漢

崔琦以激刺梁冀冀怒遣琦歸令刺客陰求殺之客

見琦耕于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

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不忍可與自逃吾亦于此亡矣琦得脫去

琅邪寇 漢

琅邪魏諱爲飢寇所獲等輩數十皆束縛以大就烹賊見諱以謹厚獨令主爨暮仍縛之賊有夷長公者特哀念諱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諱曰我爲諸君憂恒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菜不如食我長公義之乃俱得免死

牛盜 漢

綱義

卷十七 義盜

三

慕園藏板

王烈里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曰邂逅逮及此將改之幸相教毋使王烈知也人以語烈道之布或問其故烈曰是知耻惡者善心將生故勸之踰年有老父荷重行路間一人代之數十里而去問姓字不以告已老父復行失劍有遇者欲置而去恐後人得之乃守之至暮老父還識之則前代負人也老父執其袂謂曰有是哉子之仁耶請告吾名乃語之老父以告烈烈使人跡之乃昔之盜牛人也烈嘆曰韶樂九成虞廷以和人能有感乃至于是斯遂令國人表其閭

楊球客 漢

蔡邕以中常侍程璜怨得罪徙朔方程瑛女夫楊球使客迫路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

劉平客 三

先主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耻爲之下使客刺之先主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不忍刺語之而去

陶升 漢

袁紹破公孫瓚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攻鄴城賊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開府門具車重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捍衛送到丘丘紹還因屯丘丘以升爲建義中郎

綱義

卷十七 義盜

四

慕園藏板

呂玄伯 南宋

魏安南將軍王慧龍幼時其家爲劉裕所誅慧龍顧僧彬以免後爲魏所任屢侵南宋擅道濟到彥之時避其鋒宋文帝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千匹玄伯爲反間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釋之及慧龍卒人土于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而讚之玄伯

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

沐謙南宋

後魏司馬楚之方劉裕誅夷司馬楚之逃匿得免，及

宋受禪，楚之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

人宋武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

謙夜詐病，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知謙病，果自

齋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于席下，以狀告。遂

留事之。其推誠待物，得士心，皆此類也。按先主司馬

楚之皆以待人不疑，消釋不肖之心，因自免于倉卒。

關義卷十七 美查

故史稱先主得人心，楚之得士心，以予觀之，乃不盡

然。蓋漢四百年，晉百年有天下，而賊臣者二日，篡之

非天下心先主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楚之晉

宣帝弟大常趙之後，方將以一田一旅有祀祖配天

之志，天下人心之所俟也。名義所在，其服人固已遠

矣。豈特一朝一夕之故耶？然二客亦可謂義俠矣。

皖口盜唐

唐李涉過皖口之西，遇大艦，過其前，數十人持兵仗

問來者何人，從者曰：李涉博士也。其豪首曰：若李涉

聞詩名已久，但希一篇金帛，非所願也。李乃贈一絕。

云：暮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衆客盡知聞。相逢不用相

迴避，世上而今半是君。一日辭宦而豪，喜釋之去。

張師政唐

唐太子承乾以于志寧強諫大怒，遣張師政刺之。見

志寧惘然在苦塊中，不忍殺，乃去。

張穎刺客宋

淮南楊涯爲張穎等所殺，幕僚殷可求陰附徐溫，穎

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

關義卷十七 美查

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益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

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穎怒曰：

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爲？溫遂與可求謀誅穎。

刺韓魏公盜宋

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宜尼宿于齋館，夜有偷

兒入其室，褰帷挺刃，顧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濟。

于公公曰：凡八上器具，可值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

非謂此也。願得公首以獻兩人。公卽引頸，偷兒投刃。

猶願曰：以公德重過人，故來試公。然凡上之物已荷

公賜顧毋泄也。公曰：諾。明日于宅庫如其數取償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盜以他事坐罪當死，乃于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于世也。」

苗劉刺客

宋

宋張浚之討苗劉也，師次于秀州，晝夜坐，警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因如何，客曰：『僕粗讀書，知順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

關義

卷十七 義盜

藏板

葛從簡卒

宋

葛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取之，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主欲飲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告之，使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出。金壘子曰：「鉅鹿之不賊趙宣子，感于君臣者也；楊賢之不殺杜林，感于兄弟者也；張師政之不忍殺于志寧，感于父子者也；隱垣之卒以情告富人，感于夫婦者也。梁王之客不殺袁盎，乘冀之客不殺崔琦，

程楊之客不殺蔡邕，苗劉之客不殺張浚，感于忠邪，順逆者也。盜亦有道，不信然哉？」

發塚盜

宋

光啟天順之間，褒中有盜發塚墓者，搜之不獲。長史督之急，一日獲一人，實所司淹延經歲，不得其情，拷掠楚毒，無所不至。獄既具，連及數人，皆以爲不謬，及臨刑，忽一人攘袂大呼曰：「王法豈容枉殺人者乎？發塚者我也。我日在欄人之中，不爲獲而斯人何罪欲殺之？速請釋之，旋出丘中所獲之畧，無差異具獄者。」亦出前人賊驗之無差。藩帥怪而躬自誘問之，對曰：「雖自知非罪而受捶楚，不禁遂令骨肉僞造此賊，希得一死爲幸。藩帥大駭，且以聞于朝廷，生其獄吏，枉陷者獲免，自言者補衛職而賞之。」玉堂閒話

南山盜

元

蔡五九之亂也，汀州寧化民賴祿孫負其母挈妻逐衆入南山避之。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勿傷我母。」時母痛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嚙之，盜相顧駭嘆，不忍害，反取

永與之有掠其妻去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

湖廣江沔 明

金日岐嘗渡江同舟一人無渡錢而有飢色金憐而代給之且與之食後數年往真州過驛門一人呼金至則前同舟者也銀鑰繫驛中金問之曰得十二銖卽脫械金如數與之後二年金于湖廣江中過盜登舟已眩暈矣俄而一人遽呼曰此非金先生耶金應曰然其人急躍而前執金手而泣語前事告其徒曰聞義

卷十七 義盜

九

義盜

此于我有大恩何以初之亟哀已囊得銀十數兩腊肉數十斤贈之金臨別謂之曰汝亦良民子卽貧甚不宜久爲綠林玷曷且休矣其人復垂泣悲咽而去

湯若士遇盜 明

湯若士應公車北上有揖而俾者遇諸塗行止必偕已相語稍狎謂湯曰囊金幾何湯告以實又曰吾令人負以休從者可乎湯曰可弗疑其爲盜也每憇其人輒先驅爲具食以待湯凡數日乃視湯而笑曰長者哉若人予固綠林豪也利子之囊將不利于子不

謂子推心置人腹中不予疑也竊已驗囊中果如君言子雖盜然何忍以金故賊長者前途多吾屬且送子于是送之度且抵燕境曰往矣可從此別遂去湯至京久之有遷者恰盜赴市湯適過而見之則前所遇也湯愕然意欲前致問遽目傷令勿語蓋恐相累也子法盜而騎鎗者無所事勒獲則斬之湯無如何愴然而已

孝賊

賊不詳其姓名相傳爲如皋人貧不能養母遂作賊久之爲捕者所獲數受笞有司賊號曰小人有母無食以至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日廉知鄰寺一棺寄廡下是日召黨共酒食邀寺中老鬻黎

卷一七 義盜

義盜

痛飲伺其醉昇棺中野負母尸墓焉比反鬻黎尚酣卧也賊大叫叩頭乞免鬻黎驚不知所謂起視廡下物亡矣後不復作賊街南曰子讀王子于一畫而有感于孝賊云貧莫養也而賊物以食之死莫歛也而賊棺以殯之王子謂其可風也雖然孝可風也賊以爲孝不體虧親辱哉抑非也夫彼知有親耳固知體

入安知辱夫使其知有體又知其不可辱不亦士行
子之孝歟夫巾幘冠纓以冒之襦敝草帶以被之詩
書滑其口而文詞以稅其手而曰非士君子焉莫或
聽之矣乃武斷于鄉鄰整鑒于朝市在族賊族在官
賊官而承之親者性體養也瑯琊榮也統續歛而狸
首穿絮棺也亦孰非由賊焉以得之然莫名之曰此
賊也而其父母里鄰方嘖嘖以艷之欣欣以享之而
不知其虧且辱也已甚矣嗚呼彼特倖無出而聲之
若老閭黎者之爲而其爲賊也遂居然莫之省愛一
聞義
且身名俱敗而刑戮斥抑隨之卽父母其庸免乎且
夫斯人也得一廬下物墜其親遂終不復賊而今之
賊于野賊于朝百千廬下不音也而果其爲親計也
哉親死而莫懷及生而無父母焉者亦何說歟嗟夫
賊以爲親者不得爲孝子而爲其妻子計者且得爲
良夫爲慈父子哉

關義卷之十八

宣城吳肅公街南軒

南陵劉楷建巷訂

義優

街南氏曰予幼觀劇矣爲忠孝爲節義也者靡

不感以歎爲奸邪爲橫逆也者靡不耻以怒夫

彼其善惡所爲優孟衣冠贗焉耳然其感人吾

不知其何也又况其真焉者乎夫人亦何弗爲

其真者吾因是求義之優或以諷諍回君

問義

卷一八義優

關

之古大臣之格非也或以軀命圖報効有之古

忠臣之遂志也噫彼何人斯賡衣冠而真行義

其不動人歎歎觀感者吾不信也集義傳

優孟

列傳

優孟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莊

王時有所愛馬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

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敢以馬諫者死優

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問其故優孟曰馬者

王之所愛也以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

之禮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

爲棺文梓爲槨椁槨豫章爲題奏發甲卒爲穿墳老

弱負土齊趙陪位于前韓魏望衛其後廟食太牢奉

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貴馬而賤人也王

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

六畜鑿之以龍龜爲槨銅歷爲棺齋以蠶麥薦以木

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鑿之于腹腸于是王乃使

群臣以馬屬太官無今天

高漸離列傳

問義

卷一八義

關

高漸離燕之善擊筑人也初荆軻游于燕與高漸離

相善也相與飲燕市酒酣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于

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久之荆軻受太子

丹命往刺秦王既祖道至易水之上漸離擊筑荆軻

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泣及軻擊秦王不中秦心

滅燕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

聞其家堂上客擊筑每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

告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約

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

客皆驚于是宋子爭客之已聞于始皇始皇召見人或識之秦皇惜其善筑也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學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迎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遂見殺

優旃

列國

優旃秦倡俳儒也善爲笑言然台于大道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于其中冠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止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諫之漆城雖千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湯湯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漆室于是二世笑遂止

雷海清

唐

海清玄宗時樂工也安祿山既叛克長安命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馬犀象皆詣洛陽祿山宴其群臣于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于地西向慟哭賊怒縛于試馬殿前支解之

鄧慢兒

唐

黃巢陷長安樂工鄧慢兒善琵琶巢頗愛之慢兒因炙其右手託以風發終不爲彈一日謂其友曰吾聞忠節之士有死而已吾類爲大寇所逼終不能爲之屈節今日見召吾當以死拒遂與妻兒訣入見巢巢促令一彈琵琶曰某出身名役宋紫之服皆唐天子所賜予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樂樂他人也巢大怒斬之屠其家

摘星胡來生

唐

摘星胡地來生角抵者也尤善射發無不中渭橋爲官軍所奪巢親領兵禦之既至橋命來生引射凡十數發而不中巢詰之對曰聖唐兵士非親卽故故不欲中爾巢怒亦殺之初巢入長安慢兒來生與工人劉萬餘者義不爲賊用竊相與謀有以困之事見義

鏡新磨

後唐

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鏡新磨知其不

可及率諸伶走追令至馬前責之曰汝爲令獨不知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獨不能空此地以備吾天子馳驅汝罪當死因前請亟刑之諸伶共唱和莊宗大笑令乃得免五代史

申漸高 南唐

烈祖時關征苛急屬畿內旱一日宴北園烈祖顧侍臣曰近郊頗沾足獨都城未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冤抑乎優人申漸高進曰大家何怪此雨畏抽稅故不敢入京爾烈祖領之明日下詔弛稅信宿大雨南唐

閩美 宋一八義優 三

楊花飛 南唐

楊花飛南唐樂工也元宗嗣位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無虛日樂醉命奏水調詞花飛唯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老數四元宗悟覆盃大僇厚賜金帛以旌其諫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壁之辱也翌日罷諸歡燕爾心庶事幾致治平南唐近

蔡卞時優人 宋

蔡京弟卞爲元樞尊崇無比其婦翁王安石封舒王

孔廟釋奠以安石配優人乃設孔子坐安石侍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孟子曰達尊有三爵居其一何僅忝公爵君貴爲王何讓焉遂揖顏子顏子曰陋巷匹夫平生無尺寸功敢先公邪請辭安石遂上坐孔子不能安亦避于路外入憤然作色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獨不能爲婦翁地耶試看他人作賓何如者意以議卞也時方欲躋安石于孟子遂止夷堅志

一紹興優人 宋

閩美 宋一八義優 二

紹興十五年賜秦檜第望仙橋又賜銀綺等以萬數詔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詎語雜至主賓歡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椅忽墜其髻頭乃總髮爲髻如行在之巾後有大巾銀爲雙螭伶指而問曰此何銀曰二勝銀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椅取銀絹等物二勝銀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下伶于獄有死者二勝銀謂二聖還也

阿丑 明

汪直之任于憲宗也諸不合于已者輒陷之中外莫敢言而陳鉞王越尤傾附之遷鉞兵部尚書越封威寧伯直出監軍塞上內伶有阿丑者善詬訕會莫丑戲爲醉者執手呼于道或言貴官至令辟不顧又有衛士行蹕者曰駕至復不聽已乃曰西廠汪公至矣醉者輒驚而走或問故曰予知有汪公不知有天子也帝遂疎直尋納御史言罷西廠已丑又爲貴人裝自稱汪直左右皆仗鉞恣睢而前或問故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或問之曰王越陳鉞也帝微哂焉後因

蘭葉

卷一 人義

蘇

馬儀之勅免陳鉞用萬安之謀移王越千延綏時休國公朱永掌十二團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曰六千兵散楚詩聲或曰誤矣乃八千也丑徐曰汝未知耶其二千爲保國治屋矣上遣使察之保國卽罷工役成化末刑政多頗倖進者衆丑于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擇之得一人曰姓公問其名曰道丑曰不可不可夫一人曰姓公名論復不可最後一人曰姓胡名塗乃肯曰于今之世惟胡塗乃可以免上哂之君子曰談言微中阿丑有焉是謂諷諫古者腹賦

蒙誦正執苑事以諫苟利于國孰謂諷諫不足爲美乎

成化侵人

明

成化時傳奉官至八百餘人多因太監梁芳以進會內寡優有爲老人部糧者責解戶米愚解戶曰非我之罪實船縫爲之老人曰蓋塞之對曰欲塞船縫無糧方可耳嗣群臣有言傳奉之非上遂罷傳奉

孔四郎

勳衛嘗守經鳳陽人有侵人孔四郎者嘗受之四郎

國章

卷一 人義

蘇

紹興人通文尚誼感其德遂托身事之嘗每出入紹紳家必與俱嘗雖武職而家累萬計至因與四郎謀盜金他所賊將官撫民知之繫解至榜掠又執四郎四郎無已遂示之瘞而嘗卒解闕所同諸勳戚被害焉撫民以四郎後好而慧遂愛之置麾下四郎意快快不樂明日撫民醉呼斂命四郎輒以侑四郎益憤俟夜分撫民睡潛起拔刀刺之中其股喊四郎知不免乃提刀罵曰我與嘗守經不啻骨肉誓同生死奴取其財復隕其命我今爲守經報仇願事不成死必

爲厲且將扼爾喉食爾心矣遂自刎頭已墮尸猶僵立不仆賊大懼衆推之始倒

汪張飛

汪某者宣城優人也嘗給事華陽諸民家以事繫獄中富民施氏爲憐而出之遂深感焉已而盜掠施氏汪某請少年執兵而禦之盜爲之却乙酉宣城義兵起所在以千數而汪亦以勇聚徒數百人健鬪敢死號張飛云被執不屈大罵而死

同義

卷一 人 義 優

九

墓 墓

關義卷之十九

宣城吳肅公街

南陵劉楷選

義娼

街南氏曰子鄉梅禹金先生輯青泥蓮花記廣
伎蹟例凡十卷凡六其間紀貞紀從有可取
者或曰凡傳諸娼者皆艷史溢情舉不足信于
節錄之而間補其逸凡數十人毛惜惜無論已
惜惜而外從一勿貳至不有其生者咸足述也

關義

卷之十九 義娼

墓園

雖情鍾乎猶是膏澤市門而卒如此哉如此哉

故不繫義婦繫義娼

李娃

唐

李娃者長安娼也天寶中有士人試長安與娃游歲
餘而資盡燒意怠以計賺生徙他處生遭瘴疾邸主
徒之凶肆乃執總惟學爲哀歌以自給適生父入京
師遇而怒鞭之而幾同黨哀而飼之遂乞食于道時
雪甚戶多不發一門獨啓娃第也生不知疾呼娃自
閤中聞而識之出則見生枯瘠疥癩殆非人狀問曰

豈非某那生憤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以繡襦擁而

歸失聲長慟曰今子及此我之罪也娃聞大駭欲逐

之娃歛容涕下曰生故多金以我故蕩盡設詭計而

之殆非人行父子天性也今其情絕殺而棄之又

困贖若此伊誰之咎子爲娃子二十歲計賞不啻于

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廿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

此子別卜所謂姥度其志不可奪也因許之乃置生

別院衣食之卒歲而愈娃命市書肆中俾夜作書

矻三年而業大就遂登科復以應詔直言策名第一

授成都府參軍娃請去生泣而不可遂生江上遇

生父于途父大驚乃畱娃別館命媒氏備六禮迎之

後生累遷官娃封沂國夫人四子並顯初生讀書院

中倦則莊勗之諭以綴詩賦及游長安登甲科矣識

者爭慕其文娃曰今秀才得一科則自謂可取朝職

擅天下美名子行穢迹鄙不侔子他士當礪淬利器

以求高等凡生之得成其名皆娃力云

典聞集

張紅紅

唐

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與父歌于衢路乞食過將

軍革青所青納爲姬有樂工製新聲卽從屏風後記其拍等入宜春院爲才人六月內史奏革青卒上告紅紅乃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革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之卽贈昭義樂府雜案

楊娼

唐

楊娼者長安殊色也名冠諸籍中有嶺南帥用貴游子也初貴喜淫內苦其妻乃陰出重賂削去倡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往來其間倡事帥尤謹會間歲

三

卷一

藏板

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倡而憚其妻有監軍給其妻曰將軍病思得善捧持煎調者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以安將軍四體如何妻許之未幾而事洩妻擁健婢數十列白挺鐵骨鑊于庭而伺之須其至投之沸湯帥聞大恐促命止之大遺其奇寶命家僮榜輕輿衛倡北歸自是帥益憤踰命而死而倡之行適及洪穴間至倡乃盡返其所遺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卒妾安用生爲妾豈孤將軍者耶卽撒奠而死之

唐初志

聆聆

唐

聆聆關氏張建封歌妓也知書有殊色建封鎮徐州初納之燕子樓後別構新樓貯寵之公薨聆聆感恩誓不他適有燕子樓集三百首白樂天爲和其詩而序之并贈絕句云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聆聆聞之泣曰自公薨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爾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樓歛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聆聆得詩後旬日不食而死

張淩集

段東美

唐

薛宜僚會昌中充新羅冊贈使由青州泛海舟泊青州郵傳有籍中妓段東美者薛頗屬情置千驛中薛發日祖筵與東美流涕而別薛到新羅以病卒機廻及青州東美乃請告至驛素服執奠哀號撫柩一慟而卒

唐賢評林

韓苦

宋

韓香南徐娼也色藝冠一時與木將葉氏子交閉謝客將終身焉葉父患投牒有司集鰥軍于射圃中者妻之一老卒中番斯然同歸謂曰夫婦有禮爾買羊沽酒召吾親故以成禮方就婚耳實至酒行香出所資金帛高下獻之入更衣久不出已自刎矣

郝節娥

宋

郝節娥嘉州娼女生五歲母娼告貧賣與洪雅良家為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娼娥不樂婚日逼之娥曰少有良家習織作組紉之事又輒精巧粗可

以一簾

織

以給母朝夕欲求此身使終為民可乎母益怒且笮且罵洪雅春時為蠶叢祠娼與邑少年期因蠶叢具酒邀娼娼與娥徐往娥見少年名皇驚走母挽掙不使去不得已坐坐中時時顧酒食輒垂首強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不得侵凌暮歸過雞鳴渡娥度他日必不可脫伴渴求飲自投于江而死鄉人謂之節娥云

宋史

樂善錄良家作趙氏

毛惜惜

宋

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端平一年別將榮全率眾據

城以畔制置使遣人招之全偕降欲殺使者方與同

黨王安等宴飲惜惜耻于供給且責之曰初謂太尉

降為太尉更生賀今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

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

宋史

錄高沙榮全據城畔召官妓毛惜惜佐酒罵曰汝本

健兒官家何負于汝而反吾有死耳不能為反賊行

酒全以刀裂口立命腐之罵至死不絕事聞封英烈

夫人賜廟祭潘榮巖有詩云淮海艷姬毛惜惜青娥

有此萬人英恨無七首學秦女向使裴頭與果卿王

骨花顏城下土水魂雪魄史開名古今無限腰金者

歌舞筵中過一生鄭所南詩云誰謂伊人賤猶懷事

賊羞挺身持大義正語叱狂酋名在春遊艷骨香花

不愁有靈知國事地下笑公侯

薛希濟

宋

祖無擇熙寧中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濟通為王安

石所執希濟榜笞至死不肯承伏

武林志

長沙義娼

宋

長沙義娼者不知其姓氏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

得一篇輒手筆口詠不置久之少游坐釣黨雨遷道
長談訪妓籍可與言者乃往娼居初甚易之及見其
姿美而所居殊可人意坐語間顧見八上文一編就
視其目曰秦學士詞因取閱皆已平日所作竊怪之
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得其詞之多娼不知其少
游也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愈
益怪曰樂府名家無慮數百若何獨愛此不惟愛之
而又習之詞之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妾處僻陋
秦學士京師貴人焉得至此即至此豈顧妾哉少游
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其詞耳若使親見其容貌未
必然也娼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爲之妾御死復
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我卽是
也以朝命貶出因道來此爾娼大驚色若不懌者稍
稍引退入謂母娼乃設位坐少游于堂立階下北而
拜已且張筵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侍觴酒一行
率歌少游一闕以侑之比夜乃罷少游感其意西數
日愈加禮敬將別囑少游曰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
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欲從恐重以爲累唯誓漿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雜類

李妹 宋

身以報他日歸幸一過妾妾願畢矣少游許之別數
年少游卒于藤娼既與少游約因謝客誓不以此身
負少游一日晝寢寢驚泣曰吾自秦學士別未嘗見
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急遣僕覘之數日
果得凶報乃謂娼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
以死故言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于旅館拊棺
絕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左右驚救已死矣

良堅志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雜類

李妹者長安女娼也家貧年未笄母以售于宗室四
王宮爲同州節度之妾能教事主意一日忤旨命草
紙之刺史張侯別第先是張于宴席見之心動不能
忍私願得之雖竭死無懼既而獲焉喜不自勝誓所
蓄妓樂張筵五六日不息妹事之亦曲有禮節大率
如在王宮時然每至調謔誘狎氣莊色飲袒解以奇
玩珍異却而勿顧張必欲力制之聞乘其理髮直前
擁之妹大呼啜泣走取其佩刀將自剄婢膝救止之
由是浸不合張意張耻且怒被酒挺刃突入室逼之
妹自若謂之曰婦人以容德事人藏主中饋妹不幸

幼出賤流寓身宮邸不獲託久要于良家幸同州憐
愛許侍巾履偶因微譴寔寓於君蓋以君爲可託也
不圖君侯乃至此誠烈誼丈夫所不忍聞妹事以頭
血汗君侯乃顧連斬妹頭送同州死不恨遂縣行而
前拱手就刃張蓋媿流汗掖之使起曰我安敢如是
而今而後何面目復見同州哉妹竟縊死他日張畫
寢見妹披髮而立曰爲妹報同州已辦于地下矣張
大懼悒悶數日不食而死筆齋錄

張鳳奴

金

閩文

卷一 義舉

一

蘇州

元興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際忽見一女子呼于城
下曰我婦女張鳳奴也許州被破倖至此彼軍不日
去矣請君努力爲國堅守無爲所欺也言竟投濠而
死金主遣人馳祭于西門金史

徐媚

元

至正間邊寇陷常州守吏望風奔潰徐媚媚者冠命
以佐飲徐憤罵勿從竟刺死之嘉興張翔南翼作忠
徐媚詩

李哥

元

詩

霸州娼女李哥年十二三時母教之歌舞泣曰女幸
有工緊我獨爲此乎母告以業不可廢哥曰若此聽
母母亦當從我好否則有死而已母陽許之因是不
粉澤不茹葷有召者必先詢主客姓名然後往人亦
預相戒母戲狎哥彙立筵前酒行歌闌目不流盼與
之酒勿飲州判官嘗伴哥徑還誓不與見孟津縣達
魯花赤厚賂哥母夜抵舍哥懷利刃聞內罵之曰
汝職在牧民而向蕘之不若可急去不且血汚吾刃
矣慚怒以回明日知州聞之嘆曰州有貞女而牧不
聞矣

閩文

卷一 義舉

一

蘇州

愛卿

元

羅愛卿嘉興名娼也工詩詞人敬慕之稱爲愛卿嘗
避暑元月各賦詩愛卿輒先成坐皆閨筆同郡有趙
氏子家巨萬以禮聘焉愛卿修婦道釋言而發非禮
不行聘二年而趙父尚書公以書召之趙子欲往恐
貽母妻愛不往又失功名會躊躇未決愛卿謂之曰

妾聞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志四方丈夫壯而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豈可以恩情之篤而悞功名之期邪君母在堂溫清之奉甘旨之供委任其責有餘矣但年高多病而君有萬里之行李令伯所謂事陛下之日多報劉之日少君宜常以此爲念不可不早爲歸計耳趙子遂行置酒爲別愛卿自製齊天樂一闕以侑之趙子至都而尚書以疾廢遷延久不能歸而太夫人亦以憶子之故遂得疾愛卿事之甚謹湯藥必費餽粥必親曲說以寬其意卒不起愛卿如禮具棺

卷一 義明

二

義明

御墓之白苧林既葬旦夕哭靈几前悲傷過度爲之瘦瘠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十七年苗師楊完拒之不敵軍士大掠居民趙之家爲劉萬戶者所據見愛卿欲逼納之愛卿給以甘言接以好客沐浴入閨以羅巾白縵而死萬戶趣救之不及卽以縗褻裹尸墓後岡杏樹下未幾趙子聞關海道至家則已蕩然尋其母妻不可得退蒼頭於路而問其故遂與俱至白苧林悉道其事以指其墳壠松栢而告之曰皆娘子之所植也趙子大傷卽至銀杏樹下發妻尸顏

貌如生軀膚不改趙子拊屍大慟乃易以華服買棺附葬于母墳之側焉剪燈新話

劉盼春

明

劉盼春者汴梁樂工劉鳴高女年十八初定情于汴人周恭恭父嚴禁之絕不通者見半載盼春杜門以待有雲間富商資金帛往母必欲奪其志固不應加之筆楚恭聞之致書使止從母命盼春笑曰妾豈常人比哉既委身于子可他適耶居數月復逼之投繯而死及火其尸餘燼悉焚之而所佩香囊獨鮮好取而發之中藏周恭詞簡一紙宛然衆皆驚異事在宣德七年

邵金寶

明

邵金寶故娼也口西俠戴綸與之游綸爲京營參將以善威寧候下獄將坐重辟念事非朝夕可免去家數千里無可庇朝夕罄囊金三千餘屬邵曰余生不可知若其念我乎持此贖余以待命邵含泣收之爲畫策日費以給權貴公子雖而買少妓博市井富兒金展轉周旋十餘年所如一日而需綸用不缺綸

卒藉其力以出尋補建昌縣金尚四千有奇悉付綸而從之任綸妻自其家來省請御升高座命侍女強持之委身下拜令勿答報其教未忍也居刻而返將行諸綸曰夫難妾以疾不能爲力而郡能代之妻當愧死矣無以謝郡氏惟君念之垂涕泣而去噫金寶出于媼而能委身以全大義難矣其妻以不能救夫之難而能念爲救者且以結髮嬪拜下風而避去不亦晉趙氏夫人之遺風哉

高三

三

卷一 二 教媼

三

墓園

京師媼女高三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者數載媼閉門謝客天順中昌平與范都督廣爲石亭所誦以土木之變昌平坐視不救爲不忠二人赴市親戚故吏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縞而來乃媼也楊顧謂曰若來何爲媼曰來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于我更若累耳媼曰我已辦矣公先往妾隨至楊既喪元媼慟哭吮其頸血以鍼線縫接著于頸顧楊氏家人曰去墓之即自取線經于旁

墓園雜記

王翹兒

王翹兒故臨淄民家女也鬻于媼雅不喜媚客假母數笞苦之後與少年計脫徙海上與文儒貴客游得纏頭無算然更以施諸所苦貧者久之倭寇入竄桐鄉倭復陷桐鄉被執于寨主徐海海故越人明山和尚也知爲翹兒絕愛幸之尊爲夫人凡海一切計畫惟夫人指使乃翹兒亦陽順之陰實宰其改糞歸國以老也會督府胡公宗憲遣華老人諭海降海怒縛華老人將斬之翹兒諫曰今日之勢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乃親解其縛并與金勞苦之華老人海上人也翹兒故識之而華老人亦私曉所謂王夫人者心知爲翹兒不泄也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也第所謂王夫人臣視之有外心當藉以殲賊耳督府善之乃更遣人詣海說降而益市金珠以陰賄翹兒翹兒日夜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降且得官終身富共富貴海許之約降于督府督府選日整兵御逆降海從翹兒言不爲備督府遽麾兵進斬海首

并諸倭人嚴焉凡皆翹兒方也督府獲翹兒以賜承順酋長翹兒惓惓不自得嘆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故誘之殺二酋更屬一酋何面目生乎去之錢塘夜半投江死噫誘海以報國義誠偉矣而卒死以殉海其亦何負于海耶海國志

張小三

明

張小三者南京女妓也雅齒雅容頗不欲就門戶曰能妻我者即與偕有松江商人楊玉山者以金求之殊慙乃允焉月楊辭去小三曰奴固已誓之矣不

歸君復何歸乎楊心欲之而念其妻妬不敢許以半載爲期而去妓遂守志不渝父母欲奪之不可得數寄聲楊所楊感其誠歲四五至至必留旬月所贈遺以萬計久之貨日削已而田產悉空男女未婚養殮不給妻孥交謫悵悵失明妓怪其久不來使使諭之知其旨乃扁舟下江直造楊氏登堂拜主母奉楊首大慟曰主君貧困職我之由奴當爲君婚嫁君幸無苦悉出前所贈珠璣器具以爲資粧嫁其二女又出儀物筵設之費爲二子納室爵侍湯藥者一年楊鬱

鬱心志以死妓又脫簪珥積之守其柩不去妻亦哀憫其志語之曰婦院中衣食自豐何爲困此與我同辛苦妓謝曰奴非碌碌市門女也少有不污之譽與主君交往廿載名雖在風塵身固楊氏祇室也且主君爲我而死何忍背之願從主母執庖滷之勞歿且不悔聞者莫不嘆異之既免喪其父母強之不歸訟諸禮曹移牒逮之甚急妓不得已乃泣別其靈而去後卒不面一男子考終于舊院云續盤異編

王烈女

明

王氏者山東人家貧八歲貨與淮安娼家及長知處身失所欲脫去不得娼婦百誘之執意不爲動一日強使與上客合卷因涕泣謂客曰妾本良人女因家貧故至此妾久忍死者未及見父母一訣耳今忍遂汗吾身耶引刃自刎客大驚抱救不及事聞于官令厚葬之後有吳主事在淮一日夢女號泣拜堂下驚問之對曰妾烈女王氏也具陳其故且言家居五壩上願君白之黎明吳君訪得其墓遂令修葺之復會張御史疏聞建祠祀之嘉靖年間事舊唐書

白女 明

白女者娼也與吳興人袁節游誓不以身他近其姥阻截百端而白志益堅有富商求偶于白不從母箠之成疾以書招節一見節憚母不敢往白憂念且死囑其母曰墓吾須吾袁郎來言終而絕及舉塋板堅重十餘人不能勝母曰噫其是袁郎未至也即促節至撫棺曰郎至矣應聲而起人以爲異

薛鐵兒 明

薛鐵兒家世淮陰從母僑藉廣陵母娼也鐵順然玉立聲名噪甚有豪者奪而主之然鐵性恬寂憚于豪舉者至輒跳身匿而稍稍親文士得郝生生有內子賢遂以爲副鐵入室獨勤操作執婢子事不敢當父生善病時躬侍湯藥然必從內子以莊見及生病革意拂拂不能無吝鐵寧保無他鐵固默領之遂內決笑以殉私浴躬身自闔死蓋先郝生飾巾三日也氏青泥蓮花記

劉引靜 明

劉引靜南京妓也少爲一商所奪後商死引靜爲持

服歲時修齋設祭哭泣甚哀日以女紅自養拒答不納家人不能奪也商家零落推所有以周之有富翁聞其賢欲娶之卒不從而止

京師妓 明

郭七公子者定襄伯登之從子也常昵一妓而公子死妓方少年剪髮爲尼

屠寶石京師大賈也以罪謫遼東軍家破無可托以白金萬兩寄所昵妓後數年赦回妓以金還之封識如故右二妓載菽園雜記

李姬 明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姬爲其眷女亦俠而慧畧能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已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

生游姬曰王將軍貪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誠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于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卧王將軍者殊快快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書罷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錢邀姬一見姬固却之開府慙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嘆曰田公寧異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贊于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侯生名方域字朝宗

黎應祥

應祥緬中女伎廣東人也永曆敗亡奔緬國緬以茅舍居之諸從官無復憂危意值中秋夜馬吉翔李

國泰等酣飲爲樂命應祥歌舞奏劇應祥泣曰此去行宮不遠且上體不私且夕呻吟此何時而猶忍爲歌舞歡耶雖死不敢承命翔泰怒笞之鄭凱也是錄初仄錄作惟雅

關義卷之一十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楷蓮巷訂

義獸

街南氏曰無父無君孟子擬之以禽獸嗟一人所受全于天以自別于禽獸者顧不重歟彼舍牙帶角者安得而有之先儒謂人得其秀而最靈故能具四德發四端物則偏而塞矣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亦間有僅存而不昧者余

卷之一十

義獸

集義物先之以獸解之觸麟之教然之相恤其性耶其得理于氣中者耶往予龍溪莊有牝犬衆羹而食之犬子瘞母憾庭柱下守之悲以噪者三日夕子未嘗不獻太息焉釋史所紀載豈或誣歟若乃明皇之舞象昭宗之供養抑又奇矣夫鷹犬象猴之屬而義若此謂之獸可也雖不謂之獸亦可也

象

唐明皇嘗教舞象祿山之叛至東都大設聲樂祿山

揣幽燕土蕃酋長多未之見給之曰我嘗有天命此自南海奔至頃見我必拜舞鳥獸知天命有歸況人乎左右引象至則瞪目憤怒累不爲動祿山乃大恚怒命置檻穿中烈火熬之俾壯士投以刀槊洞臆流血而死伶人無不掩泪吳長卿曰此玄宗舞象也玄宗嘗教舞馬四百蹄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其曲謂之傾盤樂後祿山以數匹賣范陽爲田承嗣所得礮戰馬中一日軍中樂作馬舞不已廝養以爲妖擁簪擊之馬抑揚頓挫更爲作態廐吏以馬怪白承嗣鞭笞之至斃極下時人或知之而不敢言嗟大舞象以不舞死馬以舞死枉自獻伎婦人而不免母辜爲象乎謂鳥聯水筒大舉冠演然銳不可常有陸帥者勇而善戰士卒皆恒怯時陶家軍有一象伏小壘鼻飲水泥數斛伺賊至突出咆哮躍丈餘衆皆辟易噴所吸水泥若雨霧然直搏賊所蹂躪人馬如糜復鼻捲一賊擲之空中墮地而死陶帥遂乘勝擊賊大敗之賊罷象猶勃勃且賈餘勇焉龍城中百姓爭芻食之象稽首而謝之次日創病出矢鏃三升餘鼻中毒矢卒

瘁極而死。街南子曰：嗟乎！賊之來勢不可當，使象知有眾寡，有趨避，必懂懂于勇怯，即不然而匿伏不深，沉幾不預，敵必因變設奇，勝敗未可知也。象蓋無心合道，善藏爲勇者乎？見楊師孔觀象傳，師孔未詳何人，其自云守安，蓋知其事最真。又云：虞乙丑不知何朝所傳，陶兵或陶器，軍耶容攷。

始與郡陽山一人行田，忽一象以鼻卷入山中，見一病象，足有巨刺，其人爲山之病象起，卽截其人入一紆細地，掘長牙數條，送之還，示報恩狀。先是郡苗常爲象所苦，因語之戒勿犯象，作馴解，于是一家安業。田卒無患。湘中記。

閩州莫徭樵山中，一象負之入澤中，見老象喘息甚苦，舉足視之，有竹丁莫徭以繩繫出之，流血數升。小象復取艾，莫徭爲摘艾，募之少能行動，回顧小象，吻有絳須臾。小象取一牙至，老象大吼，意若嫌之，復易一大牙，并取山栗食之。乃送人及牙行五十里，忽却轉乃還，取其刀畢，送至原，所以頸抵地搖耳久之，乃去。莫徭以牙獻天后，中有二龍躍立，殺之爲簡，每年給其人五十千，以終其身。

崇禎甲申，逆閹昭京師，賊坐朝呼象守門如往事，有一象竟不肯往，悲哀不食而死。

馬

宋公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駿，嘗飲以酒，愛重之。及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宋仁宗御馬，名玉逍遙，行步有尺度，徐行中節，御者行速則以足欄之。一日，燕王偕行，長鳴不動，王怒還之，帝升還從，至陵悲鳴不食而死。師氏聞見錄。

吉水王維慎，通判夔州，與賊戰，維慎陷圍中，奮罵賊殺之，自死所至城三百餘里。公所乘馬歸，毛鬣盡赤。

衆始駭，已知公死。家人盡售行李，并售馬，與同知王某，王得馬不償值，夜半馬哀鳴，特異。王命以荳豆，猶不已。王自視之，馬驟前，嚙其項，王仆地，不省，異日，嘔血數升卒。宋史。

陳璋自朝歸，中路馬驟而墜，因怒，命弗與。芻秣困人竊飼之，馬達旦竟不食。累日，圉人以告，乃召之曰：爾知罪當赦爾，乃飲食如故。璋後鎮宣城，罷歸而卒，馬亦悲鳴死。蕭神錄。

偽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一馬甚愛之餵飼倍他馬一日乘馬出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遲舟迎行思中流風起船覆馬自奔入駭浪接其主蓋茫之間得免沉溺

畢再遇兖州將家也有戰馬號黑大蟲駿異常再遇死家人以鐵鉗繫之囿中適遇獄司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長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命健卒十餘人挽之因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暗啞長鳴數聲而斃

九江校王成者于淮上得病喻養之嘉定間成爲嗣

元李元龜所殺喻悲鳴尸側賊將異而取之爲元龜弟所得馳騁良恨其意後乘之犯永新柵我軍出迎喻識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擊以鐵槊勝爲盡傷喻不復顧冒陣以入遂執之以狗于軍軍士鼓噪爭奮遂敗之居二日喻歸病傷不食而死

孫堅討黃巾乘勝深入于西華失利被創墮馬卧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拾地呼鳴將士隨馬向草中乃得堅扶還營

古道行宿遷副總兵史忠肅公可法部將也賊袁時中寇江淮道行與戰雙溝力不敵慷慨赴陣死之其所乘馬負傷而逸自雙溝馳歸宿遷宿遷人見之曰

是古副總所常乘也馬歸人安在已而計至一城士民皆哭馬亦以傷重哀鳴不食而死乙酉四月楊州陷總戎劉肇基者從史公殉難其僕歸秦郵報其主母上母大哭忽持斧擊僕裂其腦曰主死封疆爾當從而背主逆歸耶君子曰世之擁旌仗節往往傲展其主甘自同于劉氏之僕而曾不及古公之馬可慨也夫

張公家玉嘗所乘戰黃馬神駿勇捷每臨陣風沙慘淡作勢悲鳴以鼓士氣及增城陷家玉殉節馬亦自蹕溪水之側以死君子曰國亡主死馬亦知痛憤云

猴

蜀鄧芝見猿抱子在樹射之中母子爲拔箭以木葉塞母創

唐昭宗時有猴號孫供奉衣以緋衣能隨班起居朱

溫墓位，猴奔走號嘯，徑趨溫所，奮擊溫，視其衣冠，溫怒，叱令左右殺之。唐之舊臣，目易之，無不變色。江都義讓

志

廣德中，橋鄉有作猴戲者，一日捧猴攜筇于山中，遇虎爲虎所食。猴匿林樹，以免久之，有客過焉，猴急躍而下，挽客，客驚隨猴所至，猴乃于莽中曳一物出示之，客也，啓筇得人，骨一肘，一猴躍而悲鳴，又探筇底，有錢二緡，列錢作棺狀，指地上掘土，示客，客悟曰：吾墓爾主矣。遂買棺，葬其遺骨。猴臨穴，傍徨悲不自

勝，客解其繩，麾之入山，猴不肯去，遂從客歸，依焉。蓋爲飼雞豚，省場圃，夜伺門，離惟謹云。友人沈赤城述

吳越間有髮髻丐子，編茅爲舍，居于南坡，蓄一猴，教以盤鈴，僂僂演于市，以濟朝夕。每得食，與猴共，雖嚴寒暑雨，相依不舍。如是者十餘年，丐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長跪道旁，乞食養之，久而不變。及丐子死，猴乃悲痛旋繞，如踴踊狀，哀畢復長跪道旁，懷聲頓首，引掌乞錢，不終日得錢數貫，悉以繩錢入市，中至棺肆，不去，匪果與棺仍不去，伺嚮者，輒率

其衣襦，擔者爲昇棺至南坡，殮丐于坦之，猴復于道旁乞食，以祭，祭畢遍拾野之枯薪，糜于墓側，取向時僂僂置其上，焚之，迺長啼數聲，自赴烈焰中，死行道之人莫不驚嘆，而感其義，爰作義猴塚。宋曹義讓傳

武平產猿毛，若金絲，閃閃可觀，性可馴，然不離母，母

生，酒乳于林，飲其子，酒畢氣絕，獵人取母皮，向于鞭之，卽悲鳴而下，歛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躑而死。劉元卿賢奕編

山西督學汪可受，令金華時，有丐者作猴戲，猴巧而錢常不乏，一丐者忌且羨之，因醉以酒誘至破舍內，推殺之，遂繩其猴，從已作戲乞市頭，一日適公至，猴聞警，道聲遂囑，繩斷脫走，公車前作泣訴狀，公令人隨猴所至，猴乃引人至舍內，得尸，遂捕得後丐者，鞠問伏罪，杖殺之，命焚前丐者尸，始始發而猴號嘶赴火，抱尸共爲煨燼。懷小記

牛

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遷爲南徐州，先于蜀中載一

青牛常有乘恒于前養視之翰搆疾多日牛亦不食

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喪未還都先遣小驅牛向宅

不肯行人知其異卽待喪喪既下船便隨去

黃定者於紹聖間有以牛寬事質司馬溫公公因作

牛寬問曰華州村往歲有畊田者日哺疲甚乃枕犁

而臥乳虎映林間欲啖而食之屢前牛輒以身立其

人之體上左右以角抵虎甚力虎不得食垂涎而去

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且漸離其體人

則覺而惡之意以爲妖牛不能言而奔輒自逐之蓋

怒而得愈見怪焉歸而殺之解其體食其肉而不悔

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于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

自知向使其人早覺而悟虎之害已則牛知免而獲

德矣惟牛出身捍虎于其人未覺之前此其所以功

立而身斃也觀此可見天下之大甚于捍虎忠臣之

功力于一牛嫌疑之情過于伏體不悟之心深于熟

寢固有忠臣獲罪亦猶此夫客有困寬牛之事親過

而弔焉余聞其語感而書之又自跋曰是牛也能捍

虎于其人未悟之前而不能全其功于虎行之後其

見殺宜哉南朱新錄

高淳東鄉有兄弟析箸者田宅俱均執無它惟一水

估未有端屬時方春耕其兄曰須以次用其弟曰我

種它田且三倍安能以次兄弟相與爭辨隣人解之

不已時牛繫林下遂斷其鼻繩奔至兄前伏而稽首

者數四又趨弟前伏而稽首者數四視其目淚涔涔

下兄弟遂相感悟而泣以牛爲開牛相與飼牧無缺

街南曰不謂之牛也而有高伯通之盛德焉嘗見兄

弟析產而左右袒者謔言構釁遂致同室操戈推劘

同氣蓋不少矣嗚呼是牛之不若也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王臻者適在側衆執臻臻詭

服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若有所

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乎

抵邑卽辨釋臻父子後鞠大盜王山得其殺人狀齊

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清代州人成化癸卯鄉薦

野記

陸遠知海州發奸如神一日出途中有小犢鳴于馬

前驅之不去使人隨續至坡間有盜牛者正殺其母

見使者至，遁刀而遁，遠至鎮所，托思牛肉，密于屠中，得其人。

洪武時，天長縣民戴甲，出其妻牧牛于塋，所繫犬隨之一日，犬入莽中，牽牛尋之，犬方爲虎所據，虎見人，卽棄犬而戴妻爲虎所搏矣。牛乃怒而前，與虎角，虎釋人而應牛，虎哮吼弄爪牙，牛亦側兩角奔擊，不逾時，虎負逸去，戴妻竟無恙。縣牧以聞朝廷，賜一牛代耕焉。

犬

圖書

卷二 一 義勇

二

義勇

晉大興間，吳人華隆好獵，一犬號的尾，每自隨後，至江邊被大蛇圍繞，周身大咋蛇死，而隆亦斃卧于地。犬彷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之，隨犬得隆，載歸家。二日乃蘇，其未蘇時，犬終不食。南明錄

太和中，廣陵楊生畜一犬，自隨後生，飲醉卧草中，時方冬，燎原犬周匝嗥吠，生不醒，犬乃就水自濡，還卧草上者數四，草皆沾濕，得免於焚。後生夜行墮簪并犬又嗥吠至曉，有人經過，怪而視之，生因求出許，後報其人，請得此犬爲酬。生日：狗會活，我不忍餘可任。

君所取其人，方遲疑，犬乃引領視井中生，知其意，乃許焉。人始出生，繫犬去。五日，犬夜走還。北齊書

譙縣崔仲文有一犬，善獵，所得甚多。時與石和同爲撫軍吏，和欲以奴易之，不許，因恨之。一日，因獵乃殺仲文。草中欲取其犬，犬嚙和守主尸，足地覆之後，諸假還至府門，犬便往牽衣號吠，人自撫軍此人必殺，大主拷問，果得實，乃殺和。廣古今行記

圖書

卷二 一 義勇

二

義勇

會稽人張然，滯役于外，婦與一奴適然，歸奴謀殺然，盛作酒食，婦語然大別，可強啖此，奴已挾刀以須。然泣涕不能食，以肉投犬，祝曰：「養汝經年，能救我乎？」犬故名烏龍，然愛之，常相隨，得食不噉。注曰：視奴然拍膝大呼曰：「烏龍！」犬應聲咋奴，奴驚失刀仆。犬咋其陰，然取刀殺之，以妻詣縣置法。續搜神記

隋鄴都愛一犬如子，守閭中，時有使到，將遽迎之，從者薛元周以素忿，將伺殺，詔犬乃急遽，脚拽衣襟，不令出宅。館吏馳告，使入郭矣，詔欲出，犬拽衣不放，怒令縛于柱，方出門，犬斷繩而走，拽衣如前，詔撫犬曰：

吾有不測事乎犬乃嗥吠跳隊內咬殺元周搜之衣中果藏短劍伏平廣記

盧江人楊褒舍一親家其人欲烹犬以食犬乃跪前若哀泣狀寢異而止之并將犬歸隨出入歲餘褒妻有所私一夕乘褒醉歸與所私者將伺殺之其人方入室犬嚙其足仆地乃入齏其妻寢醒而搜之見其人懷刀因并妻送縣並處于法集異記

唐諫議大夫柳超以罪黜嶺外唯領二奴掌書掌閤并一大隨至江州超以鬱憤成疾二奴欲圖其資給

開張

卷二 一 異獸

雜類

起曰人言有客詔到不全諫議并家族爲奈何超曰不如飲毒死奴聞之進珍饈食次忽見其犬乃分食語之曰我死汝託何人邪犬竟入厨咬掌閤喉咆哮至堂復書掌書奴俱爲大害超方大悟數日勸詔還京始知二奴逆謀集異記

唐齊瓊家畜四大豕飼以肉中一大獨茹肉齒牙間以出已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僕伺所往則北垣枯竇犬母在焉老瘠疥癢犬吐哺飼之齊犬嘆異乃命僮大母歸餌之犬搖尾僥若感恩者後効力倍

平旦獵必重獲逾年犬母死而齊亦適以病卒犬乃嗥吠終夕呱呱不輟及齊墓懸空之久犬忽來足踏墳土吻首扣棺見血掩土未畢而犬斃連異記

范翊以裨將使淮南與副陳福成仇陳福攜翊罪潛申主帥乃停翊職翊飲恨歸家一犬素良乃往福舍伺其睡昨斷其首銜歸示翊翊驚懼將福首及犬詣帥請罪帥詰之得前事而犬而復翊職集異志

開元中吳興姚氏流南裔以二犬自隨家奴附子及子小奴悉勇壯謀害其主姚所居遂僻因謂姚云郎

開張

卷二 一 異獸

雜類

君遠來忽有不祥當扶持喪事頃者覺衰憊恐溢然之後其餘小弱則郎君骸骨不歸願圖之姚氏云欲令我死邪曰正爾慮之明晨奴父子具膳勸姚飽食姚執觴啖咽心悸初不能食但以物飼二犬因撫犬云奴等殺我汝知之乎二犬亦不食顧主悲號俄而子至一大猝乘之昨斷其喉一大至厨昨少奴猴亦斷又昨附子之婦三人俱斃姚氏獲免廣記

孫權時襄陽人李信純家一大號黑龍行坐相隨飲餒必與一日飲城外醉卧草中適太守鄭瑗出獵見

田草深使人縱火焚之。大見大來倉卒曳純衣純不爲數比有溪相去可五十步即奔往入水。濕身來卧處以身濕之。純免火難大運水困乏致斃于側。信純醒見犬死。遍身毛濕。周廻覩火踪跡甚訝之。因勸哭聞于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乃能如此。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搜神記

卷二十一 義獸

蘇軾

公昔于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耶。君以求小利。皇天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耗狗戲經年。餘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于庭。座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即袁郎常所騎也。前史

梁張彪爲東揚州刺史。陳文帝來攻彪。使沈泰守城。後泰叛彪。與將申進比而圍彪。彪敗。與妻楊氏逃去。雅常養一犬名黃倉。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遁入若邪山中。陳文帝遣將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倉驚吠。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及彪被害。黃倉號叫。彪屍側宛轉。哀泣。昭達迎楊氏。楊伴許

諸請殯彪。喪墳塚既畢。黃倉又俯伏塚間。號叫不消。離楊氏爲笑。語給昭達曰。容貌辛苦。請過宅。粧餽楊氏入屋。劉髮毀而不從。文帝嘆息。許令爲尼。街南曰。按南史。彪少亡命。若邪山爲盜。後從王僧辨。爲名將。與陳文帝爲寇。卒以致死。而其妻與犬爲時人所矜。重吁。果何以致此哉。然能感其犬而不能感其人。何歟。趙稜爲侯景山陰令。棄官從彪。忽懷異志。刺之而朱殊。沈泰申進二人其部將也。二人于陳文比而圖之。皆不逮黃倉遠矣。抑楊氏先爲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爲彪所納。故匪貞女。而甘爲彪也。死亦一女中。豫讓手不終于中行。乃不二智伯。吾常曰。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已容。

卷二十一 義獸

蘇軾

咸溪童鑛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共出一母。性狡。猶知人意。後白者忽目盲。勿能進半而食。主家以草藉簷外。卧之花者日銜飯吐而飼之。夜則卧其傍。及白者死。主人爲埋之。山麓間犬乃朝夕往。遽數匝。若拜泣狀。卧其傍。必移時而返。建寧志

成化間。一富商寓京師。齊化門寺僧利其貲。遂約其

徒先殺二僕遂殺商置坎中以二僕尸壓其上俄有貴官游寺前寺大嗽嗽不已官疑之令人隨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鳴使發視之見二尸啓尸而不有呻吟聲乃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白其來乃留僧于法

逆湯錢良用家所畜獵犬夜忽躍起銜良用衣引至林薄亦自伏無聲俟有兵過良用以是得免有蕭氏愛是犬重賞購之經年犬不爲用復以返良用良用貧不能償以語犬令隨之犬始爲蕭氏用

聞其

卷二一 義獸

卷四

浙西某子某甲子乙居相接也甲擁官勢而食乙席父產既饒甲常染顧之已而家失盜因誣乙與盜通而指乙家所有爲已物悉乾沒之而乙卒斃于獄先是乙有高大善伺絕憐愛之自是常往食甲家甲遂善畜之而夜則歸故宅悲泣時作語聲人無不異者年餘甲有疾方臥大忽跳躍上牀噬其頭斷其喉家人驚救以刀斷犬首而其齒猶切切有聲街南謂犬于是乎忠臣感恩圖報物誠有之顧養養可期安能擇主雖或情深久將易念事新忘故仇或爲親而乃

合怨忍志卒得當以報故主犬于是乎亦志士也沈處士恒吉吳郡人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士日宴客犬必卧八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即不食數日處士卒殮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犬日夜卧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斃

秦邦永樂時人家饒裕而子尚幼將買于京卜之不利妻諫弗聽遂解纜家有白犬銜衣裾若阻行者邦不悟挈之偕行舟次張家灣有寇王甲乙者執刀登舟遂被刺死犬乃從後船躍出嚙乙手幾頰持刀

聞其

卷二一 義獸

卷四

逐犬犬赴水遁二賊悉有其貨埋邦尸水畔而去犬潛尾二賊抵家而還守邦尸盡則乞食夜伏其側數月人咸異之莫測也巡河御史呂希望駐節道傍犬號呼而向若有訴者然呂異之曰此得母有冤邪吏從犬守處視之則犬以足屣土掘之而尸見焉呂曰必故主被害耳因問犬曰能知害者處乎犬搖尾欣然引吏卒行里許至一戶二賊方與衆聚飲犬先入嚙甲衣裾犬嚙乙履吏更因縛至御史前拷掠未服俄一人啼而至曰尸吾主也予與俱被刺以落水幸不

死乃有卒日哉遂賊逆伏法而追還其貨僕乃扶昇主柩歸犬亦隨之仍晝夜伏柩傍時時悲號顧者無不墮淚及厝柩犬復隨柩至墓所墓甫畢犬平觸樹而死人爲埋大塚傍

豐城人李明道元末乘亂起兵附徐壽輝後附陳友諒見覆于胡大海太祖釋之命爲行省參政後復叛歸友諒及友諒敗明道難發髮匿武寧山中爲僧有識之縛送武昌上惡其反覆疎于砧魚口明道常有所畜犬爲我軍所牽携至武昌犬見明道被戮嗥鳴躑躅不已銜聚其肉跑沙瘞之上義此犬命歟墓明道

湯龍小品
丹陽市中有僧率一守犬賣之商人商人爰出值西之僧見客之携貨厚也輒謀殺之匿其尸水巷石砌中一日犬伺縣尹未出突入上縣尹座上左右逐之百方不動俄尹出坐堂大乃下俯伏爲稟控狀尹曰若有冤乎不能自白犬乃嚙襟衣行隸與至水巷中得尸回語於尹復謂犬曰知刺刃者可拘之來犬復搖尾曳隸衣出至僧家嚙僧頸因與俱至一訊而服

尹爲置銀牌一鐫曰義犬且歲飼之粟以勸云
中書令晉國公章宗朝再啓黃閣因請假將入齋維所授犬名卑脚花鴨從之既啓扉而花鴨連銜公衣死去復至既入閣花鴨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匣中拔千金劍按于膝上向空祝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豈懼于鬼蜮而相迫邪言訖劍有物從梁上墜地乃人也朱髮衣短褐衣色貌黧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姓名何爲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今不利子公龜壽上感鈞化復爲花鴨所驚形不能匿令公若貴龜壽萬死之罪願以餘生服事台鼎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傳存隸之明日且有婦人至第門服裝卑急曳履而抱持襁褓請于閣曰幸爲呼李龜壽龜壽乃出其妻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前來相見耳道與龜壽同止及公薨龜壽盡宰亡去

閩賊之亂兵破永平樂安縣其鄉民家一犬獨守不去後鄉人逃難者歸見衆犬伺一尸欲食之一犬橫阻其中則其主尸也衆咸義之料鄉人獲其主尸犬

于塚旁自穴一穴入其中不移趾死土人爲立義大

亭云

吳有富家奴徵租于佃者佃無以應飲而餽之犬曰以食汝奴牽犬挈舟道有客附舟弗忍犬烹也請償以值啓囊金燦然奴睨而心動乃伴語客若實行仁而我受金平曷以值沽飲遂沽酒強客醉乃以二囊發客櫓水中悉有其貨以去客之溺也犬躍入水中曳囊泊渚上沿隄而望有二農人耦而治田解衣畔聞犬往嚙其衣疾走農追犬至渚則囊見焉遂解囊

獨錄

卷二

三

蘇軾

而客以酒故雖濡水猶昏然微動不卽死徐之乃甦吃問乃知所以相親而嚙客乃大哭曰嗚呼微大吾腐魚腹矣然莫知奴主名而囊故有識宛然視之主入姓字也于是携囊抵主人主人大驚匿客室中俟奴至而奴以爲客固已死久之乃來施施如也主問租奴詭辭以對主出囊指示之奴愕然主呼客出奴乃伏置之法而還其貨客以大歸終身養焉子友李墨山自吳歸爲予言如此物庸有之而疑身波濤力接而拯之以及渚則亦豈僅以死殉者哉然使非憤末致暴于渚客生未可期也又可不謂智哉彼貪也

之奴自點
厥威悲夫

刑部陳某居莘村別墅鄰有郭氏犬甚猛晨夕過舍搖尾衆皆叱之刑部令蒼頭尤愚時飼以餘食至春月刑部携愚從田舍飲且醉歸行阡陌中救麥羣羣不見前後有蚩蚩然出于草間者則瘳狗也迎人突如相距五步世傳瘳狗噬者必死方皇遽問且奔且避顧忽見郭氏犬從間道橫截之相嚙信信固得以脫明日視之二犬俱斃矣蓋瘳者屈于猛良者殄于毒也刑部命愚瘳之竹林嗟乎桑下之餓夫以一飯而免宣孟苟非其人雖歲祿萬鍾日享之太牢無益也

明表

卷二

三

蘇軾

莊隣詹氏子死而厝于野常所畜犬伏柩前累日餓而死里人異之予問行陌間有犖大前吠且嚙予予倉卒莫知所避俄一犬嚙犖足而曳之又兩足蹴其頸向地弗使前而回首視予若連予行者待予遠而始釋之二犬皆詹畜也嗟夫彼感恩而死固宜且釋史所誌反耳目觀記如是者夥矣乃予則何德于犬急而護我豈熟其隣而然耶抑人有恣睢爲暴有排

難解紛者犬亦有然耶子嘗遭齟齬于人吠聲吠影而莫予卹予能無異茲犬哉子能無異茲犬哉汪寅仲春晴巖氏記

獬豸

獬豸神奇之獸一名任法狀如羊故亦曰神羊古者決訟令之以觸不直黃帝時有獻者今飾御史服蓋取此意

虎

進賢人包實夫力學孝親父希魯學行有聞人稱忠文先生實夫館于邑之太常里歸有道遇虎進退皇

月令

卷二十一 義獸

三

藏板

忽前伏類拜者徐衡其衣之左腋曳之行至莽中時時踐實犬無如何亦躍對之語曰將啗我手命也笑曰吾父母年七十餘汝知之乎能容我畢養命苟屬汝終莫能逃虎起曳其襪復至故處舍之而去人謂孝感云名山藏

滄州有人野行爲虎所逐既及伸左足以示有竹刺貫其臂虎俯貼耳若請去之狀其人爲拔之虎宛轉搖尾隨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于庭自是數月益馴投鹿鹿常不絕家稍豐因繫其衣虎不識而誤

嘯殺之家人收殮虎後復來其母罵之曰吾子爲汝去所傷而汝顧殺之向謂汝之知所感也卒負義若此禽獸無常果若人言虎慚而去然數日常往還跡其人既不見始知誤殺乃號呼悲惻入至庭前奮躍折脊而死遠近異之虎墓

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鯁虎送鹿以報之

景定間鄆州有姊與弟樵薪養母弟爲虎所逐姊孥虎尾曰虎食我無食弟死誰養母者虎回視展轉而去

月令

卷二十一 義獸

三

藏板

童恢爲太守有虎害人檻捕得二虎恢曰殺畜類非者吼子是一垂首一鳴吼自奮洪武時周郁山隄渾源知州境南虎囓人郁設籠山下榜曰傷人者入此果一虎入籠中又成化間張萬爲鉛山令虎食人二虎伏庭中萬令不傷者出傷人者乃伏地待罪街南曰此雖三公異收然而刁囁悍逆不啻虎獸法爲茲繩之不率而不仁之獸可以義感聖人謂苛政猛于虎而猛虎顧可政服也不愈于頑民哉若進賢之虎感于孝鄆州之虎感于悌雖至性所孚然以視珉之

凶頑者誠不足以動虎亦可謂義焉

山西孝義縣二樵者行囊箬中失足墮虎穴有兩小虎卧穴內穴如覆釜三面石齒廉利一壁稍夷高丈許薛落如溜虎所戶也樵踊而履者數四傍僅達壁泣待死且落風生虎嘯踰壁入銜生縲伺兩小虎見樵蹲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抱小虎卧樵私度虎餓耳朝必及及朝虎躍而出俾午復銜一鹿來飼子仍投餒與樵樵餒甚取咬渴自飲渴如此者彌月浸與虎狎小虎漸壯一日虎負之

周義

卷二一 義

三

義

出樵急仰天大呼大王救我須臾虎入拳雙足倪就樵樵竟騎虎騰壁上虎乃置樵攜子去行陰崖灌莽禽鳥聲絕風獵獵生黑林樵急呼大王虎却顧樵泣告曰蒙王活我今日失路恐不免他害幸終活我導我中衢死不恨也虎領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復告曰我西關窮民也當畜一豚候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餐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歸而家人驚訊具道所以至期具豚方事宰制虎先期至不見樵乃入西關居民皇遽呼獵者閉關

予挺銳誓畢集約生擒之獻邑宰樵奔告衆虎有犬德于我願舍之衆不聽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樵請驗之于是至虎前覘虎動哭曰救我者王耶虎首肯王以約入關耶復首肯我爲王請若不得願以死殉言未訖虎淚如雨觀者數于人皆駭嘆官趣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矯尾大嚼顧樵而去後名其亭曰義虎亭作縣者嘉靖時萊陽孫某也孫與宋宛談屬作義虎記而王猷定爲之傳縣名孝義以唐人鄭興故云

周義

卷二一 義

三

義

有僧闍基樵能駐年欲試之乃多取黃精置枯井誘人入覆以磨忽一狐臨井語其人曰君注視磨磐孔久當飛出吾昔爲獵夫所獲賴君贖命故來報君人用其術旬餘得免王氏棄旋鄭生婦任以有美色鄭生依王某以居王俟生出遁任與通任奔拒美曰鄭郎可哀也卒不能庇一婦入托君廡下致憂慢若此苟糟糠自足豈止是王乃止後生携任遇獵大任忽墮地化一狐而去蓋此地多

狐每與人雜坐其識也然狐以媚惑人而以節自持
世所未聞

貓

姑蘇齊門外一小民負官租空室而過家獨一貓確
租者持去爾之于閭門微容客顧愛之已逾年小民
過其地人叢嘈雜貓忽躍入懷中客奪而還輒悲鳴
顧視不已小民知其所蓄無如何也去夜卧舟中聞
篷間有聲視之則貓也啣一悅置前啓之得金五兩
民賣魚以餉之貓飽食遂傷腹而死

聞

卷二一 義舉

三

蘇州

鄭氏有貓善捕鼠主母鍾氏愛之甚篤坐卧步履不
少離終歲無噉衣糊盆之患及鍾氏死而葬貓朝夕
伏塚上飢則食于家而復往若廬墓然如是凡三載
孔子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吾于是猶益信

狢

音麗按守書戶很切狢去聲狢也云人屬狢狢狢狢之類

狢人屬出于暹羅之類短小精悍圓目而廣睛性
絕專惡木食如猿猴古德蒙害者率數十巢蓋羣族
所聚也山居夷獠每詰其性常馴擾以備驅使家以
餽素食以鉅鰲飲以清酒即躍然喜似得所主者舉

族受役至死不避雖歷世不更他事嘗令採片腦雀
頂皆如期而獲其山多犀象主者利其角授以毒

鏢狢挾以歸遇犀或象往刺之升木而匿犀象或怒
索母得也毒發而殪狢乃羣獮若誇其捷者相聚以
守經月俟其廬所遺齒角齒則負以數狢角則一狢
屑之以輸其主遇奪他姓亦至死弗界也船人編竹
爲籠紆深其制置所必由之運機而取之以獻于夷
王王大愛玩馴以蘇方木至數千斤衣狢以番錦額
以嘉寶置之奕壇狢以非其主終不附也稍近烟火

聞

卷二一 義舉

三

蘇州

淚目而死

黃泉海記

時古孝切按駢馬也說文駢人馬之不直者
志傷作駢非駢氏字案入鹿部作駢注曰瑞
獸名子部作駢注曰駢馬之屬分而二之楊
恒六書統駢駢兩存分音切俱非張爾公將
正字案曰從李當讀爲李俗音教因說文以
教省而怡也于按

天驕馬屬形如狐赤白色大尾有君臣父子兄弟之
別見獸必教之驕則號鳴高峯之上
果然周覽巾車然驕注然果然也以
果然其生和叙愚難相赴故以飾其
果然後馬青月黑頗有雋自愛其類生相敘死相赴

國史補云楊州取一果然數十果然皆至聚族面啼
雖殺之不去吳長卿曰嗚呼道義衰而朋友之交不
講翻手爲雲覆手雨當面論心背面笑此猶古人事
也小利則蠅附小害則駭駭小患難則賣友大患難
則驅而內諸陷阱小人至此無朋君子自稱不黨聚
族悲啼殺之不去卽古人中可多得哉

關義卷之二十一

宣城吳肅公街南園

南陵劉 楷蓮菴訂

義禽

街南氏曰關義而及物不誕乎及禽不愈誕乎禽之性塞於獸古聖王於鳩取孝焉於鴈取別焉抑何也其不皆與于臬鳩之惡者矣而况其爲淮南泰吉了天寶鸚鵡哉或者譏吳子釋官野史之惑不足語於經史之正吳子曰固也子

月

失二一義禽

一

義禽

以吉了鸚鵡爲丘關黃鳥讀是錄者亦必無以異于綱蠻之詩也已

泰吉了

淮南有畜泰吉了者能人語有番首欲以錢五十萬買之其人告泰吉了曰貧將鬻爾泰吉了曰我豈忍去彼中遂不食而死

天后時劉景陽使嶺南得泰吉了一隻解人議至都進之詔其雌雄者煩怨不食則天問其故雄曰子配爲使者所得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其雌景

陽叩頭謝罪乃進之

鸚鵡

唐玄宗宮中養鸚鵡數百一日問之曰思鄉否對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山中後數年有使人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爲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欲斷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天寶遺事長安城中有豪民楊崇義者家富數世妻劉氏有國邑與隣舍兒李弁私通意欲害崇義一日乘其醉寢也遂與弁殺崇義而埋枯井中僕妾輩莫有知之者妻故令僮僕四覓之不得因訟于府仁言夫不歸恐爲人所害守令日夜捕之僮僕被拷掠者數十人無所驗守令詣崇義家檢視之初崇義被害惟所南鸚鵡在架上守令至鸚鵡忽聲屈令取置臂上問之鸚鵡曰殺主人者劉氏李弁也遂縛劉捕李弁鞠之服罪事聞明皇歎訝久之命劉氏及弁抵罪而取鸚鵡命宮中飼之封之爲綠衣使者張燕公傳其事萬曆中大梁山貨店養鸚鵡甚慧東關口有了哥亦

能言兩店携其鳥相較鵲歌一讀了哥隨和音隨
越不相下了哥再挑與言不答士人問其故曰彼
音劣而點勝我我開口便爲所竊矣臬司有愛于病
驚購以娛之賈人籠之以獻鵲悲愁不食雷之五
日苦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頭氣盡人稱爲首陽
鵲

祝鵲

祝鵲孝鳥也古者以明主教之官耕于歷山思慕
父母見鵲與母俱飛鳴相哺食益以感恩乃作歌

闕義

卷二一 義禽

三

義禽

吳中李氏養一鵲甚慧日則飛翔于欄檻簾幙間不
遠去夕宿于籠以避狸鼠見僮僕有私持物及摘花
者必告其主人晉人賈于吳者見之願以十金易焉
鵲覺其意告主人曰我居此久不忍去公必欲市我
他所我且不食主人給之曰我友有欲觀汝者即携
汝歸至賈家則舍之去鵲竟不食哀鳴告歸賈人憐
其意且恐鵲死而金無取償也遂捐金十之二而以
鳩還焉鵲乃食陳子曰鵲拙鳥也不轉去就其儀一
余詩人比之君子而屈氏猶惡其佻巧何也

陳大樽
三慨之

雉

禮記曰雉性剛而守節故贊用雉取其文采而守節
也陸佃曰雉死耿介如堊護過善鬬雖飛不越分界
一界之內以一雉爲長條者雖衆莫敢鳴雉

雁

昔迦尸國有五百雁爲羣似雁王名賴叱有臣名素
摩時賴叱爲獵師捕得五百羣俱棄飛去唯素摩隨
逐不捨語獵師言請放王以身代之獵師不聽以雁

同義

卷二一 義禽

四

義禽

王獻楚摩羅王雁王曰願大王放一切雁使無所畏
五百羣雁在王殿上空中作聲羅王問何雁雁王曰
是我家鵲羅王勿聽殺雁王

華夷攷

元裕之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獲一雁殺之其脫網
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于地以死因買之墓汾水上
累石爲志號曰雁丘同行者俱爲賦摸魚兒詞

柳詞

元郝經充國信使宋賈似道拘之于真州嚴于犴狴
凡十有六年每夕藉額告天有以雁獻者經命畜之

雁見經鼓翼引吭經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手書尺帛親係雁足而縱之詩曰霜落塞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繫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其州忠勇營新館後虞人獲之以聞元主曰四十人爾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進師南伐宋亡秘監帛書尚存

續耕錄

鵲

有鵲曰鵲者巢于長安薦福浮圖冬日之夕是鵲也

宋二一萬會

藏板

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煥其爪掌左右易之且則執而上浮圖之鼓焉者蹤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荷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還西南北亦然

柳集

鵲

永樂時李光學知興化縣廳前有鵲巢乳三雛一旦引二雛去其一以折翅獨留光學令人取飼之瘡愈亦飛去後光學攜危疾思食鮮魚忽一鵲銜一鰓置庭前烹食之疾亦愈

耳談

潤之焦山有鵲巢于松者注云羽將成一日鵲從外覓食有巨蛇長丈餘緣松巖入其巢而吞其子盡

鵲歸知爲蛇也繞樹悲鳴三日乃去去之七日有僧坐殿側見鵲率群雀至前後以十數皆繞殿飛一小鳥獨入殿中啾啾向梁問語梁問忽有巨蛇昂首直出將攫小鳥而噬之小鳥則忽忽遠若相誘者蛇遂出半身以攫鳥忽一鳥從佛後突出喙長利如鉅霍然破其腹一去蓋先伏以伺者蛇遂腸裂墜殿前死鵲入殿翔翔不已群雀皆噪久之乃散山僧異其事以語客客曰蛇所噬不知凡幾矣夫鵲固食蛇者也伺之以子無可如何率群雀以攻而復仇者乃得之小鳥也異哉

賀天七記

衙衙有桂鵲巢之鵲父死于杼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群凶乃挾其雄逸去徐文長爲詩以記之詩曰鵲族只一時古語亮匪誣戰鬥巢梓者使斜挺羅敷少年繫青絲蹶張戎侯衙胡不自長守轉種雪色願乃向琴瑟枝落此貞女夫群雄太無賴挾鵲匹子都

有如惡孽，姆送贅，填門閨，借衣盛絳綵，叫呶傾百壺。
玩習爲故事，指雁翻濁迂，孰知狹斜肉，而有羅大家。
賊雄殺黃口，希以威怖圖，殉夫義可族，何計收其孥。
此事去已久，三紀頗有餘，其時裂肝胆，狂走日夜呼。
安得毛華俠，以此鷹活雛，弁州隔幾海，有物暗高樞。
文長集

吳報恩寺浮屠之顛，鶴有二巢焉，以游以宿，出返必
俱。一日其雄望脛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勿脫，離下
首太鳴，若籲于人，衆憐之，莫能升，遂宛轉而絕。雄依
其傍，勿去，群鳥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遽毛骨
盡化，乃已。余居直寺東，嘗見其彷彿飛旋形貌，慘悴
風雨之夕，哀鳴嗷嗷，若號慕然。余念夫世固有伉儷
相悅者矣，一旦失所天，哀未久而已，他適塗膏自媒，
唯恐非艾，晨眺夕矚，會無含世，世嘗以禽喻惡人，寧
不辱是鶴哉。乃贊曰：差爾鶴乎，維鳥之特奇，雄死自
守，禦鳥之賊，獨棲于標，夜失其匹，倚哀嘶返顧，不
啄而食，荷厥賢始化，豈貞之魄，倚匪魯黃鶴孰配爾。
德荷高啓集

黃雀

弘農楊寶嘗見一黃雀爲鵲巢所搏，墜手樹下，及爲
蟻蟻所困，寶取置巾箱中，養之，雖食黃花百餘日，毛
羽成，放之，朝去暮還，後忽與羣雀俱，哀鳴遽至數日
乃去。

烏

飛鳥中有烏，至孝，古今注曰：有虞至孝，三足鳥，集其
庭，曾參鋤瓜，三足鳥萃其冠，孝子傳吳順居喪，赤烏
巢門，李陶治墓，羣烏銜土，顏烏至孝，有銜鼓之異，蕭
敬居喪，有助喪之義，拾遺記載晉文公焚林求介子
推，白鴉遶烟而噪，烏有善性，如此，世人惡其鳴，以爲
不祥，何耶。按烏有二種，其一小而白，其名慈烏，性至
孝，能返哺，其一純黑色，長喙，世人惡爲
不祥者，即白公
所賦大嘴烏也。

盱眙有商乘蹇就道，而驅者隨之，見二鴉爭枝墜地，
驅者攫其一，商曰：是不足當一轡，可縱之，驅者難之，
而曰：吾以一轡資給汝可乎，發囊而金見，頗饒，驅者
脫之，遂抵前僻途，近夜，推商墮地，而鞭撻殺之，置深
井而挈其囊去，明發，鵲噪邑令堂，若有訴，令異之，遣

健卒視鴉所往鴉故低傍人引而至葬所乃得尸并
鞭以白然莫知其誰何也鴉復噪若有所訴又視鴉
所往而至驅者家其人甫歸而金尚未發顧見鞭而
色沮遂吐實令抵其罪而籠鴉以飼之

鴛鴦

鴛鴦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者相思死謂之
匹鳥故韓憑夫婦死有鴛鴦相墓樹

成化六年鹽城太湖漁人見鴛鴦交飛獲其雄烹之

雌戀戀飛鳴竟投沸湯而死漁人爲之棄羹不食因

聞義

宋二一義禽

蘇頌

賦烈鴛詩曰雄已死雌依依寧同饑中烹不向湖上
飛生來相從不相舍如今奮翅同所歸何事楚宮嬌
不語露桃脉脉東風裏

鵲

陳州伴盧某畜二鵲甚馴一釗死一哀鳴不食盧勉
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耶有天可
飛有林可棲不爾羈也鵲振翅雲際數四徊翔乃去
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卧黃蒲谿上晚秋蕭索曳杖
林間忽一鵲盤空鳴聲凄斷盧仰祝曰若非我陳州

侶耶果爾卽當下鵲竟投入懷中以喙牽衣搖舞不
釋盧撫之泣曰我老無嗣形悲影弔爾幸爾當如
孤山通老共此殘年遂引之歸爲寫溪塘泣隄園中
繪已像置一鵲其傍後歲成鵲亦不食死家人爲瘞
之塚左

湧幢小品

喻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鵲爲戒人所射窮而歸之參
收養之瘡愈放去後鵲夜到門外參秉燭視之雌雄
各至銜雙明珠報參塲

搜神記

張鷟字彥祥除放赦令有鵲負矢集禧庭禧以甘草

月三

宋二一義禽

蘇頌

湯洗之傳藥畱養十餘日瘡愈飛去月餘銜赤玉珠

二枚置禧庭

張氏家傳

宋元嘉中王仲德鎮彭城左右出獵遇一鵲將二子
悉禽之歸以獻王王使養之其小者口爲人所裂遂
不能飲食大者輒含粟哺之飲詎含水飲之先令其
飽未嘗忘也王甚愛之令精加養視大者羽翮先成
每翬翮天小者尚未能飛大者終不先出畱飲怡之
又於庭中養鵲教其飛六十餘日小者能飛乃與俱
去

許氏園有二鶴其雄雛焉歲餘客有復以二鶴贈者孤鶴踴躍避之不同飲啄也雄鶴窺其匹入林澗間意挾兩雛倏然躡跡則引吭長鳴相搏擊至舍之去乃已夕雙鶴宿于池則孤鶴宿于庭其在庭也亦然每月明風和雙鶴翩翻起舞嘹唳鳴和孤鶴寂處不應或風雨晦明寒湍瀉石霜葉辭柯哀音忽發有類清魚聞者莫不悲之主人長其羽翮縱之去是故網梟之操鋒刃不能變也鵲鳥之信寒暑不能奪也九三不恒亦孔之醜也陳大樽三覽之一

明式

卷二二 養禽

二

藝文

黑鳥

福州陳魯廬好養有黑鳥如鴛爲應所搏投其懷魯以衣蔽之得免分羹慘以蓄之里民有心疾求黑鳥肉魯不可毛羽成乃以絲線繫其羽上縱之鳥翅翔鳴咽乃去十年魯視其父戌所雲迹失道至偃霞關腹餒甚自分必死須臾一黑鳥盤旋不已魯視之曰果吾所養當前引我鳥立展翅若聽許者引行三十餘里夜分始逢一舖噤不言以手擊門主人疑鬼物啓視之曰人也令圍爐久之問曰汝識陳魯孝子乎

曰或是也主人固魯父執也明且視樹上黑鳥翅綵線尚存

鷹

婺州州治有鷹巢一卒探其子守方按事忽飛下攫一卒之巾去已而知非探巢者銜巾來還又攫探巢者之巾擲守案前守乃杖此卒逐之誤攫其巾而復銜還尤非文過者比也

廣州之東南爲呂宋其地產鷹有鷹王飛則衆鷹從之或得餘獸鷹王先取其精然後羣鷹啖其肉

白鷗

卷二二 養禽

三

藝文

庄山之數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鷗奮翼哀鳴與籠陸水中死

鷄

天寶末德清沈朝家有鷄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悲鳴不食啄敗薦覆之又銜芻草母前若祭奠狀長吁數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因呼爲孝雞塚案字記

鷄

白雞來自吳江畜余家最善鬪數攻敗其群聲息所

至鄰雞牽望風徙去而其雌之來與雄俱一歎一啄必偕焉亦時藉雄雙侮他雞一日旧家復歸下雞黑鬚身內之群會暮失白雞所在移時白雞血淋漓被毛羽與黑鬚者鬪方罷也初尚時各無聲似銜枚然又似恐人中解之各不相舍以至困白雞遂失明值老嫗至分置他所而雌適以其雌來見之驚遂狂叫不止轉而奔雞羣熟視之見黑鬚者兩鬪血綴香翅搏之逐數百步觀者壯焉然雌亦從此倦矣雌遂不復食相徙倚一夕死而雄之死顧反後其雌主人則哀

卷二二 義例

三

墓園

僻而瘞之園自是之後黑鬚者霸雞群矣銘曰生平雄死乎憫取而瘞之同其宮楚子之墓馬與夫子之埋狗也嗟寧從其隆

魏學淵文集

鵠

謝昌寓陳郡人也爲劉俊廣州參軍性至孝嘗養一鵠昌寓病二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寓亡鵠遂飛去

南史

燕

姚玉京娼家女也嫁襄州小吏衛敬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制養舅姑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爲鷲所獲其

一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係足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時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爾秋歸春來凡六七年玉京病卒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墳所亦死

張燕公燕女墳記

漢臨江王榮坐寢廟墻爲宮畏罪自殺塋藍田有燕數萬銜土置塚上有百姓憐之

史記

王莽開丁姬塚有燕數千銜土投其窟中

漢書

則哀

卷二二 義例

百

墓園

元貞二年雙燕巢于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燭燭熄雙燕墮爲猫所食其雌傍飛悲鳴不已朝夕守巢哺諸雛成翼而去明年獨來復巢舊處

長安民郭行先有女紹蘭適巨商任宗爲賈于湘中數年音信不達紹蘭視室中雙燕戲于梁間蘭長吁而語燕曰我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復必經湘中欲憑爾附書我婿何如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燕遂飛于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婿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

燕翼寄與蒲情夫闕遂小書其字係于足上燕遂飛
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燕飛鳴于頭上宗訝
之燕遂泊于肩上一小封係足上宗解問之乃妻
筆也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宗次年歸出詩示蘭
後文士張說傳其事

涇陽趙伯韶死妻劉氏年二十五矢志守節撫其子
元孫嘗有雙燕巢于室忽失其雄其雌孤雛扶去春
來凡三十年同人作貞燕詩王山史

鵲

閻義

卷二十一 義禽

五

燕園

張九齡少時家養鵲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鵲
係鵲足上俟所教之處遞往投之九齡日之爲飛奴
頗清甫曲阜人嘗卧病其幼子離得一鵲鵲歸以供
膳於梢翎間得一緘題云家書附男郭禹開拆禹乃
曲阜縣尹郭仲賢也蓋其父自真定寄者時仲賢改
授遂平縣尹去鵲未及知盤桓尋兒遂遇害清甫見
之責其子便取匣函鵲抵仲賢官所獻書且語其故
仲賢戚然曰畜此鵲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
千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左右瘞之以清甫長原

君子陷之累日 假排錄

閻義

卷二十一 義禽

五

燕園

關義卷之二十一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楷遜巷訂

義蟲魚

街南氏曰宋袁子龍取凡蟲魚得五常之性者集爲書曰坊雅黃震爲之序予竊異焉顧其書予未及見之抑久而溼弗傳耶予既錄關義遂取諸小史之紀蟲魚者廿餘事以終焉而序之曰禽也獸也及蟲魚之蠕動也固非口義而心

關義

卷二十一 義蟲

一

墓園

名者也然其義皆得見取於吳子且錄之使傳于後世世之人亦知吳子之好義無窮而不遺物類如此雖然吳子又安能使是書之傳而不爲子龍氏之坊雅哉

蜂

蜂有將蜂相蜂蜂王蜂王大如小指不螫蜂無王而盡死有二王而即分分蜂之時老王遜位而出所分之蜂均挈其半從王而出者飛止必環衛蜂王皆有隊伍行列每日有三朝陰陽變化錄

蛇

楊運巷公致政歸游鎮江北固偶見羣蜂推蜂王出游遇鷺鳥攫蜂王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之運巷令其家伴瘞焉表其蜂曰義蜂塚爲文祭之

蚊

長沙有女澣江邊身動懷妊遂生三物乃蚊子也

關義

卷二十一 義蟲

二

墓園

天雨俱去後女亡三蛟俱至墓所哭泣經日聞其哭聲如仰嗥搜神記

龜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一軍人得一白龜長五寸置瓮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沉溺所養龜人被甲投水中如立一石上視之龜也既抵岸回顧而去搜神記
臨江郡劉京孝行鄉里推敬時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負其母號泣忽有大龜至其前舉家七口俱上

龜背行十里及高岸遂失龜所在 九江記

蝦蟇

房壯麗巡按蘇松等處一商客舟行遇一人捕蝦蟇數千滿舟內將剝齏之客見蝦蟇鳴躍無已意甚惻然問所值因取筭中銀如價與之取蟆悉置水中而羹內白金燦然其人心動夜乃刼至僻所殺商客埋沙中盡有其貨一日羣差以捕他盜夜經其地見蝦蟇數萬環列而鳴其人怪之視其土寂然掘之得客尸以鳴府而客家認其尸捕舟人至始知以刼見殺而蝦蟇之感義如此人爲作義蝦蟇說

蝌蚪

紹興鄞丞張公佐治郡金華守上郡至一處見蝌蚪無數夾道鳴噪公異之下輿步視而蝌蚪皆跳躍爲前導至田間三三疊焉公有力手挈二尸起其下一屍微動命湯灌之逡巡間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蝌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允復曰此淺水雖放之而人復獲之無益也不如與爾至清淵我從而至此則斧出遂被害不知何幸得不死

以見公其二我僕也有腰纏必求之不獲解金以購而繫鼎者見故誘至此并殺而奪之也因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一訊吐實抵死而歸其腰纏皆蝌蚪力也

鼠

宋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往南壠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牀角奴懼而不犯每以飯與之水既退喜夫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囊有三寸許珠圍奴床前啾啾如欲語者然 異苑

魚

海中有魚名斯得白長二十五丈性最良然能保護人或漁人爲惡魚所困此魚輒往鬪解之故彼國法禁人捕之一名薄里波其色隨物而變如附土則如土色附石則如石色一名仁魚而書記此魚嘗負一小兒登岸偶鬻觸傷兒兒死魚不勝悲痛亦觸石死

龜

盧伯玉文璧至正初尹荆山日忽有一巨龜登廳前兩目瞪視頗有所訴者令卒尾行之去縣六七里有

廢井遂跳入不出既得報往集里社汲井獲屍乃兩
日前二人同出爲商一人謀其財而殺之掩捕究問
抵罪死者之家屬云其人在生不食鼃見即買放豈
一念之善爲造物者固已鑒之鼃爲鳴冤良有以也

觀井錄

蟹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罾于塘取蟹入蟹一
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腕皆脫不能
行二蟹昇以過隙因嘆曰人爲萬物之靈兄弟朋友

聞義

卷二二 義忠

上

義忠

有相爭相訟至有乘人危困而擠陷之者水族之微
乃有良知此遂命所饒不復貪蟹畏長卿曰古語以
手足寒痺爲不仁非也兄弟手足也兄弟而不仁乃
真痿痺也蟹無足不能行二蟹負之而趨吾不知其
兄弟乎朋友乎然此乃真手足也一象被傲則羣象
相扶之病則相守之死則向南跪拜哀鳴三匝相與
以木覆之吾不知其兄弟乎朋友乎然此亦真手足
也

雙姑

廬陵太守太原龐企字子及自言其遠祖不知幾何
世也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服及獄將
上有雙姑蟲行其左右因謂之曰使爾有神能活我
死當不善乎因投飯與之雙姑食飯盡去頃復來形
體稍大愈每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
其大如豚及報當行則雙姑夜掘壁根爲大孔乃破
械從之出去久時迴報得活于是龐氏世世常以四
節祠祀之于都衛處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爲饌乃投
祭祀之餘以祀之至今猶然

目之

卷二二 義忠

六

義忠

後序

嗚呼吾師街南先生奄逝已數年今乃得藉手光祿
劉公雕刻其闡義一編以報吾師地下余感且滋愧
矣蓋光祿公與師無生平一日之歡沒而爲任棗梨
之役噫是可於今人中求之歟吾師著述極富若街
南文集大學旨述讀書論世讀禮問明語林諸書俱
版行于生前其未刻者仍不下十餘種師病亟時指
謂余曰吾老病侵尋一孫尚幼遺書願以屬吾子余
泣領之未幾師易質余館春穀間計奔視僅衍依然

後

後

未忍遽敗越二年乙酉五月爲文告師遺像前取通
藏凡百有二卷藏之姑山通藏爲有明一代典憲
吾師畢生精力所存視他書尤重而闡義一書綴部
輒類遠引博徵其例嚴其旨深先大父貞文公嘗稱
是書得書家藏許醫家反治法今年春余携至墓園
光祿公見而激賞謂讀之足以有裨名教生人節烈
之感命諸嗣君授之梓余小子竊効讐校至晨夕參
訂則吾友次云暨霖起兄弟之力居多云舊總十二
卷余以每部各有小序宜以類相從今離爲二十二

卷所採摭故以本事爲主旁及他事者略焉小序內
亦間有同異而義猶一卷詮次未成將存以有待師
或能默鑒余小子苦衷也耶
康熙丁亥八月中浣門人沈廷璽拜書

後

後

後

千百年眼十二卷

〔明〕張燧撰

明萬曆刻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

究所圖書館藏

小引

碩長康盡人或數年不點目暗人
問其故預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
彩霞傳神寓照政主阿堵中每度

此語未嘗不冷然會心人生所
來手提趾行口飲鼻嗅各心
漸獨是眼也雙瞳之微視之不
能一彈凡而神光所照隨地

只此便是千古精實不容抵滅所
存乎人者其良於眸子子與武之
言豈不信哉余嘗目是而極論
之古來豪傑有豪傑之眼文人

有文人之眼俗儒有俗儒之眼
自已出而蹤筆所必隨手為
所奴摹亦無不破的使後世觀
如冷水洗背陡然一發雖能

其非決不欲掃除其說此之謂也
係之眼文人若流矜激於辭藝標
鮮於鋒鋒注，聰明多世而王為
也迂疎無多雖雕繪滿眼而精

意緒曾不足以供醒脾之用此之謂
文人之眼若夫俗儒則異是矣
中非真有一眼不可磨滅之足彩
響勃發滿紙然舉聖賢

有日新之資僅為拘儒索紅黃
朽之用致令號者未盡先厭此
直謂之無眼可也余才不逮人獨
於文字之好似有宿緣姑帖之暇

得屬意經史百家旁及二氏與夫
稗官小說家系野語不揣荒陋
以是尺提衡其間瞥見可喜可悅
可喜可怪之語俗儒所不敢言與

文人之所不取道目注神傾軀手舞
之後久成帙帛四千百年眼上下
幾千年豪傑之振張擘畫豫論
文章一開卷而瞭然向之所謂不

容砥滅之積雲銷沉露耗於魚腹
考若昭揭一新則康幾竊附於
長康之遺意乎六一快也陸然二
聊以志余痴耳微風友簾香雪

噴戶目倦眼之偶開手一編而丹
鉛批刺之余時何知其為藏室為
三代又豈計多少為共也各向朋
眼人華似搃成寐語呢昧目而道

玄黃柔一而廢百其耶目眩于
余不佞其無敢勞矣

萬曆甲寅孟秋苑望張璠書於
稽古堂





十百年眼標目

卷一 凡二十八則

上古文籍

古史之謬

四岳爲一人

堯不誅四凶

許由讓天下非難

巢許非曠士

帝堯善愛其子

瞽象殺舜之由

納于大麓非山麓

象刑辨

舜葬蒼梧考

禹貢爲古今地理之祖

帝舜良弼

伊尹放君之誤



微子不奔周

夷齊辨

商之後獨盛於夏周

太王未嘗剪商

武王追王明文

金縢非古書

三監武庚之畔不同情

湯武不可並言

殷有三人

世官之弊

封建難復

井田不可行

三書紀周穆王之賢

周過其曆之謬

卷二 凡四十則

孔子著述

南雅頌無優劣

二雅當以體別

詩序不可廢

歌詩與作詩不同

春秋逸詩書

詩小雅雨無解

不日成之

管仲知鮑叔尤深

廢井田自管仲

風馬牛不相及

尾大不掉

左氏貶荀息

晉文公知大計

秦繆公學於宁人

秦霸不由孟明

秦三良之殉不由繆公

趙盾弑君報

董狐疑詞

膠舟之報

楚子問鼎

楚之不競

季子之賢有定論

論語出閔子門人手

老彭即老聃

左氏非丘明

子羽貌武

南子是南蒯

匏瓜

執禮之執當作執

立言之難

孔子無所不佩

孔子不憂周公非衰

季文子三思

孔子請討陳桓

陽虎之好

魯公室與戰國相終始

四科不列曾子

子貢不如儀封人

曾點二事俱不類

卷三 凡四十五則

子夏易說

儒者說春秋之失

孔子不言樂

三禮之乖異

魯郊禘不出成王之賜

春秋葬不擇時

莊周未能忘情

孟子非受業子思

孟子性善無定論

孟子權衡失準

曾孟稱孔子

夫子賢於堯舜

增可療目

孟子不行三年喪

孟子開楊墨

孟子言善詩

詩亡辨

孟子不盡信武城

告子性學

孟子句讀

魏襄王竹簡與孔壁同功

孫叔敖碑考

孫武入郢之舉疑偽

子胥種蠡皆人傑

吳亡不係西施

西施不隨范蠡

大赦始於春秋

蘇代爲燕昭聞齊

樂毅田單兩賢相厄

樂毅去就無歎

田單用疑

商鞅善托其君

商鞅徒言令便者

虞卿復相趙

仲連使秦不終帝

楊龜山誤貶蘭相如

救閭與非奢不可

平原君所失不獨毛遂

范雎蒸澤個儻

應侯用蔡澤

秦先時自有張祿

呂不韋之愚

黃歇之禍不在李園

燕吳之所以亡

客非負齊

卷四 凡四十六則

秦用客之功

戰國九派中辯士

古文多譬況

讀書句讀

古書之偽

秦之所以帝

秦法棄灰有故

秦不絕儒生與經籍

秦火後遺書

坑儒考

秦世文章

黔首之稱不自秦始

九隅不爲秦用

長城不自始皇

立扶蘇無救於亡秦

秦亡不由兵弛

章耶未可輕

天亡秦

陳涉秦民之湯武

范增智不如兒女子

項氏之憂不在沛公

相不足憑

高帝入關有天幸

高祖爲義帝發喪

漢王未嘗顛倒豪傑

高祖酌貴遺骸生

千百年眼

八標目

九

侯公碑考

蕭何罷識

蕭何治未央宮有深意

漂母風旨與圯上老人同

韓信威名

韓信有後

漢告反之後封

張良未嘗爲韓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高祖賜姓之陋

虜美人戚姬

漢初封計戶口

高祖竟王劉濞

呂后那謀在暮年

平勃未可議

四皓賜碑

千百年眼

八標目

十

左右祖所以令衆

漢文賜吳王几杖

淮南厲王未嘗反

文帝奢儉之異

卷五 凡四十三則

文帝用賈生

過秦論出丹書

賈生厚德

宣室不宜名譽殿

趙蓋韓楊之冤不由廷尉

李廣無長者風

文帝不能用李廣

文帝復行族誅之法

短喪不自文帝

七國緩削則不反

袁盎幸免

亞夫之死以忌

實太后專制

武帝紀元

武帝封建多不克終

太常卿用侯

漢和親與宋歲幣等

申公不知止

司馬安拙宦

卜式不習文章

田千秋之賢

漢武憐才

司馬相如美人賦

視草之義

董仲舒忠質文之說甚謬

太史公權衡

史遷文章實主

太史公知已

史記多爲後人淆亂

史遷不辭作賦

武帝遺命

武帝神智

蘇武娶胡婦有見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交道之弊

西漢文章之陋

漢用吏胥之效

趙克國屯田是計

陳湯之功不當以矯制廢

二疏之去以許伯

言災異不當著事應

欽向廢圖譜之學

圖譜之益

卷六 凡五十六則

漢儒解經之陋

古易

尚書古文今文辨

毛鄭說詩之妄

衛宏序詩之謬

聲歌之妙至晉而亡

楊雄始末辨

方望實於范增

高光二帝不可優劣

子陵不仕有深意

客星爲災

伏波未是烈士

漢書真本

班祿史妣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漢書缺典

程伊川論班馬

明帝前已有佛典

漢選注之善

漢鄭亭之重

陳蕃懸榻

李膺已甚

景毅耻不與黨錮

清談始於漢末

蔡中郎秘論衡

蔡邕有後

漢末史傳屈筆

孔文舉關係

劉表工書

曹操不復姓

曹操疑塚

曹操諷漢復九州

孫權之劣

昭烈先聲

借荊州所以保吳

荆蜀形勢

取劉璋不係孔明

昭烈遺命之非

梁父吟譏晏子

孔明比管樂有取

子房孔明學術

孔明事業文章

出師表缺句

司馬懿非孔明敵

楊顓不知孔明

武鄉遺言不及姜維

八陣圖

漢祚之長

高貴鄉公文學

李密陳情表詔字

阮籍巧附司馬昭

晉室久亂

晉武以不廢立致亂

晉史矛盾

惠帝廢儲

卷七元四十七則

從戎論無救於晉

晉室所以敗

王衍羞見其女

陶侃被誣

庾亮失計

王導遺詔

王逸少經濟

蘭亭未可議

張翰尊鱸

劉琨負其母

阿堵

英雄自相服

孟嘉論樂非是

漢晉賜金帛各有所盛

陶淵明不欲諸子仕宋

中庸自晉已孤行

不識一丁

王猛死不忘晉

符堅拙于用多

符秦之亡不由慕容垂

崔浩受禍不由作史

金土不可同價

樂武殺業

沈約韻書之謬

劉知幾無史才

隋氏富庶

隋文帝濫殺

隋煬帝毀識

唐高祖殺降

唐世女禍

唐封建之善

太宗縱囚有所做

尉遲公隱德

長孫無忌褚遂良有死道

李勣一言之禍

狄仁傑不殺易之昌宗

關立本知狄仁傑

徐有功難于臯陶

駱賓王四子受誣

駱賓王罷識

徐敬業之敗

滕王閣記出處

玄宗慘刻

明皇廢資格

孝經春秋甚靈

賀季真乞休在老年

盧懷慎先見

卷八 凡三十七則

周易舉正

古人言易不及周公

陸秉大衍數解

李太白深心

阿房賦蹈襲

唐詩之盛不關選舉

肅宗靈武之舉非篡

唐以失形勢致亂

房琯用違其才

房瑁長策

杜子美隱德

杜子美詩意

子美不咏海棠有故

儒者說詩之謬

詩詞說字

二言全錄 八標目

李杜始末考

唐宋逸詩賦

李泌相業

陸贄忌才

德宗不能餌懷光

盧杞愧其子

唐宦官之禍

退之淮西碑失實

藩鎮之弊

白樂天行藏

昌黎史禍

韓昌黎晚信佛老

李虛中子平

王叔文之冤

八司馬伸氣

牛李有同惡

二言全錄 八標目

柳子厚非國語報

道家三尸神之謬

劉禹錫不敢用糕字

李德裕知所本

唐不立后之禍

郭汾陽後裔之賢

卷九 凡四十六則

柳公權詩意

鄭際辭相

唐科目不足憑

崔樞白馬之禍不足惜

王朴異才

韓熙載晦于聲色

吳越改元之証

徐鉉後猶事非實

板本之始

希夷易說

宋儒教之盛昉于趙普

燭影斧聲

趙普遺禍

廬多遜愧其父

种放之隱幽棲

郭忠恕清節

晉唐不通字學

楚王元佐自廢

天書之興做違俗

古章奏皆手書

梁灝謝啟之謔

寇準天書由王旦

王欽若遺善

丁謂長者言

寇萊公奢儉不同

夏竦不值一文

夏竦剖棺之報

龐籍隱德

韓范事業

麥舟非范希文父子所難

范仲淹先見

韓范不識奇士

新舊唐書優劣

朱溫不宜入正統

五代史歸通無傳

五代史不公

宋時史氏顯達

曾子固詩才

雷簡夫知蘇明允

溫公體貼人情

溫公行已之度

綱目正秦統

通鑑省文之謬

殺之三宥之三出處

赤壁考

三疏贊誤

卷十

凡四十二則

坡公遠識

坡公學長生

老泉是子瞻號

蘇文之偽

蘇文賴以不廢

宋儒談天

溫泉寒火

八字可定介甫

介甫寡助

均輸之害

青苗之害

元祐諸賢無定見

畢仲游格言

介甫裁抑宗室

介甫廢禮經

經義取士之弊

宋樂屢變無成

王介甫實貶

章惇有功於長沙

章惇雷州之報

李泰伯非不喜孟子

張商英無佛論

教王之說不祥

宋禮儒臣

童貫爲真太師

蔡京奸狀

葉石林長厚

楊龜山論朋黨

种師道策虜有見

龜山不輕解易

譙定易學

中興十策

朱勝非善處苗劉

宋高宗不欲恢復

宋南渡兵餉所出

岳飛文章

秦檜爲金人作間

秦檜以悍婦絕後

秦檜身後之報

王安石流禍與秦檜等

張浚忌殺曲端

張浚遺詔

卷十一 凡三十四則

采石之戰有先備

守唐鄧可以圖恢復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趙九齡遺功

程朱論周官法度

程子靜坐之說類禪

宋人損益經文

綱目之誤

帝在房州之謬

朱陸異同

吾儒異端

夾雜道學

儒語似佛

佛語通儒

佛典輔儒教而行

陳同甫格言

傳註相沿之誤

朱子淺于說經

名教之累

宋儒不知誨君之義

輔佐胷內批之報

歷代宦侍之禍

唐宋始祖之非

子九

宋興亡相類

宋元亡微

宋仁厚立國之報

張千載高誼

劉辰翁節行

厲足書

許衡有江漢之恩

元世弊政

中華名士耻爲元虜用

郭守敬曆法

元人脩史之陋

卷十二 凡四十八則

御製尚書二解

聖祖待滁陽王之厚

金陵形勢

陳過今之于房

李善長之誣

郭英遺功

聖祖優容解縉

取士良法

太監雲奇

齊黃誤國

楊本將才

宋恭軍奇謀

革除死難之多

陳瑛重遜國諸臣之毒

方孝孺有後

國朝名臣久任

國朝相業

西楊薦賢

絲綸簿

翰林不肯撰元宵致詞

項襄毅受誣

王威寧御士

王靖遠武畧

王振老僕

于忠肅捍土木之變

楊善迎鑾之功

龔遂榮定迎鑾之禮

達官朵耳

倭漆匠

劉忠宣事業

文正保全善類之功

康海負屈

錦衣衛之橫

楊介甫父子相業文章

陽明爲理學中興

國朝三大功

王晉溪識陽明

盜賊有同惡

孫文康却秦藩請邊地

永陵議禮是非

林丘山史筆之重

經筵面奏

我朝勝前代二十二事

國朝樂律不講

千訂律

八標目

三十三

古今改元之誤

待宗藩之法

理財急務

天生人才爲世用

千百年眼標目終

千百年眼卷第一

蕭湘張 燧和仲纂

攜李范明泰長庚閱

○古文籍

泰山封禪文字萬家周有外史專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古人文籍不必盡滅今時顧世類弗傳者良由洪荒始判楮墨未遑重以祖龍烈燬煨燼之中僅存如綫漢世諸儒稍加綴拾劉氏七略遂至三

萬餘卷考諸班氏稅文西京製作繞十二三耳世以皇變稷契何書可讀然乎否耶

○古史之謬

樵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爲一人羅必路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爲帝或以爲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爲臣或以爲火德之主楊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

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莫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至哉言乎

○四岳爲一人

孔平仲以四岳爲一人通爲二十二人之數此說甚妙漢書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注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西岳非知四方者乎書內有百揆四岳以四岳爲西人則百揆亦須百人矣今翰林有五經博士欽天監有五官掣壺亦只一

人益信孔平仲之言矣

○竟不誅四凶

史記本紀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自漢以來儒者失之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見誅于堯之世不待舜而後誅明矣屈原有云鯀悻直以忘身則鯀蓋剛而

犯者耳。使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安能用之以變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四族未嘗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耳。如左氏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之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

○許由讓天下非難

堯禪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天下後世皆高之。陳眉公有云。當堯之時。盡大地是洪水。盡大地是獸。

蹄鳥跡。禹荒度八年。水乘舟陸乘車。泥塗。標方得水土漸平。教民稼穡。此時百姓其。食艱。食粒食三番。境界各有生理。蓋洪荒天地。只好儘力生出幾箇聖人。不及鋪張點染。粗具得一片乾坤草稿而已。何曾有受用處。茅茨不剪。棲巢不。斷素題不枿。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太羹不和。錡。箕之食。聊以充饑鹿裘之衣。聊以禦寒。不惟無事。天下之樂。而且。有盡天下之憂。堯。舜。禹。固其。

耳。許由亦何所。而受之也。哉。嗟乎。今之天下。濃濃則誨盜。古之天下。淡淡則拱手以與人。而不納。老氏有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其許由之謂乎。

○夏君憲曰。此論甚新。但堯時洪水爲害。致天子。麤衣惡食。許由一荒山匹夫。其所受用。又可知也。今之田畯家。隻鷄斗黍。便起爭攘。何曾有。豔可羨。得來千乘。可讓。蠶豆動色。人之賦性。殊。

○巢許非曠士
哉。巢許之辭。摠是一邊之見。然亦不可強也。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駢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裁。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也。

○帝堯善愛其子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竊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尤所以愛丹朱。

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實在位，同其福慶。其所以貽丹朱者至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爲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麗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之於子，亦若是則已矣。

○警衆殺舜之由

虞氏自慕故有國，至警叟亦無違命，則應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衆之欲殺其

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殺人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乃爲耕稼陶漁之事，何居？或者見逐於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歸於田漁耳。故雜書有謂舜見器之苦惡，而陶河濱，見時之貴糴，而販負夏。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敗耳。此說雖出雜書，實得聖人之意。警叟之欲殺舜，在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其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

而莫之辯固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於辯世俗傳說之跡，而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則其事跡之前後有無，固不必拘拘也。

○納子大麓非山麓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應試諸艱，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

一百五眼 二八朱一

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其異於茅山道士之關法哉？

○象刑辨

舜典曰：象以典刑，皋陶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固有象刑矣，而去古既遠，說者不一。荀況記時之人語曰：象刑墨黥，儻嬰共艾，畢非對屢殺緒衣而

不純也。漢文帝詔除肉刑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爲號，而民不犯。此二說者皆謬傳也。禹之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豈嘗不殺不刑哉？荀況有云：以爲治，刑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數語雖堯舜復出，無以易也。然則象刑云者是必模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耳。禹錫爵

千百年眼

卷一

家，使民知姦回亦此意。

○舜葬蒼梧考

世傳舜葬於蒼梧，此說可疑。或者曰：舜既禪位於禹，何緣復自巡狩至於南蠻之地且葬于此？後人以書有陟方乃死一語傳會之耳。陟方卽升遐上仙之異名。然既曰陟方，又曰乃死，亦贅。孟子不云舜卒於鳴條乎？此一大證佐也。按湯與桀戰於鳴條，則去中原不遠。家語五帝德篇曰：舜陟方岳死。

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何孟春註云：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以家語方岳言之，書武遺岳字，其說足祛千古之惑。

○禹貢爲古今地理之祖

禹貢一書，作於虞夏之際，乃千百年談地理者卒莫能外也。是故大賢如孟子，其論洪水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是江有通淮之道矣。及考之禹

千百年眼

卷一

不

貢則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是江未嘗有達淮之道。蓋吳王夫差掘溝以通于晉，而江始有達淮之道。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爲禹跡也。明矣。傳治如史遷，其作河渠書曰：斯爲二渠，復禹舊跡。是以二渠出于禹者也。及攷之禹跡，河自龍門至于大陸，皆爲一流。至秦河決魏都，始有二流。子長蓋誤指秦時所決之渠以爲禹跡也。明矣。吁！禹貢之書，不過數千言耳。古今言地理之牴牾，莫不於此。

取質焉。後此者其可舍之而不爲依據乎。夫馬言所以不可及者何。神聖之擘畫。原非後儒所能彷彿。且也。州不係於方域。而係之山川。所以千古如一日。而莫之能遠也。

○帝養良弼

傳說事世咸疑之。以爲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豈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果與愚與。或者又云。武丁嘗遜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且商俗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賢人所以成務之幾也。此說辨矣。而亦非蓋所云夢養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養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鄭文夢鹿而得其鹿心。誠於得鹿。

者尚可以得。況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

○伊尹放君之誤

陳越石云。商甲不惠於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復歸于亳。善矣。不可以爲法。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駕于臣之業何如。又況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誦。以損其身。則弑君之謗。消無日矣。殷之君臣亦幸而成耳。噫。泥泥接踵。羿羿比肩。後之爲人臣者。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混。皆取伊周以爲嚆矢也。越石此論似矣。尚未深考。按孫季卿示兒編云。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其論甚偉。可息紛紛之疑。勾曲外史張天雨取其說。書于伊尹古像之後。

○微子不奔周

微子左牽羊。右把茅。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蓋出左氏之誣也。史曰。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

又魯待周師至而後而縛乎。況武王伐紂非伐微子則而縛衛璧當在武庚亦非微子事也。卽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而遜於荒野也。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而獨不及微子以微子遜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母乃疎謬已乎。

○夷齊辨

論語爲衛千駟二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證於史記蓋孔子之後尚論古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於伯夷也大槩稱其制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傳而記事實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

有遜國俱遜之事則夫子不爲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然遷好奇而輕信反滋來者無窮之惑論語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且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曰采芩芩芩首陽之顛采芩芩首陽之下

也若論一事尤爲糾纏使果有之夷齊當諫於未舉事之初不當俟其戎車旣駕而後出奇駭衆於道路也太公與已均爲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匆匆扶去於鋒刃將及之中也乃紀傳摹寫二子冒昧至前太公營救之狀殆如狂夫出關群小號呶而迂怪儒生姓名莫辨攘臂其間陳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稍有識者所不爲謂夷齊爲之乎遷于史記才

千百年眼

卷一

七

有一字之增而遂與論語略無一字之合使果姬是采薇一歌足發明武未盡善而孔則刪之食粟之耻有大於不聽惡聲而孟則置之探之事理胡刺繆也然則遷豈無所據乎曰遷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夫古詩稱采草木蔬茹于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食人粟者乎且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

論語之所云也是此詩誤遷而遷誤後世也

○商之後獨盛於夏周

舜典所稱伯禹以下二十有二人而禹之功最大故踵舜以興身有天下矣稷養弊教功亦不在禹下而於天下未能身有之惟子孫始繼世光大焉稷之後爲成周天地文明萃於一代契之後亦數生聖賢而商之賢君比夏與周又最多者何也開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說至湯始言降衷恒性也其

千百年眼

卷一

十四

萬世道學之祖乎故不獨能身有天下卽其後王若太戊盤庚武丁皆能著書立言雖凌遲之末猶有三仁焉微子宜有商而避之弗父何宜有宋而又避之至孔父嘉乃別爲公族而受氏五世之後復生聖人爲萬世帝王之師是二十二人之中契之明德豈夏與周所能及乎

○太王未嘗剪商

太王剪商之說不知何據夫太王遷岐在商帝之

之世商家中興又五十九年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太王安後剪之乎已猶崎嶇避狄而謀及商之天下人信乎以文王當紂之時尙自難王泰伯安得遂有天下耶。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蠻嗚呼是何重誣古人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殷商解云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太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敗殷作剪且說文別有剪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太王何嘗滅商乎敗此者

○武王追王明文

唐虞肅宋歐陽公游定夫皆有文王未嘗稱王之論然不過以語孟及秦晉武成之文夷齊虞芮使連曹操之事實探曲證彷彿比擬卒無武王追王之明文雖蘇張口舌人誰適從愚讀太史公伯

有曰西伯辛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非武王追王之明文乎古稱馬遷良史其文核其事實執此則諸公論說可以盡廢千古以來覽者俱未之及何哉

○金縢非古書

讀書至金縢及履詳究疑其非古書也夫周公而卻二公穆王以爲未可戚我先王矣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儉人佞子之所爲也而謂周公爲之乎且滋後世割股醢天之俗其冊祝有曰今我命于元龜爾其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珪璧要之乎又曰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蓋卜冊之書藏于宗廟啓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并既曰周公別爲壇墠則不於宗廟之中明矣不於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于宗廟金縢之匱又私啓之也又曰王與大夫

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爲代武王之說夫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人尚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縢之匱至今乃啓之耶卽此五事反覆詳究是編非古書也必矣

○三監武庚之畔不同情

三叔武庚之叛同於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於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得周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於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於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

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則一時孔急之勢可知已象之欲殺舜止於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不誅則凡爲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豈治世所宜有哉

○湯武不可並言

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鴟鵂小豷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一方而終耳未至於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況六百年仁恩之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於其間商周之事未可知也且湯既

勝夏猶有慙德。慙慙危懼。若將墮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往。並不見其切已事。此雖儒者之見。亦闡幽之論也。

○殷有三入

武王遷頑民於洛邑。封箕子於朝鮮。朝鮮遼海外。微去關洛東西數千餘里。名雖不臣。實有屏諸四

千百年眼

卷一

十九

夷之意。其隄防疑慮可知也。若余所恨者。更

事箕子為紂懿親。不忍言紂之惡。是也。洪範之陳

是亦不可以已乎。然則夫子稱殷有三仁者。何不

知此仁字。非朱紫陽至誠惻怛之辨。論語如此。仁

字凡三見。并有仁焉。又觀過斯知仁矣。又其為仁

之本歟。仁當作人看。夫子曰殷有三仁。蓋言殷有

三人如此。具眼者自能辨之。

○世官之弊

虞夏用人止於世族。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一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咸。傳說諸大臣皆非親舊。然則立賢無方。湯蓋用此致治矣。其後周公往往言之。亦未得盡行。管蔡之叛。周公雖逆知之。必不敢言。言則必不用。管蔡當時習俗已久。決謂周公間親聞舊而忠言反為薄論。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此謂也。武王數紂之惡曰。官人以世。此豈獨紂之罪。自唐虞以來已如此矣。

千百年眼

卷一

三

然武王雖惡紂之世官。而亦未能改積習之常。久

則難變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

尊疏踰戚。以今言之。何不得已之有。即朝釋耒耜

耒耜。槐衮人亦安之矣。又通論之。魯之三桓。鄭之

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孫盤據。苗裔嬋鳩。雖食如

狼。狼如羊。蠹如豕。虎如虎。皆用之。而當時秀才

士屈於族姓。而老死田野者。不知其幾矣。惜哉。至

秦用客卿。漢用刀筆。而此弊始除。迨東晉六朝。王

謝崔盧輩各據顯位。謂之華腹膏粱。又踵前弊矣。南之并。北之侯。皆憤族姓之下。至於作亂。豈在江南求娶於王。謝不得。乃按劍曰。會須令吳兒女作奴。雖其凶悍。出於天性。致亂亦有由矣。則湯之立賢無方。固虞夏以來所未有也。

○封建難復

封建之弊。不特見於周秦之際。而已見於三代之初。蓋舜之時。蠻夷官猾夏矣。而命皋陶以修五刑。五流之制。有苗嘗弗率矣。雖命禹以徂征。卒之以舞羽于而格。夫蠻夷有苗。皆要荒之外。王政所不加者也。而士師足以治之。不戰足以服之。則當時四嶽十二牧所統之國。其謹侯度而不勤征討也。審矣。此在唐虞則然也。蓋家天下自夏始。大封同姓而命之曰藩屏王室。自周始。然三代之封建。豈得已哉。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

用是知封建非殷周聖人意也。勢也。故封建之弊。亦遂始於夏而成於周。是以禹一傳而啓有有扈氏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羲和之罪。曰沈湎于酒。辟官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則誅止其身。使其人生於漢世。則一廷尉足以定其罪。而啓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且紀其事曰。大戰曰。徂征。又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則兵師之間所傷衆矣。至於周衰。人心未離。而諸侯先畔。天子擁空名於上。而列國擅威命於下。因循痿痺。以至於移祚。謂非封建之弊乎。摠之時。不唐虞。君不堯舜。終不可復行。封建謂郡縣之法。出於秦。而必欲易之者。則書生不識變之論也。夫置千人於聚貨之區。授之以挺與刃。而欲其不爲奪攘矯虔。則爲之王者。必有伯夷之廉。伊尹之義。使之靡然潛消。其不肯之心。而後可。苟非其人。則不若藏挺與刃。嚴其檢制而。

使之不得以逞。此後世封建之所以不可行。而郡縣所以爲良法也。王綰淳于生之徒。乃欲以三代不能無弊之法。使始皇行之。是教盜跖假其徒。以利。而又與之共處也。則亦不終日而反劇四起矣。

○楊升菴曰。封建起於黃帝。而封建非黃帝意也。土官起于孔明。而土官非孔明意也。勢也。封建數千萬年至秦而廢。土官歷千百年。川之馬湖。

千百年眼

八卷一

二十二

安氏弘治中以罪除廣之田州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儻有言復二氏者。人必群唾而聚咏之矣。封建之說何以異此。

○井田不可行

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

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男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十畝。乃實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或長或少。或爲士。或爲商。或爲工。又所當周知也。爲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自公侯伯子男以至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

千百年眼

八卷一

二十四

又如鄉官。勝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界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富家以祖父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爲子奪校其豐凶。以爲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以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侯乎攷覈。而好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么麼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井田之法雖未全廢。而其弊已

不可勝言。故孟子云：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又云：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可見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衆，政教難施，故法制墮弛，奸弊滋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任其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既承秦而卒不能

後三代井田之法，蓋守今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遷授，其奸弊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況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乎？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湖雲擾，則已無所施。

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圯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爲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井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九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盡廢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

以維持井田故也。封建廢而欲復井田，不其難乎？況夫井田之制，溝洫塗淤，甚備。凡爲此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使盡能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十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使其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也。而又爲民作屋廬於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自非至

愚孰肯以數十年無用之精神行萬分不一成之事乎知時變者可以思矣

○漢中郎區博諫王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今欲遠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區博之言可謂至論宋儒張橫渠必欲行井田且曰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嗚呼何言之易也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智不如區博遠矣

千百年眼

卷一

○三書紀周穆王之賢

夫子定書自周成康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冏呂刑三書欲知穆王用人與其訓刑之意如是明審可知穆王之爲人不墜先烈矣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乃曰偃王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時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騎之西宴王母於瑤池忘歸諸侯贊于徐庭者三十六國如退之說則夫子所取三篇可以無傳今觀穆王三篇其論

千百年眼

卷一

呂刑以詰四方荒度之義與荒度土功同太子晉稱周無道者曰夷厲宣幽而不及穆可爲明證

○周過其厝之謬

自古有天下之長久惟周論者亦謂周過其厝此未之深考耳武士滅殷百八十七年而厲王流彘稱共和者十四年國無主也而宣王立至幽王十一年犬戎滅周合前共二百五十七年周轍東而天下不復宗矣似據虛器不亡猶亡也漢以二百

一十年唐以百二十餘年宋以百五十餘年俱有中斷之厄治日少而亂日多蓋自古記之已

千百年眼卷第一 終

※

千百年眼卷第二

漢湘張 燧和仲纂

宛陵唐一澄君湜閱

○孔子著述

孔子生平，唯於周易有贊，詩書則刪之，禮樂則定之，春秋則筆削之。筆，但筆其舊文有削則不盡筆定，亦不添一筆，刪則不筆者多矣。蓋不貴增而貴減，文王周公之彖象多詭奇，而孔子之傳文極顯淺，殷盤周誥之書詞多澁，舌而魯論之紀載無贅牙。古文自古，今文自今，要以暢事理，覺後覺而止矣。蓋不尚詭而尚平，嗚呼！此聖人竊比之深意，非若後世爭妍筆楮爲也。

○南雅頌無優劣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邠至商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不能於魯太師之舊有所增加，則季札之所觀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也久矣。

矣。學者求聖人太深，曰六經以軌萬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揚，不徒然也。重以先儒

贊添國風一名，參錯其間，四詩之目出而大小高下之辨起，從其辨而推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於雅，康宣其戒，魯傳乎雅，加於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且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秦穆之晉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於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詭譎焉，可謂不知類矣。

○二雅當以體別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亦豈小哉。

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
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
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
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
章其篇首多奇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
十八篇皆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與國
風覺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于變雅亦
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

千百年集

三

爲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
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者可
謂無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
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
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
可破政有小小大之說

○詩序不可廢

桑中東門之壠漭漭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

揚月出序以爲刺淫而朱傳以爲淫者所自作
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釋今狡童褻褻子之丰風雨子衿揚之
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序本別指他事而朱傳亦
以爲淫者所自作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
蕩無耻之詞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
則不知其所刪何等一篇也夫子之言曰思無邪
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詞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

千百年集

四

朱子之說則雖詩詞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且未
瓜遵大路風雨子衿諸篇雖或其詞間未莊重然
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蓋嘗論之
均一勞苦之詞也出于序情閱勞者之口則爲正
雅而出于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
泆之詞也出于奔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奔者
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于愛桓叔共
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

可錄也

○歌詩與作詩不同

古人歌詩，公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過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

子百李康

卷二

五

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彊通也。則烏知鄭衛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圖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寡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耆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寥，我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籥兮，此

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

○春秋逸詩書

僖二十三年，趙衰賦河水，則春秋之世，其詩猶存，今亡矣。楚左氏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春秋之世，其書猶存，今亡矣。宋洪邁爲山林教時，林少穎爲書學論，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之，堯典，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彙，佚畧之可也。

○詩小雅雨無解

兩無正大夫刺幽王也。此小序之文，兩無爲句。正大夫刺幽王也，爲句。正大夫，卽第二章所稱離居者。箋正義集傳，並以兩無正名篇，誤矣。然則兩無之義，若何膏澤不下也。

○不日成之

靈臺詩曰不日成之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於事理爲暢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管仲知鮑叔尤深

鮑叔固已識管仲於微時仲相齊叔薦之也仲既相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每贊之鮑叔鮑叔曰

千百千

宋二

七

公必行夷吾之言叔不惟薦仲又能左右之如此真知己也及仲寢疾桓公詢以政柄所屬且問鮑

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

予之不受也雖然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

惡終身不忘不可以爲政仲不幾負叔乎不知世

正所以護鮑叔之短而保鮑叔之令名也叔之知

仲世知之孰知仲之知叔之深如是耶曹叅微時

與蕭何善及何爲宰相與叅隙何且死推賢惟

叅聞亦起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叅叅又屬其後相悉遵何約束無所變更此二人事與管鮑相反而實相類

○廢井田自管仲

世儒罪秦廢井田不知井田之廢始千管仲作內政也漸壞矣至秦乃盡壞耳元陳子題管仲詩畫野分民亂井田百王禮樂散寒烟平生一勺潢汙水不信東溟浪沃天可謂闢幽之又九河之壞

千百千

宋二

七

亦自管仲始詩緯所謂移河爲界在齊邑是也

○風馬牛不相及

楚子問齊師之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劉元城以爲此醜詆之辭言齊楚相去南北如此遠驪馬牛之病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輒入吾地何也其說卽書所謂馬牛其風意近有解者牛走從風馬走順風故不相及此說亦新

○尾大不掉

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域有獸曰羆尾大於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元白湛淵有味羆詩羆尾大如舡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

○左氏貶荀息

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也

千百年眼

卷二

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心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晉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先而不可抹於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也

○晉文公知大計

晉文公避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三年奚齊卓子相繼數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舅犯靜而待

之若將終焉者至于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于是秦人責報于外而里不要功于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屬于文公然穆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伯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矣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也

○秦繆公學於寧人

秦風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公此

詩之意在後三句夫爲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

群臣壅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爲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彌笑三代柄用閹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繆公學于寧人寧人守門之人卽寺人也此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爲師保而繆公乃學于寧人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

高得以殺夫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未必無意也

○秦霸不由孟明

孟明始爲晉虞不自憊艾再敗於殺陵彭衙幸晉師不出封殺尸而還左氏美之過矣穆公襲鄭蹇叔苦諫使繆公能用其言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秦晉亦不必作也左氏不稱先見知幾之寔叔而贊喪師辱國之孟明何其謬哉且其言曰

千百事

卷二

中

六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秦之所以霸西戎者累趙富強形勝險雄心於戈矛戰聞技養於射獵徐驕非一日也孟明何力焉

○秦三良之殉不由繆公

穆公秦之賢君也三良殉而黃鳥興哀識者以爲公之道命非也穆公不忍殺敗軍之三大夫豈以無罪之三良而命之從死按魏人哀三良云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

時等榮樂既歿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味詩人之旨則知三良下從穆公實出其感恩殉主之誼初非有遺之者然後知東坡之論所謂三子之殉君亦猶齊二客之從田橫其說固有所本也獨其子若康公者遂坐視而不之止何哉

○趙盾弑君報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於靈公以伐之乃發令於大廟召軍令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聲其罪也宣子其不謬於君臣之際矣異時得罪出而宗人穿殺其君靈公而宣子反也無一言焉夫有君之弗恤內賊之弗誅而隣是師乎其體極矣故吾以爲桃園之逆穿之手盾之心也三傳述其事春秋誅其心也盾得保首領以歿已是天幸而後之論者猶或疑其事而重惜之甚矣其誅之役也於是乎下宮之役大夫屠岸賈曰靈公之賊盾雖不知猶爲賊首糾然典一國之師而汙其

宮。猶其室。趙氏之宗。幾亡炊火焉。天報之巧。與聖
筆之嚴固。並行而不悖矣。何必假手於軍吏。乞靈
於鍾鼓也。

○董狐疑詞

晉靈公之弑。董狐直筆洵哉其良史也。乃曰亡不
越境。則凡弑君者。逃於千里之外。皆可曰吾義也。
絕雖弑無罪也。可乎。當時董狐只合舉某事某事。
以証其弑君不當。以此為疑詞。故孔子曰惜也。越

牛百年。不孝二

境乃免惜者。惜董狐之言也。非惜宣子之不能免
也。

○膠舟之報

周昭王南巡。楚子以膠合舟。乘昭王。昭王沉于江。
當周全盛之時。楚人已弑其君。而不能討也。齊桓
葵丘之會。管夷吾始引膠舟事責楚。楚雖請盟。而
其惡陵猶故也。秦末天下共立楚懷王。孫心為王。
項羽大破秦兵。爭割天下。伴尊懷王為義帝。密遣

英布弑之。江中亦楚子沉昭王處。膠舟之事。雖在
數百載前。而兩王被禍之慘。則在數百里內。亦可
謂報應之巧矣。後來漢高帝納董公之說。三軍縞
素。數羽之罪。因而滅之。可見弑君之賊。無所逃於
天地間也。獨當時造膠舟者。闕漏詠而遣英布者。
顯伏法。似乎有幸不幸。而天下後世共賊之身後
之戮報。亦不薄矣。

○楚子問鼎

千百年。一八卷二

十四

楚子問鼎。羅泌以為妄。謂楚莊實君。孫叔敖賢相。
滅陳且復於申叔之對。入鄭且舍於鄭伯之服。非
復前日之頑獷也。周為共主。彼豈遽然而窺之。又
謂鼎非傳國之物。問之何益。亦似有見。第左氏所
載王孫滿之言。未必皆妄。按九鼎在周。乃上代所
寶者。故周公卜洛。亦以安九鼎為首稱。楚居漢南。
皆問鼎之名。欲一見之。而不可得。故過周之疆。問
鼎之鼎。亦嚮慕之私耳。王孫滿惡其強梗。遂切責

之謂其窺伺神機而楚子問鼎初心未必遽至是也若謂楚實未嘗問鼎而以左氏爲問則又不盡信書之過矣

○楚之不競

楚之爲國也恭莊以前雖僻在荆蠻而其國實趨於強康靈以後雖屢抗中華而其國實趨於弱齊桓不與楚角諸侯雖一向一背而其患止於猾夏晉文親與楚敵後世徂於或勝或負而其勢遂駸駸於抗衡然自州來奔命楚始患吳鍾離師吳始易楚數十年間楚日不競則其抗中華也亦豈楚之利哉

○季子之賢有定論

古今兄弟讓國之事若太伯伯夷叔齊季札察察數人可謂宇宙間希曠宋儒獨病季札謂讓以基禍此語似是而非蓋不度當時事勢而妄爲之說也夫季子在齊知齊政將有歸在晉知晉國必

有難聞樂知衛之後亡檜之早滅豈獨不知閭閻之爲人乎彼閭閻者陰狠而忌日夜謀所以乃僚取吳散財養客數十年而幸就就而一旦致之乎季子豈賢季子而其爲之下乎畏忌季子也季子於此掩然而受之吾恐乃僚之血未乾季子且以次及矣故季子曰爾殺僚吾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也斯言也蓋亦無可奈何矣躬耕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季子寧得已乎賢者不欲逾揣異日

之變而能爲今日之所爲故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歟欣去之如解重負非苟爲名而已也若季子者可謂達不媿夷齊內不媿乃祖矣宋儒拘攣一倡而雷同至今特爲洗之

○坡公作季子贊曰泰伯之德鍾於先生葉國如遺委蛻而行坐間春秋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可謂季子知已矣

○論語出問子門人乎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問答比及門弟子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雍至閔子獨云子。蓋終此書無指名。然則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又安知不出於閔氏之門人耶。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亦可見矣。

○老彭卽老聃

老彭王輔嗣楊中立皆以爲老聃也。三教論云五千文。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爲

千百年來

卷二

老子其說古矣

○左氏非丘明

宗左氏者以爲丘明受經於仲尼。所謂好惡於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者非丘明。蓋有證矣。或以爲六國時人。或以爲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秦人始以十二月爲臘月。又左氏所述定事極詳。有無經之

傳而無無傳之經。亦一證也。又左氏中紀韓魏智伯事。舉趙襄子之諡。則是書之作必在襄子既卒之後。若以爲丘明。則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卽使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而丘明猶能著書也。今左氏引之。其爲六國人無疑。

○子羽貌武

夫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貌寢也。及觀

三百五舉

卷二

十八

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其猛毅比季路更甚。則所爲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室。及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正以其貌武而行。儒耳。博物志水經注。俱稱子羽渡河。齋千金之璧。河伯欲之。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左操壁。右操劍。擊蛟皆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竟棄壁而去。然則子羽之勇誠不減季路矣。

○南子是南蒯

史記謂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姬南子非也家語曰孔子適衛子驕爲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雍柴驂乘使孔子爲次乘遊於市孔子耻之夫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耻爲靈公南子之次乘豈肯輕身往見之南子者蓋魯之南蒯耳南蒯以費阡昭公十四年奔齊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

○匏瓜

匏瓜星名繫即日月星辰繫焉之繫見應柳之天文圖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于天而不可食正與

靡南有其不可以綴揭維北有斗不可把酒樂同義

○說禮之執當作執

子所聖言詩書執禮執字當是執字之誤誠書執執字相類執樂也是即春秋教以禮樂不夏教以詩書與四教亦是四事執即藝字

○立言之難

夫子不語怪力亂神特不語耳非謂無也後之儒

者遂欲一切抹却不知力與亂分明有神怪力亂無果爾則春秋所紀災異怪亂之事皆無據而不足信乎又如孟子天時地利章亦只較其緩急而輕重言之若如後庸仁義于權之說則是天時地利可盡捐而不用矣嗚呼腐儒者流真所謂以人國僥倖者也

○孔子無所不佩

士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紉者

佩劍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卓吾子曰古者男子出行不離劍佩遠行不離弓矢日逐不離鴈珠佩玉者爲隨身之用事親之物其實思患預防文武兼設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與丘田禽兵同括矣意不在文飾特假名爲飾耳後之人昧其實也以是爲美飾而矜之務內者從而生厭心曰是皆欲爲侈觀者何益之有故於今金不設儀而文武遂判非但文士不知武備至於武

千百年集

卷二

人居常走謂亦效文裝矣竟矣博雅雍雍如也肅肅如也一旦有傲宜特文人束手武人亦寧可用耶

○孔子不夢周公非表

孔子夢周公尚是耳中鳴聲眼中金屑也直到不夢見周公時便是一齊放下所謂去年食未是食今年食始是食耳其所云吾義正已到大休歇處

耳

○季文子三思

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冕可謂善矣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植其爲妾馬金玉也多矣是亦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謙恭也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則曰再斯可

千百年集

卷二

三

矣若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憂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殖以肥已矣文公不得其辭乃云思至于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弗得弗措也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

○孔子請討陳桓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重矣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

說。卓吾子曰。世固有有激而爲者。不必問其爲之果當也。有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與否也。哀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爲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長養亂賊之心乎。若說非義。則孔子沐浴之請。亦非義矣。何也。齊人弑君。與魯何與也。魯人尚無與又何與於家居。不得與聞政事之孔子乎。不得與而與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千皆不可與言而言是多言之

千百年来

不孝之

二三

三大夫齊之田氏一也。孔子雖去位而三桓終不放篡魯孔子之功也。則夫請討之舉未必全無所關係而聖人亦何嘗枉却沐浴之勞也。拈出與誰者辨之。

○陽虎之奸

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謹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曰陽虎以解衆也得其情矣黃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此豈知臣猾之深姦邪虎初竊時亦知無用特以魯寶之我竊之魯必追我我與之則釋我已西方有狗國中華人人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噬之人以筋投之必啣而反較及則追無及矣陽虎豈欲狗國魯也乎晉明帝見王敦逃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蓋祖虎之故智云爾

○魯公室與戰國相終始

魯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

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散沒
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戰國相終始蓋
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衆
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四科不列曾子

四科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非謂七十二
弟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後人錯認夫子之意
遂以十科之人目爲十哲而學官之中塑坐於夫

一百年限

八卷二

二五

子殿上其餘弟子則繪立於兩廡之下雖曾參之
賢亦不預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之數也至州縣
每歲春秋釋奠亦以此爲升降之等失夫子之意
甚矣考其制蓋承襲已久觀東漢末徐幹中論有
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原憲之
清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如也
則知此說自漢已然

○子貢不如儀封人

於時魯閭羅近溪曰昔人謂子貢晚年進德如謂
仲尼日月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眞是尊信孔
子到至處先生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
何爲進德孔子一生之學只是求仁只是行恕夫
于此仁恕卽一時將天下萬世都貫徹了子貢不
知卻只望夫子得邦家至其後仲尼以萬世爲土
爲萬世立命矣子貢猶不知且追恨夫子未得邦
家未見緩來動和之化與夫生榮死哀之報想其

一百年限

八卷二

二六

築室于場六年不去猶是此念耿耿也當時儀封
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與人不
同正木鐸天下萬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解作將
來之將不知當作將無之將所以把封人獨得之
見與子貢一般看了此是學問大關鍵吾人學聖
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皆無足論矣張和仲曰近溪
此說可謂前無古人矣然子貢亦有說得着處如
仲尼焉學之問是也蓋學賢是常事學不賢非孔

不能舜之好問好察，殆是千載同調，非深於道者，不易識也。

○劉司中曰：將字當與孟子幣之未將同。鮮蓋亦奉夫子以爲木鐸也。若作將無之將，尚有毫釐之隔。

○曾點二事俱不類。

季武子卒時，孔子生纔十七年，則曾點或未生，亦甚少也。安得倚其門而歌乎？又可怪者，曾子云：『小過而曾點暴怒如此，絕與鼓琴浴沂氣象不類。』豈所謂狂者之過耶？抑紀載失實也。

百年眼卷二終

千百年眼卷第三

瀟湘張 燧和仲纂

長洲陳元素古曰閱

○子夏易說

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相觀而善之謂靡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摩成德子夏易說如此今本作靡靡牛繩也取繫戀之義然不如摩厲之說為長以韻讀之又叶也

千百年眼卷第三

○儒者說春秋之失

儒者之說春秋其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無惑乎其求之益詳而傳會之益鑿也其視之異乎春秋則曰此刑書也無惑乎其言之益刻而鍛鍊之益深也已以為美則強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已以為惡則強求諸辭曰此奪也此貶也聖

六之特筆也或曰聖人之變也一說弗通焉又為一說以護之一論少室焉又為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更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

○孔子不言樂

夏殷之禮孔子能言之而不及樂經趨過庭訊以學禮亦不及樂豈以禮具而樂即存耶夫古樂之亡久矣即孔子亦無得而聞也若告顏子為邦而終之以韶舞則子齊嘗聞韶惟顏子或足以知之耳

○三禮之乖異

七十二子之在孔門問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吊子游褐裘而吊小飲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為之大功子夏曰為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此況復傳之群弟子之門人則其夫及遠

也從而信之則予着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誰有誣
承此三禮文義不能無乖異也迨其後也呂不韋
作月令蓋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
士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如二書出
於秦漢猶且日月令爲周禮王制爲商禮至於今
則以其傳遠而不敢辨矣惜哉

○魯郊禘不出成王之賜

魯郊禘之借天下後世所共議也至以爲成王之
勑則厚誣矣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借始於閔
公也書四卜郊見郊之借始於僖公也由是觀之
則郊禘不出成王之賜也明矣且史者載事之書
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
公羊穀梁及國語皆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卜郊
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即春秋
意也隱公嘗問羽數于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
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

若人倫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皇賦
之盟長弘欲先恭祝鮒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
其說魯之寵錫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
弱士田陪執視宗卜史官司葵罷織悉畢舉使有
天子禮樂之賜鮒也正宜藉口以張大於此時而
反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借矣哉于家駒曰
設而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
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駒亦
昭公以借而不請耶由是觀之魯之借非特郊禘
而已天子之禮樂大小皆悉用之周公闕來聘魯
魯有昌歆形盟而辭不敢受寧武子聘魯魯饗之
賦湛露彤弓而曰其數于大禮二子之辭蓋惡魯
之借也以是觀之可見魯之借尚未久故上自天
子迄乎下至鄰國之樂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
魯人並無一言及成王之賜以自解以此知其體
也按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

王王使史角止之。夫知之而有郊禘，是魯自僭也。然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爲常。僭公始作，頌以郊爲率焉。記禮者以爲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康周公而疑似之說遂至於今，不可以不辨。

○春秋葬不擇時

傳曰：諸侯之葬五月，大夫經時，士則踰月，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復期，不葬議之。殆禮此則葬之不擇年月日可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取千有金眼，六卷三，五十一。

○莊周未能忘情

莊周妻亡，鼓盆而歌。世以爲達，此殆不然。未能忘情，故歌以遺之耳。情若能忘，又何必歌。

○夏君憲曰：婦人奸幹家，做功名婦人之情也。莊

周一生曠達，欲效曳尾之龜，必是被妻子逼，不過到此方得脫然不覺手舞足蹈逍遙遊之作，或者其鼓盆之後乎。

○孟子非受業子思

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不察者，遂以爲親受業於子思，非也。攷之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爲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子思生年雖不可知，然孔子

之卒，子思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至魏。

赧王元年至齊，其書論儀秦當是五年後事。距孔子之率百七十餘年，孟子卽已耆艾，何得及子思之門，相爲授受乎哉。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牧民之道，蓋倣倣之言，不足多信。

○孟子性善無定論

性相近一語，千古論性之宗，不可易也。孟子道性善，然亦不能盡廢或人之說，玩其言曰：乃若其情。

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曰：乃曰：可皆擬議推。鼓之詞，卽性相近之意。及言聲色臭味，則曰：性也有命焉。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孩提之愛，生於欲，所欲在乳順之，則喜，拂之則啼，與告子食色性也，何殊乎？其曰：性善，或是言性之原耳。朱元晦無極太極之辨，此爲鼻祖。

○表石公曰：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

千百生集

卷三

七

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出于矯強，可俱謂之真心耶？

○孟子權衡失準

孟學孔者也，守其家法可也。乃一槩執孔子以裁，亘古之聖人，未免有權衡失準處矣。蓋其別一時，被淫邪遁之言，則精而窮千聖權實變化之用，則泥。

○曾孟稱孔子

耿子庸有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爲孟子自道之言。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曾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爲曾子自道之言。此解無人會得。

○夫子賢於堯舜

王龍溪曰：堯舜未易賢也，釋者指事功而言，殆非本旨。夫人之情，得于親炙者，其情密而屬意深得。

千百生集

卷三

八

于傳聞者，其情疎而用意渺。況門人受夫子之教，耳目所濡染，精神所鑄鑄，中心誠服，同于罔極之恩比之邇焉，疎渺之迹，似若有間，故不覺稱誦至于如此。門人亦不得而自知也。其曰：不至阿其所好，亦若有槩于其中者矣。

○蝻可療目

孟子所載陳仲子井中食李事，嘗疑蝻可以治耳目之病，及閱晉書，盛彥之母失明，明年久嘗搃其螺。

婢恨以炙螯啖之毋食之美後以示彥彥乃抱母
痛哭然母從此目復明因閱本草亦云螯螯汁滴
目中可去障翳乃知仲子旬旬三咽不爲無謂

○孟子不行三年喪

許竹厓曰孟子勸人行三年之喪而于其身則不
能無疑焉其書曰孟子自齊葬於魯及於齊止於
廬克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
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夫以葬魯
未幾而卽反於齊止廬方暖而始可以問則其未
肯終喪於家也可知否則何自齊以至於葬魯之
後更無餘憾乃至在途止廬而可問耶余謂此說
誠獨見也

○孟子開楊墨

楊朱治老子墨翟治禹孟子言其無父無君又甚
之於禽獸幾於酷吏苛辭矣若以孔子差等百王
之眼而照萬世則楊墨之源不深其流亦必不長

縱微孟子之排亦將不久自熄何者世方決性命
之情以繁富貴安肯如楊子之不拔一毛世方後
公事急身圖安肯如墨氏之摩頂放踵而利天下
妨道蠹民其唯鄉愿乎彼其通官機適俗性故能
深投小人之好而且以久流于世也然楊墨異而
鄉愿僞試思泣岐悲樂是何等心肯卽墨子守宋
一端也爲今古奇績假令世有若人又何暇稽其
無父無君之流弊卽目之爲忠臣孝子可矣

○孟子善言詩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學詩之法孟子兩語蓋
之矣蓋詩人之意寄興取喻含蓄不盡故言之者
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離離鳴鵒
旭日始旦而昏冒之意自在言外憫流民則曰鴻
鴈於飛哀鳴嗷嗷而淒涼之景如在目前傷暴飲
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而誅求無藝之慘也不
可勝言孟子論與民偕樂而獨言鼓樂田獵深諷

此意如詩有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釋之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未嘗費辭而理自明使宋儒爲之不知添許多詮釋矣又如書曰刑放無小宥過無大有作者解云刑放無刑小宥過無宥大只添二字而語意明白訓詁家須作如是觀

○詩亡辯

金華王栢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義理之所關也解

千言生眼

宋三

者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自爲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脉絡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皆在其中非獨以爲雅也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廻徐方之馭而楚狩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旣不得知其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于樂工之

所傳誦而已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脩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

○孟子不盡信武城

孟子於武城止取二三策又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可見古聖賢讀典謨猶自有去取所以識見龍罩于古今之學者其作轅下之駒何怪其日陋也

千百年學

宋三

雖然便是說不出孟氏則宋儒又以爲異端之射的矣

○告子性學

告子一生留心性學故孟子七篇惟與告子論學取精以爲冥然罔覺悍然不顧不知告子甚矣王弼州曰荀子之言性惡蓋矣然亦自體驗得之如告子亦體驗而得者也楊子之善惡混從孟荀之論而發其疑韓子之三品復因三子之論而酌其

似非體驗得者也此論可爲二子因氣

○孟子句讀

孟子馮婦暴虎馮章一本作善人言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擾云云前士則之後爲士者笑之文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特難與迂滯者語耳

○魏襄王竹簡與孔壁同功

春秋戰國殉葬之風大行至始皇穿冢驅山珠璣

寶玉窮極人代唐太宗獨以蘭亭高出千古矣然孰與魏襄王之竹簡也襄王卽孟子所謂不似人君者而冢中獨竹簡數十車古堦一二服玩珍怪無聞焉卽世傳三書無論如大易繫辭或燼於秦火而出於冢中則襄王竹簡豈不與孔壁同功哉當戰國紛爭雅尚有如若人誠未易者迺世率置之弗道惜哉

○孫叔敖碑考

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鎮費補之云子得漢廷烹中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公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慷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具列對卽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實必

爲潘國下濕境崩人所不食遂封潘鄉潘卽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食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食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食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勝史記所書遠甚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

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然又謂碑亦罕傳今以集錄二十餘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孫武入郢之舉疑偽

孫武之譚兵當在積直之後吳起之前然武爲吳將入郢其說或未盡然丘明於吳事最詳練又喜誇好奇以武如此舉動不應盡沒其實蓋戰固策士以武聖於譚兵耻以空言今天下爲說文之耳夫談者固未必有用者固有不必譚劉子玄非真能史其論史卽馬班其能難嚴羽卿非真能詩其論詩卽李杜其能如藉令馬班李杜自言之或未必如二子之鑿鑿也而責二子以馬班李杜則悖矣

子胥種蠶皆人傑

楊子雲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饋爲子胥之罪以不疆諫勾踐而栖之會稽爲種蠶之過夫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淺治乃可耳至如

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諫于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起之雄獨非人于乎至於藉饋閭閻與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固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疆諫以死之不過一疆項之臣耳於國家成敗何益哉

○唐盧元甫有胥山銘序畧云伍公絕楚出疆在

十言五集

卷三

一八

平爲未宦臣在者爲既壯于坎壈仗節乞師于吳五戰入郢先王有言撫則后虐則仇成湯用爲大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脩爲大仇騷人賦爲大怨語意豁達足爲子胥吐氣

○吳亡不係西施

昔人謂豔色迷人以爲破國亡家無不由此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東

有蒞盧之蕺潮無踴夷之恨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

○西施不隨范蠡

自杜牧有西子下姑蘇一觴逐鴟夷之句世皆傳范蠡載西施以逃及觀脩文御覽引吳越春秋述篇云吳亡後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浮沉也子胥之被譏西施有力焉子胥死盛以鴟夷浮之江今沉西施於江所以謝子胥也范蠡去越亦號

千百年眼 卷三
鴟夷子杜牧遂悞以胥爲蠡耳墨子曰吳越之變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豈非明證哉文士一時趨筆遂墮後人於疑網

○余按唐景龍文館記宋之問分題得浣紗篇云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娃一行霸句踐再笑傾夫差一朝還舊都觀粧尋若耶鳥鷺入松蘿魚畏沉荷花觀此則西施後還會稽矣要之沉江之說爲信

○夏君憲曰作隨蠡去更好更有趣沉江何益也吳官歷年之寵幸介然必成所事豈兒女柔勝所可辦耶諸子胥爲主或也何足誅

○大赦始於春秋

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有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及作姦犯科者不誅於是赦爲偏枯之物長姦之門然觀管仲所言及陶朱公之事則知春秋戰國時已有大赦之法矣

○蘇代爲燕昭問齊

燕昭卽位志復齊仇非一日矣樂毅以趙亂適衛至燕在十七年之後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方其患齊之強志未還也蘇代之徒爲之聞齊離趙之交激秦之怒勸之以伐宋驕其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亡代有力焉而世不數何也張和仲曰代之所爲不過傾詐反覆之術與兵家之用間等耳必

有樂殺然後能號召五國連兵濟上殺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豈代可擬哉

○樂殺田單兩賢相尼

樂殺爲燕合諸侯破齊殺繆王舉金齊之富而歸之燕狗齊五年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矣齊王之暴神人之所共棄而伐齊之利諸侯之所共有此固殺之本計歟至與莒即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燕猶相敵勢固然耳燕頗拒王屹於長平司馬懿拒諸葛亮於祁山智均力敵雖有小負莫肯先決而要之以久使殺不遺慮王之隙以燕齊之衆而隔二城磨以歲月雖田單之智將何能爲乎其勢如燕將之守聊愈久而愈困耳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殺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子通年表

卷三

子通年表

卷三

子通年表

古今用兵攻守之勢甚惡有善守則無善攻是故王莽以百萬圍昆陽也而殲隋煬以百十三萬圍平壤也而潰此其兵莫衆矣則曰將非才也孔明以十萬圍陳倉而不拔孫權以十萬圍合肥而幾擒此其將莫才矣則曰兵非衆也光武悉漢將之良以圖天水而折北神武悉齊兵之銳以固金墉而殞身此將非弗才兵非弗衆矣則猶曰敵堅也拓拔英楊大眼以四十萬圍鍾離而隻輪不返郭子儀李光弼以六十萬圍相州而九師盡奔此將非不才兵非不衆敵非不脆矣則猶曰救至也至魏太武也百萬於宋唐太宗聚天下於遼則不惟將之才絕古今而且帝矣不惟兵之衆極海宇而且精矣加以肝胎小城安市夷帥敵非勍也義隆破膽延壽望風救已絕矣然而卒自解者何以故也故曰攻守之勢懸絕甚也有善守則無善攻也而況乎

樂毅之將燕昭之兵而攻乎田單之守又有
劫之代也若之何二城之可拔也

○樂毅去就無歎

毅以議去燕適趙趙父母國也報燕惠王書稱忠
臣去國不潔其名不効戰國反覆復爲趙而讎燕
去就無歎傳之子孫亦然高帝過趙復封其孫樂
叔者於樂鄉其所感者深矣然則樂毅非戰國之
士也

子言年集

○田單用疑

田單之保即墨也使人食必祭以致鳥羣又設爲
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置人心腹
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
本意也

○商鞅善托其君

商君之初見孝公也說之以帝道不悅復說之以
王道又不悅最後乃復進公以霸道若此者豈真

其君以帝王之道哉蓋先以迂闊久遠之學
焉使孝公之心厭再嘗之而知其心之必在於富
強也故一語而輒合商君所以內托其身而外托
其君者審矣說者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鳴
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
微霸可得乎第此難與拘儒道耳

○商鞅徒言令便者

商鞅徙木之後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
者商鞅曰此皆亂化之民蓋遷之於邊城夫立法
之時不難徙言不便者而難徙言便者鞅一切不
顧直是有豪傑骨膽要亦厭其變遷不情耳

○虞卿復相趙

游說之士皆歷詆諸侯以左右罔其利獨虞卿始
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翻覆之病觀
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國難
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諒事

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爲親齊與相印走大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太史公叙次偶倒耳

○仲連使秦不終帝

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鬆行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夾漬隄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仲連死秦人帝不旋踵而亡若天下共守其言不肯也

○楊龜山談貶陶相如

陶相如爭趙壁事氣蓋秦廷而楊龜山弗是之謂古以皮幣珠玉而不得免者沈一璧乎歸趙何益是時宋輪女車金帛多矣不知又何益也龜山此論豈其未見靖康以後事耶

○校閱與裴者不可

開與之地秦韓趙三國之交秦攻韓而移兵開與

蓋出趙之不意也趙議發兵救之燕頗不肯輕用其名聞成敗於鼠穴趙奢出自細微一戰而勝然則頗遂不若奢與不知頗秦所忌也奢秦所易也奢將則敵信而弗疑頗將則敵畏而備堅矣故奢之事頗雖勇不能行頗之言奢雖勝不能奢也尚論者其可以一勝之功妄置褒彈乎

○平原君所失不獨毛遂

戰國策秦圍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用傳舍史子李同之說得威死士三千却秦軍三十里所謂李同者非平原客也則其所失不獨一毛遂也

○范雎蔡澤側僞

范雎以亡囚而驅四貴蔡澤以羈旅而擢相位行而無媒犯天下之所至難其勢非危言則無所激故澤之宣言因雎者卽雎之謬言無王也三寸舌博金印如斗大呼可畏哉雖然范雎富貴已極及澤一說卽日解印綬如擲瓦礫澤爲相亦不過

○月謝病免歸。二子所謂倜儻之士。其心能作能止。真有過人者。黃車不發。猶有捕蟬之誚。宜其所謂耳食者與。

○應侯用蔡澤

蔡澤以唐舉一言之激。袖手而入秦。乘應侯之自危。出不窮之辯。杜其口。伏其意。安然而據其相位。若承蜩然。智者以爲蔡澤之用。應侯不知。應侯之用蔡澤也。夫自武安倖鄭安平叛。王稽見法人主。

之。百金。服。六卷三。

二十五

之大欲不盡。酬而應侯且無以自解。蓋嘗彷徨而左右顧求其人。以托就駕之地。而不可得。得一蔡澤爲之代。應侯其免矣。是故幡然而薦之。天下皆以應侯能用賢。而應侯之過。自是無以聞于昭王。者非以蔡澤故耶。

○秦先時自有張祿

史記謂雖入秦。變姓名爲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五當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

秦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人也。往而不過乎。雖入求謀。固不過矣。孟嘗曰。敬聞命。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雎之前久矣。雖入秦而踵名張祿。宜祿嘗有聞于諸侯。秦特令雖冒其名。以誑鄰國耶。

之。百金。服。六卷三。

二十六

○目不常之愚

目不常事。譚者皆艷之。不知不常何奇之有。天賦秦德。假手買人于巧。易其宗耳。不然不常自謂智矣。能反掌攘千乘之國。而不能奪身脫赤族之誅。能立聽二王於方壯之年。而不能制子政於垂髫之日。豈智於前而後乃愚耶。天奪其鑒矣。若夫目見一書。要不過竊他人之唾餘。矜自己之雋永。千金懸咸陽市。而無一人數增損一字。宜其游夏不

能贊一詞耶。儒家者流取其言而紀之。今廟之禮經迄於今不廢也。豈不常能愚後人哉。人自愚耳。

○黃歇之禍不在李園

黃歇之爲奸大類不韋而行之於爲相之後尤不義。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楚之立國僅千歲無功于民而獲罪于天天以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爲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概于中乎。

○燕吳之所以亡

燕國於蠻貊之間春秋之際未嘗出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世不遘諸侯。自巫臣入吳殺之乘車戰射與晉

趙力爭。七世而亡。興亡之迹大畧相似。彼說客士借人之國以自快于一時可矣。而爲燕若吳者亦何利此二子哉。

○客非負齊

松耶相耶之歌。韓王建以客亡國也。然是時有即墨大夫亦客也。如齊亡在旦夕。見王而說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百萬。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晉故地。卽臨晉之間可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入矣。如此而齊威可立。豈特保國家而已哉。建不聽而竟餓死其邑。松栢之間爲此謀者。非客耶。然則非客負於齊。固王聽之不聰耳。

千百年眼卷一終

千百年眼卷第四

瀟湘張 燧和仲纂

秣陵胡宗仁彭舉閱

○秦用客之功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獨秦則不然始與謀國開伯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有天下者諸人之力也

○戰國九流中辯士

戰國著書者亡非辯士九流中具有其人孟荀儒之辯者也莊列道之辯者也衍與陰陽之辯者也允孟滑稽之辯者也宋玉詞賦之辯者也今但知儀秦楚衍爲辯士孟氏有好辯之名亦小矣

○古文多譬況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蓋求於意外如尚

書云說築傳最之野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小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於板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解甲有時偶之才也猶書曰迂衡云耳橫議者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迂衡其亦兼利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緝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荷頓耳又論語爲禪謀草創之左氏遂謂禪謀子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媚諸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撥蜂禮所云諸侯漁色於下卽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諗知者

○讀書句讀

學者有讀書終身不知句讀者由少年不經師因
因仍至此嘗觀李彥平讀禮記男女不雜句生不
同句梳枷不同句中櫛不親授句程伯淳讀孟子
至大至剛以直句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姚
寬讀左氏春秋故讀事以度執句量謂之執取材
以章物句采謂之物又聞晉公子駢脅欲觀句其
駢浴句薄而觀之費補之讀漢書衛青傳人奴之
句生得無咎焉即足矣楊用脩讀史記高祖與父
老約句法三章耳皆妙得古人之旨以類推之類
莊子涇流之大兩涘爲句史記封禪書八神一日
天主祠天齊二日地主祠泰山梁父觀後天子至
梁父禮祠地主之文則八神各當至主字句絕而
用脩允寧皆一日天二日地爲句李布傳身屢典
軍塞旗者數矣九字一句而索隱身屢典軍爲句
句奴傳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句絕而
索隱以偏指不參爲句律書雖妙必效情有核其

勢道者朝矣而用脩引之作情核其華爲句勢
彭越傳其雲霧龍變欲有所合其度句絕言欲
時行志與所適適相際也如云此足下度內耳可
証而用脩其度以故爲句谷永傳武帝數爲微行
多近幸小臣句絕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集
諸舅夙夜所常憂而用脩元美皆讀云小臣趙李
從微賤專寵此類未可悉數

○古書之僞

本草神農書也中言種桑朱皇趙廣帝山奉高
定臨瀛禹朔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
耶山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
此郡縣豈禹時所有邪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也
然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
辭可乎祭天地於圓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
有之而謂天地圓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
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

不爲神農之書可乎三畧六編太公書也然其中
雜援軍謀以足成之夫讖書起于戰國之後太公
之時曾有之乎爾雅周公書也然其中有云張仲
孝友張仲宜王之臣也周公安得載之爾雅左傳
丘明書也然其中有云虞不臘矣夫臘之爲節秦
始有之丘明安得紀之左傳汲冢周書也其周月
解則以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夫自堯時日躔虛
一度至漢太初曆始云起牽牛一度何周月而乃

千言生眼

卷四

爾時訓解則以雨水爲正月中氣夫自漢初以前
曆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至太初曆始易之以雨
水何時訓而云然子華子程本書也其語道德則
頗襲老列之旨語專對則皆倣左氏之文是何從
此之偶合作辭讀似指漢武朱鳳芝房之事喻于
車復竊竊愈宗元嘉錦之意是何先後之相俾者
顧篇李斯作也其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屬稱顯赫
覆畔計滅殘然則漢事何以載於秦書此類甚多

或摹古書而偽作或以已意而妄增至使好事之
流曲爲辯釋以炫其博是皆未之深考耳

○秦之所以帝

尚論秦之帝者皆曰商君開塞耕戰范雎遠交近
攻此說似矣而非其要也及讀東坡策斷爲之躍
然策斷曰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我
欲則戰不欲則休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
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

二十一

卷四

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
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
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
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
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
開陳韓之說而今爲從秦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
秦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
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

秦不亦宜乎

○秦法棄灰有故

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此固秦法之苛第棄灰何害於事而苛酷如此蓋嘗疑之偶閱馬經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輒死故石礦之灰往往令馬落駒秦之禁棄灰也其爲畜馬計耶一日又閱夏小正及月令乃畢得其說仲夏之月毋燒灰鄭氏注謂爲傷火氣是矣是月王頒馬政游獵刑辟是毋燒灰者亦爲馬也固知棄灰於道乃古人先有此禁但未必刑之如秦法古人惟仲夏乃行此禁秦武四時皆禁故以爲苛耳

○秦不絕儒生典經籍

始皇之初非不好士亦未嘗惡書觀其讀李斯逐客書則亟毀初禁開關以納之讀韓非說難則極解願識其人其勤於下士溺於好文如是其後焚書之令以淳于越議封建坑儒之令因盧生輩

議時事而下要皆有所激固然也按是時陸賈

食其輩皆秦儒生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

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亦三千餘人然則秦時見

嘗不用儒生與經學耶後叔孫通降漢時有弟子

百餘人齊魯之風固未嘗替蕭何入咸陽收秦律

今圖書然則秦又局常廢儒生與書籍耶後世不

明經者皆歸之秦火夫易而爲未燼之全書矣又

何曾有明全易之人哉昔人謂秦人焚書而書存

請儒窮經而經絕蓋爲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秦

筮詩本無其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

因秦火自漢已來書籍至於今日百不存一二非

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史紀秦焚書之令云詩書百家語皆焚之所不

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然六籍雖厄於燬燼

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

教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

未嘗廢銅而金未嘗有一卷流傳於後世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而爲之興廢也

○秦火後遺書

萬曆甲午司農郎葉公春及疏云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訖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秦火後行于世者五十八篇耳秦始皇二十六年遣徐福發童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徐福多載珍寶圖史至

海島得平原大澤止王不歸今錄其種也如聖

十四年始下焚書之詔故司馬光溫公倭刀歌曰

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乞乘小西飛封欵之便及纂脩正史之時檄至彼國搜尋三代

以前古書葉公此疏實非迂濶卅鉛總錄雙槐歲

秋亦嘗言及之矣陳眉公山居課兒有詩云兒莫恨咸陽火焚後殘書讀盡無

○夏君憲曰如此表章不枉却葉公手疏也然秦

灰之後代有異書其毀滅散逸于腐人之手者多矣有稍知收藏輒羣聚而笑之尚望其搜求于海外耶則謂葉公此疏爲空言可也

○坑儒考

秦既焚書諸儒多謗怨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乃密令冬月種瓜于劍谷中溫處瓜有實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乃命就耘之先爲伏機諸生各相難不能決因發機壞之以土於秦

千百手眼

秦曰

據秦之機煽儒書與其人滅絕久矣今二千餘年何如哉

○秦世文章

秦王吞誅六雄首承李斯言焚詩書專法吏乃其所稱制與金石之銘猶郁郁乎文也如李斯所撰嶧山碑三句始下一韻是來也第二章法琅邪臺銘一句一韻三句一換是老子明道若昧章法不意唐燭之後文章猶復遵古如此毋乃陽乘而陰

用之耶

○黔首之稱不自秦始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猶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秦統內經實先秦出黔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始也

○九鼎不爲秦用

威烈王時九鼎震震者淪之兆也兩神物也既能震動則沒入水理也宋大丘社亡亡者自亡也社能自亡則兩鼎能自沒無疑使兩誠在秦始皇又何必使人沒水而求之也秦所禱金人有何靈爽猶潸然淚下於將徙況神禹之鼎乎神劍躍入平津湛盧飛去楚國鼎不爲秦用明矣故秦史既書昭襄之世九鼎入秦矣而太史公秦紀又書始皇二十八年使千人沒泗水求周鼎不獲也書法前後抵牾政使作後來者疑團耳

○長城不自始皇

長城之築非獨始皇自趙簡子時已起長城傳胡矣秦昭王時築長城于隴西趙自代王亦築於陰山下蓋藉此以限隔華夷隄防中外似不爲過然內政不脩而區區外侮之禦以至竭天下之力亦愚矣雖然更繼秦者皆因其已成之勢而世加脩補之功始皇此舉要不爲無功於後人但始皇本謀固欲其子孫傳之無窮豈知身首其疲民亡國者徒爲千萬世作後耶又郡縣之制亦不自秦按左傳楚滅陳爲縣名始此

○立扶蘇無技於亡秦

武謂始皇既沒高祖之亂不作得扶蘇而君之猶可以濟不知中原赤子父子祖孫就龐氏鋒刃者幾二百年卽有聖子聖孫嗟呵保護無及也

○秦亡不由兵弛

班史以鉞鋒鏑弛武備爲秦之所以亡然秦之亡

非圖於兵弛也。當時蓋吞六雄，威震六合，彼胡越僻在裔夷，豈能爲織芥之害，而發百萬之師以戍之？驪山阿房之役，又復數十萬，徙卒壯士，虛耗糜爛於不切之役，蓋倒目倒戈，相挺而並起者，皆秦兵也。史記言先是諸侯更卒，繇戍也，使適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請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諸將微聞其語，以告項羽，羽乃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人。夫此二十萬人者，卽十餘年前王翦王賁等將之以橫行天下，誅滅六雄者也。國有興廢而士心之勇怯頓殊，異哉！然章邯之降也，特以畏趙高之譏，二世之誅，而其兵固非小弱，亦未嘗甚敗衄也。而此二十萬人者，亦復弭耳解甲而曾無異辭，雖明知必蹈禍機，反幸諸侯之入關以紓禍，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歟。

○章邯未可輕

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翳董欣望風稽顙，獨章邯堅守廢丘，踰年不下。至於引水灌之，然後破此。豈脆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嚴尤之於王莽，道覆之於盧循，皆一律也。

○天亡秦

秦滅六國，趙獨可慘，長平之役，戰而斬者四十餘萬，降而坑者又四十餘萬，卽於此時生一男子曰趙高，先後殺始皇之二子，而滅秦之宗社，生一女，子曰邯鄲姬，陰以呂易贏，而莫之覺，金盛一統之業，忽然瓦解，此兩人蓋從內亂之趙國之冤氣所化也。秦滅六國，楚獨無罪，誘懷王而幽囚以死，骨方未寒，王翦六十萬人風驟雨至，五湖七澤勢如破竹，陸終熊繹之後，蕩無孑遺，卽於此時生二男子於東楚，曰陳勝吳廣，生二男子于四楚，曰劉季項籍，奮臂大呼，四方響應，神都天闕，三月飛煙，七百年之基拱手付焉。此四人者，蓋從外取之楚國。

之憤氣所化也。就謂天道贖贖耶。

○陳涉秦民之湯武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之。至其不幸而敗。史氏猶再三致意。稱其所致。王侯將相。竟足以亡秦。夫涉起適戍。而首事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用軍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天下後世正不當以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

一百七十一

宋四

丁五

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零盡。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爲天下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范增智不如兒女子

嬰母知廢陵母知興成敗之理。雖婦人亦能知之。漢非諸侯所得奪也。居巢叟既知沛公有天子氣。又曰。亟擊勿失。智出兩女子下矣。又外黃舍人兒。

年十三。尚能說羽散外黃。當坑者。居巢叟年已七十。顧不能諫。羽使戮子嬰。殺義帝。斬彭生。坑秦二十萬。衆智愚之相去。何遠哉。

○項氏之憂不在沛公

昔者鄧侯不殺楚文王。而楚卒滅鄧。楚子不殺晉文公。而晉卒敗楚。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氏。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哉。昔秦復

一百七十二

宋四

一六

滅諸侯。其所憂者。六姓之遺士也。於是不愛重。寬致天下之豪傑。而殲其黨。始皇之爲計。亦密矣。而不知亂秦者。則刑餘之弄臣。而卒亡之者。皆其不虞之。所謀戍卒也。高帝定天下。亦惟韓彭黥布。易動而難蓄。三人。地宜果無事。而祿產之。屏弱幾盡。天下。由是觀之。患不在於縱敵。而多殺無益於弭寇。彼范增者。滋羽之暴。徒欲斃漢於一擊。即使得志。而咽啞叱咋之雄。其堪爲混一六合之主。而無

後患乎吾恐項氏之惡不在沛公也

○相不足憑

舞重瞳子羽亦重瞳子不必皆仁勾踐長頸鳥喙禹亦長頸鳥喙而長頸鳥喙不必皆不仁也彼度相者其足與論士乎

○高帝入關有天幸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

丁丑

六月

甲

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彊諸侯雖多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群盜不習兵勢凌藉郡縣徂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魏田儼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盡盡矣然邯以爲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既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

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也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入謀也

○高祖爲義帝發喪

漢高祖爲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今天下其事無乃相類不知爲義帝發喪因人之短而執之挾天子以今天下負已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爲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執顯

丁丑

八月

十八

跡暗昧爲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夏君憲曰爲義帝發喪無大緊要只作口頭語柄耳漢之興原不係此羽之立帝則是淺夫之

智甚無謂到後固勢不得不殺矣却便惹起許多唇舌然羽不弑帝亦何故干烏江之敗也

○漢王未嘗顛倒憂樂

漢王待九江王黥王彭越召之已又供帳如王者蘇

老泉謂漢王能顛倒豪傑劉元城又以爲識先後
着不知布旣殺楚使又與楚戰又避楚間道來歸
此時情勢布必無還楚之理故當驅洗時遂以驅
洗見布雖大怒怕他走到那裏去非漢王故意傲
布實算得布不得不就漢也其後帳御飲食從官
之盛此招徠遠人之常事何足爲顛倒豪傑沉驅
洗亦是漢高設局故態亦是歸達大度之一節何
暇思及先後着來

二丁五庫

一八卷目

○高祖醉貴遺轅生

高祖大封功臣所遺不獨紀信也余考陸機漢
成自抗大畧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斯人何識之妙
按漢書轅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
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臯且得休乃復走榮陽如
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矣
矣其後高祖未耐其賞故史不列于功臣之數陸

機作頌乃儕之二十一人之列可謂發潛幽矣
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
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辯士說
客金論也

○侯公碑考

侯公說項羽事漢書載本末不甚詳高祖以口舌
達之誠難能矣然世或恨其太寡恩宋葉石林有
漢金鄉侯長君碑云諱成字伯盛山陽防人漢之

千百五現

一八卷目

二二

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厄證安國君
曾孫黼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爲大司徒封
於陵侯枝葉繁盛或家河隴或邑山澤然後知高
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唯不用之而已漢初群
臣未有封侯者一時有功皆旋賜之美名號曰君
有食邑如婁敬封奉春君之類是也後漢侯霸傳
河南客人不言爲侯公後但云族父淵元帝時官
者佐石顯等領中書號太常侍霸以其仕爲太子

舍人蓋史之闕也。漢之遺事古書無復可見而偶得於此知藏碑不爲無補也。

○蕭何罷職

李斯以焚書亡秦蕭何以收圖籍興漢勝者之所
用敗者之局也。草莽角逐之時見秦府庫官室之
盛卽沛公不能不垂涎何一刀筆吏固已習國家
體要如此其罷度有越人者高祖論功以何爲第
一真第一也。但發縱指示四字於何不切當歸于
房。

○蕭何治未央宮有深意

高帝之都關中意猶豫未決嫌殘破故也何大建
宮室以轉其機蓋不欲以橫形勢定根本正言於
高帝恐費分疎耳正與買田宅自污意同。

○漂母風旨與地上老人同

漂母異人也其謂淮陰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
哉蓋微言以悟侯耳知侯之才足以立功又進料

其不能居功風旨大畧與地上老人同特後世無
有窺見其妙者。

○韓信威名

漢高帝極厚信亦極忌信使信將則以張耳監之
信下魏破代則收其精軍蓋漢實畏其能故信卒
不免田肯有云陛下已得韓信又治關中則知此
兩事乃當時安危存亡之機且信之威名使人畏
之如此其不亡何待。

○韓信有後

廣南有常土官者自云淮陰後當鍾室難作淮陰
侯家有客匿其三歲見知蕭相圖素與侯知已不
得也爲皇后所劫私往見之徵示侯無後意相國
仰天歎曰冤哉淚淫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
驚曰若能匿淮陰侯兒子中國不可姑矣急跳南
粵趙佗必能保此兒遂作書遣客匿兒于佗曰此
淮陰侯兒公善視之佗養以爲子而封之海濱縣

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于。海。壩。間。有。鄭。侯。所。遺。之。書。尉。佗。所。賜。之。詔。勒。之。鼎。羅。夫。呂。氏。當。惡。帝。未。已。無。血。胤。而。淮。陰。後。至。今。存。是。亦。奇。聞。史。家。不。識。也。惜。其。客。名。姓。不。傳。比。於。程。嬰。則。有。韋。不。幸。耳。此。說。出。張。玄。羽。支。離。漫。語。

○漢告反之後封

漢告反之典。封列侯爲過盛。韓信彭越皆呂后使人告之也。而彭越舍人傳不載姓名。其大亦不封。告信者。樂說封慎陽侯。享國五十一年。至孫買之。而始棄市。國絕。告英布者。賁赫封期思侯。享國二十九年。無後。按告彭越舍人。當是帝後知是呂后使故不封。而慎陽過享乃爾。天道似未有知也。

○張良未嘗爲韓

沙中一擊。子房報韓之義盡矣。祖龍死。秦鹿失。天下之勢非劉則項。百韓成足輔乎。以燒絕棧道。爲韓者。迂甚也。秦項滅而英雄之恨已銷。可以辟。

穀謝世矣。非然者。信誅何辱。良弗去。將次及焉。獨爲韓乎哉。余考荀子韓之張去疾爲纂臣去疾爲張子房祖去疾亂韓而子房能克蓋前趙爲韓復仇。則謂之始終爲韓亦無不可也。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漢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即皇帝位。先封高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亦追其母曰昭靈夫人。然婦爲后而母爲夫人。豈當時禮制尚未暇講耶。時太

千五百九十八卷

二十四

公乃遣而不封。已不可解。七年春正月。又封劉賈及兄喜暨弟交。長子肥。諸人爲王。三月復趙丞相。差次大小功臣封之。而太公復未議。討即群臣亦無一言及之何也。逮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擁篲欲行。帝乃太驚。始下詔曰。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帝。帝爲天子。已七年。而太公尙爲庶人也。大異矣。後十年太上皇帝崩。雖令諸侯國皆立。

庶人也。大異矣。後十年太上皇帝崩。雖今諸侯國皆立太上皇廟。亦何益哉。更可異者。太上皇之號。秦始皇以封秦莊襄也。以死者之封。封生者。李不讀書信乎。

○高祖賜姓之陋

漢高祖嘗賜婁敬以劉氏。後世帝者徒慕英王所爲。意其駕馭豪傑。或出於此。於是跋扈之臣與夷。曾賊渠例。皆賜以國姓。謂之國結。其心而嗣君乃千百年取。卷四。三三。屈帝尊以下。同於三者之賤。取笑貽辱。無以示天下。咸重此當時公卿大臣不學之過也。

○虞美人戚姬

宋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秦之意。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眉容不舒。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實屬血廟了。不經意。惟秦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

杯羹可分。則笑變自若。孫翼已成。則歎不止。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者。而不能免。況其下者乎。

○夏君憲曰。如此情景。正是大智大勇做的道學先生。又着幾般嘴臉。謾過去矣。不然。則所謂最下不及情也。

○漢初封計戶口

漢高祖懲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兼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時。計戶而不計地。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疆大。

○高祖竟王劉濞

劉濞之王吳。高祖知其必反。而復遣之。此高祖德性規摹。所以大於唐太宗。漢光武二君。以識緯多殺不辜爲累大矣。

○呂后邪謀在幕年

高帝欲易太子或曰呂后諂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殊不然自高帝之時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高帝安得逆知之

○夏君憲曰悍婦只圖快意管甚親兒女唐武嬰可見也知婦莫若夫高帝如何不逆料來

○平勃未可議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今人既亮二子之心則不得復議平勃之迹雖然此可與知者道

○四皓賜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爲之製文立

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與之始通典文苑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且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畧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

○左右袒所以令衆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昔人頗有以絳侯爲失計者不知勃老將也已預知衆心之歸劉氏而不能無疑於呂氏之有黨蓋令一下而或間有右袒者或遲疑未左者立誅之以令衆如楊素朱泚之舉耳豈至此而始覘人心之向背哉

○漢文賜吳王几杖

漢文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邀節旄者何異不知文帝時權綱在上伸縮由已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于下子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

○淮南厲王未嘗反

淮南厲王驕恣不奉法則有之以爲謀反則未也

以文帝時天下治平有若金甌卽病狂喪心者亦何敢以鼙鼓彈丸之地而與之抗且夫男子七十人輦車四十乘及當何所爲也使閭閻匈奴以市明珠良馬或有之天越數千里之外徼荒服之夷虜而爲期會欲與其人相應合世固無是理也是時天下之人實知之以故文帝之賢厲王之而尺布斗粟之謠所由起不然文帝亦何至終惛悔耶

○文帝奢儉之異

前史稱漢文帝節儉身衣弋絺集上書囊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此三事以人主行之可謂陋矣然賜鄧通以十數鉅萬又以銅山與之此又何也

千百年眼卷第五

瀟湘張 燧和仙墓

福唐商家梅孟和閔

○文帝用賈生

孝文時山東之國齊七十二城楚四十城吳五十城三國之中齊爲尤大悼惠王復子多而材呂氏之亂哀王襄欲舉兵西向則關中爲之震恐且有自帝之謀其弟朱虛東牟且將爲內應諸呂已誅文帝正位而其謀遂寢然則帝卽位之後諸侯之勢疎而逼地大而可忌者莫如齊爲盛文帝豈不慮及此故雖盡復呂后所奪齊地而卽削其二郡以王城陽濟北逮濟北以構逆誅文王絕世則盡以齊地分王悼惠之六子卽賈誼所謂各受其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天子無所利焉者也及孝景時吳楚爲逆悼惠王之子孫所謂六王者皆預其謀然俱以國小兵弱故齊與濟北雖豫密謀而終

不敢發膠東膠西濟南淄川僅能出兵圍齊及漢兵出則各已潰散吳楚既無鉅援宜其速敗使齊地不早分以一壯王全據七十二城之甲兵與楚合從西向漢之憂未艾也就謂諛言不見用而文帝爲無謀哉

○按賈誼傳長沙絳灌之屬害之也史謂其以謫去安耳其爲梁懷王太傅也帝自以爲不及故也王文帝愛子故以屬誼王墮馬死誼自傷爲傳無狀不忍負帝委托之重故哭泣而死後之覽者徒執誼謫長沙一節爲誼嘆息謂帝終不用生悞矣

○過秦論出丹書

賈長沙過秦論末所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爲宋儒所笑不知其原出於丹書也曰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可見讀書

不多未可輕議古人

○賈生厚德

漢文欲任賈誼公卿絳侯之屬皆嘗之其後人告絳侯及繫獄誼言待大臣無禮以諷之而帝亦悟洛陽少年可謂有先民之遺風矣

○宣室不宜名齋殿

淮南子云桀囚於焦門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羑室悔不誅文王於羑里果爾則室室乃繫所也

漢不宜以名齋殿

○趙蓋韓楊之冤不由廷尉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若趙蓋韓楊之冤謂之不冤可乎不知漢公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寬縱之謂剛不吐柔不如者平也以趙蓋韓楊之死歸罪張于者亦浪說耳

○李廣無長者風

李將軍廣閑居霸陵每日遊獵飲酒必夜乃歸霸亭吏呵之從者曰故李將軍吏曰今李將軍亦不得夜行況故乎廣竟止宿亭下其年匈奴入塞詔起李將軍出右北平廣請霸亭吏隨次日殺之嗚呼廣之不候微獨殺先降者而霸亭一事殊無長者之風此後之所以多不振也

○夏君憲曰快仇報怨武弁常態也且霸亭吏亦自可殺炎涼小人何足以累長者

○文帝不能用李廣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帝蓋識廣才矣自以其時海內久安不事兵革廣之才無所用之爾末年匈奴入上郡雲中烽火通于其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史

至而不及。廣上之自勞軍也。亞夫則真將軍而霸上棘門兒戲爾。是時廣不知何在。以廣爲之。其不賢於劉禮徐厲輩耶。令免蘇意。張武固亦不聞立功於景武之世者也。

○文帝復行族誅之法

漢初時雖約法三章。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既除之矣。其後孝文興平勃熟計。盡除收帑相坐律令。非其盛德哉。乃新垣平謀爲逆。復行三族之誅。故班史曰。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蓋指此也。自是族誅之法。景武每輕用之。表盜陷見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屍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議族解。則皆文帝族新垣平啓之也。史謂孝文時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若新垣平一事。其不免爲盛德之累乎。

累乎

○短喪不自文帝

後之儒者皆以爲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爲深議考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夫子荅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問喪禮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最爲秉禮之國。夫子稱其一變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此。則他國可知。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也。其喪禮固無可考。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釋其重服。而爲大功小功。繼

釋其久臨而爲三十六日詔語忠厚惻與其時
振貸勸課等詔皆仁人之言豈可嘗也帝之詔固
不爲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緣遺詔也
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通喪必
以三年然亦以葬後爲卽吉之漸滕文公五月居
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誨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
能於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
無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于沙丘九月葬漢高祖

一百七十一 卷五

崩凡二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卽位文帝
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卽位蓋景帝之
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亡
秦之法耳豈孝文遺詔爲之乎

○七國緩削則不反

漢景初年七國後強晁錯之議曰削之亦反不削
亦反愚則曰亟削則必反緩削則可以不反漢以
壯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寬之數年漢之木拱則首

難無人七國雖強皆可以勢恐之也錯不悉數年
之緩暇欲急其攻而躑躅爲之身殞國危取笑天
下俚語曰貪走者蹶貪食者噎其錯之謂耶

○表益幸免

漢殺錯卽七國以求罷兵卑亦甚矣蓋欲快私雖
不顧國體小人情態迄今有餘恨也後說不售當
謀獲幸免者帝失刑也而竟死于刺客孰謂天道
無知哉

千百年後

卷五

○亞夫之死以忌

史稱漢景帝欲侯后兄王信周亞夫爭之帝默然
而阻匈奴降者五人帝亦欲侯之亞夫曰彼背其
主而侯之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
不可用悉封降者五人爲侯卒以此致禍不知帝
殺亞夫意不在是帝春秋高太子幼而亞夫負震
主之威拔不賞之功亞夫不死帝不瞑目也故曰
執轅非少主臣帝本心於茲露矣漢興以來獨勃

父子俱有安社稷之功，物幾死而不死，臣意死之走狗，良弓之喻，所從來矣。

○竇太后專制

漢母后豫政臨朝，不必少主，雖長君亦然。竇太后好黃老，惡儒士，儒士多不得進。趙綰王臧欲助上興制度，則發其姦利，寢之。竇嬰兄子也，惡之，則除門籍，喜之，則爲相。又灌夫罵坐，則不食，論桑市愛梁孝王，則誦言請立爲嗣，不顧太宗之重。韓嫣帝

二十一年

卷五

九

○武帝紀元

自武帝立年號，以紀元政。秦改而用夏，吾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興，不能易也。何者？漢非用夏也，蓋用古曆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丑之所由建。武帝易之而爲年號，有年號以明曆數之歸已，以示天下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此，又必復建

子建丑以爲贅乎？此新莽曹魏唐肅宗所以廢改而隨廢也。吁，孰謂武帝之智，猶有殷周之所不逮者哉！

○武帝封建多不克終

漢之封建其子之甚，然而奪之每亟。至孝武之時，侯者雖衆，率至不旋踵而褫爵奪地。方其外事四夷，則上遵高帝非功不侯之制，於是以前有功侯者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十八人，其能

二十一年

卷五

五

保者七人而已。及其外制諸侯，則承賈誼各受其祖之分地之說，於是以前王子侯者一百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一百十三人，其能保者五十七人而已。外戚恩澤侯者九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人，其能保者三人而已。功臣外戚恩澤之失侯也，諺曰：子奪自我，王子之失侯，則是姑假推恩之名以析之，而苛立黜爵之罰以奪之，吁，亦太刻矣。

○○太常卿用侯

漢自武帝以後唯太常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
典宗廟園陵動輒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廢斥者
二十人意武帝除欲損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
爵表中所載鄧侯蕭壽成坐犧牲瘦瘠侯孔臧坐
衣冠道橋壞大畧自鄧侯至牧丘十四侯皆以小
故奪國此亦劬擊之術也

○漢和親與宋歲幣等

千訂年段

卷五

十一

自古邊防莫強於漢乃和親一事至以天子之尊
與匈奴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金御蒸母報
子從其汙俗而漢之君臣皆莫之耻此其辱與趙
宋之歲幣寧有差別乎顧漢武能雪平城之耻其
後雖以哀平柔懦猶能令呼韓趙類宋真不能極
瀟淵之討遂至微欽北狩其後竟折而入於夷則
其得失大較觀矣腐儒小生猶以窮顯爲漢武罪
此李卓老所謂滅却一隻眼睛也其可其可

○申公不知止

賣嬰田蚡俱好儒雅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
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欲以興太
平會太后不悅綰滅下吏嬰蚡所爲其名亦善矣
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爲利太平豈可以文致
力哉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爲楚人所辱亦可
以少懲矣晚乃爲嬰蚡起又可一笑鳳凰翔于千
仞焉焉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二百五眼

卷五

二

○司馬安拙宦

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爲善宦以今觀之則謂
之拙宦可也彼汨喪燕恥廣爲道徑者不數年至
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卜式不習文章

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
父子俱死天下方爭匪財而式尤欲就助公家之
費凡式之所樂爲者皆衆人之所難爲而武帝之

所欲爲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爲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者過自以爲有用於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爲之乎

○田千秋之賢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後對羣臣云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實千秋啓之也嗚呼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冤而罷方士之妄亦賢矣世猶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雖然戾太子冤狀發之者壺關三老也武帝酬賞不及而千秋乃繼踵取卿相亦所遇之幸耳

○漢武憐才

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獨司馬相如於漢武帝秦子虛賦不謂其今人至數日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哉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

凌雲之氣似游天地間既死索其遺篇得封禪書覽而異之此是千古君臣相遇今傳粉大家讀之且不能句矣下此則隋煬恨空梁於道衡梁武絀徵事於孝標李朱崖至屏白香山詩不見曰見便當愛之僧虔拙筆明遠累辭於乎忌矣後世竟一解忌人了不可得

○司馬相如美人賦

居常讀司馬相如美人賦至弱骨豐肌時來親臣臣乃氣服于內心正爾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則奮袂呼長卿長卿據爾所言魯男子不啻也其在卓氏前邪後邪可發一笑

○夏君憲曰想當時美人不逮卓氏遠矣卓非獨以色幸也李卓老論之詳矣

○視草之義

古人稱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爲之特令詞臣立於其側以視所草何如耳

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司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筆也今典制詰者皆代天子筆非視草之義而稱視草不亦謬乎

○董仲舒忠質文之說甚謬

漢儒謂三代所尚之政不同蓋自仲舒倡之也然求之詩書易春秋之經驗之孔孟之言則無是說也春秋之時周衰甚矣夫子乃曰周監于二代郁平文哉吾從周何漢儒厭周文之弊而夫子反

二百五眼

卷五

十五

從之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僂而漢儒乃孜孜言之嗚呼陋哉漢儒之見也斯人禽獸草木如也聖人有憂之乃爲之綱紀法度典章禮樂以維持之故謂之文也者所以使萬物各有條理而不相潰亂也是以書稱堯爲文思舜爲文明禹爲文命夫子於堯亦曰煥乎其爲文章謂至此而後變朴而爲文物大中之道始見也由堯舜至於三代天下日向於文蓋民之巧僞日滋先王防閑之制俱密

而文日以盛故夏商之文比堯舜爲有間周之文比夏商爲尤盛上古押豚燔黍君民金耕之俗至堯舜而始革堯禹茅茨土階卑宮土墻之制至周人而始變是以孔子以周視二代獨郁郁也二代非不曰尚於文而不若周之大備由後世觀之謂之忠謂之敬可也若曰夏政尚忠商政尚敬則非矣夫文果離於忠與敬乎忠與敬又可離於文乎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此

千百年眼

卷五

十六

言三代之文質故有以相勝耳非有所偏尚也觀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輯睦順指如意則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離叛則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詩者以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爲幽王之亂以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爲厲王之亂使周衰斯文不廢則冠婚享射之制存而華爭之俗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而倔強之國不聞矣國家官室車旅衣服之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號令

賞罰政令紀律之既行則統御之權不失矣豈至於亂乎所以聖人必欲從周者以爲教科紛者莫若用文之爲先也奈何反以三代各有尚而周表爲文之弊耶

○太史公權衡

史記刺客傳序稱政事極其形容殆自抒其憤激云耳於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蓋太史公之權衡審矣田單傳叙王蠋事至以齊存亡係一布衣執謂太史之退節義乎又如列孔子於世家列老子於列傳而且與申韓相埒亦曷嘗先黃老而後六經哉然則後人之議遷者悉疑語也

○史遷文章賔主

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遷也以孟荀同傳已爲不倫更以騶子淳于髡等雜之何卑孟邪不知史法有牽連得書者有借客形主者太史公嘆孟子所如不合而騶子淳于髡之流焚焚焉尊禮於

世正以見破秩輕舊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馬競逐其寄慨深矣仁子反見謂爲卑孟是不知文章之賔主故也

○太史公知己

趙汭曰史遷平準書議橫歛之臣也貨殖傳議好貨之君也按漢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而刑法酷迨至末年平準之豈則海內蕭然戶口減半戕民之禍于是爲極遷儻著始終相因之變特以平準名書而終之曰烹弘羊夫乃兩嗚呼旨哉汭可謂太史公知己矣

○史記多爲後人淆亂

太史公歿於武帝末年而賈誼傳言賈嘉最好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相如傳引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又公孫弘傳在平帝元始中詔賜弘子孫爵徐廣注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史記一書爲後人所淆亂多矣

○余又考後漢楊終傳云肅宗時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則今之史記非遷本書可知已何怪其淆亂雜出也

○史還不辭作賦

史遷載于虛上林以其文辭宏麗爲世所瑜而也非異能賞咏之也觀其推重賈生諸賦可知賈暢達用世之才耳所爲賦自是一家太史公亦自有士不遇賦絕不成文理千秋軼才竟細于雕蟲小

技人各有所能不可強耶

○武帝遺命

自古帝王遺命多矣未有如漢武之奇者托國于素無名譽之人期功效於數十年之後若持左券此豈尋常尺度所得窺耶武帝更有一奇不冠不見黜雖以丞相大將軍之貴不敢望也故使長孺不死負斧之圖不在子孟也

○武帝神智

漢武帝冊封諸子其策書皆帝親筆于燕王曰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桀德燕王果以怨望欲與上官桀桑弘羊等謀殺霍光廢帝而自立事發上官桑氏俱族燕王自殺國除于廣陵王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爾毋過宵人廣陵亦以近小人亡國如此神智真不媿祖武矣

○蘇武娶胡婦有見

蘇于卿娶胡婦卒家後世嘗議私竊疑之新安文

獻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勣者以校尉隨奉使行人

在粘罕所數日便求妻室粘罕嘗令於所虜內人

中自擇勣擇一嚴陋者人皆莫曉不半月勣遂逃

去人始悟求妻以固粘罕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

戀也于卿之妻於胡得無朱勣之見耶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清狂不慧者耳烏能爲惡既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意其中徒

官必有謀。尤知之。故立廢。實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者。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史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數質之惡。可盡信哉。

○ ○ 交道之弊

今之論交者。皆曰。王貢蕭朱。若以此爲第一義。夫彈冠結綬。時勢相依。正今士之弊。而乃以爲至交。傷哉。益以見世之無交也。

○ ○ 西漢文章之陋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於是古學益遠。又文章好用事。自鄒陽始。而太史公云。比物連類。有足多者。豈意其遂爲方便法門耶。至於今日。則末流之濫觴矣。

○ ○ 漢用吏胥之效

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董皆號爲儒宗。而卒無所表見。至其卓絕俊偉。震耀四海者。類出於吏胥。中如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吏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可爲將。而內可爲相。然則何吏胥之多賢耶。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備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遁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爲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而後世顧以爲難流。此士大夫所以爲耻而不肯爲也。

○ ○ 趙充國屯田是計

趙充國屯田事。乃兵家計策。不惟宣帝與漢庭議。

公先零罕開爲所惑班固亦不識其幾漢用兵皆
調發主部國千里行師遇虜輒北今罕開等羗亦
烏合充國知其不能久故欲以計挫之但云兵難
喻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又曰明主可爲忠言兵
當以全取勝及到彼但欲爲留屯計凡與漢庭往
復論難者不過施草多寡耳幾初不露也羗人見
其設施出於所料之外實不可久留故輪敷而退
趙亦奏凱而還在邊不過自冬徂夏元不曾收得
一粒穀想亦不曾下種不然五月穀將穗那肯留
以遺羗耶學者不以時刻考之每語屯田必爲稱
首可笑

○陳湯之功不當以矯制廢

陳湯之功千古無兩而議者以矯制罪之不知所
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
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
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其不

可常微幸而立功者如此誠使裂地而封湯且著
之今日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
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更數十年未有繼也如
此則上足以尊明陳湯之有功顯褒而不疑而下
不畏未來生事要功之論計之善者也惟其爲說
不明故阻功之徒乘間而竊議其後英雄志士所
以息機於世變之會也

○二疎之去以許伯

蕭望之爲元帝傳與石顯爲仇卒爲石顯所陷疏
蕭亦爲元帝傳與許伯爲惡而許伯莫能肆其陰
蕭疏事體一同而安危異者去就之勢異也單元
帝仁柔不斷疏傳蓋熟察其爲人故一旦引知足
之分父子相携而去之人徒知疏傳之法爲高而
不知所以去者蓋以此耳

○言災異不賞著事應

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何蓋旁引物情

曲指事類不能一一皆合偶有不然人君將忽焉而不之懼聖人於此自有深意也自劉向釋洪範析天下災祥之變而推之於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爲之配此之謂欺天之學沉周得木德而有赤鳥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瑞此理又如何邪豈其晉厲公一視之達周畢公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如是則五行之繩人甚於三尺矣

二百年限 卷五

三

○欲向廢圖譜之學

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二者不可偏廢也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相須而成變化見書不見圖如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如見其人不聞其語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故學者爲學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考理於書則人亦易爲學學亦易爲功後之學者離圖即書尚

辭務說故雖平日胸中有千章萬卷及真之同行執事之間則茫然不知所向秦人雖棄儒學未嘗棄圖書誠以爲圖之具不可一日無也蕭何矩取天下易守天下難故入咸陽先取秦圖書一旦于戈既定文物悉張由是蕭何定律令而刑罰清韓信申軍法而號令明張蒼定章程而典故有倫叔孫通制禮儀而名分有別夫高祖以馬上得天下

二百年限 卷五

三

一時武夫後徒知詩書爲何物而此數公又非老

師宿儒博通古今者非圖書有在指掌可明見則一代之典未易舉也況是時挾書之律未除屋壁之藏不啓所謂書者有幾無非按圖之效也後世書籍既多儒生接武及乎議一典禮有如聚訟觀歲偈日紛紛紜紜有所獲披一斛而得一粒所得不償勞矣此其失實自歆向啓之漢初典籍無紀劉氏創意總括羣書分爲七畧只收書不收圖藝文之目通相因襲故天祿蘭臺三館四庫內外

之藏但聞有書而已蕭何之圖自此委地後之人
將慕劉班之不暇故圖消而書日盛惟任宏後兵
書一類分爲四種有書五十三家有圖四十三卷
載在七畧獨異于他宋齊之間羣書失次王儉於
是作七志以爲之紀六志收書一志專收圖譜謂
之圖譜志不意宋學而有此作也且有專門之書
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其學必傳其書亦
不失任宏之畧劉歆不能廣之王儉之志阮孝緒

千百年眼

卷五

卷二

不能續之孝緒作七錄錄散圖而歸部錄標譜而
歸記注蓋續書猶調兵也聚則易固散則易亡積
書猶賦粟也聚則易贏散則易乏按任宏之圖與
書幾相等王儉之志自當七之一孝緒之錄雖不
專收猶有總記內篇有圖七百七十卷外篇有圖
百卷未知譜之如何耳隋家藏書富於古今然圖
譜無所繫自此以來蕩然無紀至唐虞夏商周秦
漢上代之書具在而圖無傳焉圖既無傳書復日

多茲學者之難成也天下之事不務行而務說不
用圖譜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業未有無圖譜而
可行于世者

○○圖譜之益

世無圖譜人亦不識圖譜之學張華晉人也問以
漢之官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物張
華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官室圖焉武
平一唐人也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

三三見

卷二

卷二

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於春秋矣此非
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譜焉使華不見圖雖
讀盡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官室之出處使平一
不見譜雖誦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
始終當時作者後世史臣皆不知其學之所自遠
鄭決滌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之由見杜預
公子譜方覺平一之故由是而知圖譜之學其裨
益宏矣今之學者此類都成廢閣何怪其博洽不

惡古人也歆向之罪可勝討乎

千百年眼卷第五

三

六

千百年眼卷第六

瀟湘張 燧和仲纂

安成劉俊德司中閣

○漢儒解經之陋

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贊儀禮。何哉。義理之說太勝焉耳。春秋戰國之時。去古未遠。先王禮制不盡淪喪。故巫史卜祝小

十一

卷六

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爲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

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曷足怪哉。

○古易

古人欲發明聖賢經傳。皆自爲一書。不以相附。孔子作十翼以贊易。而王弼乃以十翼雜於經文。不知易文有韻。不可以他語間之。且伏羲有伏羲之易。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又有難。同者。故朱子作本義以還其舊。成化間一俗儒復

分數

卷六

分數如王弼本義。舉者便之。至今燧不復見易之原。才良可嘆也。宋人云晁說之作古易彖象別異。于卦爻欲學者不執彖以論卦。不執象以論文。語爲得之。然謂古易作於說之甚謬。

○尚書古文今文辨

國子學正梅騫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爲真。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漢儒僞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

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爲君難爲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庶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怙愾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諄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尤謬妄不經之甚也按此說甚精吳文正公有敘錄揚曼石稱其綱舉目張如禹之治水後歸熙甫訪其意釐爲今文近時焦弱

侯又見趙子昂真蹟一卷亦具論此且云分三今文而爲之集註乃知人心有同然也

毛鄭說詩之妄

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爲支王武王之爲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謂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執競武王無

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則夫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鄭謂是武王時作各出其意以增就其說而意又不同毛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爲成安祖考之道若此者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以爲成王康王則於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捨簡而從迂捨直而從曲捨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

而不敢辨者以時世既遠茫昧而難明也

○衛宏序詩之謬

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致衛宏序詩以樂爲樂得淑女之樂淫爲不淫其色之淫哀爲哀窮寃之哀傷爲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

○聲歌之妙至晉而亡

兩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

千○年○眼○

卷六

五

猶傳於晉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亡殆盡魏人得漢雅樂郎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亡自鹿鳴亡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

○楊雄始末辨

楊子雲古以比孟荀紫陽氏著通鑑綱目直書之

曰莽大夫楊雄歟蓋舉市國之積淵歷姓之馮道所未嘗加者而加之不知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抵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音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按雄郡縣人郡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

千○年○眼○

卷六

五

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然考之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授蘭美新之事紫陽亦未可爲實錄也

○方望賢於范增

方望爲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
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舅犯謝罪文公亦
遂巡於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
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
閒暇廣求其真望將軍勉之望之見幾亂邦托跡
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高光二帝不可優劣

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此大有
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祖宗
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大度中有優罵之
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
一則劫其兵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
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兩者絮論本末乃見後世
爲高光分左右袒者是所謂不盡人之情而欲懸
斷其曲直也失之遠矣

○子陵不仕有深意

光武中興令主也而廢郭后及太子彊願爲後世
口實國朝方正學題嚴陵圖有云糟糠之妻尚如
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蚤見幾故向桐江
釣煙水宛轉二十八字可謂發千古之隱矣

○客星爲災

桑悅客星亭記云客星有曰周伯曰孝子曰王蓬
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苗裔後漢天文
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于此不書似因子陵
而諱占也且犯帝之變劉聰遂亡光武無應者豈
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苗患歟此論奇特民懾
非徒狂者

○伏波未是烈士

大丈夫暴骨邊庭不猶愈於病歟牖下此伏波之
志也伏波乃欲聚尸還葬則是東坡所謂劉伶志
未忘骸耳諒爲烈士骨暴不收可矣

○漢書真本

劉之遵傳云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
謂今本諸王傳雜在諸傳中古本悉類項傳前又
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己酉郎
班固上而今本無之古本敘傳號中篇今本稱爲
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班生彪自
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
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
千百年眼 八卷六

惟餓隸布實黠徒越亦狗盜苗尹江湖雲起龍驤
化爲王侯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
條今實爲彭英化爲王侯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
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其不同
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
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傳曰三輔耆老相傳
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

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謙非篆琛甚秘之
乃以餉鄱陽王見琛傳

○班祿史妙

班祿元帝贊稱其鼓琴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
刊節度窮極幻妙成帝贊善修容儀臨朝淵嘿等
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此皆稱其所長則所
短不言而自見竅得史臣之體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千百年眼 八卷六

漢書楊王孫傳失其名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
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或則裸葬於終南山子孫
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覆蓋之以石又張崇
文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蜀
郡太守史亦失其名

○漢書缺典

漢書缺典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爲太史公未作得
此二書故孟堅因陋就簡

○程伊川論班馬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踐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踐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起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評史漢者獨此語爲數張輔以文字多寡爲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明帝前已有佛典

佛典世謂漢明帝時始通中國不知明帝之前已有之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霍去病傳收休屠祭天金人顏師古注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大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畧西戎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

伊存口傳浮屠經此皆明帝以前事也使明帝前未有佛典傳毅對明帝之言何從而得之但未感行如今日耳

○漢選法之善

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於公府之掾曹各自辟於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朝廷無選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於其屬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援於州縣者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爲朝廷所用推而至於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爲佐曹掾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匡衡爲議曹史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之於郡縣者也是以士之修潔於家而聞譽達於朝廷往往辟書交至其門而無遺才此漢之選

所以一付之公論而尤未至盡悉於法也後世吏部注擬下自監官筦庫之微一切選之尚書按其年勞資格而例以與之若執左券而責償其主奚暇問其賢不肖哉

○漢鄉亭之重

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爲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故戾太子得罪而臺關三老得以言其寃王尊爲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爲顯宦有聲名然其猷爲才望亦皆見於爲亭長蓋夫之時隋唐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汚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故雖足跡不離閭里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蹙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徭役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徭役之禍反不

至此矣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於徭役而稱之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故或倚法以爲奸或匿賦以規免而漢之所以待三老耆夫亭長者遂不可望於後世吁可嘆矣

○陳蕃懸榻

陳蕃初爲青州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郡守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爲一榻去則懸之後爲千百生眼
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右二事相類蕃平生所接賓客亦罕矣楊升菴曰蕃亦癡矣爲郡守揀一郡之風謠爲宰相以天下爲耳目若閉閭懸榻乃干木泄柳之所爲豈郡守宰相之事乎宦官之禍其及宜矣
○夏君憲曰賓客之可接者亦罕矣閉閭懸榻而後眞士至焉韓退之上邢尚書書可觀也朱伯厚何人哉旣收葬其尸矣又能匿其干逆慷慨

赴義九折不回然則賓客又烏用多耶先生此論亦苛于索瘢矣

○李膺已甚

李膺爲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橫殺孕婦問膺至懼罪逃還京師匿兄讓第令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詞畢卽殺之嗚呼人臣挾簡充之風致令天子侍之東逃命柱中可謂威望已極而必欲殺之膺

千○左眼

一五

於是有外道矣文帝時申屠嘉爲相充直何減膺鄧通以小臣戲殿上亦只令之免冠徒號叩頭流血而已未嘗必殺之乃爲快也使膺處此當復求進於是矣噫天下之事所貴君子通時達變母徒苛求也甚釀成禍端亦不得不分其責矣

○景毅耻不與黨錮

景毅蜀郡人爲漢侍御史于順爲李膺門徒未有錮牒不及於讒教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

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然則耻不與黨人不獨皇甫規也

○清談始於漢末

世謂清談放曠起于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裂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堊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爲成土幸兄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看鞭者也

二○左眼

一六

○蔡中郎秘論衡

中郎以論衡爲談助蓋目爲樺官野史之流且此編驟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秘之帳中如今人收錄異書文固非所論也自論衡不甚稱後世究竟舉主多歸咎中郎者特爲一酒之

○蔡邕有後

白樂天詩各有文姬才稚子自注蔡邕無子有一女文姬昔人謂邕無子悉以書授王粲按羊祜傳

祐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祐討吳有功將進爵士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蔡充別傳祖睦蔡邕孫也按邕傳不言有子無子此可補傳缺

○漢末史傳屈筆

漢末之董卓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丘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徇國視成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

千百年眼

卷六

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今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孔文舉關係

坡公極口誦服孔文舉而或者非之且議其疎嗟夫孔文舉在無人敢議九錫文舉既歿董昭愀然而談矣此豈全無所關係者耶李卓吾曰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則孔融雖成其所

裨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也勝于老成牖下者萬萬况有益於君耶西漢哀平末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焉飭智矯廉以取之潛移默運而不覺其視此何如也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矣

○劉表工書

今人皆知臨池家有鍾元常而不知元常有同學友胡昭又不知元常與昭皆受書法於劉景升也

千百年眼

卷六

十八

董北苑曰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胡皆其弟子昭肥繇瘦各得一體耳今景升遺蹟絕無存者統文志有劉表集亦已久亡獨三國志載表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不減崔蔡之流而表初又爲黨人在八及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書法之工也

○曹操不復姓

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嘗意其富貴之極何不復姓後見一書云當時有以議碑

進者云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始名官盡言曹也至更亦言屬曹卒言侍曹此非天意乎操遂不復姓此或實事

○曹操疑塚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歟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歟即休何用餘機到丘壘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注君未知直須掘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葬君屍陶九成

千百年眼

卷六

十九

以爲此言詩之斧鉞也予則以爲孺子之見耳使孟德聞之必見笑於地下夫孟德之棺豈真在於疑塚哉多設以疑人耳然始爲疑塚者孔林

○曹操諷漢復九州

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凡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况鬼蜮如操耶

○孫權之劣

魏武因弱爲強不階尺寸幾一海寓其人不足論才足稱也孫權自守虜耳藉父兄之業匹能尺寸廣也使昭烈處權所就當止此乎蘇氏以劉不如孫非也

○昭烈先聲

昭烈間關於袁紹呂布劉表曹操之間困矣而氣不衰也敗矣而望不挫也魏武以天下英雄推之

千百年眼

卷六

二十

魯肅以天下梟雄名之周瑜陸遜程昱郭嘉咸懽懽焉胡先聲之震如此也述昭烈平生言論風旨蓋猶有帝王之度焉遠非孫曹等也雖其才弗逮亦炎德之將終與

○借荊州所以保吳

魯子敬許以荊州借劉先主後世議之此論非是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轡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

也由是言之。借荆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荆蜀形勢

荆天下重地。豪傑所急也。然未有以荆取天下者。無論劉表。蕭銑馬殷輩。以楚成之強。莊之伯。靈之貪。玄之橫。友諒之桀。而中原不能尺寸也。夫蜀誠一隅。然秦得之。輕諸侯矣。漢得之。壹四海矣。孔明自昭烈卒。出祁山者六。曷謂欲長守蜀也。

千百年眼

卷六

二十二

○取劉璋不係孔明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荆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法正之計。昭烈亦強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爲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昭烈遺命之非

漢昭烈與諸葛孔明經營西蜀。以窺中原。無非爲興復劉氏耳。昭烈既崩。其志未遂。嗣子劉禪昏愚。

千百年眼

卷六

二十三

○孔明量詞矣

孔明梁父吟。當不止一篇。世所傳僅此耳。寓意蓋譏晏氏。夫三子恃功暴恣。漸固難長。藉使駕馭有方。則皆折衝之器。既不能以是爲齊景。謀又不能明正典刑。以張公室。徒以權譎覺之。至於崔杼弑君。陳恒擅國。則隱忍徘徊。大義俱廢。復沮景公用。孔子而耳。與梁丘據輩等列亂朝。區區補苴錄漏。

何救齊亡而後世猶以爲賢至有管晏之目此梁父吟所爲作也自擬隆中寧取樂毅而不及晏展有旨哉

○孔明比管樂有取

孔明自比管樂後人多疑其謙不知此自有深意比管仲取其尊王也比樂毅取其復讎也蓋隱隱有興復漢室之圖于比擬間微示其意乃說者比度才智較量淺深於古人心事毫末窺其所至何

千百年眼

卷六

七

哉

○子房孔明學術

諸葛孔明材似張子房而學不同子房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方秦之末可與鬻天下者非漢高祖而誰項羽決不足以有爲也故其初卽歸高祖不復更問項羽與范增之徒異矣然而黃老之術不以身易天下是以主謀而不主事高祖終而不鬻陰行其志而不盡用其材雖使高帝得天下而

已不與也孔明有志於漢者而度曹操孫權不在於是故退耕以觀其人唯施之劉備爲可其過荀文若遠矣以備不足與驅馳中原而吞操寧遠介於蜀伺二氏之弊乃矯漢末頹弱之失一齊之以刑名錯綜萬務參覈名實用法甚工而有罪不貸則以申韓爲之也惟其所見各得於心非因人從俗以苟作此所以爲黃老而不流於蕩爲申韓而不流於刻故卒能輔其才而成其志者也

千百年眼

卷六

七

○孔明事業文章

孔明三代之佐也而與留侯梁公范文正俱爲殊絕人物二表三代之文也而與陳情酒德歸去來俱爲第一文章信篤論乎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與言孔明者杜氏而巳大哉言也伊訓說命相表裏可與言二表者蘇氏而巳

○出師表缺句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

之靈下若無與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然義
有缺當以文選爲正

○司馬懿非孔明敵

司馬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雖孫權亦憚之孔
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
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拒去不敢
追賈詡等曾逼之戰矣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
待變爲名而其爲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

升百年聯

卷六

五

術也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雜耕渭濱
爲久駐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
矣運之二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
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英氣無所馳西不免於戰戰
則敗耳惜乎軍前之星遽隕使後世豎儒得肆饒
舌也

○楊顯不知孔明

孔明爲相身校簿書王簿楊顯切諫以爲徒勞後

之覽者無不爲孔明惜也張和仲曰楊王簿添送
相臣之體而未亮孔明之心夫死生有命況孔明
之死生何等關係而謂食少事煩竟致夭沒也不
意死仲達猶能詒後生明眼人

○武鄉遺言不及姜維

武鄉亟稱姜伯約論者以爲失焉觀亮遺言第舉
瑣褻而不及維料之審矣然維于亮要不負所知
以禪之庸詎之佞非維蜀久亡矣

生聚

卷六

五

○八陣圖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
一在新都之彌牟鎮王武子曾爲夔州之西市俯
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鷲形
鶴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
際瀕滂澆漲大樹十圍枯槿百丈破礮巨石隨波
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聚石爲堆者斷可
知也及乎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

濠。操。聚。行。列。倏。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海。濤。激。道。今。不。動。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刻。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

○ 漢祚之長

漢之亡也。敗獻帝爲公后。爲山陽夫人。相傳至玄。孫秋猶爲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西晉亡而漢。祀始絕。前後計之。漢蓋已有五百餘年。深仁厚澤。之報國不爽也。老瞞篡漢。以貽子孫。相傳五帝共。享國四十一年。其一被弑。其二見廢。惟不赦僅存。耳。然則老瞞不亦枉苦心耶。

○ 高貴鄉公文學

史稱高貴才。慧風成。好問尚詞。卽其幸學與諸傳。論難信。然自古末世之君。多文彩。若隋煬。陳唐。後主。及慧然。不過華靡藻麗耳。至深于經術。莫。

如高貴。人主之學與常布異。不能不爲之浩歎。

○ 李密陳情表訛字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朝字蓋晉政之以人史耳。劉靜脩詩。有云。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

○ 阮籍巧附司馬昭

阮籍既爲司馬昭大將軍從事。閑步兵。厨酒。美復求爲校尉。史言雖去職。常游府內。朝晏必預。以能遺落世事爲美談。不知此正其詭譎。佯欲遠昭而陰實附之。故示戀戀之意。以重相諧。結小人情。僞有千載不可掩者。不然籍與嵇康當時一流人物。也何禮法疾籍如仇。昭則每爲保護。康徒以鍾會片言遂不免耶。至勸進之文。真情乃見。籍著大人論。比禮法士爲群蠹之處。視中若籍附昭乃視中。

之惡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母丘儉等一得志籍尚有噍類哉

○晉室久亂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聲韻便殺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在也而貴戚敢如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晉武以不廢立致亂

一帝王多以廢立致亂而晉武獨以不廢立致

亂舉神龍之重以畀懣重自以肉太子而及適是由歷及昌之意也而寧知適不克終而死耶天之禍敗人國固有出於意外者是所謂報施之巧也不然狼顧之懿方且賈德邑於九原而古公亶父何不作法於涼也

○晉史矛盾

晉書載惠帝聞蛙鳴問爲宮蛙私蛙見餓者云何不食肉糜由此言之愚昧甚矣及蕩陰之敗兵人

引稽紹斬之帝曰忠臣也勿殺紹血濺帝衣左右欲浣衣帝曰稽侍中血勿浣也由此言之英明甚矣一惠帝也相去數年何其作愚作明如此史之或虛或實必居一於此矣

○惠帝廢儲

賈謐之諫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罪故爲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述甚明其情易察有臣子將爲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乎惠帝廢儲既莫之撓遂作會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寃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

千百年眼卷第七



瀟湘張 燧和仲纂
鹿城陳世聖室之閣

○從戎論無救於晉

世儒睹郭欽江統之說不行深爲司馬氏惜不知此曹漸染華夏之風者僅百年其文雅博洽既與中國士大夫埒而驍悍魁桀拔山貫鐵之勇非華人可得而彷彿也即使驅之去而未必卽去

而未必不來我知其害必不止侵鎬方犯涇陽圖白登入甘泉如周漢之事而遂已也况中國先亂而彼有所以乘其隙哉

○按劉元海父子總角遊京師已有英雄之望儻御得其道不過金日磾李光弼之儔奈何以駭童爲天下主賊后煽誘子內任宗播禍于外彼迴翔六合皆出其下安得不雲蒸龍變以快其翹朕之志耶是天固縱之以翦司馬氏也

○晉室所以敗

晉室之敗由當時君子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吹而霜雪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

導之儉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

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好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足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于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一敗塗地而不復振也坡公此論可爲一代定評矣余謂宋之理學諸公亦似之雖其道

有虛實精粗是井之不同而其不適於用一也故其後夷禍之慘若出一轍昔人謂宋統似晉有旨哉

○王衍羞見其女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將妻之惠風仗劍大罵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獨慙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陶侃被誣

陶士行唱義於晉室板蕩之秋破石頭斬蘇峻誠爲一時元勳獨史稱其握重兵居上流潛有窺伺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嗟夫自古誣人而不得者必汙其閭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晉史欲誣士行至加以夢寐中事其難更甚於閭房者按士行生當浮虛之俗動而見尤一入仕途荆棘萬狀終日自運百甕於竹頭水屑間雖一束之穢亦

經營不急卒能慨廊才猷立功立事梅陶稱士行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宣歎我栽義旗旣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蔡洲一時勳王蔑有先者逮元勳克集實王齊盟乃退然不居旋師歸藩臣節益著末年臥疾封府庫而祭祭衆愆期以自代視去重任如脫屣然其始終夷險無一可議不臣之迹果安在哉或者以庾亮之傳應詹之書疑其跡似跋扈不知蘇峻之誅亮所深耻而屈於中也殆士行旣卒而後嗣亦彫零庾氏世總朝權安知秉史筆者不有所曲徇耶今乃舍其灼然之跡而信其夢寐之言亦誣矣

○庾亮失計

庾亮召蘇峻孔坦陶回因王導語亮宜及峻未至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令不先往峻必先入有奪人之心亮不從及峻將至回又說亮峻知石

頭有重成不敢直入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若伏兵邀之可一戰而禽亮又不從人傳二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遂郡人執以爲向導夜行無部分亮聞之深悔吾謂召峻固失計然從二人言猶不至覆國幾於滅亡也晁錯削七國大類此類亞夫速馳入梁楚之郊拔漢得不敗吾嘗謂潁之及謀錯也明知之此時只宜召之入朝仍發大兵隨之若潁不從便引兵進討所謂疾雷不及掩

○王導造謀

王導在江左爲一時倫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又陰拱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道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溫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

敢爲此言敦也伏誅當加戮尸污官之罪又諸大將軍禮葬之敦死後導兵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爲桓文之舉此爲漏網逆臣無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吾管氏與僂亦羞之矣

○王逸少經濟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等人公卿愛其才罷頻召不就及殷侯將北伐以爲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等人

六

必敗貽晉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管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賡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

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恨不見於用耳而意書省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何待義之之淺也

○蘭亭未可議

文選不收蘭亭議者謂天朗氣清自是秋景又以絲竹管絃四言兩意不知天朗氣清固有所本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明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

清之時耶

又

絲竹管絃本出前漢張禹傳又如易

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旦爲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遙遙邛郫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莊子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糧古人文辭政自不厭鄭重在今人則以爲複矣○李卓吾云好一篇議論然與叙文不類兩語乃爲定評

○張翰專鱸

東晉張翰吳人仕齊王冏不樂於官一日在京師見秋風忽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卻天悲遂棄官而歸宋王贊運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濶烟深恨有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爲專鱸此語甚有思至東坡三賢贊則曰澤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爲專鱸也自贊其說又高一着矣

○劉琨負其母

劉琨現在并州怒護軍令狐盛切諫殺之盛子泥奔漢其言虛實漢王聰大喜遣劉粲劉曜將兵寇并州以泥爲鄉導琨東收兵於常山曜等乘虛陷晉陽琨還救不及泥遂殺琨父母嗚呼令狐所謂子胥之忿也使現有備亦未遽逞其志也奈何移檄遠近聲言伐漢及曜粲南來乃更收兵常山哉母

曰波不能駕御衆保以恢遠畧蓋策之審矣母賢智與孫夫人等而不能使越石如伯符死有遺恨也

○阿堵

史言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行但云舉却阿堵物世遂以阿堵爲錢矣然顧凱之言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王坦之

二一五

六六

七

秋於坐客之謝目衛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置阿堵輩一以爲眼一以爲經一以爲兵士豈可指定言之阿堵自是當時諺語如今所謂此物云耳

○英雄自相服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服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

也

○孟嘉論樂非是

緣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此晉孟嘉語也不知絲者絲之聲也出乎手竹者竹之聲也出乎口假絲竹而聲摠之皆肉也則亦何嘗不自然耶況夫伯牙之琴王子之簫孫登之嘯亦可謂之不自然亦可謂之不如肉乎

○漢晉賜金帛各有所盛

漢賞賜多用黃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各因其時之所有而用之漢初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而楚其用如此所積可紀梁孝王臨死府庫尚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十斤以次賞金各有差等王國尚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聲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費用浩濫不聞告乏數千斤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黃霸嚴助尹翁歸等勳與百斤周勃賜五十斤霍光前後

所賜至七千斤。至王莽末，省中黃金尚積六十萬斤。董卓、鄧瑁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黃金多也。晉時賞賜綃布、絹百匹，在所不論。阮瞻子匹溫嶠，庾亮、荀愔、楊珉等皆至五千匹。周復、唐彬、鄧王佑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濟、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至二萬匹。桓溫前後近三十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燬燼時，尚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

卷七

○陶淵明不欲諸子仕宋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風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先生之於諸子，皆不欲其仕。故作詩自汗以晦其才，才則必以陶氏門地拔矣。此苦心也。善乎莊生曰：以不才終其天

○中庸自晉已孤行

中庸雜出，戴記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今獨行與六經並，按晉戴顓嘗傳中庸，後梁武帝亦爲中庸講疏，中庸之傳久矣。非但始於宋也。

○不識一丁

符堅宴羣臣賦詩，姜平子詩內有丁字，直而不屈。堅恠問之，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夫莊子云：丁子有尾，若直丁不屈，乃古下字也。若堅與乎子正，不識一丁者。

○王猛死不忘晉

王景略之才，管蕭之匹也。時值桓溫竟不得一效於晉，所謂既生瑜，何生亮亦晉之不幸哉。然猛之風心則不忘諸夏也。臨終數語，自是肝膈披露。

○符堅拙於用多

符堅淮淝之戰，由其勢重不分而趨，一道首尾相失，無他奇變。此兵家之深忌也。晉之取吳也，兵二

十萬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陳也兵五十萬而所出之道八唯其所出之道多則彼之受敵者衆是其千里之江淮固與我共之矣今堅所率者百萬而前後千里其爲前鋒者二十五萬而專向壽春堅又自恃其衆之盛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乃自項城棄其大軍而以輕騎八千赴之是以晉人乘其未集而急擊之及其既敗而後至之兵皆死於躡踐矣惡在其爲百萬也使堅之師離爲十道偕發盆至分壓其境輕騎游卒管其要害將自爲敵士自爲戰雖未足以亡晉亦何至蹉跌之甚耶然亦有以分而敗者如楚之禦黔布吳漢之討公孫述是已則以兵少而敵衆也若項羽烏江之戰纔二十八騎耳而分之爲四猶能斬將見勇則又少而不厭分也總之兵之奇常在分而將兵之妙用則不必於分與不分也嗚呼堅特叛胡之鋒鋒者要何足以語此

○符秦之亡不由慕容垂

慕容垂之奔秦也王猛力勸秦王堅除之堅不從其後垂卒破長安堅出奔西燕以亡天下後世皆惜之不知堅之敗在空國伐晉而其釀禍也在遠徙種人專留鮮卑垂不過乘其強弩之末以張振蒙之勢耳使堅無此二敗雖百垂其如堅何哉方堅之敗於淝水也八十餘萬衆盡爲謝玄等所破惟冠軍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世子寶勸取堅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秦何患不亡吾將以義取天下豈負宿心也則夫垂之報堅也豈滅於嚙昔之恩乎養虎遺患之說未足以槩此也

○崔浩受禍不由作史

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立於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譖浩遂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夫浩修國史直筆

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爲可罪。然何至赤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爲索虜，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偁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主拓跋鸞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金土不可同價

前漢書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豈必然之理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爲之哉？而孟子亦自忘之。至有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徧四海也。

○梁武殺業

梁武學佛而敗，詆佛者以爲口實。然武帝雖奉佛，

齊子孫始盡其納侯景，晚節多舛，業報應受之罪也。若其奉佛精勤功德，自在以此罪佛，是因廢屨因噎廢食也，其可乎？

○按唐蕭瑀，梁明帝之子，梁武之後也。入唐爲相，自瑀逮，連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終始以臺城之禍咎佛者，亦應以此而信佛矣。

○沈約韻書之謬

天下事有最僥倖而不可解者，沈約韻書是也。沈約以前所經歷賢聖豪傑，聞人鉅儒，不知凡幾矣。一東之與二冬，四支之與五微，八齊六魚之與七虞，十一真之與十二文，十三元之與十四寒，一先二蕭之與四豪，八庚九青之與十蒸，十三覃十四鹽之與十五咸，前此諸韻，金通孔子作經及漢魏古詩并仙靈篇什，班班可考。豈盡謬誤，至沈約而悉改正耶？且約吳興之武康人，居于方言蠻俗，習宮羽不備四聲，而敢背越賢聖變亂千古，亦

既謬矣。矣。不知後世學士大夫何故而遷之如聖
經歷百代而不敢易乎。此甚不可曉也。

○劉知幾無史才

楊萬里云。劉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呵嘗得
其所撰高宗武后實錄而讀之意其拳石班馬而
臧獲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遣薛延
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則言傳遊藝死矣。至長
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傳遊藝言之也。游藝之類
三百年耶。一八卷十
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遊魂再返乎。古人目
睫之論誠有味也。然于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
膏肓。不可廢也。

○隋氏富庶

自漢以來丁口之藩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
文帝初年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
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
萬。方其有國之始。蠲罷權禁。又時時減免賦稅。其

衛取之途可謂濶矣。又營新都。平陳。平江。表
於賞賜有功。金無所愛惜。營繕征伐之費亦不
貲矣。是時布帛之積幾于無所容蓄。儲至不可
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
衆。是果何道以致之也。吁。亦奇矣。

○隋文帝濫殺

周大義公主下嫁於突厥沙鉢略可汗。為可賀敦。
聞隋主受禪。意甚不平。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屏
風賜之。公主因書屏風為詩。叙陳亡以自寄。其辭
曰。盛衰等朝。慕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
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杯酒恒無樂。絃歌
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觀成敗。懷
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惟有明妃曲。
偏傷遠嫁情。上聞而惡之。時沙鉢略染干遣使求
婚。上令裴矩謂之曰。殺大義公主者。方許婚。王遂
遣害觀公主詩詞。不過慟陳氏之淪亡。哀身世之

飄流此亦人情之常且一女子遠適虜庭有何顧忌而必欲殺之也亦慘矣王世充字文化及之姦相去才一間耳

○隋煬帝毀讖

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一
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
考測必欲竒中故分流別派其說寢廣東漢之末
王莽好符命尤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

二〇〇左

八卷一

十九

詔東平王蒼王五經章句皆命從讖歷觀宋梁其
說不能盡去及隋煬帝卽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
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料者死自是
無復其學有功名教不淺也

○唐高祖殺降

古今殺降之甚者莫甚於唐高而項羽白起弗與
焉薛仁果降則殺之王仁本降則殺之蕭銑降則
又殺之其他蓋不勝數也或謂出太宗意然而太

宗未嘗殺頡利也獨當時何無一言救止豈其力
不能得之文靜之死而無及于數子耶

○唐世女禍

唐太宗起義時以隋宮女子進其父而骨之高祖
畏禍議始定及其後也天亦降之女禍世世有焉
報應之妙如此

○唐封建之善

唐太宗卽位從封德彝言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
千百年眼

八卷七

二

德彝之言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
至公之法也嗚呼德彝此語因今之藥石乎

○太宗縱囚有所倣

六一公論唐太宗縱囚其說卓矣然縱囚自歸之
事不始於太宗後漢之鍾離意南宋之傅翹後魏
之張華原隋之王弼皆然史書之以爲美太宗好
名者蓋慕而效之耳

○尉遲公隱德

之變坐二府者百餘家將盡沒人救德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乃普原之太宗一日謂敬德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名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晚節謝賓客節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又餽雲母椒爲方士術年七十四於顯慶三年卒嗚呼敬德如此行藏且在李衛公之

千百年眼

卷七

三

上矣世徒以萬人敵稱之也

○長孫無忌褚遂良有死道

長孫無忌褚遂良之死世咸悲之余以爲二千均有死道夫吳王恪太宗愛子也太宗立高宗爲太子又欲立恪無忌以舉棋不定爲諷似矣而其後也竟以房遺愛獄誣構吳王臨之重辟劉洎太宗直臣也洎性疎致禍理固應爾而罪不至死遂良誣以伊霍一語必欲斃之雖馬周強諫不少解夫

此二子者所謂太宗心膂臣也一殺其愛子一貽其主以殺直臣之名由此觀之武氏之禍猶爲晚也

○李勣一言之禍

武后之立由李勣之逢迎也彼豈不知其大謬第以全軀命保富貴之心太過耳臨終謂人曰我十二三爲無賴賊焉知老年尤大無賴哉身受未寒而有敬業之禍誅其身足矣何至殲其宗毀其墓

千百年眼

卷七

三

道耶然則武氏未嘗纖毫見德勣亦枉却做小人矣

○狄仁傑不殺易之昌宗

母后臨朝如呂氏武則天此國家大變也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見表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然置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

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張玄謂曰狄公在周如大乘菩薩行忍辱行自非小聖所測

○聞立本知狄仁傑

狄梁公初授并州佐時聞立本黜陟河南梁公為人謹告立本一見即驚謝曰仲尼觀過知仁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特薦之遷并州法曹大梁公能及周爲唐而非立本則不能自拔於

百年眼

卷七

沉淪洵哉可稱具眼矣然則馳譽丹青何足盡立本百一也

○徐有功難於臯陶

張文成贊徐有功躍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時鳴皋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愚嘗謂爲大將者爲太公望易爲郭子儀難輔幼主者爲周公易爲孔明難爲刑官者爲臯陶易爲有功難誰謂後世不及古人乎

○駱賓王四子受誣

凡稱知人者知人之臧否邪正耳窮達倚重姑蘇子平小術君子不道也裴行餘以罷職趙三楊四子幸而偶中至今儒者樂道之然裴所稱王劇王勣蘇味道皆覆身實籍何以優劣四子使勃等卽如裴論不過浮淺小節而味道輩模稜邪誦榮寵牝朝羅識何在史稱駱賓王失職鞅鞅遂與徐敬業起兵夫孽后臨朝羅織萬態卽狄仁傑重

千百年眼

卷七

子四

尚輕以反況賓王倡義殺身欲加以罪寧足據乎且文八失意憤排其常屈平懷沙賈生天折後世咸悼其忠賓王首倡大義庸可以此譬之駱集十卷今存自序昔書憤三章外無一鞅鞅語然則史亦非實錄也裴行餘既以姑布子平之術誣後世而史官又從而緣飾之則四子幾不白于千古亦冤矣

○駱賓王罷職

宥王上裴侍郎書云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必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僕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況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於人塞之魂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歎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貸而使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裴侍郎即行儉也時欲以書記之事委駱駝有母在欲終養故辭之如此誰謂賔王才士而無識識耶

○徐敬業之敗

敬業舉義魏思溫勸其直趨河洛以匡復爲事此與尹德毅之說蕭登龍敏之獻策潞王從珂皆奇謀也諺云敗某有勝着惜乎當局者迷耳

○滕王閣記出處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携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

宵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聞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僕勃與杜韓並世對毫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鶴後生之指點流傳妄哉

○玄宗慘刻

明皇待諸弟可謂極其仁愛然一日而殺三千何相悖也嗚呼讓皇帝於是爲不可及矣非讓皇帝有太伯叔齊之賢則明皇之視諸弟不難於諸子

矣

○明皇廢資格

明皇開元初銓次尚未廢資格時上欲大用蘇頲因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而拜中書者乎宰相以爲惟賢是用何資之計明皇乃敢從之又以李元絃公卿交薦籍甚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書宰相以元絃資薄止拜侍郎夫以元絃之才不能計資亦未爲驟進乃毫釐必計如此及其感林甫之姦

欲相牛仙客則自河湟使典擢班尚書遂不復計
資雖以九齡之慘慘盡忠援故事以爭之而且不
聽矣豈非資格一廢彼固得以肆情而無忌耶要
之資格者所以待常流不次者所以待非常之士
承平無事則守資格一旦有緩急大事大疑則先
材能則彼前說亦非定論也

○孝經春秋甚靈

陳眉公曰孝經闡門一章由周秦而下傳漢至唐

列爲二十二章開元間博士司馬貞爲國家讀始
黜之而唐遂有馬嵬之禍則孝經闡門之教廢也
王荆公謂春秋爛朝報不列學宮使先聖筆削之
書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而宋遂有
夷狄北轅之禍則春秋內外之防與復仇之教廢
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書抹去禍及
家國宣尼之書可謂靈矣故曰畏聖人之言
○賀季真乞休在老年

賀季真乞鑑湖歸老古今以爲美談然攷其時年
已八十餘矣故其回鄉詩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
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夫仕宦而至八十餘不歸復何爲耶季真嘗謂一
賣藥王老問黃白之術持一珠貽之老卽以珠易
餅口不敢言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是季真者
乃食繼富貴一老悖耳張旭謂賀入真清鑑風流
千載人宜別有所據耶若以乞鑑湖歸老時爲風
流湖水有靈未免貽笑矣

○盧懷慎先見

盧懷慎身爲上相家無擔石之儲孜孜體國至死
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儉人乘間之患遺
言薦宋璟諸賢以爲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智
之士矜眩目前以爲功必已出者能爾耶史以伴
食饑之殆亦俗見也乎李卓吾曰懷慎自以才不
及崇每事推崇此與視人之技若已有見人之彥

寒○能○察○何○以○異○乎○誠○所○謂○大○臣○也○嗚○呼○懷○慎○可○謂○
千○載○之○下○復○有○知○已○矣○

千百年眼卷第七

千百年眼卷第八

瀟湘張 燧和仲纂

公安李 軫謫星閣

○周易舉正

唐司戶參軍郭京作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或將經作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及居其上爻詞注內移後義却處於前無有脫遺謬誤者並依定本

二百五十五

卷八

舉正其說凡一百三節此書近世罕傳余友夏君憲有藏本今錄其明受者若干處坤初六象曰履霜陰始凝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水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之字誤作言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誤倒其句泰六四象曰翩翩不富皆反實也今誤作失字謙六五利用征伐小象亦然今本兩征字並誤作侵字黃亨不

二百五十五

卷八

利有攸往今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今脫剛柔交錯四字剥彖曰剥剥落也今本脫落字大過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少夫今本誤作士字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垢九四包失魚注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誤作无魚九五似杞包瓜今誤作以字蹇大象君子以正身脩德今本作反字困初六象曰入於幽谷不明也今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饗上帝以養聖賢今爻而大亨三字震彖曰不喪匕鬯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今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脫志字巽彖曰重巽以申命令乃行也今脫命乃行也一句節彖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然後乃亨也今誤將此句入註中孚彖豚魚吉信及也今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

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今作已上既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今脫一小字，上繫第九

章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不爲乎。今本誤

作所字，下繫第四章不見利不動，今本誤作勸字。

又危以動，則民不輔也。今本誤作與字，第四章二

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誤以近也字爲正文。

說卦：乾以居之。今本誤作君字，序卦：屯者物之始

生也。始生必蒙。今始字誤作物字，雜卦：蒙稚而著

今推誤作雜字，凡此等處，眞可爲讀易者一證。

○古人言易不及周公

班固漢書云：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以伏

義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也。與周公絕

無干涉，故繫詞傳累舉庖羲、文王，而略不及周公。

亦自可見。楊子雲曰：宓戲、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

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

定萬物之基。班固去古未遠，較世儒所傳，當得真

實

○陸秉大衍數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陸秉曰：此脫文也。

當云：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蓋天一地三，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正五十有五，而用

四十，有九者，除六虛之位也。古者卜筮先布六虛

之位，然後揲著而置六爻焉。如京房、馬季長、鄭康

成，以至王弼，不悟其爲脫文，而妄爲之說，謂所賴

者五十，殊無證據。又曰：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

數以之成，此語尤誕。且繫辭曰：天數二十有五，地

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豈不顯然哉？又乾

坤之策，自始至終，無非五十五數也。蓋數始於一

而終於五，天以藏德，運化數之始，終於此，該而用

之消長，于此神，故虛一與五，退藏於密，秘而弗測

則其用四十九焉而已耳。老氏所謂有之以爲利

無之以爲用，是當其無，而有，大衍之用也。此聖人

千載不傳之真旨

○李太白深心

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間生殺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結明主意有所疾殺身不顧坡公作太白眞贊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浣吾足乃敢與此語甚妙王介甫乃言太白人品汗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果爾直是咳嗽亦不可也卓老有詩云天寶年間事也非先生不醉將安歸他人有

心余忖度之矣

○阿房賦踴襲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倕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倭童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祖長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榮榮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賦素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官車過也輶輶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

之有後楊敬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臺九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榮榮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也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也當是倣敬之所作信矣文章以不踴襲爲難也

○唐詩之盛不關選舉

胡子厚曰人有恒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於人心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況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其傳世者非省題詩也

○肅宗靈武之舉非篡

唐玄宗奔蜀太子卽位靈武其始爲馬見驕父

所留其既爲建寧王倓所勸又其後爲杜鴻漸魏少游崔漪盧薛季誣五上箋所迫而太子實無利天下之心也當時君父播遷賊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剗心以祭王侯將相扈從軍駕留長安者謀及嬰兒太子夜馳三百里至平涼雖正位號文武官不滿三十人太子何艱於此而攘之於草莽荆棘之日耶其後顏真卿區處河北軍事以蠟書達表於靈武遂以真卿爲工部尚書并致赦書

十一
生
見
朱
人

亦以蠟九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卽位于靈武獨國之心益堅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武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也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遂應官軍誅而復起不能制乃知靈武此舉真可收屬人心非乘危而利天下也其後常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璽太子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

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郡臣固請堅不許于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其情亦可憐矣而苑祖禹乃以爲叛君背父寃矣哉所可恨者其罪全在楊國忠當唐玄宗議親征時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姊妹命俱在旦暮矣使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若使國忠從更一言不至有靈武之事竟以枯恩懼禍之故至使他日父不得正其終子不得正其始既亂八家國又亂人細常若國忠者馬鬼死晚矣

十一
生
見

朱
人

八

○唐以失形勢致亂

唐安祿山既犯東京奉留不去李泌郭子儀皆請先取范陽以覆其巢穴肅宗急於收復不從其策

由是遂失河北終唐之世不能復實據橫行人廣
高駢請分兵守柳循梧昭桂永數州之險自將由
大度度嶺擊之使從其言直置中免爾而當國者
曾莫之省巢果復出爲惡遂致滔天此數公者其
所謂識形勢者也而唐兩失之其取敗宜哉

○房瑄用違其才

張玄羽曰房瑄所謂治世之能臣耳肅宗用違其
才所以一敗而不振若收復之後令瑄從容諷議

千百年眼 卷八

鎮靜廟堂以撫摩殘喘毋令讒邪間之當必有可
觀者方用而疑之方疑而將之既敗而一逐不收
人皆嗟瑄之不盡其用于獨悲瑄之不逢其時

○房瑄長策

司空圖詠房瑄詩云物望傾心久創渠破膽頻注
云天寶中瑄奏請遣諸王爲都統節度安祿山見
分鎮詔拊膺歎曰我不得天下矣蓋當艱危之際
以親王重藩分布外鎮自能夾輔王室統繫人心

司空圖詩蓋指此杜子美挽公詩所謂一德興王
後亦指此事唐書因其陳濤糾之敗遂沒其善可
惜也楊鐵崖詠史目之爲腐儒又以王衍比之過
矣房後謫廣漢有政績唐詩人詠房湖者多稱仰
之今不悉記云

○余按李德裕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
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皆以爲幽閉骨肉
虧傷人倫邇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

千百年眼 卷八

方州何至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哉觀此則房
瑄所奏信救時之良策也

○杜子美隱德

杜子美詩人之豪也初拜右拾遺郎上書論救房
瑄語甚切至幾以得罪此豈附翔下石之徒比耶
世謂文人無行殆虛語耳

○杜子美詩意

焦澹園曰杜詩三八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

毛人以三分割據爲孔明功業不知此其所輕爲
正如雲霄一羽毛耳必也偶伊呂而失蕭曹乃蓋
公之才惜乎運移身微僅以三分之業自見此天
也非人也此詩八句一意讀者逐句解之失其旨
矣

○子美不咏海棠有故

子美父名閑故詩中不用閑字娟娟戲蝶過閑幔
原作開幔刻本之誤也母名海棠故不咏海棠坡

千百年眼

卷八

十二

公有詩云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
亦未之考耶

○儒者說詩之謬

詩出於小夫賤隸之口而說詩者多不免於高卑
之固則所號爲窮經稽古之儒乃反賤隸之不若
美蓋詩人吟咏情性故意象寬平老儒執守訓詁
故意象窄狹如杜子美仰同食看鳥回頭錯應人
乃詩家上乘而朱考亭引之謂其爲心不在焉則

不得其正何異癡人前說夢乎真可發笑

○詩詞謬字

古書無譌字轉刻轉訛莫可考証畧舉數條如王
渙李夫人歌倚嫋機華銷歇盡脩嫋訛作德所武
元衡詩劉琨坐嘯風清塞訛作生苑現在邊城則
清塞字爲是焉得有苑乎杜牧詩長空澹澹沒孤
鴻公妄改作孤鳥沒平仄亦拗矣又牧之江南春
云十里鶯啼綠映紅今本誤作千里又寄楊州韓
綽判官云秋盡江南草未凋俗本作草木凋秋盡
而草木凋自是常事不必說也泥江南地暖草木
不凋乎如陸龜蒙宮人斜詩云草著愁烟似不春
只一句便見墳墓淒惻之意俗本作草樹如烟似
不春杜詩把君詩過日俗本作把君詩過目愁對
寒雲白蒲山俗本作雪蒲山開山同一點俗本作
同一照七月六日苦炎蒸俗本蒸作熱邀歡上夜
關俗本作上夜間曾閱朱旗北斗殷俗本改殷作

開成何文理。不知貧病關何事。俗本作祕緣貧病。
人須棄充節。漢臣歸俗本作握節。不知漢書張衡
傳云。蘇武以充節效貞。杜公政用此語也。新炊聞
黃梁俗本聞作聞則字義亦不通矣。劉巨濟收許
渾詩。湘潭雲盡暮烟出。今俗本烟作山。蓋湘水多
烟。唐詩中流欲暮見湘烟是也。烟字大勝山字。李
義山詩。瑤池宴罷留王母。金屋妝成貯阿嬌。俗本
作玉。桃偷得憐方朔。直似小兒語耳。古詩。君亮執

千百年眼

卷八

三

高節賤妾亦何爲。文選范云。古意詩。注引之作。擬
何爲擬字。勝亦字。王右丞詩。鑾輿廻出千門柳。用
建章宮千門萬戶事也。歸鴻欲度千門雪。却望千
門草色間。皆本此俗本千門作僊門。謬甚。蘇味道
元夕詩。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古本是不惜夜。
梁鍾觀卧美人詩。落釵猶宿臂。微汗欲沾裳。古本
是欲消黃言。漢官黃額粧也。甚妙。又南史王穉詩。
日暮當歸去。魚鳥見流連。俗本改暮作基。淺矣。置

牛嶠詞。日暮。天空波浪急。正用。瞻語也。青蘇州詩。
獨憐幽草澗邊生。古本生作行。行字勝生字十倍。
東坡玉如。纖手嗅梅花。俗改玉如作玉奴。儋山
詩云。突兀險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
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工。遂
使全篇俱病。小詞如周美成。惜惜坊曲。人家坊曲。
妓女所居。俗本改曲作陌。張仲宗詞。東風如許。惡
俗改如許作如花。平仄亦失。貼孫夫人詞。日邊消

千百年眼

卷八

四

息空沉沉。俗改日作耳。凡此皆像改本。謬僞百出。
書之所以貴舊本也。

○李杜始末考

世知杜之爲拾遺。而不知李亦拾遺也。世以草堂
屬杜。而李集亦號草堂也。李卒後。代宗徵拜左拾
遺。見范傳。正碑。碑題尚稱左拾遺。世又以供奉拾
遺官。死於酒。而皆死於水。亦非也。太白晚依宗人
李陽冰。終於紫極宮。少陵將歸。襄郡終潭。岳開采。

石固謬未陽亦未可憑

○唐宋逸詩賦

王無功云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
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楊班之儔也
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
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
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因寫爲一本今此二
賦俱不傳韓文公誌盧殷墓言殷於書無不讀止

千百年眼

卷八

十五

用爲詩實平生爲詩可誦者千餘篇至今一篇不
傳非託於韓文則名姓亦湮矣又會昌中進士盧
獻卿作愍征賦司空圖爲之注釋且序之曰氣凌
鄴下體變江南間生冠五百年在握照十二乘又
言其才情旖旎雅調清越寓詞哀怨變態無窮稱
之可謂極至矣而此賦亦不傳宋蘇長公與米元
章書云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僕
臥聽未半慨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

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盡如我輩

贖贖耶夫坡公騷壇巨眼其推服若是而今亦不
傳余友范長康輯水襄陽志林拓陸友仁包彥平
陳眉公之舊自成一書意搜括無遺矣而是賦不
載長康每對余懷恨謂是闕典且相托爲檢索余
低徊紙堆凡六載餘僅於焦弱侯金陵舊事中得
賞心亭詩一絕宋王勉夫野客叢談中得壯觀亭
記畧以報命而賦寶月觀者固寥寥也然則古今

千百年眼

卷八

十五

文章湮沒不傳者可勝計耶

○元章賞心亭詩云晴新山色黛風縱蘆花雪盡
日倚闌干寒霄低細月此詩雅淡幽奇當爲米
絕之冠附錄於此

○李泌相業

柳批稱李泌佐肅宗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
於魯連范蠡而首謀范陽三定儲君其最也史多
述其事惟鄭侯家傳爲詳家傳其子繁筆也繁

隋州亳州刺史州刺賊爲患繁有機暴捕殺之舒
元與與繁素隙反坐以濫殺不辜詔賜死繁下獄
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
司馬公通鑑多載之朱子綱目疑非實錄擅不取
噫鄴侯身沒未寒橫遭元與之毒數百年後又復
不信於考亭亦何重不幸也

○陸贄忌才

李晟平朱泚之亂德宗覽收城露布云臣已肅清

百年眼

卷八

十八

官禁祇謁寢園鐘簣不移廟貌如故上感涕泣聲
左右六官皆嗚咽露布乃于公異之辭也議者以
朝廷捷書露布無如此者公異後爲陸贄所忌誣
以家行不謹賜孝經一卷坎珂而終夫公異能勤
九重之淚而不能取同調之憐信文人薄命哉以
孝經爲刑書以家行不謹爲阻抑才賢之具敬與
愚才視李林甫更巧矣

○德宗不能餌懷光

漢文帝几杖之賜可以柔吳王濞而德宗鐵券之
恩適足以怒懷光事同而情異何也嘗懷光之惡
遂浮於吳淖耶亦文帝之推誠與德宗之猜嫌隔
天淵耳夫機心不可以狎海上之鷗況虛恩可以
餌巨測之懷光乎

○盧杞愧其子

盧杞在唐世爲甲族而懷慎一派爲盛懷慎以清
德相玄宗號爲名相而生東都留臺奕奕鳳麟山

千百年眼

卷八

十八

被害在忠義傳奕生杞相德宗敗亂天下在姦臣
傳杞生元輔元輔傳雲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故歷
顯劇任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異亦附忠義傳然則
杞不獨愧見其父祖又且愧其子矣

○唐宦官之禍

自東都至唐寵任宦者其禍始慘然宦官寵任雖
同而所以任之實異東都宦官專領監事則政權
歸之矣唐以宦官專典禁衛則兵權且歸之是故

勲德如李郭則俛首受節制不免失權跋扈如李茂貞朱全忠則稱兵內侮而遂以移祚蓋地近情親根連株固故雖有英特之君賢智之臣終不能以一朝而去腹心之疾亦由積漸之久故也

○退之淮西碑失實

唐憲宗什退之淮西碑而改用段文昌也事由石孝忠後世鮮有緣其本末者按羅隱記石烈士事云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爲人猛悍多力州里患

千百年眼

六卷八

一九一

之後折節事李愬爲前驅信任與家人伍元和申天子用裴丞相討蔡李愬李光顏烏重胤皆受節制明年蔡平命吏部侍郎韓愈撰平淮西碑碑中盡歸功丞相而愬特與光顏重胤等孝忠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倒其碑吏不能止乃執韓節度使悉以聞上甚訝之命具獄將盡於碑下孝忠度必死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祇畏若不勝按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而震怒碑

千百年眼

六卷八

三十一

送闕下親訊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前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如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受縛雖丞相與諸將軍不能先知也蔡平刻石記功盡歸丞相而愬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脫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畧如愬者肯爲陛下用乎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不推碑無以爲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言已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蔡本末又多其義遂赦之因名曰烈士後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更撰淮西碑嗚呼石孝忠者固貫高趙午之徒歟當時韓吏部既欠實錄而裴相國殊無休休讓美之懷致謗未必無由也夫韓公之文非不卓越即段學士所撰亦自詳贍明妥隨人觀

場之輩先騎貽於山斗而段文全不齒錄亦足笑也。

○按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見南西川劉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綬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及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削去明年平夏一句

千百年眼

卷八

三

○夏君憲曰孝忠真義勇也然非徒勇又且智觀其對憲宗數語詞旨剴切特假緣推碑殺吏陰以作將士之氣而銷王上猜忌之心世間何可無此人也退之平生倔彊到此遭却毒手矣

○藩鎮之弊

李林甫欲斷節度入相之途卒啟祿山范陽之亂真所謂一言喪邦也顧藩鎮之禍綿延而不可解者有二曰稱留後曰軍中擁立而是二者皆自朝

廷除之開元十五年以蕭嵩爲河西節度副大使嵩本鶻觚小吏以才幹爲王君奭腹心至是代君奭節制此則他日留後之端也乾元元年平盧節度使王玄志死裨將李懷玉殺玄志之子而推侯希逸朝廷卽授以節此則他日軍中擁立之漸也要而言之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二語可盡藩鎮之弊

○白樂天行藏

千百年眼

卷八

三

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與李文饒隙而文饒終未嘗深害之者處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故能安然於去就愛憎之際綽有餘裕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無事順適其意而滿足

其欲者。有六年。方太和開成會昌之間。天下變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廢黜死。李文饒以譏嫉死。雖裴晉公猶懷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閔皆不免。萬里之行。所謂李逢吉。令狐楚。李珣之徒。泛泛非素與游者。其水炭低昂。未嘗有虛日。顧樂天所得。豈不多哉。

○昌黎史禍

昌黎之避史筆也。柳州諍之是矣。然其時故有說。

千百年眼

卷八

子二

焉。淮西碑則以爲失實而踣。西段文昌改撰之。順宗錄則以爲不稱而廢。而肅處厚續撰之。毛穎傳足繼太史。適當時。謂其滑稽。裴晉公書後世。些其紕繆。使退之而任史。其禍變。當有甚此者。

○韓昌黎晚信佛老

韓昌黎表諫佛骨矣。潮陽一貶。至演死。不悔。晚乃與佛子大顛遊。又作李千墓志。歷序以服食敗者。數人爲世戒。晚年至。親脂粉。故事服食用火。靈康。

卒致絕命。是所謂笑前車之覆轍。而疾鞭以追其後也。儒者之無特操如此。

○李虛中子平

今之祿命家。言于平者。其說始於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也。虛中後以服水銀疽發背死。不知其曾自推筭否。

○王叔文之冤

王叔文以不良死。而史極意苛譴。以當權姦之首。

千百年眼

卷八

子四

至與李訓輩齊稱抑何冤也。觀順宗卽位之初。所注措如罷宮市。却貢獻。召用陸贄。陽城。貶李實。相杜佑。買執諸者。碩華德宗大赦之。政收已渙之人。心皆叔文敗之也。其所最要者。用范希朝爲神策行營節度使。歸恭爲司馬。奪宦官之兵。而授之文武大吏。卒爲宦官所持。遂亟貶至死。死而禍亦最烈。實由于此。當劉闢爲常。畢求三川。至許以死相。助金錢。溢於進奏之邸。使叔文小有欲。不難爲所。

餌顧此而欲斬之抑何此也。舉以逆知叔文之失官者心故敢抗疏直言其失而亡所顧忌。豈得爲定論耶。嗟乎叔文誠非賢人君子然其禍自宦官始不五月而身被惡名以死此其情有可原者故爲表之。

○八司馬仲氣

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才豈不知趣權利之可耻蓋叔文欲誅宦官強公室正義舉也特計出下下爲

千百年來

六卷八

三十五

所及噫故善良皆不免當日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詆之後人脩書尚循其說似終不與人爲善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嘗畧及之八司馬庶幾稍伸氣矣。

○牛李有同惡

唐文宗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

官優百姓安生業松室無疆家上不墜蔽下不怨雖未及全盛亦足爲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爲其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爲諫官德裕國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趣向不同及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可謂有同惡矣余按小說云牛李如未炭惟嗜石則如一人是又有同好也。

千百年來

八卷八

二十六

○柳子厚非國語報

柳子厚平日法國語爲文章而其後也作非國語歷詆其疵病不少置陸放翁曰坡公在嶺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金稱二友及北歸與錢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待詩篇至以爲小人無忌憚者豈亦非國語之報耶。

○道家言三尸神之謬

道家言三尸神謂之三彭以爲人身中皆有是三

最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譏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之。小人之妄誕有如此者。學道之人，積功累行，以求無過，豈有僥倖蔽覆欺罔上帝，可以爲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而乃納三尸讒言，則亦悖謬之甚矣。然凡學道者，未有不信其說。柳子厚宸號強項，亦作罵鳳文。獨唐末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會終南大極觀，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何有？」

千百年事

卷八

三

此吾師託是以懼爲惡者。爾據牀求枕，作詩以示衆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校筆鼻息如雷，執謂子厚而其徒之不若耶？

○劉禹錫不敢用饅子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饅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饅字，虛負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兼饅酒，前羅列則」

固已用之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李德裕知所本

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德裕初爲相，卽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已出，故能削平僭僞，號爲中興。」

○唐不立后之禍

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爲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爲妃，既爲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惡，既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爲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崩，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遣命立懿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專權，全

千百年事

卷八

三

今所無亦因椒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故上官彌留之際宰相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可禁止也

○郭汾陽後裔之賢

唐穆宗長慶四年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釗聞有是議密上賊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靈鍾於吾兄郭氏汾陽裔也耶無愧祖武矣視漢馬后槩廖防輩爲何如耶



千百年眼卷第九

瀟湘張 燧和仲某

竟陵譚元春友夏閱

○柳公權詩意

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或者謂其不能因詩以諷後蘇子瞻爲續之云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亦未免蛇足不知

柳句正所以諷也蓋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清高爽之地始知其涼而征夫耕粵方奔馳作勞低垂喘

汗於黃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謂涼哉此與宋玉對楚王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鄭絳辭相

史稱鄭絳相因自言曰笑殺天下人又曰時事可知矣後竟以不爲人所瞻望三月求罷去傳紀其

事鄙之也按絳知廣州日值賊黃巢起所過郡邑無不殲滅公移檄於巢戒無犯州境巢笑爲歛兵州獨得完及歲滿去俸餘千緡置之郡庫他盜過郡帑藏爲竭而終不敢犯鄭使君錢此必有以厭服其心者不賢而能若是乎區區自嘲蓋以掩其環瑋逼群之器不忍身爲亡國之相挈神器以歸賊也然而圭角不露過人遠矣彼史氏何足以知之

○唐科目不足憑

唐室名臣多起於科目惟張九齡常應二科一則才堪經邦一則道侔伊呂後來相業誠不負科名矣而裴晉公度在裴垄下第四人及第顏魯公真卿之忠節乃在於文辭秀逸之科開元天寶之際有風雅古調科乃薛據及第而李白杜甫並不在茲選由此觀之謂科目盡足以得士亦豈容遽信哉

○崔樞白馬之禍不足惜

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修有言曰「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是不然長安與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弑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張廷範不惜國亡君弑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既畏全忠而附之弑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爲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嘯全忠之心而徵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爲此小事猶不從已其肯聽已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鉅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爲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弑而

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爲國慮乎既欲上不失賊臣之意又欲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

○王朴異才

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其論星曆宋定欽天曆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五季之世有若人耶

○韓熙載晦於聲色

五代之末知趙點檢不可測者韓熙載耳衆人固賢賢也熙載又知唐之將覆而耻爲之相故以聲色晦之嘗語僧德明云吾爲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真主出江南秦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噫卓

矣。

○吳越敗元之証

五季時十國稱帝敗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常稱帝敗元而事迹無可考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所據止此按至正中徐一夔避亂海寧州有許姓者嘗闢一巨室得古墓內有志碑蓋錢氏將許俊墓也

俊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敗元之一證惜歐公未之見耳錄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賜玉冊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蓋已居然行帝者事矣又何疑於敗元一節乎哉

○徐鉉徵猶事非實

南唐徐鉉與兄鉉徵猶事至七十餘古今猶事有限卽經史詩文單辭鉉舉亦不應若此之繁蓋兄弟一時自相誇詡世不詳察徂爲實然耳梁武沈約徵粟事僅十餘條頗恨其寡却自實錄蓋六朝前世代差近事迹尚稀故也二徐在宋初同李昉宋白及諸學士編御覽廣記所收輯猶事不過十餘鉉胡不舉鉉七十事實之也

○板本之始

漢以來六經多刻之石如蔡邕石經稽康石經耶渾三字石經裴顏刻石寫經是也其人間流傳惟有寫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而己蜀毋昭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經景德中又摹印司馬班范諸史與六經皆傳世之寫本漸少然墨本訛駁初不是正而學者無他本刊驗司馬班范三史尤多脫亂

其後不復有古本可証真一恨事也

○希夷易說

象卦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默會希夷先生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默視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蓋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

千一百一十八卷

辭一著其辭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旨此之謂買櫝還珠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爲而不晦也張和仲曰今之學易者又不過勦索陽氏規磨之談不知視買櫝還珠者何如也

○宋儒教之盛昉于趙普

宋之興也趙普以半部論語佐藝祖致太平而其後也遂有濂洛諸儒之盛是所謂育出於藍也所

貽者達矣嗚呼以焚青坑儒之慘而欲傳之萬世無窮不亦惑乎

○燭影斧聲

藝祖舍子立弟亘古所無迨其後也德芳德昭至不良於死太宗于是乎殘忍矣蓋陳橋之事與諸將密謀以黃袍加藝祖實出於太宗彼自以爲手天下以授之兄而今返之也二子處嫌疑之際雖欲不危又何可得耶觀夫卽位于開寶九年之十一月不能少待而遽稱太平與國元年固也示無兄之跡矣燭影斧聲之疑恐難置喙於後世也

○趙普遺禍

宋之兵孱國弱始於趙普方太宗時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時遼國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不勝嫉媚之心巧爲之阻太祖承五代之敝畏艱苟安玩時惕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幾爲匈奴之牧馬場

皆普一言兆數百年之禍也其淪金匱之罪猶在此下乎

○盧多遜愧其父

盧多遜父億性儉素恬於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以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參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後多遜果敗士大夫高其識多遜當國門下士極盛其所擢重者種英蘇冠二人而已及其得罪賓客皆散去獨英冠二人徒步送之千里而還英後改名放即明逸冠即蘇易簡也

○種放之隱由母

種放在終南太宗召而不出從母命也真宗不召而出母也物故也貞烈哉此母也非女中之田光乎終南處士愧深閨老嫗多矣

○郭忠恕清節

郭忠恕宋初人也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

口稱猫過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爲之時與後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東坡畫贊叙之甚詳考忠恕初事湘陰公贊贊爲郭威所殺忠恕伴狂遁去由此觀之亦清節之士山水木屋不足以盡之也

○晉唐不通字學

宋史長篇太宗每暇日問王著以筆法葛端以字學筆法臨摹古帖也字學考究篆意也筆法與字學本一塗而分岐晉唐以來妙於筆法而不通字學者多矣

○楊升菴六書索隱序云伏羲觀圖書八卦字生焉成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詩則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

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篇文一百四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上有孔子說楚莊王諸說咸宗古人不難應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學之隸史游之章鍾繇之行楷出而字日訛衆大

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猶古十說其九也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妄處士孫強又增加俗字如竹尚少爲算昇高山爲杪此乃童兒之見俳優之嬉何足以汚竹素也其間名爲此字學者若李陽水則戾古誣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則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才老通其音讀黃公紹泝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

駁戴侗則肆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趙古則窺斑得脣換英尋實何物周伯溫者聞見既陋經術不通類據樹之蟬蛸似篆沙之蝸蚓字學之重不幸又十倍於戴與鄭矣今日此學景廢響絕談性命者不過勦程朱之潛魄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贅示以形聲李孔質以蒼雅林統友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官牆哉按此段

引駁甚精足爲字學開一堂與

○楚王元佐自廢

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廷美死元佐亦旋以狂疾廢嗚呼太伯之讓其跡隱季札之讓其慮深元佐此舉可謂追跡于古豈真狂也太宗之殘忍刻薄到此寧不可爲之寒骨耶

○天書之興倣遼俗

宋遼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尅臻天書屢降一國

君臣如病狂然何也及讀通史乃知其意契丹之俗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屬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伺之志與然不脩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未矣其後徽宗嘗諷道錄院言朕乃上帝元子在天下爲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

百年眼

卷九

十三

憫中華被金狄之教懇請於上帝下降人世爲人主今天下歸於正道於是群臣與道錄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宋幾女貞起自夷狄建號大金蕩覆中華斯言若爲之先兆也

○古章奏皆手書

宋時百官奏章皆手自書進賢學士直孺爲諫官有所條奏仁宗識其手書每嘉賞之古人凡在任籍無不工書者故一切章奏皆手書之非惟得教

君之體且機密事亦不至宣洩取敗今人多不能書故不得不倩於書史耳但古人童疏未必全用楷書而行草間見今古帖中尚有載者

○梁灝謝啟之謔

陳正敏遜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

百年眼

卷九

十四

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而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塗天諸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遜齋之妄不待攻也

○冠準天書由王旦

寇萊公以朱能天書復相議者迄今惜之按史準罷相改節度山南東道巡檢朱能揆內侍都知周

懷政爲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準從上其書，因此復入中書觀此。則夫左右其事，借公以取信于天下者，旦之本謀也。天書之事，旦不惜以其身爲之，至是乃薄餌公以利而重分公以諉鳴呼，是誠何心哉？始準固不欲其婿王蜀與周懷政善，因力勸成之。然此等事，豈宜決諸子婿哉？準入相後，士論譁然。有門生曰：某有三策，第一莫若稱疾求外補。

○百○年○眼○ 卷九
第二朝觀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誠上。奏少救公生平第三，不過爲宰相耳。公不悅，竟有海康之謫。張和仲曰：公不聽門生之三策，而惑於其婿之片語，豈所謂利令智昏者耶？王文正機關與美珠之遺，若出一轍。君臣之間，不啻有市心矣。

○王欽若遺書
宋史：眞宗初，卽位王欽若時，與母竇古同位。三司請赦天下宿過，自五代至咸平，眞宗從之，遣使四

出，獨宿過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爲獨納司。此事世知之者，鮮當表出之，亦憎而知其善也。

○丁謂長者言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眞宗常怒朝士再三語之，丁輒退縮，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巨耐，問輒不應。丁進曰：雷霆之下，臣更加一言，則盡粉矣。

眞宗欣然嘉納

○冠萊公奢儉不同

冠萊公寢處一清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公曰：後許我誠，雖弊何憂？然知鄧州時，製花蠟燭，不點油燈，罷官日，厠涸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何此奢而彼儉也？青幃之弊，豈眞異於弘耶？

○夏竦不值一文

夏竦嘗統師西伐，擄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猶陝西倚之食肆，舛食訖，伴遺去。至晚，肆間人得之，展視，殆端物。乃元昊購竦之榜也。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竦聞之，遽令藏，掠余謂夏虜難役，尚是寬政。若悉竦好狀，則一文不值者，兩貫懸賞猶多也。

○夏竦剖棺之報

夏竦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哭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撫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閤去竦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而葬其爲人主疑一也。

○龐籍隱德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便安，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以聞。既西羌攻敗我師，破其堡，殺一副將，朝

廷深訝。龐公擅與諸將不睦，遂落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素重溫公之賢，默然竟不自明。溫公遂獲免。妙哉龐公，直不易得也。狄青之征儂賊，亦賴龐公爲內主，乃得成功。嗚呼！今不可得矣。國朝王晉溪之於陽明，其庶幾乎。

○韓范事業

韓魏公閱古堂記，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魏公功業之偉觀，此可得其大槩矣。范文正公特舉中庸以示張子厚，斯時瀛洛之學尚未興也。豪傑作用，豈無所本而然耶。

○麥舟非范希文父子所難

范堯夫以麥舟助堯乃石曼卿耳。公父子盛德，此非其所難。石曼卿，天下士也，狀貌岸偉，文采氣譔，豪一世。所交如歐文忠、張文節，皆奇之。特落落當其意者，無幾人。故嘗爲大理丞而貧，不能娶。母文正父子見之，自然傾舟助。何足爲范公重如曼卿。

卿之貧乃可重也。郭元振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
襁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盡數與之。况范公父
子耶？况曼卿又爲公東吳故舊耶？歐陽作文正墓
志，銘石曼卿墓表，皆不載麥舟事，以知公之盛德
不專在此。正如小說載雲長公秉燭達旦，使其事
卽真亦烏足以槩雲長大節耶？

○范仲淹先見

宋景祐寶元間，范仲淹建議洛陽呂夷簡請契

千百年眼

卷九

十九

冊畏壯侮性，遽城洛陽必長虜勢，宜建都大名，示
將親征以伐其謀。仲淹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
也。夷簡迄不從而罷。夫當國家全盛之勢，預爲徙
城備敵之謀，庸夫且知其不可，何待夷簡亦豈知
轉盼未百餘年有金狄之禍乎？夫偏安南服，孰與
宅天下之中也？聖人稱百世可知，畧於秦晉露一
班焉，千古以爲口實。況下此者乎？惜哉仲淹有前
知之哲，而宋弗果用也。

○韓范不識奇士

慶曆間，華州有張吳二士人，累舉不中第，落魄不
得志，負氣個儻，有縱橫林嘗遊塞上，觀山川，有經
畧西鄙意，欲謁韓范二帥，耻自屈，乃刻詩石上，使
人搜之，市而笑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用，聞已
走西夏，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
其名，卽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
元吳吳來飲此樓，邇者見之知非其國人也，迹其

千百年眼

卷九

二十

所懟執之夏首，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
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邪？時襄嘗未更名，且用中
國賜姓也，於是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謀抗朝廷，
連兵者十餘年。

○新舊唐書優劣

唐書五代劉昫所脩也，因宋祁歐陽脩重脩唐書，
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不知其優劣，
近南園張公漫錄中載其數處，以舊書證新書之

謬良快人意如姚崇十事此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答具備有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而語新書所載則剪裁靡遺事既失實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爲宋一代文人而劉在五代文名遠不遠歐其所著頗絕如此宋人徒欲以謗當代不知後世耳目其可盡誣乎

○朱溫不宜入正統

歐陽子作五代史自謂不失春秋之意余獨謂帝

千百年眼

子一

朱溫非是夫三代以來世有篡者然皆不成爲國亦不成爲君是故窮之篡也弄浞相繼三十年而少康滅之桀帝十八年而世祖滅之玄帝一年而劉裕滅之其滅也無論脩短俱以伏誅書溫父子相繼十六年卽爲莊宗所滅特與弄浞莽玄相上下當時空直書朱友珪殺朱溫唐兵入梁朱友貞自殺敬翔李振伏誅豈不足以爲勸于天下而乃使無將之賊得擅帝制於千載則是春秋反爲誨

盜之書又烏在其爲春秋也然則繼唐統者斷斷乎在于莊宗應于唐之後書後唐以別其族類而并晉漢周稱爲四代史而以溫事附之前唐之末後唐之初若莽在兩漢之際玄在晉宋之間庶幾統緒分明其關於大義不更多哉

○五代史韓通無傳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坡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

千百年眼

子一

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五代史不公

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卽位溫恭好書禮士問舍史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重歛以事奢後下至魚雞卵殼以家至日取每筭一人以責

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於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
少量爲管數管已則以次唱而管之少者猶積數
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
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五
代史不載歐陽修記錢氏重斂之虐通鑑不取其
虛實有證矣按宋代別記載歐陽永叔爲推官時
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
認其祖以重斂民怨之事若然則挾私怨於褒貶

一百廿年

宋九

二十三

之問何異於魏收董耶。

○宋時史氏顯達

左丘廢史遷辱班倅縈中郎獄陳壽放范曄戮魏
收削崔浩族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退之避而
弗承其有餘畏哉而不知後之爲唐爲宋者若祁
及脩顯特甚矣然歐公五代史既已統緒失當而
于京之疾寔蔽聰何足當班馬一處豈文章偶有
不幸亦世代使然也

○○曾子固詩才

曾南豐有錢塘上元夜祥符寺燕席詩云月明如
畫露華濃錦帳名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
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
空白髮嗟蛇歡意少強顏猶入少年叢昔人謂曾
子固不能詩學者不察隨聲附和謬矣

○雷簡夫知蘇明允

蘇明允閉戶讀書通六經旁及百家下筆頃刻數

千百字

宋九

二十四

千言人無知者知明允自簡夫始簡夫爲雅州上
韓忠獻公書曰不獲摺版約袂傳致蘇洵文於几
格間以豁公之視聽也上張文定公書曰洵天下
奇才今人欲糜珠璣玉躬執七箸飲其腹中恐他
饋傷之上歐陽文忠公書曰必若知洵不以吾人
則簡夫爲有罪觀此三書則三公之知洵實由簡
夫而簡夫知人之明好士之量視三公又何如耶
傳不錄錄其治果築岩數事而已尚論古人者夫

可忽讀

○溫公體貼人情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袁石公有云學問到透微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若公者庶可語此矣後來程朱一派則全無此等意思

○溫公行己之度

千百年眼

八卷九

溫公資治通鑑稿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

作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按說苑公肩子曰春秋

國之鑑也宋神宗賜名本此

○溫公爲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王之前亦是闕典

劉恕爲通鑑外紀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

王二十一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

千三百六十二年載于通鑑然後一千八百

與廢大事坦然可明

○綱目正秦統

秦享國三十六年因杜牧阿房賦而不考其實也秦自嬴姓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其沙丘之死爲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共三年甲午秦亡則一統之日十五年爾杜牧文人辭賦之語不足多較司馬公作通鑑乃於滅周之歲遽以正統書秦滅周惟恐其晚帝秦惟恐其遲豈春

千百年眼

八卷九

秋正統之義哉朱子綱目悉改之所謂統正於下

而人事定矣

○通鑑省文之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楯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竟云通小吏牛全而生元帝牛金既枉了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元

楊紫陽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平之因作詩云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後因朱子綱目改正而止

○殺之三宥之三出處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云殺之三宥之三歐陽公問其出處東坡曰想當然耳嘗觀曲禮云公族無官刑微成有司讞於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官刑微成有司讞於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

千百年眼

卷九

二十七

刑於甸人乃知東坡之論原有所本想王司偶忘之而東坡不敢輒拈出處以對故漫應如此後人遂以公爲越筆則又陋甚矣

○赤壁考

坡公赤壁之遊千古樂事二賦亦千古絕調也袁石公云前賦爲禪法道理所障如老學究着深衣通體是板後賦直平叙去有無量光景只似人家小集偶爾釘釘飯歡笑自發比特地排當者其樂十

倍至末一段卽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語言道絕

默契而已數語洵定評也靖康初韓子蒼知黃州

顧訪東坡遺跡常登赤壁所謂樓鶴之危巢者不

復存矣惘悵作詩因歸然黃之赤壁土人云本赤

鼻磯也故東坡長短句有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

周郎赤壁則亦是傳疑而云也今岳陽之下嘉魚

之上有烏林赤壁蓋公瑾自武昌列艦風帆便順

沂流而上遇戰於赤壁之間也杜牧有寄岳州李

使君詩云烏林芳草遠赤壁徒帆開此則真敗魏

軍之地也

○赤壁賦盈虛者如代代字多誤作彼字而吾與

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

本皆作代字食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洗盥更

酌更字作平聲讀亦見東坡手蹟

○二疏贊誤

東坡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取人殺蓋韓楊蓋

三畏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
其立意亦超卓矣然考之二疏去位在元康三年
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二年楊惲
誅方二疏去時三人尚無恙也凡作議論文字須
令覈實無差忒乃可

千百年眼卷第九

千百年眼卷第九

二十九

千百年眼卷第十

瀟湘張 燧和仲纂

嘉魚方弘緒貞卿閱

○坡公遠識

蘇子瞻論周之東遷也極言平王之失策且歷舉春秋以來遷都弱國者爲戒纖毫不漏而於晉之王道惓惓致意焉曾未數十年而其應若響與江左偏安者千古一轍也異哉特表而出之見坡公

千百年眼 卷十

遠識非拈弄筆墨者所可幾也

○波公學長生

東坡議論諫諍真所謂殺身成仁者意其視死生真且夜爾何足動其毫末而欲學長生不死則愚劣所不敢知也黃魯直云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又棄去則知坡公不過借是以文寂寞知佛家所謂口舌上功果耳固非溺志於此也

○夏君憲曰長生學亦好殺身亦無礙于長生也

○老泉是子瞻號

世傳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而葉少蘊燕語云子瞻謫黃州因其所居之地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人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家有老人泉因作此詩坡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見於卷冊間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則老泉又

千百年眼 卷十

是子瞻號矣歐陽公作老蘇墓志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蘇文之僞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騷九錫鷄九錫之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於戲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事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

襲此體但可一試之耳。下邳侯傳世也。疑非退之作而後世乃因緣模倣不也。司空圖作客成侯傳其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溫陶君黃其綠吉江瑤柱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託之蘇子瞻者妄庸之徒遂爭信之于瞻豈若是之陋耶中間惟杜仲一傳雜藥名爲之其製差異或以爲子瞻在黃州時出奇以戲客而不以自名葉石林嘗問蘇氏諸子亦以爲非是然此非玩侮游衍有餘於文者不能爲也。

朱十

○蘇文賴以不廢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携坡集出城爲闕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乃陰縱之。

○宋儒談天

邵堯夫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地何依附自相依附自斯言出朱子遂有天穀之說夫自古論天文者宣夜周髀渾天之書其石落下閭之流皆未嘗言非不言也實不知也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此乃切要之言孰謂莊子爲虛無異端乎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繩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籌算之天之理聖人

千百年眼

卷十

四

以易究之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今不日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東坡有詩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蓋處於物之外方能見物吾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地之真也。

○溫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無寒火昭德晁氏解曰陰能順陽而陽不能順陰也水爲火爇則沸而熟物火爲水沃則滅矣今湯泉往往有之如驪山尉氏驪

谷汝水黃山佛迹。匡廬閣中等處。皆表表在人耳目。或謂溫泉之下。必有硫黃。礬石。故耳。獨未見所謂寒火。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儼抱朴子云。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空。熾而有蕭丘之寒。雖然。則火寒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爲無耳。海水以杖擊之。火星勃然。腐草化而爲螢。尤可照物。非寒火乎。

千百年眼

八卷下

五

○八字可定介甫

劉元城云。介甫不可動者八字。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介甫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澁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議論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行也。

○介甫寡助

王安石行新法。引用小人。一時賢者非之。皆遭貶斥。其弟安禮。安國。及姪旒。字元鈞。旒。字元龍。皆不以爲是可。謂寡助之至矣。而安石不反己。自省也。元祐中。安國貶死。旒及旒亦坐貶。逮方所謂爲法自蔽。以不愛而及其所愛乎。

○均輸之害

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蓋以千百年眼。八卷十。其陰籠商賈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爲抑勒禁制之舉。迨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西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爲後之言利者莫及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爲又遠出桑劉之下。卒使物價騰踊。商賈怨讎。而羣幸五年之閒。所得

子本蓋未嘗相稱也。然則是宜得爲善言利乎。桑
劉有知寧不笑人地下。

○青苗之害

周禮一書經制甚備。乃後世行之。必至於厲民而
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王介甫之清苗均輸。是也。
然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爲青苗。常平者。糶糴之法。
青苗者。賒貸之法也。按左傳鄭饑。子皮以子展之
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

十百年眼 卷十

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
貸。而以公量收。則春秋之時。固已有官民賒貸之
事矣。又何必譏于泉府之舊。而且謂周禮爲不足
信耶。然在春秋三國行之。謂之善政。以爲美談。而
至於介甫。則弊端百出。諸賢極力爭之。不置。蓋法
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於
郡縣之後。勢固然也。介甫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
又假手惠卿之輩。宜其事勢決裂至此極也。故必

知時適變之儒。而後可語通經學古之事也。

○元祐諸賢無定見

元祐初。溫公入相。諸賢議革新法。不能須臾。然既
曰罷青苗錢。復行常平倉法矣。未幾而復有再給
散出息之令。而其建請乃出於范忠宣。雖曰溫公
在告。不預知。然公其時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
及四月二十六日。敕令給錢斛之說。則非全不預
知也。後以臺諫交章論列。舍人蘇軾不肯書黃。始
悟而不復行耳。至於役法。則諸賢之是熙寧而主
雇募者。居其半。故差雇二者之法。雖然並行。免殺
六色之錢。仍復徵取。然則諸賢後知欲革新法。而
青苗助役之是非。可曾中全未有灼見。在宜熙
豐之黨。後來得以爲辭也。然熙寧之行青苗也。既
有三分之二息提舉司。復以多散爲功。遂立各郡定
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也。既取二分之寬剩。
而復徵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而雇人給直日損。

遂至寬剩積壓此其極弊也至紹聖國論一變群奸唾掌而起於紹述故事空不遺餘力然改其施行之條畫則青苗取息止於一分且不立定額抑配人戶助役錢寬剩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減先於下五等人戶則聚歛之意反不如熙豐之甚矣觀元祐之再行青苗復徵六色役錢寬剩皆止於一分則知言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當平之儲貴發賤歛以賑凶饑廣蓄儲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常平積滯不散○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以坊場撲買之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錢以貢顧役所徵不及下戶不取寬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用破家之苦則助役未嘗不可行○介甫狠愎不能熟議緩行而常時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說激之群儉因得以行其附會媒進之計推波助瀾無所不至故其征利毒民及出後來童蔡諸人之上矣惜哉

千百年眼

卷一

上

○畢仲游格言

畢仲游奏記司馬以爲入主行新法者事也而欲與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向來用事者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盡然神宗大有爲之資也以爲必如是而後可以富中國故王呂之說行誠若畢仲游之言其心不改自破矣惜溫公之未盡用也

千百年眼

卷一

○介甫裁抑宗室

王安石在熙寧間裁減宗室恩數三學宗子闕聚都下俟安石入朝擁馬以訴安石徐下馬從容言曰譬如祖宗功德服盡而祧何況賢輩於是宗子皆散雖荆公一時應變之辭然其言不可廢也

○介甫廢禮經

周官儀禮爲聖人之遺經而禮記四十九篇則淵戴勝馬融所作卽儀禮之傳疏也宋熙寧間王安石經義罷周官儀禮而專禮記朱晦翁怪其廢經用傳請修三禮而未及成書至我朝功令亦置周官儀禮而獨存禮記一科終不能改熙寧之舊

○經義取士之弊

科目之設士越所向宋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

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蓋明經

雖近實而士之拙朴者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

近於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非士之

高明者不能自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專

以經義論策取士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是獨存當時明經一科而進士之科遂廢矣安石有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

究亦自悔之也由此觀之一得一失已自瞭然老成之士何苦過爲曉曉也

○宋樂屢變無成

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王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王之欲廢舊鍾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王之欲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圖爲容盛其

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圖且制罷不能成劑量工

人但隨律調之犬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

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

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蓋樂者耗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鏗鏘不協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亦何取焉

○王介甫冥貶

王介甫先封舒公後改封荆詩曰戎狄是膺荆舒

是微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張和仲曰京下諸姪所以媚附介甫者至矣封至眞王祀至配享堂客此片字之褒乎况荆舒二語章章詩傳也或者彼蒼謂介甫溫辛已極留此一線少存顧羊耳

○章惇有功於長沙

章惇曾開梅山有詩一篇專誦其利而濟北晁無咎賦詩則言不必開蓋因章惇小人專其事爲清議所不與耳然梅山地爲今長沙府之安化縣五

十百年眼

卷十

十三

○章惇雷州之報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文以爲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也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殘刻之報不爽如是然則小人之害君子適以自害耳

○李泰伯非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替臯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邈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童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孟子儉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其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風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按此語出楊升菴可謂確見胡元瑞極辨且援余隱之朱元晦語爲辭夫不信泰伯之肝江集而力持余朱二子之議橫坐泰伯以不喜孟子則其無根亦甚矣

十百年眼

卷十

十四

○張商英無佛論

張商英少年負奇氣尤不信佛嘗於招提觀金剛般若喟然曰豈胡書而反與於六經乎歸著無佛論達曉不成一字妻曰公平日爲文援筆不加點伸紙萬言今作何文其苦乃爾張相曰吾欲作無佛論妻曰既已無矣何論之有張大悟深悔前事究心內典自謂得其旨張和仲曰今之未窺藩籬而妄加排議者惜無如商英之妻從旁下一轉語

千百生眼

卷一

一五

○教王之號不祥

宋朝廢后入道謂之教王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群黃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王不祥甚矣孟后在瑤華宮遂去教王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怪也

○宋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其一眞宗臨楊礪之喪隆輿於

弔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爲罷春宴三事雖三代令主不能過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冑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書之祇辱青史豈曰榮遇美事乎

○童貫爲眞太師

童貫爲太師用廣南龔澄樞故事林靈素爲金門羽客用閩王時譚紫霄故事嗚呼異哉然澄樞爲一百年限
卷十
十六
內太師猶稍與外庭異童貫眞爲太師領樞密院振古所無

○蔡京奸狀

謝任伯在西掖草蔡京謫散官制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耕鋤略盡四語可作京一小傳京懷姦固位屢被逐而不去王黼切忌之百方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詔同至乃置酒留貫

彼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酒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爲公。莫不竊笑。嗚呼。以若人而擲台席者。久且專。何怪虜騎之南牧也。

○葉石林長厚

葉石林出蔡元長門下。所著有避暑錄。中間紀蔡元長事多。稱爲魯公而不名。此雖近於私。然亦見

二百年眼

卷十

十七

古人用心忠厚。有始終處。今之失足權門。自其廝養者。一遇其敗。輒反戈攻之。冀交其醜。其又石林之罪人哉。

○楊龜山論朋黨

宋欽宗時。京黼既敗。言者攻之不遺餘力。至欲盡逐其黨。楊時上疏曰。今舊出權輔之門者。不問賢否。一切廢罷。京黼秉政垂二十年。天下之士。不仕則已。其仕於朝者。必皆其薦引也。若盡指以爲黨。

而逐之。是將空國無人矣。此言果行。恐縉紳之禍。未有已時。而國之安危未可知也。龜山此論。備甚。洵哉有用之道學也。陳眉公曰。黨之一字。宜論於宰相當路之時。不宜太分別於宰相捐印之後。

○种師道策虜有見

姚平仲謀劫虜寨。欽廟以詢种彛叔。彛叔持不可。甚堅。及平仲敗。彛叔乃請速再擊之。曰。今必勝矣。或問平仲之舉。爲虜所笑。奈何。再出。彛叔曰。此所

二百年眼

卷十

十八

以必勝也。彛叔可謂知兵矣。然朝廷方上下震懼。無能用者。哀哉。庸王之不可輔也。

○龜山不輕解易

吳審律勸龜山解易。各曰。易難解。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也。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人於他卦能如

是推明乎若不能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交指一事是其用止三百八十四事而○易之理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一事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嘗謂說易須髮鬚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未敢苟也

○熊定易學

千百字眼

六卷十

十九

涪陵熊定少學佛後學易於郭義氏自見乃謂之衆一語入鄉北山有岩遊詠其中涪人名曰讀易洞屢薦不受官靖康時在洛金兵人不知所在大哉易之爲道也用其緒餘猶能使陽陰不能賊六氣不能殺而况兵刃禍難乎文王箕子深於易者也商辛雖暴其若之何此熊定居京師所以金兵入而不知所在也吾因是而知京房郭璞其學淺矣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羣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爲雪耻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畧去常制爲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以謀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也要害爲聲援滑州置留府

千百字眼

八卷一

三十

通接號令五請剛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爲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清運江淮道塗置使以觀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

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用也。按十策中深切時務，鑿鑿多可行者。宋室之不競也，宜哉！後秦檜當國，伯可乃因緣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官燕樂，伯可專應制爲歌詞，謾豔粉飾，世以比柳耆卿輩。傷哉！羅景綸恨伯可之改節，余獨痛伯可之遭時不幸。有才而不獲售也，孝宗時有辛棄疾者，進美芹十論，亦可觀。

○按伯可在高宗朝以詩軍應制，與左瑄狎適摩

子百年眼

卷十

三十一

思殿有徽祖御畫扇繪符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義牆之悲。瑄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瑄入取較核，輒批筆几間書一絕於上曰：玉羣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候，盡在蒼梧夕照中。瑄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張和仲曰：觀此足知伯可本懷矣。高宗果有爲之主，扇頭

二十八字不賢於中興十策耶？亦何嫌於諛也。粉飾也。羅景綸此論枉却三竹管子矣。

○朱勝非善處苗劉

苗劉之亂，正彥有挾乘與南走之謀，傳不從。朝廷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達爲畫計，使請鐵券，既朝辭遂造堂，袖劄以報朱勝非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住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

子百年眼

卷十

三十二

遁，無復譁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將朝，郎官傳宿扣漏院曰：急速事命延之入。傳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勝非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傳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勝非，此舉其調好護駕，良有足多者。故能使張韓諸將竭力倡義以收勤王之績也。紛紛

局外之議何足憑

○宋高宗不欲恢復

宋高宗恢復不堅者，思徽欽北歸勢必軋已也。按

朝野遺記云：宋和議成，顯仁后徽宗妃將還欽宗

挽其裾曰：汝歸與九弟言之。吾南歸但爲太乙宮

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能却爲之誓

曰：吾先歸，苟不來迎，誓吾目。乃升車既歸朝，所見

大異，不敢復言。不久后失明，暴賢瘠者莫效有道

士應募入宮，金針一撥，左翳脫然。復明后喜求終

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視物足矣，彼一目存誓言

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

留謝之，皆不荅。纔啜茶遽索去。后詢其報德，謾曰

太后不相忘，畧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衣出時

上方視朝，使下急跡訪之，不得觀。此可知高宗之

猜忌矣。又考欽宗在廣宋止遣巫覡一迎而不終

請，中間帝與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鳩異府者三

年，囚于左院者兩年，卒爲虜奴。簡短馬足之下哀哉。高宗忍於其親，何太甚也。

○宋南渡兵餉所出

南宋偏安一隅，且當金人括盡金幣之後，倉庫貧

窳，里巷蕭條，史傳嘗言諸處用兵，每至幾十萬，不

知何從得許多兵。兵既多，又何從得許多餉也。常

考宗澤傳，澤平湖東賊王善得衆七十萬，車萬乘，

平楊進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太即等又

得兵三萬，而河東京西淮南河北之侵掠，息矣。其

籌宗公得賊兵凡一百三萬，考韓世忠傳，世忠平

緇青李復賊，黨得兵萬餘，平廣西賊曹成，得兵入

萬，平白面山賊劉忠，又得兵萬餘，而緇青閩廣河

南之侵掠，息矣。共籌韓公得兵凡十萬，考岳飛傳

岳飛平武陵賊孔彥舟，襄漢賊張用，江淮賊李成

錫州賊馬進，得兵八萬，降嶺賊曹成，得兵十餘萬

平吉賊，得兵數十，又平湖賊楊么，得兵十萬餘，而

江淮嶺表襄陽之侵掠息矣共策岳公得兵凡二
十八萬其他知二張劉琦等皆類是蓋南渡之後
紀綱廢弛巨寇遽起皆假團練勤王之名屯聚草
澤剽劫蓄積所以宗韓岳諸公未及北伐唯專意
招撫山砦江海之間豪傑響應故百萬之兵餉皆
不煩經營措置而辦此所謂先手着也可見將得
其人雖盜賊可用君不能御將雖以韓岳諸公之
才無救于宋之尺寸徒使爲後人扼腕也

三百年眼

卷十

王五

○岳飛文章

昔晉文之拔卻穀孫權之勗呂蒙蓋欲其武而能
文也岳飛本以勇敢進而旁通儒業其謝講和一
表滿然有孔明之風高宗良馬對則淵平有道
之言也又嘗題詩鄱陽龍居寺有潭水寒生月松
風夜帶秋之句直逼唐人佳境矣余屈指上下數
千載間蓋唐有張睢陽合之武穆而二當亦間氣
所鍾也

○秦檜爲金人作間

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爲檜
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捷報即君致意檜大
恨之厥後金人徙注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
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
賊不臣其迹始彰彰矣

○秦檜以悍婦絕後

鄧孺子曰秦檜欺君誤國萬世罪人而有曾孫鉅

三百年眼

卷一

王六

鉅千浚浚弟澤以是知世類不可度量人也鉅通
判斬州金人犯境與郡中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
於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城陷鉅與誠之各以見
兵巷戰死傷累盡歸署自焚而死浚先往四祖山
兵至亟還與弟澤殉父死孺孝此諒可謂辨矣然
攷之史檜無干立妻兄王曉孺子爲後曰孺其孫
曰墳皆王所自出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嗚呼檜
以奸臣亂人之國已亦自以婦孺殄絕其家天道

乎

○秦檜身後之報

秦檜建第于望仙橋，備極宏麗，其死也，值應天府開浚運河，取土堆府門，有人題詩云：笑談便解與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二語曲盡奸狀，檜墓在金陵江寧鎮，歲久榛蕪，成化乙巳秋八月，爲盜所發，獲貨貝以鉅萬，針、盜被執而司法者未減其罪惡，檜也。

十一年限 八卷一 二十五

○王安石流禍與秦檜等

羅景綸曰：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備哉！此論使半山有靈，雖百喙難解于九原矣。

○張浚忌殺曲端

十一年限 八卷一 二十五

曲端鎮戎軍人，長於兵畧，屢戰有聲。張浚宣撫川陝，以端有威聲，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都統制。知渭州軍士歡聲如雷，宴室冠邪州日，端屢戰皆捷。至白店原，撤離曷乘高望之懼而號泣，虜人目之爲啼哭郎君。其爲敵所畏如此，旣而浚欲大舉端力，勸浚按兵以伺金人之弊。浚不悅，金犯環慶，端遣吳玠拒之。彭店原戰少却，端劾玠違節制，時秦謀王庶亦與端有宿怨，因共譖於浚。浚大怒，罷其兵。柄是年浚大舉軍至富平，縣將戰仍僞立前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之。妻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遂擁軍驟至，軍遂大潰。浚心愧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出力最多，皆前帥曲端訓練有方，遂復叙左武大夫，欲復用端。玠懼端復起，因與王庶力譖之。浚入其說，於是徙端恭州，置獄。端旣赴逮，知必死，仰天長吁，指其所乘戰馬鐵象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惜哉！泣數行。

下左右皆泣至獄獄官進械坐之鐵籠藏火逼之殊極慘惡端渴甚求飲與之酒允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二時建炎四年八月三日丁卯申時也陝西軍士皆流涕悵恨多叛去者浚尋得罪詔造復端宜州觀察使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譴死思其追於三有人將贖以百身其後金歸河南之月又詔謚端壯閔制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典言及此流涕何追端爲涇原都統日有叔

千百年眼

卷十

不足論何時重到渭南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未歸人斷魂亦可見其志也至今尚論者咸稱其冤而四朝國史且罪端狠懷自用委曲爲魏公庇失其實矣信如所言則秦檜之殺岳飛亦不爲過或又比之孔明斬馬謖尤無謂眞筆之難也久矣惜哉

○張浚遺誅

張浚素輕銳好名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

千百年眼

卷十

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南軒以道學倡名父子爲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爲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爲小人紹興元年合關陝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鄆玠之叛是時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併逐言者於外及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

等爲辭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知
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紀並無一字及之公諱安
在哉按此說出何氏備史每疑南軒大儒而以異
疾死意甚冤之今乃得其辭矣

千百年眼卷第十終

子下

千百年眼卷第十一



張燧和仲纂
石萬程軫如聞

○采石之戰有先備

虞允文之戰采石也以七千卒卻虜兵四十萬厥功偉矣忘者猶曰適然豈知公於紹興辛巳之前也因輪對面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

千百年眼

卷十一

先事之識已絕出衆人之表矣及虜叛盟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虜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亡卒激勵諸將施置於倉卒之餘而破虜於俄頃之間非忠誠素畜于中足以感人心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虜既敗去公又令設備於瓜州區畫悉定乃徐請車駕還行都此何等才識而可以通然爲之乎丘瓊山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

難周喻主將而允文書生也喻握重兵而允文生
孝也喻有孔明爲犄角而允文隻手也可謂不易
之論

○按亮既至江北掠民船指麾欲濟允文伏舟於

七寶山後今日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卓旗于山
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虜
以爲絕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爲之
而實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墜水中礮黃得

千百年眼

卷十一

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
烟霧眯其人馬之目咫尺不相見遂壓虜舟人
馬皆溺此亦致勝之由也

○守唐鄧可以圖恢復

虞允文自采石歸鎮襄漢欲因唐鄧勝勢以牽制
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章奏凡十餘上
且曰朝廷必欲削唐鄧以和臣卽挂冠而去是歲
六月孝宗受禪盡棄陝西新復州郡皆符以公知

夔州又割海酒唐鄧以和按允文采石之勝陝西
州郡盡復歸宋既城唐鄧而虜將蕭定遠以四千
騎夜走汴矣唐鄧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耶鄆之
民徙武者聚義兵千餘人遮殺其歸卒以待宋師
而宋師不至遂遇害當時人心時勢如此若從允
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蓋是時海陵無道遇弑而
善將如兀朮幹離不又皆亡比之武穆之勢難易
倍懸而宋之君辱臣姦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胥沉
於海非不幸也自取也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
和尚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錡順昌張
子蓋海州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橋屢允文采
石李道光化次湖劉錡皂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
十三而不及岳武穆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之也
○趙九齡遺功

宋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導虜南侵時車駕駐平
江有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虜營朝
廷不能用也而韓世忠得虜會約戰書曰聞江南
欲決淮西水以浸吾軍書到之明日虜實退師當
時但以爲却敵之功殊不知九齡妙算實陰庇之
也

○程朱論周官法度

程子曰必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
法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自閭閻衽席之微積
之至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然後周
官法度可行丘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
可行之日矣

○程子靜坐之說類禪

程子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蓋陽關禪而陰用之
也孔門善學莫如顏子想其從夫子周流凡十餘
年安得有一旬半月之暇用禪士蒲團工夫耶且

顏子以仰鑽瞻忽求道不言靜功以欲從末由墜道不言情盡想竭然則靜之一字宋儒尚未夢見也。

○宋人損益經文

孔子修魯史不肯增闕文漢儒校羣經未嘗去本字宋人尚書則考訂武成毛詩則盡去序說吾未敢以爲然也。

○綱目之誤

綱目一書朱夫子提經之作也然其間不能無誤而學者又從而爲之說今漫據數事如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喝之訛耳綱目乃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甚矣尹起莘乃爲之說曰此朱文公書法所寓且引孟子殺人以外與政之說不知通鑑誤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耳竊荒遊無時不避寒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據事直

書其罪自見何必曲爲之說耶又郭威弒二君綱目於隱帝書殺於湘陰王書弒尹又爲之說曰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此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弒君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豈應書法倒置如此又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嫵古字通用蓋言之感溺此嫵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爲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如此類甚多姑舉其二耳

○帝在房州之謬

春秋周襄王之出書天王居于狄泉注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宅其有之謂居魯昭公之出書公居于鄆鄆魯之邑也其後書公在乾侯乾侯乃晉地不得書居也綱目書帝在房州唐一統之地豈得以乾侯爲比實書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

○○朱陸異同

晦菴之與象山所爲學雖若不同其在孔門猶由
賜之不同科也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已盡而習
之獨于象山則以其嘗與晦菴有言遂據拾其遺
餘且目之爲禪擴放廢斥使若咸秩之與美玉則
豈不過甚矣乎夫晦菴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
經語孟之旨其嘉惠後學之心固何可議而象山
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其簡易精實斬截枝
蔓使學者開卷了然其功寧可盡誣乎嘗閱包顯
道侍晦菴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詆象山者晦
菴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
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其實敬其爲人老兄
未可以輕議也由此觀之晦菴亦未嘗有成心也
趙東山爲子靜像贊有云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
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知言
哉

○○吾儒異端

異端之說肇自論語當時固未嘗明有所指也迨
孟子開楊墨周程開佛老後世遂指爲射的夫楊
墨姑不具論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尚有猶龍之
嘆使與佛氏同時其贊或不止於此子貢曰仲尼
焉不學其亦奚擇於二氏焉愚謂今日之病不在
異而在假所謂假者儒心儒行也汨沒於名利場
中而敗口落筆又俱能言聖人之道是所謂吾儒
之異端也陽明先生有云今世學者有能若墨氏
之兼愛乎楊氏之爲我乎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
氏之定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恩哉彼
于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重精
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
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辦於言詞之間
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太
愚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

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與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儒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噫必如陽明先生之說而吾儒之異端可祛也學者不此之病而切切焉惟彼之憂何其謬耶

○夾雜道學

朱子荅黃勉齋書曰前此學徒真偽難辨今得此

二下五眼

八朱二

九

鍛鍊一番夾雜者無所逃矣此蓋韓侂胄禁偽學

之後朱子云云也可謂君子不黨由此觀之宋之

道學夾雜者多朱子亦厭之又豈惟宋哉論語曰

無爲小人儒即夾雜也孔子亦厭之矣豈惟孔子

厭之書曰象恭滔天堯舜亦厭之矣大抵有正色

即有間色正當辨其似是之非不可獲短匿瑕以

相標榜也

○儒語似佛

宋儒闢佛老者目曰虛無之教觀之詩曰無聲無臭詩朱嘗以無爲語也世亦有疑及無聲無臭者乎易曰無方無體易未嘗以無爲語也世亦有疑及無方無體者乎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即論語又未嘗以無爲語也世亦有疑及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乎又如曾子云有若無實若虛則是爲道者政患不虛不無耳世亦有疑及若無若虛者乎伊此數言者不出于儒書而出于佛氏之口人亦必

千百年眼

卷十一

十

吹毛而求其疵矣

○佛語通儒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

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爲少矣第

學者童習白紛紛成蛇狸唐疏宋注銅我聰明以

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克棟大抵皆了義

之談也古人謂閭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

之實。躬扶育服之金鏡。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爲篤論。

○佛典輔儒教而行

武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管登之曰。佛雖令比丘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天畢集。比丘特其中一類耳。夫釋迦既示同比丘之迹。金粟如來復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墮道。

也。况佛度盡衆生。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教比丘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衆生。入生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爲稼圃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人無志於了性命。而逆憂其乏妻子。皆戲論也。陳眉公曰。西方之書。其容也。乎宗教。易之髓也。譯受書之法也。

千百年眼

卷十一

十二

傳讀詩之叶也。戒律禮之衛也。果報春秋之賞罰也。甚矣佛氏之能輔經而行也。其輔經者。以輔世也。西方之書。其容也。乎然則佛藏之必後六經而興者何。噫。祖龍生文字。燼古今之聖言。寥寥矣。是故垂漢明而竺乾之傳遂出。今其多至六千餘卷。不列藏者。尤不可勝計。比之儒林之經史子集。殆將倍蓰過之。何言之昌也。天其武者。以此補秦劫之遺灰。與乃命縛寫經目。以示子孫。剪俗儒之故聞。裁神聖之種智。倘有毀大乘。嘗正法者。姑語之曰。一切諸佛。其若古先輩視也。一切諸經。其若古異書視也。則亦庶乎可以存而論。論而議矣。余按眉公之言。委而風登之之言。切而著並錄之以動異議者之皈依。

○陳同甫格言

陳同甫與朱子書略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

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照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亦過矣數語叙次如畫晦翁頂門一針也

○傳註相沿之誤

古人未爲訓傳子思孟軻欲發明論語皆別自爲書中庸與七篇是也道德經之有剏莊亦猶是也易之彖象繫辭本不與經文相附至王弼乃以合

千百年眼

卷十一

十一

之非其初矣爾雅之於詩彖聚而放釋之則眞傳矣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名矣然是時意見各出不嫌矛盾專以明經爲主如註疏家所稱先鄭者鄭衆也後鄭者鄭玄也觀周禮之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注春秋至公羊劉歆至左氏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漢人說經雖天親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貫傳道而曾子以忠恕說一貫曾子作大學而子思受

葉曾子作中庸由是觀之聖賢師弟子亦不苟同也今之學者吾惑焉擬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無惑乎其日趨於陋也

○大抵註書之法妙在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間如磨尹之上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龍不挂鉤龜不食墨懸解幽微斯之謂也故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

千百年眼

卷十一

十一

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衆愈心浮氣不務沉思譬之遇人於途見其肥瘠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

○朱子淺于說經

焦弱侯曰朱子解經不謂無功但於聖賢大旨及精微語輒恐其類禪而以他說解之是微言妙義獨禪家所有而精粕糠粃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趙學士孟靜復王敬所書云昔讀朱子私挾未嘗

不惜勝翁之不壽於言而勇於爭論也往讀荀卿
議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其言也
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然後知孟子之禽獸楊墨
其持論過嚴不暇深考未免如荀氏所譏至謂不
知其統則不敢以爲然何者統者道之宗也言之
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處成室豈
宜以論孟氏也孟氏之宗持志養氣是也義即于
思之中和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堯舜堯之授舜曰
千百年眼 卷十一 五

將者也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
千古智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
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騭之工說彈之盡椎擊之便
剝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蓋自孔子
沒大義已乖而微言絕紛紛好飲食而黜廉耻以
詩書發冢者塞路矣故荀卿斥之爲賤而莊生欲
齊物論也程邵大儒尚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以
莊生爲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
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尚不知辭况
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若莊生又莫過太史
公也太史公嘗論六家指要矣曰吾于道家取其
長焉耳吾于儒家取其長焉耳吾于墨家名法
家陰陽家皆取其長焉耳其短者吾將棄之已
耳所貴子折辯言之衷者不當若此乎且學術之
歷今古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目
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王荀

千百年眼 卷十一
以後如加開議焉稍察阻矣至宋之儒殆遇難曲防獨守畧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也夫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稍涉易簡疎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于異端也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尊號與楚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尊號與更始皆授人以柄而後爭則久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論以爲開禪而不知其實尊禪也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禪可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可乎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爲正學邪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威是豈塵埃濁物昏沉鎖故紙而也耶僕往日讀朱子書其論如此又欲因暇日披

寬挾撻取其合者爲一編別爲書以表白諸子凡經朱氏拊擊者明其學之各有宗也附于莊生道術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以開涉頗大力未必能遽爲而止也
○余之錄此非敢爲朱子忠臣也見吾儒之堂與原自淵弘而傳註世界之外復有世界我輩須大着眼可也若謂余樹好異之標則有趙孟靜焦弱疾兩先生在
千百年眼 卷十一
○名教之累
李卓吾曰成大功者必不顧後患故功無不成商君之於秦吳起之於楚是也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顧後患之心成之乎否也顧後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莊周之徒是也是以寧爲曳尾之龜而不肯受千金之幣寧爲濠上之樂而不肯任楚國之憂而儒者皆欲之於是乎又有居朝廷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之論不

知天下事果可擇其名實俱利者而兼得之乎此
無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慮後左顧右盼自己
既無一定之學術他日又安有必成之功功耶卓
老此論甚快余考憂民憂君二語出范希文岳陽
樓記在希文言之猶是情境相迫程朱以後遂捷
爲儒家鋪面出不成其出處不成其處正諺所謂
騎兩頭馬者是也其誤學術事功不淺故錄其說
著於篇

千百年眼

卷十一

十九

○宋儒不知誨君之義

高帝欲易太子張子房但能使太子安耳不必使
帝之必去戚夫人也表益止慎夫人與后並坐亦
不必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蓋內闔燕私人臣之
余自有不敢與者若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豈
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之
大嬖古聖賢自有深心而宋之儒者遇此等處輒
以道德仁義之說繩其後不啻三尺一旦有清天

之巨禍與積薪之隱憂不爲納約之脯而爲激水
之石何怪其百投而一不效也

○韓侂胄內批之報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問計於劉敞敞曰惟有
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敞曰御筆批出是也
侂胄然之遂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又內
批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爲御史由是劉三傑李
沐等牽連以進排斥正士閏月內批罷朱熹矣十

千百年眼

卷十一

二十

二月又內批罷彭龜年矣一日史彌遠入對請誅
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史彌遠懷中出御筆
批云韓侂胄久握國柄輕敗兵端使南北生靈枉
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遂殛殺于玉津園王柙
以韓侂胄與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
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
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棧庫侂胄
以內批斥逐人而終以內批自殺天道好還豈不

可畏哉

○歷代宦侍之禍

自秦以歷漢唐宋其所以滅亡之故俱出閹宦嘗
試論之秦若無沙丘之詔安得有望夷之刃漢若
無蕃武之戮安得有董卓之進唐若無甘露之變
安得有白馬之禍宋若無滅遼之舉安得有二帝
之行故劉項曹操朱溫阿骨打此滅秦代漢篡唐
廢宋之人而趙高曹節王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貫
實啟之上下數千年敗亡如出一轍

○唐宋始祖之非

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既立宗廟必推其祖
爲太祖禮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莫不由此夫文
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藝祖
庶乎其可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逞其
姦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
王英帝瓦釜之與黃鍾然其爲肇造區夏光啟王

業事跡則同爲子孫者雖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

后稷之祖則歷代多未有以處於是或取之遙遙

華胄如曹魏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周武氏

之祖文王是也此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

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是以當時議之後代哂之

以爲不類至於唐既以神堯擬文王矣求其所以

擬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矣求

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

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

周室僅可比不窟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是以

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譁然以爲不可蓋無

以厭服人心故也於是獻議者始爲導諛附會之

說以申之老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以爲始祖專

之曰玄元皇帝是蓋以玄元爲太祖擬周之后稷

而其祖宗則俱爲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

封禪之事競興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爲

聖神建立景靈宮是蓋以聖祖殿居中爲太祖擬
周之后稷而祖宗則俱爲昭穆矣不知所謂聖祖
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后稷諸系之可尋如稷之
於文武成康乎則不類更甚矣所以徒重後人之
檢點也

○宋興亡相類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
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

千百生眼

二一三

丙子帝暴爲元虜已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
已卯宋亡于厓山宋興於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
八歲亡於德祐元年少帝止四歲諱顯德二字
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
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
於元何其事相符合亦報應之說耶

○宋元亡徵

德祐元年元軍駐錢唐江沙上太皇太后祝曰海

若有靈波濤大作三日朝汐不至迨至正壬辰癸
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爲亂陷饒
信杭徽等州未幾尅復又爲張九四所據浙西不
復再爲元有宋元之亡皆以海潮不波亦奇矣

○宋仁厚立國之報

宋少帝降元封瀛國公及世祖以公主配之一日
與內宴酒酣立傍殿極間世祖恍惚見龍爪擎櫻
狀時有獻謀除滅者世祖疑而未許瀛國公密知
之乃乞爲僧往吐蕃學佛法因挈后公主姬御遁
居沙漠易名合尊長子亦爲僧名完普頃之復誕
一子時明宗爲周王亦遁居沙漠與少帝公主往
來遂乞少帝子與其妻適來的爲子長名妥懽帖
睦爾既順帝也我

太祖北伐元后妃大臣俱被俘獲順帝之子愛猷
識理達臘獨能逃去今其子孫世長沙漠亦天道
好還之報而宋室仁厚立國宜其綿綿未斬也

○張千載高誼

張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京某亦往遂寓于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楨文山受刑後卽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骨寘囊并楨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文山怒云繩鉅未斷遂斃然啟

千丁年辰

卷一

視之果有繩束其髮衆服公其藥而千載高誼亦千載而下所不多見也

○劉辰翁節行

廬陵劉辰翁會孟號須溪於唐人諸詩及宋蘇黃而下俱有批評三子口義世說新語史漢異同皆然士林服其賞鑒之精而不知其節行之高也元人張孟浩贈須溪詩云首陽餓夫耳一死叩馬何曾罪辛巳淵明頭上漉酒巾義熙以後爲全人蓋

宋亡之後須溪竟不出也

○鴈足書

鴈足傳書世傳爲蘇武事但武實未嘗以書縛鴈足蓋漢使者常惠托言耳元中統同有宣慰副使郝經无信使使宋宋留之眞州十六年不還有以鴈獻經者經畜之鴈見經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經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昇鴈至前手書一詩于尺帛繫鴈足而縱之其詩曰露落風高

千丁年辰

卷一

恣所如歸期同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繫臣有帛書復書于左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庾人獲之以獻元主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魯無一人鴈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此又效蘇武而爲之也然武留胡中十九年始還漢家不能爲武問罪於胡經留宋十六年始還而元主卒以此滅宋爲之一嘆

○許衡有江漢之思

許衡家於新鄭以金太和九年生固非宋人也。遽顯於元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受攻取之累而公獨言惟當脩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蓋有江漢之思與丘文莊著論謂公不當仕元觀公之卒囑其子曰吾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我死爾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則公

千百年眼

卷二

○元世弊政

元世祖之立國也貶孔子爲中賢第儒流於娼後國有大事華人仕於其朝者雖大臣不得與聞臺省正官非其族類則不任其賤士似秦始皇專事沙門其名爲帝師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

專席於座隅與其君同受群臣朝賀帝后妃主皆受其戒所以敬禮之者無所不至其奉佛甚盛武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得則屠之其殘忍過曹操命西僧楊璉真珈伐故宋諸陵其食暴倍項羽征日本則十萬之師棄於海島憤其敗屢復欲征之其窮兵不仁勝隋煬帝用奸臣阿合馬盧榮桑哥輩頭會箕歛以取於民遣使拓雲南金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貴安南陳氏以金人代

千百年眼

卷二

卷二

○中華名士耻爲元虜用

勝國初欲盡藏華人得耶律楚材諫而止又欲除張王趙劉李五大姓楚材又諫止之然每每尋其種類而抑華人故修潔士多恥之流落無聊類以其才洩之歌曲妙絕古今如所傳天機餘錦陽春

白雪等集及琵琶西廂等記小傳如范張雞黍王
粲登樓倩女離魂趙禮讓肥馬丹陽度任風子三
氣張飛等曲俱稱絕唱有決意不仕者斷其右指
雜屠沽中人不能識又有高飛遠舉托之縑流者
國初稍稍顯見金碧峰復見心諸人俱以環奇深
自藏匿姚廣孝幼亦避亂隱齊河一招提爲行童
古稱胡虜無百年之運天厭之矣

○郭守敬曆法

千百年眼

卷十一

千九

古曆大衍爲精一行和尚藏邦金針世徒專其駕
鸞請耳于是守敬獨得一法曰弧矢圖筭如所謂
橫弧矢立弧矢赤道變爲黃道黃道變爲白道者
最爲圓機活法自此黃赤白三道之畸零可齊而
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生不曉而三百年來
曆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秘名曰曆源
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圖術頗在焉試問之
曆官亦樂家一啞鍾耳六藝之學昔人以爲數可

千百年眼

卷三

卷三

卷三

畫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數則揆
牆傍壁轉身一步倒矣近見一二儒者亦有意象
數之學然不得其傳則往往以儒者範西天地之
虛談而欲蓋過晴人布筭積分之實用亦過矣

○元人脩史之陋

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經出
然西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
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

陳而義難知在今日曆家却是義可知而數難陳
蓋得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理而
不得其數則施之實用既無下手處而并其所謂
義者亦脫空影響非真際也雖然今曆家自謂得
其數矣而曆家相傳之數如曆經立成通軌云云
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數也弧矢圖術云云者郭氏
之上乘也活數也死數言語文字也活數則非言
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掀翻一部曆經不留一字

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是。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於是乎不復有史矣。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斯文者。可重爲慨也。

千百年眼卷十二

張 燧和仲纂
蕭湘 憂 楷君憲閱

○御製尚書二解

高皇帝嘗問郡臣七政左旋然否侍臣仍以朱熹新說對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不置步覽焉可狗儒生腐談因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改正

千百年眼

卷十二

書傳會選劉示天下學子曰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沈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何以見之當天清風爽之時指一宿爲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在旋明矣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居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陽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若如蔡說則

相協厥居皆付之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動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哉皇皇聖訓不獨高光却步卽唐文皇視此退舍遠矣

○聖祖待潞陽王之厚

高岱曰我

聖祖之駐潞和爲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衆未易克而衆非潞和豈能久集故略定遠以集衆據

千百年眼

卷十二

潞和以侯時乃居潞城不能展尺寸及出潞至定遠卽有衆數萬駐潞陽鬱鬱不自得辭潞而和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受制於人使漢高不遣入關光武不遣徇河北則亦更始懷王之牙將耳然則郭元帥雖有翼植之恩而我

聖祖所以報之亦至又以其所自創之潞陽奉立爲主帥此豈人所易能哉王祀潞陽廟食百世更

如懷王未之有也。

○金陵形勢

李舜臣曰江東之地首起西陵尾接東海其兵之犀銳足以破秦兵於鉅鹿其財之富厚足以復唐祚於靈武自吳以下國于江東者凡六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桓溫有灞上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到彥之有淮南之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有洛陽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此十人者皆起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然終不能渡江而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此非江東之地便於守而不便於攻蓋江東之人知有江東而不知有天下也使六朝君臣素有并吞之志先定規模於未勝之前而進乘機會於既勝之後則千騎萬乘起自江東而入中原豈可以鞭撻四夷坐制六合誰謂江東土綿力薄而不足以舉天下哉舜臣此論精矣今

李舜臣曰江東之地首起西陵尾接東海其兵之犀銳足以破秦兵於鉅鹿其財之富厚足以復唐祚於靈武自吳以下國于江東者凡六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桓溫有灞上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到彥之有淮南之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有洛陽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此十人者皆起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然終不能渡江而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此非江東之地便於守而不便於攻蓋江東之人知有江東而不知有天下也使六朝君臣素有并吞之志先定規模於未勝之前而進乘機會於既勝之後則千騎萬乘起自江東而入中原豈可以鞭撻四夷坐制六合誰謂江東土綿力薄而不足以舉天下哉舜臣此論精矣今

國家定都燕薊勢若金甌然而客通虜人咫尺胡馬蕭牆床第不無可虞當有道全勝虜則順指氣使皆為其用一或不戒戎立生心矣要使南北並重保障固而咽喉常通則今日之根本慮也

○陳遇今之子房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博學有治才

太祖定金陵以御史秦元之薦即召見

上禮之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幃幄坐久必賜宴

命廐馬送歸車駕凡三幸其第先生竭心撫恤所

獻替悉係國安民至計授翰林學士者再國辭嘗

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授禮部侍郎又固辭會

疾不欲煩以務但從容燕見談說經史古今成敗

而巳有被譴者力為解

上每聽之欲官其子亦不受年七十二卒賜賜祭

加東園秘器奉待之隆群臣莫敢望噫陶弘景稱

張良古賢無比蓋自況也然梁武功業視漢高何

如而以子房自待耶李韓公劉誠意勲庸茂矣而不免於禍獨先生言行本朝而爵不得加其身功濟蒼生而史不得泄其謀豈直一時之馮翼哉謂今之子房可也

○李善長之誣

李善長之功不敢望鄭侯百一至以胡惟庸株累不良於死則近不情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寃言善長與

卷十三

五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已極富貴無所復加而謂其欲佐胡惟庸則大謬不然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而以表倦之年身蹈之何也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

至相挾以異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

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也疏奏上亦不罪噫國用此疏誠辨矣善長之罪不在於佐逆而病在不善自處漢祖大封功臣之日蕭何乃三傑中人材亦只封文終侯未嘗敢與韓彭垓也善長何人儼然而徑捷於中山王之上乎或者福過災生理固應爾

○郭英遺功

千百年眼

卷十二

六

元末僭竊雖多獨陳友諒六力強大與我師鄱陽湖之戰相持晝夜勢不兩存矣時郭英子興兄弟

討

上側進火攻之策友諒勢迫啟窓視師英望見異常開弓射之箭貫其顙及睛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流矢不知郭所發也功臣錄中亦含糊不載而英亦不甚居功特爲表出之

○聖祖優容解縉

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群策，當時翊運元臣，親如
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
霆所擊，罔不震懼，解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批
鱗逆心，罔所諱忌，而
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歎，猶可想見，規模真
弘遠矣。

○取士良法

洪武十五年

千百年眼

八卷十二

七

上謂尚書開濟曰：秀才今徵致數千人，宜嚴試受
職，濟等條議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
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
爲一科，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已
上爲中，三科已下爲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
上從之，使國朝能盡其法而永用之，又何患真才
之不得耶？

○太監雲奇

丞相胡惟庸之變，首發其謀者，贈司禮太監雲奇
也。奇南海人，時奇以內使守四華門，去庸居第甚
迥，庸謀逆，詭稱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幸而伏甲以
待，奇偵得之，走當蹕道，勒上馬，言狀，氣鬱舌蹇，不
能宣上志，甚左右搃筆亂下，奇臂折，猶奮指逆臣
第，上悟，登西皇城樓，瞰逆臣第中，皆伏甲，因亟發
禁兵捕之，而後召奇，則氣絕矣，詔贈奇內官監少
監，賜葬太平門北，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
嘉靖中，守備高隆王萱等復上其事，請于朝，特贈
司禮監太監，加諭祭少司空，何孟春爲文紀之，墓
及考國史，則謂惟庸以他事多不軌，故被殺，不及
醴泉出邀上臨視事，又以醴泉出爲故里，第石筍
發井湧數尺，非丞相府也，雲奇發逆謀功甚大，而
史亦佚其名，何也？

○齊黃誤國

革除之變雖

二百年眼

八卷十二

八

建文桑暗而秉國諸臣齊質輩處置失策遂至如此然一時長慮碩畫如高巍輩固不少也魏之言曰國朝分封比之古制雖皆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其護中國而屏四夷今各處親王驕逸不法誠爲難處以臣愚見若賢如河間東平則下詔褒賞之其或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後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噫魏

千百年眼

卷十二

乙

之言當矣不此之務而急以慘急不情之法一切行之致令周府坐廢湘府自焚何哉唇亡齒寒人

人自危勢必有變乃

文皇舉兵兩月朝廷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一矢無獲九原有靈不知齊黃輩如何自解免也

○楊本將才

本初爲太學生精通法建文元年募才畧之士本應募兵部試授錦衣鎮撫時吳王撫軍親兵反登

將臺見大水森茫平階一軍不見本曰此水遁也

靖難師起本從李景隆將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

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景隆忌本不

上其功已約日出戰景隆竟擁兵不爲後繼本上

疏劾景隆等四月進兵喪失兵馬無限

皇上責問乃歸罪羣下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懲

乞假臣爲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

伍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于

千百年眼

卷十二

十

塗炭莫宗社于泰山矣本既孤軍獨出遂被擒繫

北平獄後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

心動提索本殺之

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畧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噫

呼使景隆不忌本則靖難之師何由卒成又使

文皇得以留本而用之其建功立業寧又可限量

耶

○宋泰軍奇謀

遜國名臣莫如鐵公鉉方鉉布政山東靖難師亂
濟南甚急鉉率諸軍悉力防禦令軍民詐降間城
門侯

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比出戰令軍士噪罵

文皇窘大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之南去宋參

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

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

多郭布政輩書生大叅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

千百年眼 卷十二 十一

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

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大叅公便宜署部號令招

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

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叅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俟

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叅公館穀北

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且夕

平耳鉉欲國守濟南以牽制北兵不從竟致敗事

惜哉

○章除死難之多

自古國家易姓莫甚於宋元蓋以夷易華也然考
之傳紀一時死義之臣如文信國謝疊山張陸數
公之外指不多屈我

國朝革除雖南北交兵原叔侄相代乃當時死難
不屈之臣上自宰輔下逮儒紳不具論而深山窮
谷中往往有備貶自活禪寂自居者異哉此亘古
所無也南京故老言建文乙卯庚辰間法網疎漏

道不拾遺有得鈔於衡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
以石鎖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其所漸
靡者然也李卓吾曰建文但可謂能長養死難之
人材而不可謂能長養輔弼之人材也使建文果
能長養輔弼之人材則何難可死乎我
成祖又安能成一統之大業乎

○陳瑛重遜國諸臣之毒

靖難師起國天之所興乃一時事勢相激使然者

黃諸臣不得無罪也

成祖卽位雖天威赫赫而方鐵諸公忿激漫罵不無推波助瀾然食君之祿自盡其心在方鐵輩死固其分卽

成祖亦何嘗有竟日之雷霆哉最可恨者都御史陳瑛以謫抱怨遂厚遜國諸臣之毒窮治黨與多坐夷滅千載而下瑛之罪其可勝誅耶

○方孝孺有後

十百年展

卷一

方孝孺之被族也尚書魏公澤時謫爲寧海典史賞捕方氏悉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謝文蕭公詩所謂孫枝一葉者澤之力也澤後過孝孫故居爲詩悲悼有云黃鳥何人空有啼清猿嗥只三聲至今讀之猶覺酸鼻

○國朝名臣久任

國朝名臣久任惟寒義秉銓夏原吉握利權皆二十七年黃福尚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

九年胡濙大宗伯三十二年周忱巡撫江南二十二年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故在乃今又弗然矣

○國朝相業

國朝文極六曹天造不論夏寒經綸惻惻文皇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太平所謂代之相也

英廟之遇文達客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

十百年展

卷一

化開三原河州置縣封丘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蓄帷幄倭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取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可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與

○西楊薦賢

楊文貞薦達士類多踐清華然亦不拘其類如都御史吳訥其初黑籍匠也以一文五經博士陳詞初其初教學儒生也以一詩又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一日崑山令羅永年以事上京文貞問崑山有屈昉令茫然慚愧而退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李卓吾尚以不及及育養人才爲公詬病蓋指當時千百年眼二八卷十二

○絲綸簿

張汝弼跋楊文貞與太和令吳景春書末云公晚年以子稷下詔獄故而屈館閣政柄移于大璫遂爲厲階不可言尚未明指政柄爲何等也王公震澤長語曰舊聞陸公簡云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

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簿送司禮監余入內閣見

藏累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

入陸公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王公身

遊館閣倘真有此事豈有不知者嘉靖初言路大

開諫官言及是簿且言文淵閣印亦爲司禮監奪

去請追還之

詔詰問印簿安在令言者自追之言者伏罪乃也

夫政柄在人主信用何如耳豈係此一簿乎且宦

寺不當干政

祖宗訓誥可據者甚多而取此茫昧不根之說不

學故也

○翰林不肯撰元宵致詞

宋時御前內宴翰苑撰致語八節撰帖于雖歐蘇

曾王司馬范鎮皆爲之蓋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百

日之蟾一日之澤聖人所制也成化中黃綸修仲

昭莊檢討景不撰元宵詞又上疏論列以去以此

得各然自是而後內外隔絕每有文字別開俾門
有文華門仁智殿羣每得美官甚至靈政害人最
若仍舊之爲愈乎愚謂於麗語中寓規諫意如南
唐李後主遊燕潘佑制詞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
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春風一半意謂外多敵國
而地日侵削也後主爲之罷宴填詞如此何異諫
書工執藝事以諫况翰苑本以文詞諷諫諸公毋
乃未習聲律而託爲此耶

○項襄毅受誣

成化時滿四之畔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
可知也項公忠不請濟師單騎降賊愛將楊虎狸
既已離其腹心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
者二十餘戰竟獲醜獻賊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
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
之疑矣議者猶指公安殺干天和交章論奏可謂
有天理人心乎馬援意以之謗鄧艾檻車之徵干

古有全慨矣

○王威寧御士

威寧伯趙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
恤下財往來若流水龍單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
爲之死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語王下官
爲王吹大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
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
千戶調虜還卽召入與談虜事甚贊大喜曰寒矣
千金危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侑酒卽併金
危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伎中氣姝麗者曰欲之
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輒爲效死力夜襲虜帳
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
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西卒遇虜入掠者還而
我擒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
以爲千戶

○按越舉進士對策大庭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

表也。而不見者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

景帝問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矣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至于今西北邊稱良將母如越者楊一清王璠方之篋如也然終越之世凡再起而竟不得復巖亦充矣

○王靖遠武畧

千百年眼 卷十二

國朝禦武之臣王靖遠驥其傑出也王余州謂靖遠材而欲武畧則優噫安得有大將之才如驥又得無欲如余州言者而用之使之爲我禦虜征蠻以封侯乎然既無欲矣則雖封侯亦其所欲者吾又安能使之捨棄性命以爲我征蠻禦虜而與其所欲之侯封也說者又謂驥不當依附王振以立功名夫國家用人唯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不得用卒自託於中貴人有援力者以自見又何

取於居要路者爲也我

朝文臣世爵今唯靖遠猶存足鏡天之報善矣

○王振老僕

薛文清爲中貴王振同鄉振因欲起用之後以不肯附振振遂恨之因他事中以危法當刑門人皆奔走哭文清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遂得釋

千百年眼 卷十二

○于忠肅得土木之變

土木之變邸王監國于謙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拔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可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衛穎雷通張軫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管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置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

虜則可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厭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逼當譴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噫。如公此素較之。昔賢登壇草廬數語。孰優劣也。項之虜旗薄都城。公伏發敗之。大同參將許貴以款虜之說進。公抗言不可。和因劾介冑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惆悵始欲歸太上矣。當

千○百○紅○眼○六○卷○二○

太上之迎復謙。實有力焉。而議者以公不諫。易太子爲疑。夫景帝之信謙。謂其能聚圉。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睨再遠。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

○理財急務

昔孔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而漢唐以來。俊傑比肩。將相接踵。卒未聞有一人逼管晏。何也。戰國時有申不害。韓非者。倡刑名之學。今天下學士大夫。爭唾罵之。而諸葛孔明。王景略者。皆一世豪傑。乃陰用其術。以成治安。故今天下而有一管晏申韓。乎何憂不治。所謂世變江河。愈趨子下。信然矣。桑弘羊。孔僅。宇文融。楊炎。此數子者。非世所稱以其法配天下者乎。乃後世爭用其法。不寘我國朝六典。建官純用周制。今司農所日夜講求。且執事所听。夕圖維者。豈一一在維正之供哉。如昔桑孔輩所云。鹽鐵舟車。緡錢酒酷。閒架保馬。保甲免役。諸般法。及人粟拜爵之事。有能振刷而力行。之未必非今日匡時治國。濟邊保民之第一議矣。而安在高聲大罵桑孔。融炎輩也。

○天生人才爲世用

劉靜修曰。天生此一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菜莫以治氣。而蠶螺現。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夫固必更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無論上古。如我。

千百年

卷二

朝土木之變。則生于患。患。變。則生于。有是病。才有是藥。有是亂。才有是人。世無。世以通天達地之精神。而輔之以拔十得五之法。服其庶幾乎。

家藏大史書

張

張燧

張動

千百年暇十二終

南極篇二十二卷

〔明〕文翔鳳撰

明萬曆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南極篇題辭

蓋聞人其猶天也飛肉
成響則摧震撼哭暎血
成光則翳晉蝕離其光
響柰何曰天積氣人府

之也肆文章亦猶人貽
氣死於裏而陰陽道德
吐納憑焉脉氣死于表
而圖書懺緯衰盛憑焉
穀氣絕於三日則經傳

子史亦貪饕之粟菽然

饜不在是藥氣絕于七
旬則山水花月亦危盲
之參苓然瘳不在是丹
氣絕于九還則義周孔

題辭

孟亦久視之金石然壽

不在是響盡音生光窮
采出造於無者廼善其
有資於生者廼善其成
此余聞

西極夫子之文章而知
玄昊庫笥實寄籤軸聖
神壇玷不越弗糜僊佛
庶僚還棲版幅其生氣
札射古人如萬石烏號

題辭

三

立墮九日況當世作者
踈晨星於既曙有不應
手而下之精騖神服龜
龍相御而天人以藝遊
焉西極夫子之無可極

也猶天之不可捫而登
其無可極柰何曰氣奪
之也

豫章門人黃國琦題

于月蕊榜中

題辭

四



南極篇第一宗發詩目錄

鳳臺吟一

丙辰渡江詩十八首

鄭圃登列子御風臺三首

睢陽禮莊子墓

入中都境

白善道驛遇河南新守遜之衝泥半夜以太夫

人宿兩條茅聊題示從者

隋堤二首

南極篇
目錄一之

宿州西郊望雨

淶源登南華樓

盤山二首

豐樂亭

醉翁亭五首

丙辰金陵詩六十首

金陵七夕

登金陵鼓樓

登鳳凰臺坐瓦官寺終日

醉碧閣

茉莉花

登清涼臺

桂林

總部桂發選諸省文過賞

夢遊感六首

蘭署秋興

趙青巖駕部以烟氣籠詩閣爲圖命壽

蘭署頭白沙詩聞鳥

南極篇
目錄一之

大內二首

江樹行

宴木末亭

禮方正學先生墓

冬雨二首

冬至蘭署凡牡丹芽

雞鳴寺子繼

吳市露

二客篇

感述

和王季木齋詩三十首

寄謝南陽門人方元順

南極篇第二卷目錄

南極篇第二卷目錄

鳳臺吟二

丁巳金陵詩六十首

高座寺宴遊

宴天界寺蓮懷

後湖行

梅花十首

春興

天壇觀大祀殿

南極篇第二卷目錄

飲雞鳴寺聚詩

落梅二首

木末亭宴鍾王

吳市絳桃

春雨感述

送黃貞父歸錢塘時疏豫章學憲

水香

別吳玄水客部石城舟次

奉酬秦西汀石澹齋詩年丈

江國客感一首

石城龍湖

自雞鳴寺沿堂城過龍舟山作

臺城

天恨漫興二十首

龍輝山

桃葉渡

夢主六河書院

七月五日客道歸蕩長

南樓篇
目錄二之

初度三首

中秋泛秦淮

劉宗魯太學還豫章布衣索贈

攝祠部署中佳尉生赤雲安紀之八韻

丁巳歲暮四二十六首

初發太平門至姚坊道中作

出姚坊門望攝山

疊浪巖

天開嶺

霞心菴

登紗帽峰

觀千佛巖并津土三城大佛即戲為大言

宿西林菴

攝山篇

白中峰歸殯極艱險

登明月臺即石佛洞冠絕處

將登觀殿前銀杏乳

發棲霞沿江至觀音門

南樓篇
目錄二之

登燕子磯五首

登弘濟寺閣

宿弘濟寺精舍

梅花水

一線天

石幢

登神策樓

雨過御賜廊望攝山

辭陵

南極篇第三宗寧詩目錄

星槎吟

丁巳江舟詩六十首

賀長至百官送表於三山橋

自三山門赴石城舟次

石谿靈武庫自浦口渡江夜半風雨來別

自石谿泛舟泊龍江閣

石武庫自崇禮街追送四十里聯舟過夜

遊靜海寺

南極篇 目錄二之

一

登靈石閣

登潮音閣

登天妃閣

泊閩兵臺登眺舊京

泛江中流望燕千錢五首

江上吟

望攝山

聞僊歌承其語戲爲三絕句

江行雜詩十八首

望金山

真州夜舫

維揚舟中哭女兄爲大家十首

觀瓊花臺

玉溝洞天

廣陵行贈白長作民部

望廬花嶺

白戶部招遊平山堂并鑑樓四首

再賦瓊花堂

南極篇 目錄三之

二

再賦梅花嶺

丁巳淮徐詩二十三首

登揚州雨作

蜀國留餘雨甚而侍太夫人自梅花嶺至

內述瓊花吹玉三臺之勝因有此卅

天長西行望盱眙諸山

泗州歌

祖陵頌

淮泗行

詠官廳

虹縣二首

虞姬草

宿州將別爲題亦傳作二首

發宿州懷六夫人

塗山行

禮閣子贊

雍門吟

宋瀛渚民部招遊戲馬臺

目錄三之

宋民部將遊雲龍山登放鶴亭二首

自放鶴亭入黃河二首

徐州北登

南極篇第四卷詩目錄

星槎吟二

丁巳鄒魯詩四十首

入滕境懷魯地乾所先生二首

感興

弔張子房

滕陽題道氏祠諸碑

登嶧山二首

觀嶧陽孤桐二首

目錄四之

日升石

小管峰口號

嶧嶺練石行

登五華峰

盤龍洞有石鍾垂壯

謁孟廟

禮孟子所自錫像

孟子賜書臺二首

斷機室

謁孟母林并才孟母故宅

經沂水并舞雩

闕里謁先聖廟庭

先聖燕居堂

杏壇

觀先聖手植樹二首

過聖府祠公且記

禮廟觀觀殿并

嗣公贈楷梓弗受

南樓篇
目錄四之

古泮宮

先聖學堂

孔林行

楷木篇

登功參造化樓望步山

宣陽雜詠五首

望微

丁巳岱宗詩三十首

岱廟說漢柏唐槐

泰山河觀五太夫松

登嶽禮碧霞宮

岱頂

孔登巖

秦皇無字碑

吳觀峰

秦觀周觀二峰

登泰山而仰北斗

日觀峰望明星

南樓篇
目錄四之

觀日出六首

泰山絕頂登眺四首

觀岱頂玉女池二首

丈人峰

半山亭望徂徠山懷太白

經石峪

龍唇石

欽仙

玉嬌

醉白臺

發李詩過高里山

丁巳適發詩十五首

靈巖

摩頂松

鐵架篆

朗公石

富歷山書院二首

憶昔行

南極篇 目錄四之

涌輪行

登華不注二百

大明湖

泮濟源

東方朔故里

應州遷徙鍾石戶部使署閑居

丁巳八景詩八首

獻堂親甲孟侯侍御

瀛海憶舊遊

唁鄭天符水部

胡良行

冰鹿道口占

南北行

良鄉道紀感

將入都問王季木在上林

南極篇 目錄四之

南極篇第五宗錄詩目錄

星槎吟

丁巳京華詩十二首

遊慈仁寺

見朝二首

倚天

合咏武侯信公

市中行

宮行

南極篇 目錄五之

一

慶賀出朝遇季木

燕市行

園丘

都門憶舊遊懷馮二一首

丁巳燕趙詩三十五首

出都志感

留別季木二首

宿慈濟

繫簾瀟湘用季木舊句三首

失詩二百六十首季木有抄本追寄感賦

邵村詩

贈涿守左氏

左涿州饒玉塘來

張顯王

過安肅張浮西年丈爲令

行客難

月來詩

八角郎六首

南極篇 目錄五之

二

真定登大悲閣

常山南陌

灤城道志感二首

查盤行

趙州代亭長戲客二首

去趙因憶洛人二君子二首

趙南郵亭

月離昇

入邢州國士門爲長言感嘆之

黃梁祠戲題

學步行

丁巳河北詩二十二首

公館行

相堂夜馳七十里至宜溝驛

觀錢人行

淇北遇丘原禮祠部

贈衛輝守侯氏

出衛毛蘇兩生踏雪道左

南極篇 目錄五之

初至百門放吟二首

桃竹園

安樂篇

公和噴臺六首

蘇門山書石辭

宿日泉書院

百泉行

蘇門篇

寧郭道歸念

萬善驛望伊洛

丁巳山右詩四十首

孟門行

北上行

苦寒行

橫望吟

星轅行

發星轅驛爲太夫人切度感賦

轍跡篇

南極篇 目錄五之

孔子墨痕

羊腸坂

鹽車行

澤州使院竹雪三句體

澤州使院松五句體

懷明道先生

煉石補天引

心水行

行路難

鳥道行

過陽城張勳始在里居抵水乃以札至

奉山阿

鉅山西行五首

路公堂二首

讀先師雷太史算乘序

遊相行

翼城懷張紫陽

丹陵行

南極篇 目錄五之

五

參辰行贈曲沃周讚唐明府

新婦吟

南風引

讀李木所抄子詩跋

笑翁歸隱夢中句

蘇米家書言至

得內書二首

普救寺浮圖

觀河中書院

丁巳左輔詩四首

渡黃河

除日發朝邑大雪

王舍一職方遷守歲

同州除夕

南極篇第五宗錄詩目錄終

南極篇第六宗錄詩目錄

星槎吟四

戊午歸幽詩六首

先月同州使院

宿六先正學書院

重九福嚴寺

渡津水

自岐峪西

水憶泉

南極篇 目錄六之

戊午幽館詩三十首

壽董令

歸情殊不慰一春不復有詩三月三十日夜坐

八樹園齋亂勉成句

季水轉附長安特訪幽谷廬家君子送毛上校

怡然賦贈二首

上之回

巫山高

將生洞

君馬黃

芳樹

有所思

臨高臺

釣竿篇

雄于斑

隴頭水

折楊柳

關山月

南極篇 目錄六之

洛陽道

長安道

梅花落

戰城南

入塞曲四首

子以古雁足鈿投贈溫氏輒任雅什用韻寄答

未用長吉美人詩頭唯之

訓溫與恕二首

淫雨二首

伊洛行

戊午幽遊詩十二首

彭原登高山寺

清涼寺下列炬飲流水之濱

陳華夫

故平驛登高山寺

夢至木末亭雨花臺

傍險行

登大佛寺

南極篇 目錄六之

鄭水部話出處感述

九日詩

巴陵楊大夫以天大夫總校同官寄詩

南極篇第七宗錄詩目錄

星徒吟五

戊午三輔詩十一首

發幽館

異象革

乾陵行

傅君雨侍御按部池陽造我爰有此贈

為次郎納徵於溫少保氏

於池陽溫與恕以興言之行吟治別筵郊次來駟

南極篇 目錄一之

仲亦至分得君字

喜昌陽門人遲鍾兩生獲雉

問天

流曲別家君

怡園留別李甥

長屏引

戊午二華詩十五首

奉先南征望見少華山

望華嶽

行二華間

太華吟

華山谷口流水引

宿青柯坪寒陽洞館

躡華壁至千尺幢二首

千尺幢雪至遂出山至莎蘿坪十里乃已

天門觀王季木題跡遂長言呼之

醉雲臺

出避谷又至山麓亭弄水

西華篇

目錄七之

二

嶽廟瀛壖樓望三峰

禮闈西夫子墓

開門觀太華太行遂有壁千五嶽

戊午關東詩十四首

岳戶部以轉餉徵兵入關

聞李木參南還喜甚因有詩句

王別駕視葉鼎湖招飲三希書院

鼎湖夢石氏

喜中原秋薦及門八士

荆伯鸞招過令園得游字

紫氣評

於桃林短述

至日召南使院雪

喻東行

微門關

獨何引

亭長郵宗卿催檄至

夫人麗

南華篇

目錄七之

三

戊午東郊詩八首

洞濱見洛人

洛西遇葉人張仲嘉之劍州守

洛陽道

過三山口號

夜浮洛

關隴留別洛中十二子

望伊川述舊

白馬寺行

戊午中原詩二十二首

族氏郊顏魯公王輔嗣長弘三墓

二室吟

宋陵篇

望太行

白登東征

觀洛水入河引

汜梁間詩

望黃武山

南極篇 目錄七之

圖田詩示劉沈季

過尉氏滁陽子又思爲今致我題豐樂亭詩

其守所鑄泉者曰索賦阮公補臺遂走筆付之

登嘯臺望蓬池聞徐念陽祠部祭議東粵悵弗

得再面有懷聊述

今六詩

陳思王墓下作

贈後湖使者佗人孟戶部二首

聞陳生自伊邙至洛弗及旅去

孟諸澤

南華翁

宋中詩三首

贈關比部之長沙太守先是偕予入賀之役

戊午江北詩三十三首

岐路行

垓下歌

渡淮

帝里篇八首

南極篇 目錄七之

淮女行

遇金陵中使買方物絡於道

清流閣

滁州皆山堂詠黃楊樹子

次滁間王永啓學士憲自齊來走而弗及

再至兩谷劉覽題豐樂亭

見滁守鑄子豐樂亭醉翁二亭詩

來遠亭舉似陽明翁

醒心堂

幽谷辭

栢子龍潭登繹思亭

歐門齋

再登醉翁樓

鄉鄉行

歸雲洞辭

洗心堂

重熙洞二首

今別離

再極篇 目錄七之

雙行路

黃崖嶺望江詞

白溪歌

戊午金陵詩四首

青昔述

還蘭若

新雨主述

再登聖母溪閣

南極篇第七寶錄河目錄終

南極篇第八寶錄文目錄

江門稿一

丙辰雜著十四篇

列臺莊丘合遊記

遊商丘文雅臺記

內治防變議

黃祠青溪閣遊記

木末亭雨花臺遊記

遊鳳凰臺及官寺記

再極篇 目錄八之

處分西夷議

遊莫愁湖序

遊天界寺記

座師胡吏部祭文

遊長干寺雜記

東海遊翁墓誌銘

贈文林郎湖廣荊州府推官王公配封太孺人

朱氏合祔墓誌銘

丙辰儼體四篇

報揚州謝戶部中秋啓

報王彭伯七功詩銘啓

通陝西按察李公啓

報揚州白戶部元旦啓

丙辰簡牘十篇

報王彭伯史部

簡胡又康洛陽

報舊伊校李君

報登封諸門人

南極篇 目錄八之

簡姜養冲老師

簡胡庠師小郎

報葉士孫受之

報平度王受之

簡高中白沮安

報南陽方元順

南極篇第八宗錄文目錄終

南極篇第九宗錄文目錄

江門稿二

丁巳雜著十八篇

關中表忠祠錄序

黃貞父白九詠跋

五經說序

遊城南雜記

華品

唾心集序

南極篇 目錄九之

蓬蔭成施解

槐瓜解

題程生小像

姜子采遠遊草序

長祥解

念社草序

何子百沐序

程氏小像贊

隱客小像贊

告金汕文

皇極篇自序

文王邵子紀典議

南極篇第九宗錄文目錄終

南極篇
目錄九之

二

南極篇第十宗錄文目錄

江門稿三

丁巳簡牘二十八篇

簡朱憲松先生

簡江玉林座師

簡呂九如學憲

報胡又庚洛陽

報伊川鄉先生

報謝五雲戶部

西極篇
目錄一之

報伊川諸孝廉

報伊川諸門人

報伊人劉孝廉

簡洛陽鄉先生

報董定所先生

報宋人宋衡星孝廉

報宋人宋守超孝廉

報宋人孫旭海孝廉

簡吳玄水客部

報李愚八孝

簡祝九如戶部

報李九疑僕部

簡高孩之少參

簡徐海山南日

報徐念賜祠部

報來馭仲茂才

報蘇石水符卿

簡徐念陽祠部

南極篇

報劉夢龍江寧

報王問修哲學

簡江玉林座師

簡侯念國衛輝

南極篇第十一宗文目錄

一星稿一

丁巳雜著二十一篇

告大江人

石梁橋序

靈寶定世說事

徐州登雲龍山記

登嶧山記

聖賢贊十四首

南極篇

周公贊

孔子贊

顏子贊

曾子贊

曾子贊

子思子贊

孟子贊

邵子贊

周子贊

程伯子贊

程叔子贊

張子贊

朱子贊

公秦山記

西清集序

南極篇第十一 宗鑑文目錄終

南極篇第十二 宗鑑文目錄

星稿二

丁巳簡牘十三篇

報朱蘭峒先生

報姚羅浮京兆

簡少宗伯沈公

報姜養沖老師書

簡朱石雲滕縣

報呂豫石充李

南極篇 目錄十二之

報畢東郊侍御書

簡劉艮初長清

報李孟白開府

報畢東郊按臺書

簡解員嶠武庫

簡宋懷龜進士

簡少宗伯沈公

南極篇第十一 宗鑑文目錄

南極篇第十三宗憲文目錄

一星稿三

戊午雜著十一

蜡屏詩序

女兒葛夫人祭文

女兒葛夫人挽辭

趙吏部母夫人祭文

武太夫人祭文

壽外姑呂夫人圖贊

南極篇 目錄十三之

為呂體安青鳳臺吟卷跋

入華山記

興除錄序

賦鵬館集序

南極篇第十三宗憲文目錄

南極篇第十四宗憲文目錄

一星稿四

戊午饒體六篇

為次郎婦溫少保氏致與知孝廉啓

報李錫爵啓

再宴箱陽何賓令啓

通西安司李啓

趙李三姻翁宴啓

館甥宴啓

南極篇 目錄十四之

戊午簡嶺二十三篇

報張得蒼侍御論仰典

報李衡美老藥

簡武陽舒銀臺

報朱星海戶部

報承駟仲茂才

簡東定前先生

簡陳玉鉉洛陽

簡伊人王令尹

報師王欽洛書

請陳洛陽立名公祠

簡張憲松先生書

報溫與恕孝廉論文書

請董侯釋行犯

報畢直郊京兆書

報宋六竹碑城

簡祁念東閣府書

報溫與恕先輩述夢遊

南極篇 目錄十四之

報隨富平

簡楊崑岑吏部

簡溫與恕王廉

簡王立字侍御

簡永壽侯令

簡尹星旄學憲

南極篇第十四宗憲文目錄終

南極篇第十五宗憲子目錄

象索一

索壬子第一

索丙子第二

索甲子第三

索庚子第四

索戊子第五

索癸丑第六

索丁丑第七

南極篇 目錄十五之

索乙丑第八

索辛丑第九

索己丑第十

索壬寅第十一

索丙寅第十二

索甲寅第十三

索庚寅第十四

索戊寅第十五

索癸卯第十六

南極篇第十七

索乙卯第十八

索辛卯第十九

索己卯第二十

南極篇第十五宗錄子目錄終
南極篇
目錄一五之

二

南極篇第十六宗錄子目錄

索二

索壬辰第二十一

索丙辰第二十二

索甲辰第二十三

索庚辰第二十四

索戊辰第二十五

索癸巳第二十六

索丁巳第二十七

南極篇
目錄十六之

索乙巳第二十八

索辛巳第二十九

索己巳第三十

索壬午第三十一

索丙午第三十二

索甲午第三十三

索戊午第三十四

索庚午第三十五

索癸未第三十六

一

索丁未第三十七

索乙未第三十八

索辛未第三十九

索巳未第四十

南極篇第十六索終于目錄終

南極篇第十六索終于目錄終

二

南極篇第十七索終于目錄

索三

索壬申第四十一

索丙申第四十二

索甲申第四十三

索庚申第四十四

索戊申第四十五

索癸酉第四十六

索丁酉第四十七

南極篇第十八索終于目錄十七之

索乙酉第四十八

索辛酉第四十九

索巳酉第五十

索壬戌第五十一

索丙戌第五十二

索甲戌第五十三

索庚戌第五十四

索戊戌第五十五

索癸亥第五十六

宗十亥第五十七

宗乙亥第五十八

宗辛亥第五十九

宗巳亥第六十

宗象義第六十一

宗象數第六十二

宗象通第六十三

宗象義第六十四

南極篇第十七 宗象子目錄終

南極篇 目錄十七之

二

南極篇第十八 宗象子目錄

宗象一

天囊壬子第一

天囊壬寅第二

天囊壬辰第三

天囊壬午第四

天囊壬申第五

天囊壬戌第六

天囊壬子第七

南極篇 目錄一八之

地囊丁亥第八

地囊丁卯第九

地囊丁丑丁未第十

天囊甲子第十一

天囊甲寅第十二

天囊甲辰甲戌第十三

天囊甲午第十四

天囊甲申第十五

地囊壬子第十六

地囊辛 第十七

地囊辛 第十八

地囊辛 第十九

地囊辛 第二十

天囊 第二十一

天囊 第二十二

天囊 第二十三

天囊 第二十四

南極篇第十八宗錄子目錄終

南極篇 目錄十八之

南極篇第十九宗錄子目錄

地囊一

地囊癸巳第二十六

地囊癸酉第二十七

地囊癸亥第二十八

地囊癸卯第二十九

地囊癸丑第三十

天囊丙子第三十一

天囊丙寅第三十二

南極篇 目錄十九之

天囊丙辰丙戌第三十三

天囊丙午第三十四

天囊丙申第三十五

地囊乙巳第三十六

地囊乙酉第三十七

地囊乙亥第三十八

地囊乙卯第三十九

地囊乙丑第四十

天囊庚子第四十一

大囊庚寅第四十二

大囊庚辰庚戌第四十三

天囊庚午第四十四

天囊庚申第四十五

天囊巳巳第四十六

地囊巳酉第四十七

地囊巳亥第四十八

地囊巳卯第四十九

地囊巳丑巳未第五十

南極篇 目錄十九之

迷囊第五十一

二

南極篇第二十完終子目錄

五六一

索囊陰陽第一

索囊風氣第二

索囊律呂第三

索囊千支第四

索囊納甲第五

南極篇第二十完終子目錄終

南極篇 目錄二十一之

一

南極篇第二十一 索錄子目錄

五六二

索囊卦氣第六

索囊參同第七

索囊分金第八

索囊天綱第九

索囊萬應第十

南極篇第二十一 索錄子目錄終

南極篇 目錄二十一之

一

南極篇第二十二 索錄子目錄

五六三

索囊成月第十一

索囊日辰第十二

索囊常法第十三

索囊 第十四

索囊 第十五

南極篇第二十二 索錄子目錄終

南極篇 目錄二十二之

一

南極篇第一宗錄詩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鳳臺亭一

丙辰渡江詩十八首

春夏之交以洛陽令遷南總部得命者兩涉月久
淹於請代既不果歸又弗得蚤解令滿帶之迹是
嫌五月二十六日夫人輩先發就首陽子以其
晦始發自洛蓋祖者載道十步一下車二十里車
自馬寺之饒則日脚且垂地矣夕馳至首陽公夫
南極篇 一之一

鳳臺亭

人輩自中牟假道於尉氏通許抵杞次睢以避汴
而子自入汴辭謁六月十一日追及於睢陽中州
竟無他咎什止披讀於列莊曠者之跡焉詩四首
其所取如此入中都竟略拈數章志駭眼界登童
子時跨蹇之舊術二十九年指屈之矣渡淮入滁
觀豐樂醉翁之幽尋勝眺樂而宿之以七月初四
日渡江蓋六年為令雖午稔分撥乎餘障尚往來
於腸際如以問者魚而酷暑郵亭煩杳攬筆輒闌
是以僅足之為篇得十八首

鄭國登列子而鳳臺三首

枯枝何事即軒軒何所榮登能遠舉不解一句五日
前冷然而善在何許

其二

豈緣辟殺引輕身如駕木為凌入表六鷁退飛披拂
之若子直任吹多少

其三

立秋俄造風穴傍直待春生返大荒風去風來關草
木為誰離合友雲將

南極篇 一之二

鳳臺亭

睢陽禮莊子墓

駕氣裝雲謁 上皇逍遙避法眼須長誰將夫子私
蟻壤尚想宗師應帝王好斬椿枝供几案兼求鵬背
寶蓮房漆園傲吏如嘲客五石瓊尊代羽觴

入中都境

杖藜二十九年矣再問中都欲愴魂垣外一方天地
隔籠中兩曜鬼鳥驚海隅望氣樓吹蜃江畔撒風釐
弄豚憶入廣陵芳草渡帶城湖市送遊痕

百善道驛遇河南新守遜之銜泥半夜以太夫

人宿兩棧 聯題示從者

達者龍蛇不可方 何勞七丈索涼堂 春官幸免折腰吏 星位初辭強項郎 投館止堪容五馬 衝泥寧憚問六莊 看來羅篋逢茅下 但是蕭條半夜長

階堤二首

錦纜今風勞殿脚 絳衣餐秀脩良工 君看馳道垂三里 何種桃花夾岸紅

其二

壁上江都翻遠夢 苑中山海老秋雲 凭肩止爲蕭娘南樓篇 一之三

鳳臺亭

往他日聊賦可憶君

宿州西郊望雨

雨脚垂垂練不收 大河懸注壁空流 雲囊倒盡風驅雨 何處孤村有怒蛟

濠梁登南華樓

即莊子

古之博大真人哉 御氣乘天放眼來 龜本曳塗休就卜 鷗非食浪浪相猜 風雲且待黃龍問 靈觸能禁紫晉哀 摧折五車收矧伯 連斤野聖向誰裁

盤山二首

渡淮卽問八公山 大柳郵亭倚大山 名山 山外潞陽通一選 環滁始信是皆山

其二

馬蹄早不慣盤山 山脚風催到掖間 却共遊人爭度嶺 爲阿先據清流關 名

豐樂亭

天下文章總是君 滁山滁水待猶雲 醒心亭子 名 幽谷 名 尚道歐翁醉未醺

醉翁亭五首

南軒篇 一之四

鳳臺亭

有心荷貴過山前 指點山光說此賢 翁醉翁吟今付我 如聽微外兩三絃

其二

樽酒延千到睡鄉 虬枝枕藉聽泉長 爲誰僞作空山嘯 似和啼猿別是腔

其三

歸雲掩映結林霏 却笑歐翁醉亦歸 大守未能輕管絃 梅根何似挂征衣

其四

知山禽鳥即知入上下鳴聲似送人山水之間君共
否爭知樂意減遊人

其五

四十攝翁與世翁年如我亦添遊紛紛醒眼爭拈
取伴醉誰能共刊詩

丙辰金陵詩六十首

七月四日入自江東門環城南閱賽工橋又東閱
聚寶門又北抵正陽門外之滿陵館謁桑入自正
陽門又東北出朝陽門謁陵於鍾山之麓已入門

南極篇

四一之五

鳳臺吟

又西北謁孔廟於雞籠山之右就第大中橋西以
八日攝事郎署多暇頗覽觀於近都之蹟然遂逐
公私之捷亦不數數詠嗟逼歲得詩六十首半歲
之懷略具

金陵七夕

橫挂天梁大火流緒風颼颼動新秋雙星正主揚州
野好倚江干看女牛

登金陵鼓樓

斜陽影拂雞鳴寺旭日光垂虎踞城湖映尚洋陰檻

入江澄欲泛午簾子與人掌際拈大印方山一客于
裙前攬帝京王氣收餘仍莽互南宮原象太微名

登鳳凰臺望九官寺終日

嘉惠頻年沐后皇遺宮空案階蘭堂鳳臺洗眼澄江
淨瓦閣華嚴法雨香自只離闌歸客廓一莽芳樹想
清狂青山天外雲何處太華咸京入望長

醉碧閣

吳市烟輕亦樹浮洋滿綺閣浸中流垂青不是甘輪
眼醉碧原須教上樓簾映浪花侵葉局檻將桃葉送

南極篇

四一之六

鳳臺吟

蘭舟桓伊好喚笛三弄客傍石城問莫愁

茉莉花

底事青烟只種煙芳容占斷大中橋俗名月流脂訝香
頻送露注全疑色自描想沒鴉盤浮翠滑似隨咳玉
恁輕飄凌朝綺市盡離剪采來琅園亦太饒

登清涼臺

六代爭偏弄絲霞春生秋老電成蛇古來捲地長江
白不洗東南粉黛華

桂林

大界秋香沐玉園風將靈液待晨餐灑空萬古聲塵垢留得白虛並月寒

總部桂發邀請省文通賞

徐金陽副部黃賓庸
吳昌碩明儀幕

招隱淮南賦小山梯僊客主好通關雷洋玉杵天香度月送金風地影閣蘭館日稀蜂弄粉水心合向酒開顏秋容萬點凭欄閒低恐清涼惹瑣瑣

夢遊感興六首

八月二十九夕夢身出界外俯觀宇宙百神仰拱覺因書其所現并詠贖懷焉

南遊篇

一之二

鳳臺吟

苦海搖搖半幅帆雀風忽漫送輕衫爲言白浪高如訂柳權誰須木柄錄

其二

金鉞閑豎安婆界伸掌只如玉塵拈千梵萬真開洞闢心居真欲數毫尖

其三

大星客眼睜睜星子零丁樹日城君看蜂房井蟻阿也誇十二羽林替

其四

不啻青童堪語鵬分明肢節盡談經四千八萬聲註妙只以真人在紫庭

其五

古本精靈得幾何經壇法座空懸河試將鵝面臨蒼鏡不悞恒溫六似麼

其六

口吸天章作紫霓噴雷唾霧入風騷洞庭千樹玄霜摘爭似西涼碧玉荷

蘭暑秋興

南極篇

一之八

鳳臺吟

修徑疏闢甯欲長深秋客興未悲涼森庭桂影宜浮月拂砌松花欲弄霜江練拍空暮鷹字波羅逐步送塵香綺進退食全供嚴王謝依然燕宇堂

趙青鸞寫部以煙氣籠青閣爲圖命寄

海風淡淡蜃樓開拂練霜華照舞來却錄僊宗重校後上京鸞馭再朝回行賜玉案三山峙浮座金尤九氣來更下等大千等十大年須問洗腸夢

蘭署讀白沙詩聞鳥

鳥啼不爲客臺客語林端恰恰時似和江門詩句

好一般意思自家宜

大內二首

一運穿屏就木先西宮壁左體應德吳京九鼎親重
手祖豈何從仰肆延人奉先殿後西內左偏殿有文華殿後十間

其
臨將雲湧池收由壁山山隈用布設水日無人空度

爲任致野諸木夾化人思西內後有人

江樹有一作風

南極篇 一之元

鳳臺亭

金陵十月絲江樹老登華青森外互景何還拂燕磯

雲銅根自穿生渚露露谷清作龍鱗松天界主編羊

賜路北垠地制不周沐南國天氣春陽駐欲網六鷺

繫日門且凭八桂邀月御木嫌幽賞試桃笙須任新

裁敵實略南游誰家催弄津烟吹何處笛當步羽蓋

尚臨木木亭綺欄不掩桃葉渡南浦月懷正宜人北

里玄湖應作賦排滿芙蓉江岸收尚爾求可霜華注

出門馬首付青山退閣夢魂淹白鷺杖履揚同舍

郎囊草思舊家句鳳臺淮畔戀晴霞鴈字春川憑

錦素遊汝何當代婦來莫聽夫人怨遲暮

宴木末

仲冬十日積雪山乍放雲間望帝開鳥鵲聲播玄武
水鳳鳳丹映紫金山江清浪向杯前瀉不落烟從座
右還出郭即教情散湯流夜喻盡撫松翼

贈方正學先生

宜選梅園衣住筠江洲夜石山花鄰自從化碧留空

谷何處冬青問隱人山足首陽新樂玉水還湘浦情

南極篇 一之十

鳳臺亭

冬市二首

夜夜歸盆到五更吳洲節候不須驚秦川八月雪多

少冬至依然萬木榮

其二

而帶烟垂盡渺茫江東門外暗江鄉朝朝出見豚魚

怒龍挂千帆與萬櫓

冬市闌見牡丹

荔出雲生點歲華青雲王者領春能未衡山意求三
秀峰見天根冠百花日至初添補袞線陽回先到種

霞家洛陽城裏誇歐羅國盡含嬌恐尚貯春有雲氏

雞鳴寺十韻 用錢伯

雞鳴亦冠山流紺雞籠石十廟樹芳鄰孔廟如伸肘
精監疊錦堆茂屋中奇偶閣道凭犀虛閣在架雲留
戶牖洋園卓下天豎屏銳其首一以眺望城後湖澄
於酒洋荷不曾撒魚兒倒面有數點浮黑豆鱗尾擊
烟走鳥嶼直攀差鏡同曲筋料且且禾新霞處賦三
十韻

吳市客

南極篇 一之十一

鳳臺吟

吳市每衡晨夕露似煙井煙亦何飲誰驅風氣下平
岑瞰光埋沒海澄陸夜照月昏流燈伴鼻息如虹亦
捲却琅玕珠岫轉拖淡欲睡不睡忍看脚此等淨土
界琉璃向客獨露入簾幕君看鳳眼撲紺藍兼之龍
鵬展綺閣不當地氣浮秋冬那借長江洗林薄何況
流粵萬里漂行人宜仗楫櫂嚙燕雲亦太迫沙漠日
日黃風噴地角若問洛川接余川陰陽風雨木鹿偏

二客篇

門人遲子與遲元吉自海畔輕千五百里見訪元

古則爲其先君子乞銘歲杪傳留南甸其歸悵惘
不可耐以十二月十三日出艤廟門夜坐懷人因

爲短歌

二客東滄海飛詩酒杯二客去澄江捲浪從風馭
憶昔初交君若兄每數舞煥然人有靈生才未彈高
懸圖齊爾璫光照熱語表之來字九青韓衆洪崖
杖子輕天外杯海兩峰之經綽下時西峰爲天
雙鶴探窺寶金比並青松石月題偏石鵲穿月窟何
絲雲海送人歸時北半日中故恐山是我前生所覓

南極篇 一之十二

鳳臺吟

骨石鍾公疑毛代之摩挲蒼黛興清發自謝冬槌件
世人夢到首恨手翠滑藉嚴偕披挂耳風借以名通
然衣家尚起忽泥槎此度驚牛渚旬有五日風來汝
蕩槩因造石城游湖上莫愁隔溪語香航漁火點縞
表酣中迷舊典涕雨大鵬終向北冥還遺我白門又
萬古揚子江頭一葉飛黃河成東擊紆輝榮詠遠度
聊邪館奇香相思燕子機入門伯氏迎相問應道先
生筆片道

感述

海鳥搏羊角師劉遠枝離下良安土南英詎佳期
水輪幽渺渺上界作琉璃洞眸固殊視應爲下土嗤

和王季本齊詩三十首

季月二十六日得季本所寄齊詩首前之雖方杜陵
詩史終涉坡老口迥有紫於郢表因命火書其近
懷亦遂成十章焉且因下水遲廣之至百聊以
俟同調者

快讀齊詩一百篇如風吹送峭湖蓮露香散入金陵
想直滴長江流等條

丙極篇 一之十三

鳳臺吟

其二

交風變雅似春秋風政憂時大慙慙我學青蓮狂寄
與只誇天外好橫舟

其三

問山莫也是浮亭載向峭湖立挂青點易箋詩亭在
此得風還恐過春溪

其四

羨君亭子即從君只當僂驢飛紙雲作聖小齊今寂
寞憑誰寄取到江濱

其五

鍾五爲君辛亥序楚辭首難以容雄子虛烏有憑相
詫果否誰當以是公

其六

白雲片片下筠亭憶拜回像信有靈君日明湖新投
長子留臨汝心傳經

其七

君油米九付旅人蘊隆珍重回黃塵五情銘此安能
滅欲銀須收上古格

丙極篇 一之十四

鳳臺吟

其八

卽有中原紫氣詩瓶花妨甚沐新枝曾云日捷難求
楚哀快鍾溫又一時

其九

凡說新聲雜羽商幽風周頌本洋洋後生欲削空同
稽血以車轡晉雅章

其十

詞苑君誇李易安采榆蒲柳未應干命辭打馬媚長
夜曾念平原骨向寒

其十一

長白山中訪友時 體泉秋韻和新詩 詩成獨爲山靈

誦懷緒續紛五兩絲 上子歸自濟南入太白山訪王聖俞

其十二

昔我衛保第一泉 衛將問今樹流烟涌輪立馮金波

月尚想心光隨他天 衛保第一泉在衛州廣德縣

其十三

白雲新樓飛破雲 虎谿說願亦殷勤爲渠略述人天

語便道風雲竟此君 衛保第一泉在衛州廣德縣

其十四

草不注峰翠卓拔峰前跨馬擲年華爲郎未敢周三

師山崇當時在海涯

其十五

何事快快未快心 勞山只恨欠登臨之景亦近槎山

道無分收飽海畔岑

其十六

清停曲洛淹三載 蓮口峰尖每載花題徧苔痕無口

遇上官翺喜入才鏡

其十七

至日齊居似效皇 齊御史亦三巡客堂遠隔三千

里共戴 皇人德記臣

其十八

儀郎日草婚姻判夫婦 又督即到衙吳女手持三寸

牋但稱那禮王齊家

其十九

三山論時侍宴與九列 班成百易趨齊奉使星歸帝

闕一函披向御前無

南極篇 一之十六

鳳臺吟

其二十

同舍飛傳不計巡 風流誰浪六朝人座中齊卷談經

舌除却技瓊無事論

其二十一

司馬衙闌立市央 藏春水部足浮觴禮官止仗青溪

閣冬日何堪晚納涼

其二十二

中丞昨上問江樓 問說江樓萬楊浮迴手有方能水

賈清人莫比張中流

其二十三

三十二門鎖大江城中山色上雲應盡船艤撇秦淮
渡白雲絲離脂一雙

其二十四

曲塗廣陌不揚塵向長廊馬亦馴
甚盡即看溪樹合恰行因徑失通津

其二十五

曾是及官園客麗閣難入石錦裙
旖俗情並繫揚妃從浪向石榴驗淚痕

南極篇

一之十七

鳳臺吟

其二十六

前遊百代數仙才一水三山秀句
裁我亦長安愁不見扶雲頰上鳳凰臺

其二十七

萬劫清齋度吉辰堊庭丹苑想前身
無涯汗漫抽毫吏遙向九垓署故臣

其二十八

應龍驚鳥故相貽玉際嬰兒或送來
總爲人間捉法鼓爲天歌奏願入室

其二十九

摘髭日日拂霜飛四十稱翁舊况遠縱使詩當追杜
史看來未是六嶺歸

其三十

雲車白解入龍裝歸夢因風謁紫皇
未始好懷輸月白昆侖舊路不曾荒

寄訓南陽門人方元順

樹樹江門月弄梅影將寒主度香來
俄役尺素當千載更吸流黃登一杯
諸葛舊廬權自攝陣圖新變會

南極篇

一之十八

鳳臺吟

同裁筆大珠顆句句降仙掌終看鴈露臺

右宗錄之一詩之一二綱三十四日七十八首簡
文四十一百六十三箋文一百三十六統四千四

百三字丙辰十二月金陵定

南極篇第二卷詩

西樵文翔鳳天瑞著

鳳天瑞

丁巳金陵詩六十首

春有將歸歸者以見其計其峻而長女以三月患
病懷苦不可耐夏乃愈其月十一日儀大夫
來始謂其遠長至入賀之後六月望又攝職政
然弗知女兒之以前一日祖也其弗得歸亦若
有尼之矣方嚴校緇黃界中有桂樹產芝之祥至

南極篇 二之二

於八月得詩六十首

高座寺宴遊 高座寺在揚州城西門外
高座亦稱靈巖寺相傳快風剪徑度峭嶺障嚴壁
垂若木木南抗勝雨花北自有此溪山曾不盡佳客
清快殊自悅郊寺曠所歷奇決紅泉草草載琅席
石帶羅月痕想若太白展新雲撥可矧狂嘯越例格
身是下真遊仙作朝元猶輕拂六銖衣如御凌空鳥
宴人界寺述懷 宴人界寺在揚州城西門外
迂僻寒嘶嘶林石欣重幽過 遷官叩山如獲鹿

辛夷可作車向恨清流淺海曲藏奇嶠方壺道井外
騎人如稚適丁敢輕看眼伸腰謝村郵行雲霞被管
覺靈無課程日杲陟蘭館八梅秀交闌四桂薰若槐
載觸就遠郊紺宇不厭遠天界化人居公擬官曲轉
萬松宮海雷華半峯榮翠蔚蘭風九畹徐蕙煙百
晦暖有懷凌嬌春淋漓不可剪把酒酬謝公我輩宜
弄宴

後湖行

日中有瓊池月中有榮淵其精瑩為朱鳥玄武之二

南極篇 二之二

鳳天瑞

水鍾陵疑即須彌巖遂就前湖作殿闕五風攝處駐
行人滄海樓梁又系田自足水輪扶地軸不比義仲
御床泉管有仙仗神靈藏術本非憑精衛填琉璃推
現天人界香木林浮帝釋逆獨階後湖昭輝媚金銀
氣色西秋燭中有草玉為策府由來曲洛是書淵靈
沼未聞還宴鵝尾池何況本學湛鍾阜如龍下飲之
鳥曳紅黃過海輪離龍能辟邪相揖雙蛾對鏡滿春
如君出太中門試拂堤邊柳天絲樹樹與垂手錦水
繡嶺低回否長生館立煙波萬頃明月萬頃荷荷

柄發花谷入帶風來湖上竟如何

梅花十首

蘭香發香閣檻開隴頭傳到向誰分如從笛裏催佳
信似就粧前拂豔雲

其二

江南梅蕊如桃李處處亭園放數花淺白疎枝含積
雪深紅繁朵萌明霞

其三

九月庭柯見一枝競妍秋菊傲霜時春來朵朵紅羅
雨極篇 二之三 鳳臺集

裏半吐寒房好命危

其四

幾年夢到羅浮山洞口虬枝鏤月閒疎影拂殘津畔
鶴夢安其下笑人間

其五

大庾無雪擾芳妍搖蕩春光萬里還使者如爭雲度
嶺相逢猶到荔枝前

其六

乍着丹華色可憐偏舒芳萼破春眠揚州何遜詩饒

興東閣同誰戴筆還

其七

却命芳魂字笑桃一箋琳句照霜袍酣中莫向南枝
折僊絕春風管護牢

其八

梅邊燕語淡平曠關山官傍傾城江妃怨入樓東
賦誰遣君王厭體輕

其九

會稽山下亦花鄉禹廟修枝擎拂梁闕里可如先聖
杏林篇 二之四 鳳臺集

拾子春一發應時王

其十

曾說七梅出上林麗枝紫葉并同心知他候燕作麼
種那向石瓊取次尋

春興

只看江雲點翠微上春何以了晴暉未將好事酬牛
首兼負佳期向燕磯閑製楚商中羽詞賦披飛雪落
梅衣傾懷管探杏洲徧杖底煙流不厭揮

天壇觀大祀殿

北極南郊近近臣舊都郊觀益推新猶存洛邑周清
廟尚想汾陰漢姬神天地合尊供父母祖宗雙配越
星辰朱塗瑤殿靈旂入二十四壇羽駕陳

飲雞鳴寺聚遠亭

摩挲最上小浮圖却坐杯光浸鏡湖爲道高亭皆聚
遠高尙割向剪刀無

落梅二首

却看紅雨下梅梢幾日東皇便棄拋春色又知移甚

處瑞香針與玉蘭交

南極篇 二之五

其二

朱梅自嘆百花魁催促瑞香次第來正是花權交付
罷杏花花撲却玉蘭開

木末亭宴鍾王

鍾王退大行

又遇長干寺逕曲如月弓江離間難勒離合勝光風
紫草承鞋修鎖障補林窮聚寶拖山竹木末照江容
四遊不厭數七子調欣同座客收行玉飛談過離龍
南軒凌雙黛北戶閱青慈法界宜垂眼任心欲陟空

楚帆行印挂齊殿不可從願攜鍾王去歷歷踏羣峯

吳市絳流

國姿誰報五銖錢七寶園春載錦還過客成蹊金市
裏歌姬却扇翠窠南華嚴野寺天工現烽火越人夜
樹燃舊內蕭條聲不入上林何處問辰淵

春雨決

向春風雨又兼旬始拂桐芭浪柳辰神烈陵園迷大

梵吳京宮苑鎖朱垠誰能截此乖龍耳我欲鞭他水

南極篇 二之六

部人節制自應是木正花王國豈失要津

送黃貞父歸錢塘時疏豫章學士志

暫騎雲鶴看潮生卽散匡廬五老迎北地眼波仍照
曉新安舌本再飛情思來洞鹿鶴千上跨去泉龍指
百城江練尚干詞客孤筆花如欲耀春明

木香

又恨西花發體前長香穿逕似金錢海棠恰送重絲
斷却伴姚黃賣小妍

別吳玄木客部石城并次

卷之七

離腸忽擾直如絃又詠石城舊繫船浮泡任他收驟
雨泰山兀自插中天兩開行李同誰倚八極音書待
某傳白璧可離吾來汝思來安向酒杯前

本洲泰西汀石潭寧兩年丈

大女忠離淡月兩丈為夢一日日臨視情等父子
遂覺於古其至誼殆不容口姑託四韻

未謀餘子恨吟呻幸仗同袍兩聖人調藥此兄頻過
手意將宜爾遂通神清涼法界瞻慈父妙淨蓮心肝

門樓篇

風臺亭

上春流涕累宵因感激正應投疏向星辰石丈制廟後月夕家
有云力著十以蓮花散校次諸生又校

江國客感二首

駐舫江國又三時繫單東郊恰有思作吏未能忘舊
況為郎仍自倦新時芳洲影斷雲愁石首湖光載
月遲千載以還須我輩謝城王巷且追隨

其二

出關九度數霜華聊向東新見苦瓜一月鯉庭如隙
過五春燕絲入天涯宦遊止愛山來市客久頻誇夢

到家江邑可搗不可寄吾將秋至借星槎

石城龍湖

峰眉玄武淨波鏡莫愁開石首羅閣貯仇池洞天迴
小舟月宿烟收柱奔涌影現樓臺雨色千門裏雲
還片纓來

自新鳴字沿堂城過龍舟山作

即雙月山

城市早已銷林浦更看峰巒栖烟雨嬌柔似將飲後
湖拔空意帶雲閣去堂城碧界山湖開無逕迤入穿
琅樹龍舟一隻置城陰似待君王泛北渚舟足即枕
南極篇

其二

風臺亭

仰賜神神烈蒼蒼拔眉宇

亭城

水撒自阿誰湧除千萬劫熊蟠固不須問甚漂陽妾

天恨漫興二十首

五月二十九日爰感往懷因為漫興詩二十篇日
在氏故壑之天恨去年以晦日出洛且匪歲渡江
即廣其長情抱味莽莫耳二十一日始解裝投版
手閒時有此作

其日天恨半夏生主人晨起點朝京晨歸路熟雲披

雁開關門通戶送客不借寒修詒下女只沿君主送
南城清齋製素經久內訟重尋十載盟

其二

每循芳渚種瑤華却向蒼廡掃斷霞清事自歸縣圖
長邪遊宦問武陵家揚州市肆難騎鶴刻曲溪灣好
浣紗天外故人頻繫馬年年八月待浮槎

其三

飛光安得挂朱繩酒勸六龍返轡曾華藏未枯香水
池須彌誰繼懸洲燈魯公沒說戈頭指夸父難將杖
內極篇 二之九 入臺亭

子憑欲償客陰三萬日哨君先踏雪山水

其四

尚記覽揆太昊前改元龍漢侍鈞天餅賜獨偶長庚
手禮闕偏摩泰內行收勝蹤核如昨日燭皇闔土是
何年周遊總爲時將至復命甘登第二筵

其五

八十一分是此州經營與某共拈鬚剖符既擅中央
上復次寧虛最上頭海月正涵心皎潔天風尚挂耳
聽聽 帝關一出空勞夢神馬雙驅詎好游

其六

食將翡翠屑琅玕衣却群龍帶杜蘭寄信惟煩青鳥
使濯纓時到絳河十蓮花自入原無夜玉宇雖高
不寒徒使世人閑付度虛無恁地是清歡

其七

繞遊金馬汗銅駝眼界峰嶸未似他方折若枝揮日
母更誇瑤圃兩王婆五城十二樓臺通八極三千區
萬籟不各夷猶全誦說招邀無奈汗沒何

其八

南極篇 二之十 鳳臺吟
太紫星垣號二微列藩臣衡本車輝座環大帝車
推斗門夾中華掖闥屏開道居殊聯市肆玉衡也自
正宮開天街天光江河畔莫謂占人布象違

其九

心花自掃鏡塵開常似生光月一曄都邑可經旁魄
論河山平仰大明開垂摩龍劍雙揮玉直搗鐵門百
斬關然後收兵掛白帝西皇爲我涉津途

其十

筆海蛟龍吸萬艘學山雲湧矢林皇偏遺李杜名須

鼎如見羊何和未費口代天享符聖印手擎驚足折
詞豪憑君日剪春蠶股不耐隨人啜棄糟

建瓴函谷好長驅今公離壯國列可朝趨掌
握長風立破捲江湖天開禮樂百年會帝授詩書
一統何何到茲請絕筆玄成吐鳳始通儒

蘭桂齋



陳雲

球琳堂駘莫並實沈祀浪主橫汾浪主參

其十一

少霞誰召遇蒼溪。巖巖新宮倩彩題。措大筆精羞目
擅仙家眼力。未應低去。將文豹作摩度。却駕回風何
所。齋界外。未聞嫌綺語。校書不免召。慙黎

其十四

客語天機心機偶朝覆父終將拋袖呼爰居不慣聽
南鄙人問蹤迹踏堪遍欲渡大洋十是橋

其五

當時累月好除輩。每向山家乞白雲。杖履常期周五嶽。軸簾酷恨欠三墳。思來直隔天池岸。句就如抽玉檢。文燈鏡摘霜今幾祀。狂心仍與月繽紛。

其十六

庭幽七十二鴛鴦行樂吾寧媿許張側探鴻濛爲異
界斜闌沈墨是他鄉一宵生白神馳駿衣環青眼
望手几有以爲惜少坐十因擁瑟綴清商

六十七

南極篇
卷之十三

服藥

猶載列星散紫垣迎風若七舞軒軒九垓消息誰傳
示萬里逍遙待討論約白龍閣赤岸計登黃鵠度
蒼門歸來想到無天處五石彌完尚有痕

其十八

造化何曾弄小兒世情強半太支離恍如欲報仍求
李玦至遭憐定見憂風作車輪三歲視矢當嚴際二
分圭是八博大原圖做除却黃線更誰誰

其十九

同誰一探巨壑蒼蒼下神山好望三候聖有愁終訴

帝湖冥無岸可停驂安期食棗遙相寄杯渡臨流本
自語最是避秦徐福好樓船載去盡童男

其二十

洛神年賸付澄江爲道渚花雪樹降令長風流今命
駕山川靈秘又開邦米蓮賜閣空三五解佩懷探定
一雙倦綰南朝四百八知君孔鑒代慈幢

望鍾山

自雲日日挂峯頭嵐氣通靈不可收遙配碧嶺森峻

林岫一隅側交玄武翠飛浮煙空黛岫橫天市驚

南極篇 二之十三

鳳臺亭

者駕汀帶帝州回看遠空江直瀉客懷銷盡不知愁

桃葉渡

六月秦淮水正平更收新雨送潮生樓臺恰爲浮家

置榮權偏將曲檻迎清月曉華鋪鏡面快風回陣結

燈旒買舟訪榭俱供眼北客南來亦弄情

夢主大河書院 六月廿後夢主

異思從心勾出心開禁得現虛無大河書院知何

等姑射仙人特見呼

七月五日客道鮮荔枝

嶺南丹荔勝江鄉翠咽輕紅裏却霜玉寒枯來妃子
笑雕盤下處狀元承交梨定向雲霞瘴火棗真生流
瀝漿露抗金重仙仙迷臺看藕帶並荷房

初度三首

揆予初度鳳凰臺噓做六朝佳麗才袖作芙蓉江上
色酒飛鸞香笛中杯朱繩坐繫鍾山至綠筆逞淋漓
渚妃少吳平分新月今快風正爲詩人來 是日

其二

又驅海鶴上秋衫 俗名又進 如掣江霞送錦帆舊句

南極篇 二之十四

鳳臺亭

校讎皇極草新書甲乙太清函 通誠有 金陵歲序烟

波柳蘭暑光陰月戶紙歸夢吹還廟谷樹星槎八月

度天矩 詞章

其三

海遊曾徧七真家知應金蓮第幾華山外可雨辭鶴

鹿洞門携杖撥烟霞 俗名 自從客駕長寄蜀猶恨山程

未到古 俗名 一扞心花清映月 俗名 拾取武丹

芽 諸故及之

中秋泛秦淮

玉海平浮貫月桂額秋真指女牛家簾花受漲潮新
樸桃葉衝雲練曲斜瞻南自譚天上宴霓冠金唳鏡
中霞洛神好泛凌波鵲金曉安輪桂數華

劉宗魯太厚還陳章布疋索贈

匡嶽東松爲事倚天門伸手太微前好題冠冕南州
士并勒嶂巖正氣篇高以雙龍逐採至帆帆孤鷺峯
驅遠近聞執法星之垢那與扶藹上相送黃軒謂明

攝祠部署中桂樹生赤不羣紀之八韻

南極篇 二之十五

鳳臺吟

予攝政之兩月直清齋老桂根生赤不羣一本大
如盤竹繪家狀久弗趾齋中亦周知厥所自產也
適諸省丈來集蕭雖堂曾金簡勝部歷觀訖而奇
之曰芝也諸君子識厥咸稱芝云亦而雲必非蘭
計已秀兼旬矣咸拱手曰此吾子從政之祥乎予
謂蘭德無可遜雲於物丹然芝之雲而赤者產亦
不妄予領袖細黃汰不法而進清人茲予將于後
入賀宜神之勞之矣爰紀之長律八韻

嘉樹生兩岡靈符錫石星若爲榮桂木誰由幻芝房

乍撥鶯三秀頻拈詫九光隱晨浮炯采咸喜境天香
供蒨深饒色東生妙寶裝中椒聊共雜絢蘭木云良
爰以收華頤因之薦上方荷水兼蕙蕭遠舉遂周章
丁巳霞燕詩二十六首

以九月生明階客友造榻山出太平門北二十里
而至姚坊門始追及議大夫顏伯開氏儀輿張兆
父氏古早今體詩一首又北二十里而抵棲霞寺
再早今體一首外已往觀於天閣機勝部曾金簡
氏後至遂偕至千佛巖是夜宿西林菴明日呈諸

南極篇 二之十六

鳳臺吟

君子古今詩六首送登攝山絕頂長江之碎湃穿
其足大披豁其胸蟠叫噓欲輕舉諸君子尤還寺
就伴予獨窮殫幽險乃已曾氏請予賦攝山太湖篇
已沿江面四十里至燕子磯登俯江亭呈諸君子
古今詩五首三君子先入城以五日爲入習期也
予獨貪江山之妙謝不去臨眺抵暮爲五絕句是
夜宿弘濟寺有二絕句明日入觀音門遊崇化嘉
善三寺登神策樓有諸絕詩四首凡三日詩益二
十四首出以觀諸君子傳既賞之命木行柳霞燕

草云各序數行冠之予年來勝遊惟壬子之之萊
有詩十八首甲寅之歲高有詩二十五首迨茲遊
而三耳是以特表而副之又旬日奉表出金陵予
遂爲江舟客無他詠止漸行古體詩二首附之凡
二十六日

初終太平門至姚坊道中作

呈張瑞明領
雲漢山有文

出郭雙鏡夾未涂拾翠耕煙卽繪圖數箇青精宜靜

六鉢下界不堪留我輩使須攜手問清都

南極篇

鳳臺吟
二之十一

出姚坊門望攝山

桂山曲窈赴蘭阜玉琢江溪映客袍采藥真期遂偃
父疎身只恐負虛名蒼崖繡嶺催吟嘯淨練綺霞付
剪刀想聽松濤凌萬壑直將吸盡洞庭醪

疊浪巖

西山奇石
出如浪故名

石何欲澎湃寂寥暗潑潑自是陽侯有立水居然土
伯是行山雲霧憑輦客高寢此流可漱亦可枕旣堪
碩齒學鸞鳴未須洗耳爭牛飲夜則定教沒羽矢圖
按或可中平平觀水天眼卽琉璃望天眞心原未繫

恒河再過又沙塵銀河本不漂星辰

天開巖

眞宰匠山靈爲誰開一肘客來卽易爰緣此悟奇偶

霞心菴

朝霞如促暮霞還霞本無心浪度山霞去不知誰繫
住回光猶到舊禪關

登紗帽峯

我本紗帽山人君亦危冠石丈將軍漢栢東參大夫

秦松西向

自紗帽山人

南極篇

鳳臺吟
二之十八

觀千佛巖并淨土千城大佛聊戲爲大言

拳握光明放五輪燦迎億萬計由旬化身分現恒河
界華藏齊瞻說法唇

宿西林菴

自從般若證造霞心選徧琅玕路布金清愛不應輕
付託桃笙夜枕向西林

攝山篇

攝山詩集
卷之十

既探香壑腹客情欲縹緲座中或請罷登巖兼程可
以凌玄鳥

玄鳥詩集
卷之十

望人赤豹文狸殆有神嵩頂登至七十四峻極中院
頻標字前輩幽尋非無事何況南朝四百八十精舍
翠摩天冠以樓霞之碧宇雲非雲煙非煙眼力既不
減康樂崎嶇須叩玉京鑰咫尺電速驟風半椒髻
編攝羣峯松梢桂杪層層度大門八翼劃長空太虛
亭畔雙眸好兒當壯戰爭榮抱直上上頭天忽垂疑
江可蘸若華枝赴海走個非兮父六龍暫挽拂圓幾
長鯨擊下江心激巨驚鵬中萬傍馳碧琅界地伸羅
臂青山入鏡插蛾眉潮至何緣誇勁弩月巖如與把

南極篇

二之十九

鳳臺吟

天池君看雲漢縱橫直箕斗紫宮太垣因之隔良丑
江南上應朱鳥庭匡衡藩臣豈替綬兩都雙峙本詒
謀成祖深衷定非偶仕版食北亦堪醜爲郎肉食
如臣某慚向吾皇報攻苦心珍重黃司馬百雉層
城築浦口

自中峯歸彈極險

忘悸下中峯雙臂莽無有决背在無苦此痕壁卓
如踐踏龍準而欲歸斷整蹈風了莫爲霖雲竟失握
架石作片梁虹脊度郭索身輕如枯枝生前自徠鶴

登明月臺即石佛洞冠絕處

采采月華何處好如來髮際更輝輝我從不夜光中
現千瓣蓮心化不歸

將發觀殿前銀杏乳

殿前銀杏大數他是前
代物今則垂此乳許諸五

少室峯尖原五乳
漫方如石後崎誰能解是星
沐浴揮法界液全榮華陽倘可詢餐法玉飭鼻端大
有靈

登棲霞沿江至觀音門

南極篇

二之二十

鳳臺吟

袖拂松花入洞流類聞桂樹山之幽送入霞片還相
俯繫眼蓮臺恰欲留何處萬情風指使此間聯轡地
沉浮决御馬飲長江水雲滿五花映上游

登燕于磯五首

雨挾瀟湘石燕飛雲收不復趁帆歸爲憐建業清江
好特向臺端憶鳳輝

其二

杪秋江晏出菱荷鏡被天光晚夜廢填海休方精衛
力真騎明月過星河

其三

王謝迷津浪得如由來水國有烏衣生商玄鳥重
此天爲吾君壯舊歲

其四

帆如隻鳥行江面風陣石尤故犯豚不是東南偏弄
險安流也只仗家坤

其五

磯心戴閣叶離雄大是天吳役鬼工誰立市橋通別
潤字他鳥鵲渡爲鴻

南極篇

二之二二十一

鳳臺亭

登弘濟寺閣

自巖有閣臨
錢希遠村

萬里風江噴水輪虹蜺爲柱礎龍鱗中流鏤却虛無
閣似纒星槎向漢津

宿弘濟寺精舍

門前流水卽長江落枕濤聲隔石聽我自龍眠無恐
怖風波都爲定心降

梅花水

在化寺

南枝雖載入琅園功德依然尚有痕佳客未緣花間
水花神想卽在真源

一線天

嘉興嘉善縣五里山

天宮本運行可道樞密管所見星辰夜不同雙眸豈
向周天短

石幢

嘉善縣五里山

封八且携巽一回山中鰲豆爲誰開留雲憑客非無
意明月入帷子不猜混沌諸來虹作息華青調竟枕
辭告有時日觀頭須點定許心花現鏡臺

登神策樓

地肺陰陽萃天斬龍虎盤六朝當洛邑千古望長安

南極篇

二之二二十二

鳳臺亭

雨過御賜廊望鍾山

管疑鍾阜雲卽是玄湖水不然翠頂冠垂天雨花便
打長千里帶山秦淮銜水應盤前錦纒繫千纓旋回
石城催佳棹將高枕瞰秋江

辭陵

使臣轡首高皇帝柱殿真開龍虎氣天開帝陟
主山京舜林禹穴或揚旌蕭颯百靈紛夜入虹冠霓
帶森鵠立臣因精誠靡三皇覽孫子照白日

孫有道本勤勞近來天聰頗稱高入賀日南今扣關
夢增何處見神竟

右宗錄之二詩之二二綱五十目八十六首簡文
五千六百六十四箋文五百三統六千一百六十
七字丁巳九月江舟定

南極篇第三宗極詩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星槎吟一

丁巳江舟詩六十首

于役來賓以九月十七日拜表出三山門雨作自
普惠寺傷寒起湖濱石城舟次受僦二十日太夫
人星始出石城門登舟投文祭江乃發自瀟湘門
泊龍江關明日小病遊靜海寺并天妃宮二十四
日泊閩兵營葺待皇林篇之末行裝蕭若宿入
內極篇 三之一 星槎吟

江岸燕子磯舟子以曉石不可起直下得江洲泊
之守風二十八日挂帆泛八十里抵真州之南關
是爲江北明日逆流僅至東關十月之交舟行三
十里得家郵有尚右之變號慟欲絕而太夫人舟
繼至弗敢聞吞聲嚔逐泊楊子橋開笈喚欲請
告從太夫人適歸具草竟計必不得代通字報勉
行至斑竹岡伴惠客如常以安太夫人載生明泊
揚州邢閣明日遊瓊花觀并水次文昌閣文峯寺
明日遊梅花嶺明日遊大明寺之平山堂并迷樓

而姜養冲先生自丹陽追使隨別訂來年金山之

約予亦具舟欲至瓜洲不果明日太夫人觀文昌

閣予作南都報書十日舍舟就陸盛啟金陵二十

二日始計程前合得詩六十首

賀長至百官送表於三山橋

斗是天梁應此橋使星持節問神霄帝車中運遙瞻
柄臣節南宮合入朝端笏月卿森鶴侍奉書春伯儼
霞標蔚然郎位原朱鳥翼日嘶圖報百寮

自三山門赴石城舟次

南極篇 三之二

星槎吟

自足繩河遠玉京不須鐵索控金城分流八水長安
市削立三峯太華坪鏡拂青天袖黛遠沙橫白鷺下
波平星槎暫繫支機石手攬雲華獻上清

石澹寧武庫自浦口渡江夜半風雨來別

武庫文宗刺片雨夜和風雨挂孤帆滄浪偏燕鳥紗

翅似捲長江向紫彩

白石城泛舟泊龍江關

宅泛虛無跟鏡花似追歸鷺渡餘霞中流翠館丹房
影夾岸青梧碧龍家石首搖艇投水步鍾陵揮手石

年華深秋尚作連江雨天坐齋頭檢五車子題滿船

石武庫自崇禮街退送四十里聯舟遊夜

傍險銀鞍特地行雨泥夜半見交情江關試與詢津

吏曾否如君戀友生

遊靜海寺

山如獅子吼閣作海潮音人字見獅子山三宿寧妨

法法字見獅子山單傳總印心悟非緣觀月妙不

繫各針針字見獅子山六年雪空王始重尋

登靈石閣

南極篇 三之三

星槎卷

倚欣片石重亭子華下山暮骨立清石頭能將閣冠

戴關心尚挂石崢嶸湧來頂際麻沙相現出指輪轉

網形飛舉想超香水海可知人鳥亦無生

登潮音閣

十日江天黃雀雨九月為扁舟泛泛飭漁蓑乍攀閣

道雲穿棧好攬山光黛寫蛾千幅片帆衝旅鷹一鷲

曲滿枕殘荷翠草已落芥其裏搔首銷京遠大羅

登天妃閣

何聞羣玉領仙家篆館瓊庭屐踐霞江市止看拋數

武山坳誰與武山六樹合收嵐氣倚欄慨輕拂
水涯定有江妃江妃女上元頻此駐雲車

泊閩兵營登曉光京

使舟如馬壯天城方買不靈付水營一廝楚江爲舊

壘千秋吳會是陪京陪京游上津三山眼詞客錦標六

代名禮樂須從先進先進吳教明王但住兵

泛江中流之燕燕機五首

卽無鐵索制磯頭磯頭自千春懸帝州四姓八宗王王

抱每經烏巷爲遲遲留烏巷在金陵

南極篇 三之四

星槎卷

其二

濯纓曾上俯江亭江亭園繁島山肘後形相識相違今咫

尺謬傳危月是禽星危月爲是月星

其三

觀音門內卽京華門枕江干燕影斜歸客止橫衣帶

水此間前度返棲霞

其四

五百名藍掌藍掌戴江南好寺待詩才君從水際收弘

濟眞謁普陀大士來觀音巖

其五

巖如側覆仙人掌，閑似平維漢客香。文錦嫩波遙作
禮月看第二，現空華。

江上吟

江心繫纜風花渚，脉脉石尤燕作雨。網罟鉤貝客此
灣，採菱拾翠邱何處。隔江漁火點漁營，差差鄰舟燈
共語。銀燭拍枕夢騎螭，膝下蓬萊欲軒舉。聖臣但樂
若木枝，尚史祇索扶桑父。兩炬雞屏代燭龍，游流犁
快夜明府。道士潛譚火龍經，涇畔尺書傳貴主。乍聞
南極星，三之二。

其二

星臺

風袞牧雷霆洞庭，側拾錢唐去。天門直者不可通，予
爲排閭致。帝所遂命天工下，沅湘重補鶴樓提玉
斧。太白酒星抗手過，共踏芳洲和鸚鵡。若着宮錦我
綺裘，却泛秦淮訪參虎。咳唾六朝小，符吳眼界金陵
開。萬古楊人流，喝撓龜茲蓬頭飄。南提金鼓鳴簫吹
竿打，鸞飛追他百戰凌。遠激燕磯，以頂兩關情望望
鍾山立大宇。

望攝山

仙仗似初南極帝，翠華山門空際微。後車危

從曉幸夷前，旗搖曳垂結。桂神仙宗伯，謁元皇綺霞
山。靈驄而衛舊，遊近湖雅什。遺掛別郭子，被羅群青
蓮。詞翰照東南，長江如帶山如瀾。

聞樵歌采其語戲爲三絕句

臨流不作采菱腔，句句頻呼花二娘。神女水仙應失
笑，弓彎腰束向何郎。

其二

鬟髻疑雲情水逢，吳歎欵乃和羌僮。從來解珮凌波
者，百遍招邀隔數峯。

南極星

三之二

星臺

其三

山中伐木呼耶許，江上操觚發掇歌。未到瞿唐休誦
險，止知邵伯名森煙波。

江行雜詩十八首

自從秦漢將神兵，晉宋齊梁浪得名。篋詩江山歸去
好，長留筆管鎮吳京。

其二

江洲遠岸橫羅帶，淺抹玄霜翠一團。水鏡山屏開繪
譜，仙舟恐是片雲歸。

其三

錦帆百里挂江風露潔煙清眼未窮木末翠飛山送客快刀爲我剪秋空

其四

出沒豚魚不可羅競吹逆浪拜風過江中有物通星斗三豕休驚渡衛河一作掩上其斗際

其五

公野江湖得二星低昂吳楚注滄溟斗牛紫氣年年王始信天宮應地形

南極篇

三之一

星經卷

其六

大江天海是星文獨有天河橫絕雲河本稱宗長四瀆豈容漢廣擬河墳河墳見爾雅繫漢漢津賦云上應天潢

其七

玄溟入占爲雨赤岸豚游信是風風雨何緣從似月月行有道直江東

其八

江南鐵騎滿謂京江北雄盤大小城地闊淮揚爲外郭星羅虛鳳是游兵

其九

妾處長干舊里頭君將楊子作安流大編徑泛瀟湘去別有石城寧莫愁竟陵亦有石城湖

其十

縱橫紆漢分秋夏遷徙黃河異古今何事濫觴仍禹道却知龍馬應天心

其十一

赤漢蒼姬役五丁兩都分峙築天庭虛溝入海當河洛淮水通江比渭涇

南極篇

三之二

星經卷

其十二

采石岸高百尺強我師先奮開平王太平莫仗長江險曾見真人起鳳陽

其十三

附天列宿原周運乘氣靈坤本四游天壤一作都泛泛風波何必是行舟

其十四

龍興虎視壯長安虎踞龍盤亦漢關既立金山爲底柱特浮河曲作江干

其十五

四百八十南朝寺就水沿山曲折開霞燕得江稱勝
臂使提攜作剡溪迴

其十六

木制蛟螭陸鑒山禹爲黑帝在天班渡江那敢黃龍
負待駕風雷戒百靈

其十七

雞川舊夢通龍塞烏巷新懷接鳳臺入洛已侵三張
僧去吳誰繼二陸才

南樓簫 三之九

星樓吟

其十八

才如郭璞江仍說筆有木華海未降不是堯天借鋒
日誰客陸海血滄江

望金山

聲含銀氣波心現地湧金光閣道開勒陣萬川如避
弩騰裝九派總銜枚承天臂掌伸雲漢浴口池塔匝
榭臺寺有螭龍能載客將初簪首冠蓬萊

真州夜勸

出江停棹待潮生揚水樓船不任行真州城下排雙

開羅唐灩澦沂兼程汚土追暗殿脚苦漏天誰獨不
周傾六龍扶日月將借一葉憑虛未渠輕行即前車
連副乘宿爲東序次西清前傳似聽官街鼓析擊還
聞定夜鉦憶昔當年從揚耆年來三十繁心旌抄案
驛廳老記室家君堂際舊高僧庚寅家君曾攝
某從行三月

維揚舟中哭安兄得大家十首

乍報凶郵骨欲傾皇天不肯念貞婦明知病亟難
禁且計歸期可訊牀五載別愁占夢噩一生離恨作
行裝鄉江攬刀嗟何及死別生離寸寸腸

南樓簫 三之十

星樓吟

其二

兒託體太夫人寶樹連枝胞蒂新交讓單芳天縱
斧王餘剩鄰帝收綸如髮子子難爲足有子支離
不足民斷臂神光孤草影半生從此匹殘身

其三

憶肝低回燕子磯文山句向古端飛從今別却江南
日化作啼鵲帶血歸句上文山過余懷下句
語其上句離此遂成哭下句
不堪嗟下轉金陵望望惜餘輝奈何此句成歸誠欲
挽長江洗淚衣

其四

苦莫甚於哭不可聲吞揚子名晚懷時兩舟纔定慈
帷追五夜波橫淚注垂尚右門人憐嗜學孔子有姊
之喪尚右
三子亦尚右太弟品茶歸姊想遺誰歸山有姊茶
調屈原姊也
庚戌曾得玉含不訣無從視有弟如子亦奚爲
之寄子姊

其五

弟叨鯉對題庭隙姊代同言終日頻大人家遊漢學
惟以姊代子子
友姊又經學語將規淑奴禮宗其弗謝宣秦女嬰今
聽招魂賦道羅長辭詠雪晨萬古傷心堪第一風流
南極篇 三之一 星臺吟

其六

麟閣向何人子庚戌登第寄詩有
麟閣風流第一人之句
已酉辭家驗癸丑兩旬廬里未成還癸丑還里後驗
兩旬再出至今
又五可知伊洛真分手豈謂江淮斷後緣又向五霜
歸太晚直教終世兄無年天須罪此不才弟永負同
胞有厚愆

其七

謬膺來賀其辰居豈不懷歸長簡書請告衡章誰付
委歸唁壽日竟越超且悲暫作中都別仍應乍臨左

其八

谷初此恨此生拋不得填平伊洛并淮淶
日亭君子因稱草詩有昔
名亞左思未道才抄句經
年收柱史得男長日改時裁詩無好杜律抄二百首
宮氏子天儒改破式
生從九折泥中度節自千盤迴裏來甘蔡如茶心更
苦于今再見青陵臺

其九

三穗嘉禾貫一莖兩岐明麥是孤榮山間采秀芝初
折天上青鸞足乍傾詩見昔
兩弟在立少室雙花難作樹尚
陽學栢謬垂名來年寂寞堂前拜上壽誰偕繞膝行
南極篇 三之十二 星臺吟

其十

十月之交未解愁雙搖蕭訪去真州中流忽躍計魚
至沒世難將淚眼收無計可維生死筏何方能駐往
來鄰知君湛湛心花活天業修成不恙留

觀瓊花臺

虎兇都賦左思抗華敷纂贊瓊花江妃繼佩留真
宇海若精祇撤侍兒空遶三匝神自返獨攜單綈袖
堪窺紫陽霞舉天葩隱須向玉溝問所之

玉溝洞天（見前）

三十六區別界開金堂石館付仙才藻淵可仗嫌阿

引海院難招居易來論叩仇池詢洞穴函通震澤間

珠胎清人有約迎煙駕見說蜀岡汲故杯（蜀國大明）

廣陵行贈白長信民部（代為寄書）

兄弟觀詩至廣陵並聽鶴鶴舊在朝京儒雅風流憐宋

玉要言妙道兄枚乘洞庭濯足懷原放雲夢吞胸氣

南極篇（三之一）

六乎忽傳鳥跡青鸞使云自香山白石生家本湖南

清絕地遊來江上煙花城關道六星先驕望半匡半

月暫飛精猶恨六朝山色遠且看一帶錦帆輕文峯

塔在層霄裏蘭握因爲步虛行列炬丹梯遙破曉倚

欄碧落好垂青相輪縹緲思懷月清漢虛無待弄纓

海山院主街初授祀率天宮業又成三生松桂結締

早兩掖骨毛代易清武昌君聽落梅笛綴氏子問學

鳳笙看花人去瓊英斷腰貫客來鶴背腥大略江南

山太媚爭如淮北地藏靈不有濠梁能駕起誰收吳

會鳳臺名此地金陵抽簪歸由來淮海貯甲兵二十

四橋憑落莫夢時何以報承明

遊梅村

玉笛催春萬里來大庾飛隋瓊臺驛逢北使宜攀

贈閣有南枝好試才水部興從離後熱廣平心就賦

中灰曲江清至淋漓白登橫翔似落梅（時平此使）

白戶部招遊半山堂并鑑樓四首（在太明）

江南諸嶽盡羅前到此推揚看更妍不爲江流遜翠

南極篇（三之一）

雲煙花南部費金錢

其二

有無山色入晴牕（氣通于注曲江）水何堪常第

五瓊亭日合號無雙（大明寺水閣）

其三

並將簪筍上煙樓客與江山却互看向日何人陪六

一也如吾輩耕南垆

其四

誰遣蕭娘指高閣無城旌拽繫明湖文皇內宴叨陪
對應恨煙波沒別都

再賦瓊花亭

阮子山簪浪擬方粉團原不種唐昌宋家禁苑空移
帝緒氏湖亭解嫁香九辨國開全幸白八仙枝好但
微黃水絲既剪收瑤樹玉案曉松斷女郎瓊花一名
王英即手栽地子生焉古詩云昔時見玉案即指樹
時蘇唐昌公上于瑤樹各名現瑤樹在東野
樹下即王英手栽也今樹下有瑤樹又各九案白
樹下有王英手栽也今樹下有瑤樹又各九案白
樹下有王英手栽也今樹下有瑤樹又各九案白

南極篇 三之十五

星麓吟

神也

再賦梅花嶺

不教春去檀香館止待月流玉照堂昔人堂名今亦有檀曰
于此通仙鏡有政看來老杜轉愁鄉嶺從萬里遙
飛色笛向千門暗度香即用調羹兼驛使梅品詩用
花馬壽陽那更掃殘粧梅品詩用

丁巳淮徐詩二十三首

是月十日發白揚州太夫人以婦子過瓊花觀并
梅花嶺雨霖鈴于受饒蜀岡而板輿至少遲雨於

平山之西館雨行宿甘泉館明日行泥淳宿小店

館明日宿天長縣十四日宿蓮塘館既望宿張公

館明日由盱眙縣夜渡淮為泗州盱眙夾淮據山

而縣太祖所產處其西南百里許也明日泛舟

汴水謁祖陵明日宿夏丘館明日宿虹縣明日

登陰陵山問項王古道處迷禮虞姬塚厥草紅採

一握去宿靈璧縣明日宿大店驛明日宿宿州得

別園駐車一日二十四日太夫人輦自百善道驛

西還將之五里所予以二于北宿夾溝驛明日觀

南極篇

三之一六

是日今

徐王塚并閔子里祠墓自桃山驛宿徐州明日登

戲馬臺并雲龍山觀放鶴亭渡黃河自東岸驛夜

馳宿利國驛是為山東南鄰比十七日得詩二十

三首

發揚州雨作

乍舍樓船問使車如人風雨遂侵裾手賜迎路如相

待管世征夫畏前書

蜀岡雨餓雨甚內侍太夫人自梅花嶺至

恰為留行次蜀岡板輿輶謁到山堂不辭雨打梅花

橫只想潮門好繫船

內述瓊花吹玉二臺之勝因有此贈瓊花前句吹玉臺

既向瓊林訪玉溝又飛鸞殿陸羅浮雲端妃子真橫
笛洞館元暉果上樓此度張惟觀日母共君騎鶴過
揚州看花不比神馳至濟氣曲江亦快遊

天長西行望肝盼諸山前呈漢於射監西歸

三十年前此跨驢時流覽即凌虛看來未始差增
往章孫高乘駟馬車江北地形真伏楚淮南山色乍
飛徐陝區龍活如開障隘巷平林獨感余

兩極篇 三之一

泗州歌

淮北淮南夾兩城漢陽如對武昌平大川有險終須
據緩急誰堪破浪行淮此泗淮南即明船

祖陵頌

基運山封肇 肅皇下馬橋演神鬼式基運山名三馬橋名

后在天帝配京皇華征夫禮后稷 德昭南面享明

堂昭文穆武並美塋 懿即公劉 熙太王幽居周

原是孫岡基運山即黃冠受命占幽隧 皇仁遂誕

高皇帝肝胎西郊紅羅障方丈草木靡芥蒂太姒不

遲降宿鄉真人滌陽歸天妹功高萬古洗中華血食
荒天亦老地臣攝清廟贊肅雖兼德署中司大禘兩堂行嘗攝案

淮泗行

禹跡昔夾右碣石河渠全捲泗淮東非關地氣轉而
南不是人工變則通河伯羞臣北海若吞噬大淮擅
濟宗東溟日母天吳長歸墟尾閭蛟人宮河既盛怒
土囊口淮欲競前終僵走半歸湖蕩鴻長江高郵界
首失澤藪謬謂淮力圻可收作堤束之障龍虬淮終

兩極篇 三之一

不敵河心凸左塘右陂何處投七十二溪秋汎漚漚

向園陵作澤流泗人持議司空詘屢過黃門勘故丘
議請淘河通其鬱兼疏別渚是良義負薪吏士勞播

菜 三祖山陵置水濕任事從來兼聽好腹心元氣

互拯求

詠管鮑

緇雲屯雨綫稱手航海梯山始是心可笑天公容此
輩壘甕吹罷又商參泗西官公店分金處

虹縣二首

登作樓臺現海鄉山嵐野市幻文章虹蜺更過爲都
已龍虎從前出帝王太祖是生於紅亦帝鄉也

其二

揚州纖記蘇天公神女曾看列筆虹莫當金銀仍藏
氣蕭條井里正民窮

虞姬草述虞姬事

清婦心精成神聖剖爲玉鏡五百年何況貞姬中固
結金剛舍利不能錢我拜虞姬一杯土恰見虞心是
現玕定有慰然之夫氣超越毛骨分明鑑水月爲鑑
面盤看三之一九

星卷八

吳將雙顧影水晶簾幌霜生機一吁嗟玉龍知己甘
如始大王陰陵雖不曉白璧可鑄誰能親北斗量金
想鑄伊王囚坐成語對李卿雖臣妾天下不償娥姁
失厥妃二我告下吏且拜虞姬墓絕勝折腰法冠姬
被鍊有疑却無肝驛車脫上汗如注三虞姬魂作朱
草生烽樹爲枝曲是墓玉眞馬嵬空出粉明妃四沒
浪搖五美人春草產益州兩兩葉對好匹仇但迷
美人曲一疊舞如拍掌即相酬應拍中節神所附不
聽他曲并判五塚草未試還能舞迴風夜帳仍驚

舉竊移此草同綺朝朝登屈軼四凶寒解

宿州將別爲詩外傳作二首

殺水千金報漣曲九龍臺丹洛榮京縣悲汾馮淵限
昔叨三陽長恩弔賢才自出華林薄南浮江與淮
追我逮葵丘踰歲日相借睢陽言別悲風故懷懷
行行造天邑遵渚野爲哀東郊一搔首如共令君來
絲頭雙繫結兩在不能裁

其二

子有折肱痛誰爲母塗顏愛人作善狀經絡信亂傳
面盤看三之一十

星卷八

號征車役車中車有慈堂愛特子爲我代舟旋
跋涉期踵至星回日車懸攜幼人徐膝割地亦拔天
何以摺心曲僕馬已羅前得腸裂靡寸望極木末偏
發宿州懷太夫人

少小嚴庭待出入二十年十載公車路挾策遠涉燕
北堂垂膝下尸簾有獨難釋粉雲祿養潘與冉出關
京車略延眺行聞大湖干東征日出沼玲錯處時鮮
言別海雲館玄風嘯連遭改筵伊與洛逐子人家歡
弄權長江渚吹笙桃葉灣廣陵劉覽既睢陽別怨

密衙尚右恤制淚如防川屹嶠瀾莽曠日月隔諸天

塗山行其徐王集作卿

神禹興以塗山氏仰今中都鳳山陽四千年來氣又
主文母仍誕閔子鄉天下取諸羣雄手誰定內佐並
開端不比承繁服練況漢兩帝并諸王後來外戚
雖方駕裂土祀之王六邦梁山封樹新豐里滕城百
雉餘宋時馬列其嗣武王之葛覃關雎獨發祥願請
元武月全德應平償願代星狀我馬維綱探松路二
公鄭端保在堂

南集卷三之二十一

星槎外

禮閔子墳

爲鼠何煩嚇乃翁寒山山閣里一拳宮不應封國仍
稱費祀典誰將請文公

第門吟其徐王集作卿

何事第門子能感孟嘗君立將庭畔驚驚戲泣何牛
山狐兔墳不是琴聲悲至此情多兒女少風雲

宋鳳諸民部招遊戲馬臺

亞父有魂哀戲馬其徐王集作卿烏驂不逝罷登臺學書
說劍難爲敵益世拔山不足才不作重瞳星上將龍

成五彩帝中台與國抵掌堪思武白下北門鎖鑰開

還劉徐州爲

宋民部借遊雲龍山登放鶴亭二百

仙人驕驥窮天步坡老筆箋章日華風氣翠流宜韻
士湖光白蕩有浮家壘霜想見衣垂月振玉如聞嘆
送霞赤壁夢遊開戶走橫江輪翅影空斜

其二

蹣跚羽客過虛堂風去煙交作鳳踏亭送夕驪還此
日衣收春色是何鄉郭痕紅杏堪騎馬環冠黃樓倦

再補有

星槎外

解裝珍重吟毫催令主江山特地待清狂

自放鶴亭命駕渡黃河二首

放鶴亭前鶴不遊黃茅岡上羣羊愁征衣又有雲龍
館望黃樓燕千樓

其二

十里紅林九里山夕暉客路出其間馬蹄風迅黃

河驛應尋紅人共鶴還

徐州北發

木青湖白棹流煙海曲淮陰夢繫船明月墮光鋪泛

宅快風驟雨坐諸天曩曾侍父歸蕭宋此亦携兒向

齊燕人世幾何華髮至舊蹤吳楚但依然庚寅自徐入鎮遂不

復南家君年三十九子十有四足歲

右宗錄之三詩之三二綱四十五目八十三首

文五千五百箋文七百四統六千二百四字丁巳

十月崢嶸山定

南極篇第四宗簫詩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星槎吟二

丁巳鄒魯詩四十首

是月二十七日入滕境宿臨城驛明日過滕縣宿
界河驛明日登嶧山岬山者東山也宿鄒縣厥驛
謁孟廟因觀三遷故居入魯境謁孟母林并觀孟
母故宅於鄒興鄉為孟子生處經沂水并舞雩宿
曲阜縣踰月朔謁先聖廟庭問魯恭王所壞宅即

南極篇

四之一

星槎

寢殿而廟前有亭為杏壇即先聖教授堂觀手植
楸於左階達北禮顏廟觀陋巷井出自魯東門門
外為古泮宮遂東謁周公廟還至城北謁孔林林
東為先聖學堂登生六經處林周十里自釐路涉
洙水橋觀子貢所樹楷謁先聖墓并伯魚子思二
墓坐子貢所築廬登眺防山久之乃去宿寧陽縣
蓋古邾也明日涉魯道渡汶水望泰山宿東阿館
蓋滕詩五首嶧詩九首鄒詩六百魯詩十四首鄒
詩六首汶詩一首凡六日得詩四十首

入滕境懷舊今趙乾所先生二首

神君昔試宰賓至即如歸砥道偏垂察清官忍拂衣
角辰除涕見鴻雁束茅依那洗蒼生涕斯人竟釣磯

其二

殺仔十萬斛美報六千金作堵收咷旅買牛付捉衿
餘風碑載口舊德汨根心肉食慚車馬奇才早謝簪

感興

通作

芳沐彈冠浴振衣玉環寧化彩雲飛錯疑天上憐西
子采女爭知四萬誰

南極篇

四之二

星槎

弔張子房

子房有傳

夏服烏覽射六王金人收鑄遂稱皇龍興莫問十劉
季虎嘯從他百子房生緒湘山童舜竹旋驅海石曉
扶桑太公兵法能焚得老父投篋在圯梁

滕陽觀趙氏誓戒諸碑

臨嶺有傳 踰山嶠虎盤勒銘垂誠尚霜寒行空日月

雙眸照掌地風雷隻手搏颺額居然稱眾母低眉猶

自說清官年來鄒子人人用十萬倉版不廢餐

登嶧山二首

天痕補就收餘石累耶疊基作洞房木末呼泉空
應雲根曳杖俟龍藏泥丸髮鬚聞童語毛孔分明出
異香不仗蓬球風引入玉華特借杏核寄

其二

仙人試倚手談句天眼垂睇彈子窩藥珠半現雲關
住玉液針飛白放過意外二分敬挂足探深九轉曲
盤盤門偏石苔穿偏洞清陰雷得爲誰多

觀嶧陽孤桐二首

有古桐一株
爲皮夏時乾

昔秋又登過龍門三級崑崙獨仰樊尚記禹名收譜

南極篇

四之二

星槎吟

系顏筋孔愉匹兒孫日車乍過芭初拂露鼓頻來氣
谷屯詞禁不祥神守護此翁骨相住乾坤

其二

海桑兩兩尚相扶特筆華桐兀自孤冰絲野蘭徒勞
具石鼓南平謬待呼白載五紘隨舜帝止雷仍幹衣
連壺酒看韻友今珠謁況拜將軍并大夫

一升石

山收自石門
爲石門方月門字

生山生水孰常前後却天開又幾年誰道五丁分現
海絲繩綆日上虞泉

小魯峯口號

欲知小魯小天下直是登東登泰山天地安排生孔
孟兩山早已鎮人間

嶧嶺練石行

各石門

有石兀如獨脚巖立嶺強半無根蒂其下日穿并受
風可坐上人胞僅繫出抵怪他了不假天開到此何
曾墜可見能立不恃人何必憑兄巢倚弟云經王母
桂青絲時如支歲強標字晴虹抱掌望而奔蛟龍曳
尾無能至我欲持之向君平想道占卿來天際

南極篇

四之四

星槎吟

登五華峯

手探青天掬翠來兼旬五日御風回春心此際真排
蕩秋眼一生肯浪開賦客欲飄天子氣帝居遙接
化人臺九垓赴約寧辭遠福地行仙未可才

盤龍洞有石鐘垂紐

蒲牢誰置紐大嶧自鐙華詎勞縱橫載不受鯨魚譟
蜀桐竹若待岐鼓篆徒誇扣大終難應無聲過翠霞

謁直廟

孔父時巡代帝行却須孟吏護車旌八因地載方

成大日爲月從始繼明既有素皇操正印可無玄相
贊宗盟百年相去特教晚正慮聖朱跋居生

禮孟子所自鑄像

氣象巖巖即泰山天生天子素臣班何人立地賢堯
舜直與偕呼向兩間

孟子縣書堂二首

一寸心光萬界餘正堪持照五車書人人腹荀六經
在不在被陽和總蠶魚

其二

前極篇 四之六

星槎亭

腹書阮氏何曾覽絮孔圖澄不是光往行前言翻蛙
腐裁來原未暴秋陽

斷機堂

擊仲垂胎教文王副有身尚亦達克長匪獨仰京嬪
邵公先韜玉仇母固茹辛

孟母且氏音掌

夫子洵天作十五

已登津觀其謁子思仁義弗離唇豈待受中庸而乃
剛大全

見命提詩

爲孟母林并求孟母故宅

孟林爲軀林此爲西林

西林樹粉標鄒興倚崇山
鄒興名曰鄒爲里駐紮匡襟入蕭
風仰聖賢邦國相宜獻合防靡崩塞充虛背教匠五
鼎踐房邊諸孟路相望託之向千年故宇詢田父儒
里竹連道天慈良遠注仁處竟三遷族氏屏他系本
文巨大乾宜琢巖巖象長跼隨堂前

經沂水并舞雩

見趣收功未是閑春風沂水詠而還舞雩兩兩三三
意正在勿忘勿助間

闕里謁先聖廟庭

前極篇 四之六

星槎亭

三十經十二乾坤造如貫三萬六千元未當數之半
宇宙良寥廓誰能紀龍漢澤流崇伯鞭馬跡大禹家
日甲想月子第一洪荒判孔父應天樞主日叶昏旦
六經掌上稽千聖推而冠謬哉餘姚氏謂論不滿萬
堂廡食遠登母乃顏終汗老佛縱淫詖百川正流溫
揭天以爲宗沫泗心花現

先聖燕居堂

一部鈞天產聖人嘈嘈仙籟下星辰 帝陌廣樂終
訶護消得恭王作暴秦

杏壇即孔子祠

數仞宮牆宗廟深講壇香入杏花林如何歲歲春風裏沂水不聞詠去音

觀先聖手植榆二首

六經火後無全壁三脩兵殘僅一章文理本隨天運轉精靈不爲常宋穀梁從官易修經手蔭此聲金振玉堂後聖時王誰肯拜發祥安用擬甘棠

其二

右折日華參度欠左旋天道應文章驂龍有帝頻來兩齋篇 四之六

星莊公

御飛鳥迴風不放羽負手自歌梁木壞壁空今並泰山長黃河千載一清水此際百銅又折霜

過聖府嗣公具蔬酌

千日清齋入聖門孤單疏水味全存我承道統原宗祖不但君家是千孫

禮顏廟觀陋巷井

復聖門庭擬帝朝三都兩觀付漁樵井闌尚汲源頭水妙在冷冷此一瓢

嗣公贈楷梓弗受

手技仙家較短長松陰兀自惹炎涼近來脈看長安市梓子無煩到客裝

古泮宮

泮水采芹月半泓從公千邁層諸生靈臺鎬邑辟聲斷尼父八埏總家瓊

先聖學堂

絕筆絕編吾已矣六經削處近殊樁更無片地能當此三尺茅階仰帝堯平陽有帝堯上廟址

孔林行

兩齋篇 四之八

星莊公

右盤盤路入承橋左偏楷木尚孤高對列陸唐翁仲二旁處肉肅馴於次南面直揖泗水侯郎公側繫臂垂修先聖抱孫來携子折選豐林踞石几一頃六抔別貯園白在其隅求遠穿子貢築場如迎曉聖山瞻侍又三年江漢秋陽飄見之乍聞夢奠兩楹問祥符有亭稱駐蹕當遲而立手拱然十里周綠塹四匝雲來欲成成相環後日遠泗天驅王前初橫泮地界煙會稽畢郢終遜謝高都頻見葬神仙

楷木篇

生孔子貢樹於此後爲古制

岱嶽砥平莫之拔起義輪洞墜莫之挽止一鼎湖壺

弓攀縣鳥號小臣涕泣龍御曾霄二方陟蒼梧九疑

雷帝皇英啼筠沅湘摧惠三摩方七十里有百家

三年治任六載榮四人葬聖人異國觀禮各植厥姑叶

上世閭名紀五良哉端木惜維心精我來瞻止寤

縱橫六

登功參造化樓望防山

闕里神皇護聖居地沈天舉正權輿大庭遼斷空求

庫少皞蒼茫莫問墟總翠防山歸指點瀉青冰水行

南極四之六

躊躇憐化境宅間金石尊殿靈光未有餘星樓

寧陽雜詠五首

九十猶能帶索歌白駒挽向隙中磨心如有繫歌寧

得郿野茲來正愧他右望

其二

何事絳蠶繭有匡蟬續却代范冠長不哀其被郿人

笑柴也雖出勝我狂右望

其三

子如相棄何勞繫伯道獨民亦固然官有義姑優一

算却軍興欲比奔連右望義

其四

履他虎尾將無激涕向牛衣却太酸肉子一頭終避

地右王

其五

芙蓉山皆尚世顯華館金塘出麗人獨若平視衰

婦猶勝陳王賦感右劉

其六

舉車就率高鶯色垂暮晉天地忽靜噪日月小祀王

南極四之六

吾將揖羲和行行吟梁甫飲馬汶水陽飛脾曠六宇

從此盡中國抗手名山五

丁巳岱宗詩三十首

是月哉生明抵秦州禮岱廟明日以二子登岳

縱觀有神遊八極之榮明日觀日出於日觀峯降

則弄水於經石略憐然樂之忘去歸即夜馳大雨

淋漓二十里至大陸館凡三日得詩三十首

岱廟觀漢柏唐槐

瑤池玉幹召王母新甫銅根實闕宮藏用那能甘別

世不材難道始稱翁乾封碑典借榮文天寶屢陰表
海東並拂日華方若木作朋三詩大大同

泰山阿觀五大夫松

一宋天下車書同我快秦皇虎視雄用事介丘臨緣
海特官虬吏號蒼公山師汎泥原清道木長絲綸本
翁翁座檣槐何足賦龍門琴瑟所蒼桐

登微禮信宮
爲海縣以辨之

坤竄一索爲生府宜祀祖神向長男王母望紫追不

受至元資物本同單黃琮特冠青珪禮宗燄偏留后

帝驂七十二家金册速有熊王女謬諧談

岳頂
結嚴處

古帝碧盧可陟臨丈人冠玉未橫簪泥丸策外憑箕
坐騰語百童亮有音

孔登嚴

共判絕峯看日輪都稱五十二由句能知天下如何

小入古登山但一人

秦皇無字碑

邈慕斯德不敢銘天功地德待文星綵毫玉女前燒

獻月脇謂題仰太青

吳觀峯

陶令鑒與箇箇還謝公展齒不曾開峯頭自見吳門
馬更有何人上泰山

泰觀周觀二峯

泰觀虛無周觀明西碧望望片雲生懸流天上黃河
水計日清與此地行

登泰山而仰北斗
爲泰山北斗詩

平日建魁第一星杓攝龍角應惟青知春貞玉璽先迴

南極看

星觀本

指化玉流虹故放靈丹主魯瞻霄震出府生車運叶

中經酒漿可挹將援手日陸延子注渤溟

第一星下宿岳岳杓攝龍角應惟青知春貞玉璽先迴

先迴指於東方緯書先聖六經成告天有流虹自奎

奎化爲王宮李出也最善所贈易傳帝出十

解惟九府中有命品五波魚騰生馬史記斗爲帝事

運於中央山海經有地中經大雅解北有斗不可以

酌酒漿九歌授北斗今

日觀峯望明星

西飛太白如搏鳥先過扶桑若木林曲上乃其前月

道斜南車柄指天心重輝印海龍街燭上耀垂空鏡

朕金有開孤懸只一點中華地岸想初臨

觀日出六首

正向飛光注目精知他暗處一涯生橫覽界外天相
摸地畔推輪別現明

其二

乍作丹丘不善圓徘徊似待彩繩牽半輪欲上如中
却想見初生公古前

其三

至人內觀大虛靈苦海翔陽扶地局夜夜天公真可

南極篇

四之一三

皇極經世

現將從教父信黃庭

其四

雲脚平明不可關心花隔夜乍收還可知太白飛揚
甚如出精神天地間

其五

一生晝夜共人間獨見天開不等閑信得絕峯偏夜
短蓮花自有紀長年

其六

一月此間有四旬夜遊須端反酸人故知上界年華

遠不受斗南日北巡

泰山絕頂登眺四首

二月東巡五瑞尊明堂三千六靈閣春官號今天宗
伯木正封號帝太孫玄聖垂晴杯巨海泰皇報始
母元坤地遊不待鴻濛伯直掬飛光破浪翻

其二

太華旋旋天外削嵩高作銀地中盤並招諸弟遙拱
子直縮齊州數彈丸玉女如浮周鼎水天門正拂進
賢冠問鼎天門進賢人間昏曉長年割欲了清光界
南極篇

四之六四

皇極經世

未竟

其三

帝出東啟九氣天東皇太一蒼龍躔欲朝太皞青陽
木須曳勾芒赤羽旂天上唐桑爲岳長海中岱嶠是
都仙日車按轡回標處家府方微罕比肩

其四

練垂汶汨城盤帶聯擲徂徠縹緲前踵後肩相蹈
藉低雲峻水互縱橫杖將龍香婉蛇步先作蟬匡郭
索行馬繫開門始撫止下山白髮想全生

觀岱頂玉女池二首

倘無青漢浴星辰安得種榆白似銀北斗垂垂頻把注搖光昏建本東巡

其二

天柱巉巖直上來湧泉飛瀉華池開提壺倒灌仙人頂蛇女乘龍日幾迴

丈人峯

爾尊其奈學山何誰愛出頭戴大羅帝伯皇王推孔父祖宗偏少子孫多

南極篇

四之一五

星樓

半山亭望徂徠觀陰懷太白

觀陰桃樹酒樓風結客竹溪並跨虹愛子門人托武詩分明長句在山東

經石峪

瑟珠飛挂洗丹文縹玉平鋪收翠滑經枕憑將翠壑入水簾正好浮明月

龍唇石

略內有石如龍唇表之

噓作谷中雲噉爲天下雨經題便有靈想可譚人語欽仙石上有批如欽仙

此老癯而醉援欸以命之玉溪生杖底鵲驛乃相宜

玉蟾

石上有白蟾表之

應不如期爲搗霜文申推墮練溪傍終憐白兔無清伴玉杵相將付桂堂

醉白臺

石可坐十故表以醉白

葛山高卧玉盤翁琴郎長松人快風不借常元頻問道海瓊誰與醉秋空

松山文其爲松也

發峯寺前過高里山

自從仗劍海東游五百風雷作帝臣建寧之章殊

可悅果然田橫有門人

丁巳適齊詩十五首

六日遊靈巖有詩五首出山而輟銜泥四十里至

嶗山館侍御畢東郊氏自長清移札以斯文相推

良悅其假道於山程也明日至濟南之歷山書院

爲報簡樸談中丞李孟白氏札來方臥病弗渴客然其談詩已知有太厚于者而約突泉備於數載之早今方躍出而千適至公以山川若待予也泉在寺院西邨夜往觀之念壬子舊遊與陶路叔話

世外之信於亭際今昔之感槩然有詩四首明日
再觀泉遂東北迂十里登華不注之綠秀歸則亭
城至大明湖是爲歷下亭出西郊驅馳四十里下
齊河縣有詩四首明日閱禹城縣兼程宵征遂宿
平原縣有詩一首明日薄暮抵德州受張戶部轡
有詩一首夜馳六十里至景州是爲畿輔竟凡五
日詩十五首

雲巖二首

百雲赴岳先鶴此曲障周屏遺世喧因護杜衡羅九
南極南

四之一

星槎

鼎爲通仙仗孽孤閣溪流不帶鐘聲出暉素只隨松
黛屯巖陰有人寒掉肘想須鶴駕次山軒謂明公半
信二石向

其二

如人怪石欹而立一作開碑一宰官初斂劫灰原
貝乍排足座已彈冠幾曾雲紀模繁露其也桑門做
戒壇天地無心特匠出故知真宰弄珠盤

摩頂松

祝松爲示西來信東向果當返轡時草木有靈君信

否岳王隴樹亦南枝

鐵袈裟

木末月明水際霞追來見是鐵袈裟惠公着去如風
舉始信六通不可加

朗公石

石也知他字朗公喚起不應想通俗宗亦止千旬
石且道大齊是甚翁

宿歷山昔院二首

可笑登州作史縣風流丘壑怕停鞍此行似討煙霞
陶鑿

四之一

栗山色容吾駐馬看

其二

蒲輪枯槁不飛泉使者重來卽射天須信栢臺非佞
客客來泉躍豈徒然

對泉泉一

憶昔行

中丞聯札論文盛

口過東溟悔未賦詩鋒排蕩不曾交相看主者皆全
裂唇開至耳墮方僞齊茶聊自管甘苦臨梅誰與辨
酸醎幾曾易骨代毛我奉山今日正巖巖乍來直指
論文願繼拜中丞索句函似送文章千古印如加風

雅一代衙臺巖道上霜圍筆灤水泉頭栢繫帆始知
河珠兼城玉姑免狂啼并燕喃直好書前收騎却不
勞木柄嘆長錢上坂何人憐流汁投鞭屬我斷天塹
海若猶能不解如奇雲頻往遠遊衫

通輪行

百川直下忘其祖仰止无獨懸 帝宇水性從來反
本難變立作回風暫以嘴聲喉嚨自清蘇門於此
舌如挂三柄雪益壯曲羅無乃水仙將出府倒鑰通
天一界關風吸雲湧篆鉤筆軒轅鏡就冰盤拖江妃

南極篇

四之一九

星樓亭

踟躕流星觀想到月明海面初望舒掌之當三五池
底葡萄串銀絲綫玉槎九拈欲數蛟客眼睛墜石緯
滄滄綠誰方窟孔又疑眠龍反唾空領際珠懸踴可
訓無夷本符牛鞭擊海風餅亂潑巾斗杓夜夜下
把之瓊液上方供后土大端凡水到歸頭九源丈人
終攝取天漢尾間或轉通亦如此水翅而豎

登華不止一首

洗拂無枝百尺桐倒覆蓮房秀卓空童童直上雲圍
綠天絕失驚驚氣絕峭崿刺天香浮舉璘璘拔地玉

青葱煙流直可掬而飲毛髮蕭森且御風白龍須遣
搜將去盤承七寶駕天公峯尖得我飛雙展青蓮胞
蒂現清蓮芙蓉足底垂千嶺華藏湧來快大雄姑聲
十里客回首驚光風氣尚雄豪

其二華不止一首

岱嶽尚憑扶掖吏巨人其半臂拖地金與拱手立青
天諸昆誰敢押而倚峭峯鮑啞腔其飭嘆他抗頸我
僊睡空兄肅襟襟正叔頰張狂阮齊驚避昔我少小
在賓庭諸老先生管呼伎我拜山靈稱丈人石丈喜

南極篇

四之一十

星樓亭

極細欲淚可怪前人拓此山噴我知已笑相視

大明湖

月規誰與建樓臺玉閣冰檐洞豁開高處銷驚寒太
甚桂仙清骨厭塵埃

涉濟溪

濟將王屋作昆崙桐栢哦哦割一坦河濱放云臺吟
等海拆明許備東藩宗那雁次行稱李伯禹神功龍
趾尊譚子爵封澤可配齊侯賜履附庸存

東方朔故里

朝廷避世細君憐何礙金門作隱仙可謂平原故
里君家本緯是行天

德州過張鍾石戶部使署園亭得飛字

張有作
王季小

爾和王郎句欲飛十吟風快未停揮題兼梅雪差凡
十韻限頭牛正瘞依京閣轉思江月好南枝如待使
臣歸休將玉笛吹笛賦應脈來煎戀却肥

丁巳入燕詩八首

十一日會景州馬城縣已又聞富莊驛又夜馳

南極篇

四之二十一

星雅亭

至獻縣得畢孟侯追履有詩一首明日報殘已凌
午徂大霧載奎薄夜至河間府有詩一首明日以
器且征閱任丘縣已又聞雄縣又夜馳至白溝館
明日聞新城縣有詩一首朕至涿州哈郎水部夜
至琉璃橋有詩二首以幾望閱良鄉縣入都就舊
遊廣慧寺樓之有詩三首自濟南北成載早兼晨
夕行日窮於次我方曙輝抵舍乃病醉自江南徂
殊不堪風沙之燥骨也故其詩且公昔之況南北
之槩

獻臺報畢孟侯侍御

詩中楊墨正橫行競奏桑間任彼偷同謂爾於江左
得繁陽莫是孝亭生遺音三代收齊志大雅文王復
頌聲一倍今仍增膽氣人間從此面西京

瀛海憶舊遊

五齡就信都六齡還京陷瀛海水為鄉兄時所躡跡
追緬冀北遊寸光心有隙大人親指點此中含岐白
我祖憐其慧問難答有則王母玉携之介受靡終極
姑姊誦駱盧從銜辨字畫比至遷宣武已改春官籍

南極篇

四之二十二

星雅亭

我母待中堂見我提而立是年當壬午辛亥欣再卽
蒼茫三十年御母之東國明年以計來逮茲草六易

言此驚老人春言魏喻昔

哈郎天符水部

時督標
二驛本

飲馬江淮捲浪來姊歸啼鳥不堪哀聞君苦枕淚咸
哀更有懸河淚眼開

詩歸
島名

胡良行

在津北五里
胡良行在津北五里

制曰都水郎主事胡良暨汝與其濟汝往成梁嗣子
懷版泉駢石雷鞭地軒皇垂鑒舊天京遂願神足代

收兵天老諫今日力牧役五丁蕭颯繼至太山稽手

推獨鹿此跨清泓百年百度天根見年年安得渠堅

冰萬安今付蔡襄氏俾漢星梁貴帝城蒼水使者主

牛斗牛斗為天之大竈蟄驚冠枕天首不見琴高乘鯉來

涿中龍子伏而走

涿鹿道口占

南宮端的是仙班足練長江淨洗山涿鹿風塵黃十

丈如從天際下人間

南北行

南極篇

四之二十三

星名今

南有八榮雙園之樓船滄江代地帆代轅北有八輪

百佳之軟轂十快風即馬權即軸可憐風俗喜移

人瞻視誰能立廣津曾見有思吳之代馬戀燕之越

禽所以西蜀公子來駕辯東吳王孫去迎斤臂于輝

星光徑寸舌端紫電大如輪九流總萃須圓士六藝

折衷到聖門當今才子凌雲管亦有談客粲花唇掩

盡八紘收屈馬廣成兩廡祀王陳德行辭命兼為聖

性道文章擅是尊八代起衰推北斗六朝餘韻溢西

昆安有至人翻水訥曾聞哲匠但華文自從嗟雨咳

風後眼見說鈴不足珍

艮鄉道紀感

黃金何事築瑤臺崇教原非上將才未下齊城先去

趙倘無賡功代詠來

將人邵聞王季木在上林

上林新令賦家才司馬文園巨麗開天下文章都聚

此西山應不笑人來

右宗錄之四詩之四四編七十二口九十三首簡

文五千八百二十五爰文五百二十二統六十三

南極篇

四之二十四

星名今

百四十七字丁巳十二月京華定

南極篇第五宗錄詩

西文翔鳳天籟者

星槎吟三

丁巳京華詩十二首

以望入都又二日見朝又八日朝賀蓋北都用郊
之次日賦聯辭朝美不使人邀諸闕前過之出就
寺邸適發李本至言別已又將至慈仁寺已又
將至大士庵劉休去予亦憐阻就與夜久至蕭漢
橋客燕旬有五日病大作藥餌是資奔疲報刺
向極舊
之隙聊爲詩十二首就道病良已

遊慈仁寺

客至先探報國松寺居還叩寺隣鐘貴人門海姑停
刺閣際諸天早喚僕

見朝二首

南極星流入北辰太微藩著紫微行片雨也須煩天
覽臣是朝元第一臣

其二

憶在兵興待旨年兩旬十度午門前沿江見比銀河

關不是浮槎不到天

倚天

賦時園有爲亭於大橋之杪曰倚天

攀陟倚天想步天江南桂樹待才仙從渠醉上歡巢

飲長劍吾將挂月弦

倚天更有此大在華嚴寺

合詠武侯信公

新作爲宮祀文已配以諸葛武侯文信公讀御

製碑益近封武侯天樞上相信公天樞次相此差

祀不經二君子益必騎箕尾而歸亦不俟褒崇如

關岳也因感而賦詩

南極篇

王之二

星槎公

尚有伯夷非武王衡稱兩聖互低昂大羊甚至入騰
拜鬼蜮難堪堯備強欲挾日輪何處遽卽攀星座了
無光奇才正氣天推出昂運尤旗不可張

石車行

五

一礮採居盤金押二萬鎰千驟齊騁駿移地咫尺
不如鎔此金卽以代與烏汝有官武門石故當河立
門日說上十憚大昂頭復石車礙筆任諸濡翻情劇
以此買青銅僕夫始於扼僕夫雖把彼入朝却見格
端門一請鑰片石索五百借旨待收金門正泰斂力

壁之魚鱗俱大小互扼搯季木額感有甚此司農全
被中官使且如歲終匪頒式交輸添搭倍不止每歲
可裁四十萬餘骨穿皮空至死我謂上林子其陳言
出足國且足民子曰虞人但有狗馬青樹無使我此
簿與不得季木以爲五

拙言行

欲看神宮二十四件稱春屬某姬位七子八子好供
僧僧有黑衣僧禁城頗向外人誇異界拉導深穿內
地行武英殿直不訶怒曲盤永巷近丹楹長信才人

南極篇

王之三

星盤

逢至日也白嚴妝謁御屏來往徑摩觀者肘見人不
怪電流口却剪連襪視馬蹄通扇束腰貂冠首馬蹄通
觀者頗飛語漸詳有給黑衣承以手天上人
間限堵牆官家不出曾知否

慶賀出朝遇季木

朱衣爲序歸牙殺氣平山端門屬公等我來類朝鮮
有客如鶴舉余水乃孤寒鄰峰削爲片俗音待而月
心知是王郎涼驕自折旋直前呼季木却頻笑相看
識君非面孔望影亦解憐他人或體狀聽隔一方垣

燕市行

日日塵沙服五銖得風過市半斤餘更苦僇辱不敢
訊南官怕觸北官禁沿開姑納刺抽身即行遇夷陰
門士未相道結鄰遊戀舊知齊上頻陽雙轡追六
客風流我亦副就座各談杖底山山容異狀如爭秀
向夜太華指搖光使生飯向滴池傍李增華使玉壺
唐開元中使節常游燕京子知寺

圍丘

曲巷糾塵陌翠華清陰十地不堪賒天街跨馬肩摩

南極篇

王之四

星盤

影客塵浮茗口啜沙獨踐琅玕淹別界如垂杖履破
輕霞經旬客子忙燕市能惜餘閒到羽家

都門憶舊遊懷韓馮二首

昔有佳人絕代珍獨凌清瑟嘯陽春幽居一自零空
谷修竹倚殘幾歲歲石幹

其二

坐開君宇撲脂燭笑落江山舌電懸尚校外連一隻
箭雙鶴立墮蹴風前有明
丁巳燕趙明三十五首

以聯發上京宿廣濟橋西僧舍有古體詩三首改
朔至良鄉縣有古今詩四首明日至涿州信宿焉
畢東郊氏序集問邵子故里得邵村之安樂寓有
古今詩四首明日觀張顯王故里祠顯王者桓侯
也宿定興縣有古體詩一首明日至安肅縣有古
體詩一首明日閱保定府宿陘陽驛有古體詩一
首明日閱慶都縣宿定州有古體詩七首明日閱
新樂縣宿伏城驛明日閱真定府登大悲閣夜浮
津沱宿陘北館有今體詩二首明日閱深城縣并

南極篇

五之五

星槎集

趙州宿栢縣縣有古今詩九首明日閱內丘縣宿
梁店館明日閱順德府并沙河縣宿臨洛驛有今
體詩一首明日觀黃梁祠閱邯鄲縣宿磁州是為
中州北鄙有古今詩二首凡十四日得詩三十五
首

出都志感

邵道者王翼明水部解
員職兵部王父水部

南吏人上京地祇只比驛何方亦木正漢官自委蛇
旬有五日返來賀竟如何借夫兼借馬英輪接遂科
祖道三君子雖然繼鳴珂營繕行玉山山怪學載星河

一班存雅道安用知慈多上林今司馬三選益悲歌
一送王廣德寺再送王前朝將侍御車蓋如芥渡王
慈仁寺三送至六十華
郎獨不出得一豈須他

留別李木二首

空同古鏡詒地功作書謂割千金愛元美笑納蒼齊
統至勞歌咏相名對美人結段兩且純贈我滿堂梅
如雲又何贈之文郎枕立摘青天月素安手我驢熊
解叔父一雙白壁校金昆探懷無可持相報已占明
湖翡翠金見李木歸將為君禮囊致二華遺來枕筆

南極篇

五之六

星槎集

繪卷爰

其二

嘗恨謫仙少陵生不為兄弟醜蜀華落各天際暫拾
瑤草乘宋遊沙丘汶水時一至幾曾杯酒細論文終
從渭樹望江雲既使二子生接踵鴻溝天地若為分
與君年過三十初相見強半良陰不可尋八九年間
三執手天公將無始其煩牛女雖稀劇期至歲一審
蒙尚涉津何怪告子三選還追赴戎亦停轡不問日
華之西巡雖然九國匪海外人人下縣師比鄰比鄰

而舍何足嘆倘爲遠別國王誰悲願天竺佛土隔流沙三周尚亦跨海濱我既與子偕震旦終不似蒼龍之心咸池之參別後詩卷應積若干尺他日開口流電掣天門

宿蘆溝

五夜桑乾橋直可方湯谷驚猶羨羊人輾轉羲和轂驅石自胡元萬界今翔陸風輪控雷蹄頭項收而促臂如石城瀨舸頭驪尾續下關一臂津流喝開條獻南北雖異駕道行均追逐起坐惜良朋屢撫結轡腹

南臺

五之二

星樓

回薄去京華一者園青囑指以證九天誰能照心曲

上帝慰孤高特生王季木

發蘆溝用季木舊句三首

更上蘆橋憶滿橋爲君垂酒失長宵文章千古須知已老杜空思手謝陶

其二

愁懷慘澹又旌搖更上蘆橋憶滿橋數徧獅欄人箇箇白離千恨枉魂銷

其三

但得柳州破寂寥在他毛穎笑同朝故人何句難忘却更上蘆橋憶滿橋

失詩三百六十首季木有抄本追寄感賦

我將大索窮天下三百明珠不可還想集瑤光收洞館小詞仙有瑤光集仰憑東壁問書仙名山絕取經長白山名雷火冥搜向五年豈謂君心直待等手抄清夜自丹鉛

邵村詩

涿州西北五里是生邵子

周公宜有後孟吏魯宗支昨造鄉儒里故舍尚垂葦

南臺

五之二

星樓

三遷寔去此俯嘆仰而思以此當陬鄉誕靈寶地文昭罔自遠武穆舍吳追皇后八自禽父等太僕召伯亦分陝二南冠風詩甘棠召伯遺亡獨後姬齊姜燕公子仍卽舊疆陞范陽遠人更堯夫載鳴岐中山庚衡漳蘇門閱西畿漸作南陽鳥如就召茂爲子文永密指使蜀用家隨紹興中朝士松茂以竹猗舊寓神鬼相入洛神別移敬梓猶節節天道默相持坂泉空六相嗜考太山稽連家世邵孟周召木同歸

臨深守左氏

獨鹿山前再遇君冬榮桂樹尚流分東萊雅道還公等交態看渠九月雲

左涿州魏玉璫米

淵明在縣八十日只因五十強折腰觀陽香稻馴鷄鷄兩載淹留價未高故人今作風塵守只戀西山煙雨濤一掬玉塘十畝稻著掉琳霄解霜膠贈我千里餉二人爽氣房山入錦韜明珠那能敵蒼以驚喉噉出有能郊

某題有香稻米亦異

張顯王

南樓篇 丑之九

星槎歌

穆侯庚進帝桓侯又稱王虎臣收王氣千載日堂堂昔議吾師廣運帝輒曰陪臣不可方尼父本尊周王爵且宜匡止予以師號庶幾安素皇臣其有後言師帝詎相妨王本今之諸侯位文宣文憲周公未全詳即如夫人稱邪國應更稱婦恐弗康婦人大大曰婦人表以先師仍帝后繞折若木拂三光朝廷匪各報功德後生不甚念綱常近見天樞加二相武侯文山人立請下宸章天樞十星稱第一偏於孔孟百他賜小兒識禮良可怪名臣死猶借邪稽去歲臺官請錄邵青春

鐵筆送秋翁旨閣弗省須補牘誰能繼鳴向朝陽

過安肅張浮西年丈爲令

師既听然直斥元美文人子亦不合卽特太青才子憶攀延許殿前松六合之外論法旨義皇人去不堪追五載割襟以至此地主新烹活火茶金陵使者繁轡車莫如舊日重呼樊妬水含泉漱齒牙需太史云李杜爲才

行路難

南樓篇 王之一

星槎歌

行路難黃塵撲過垂楊端馬腥風觸展翅此程一日當一年卽今百嶺增十丈何異轉无化作蠟北曹以此爲快活齒沙舌埃中不惡我本南冠愁不得爾曹幸此稱極衆人生時尚各殊方消絕江南青竹脚

丹朱詩

朱雖不肯成堯大啓却能承見禹衰我讀虞書只說做安知不是故相推

八角郎六首

南樓中

樂府新題未效唐諸他操刃在魚腸知詩仗箇王文

水不負曾吟八角郎季本云子美前在夔州時

其二

香網難誰走是王毛宗振定音真肉而祥驕磨一角

牛雙角爾獨特稱八角郎

其三

倚枕窮奇想將降生前美謚表其堂稱靈稱繆何堪
怪自此專推八角郎

其四

白須南山不敢張麝香鹿爆通何方爾曹種類非塵

南極篇 五之十一

星槎吟

又有許崢嶸八角郎

其五

被酒尚憐玄石醉失美難免子期戕即今望彭毛猶

豎連嶺曾經八角郎

其六

曉事天公爾莫量有時憐草厭山王須防與翼去其

角木渠終爲八角郎

與定登大悲閣北度登臨者四

濁世思追俗登山與上樓磴盤風雨豁梯轉市城幽

服日朝華早餐入遠翠流眼波燕趙促兩度俗宗遊

常山南陌

叨第仰遊東海蔡子自常山人晉茲行始南出故道

放浪詞鋒八九年公車征陌乍重還樂殘樹色千郊

玉聽微鶯聲萬界絃旗賊尚疑槐夾道鼓黃全似柳

含煙游沱夜送銀灣急雪捲流光到客前

溧城道志感二首

北曲北上有北連南南歸不繫情冷煖雙眸各一

隻半看燕市半謂京

其二

南極篇 五之十二

星槎吟

婢子似猶逢暖住談諧恰向世情諸人心自險天爲

慚不管長江限北南

查盤行

今之李官真御史察吏錄囚兼校比團練觀察察制

分未必鋒稜皆直指君所代者匪他人其人出而代

天子君今既如殿中選解身端胸露牙齒郡縣仰面

如看人馬前刀筆雙驅鬼近來關節到閭閻輪王反

受功曹自濟泉屏息不將頻始如省嫂事小姑安與

諸神翻祀電月借日光借與珠叮嚀攝吏尙驚雷被

桂葉曼莫訝斷髮一朝化而爲山岳滿堂新桂枝
手趨

趙州代亭長戲答二首

此公君至不相聞舊禮東郊非禮君君自使君渠自
洛行行馬首且探雲

其二

大令新除下浪房飛雨遺問使相望勿云今至不爲
禮今在都門獨在堂

去趙因憶洛人二君子二首

南極篇

五之十三

星樓風

代色流青下奉高濟南左李

張琴北氏

憶相遭相遭相訊

如天邑再過漂泉班馬勞

其二

也自周南見故人如傾丹洛潑游塵廣平觀察郭某并氏
文好燕市分明具主賓

趙南都亭

館近馮唐墓從遊少小來着書九歲稱文子三十三
年夢乍起又挾兩兒重倚此顧影我亦愧文子

月離昂

季月十日月離昂我道遊防苦不早月與髦頭並主
胡辰星太白借出好夜明何事倏中星使我沉憂形
枯槁近來王氣正當參天街以北胡運小參畢皎潔
月何爲賈沈所指在西表月暈終須太白計

入邢州國士門爲長言嗟嘆之

十年謾畜平原堂下三千客一士真當田橫島中五
百人世上及門問字論文應不乏能知江漢秋陽心
事照鵬春

黃梁祠戲題

呂翁封號有雷火二部
尚書之目特訂以誤之

南極篇

五之一四

星樓早

兩部尚書領火雷天官爾輩侍蕭臺列仙十種榜嚴
笑也恐華胥調未回

學步行

西子非愛顰病心不可耐學笑已不堪效顰誰能愛
即使施氏未病時豈能強作呻吟態客說空同太效
顰我遭空同非厲人親姬忽得宮妝譜按圖抹傅掩
其真者不必對月描闌細步不必躡香度淺深玉環
豈肯憎飛燕菊秋何至代蘭春近被點夫倡異說又
布新聲匝地根止堪帶掃山人春北地門庭隔十尋

宋齊肆夏全無度整周旋了不間偶向邯鄲見市
女錯當洛妃裾下塵豈有蓮花生步步倚門却效石
櫛裙被既不能體輕爲掌舞若反蹈黷狼狽如大蹲
左右于空蹉跌踟躕良久大苦辛匍匐而歸知多
少還逐孟浪向相詢青陵餘子爾重手試看掬地指
尖痕雁沙路跡外寥落連城街街口須嚙我若仍
前作推許蒼生誣盡罪惟均元氣混淪休挽斷直叩
六經到漢秦

丁巳河北詩二十二首

南極篇

五之十五

星樓吟

是月十四日發磁州閱彰德府并湯陰縣宿宜溝
驛有古今詩三百明日閱淇縣宿輝府有今體
詩一首明日受太守勅已改道有輝縣之遊路雪
夜馳有古今詩二首明日觀百泉即詩所謂泉水
邵子桃竹園在泉西登蘇門山謁安樂爲是其蚤
年不墮不扇處東嶺登孫公和嘯亭降則宿百泉
書院有古今詩十四首十八日閱獲嘉縣宿修武
縣明日閱寧郭驛宿太行麓之萬善驛是爲入晉
境有今體詩二百凡六日詩卷三十二首

公館行

處處霜臺帖絳條終旬不餉待星輶冠說是經行
客直怕蒼鷹下九霄

相臺夜馳七十里至宜溝驛

自發金臺驛如使出流沙大小十四城眼肉剔一車
一千里渡漳月具上海涯北里有逢迎雙珠入絳紗
門人今多事排解守南郭亦造訪兩蓋豎輕霞
人朱衣滿殿內無貴
兼買四足乍覺空谷雷奔奔山斜載馳過夜半翼
現三華太微垣在與幹間有
東華西華中華三門

南極篇

五之十六

星樓吟

觀鐵人行

我聞魏取漢銅人銅人下淚君知否金華夜夜抗青
天象成精魄或相揭剪猪作俑爲方相往往往眼見燐
火走何況槍夫婦頑鐵心不朽長跪恭肌鬼必酸槍
雖不應默稽首固知觀鐵不是嬉直可更鑄作芻狗
又聞女媧團黃土戲作愚人名某某西域歌者招王
姬本是伏機可立剖所載骨肉亦幻成鐵人乃知爾
良醜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何不多鑄曹操與王莽
淇北遇丘原禮祠部

憶長鬢龍寒君分大火星宋岳岳飛蓋乘臺並投經
乙卯分更曉淇澳集聊挹太行青越鳥與胡馬離愁
又短亭

贈衛輝守侯氏

仰面我曾看太守泰山王者高拱手其項遂陰俯不
來霜豎君稜風射口予今守衛須印友朕日出郊待
至酉我行永久予空歸晨舉玉趾又呼耦耦亦同
我青精蔬黃精我啜綠昌子啜酒去年我尚滯周南
子若相逢敢引首尼父大欲用此邦嗟其庶富終不
南極篇 五之十二 星槎吟

偶山前荷貴有心人過門擊磬嗟而走子學有斐勿
使源泉源洪澳肯相負

出衛毛蘇兩生踏雪道左

正公予遜謝有士踴游楊師道今全墜從遊未向方
雪花如手大子佩出郊忙滑滑黃泥坂二客豈徒將

初至百門放吟二首

川雲端時勝山雲峯巖壑流別作雲不是陽侯兼早
驛那從流水見行雲雲山雲壑

其二

兩峯分峙作雲門雲去雲還過此門誰種白雲三百
晦天公收取補天門

桃竹園

共城十首誦清吟十畝之間靜者心尚有丹芳稱邵
園流雲夜夜到西林

安樂窩

濂溪悟向月巖入圖寫巖形象月弦天根自合爲蘇
嶺月窟也知是百泉

公和嘯臺六首

南極篇 五之十八 星槎吟

尉氏中權爾中清同居其志不同行休聽阮嘯聽孫
嘯慟後安能學風笙

其二

結到窮途慟哭還登當出水笑依然一悲一喜緣誰
異請問蘇門請問泉

其三

既於天地有神州又向神州寄此丘丘上有掌高咫尺
登臺客嘯亦蜉蝣

其四

一嘯天風特地來臨風嘯天門開不堪餘韻成
嘯汗漫有千出九垓

其五

嘯旨蘇門十一章謬誇孔雀繼鸞鳳嘯如有法相傳
付只學教皇太古腔

其六

有時白抱墜中膝魚情浮丘教鳳鳴若向喉中工窺
轉恐君見笑蘇門生

蘇門山書石辭

南極篇

王之一九

星叢吟

嘯客神遊八極表行窩坐貯一腔春咽喉有鸞鳳鼓
吹手足在月窟大根

宿白泉書院

一生酷愛山中宿每到名山不可留難得白泉閒嘯
月關庭煙玉向襟流

百泉行

冰夷激箭射藍蔚地肺醉濃瀟銀氣縷縷雲根出鏡
天波心晴勝須臾異燼生千畝玉田青白虹耕熱種
瑤穗縱橫翠常川交輝滴瀝珠林領探睡立捧丹亭

雪海開乍封碧樹露市墜霜殘料白費煎揚爲迴惟
蒼幣驚遊入夏天寤地復暇涉冬霍流雲亦萃指珠
詢之竊莫通茫茫詭狀誰拈示

蘇門篇

童子時尚友者九子取及孫登之嘯阮籍之狂以
邵子之學殿之項至蘇門九得其三感其少懷因

託詩以折衷之

尚友九蘭三在此此有三才我所儔三才阮氏得其
人欲羅佯狂樹大年雖放中權非白廢詠懷諸什駐

南極篇

王之二十

星叢吟

流煙何事山陽稱七妙登也不慙爲周旋嗟才其地
乎內激中律呂嶺谷寄喉端枝水大笑睦不語被髮
怪易撫一絃自從大人先生往嘯旨蘇門殆別傳竊
弄如九顯秋白露洗運岳望而稽首即欲仙道是天
人是聖人掌提五億若干乾數至辰八周坤八巨眼
長襟太一參山向於岑木大於環雲流可拘妙不可
論皇極閑深貯老編先天夫子返天前二密從之悅
儵然欲問真源春在泉

寧郭道歸念

去年辭洛向吳京代我新郎已四更留滯我猶歸夫
得馬踰纔就太行城

善驛望伊洛

鳴皋却憶著書岑煙雨龍門夢亦尋洋洋不濟黃河
水北上羊腸雪阻襟

丁巳山右詩四十首

以二十日發萬善驛即北上太行之麓仰盤二十
里至碗子城爲晉界是爲孟門即周穆王所登九

前極篇

五之二十一

星槎吟

河之陞者又盤二十里至橫望鎮狄公反顧河陽
處是爲太行之巔古稱白巖至此爲羊腸坂又北
行山巔二十里至星輶驛有古體詩五百二十一
日爲太夫人初度遙拜泃然速陟降山巔二十里
至天井關有孔子回車轍跡石痕如墨花俗稱先
聖於此滴硯謁回車廟又降十里一說爲羊腸坂
又三十里至澤州其驛太行有古今詩九首明日
西至陽城縣有古體詩二首明日至沁水縣雪坂
臨堅窮碑陰悒有古今詩三首明日至翼城縣有

古今詩十一首
自晉西來道宿
喜縣泓芝驛徐氏縣宿樊橋驛益馳百八里有
今體詩二首明日得家書於蒲坂之東知太夫人
以十一日入里遂宿蒲州有今體詩五首凡八日
詩四十首

孟門行

北陟孟門陞詰曲且峻巖轉輪青天上推轂北斗
後頂前踰滅前路後齒銜盤礪碗子城良碗覆眉尖

前極篇

五之二十二

星槎吟

築此連山象河內據而望
上黨失門樞祖宗有深意一線絕垂藤魁樞枕參首
晉星望石甘天街界夷夏土氣豈須厭我朝都幽薊
右臂仗雲嵐井陘寔扼要紫荆亦喉領山東昨保地
中州困蝗蝻生防護道塞真定掉孤橋徐州控四達
所恃濟寧秦秦大名大牙錯齊魏互吞合太岳天城郭
秦蜀銀帷帳憂國宜若取山石莫輕譚

北上行

上十盤低回沁水明盤帶掀眉前騎壓鼻端行路大

難上百盤汗流雨寒玄黃馬足跟雲路露羣嶺行路
大難上千盤既數中原兼數百磴危仗隊尚看穿行
路大難

苦寒行

北風疾於箭雪花滾作拳人熊當路立豕熊從兩肩
夾虎舉側石擊冰代晨餐引頸極天腸糞新間前
故國懸河外羊腸正蜿蜒進退嗟維谷人生罕此艱
九府靡閑步百年偷暫閒志士終慷慨幽情思古玄
巨靈如可召鑄却地中山

南臺集

王之二十三

星槎吟

橫望吟

自汴量移并法曹親舍河陽反顧勢白雲孤飛寸心
切憐君陟岵兼陟屺去之百里尚鬱陶而我千役五
華矣歲莫依然嘆歸泊白分肝膽匪金石堪以涕痕
浣使袍北山漸石淹王事僕馬兩旬已出朝

星槎行

陸不絕太行春水不下江門濟驥驎控駕終行地河
渭騰撤未容刀水歸東南收大瀆山結西北亘中條
龍鱗豎起三千丈重宿平鋪十萬艘須到江心兼岳

頂繞稱月槎并星輅星輅驛在蒼雲杪攬得長空未
憚勞骨恨五岳無輅跡此行萬華跨風驛向夜參旗
雜鳥轍捫天信得馬蹄高

發星輅驛爲太夫人初度感賦

太行兒偃蹇幽谷母酸辛涕泣方窺戶醪醴忍到唇
苦寒窮日月側蹶上星辰遠宦情難狀天高竟獨身
以始發

輅跡篇

輅跡篇

南有橫望北有天并太行冠絕此雙樹七萃不堪御
南臺集

王之二十四

星槎吟

大丙峴石云欄尼父車如舞兩膝穿絃等至河而返
嘆洋洋後生於此引項領益云聖轍指曾西望河如
挽中流影轉憶鳴犢與舜華風見覆巢不入境石痕
若互向交縱髮髯八龍此馳騁乃知周穆車轍馬足
到赤陽賓於王母羣主之山亦盡鐫竹青誇誦誼齊
州漢武故事資談啓上元果有素脩媒湘君真煩下
女請趙州足陌紙驢橋南山羽飲石虎嶺元美輅軒
不入關代之題名連岳頂賞讀山海大荒經顧瑣山
或海外迥即今聖宇遍天涯更斧豐隆空山永無地

可藏王莽頭晉庫回轉炬一乘予嘗笑晉人以王莽頭配孔子最甚漢高祖安得不滿晉以取

孔子墨痕

漆書點綴天門石須臾山形并氣噴仰潑錦雲鈎雁字曾維神馬有圖文好污張旭酣中髮不掃羊欣夢裏裙來往貴人鞭十日枯腸半點有玄紋

羊腸坂

即古之陽關北

既出井中天旋向腸中盤碾子谷往且復磨盤寨環石而曲不堪牛難又磨肩尸子云大欲脫馬牛名翻渴

復自朝直至日中吳周道只在山之腹

壁車行

壁井解州大利權阻脩只恨太行山誰牽代北拳毛錦蓋厠寒蹄共阜閑壁車飛輓薄其領羊腸縛却追風影伯樂下車拳突之驥亦噴鳴爲引頸滿身細縛五花雲拂拭流汗赤胤整試捷先周地一迴繞日三匝漢關開席人止解觀黃牡顧君捷碎千金堂

澤州使院竹雪三句體

風刀雲剪脩脩立木絮山華滾滾急弄葉脩然集介

白

澤州使院松五句體

老龍向我拱而拜板地如撐曲柄益山鬼曉事倘可呼擎此送我出山外放還仍受亭前額

懷明道先生

先生令子

漢廷吏事不須驚也今扶溝令首城豈少一雙霹靂手此翁獨表大偏名

煉石補天引

澤州東浮山空無石云次

媧皇補處痕何在安得乘龍摩天蓋我道不補固無

南盤篇 五之二一六

星叢吟

害大門開豁非天壤強擊四維良可怪向來元氣通呼吸謁帝直窺閭闔外自煉頑石填太虛天眼天耳不如初尚敢貪功誑我徒帝座有時扶一數桴墜冥滓總不須

沁水行

謂太行拂星客涉其巖謂太行揮地水噴其壑一見一潛其名曰激嗟嗟地絡暗通肩吾慚放而歸河海盤龍臥失領水行如鬼爾謂爾山峻

行路難

一岡彌十里一日閱十岡岡復不可竟日促不可長
一陟卽不可緣下卽不得駐不如太行巔尚有停車
解_三處_四右足縮斷崖左肩倚峭壁積雪隱賊冰地面寬
二尺遠炬呼不前僕大抱與泣_三登登乍極青天窅
窅旋卽下土前肩與後肩竟日相仰俯兩肩木見片
時齊不是羊腸是羊肚_四我甜亭長慰我陽城之東
足如跛陽城之西眼須裏來日大難今日可_五解

烏道行_四

車輪摧太行尙是驢車路子看芹池坂四蹄無着處

南極篇

五之二十七

星樓吟

解_一羊腸只是盤鳥道緣底過幾且以掌行幾且行如
坐_二冰滑不留跟飀子可斷痕泥滑不留杖欲乾待
針_三昏陰崖尙自可陽坂數援我_四便說天爲橫便說
樹如井爭似_五行愁萬丈垂客影_四解_四彌道不可掃輜
輪關於道二分出壑唇一分挂巖杪兩趾前後須疊
行欲過侯夫數脫襖我馬不堪學梧棲屢折曲坳僵
欲倒_五

過陽城張貌姑在里居抵沁水乃以札至

表發太行風打驛吹心已到析城山仙人海上招姑

射處子汾陽贈大還_三射姑_四詩有解上
射處子汾陽贈大還_三射姑_四詩有解上
說話能堪歸夢已飛關沁川月破東流浪轉送離愁
不放隔

泰山阿_三沁水_四李木

悲莫悲於立泰山之阿造崩山之歌風雨朋從松髮
如_三葉_四俯瞰洋洋仰_三戴_四峨峨援琴鼓之淅瀝沔沔空谷
是然靡傍雲和見似人者而喜我驤如何有美一人
緒如澤荷隔煙面手目眇曾波相眇解顏莫知其他
風止雨霽造我蓬科馬首真西顧不迴反顧太行詎
可過

南極篇

五之二十八

星樓吟

新山西行五首

沁水東西入澗行崎嶇我當劇驂平翼城誰割陽城
險山力收糧地力撐

其二

鉞銓山外好飛行便欲驪龍趁夜程肘後千巖歸甚
去眼波不礙看雲生

其三

五日出山豁眼明不知身是代毛輕怪他誰便開山

斧却放雲霞抱百城

其四

鞭山直欲過東溟不耐金牛抗五丁地轉黃河問舜坂天驕姑射結堯庭

其五

不過太行磨未寒中原地界道艱難此行任是人間路盡作土孫草上春

謫公堂二首

公堂謫謫時作於公堂

昨在燕雲夢路公見之泣拜喚渠翁夢中曾辨燈籠

南極篇 五之二十九

星槎客

錦說是言官浪捉風

其二

但觀曾作碧雲歌名定有風傳誤齒牙長者因而

不致辯千方爭質恐輕些

讀先師雷太史翼乘序

不似走牛太史公只將花筆繪雕蟲門人出使重歸手在竹簫孤爲感迢

剪桐行

維此渚灘野丹山摩唐公天何奪而付周武夢中十

子并子封既命爲虞兼擇地陶唐冀方割河東此理

渺茫不可解征伐者昌揖遜窮大叔固是提中物其

兄戲而爲剪桐一寸桐葉當介寶世霸中原冠太宗

唐叔位在周公右明堂王會昨階中晉地山河原表

襄平陽堯土校瑞童用阜作邑山如翼坐探汾潞

唐風其後爭鄭倭曹荀也特黃河太行雄度公舜胃

仍吞噬屈馬韓望誇成功天下爲家選皇矣弗使唐

虞復今終

異城懷張紫陽

星槎客

南極篇 五之三十三

胡錄殺青校失其滿星紫舍是前身神遊只赴瑣花

約也作揚州鶴上人

丹陵行

帝堯所謂肖齊德於放勳胤朱敎承卽如啓未必卽

使賓四門至聖自欲官天下大道爲公錫帝臣大人

世及方爲禮兵由此起權西隣太甲成王天不廢廢

必業紂亦雅論朱傲豈還如桀紂舍子或非爲訟麗

九男一一桀紂等安肯事他祗祗人帝子奉命偕而

往如此乃可謂順親虞賓在位鳳凰來祖項宗堯信

至仁配天祀夏節郊黻羽山黃熊豈其倫丹陵山下
丹朱墓隱德千載未彰聞

參辰行贈曲沃周讚唐明府

周商
江人

宋以閼伯主大辰晉爲參野祀實沈七月流火參初
上兩星終古列躔分宋欲揮兵收汾潞或謂商星難
伏參如此成湯不伐夏安邑那得化桑林天官地絡
休枕勸我以人事律主賓君自商丘剖符至遠條沃
野望輪囷心本明堂爲日道參當街呼是邊垣如圍
長城真萬里腹心仗此控中原爲君聊堅談天舌七
百篇
重月量不須論
王之三十一
星槎吟

新婦吟

卷慢香車瞥觀粧嬋娟出月振霓裳紅霞兩頰承秋
水善笑何妨齒盡黃

詩前首
見文選

南風引

百里霜華不可掃不是風來原枯槁一得南風水立
生涼淨雪花作水晶水浴雲煙三尺玉形體隨風變
如錫從來風至無顛候時疏時頻似有靈犀上有靈
琴聲在拍之應手七絃成阜財果在南風哀一鼓吾

民悅怒乎自從國譟惡商賈石灰半升皆半升用場
惡苦唇將裂高價強與問爭泰食花馬浴金海防
民口實至勤兵關輔須防鹽禁急私鹽捕急益橫行
遂至百城如流賊所至雖大弗皇寧守令鹽引艱如
頌派引宜權大小城我在伊川曾病苦作錢買引盼
昏明諸國翻怨南風數風咸鹽枯各相能吁嗟美利
天生經舜禹奈何至於諸國關相驚接鹽使者亟調
停

讀季木所抄子詩跋

南極篇

五之三十二

星槎吟

跋曰癸丑冬寓王恭廠重閱知已日遠耳日隘寒
每一開卷見吾太方笑語其間忘其離索矣十二
月臘日燈下嗟子詩何至見珍於季木抄簡之且
手自丹鉛耶季木才益代折衷二季其皆善如絃
矣自矢底本悵惘五年再入燕話及季木至爲予
之擊玉山累索弗出曰子鍊脫且再失其絕響乎
我爲子藏之強之行次良鄉使來迫寄許借錄還
其筆精讀其尾誠涕下於睫每一披緝輒沈淵自
問嗟季木其何取於太青子哉

文水筆波套數剛運筆到眼立雲裏抄詩摘我龍頰
盡具眼輸君秋水閑園至海雲開夜色裏同錦句問
名山冬餘跋向王恭厥每讀垂襟涕泗泫

樊橋驛足夢中句

劍割煙霞十萬軍海涯天畔問溪客入囊詩是穆王
傳筆印追風逐電龍

蒲東寄呂書至

僂來道左先驚訊立問慈君遣得不陟姑惟傳一掬
淚倚閭長歷兩尖愁銅人尙自風酸眼鵲常何堪血
雨極痛

五之三十三

星槎亭

染喉誰更補天西北滿共工顛頑不相譬

得內書二首

買田謀舍了無緣未卷白茅屋一椽堪笑向來三作
令舊時窮巷曲如前

其二

陶宋三還未言食松菊歸時尙待人窮巷向來難繫
馬當年夫婦又安身

普救寺浮圖

白尺樓船印郡城浮圖一柱繫波平地形坐控黃河

力却仗精藍憾怒鯨

觀河中書院

此地呂九川先生
還客作空同有賦

道心拈舜典天秩著皇謀此地唐虞際由來日月衡
仙人開華堂龍馬獻河圖自得空同賦九川志不孤

丁巳左輔詩四首

二十八日渡黃河宿朝邑縣攝者偕不可留除日
濃雪載地抵同州改歲去家將四百里竟不得就
尺盤欲成六載之睽違乎有詩四首郵南北水陸
之程計六千里計日十旬合得詩二百八十九首

南極篇

五之三十四

星槎亭

渡黃河

乍放黃河界紫煙龍門如研墨池穿巨靈掌在蓮花
嶺好爲青翁捧筆椽

除日發朝邑大雪

大華雲封天外冠馬蹄忽上水晶盤今年好踏琅玕
去明日楊花隔歲看

壬合一職方遯守歲

幽郊歸客滯他鄉自校新詩自探囊一夜得君談汴
洛相逢直閱兩年長

同州除夕

離限暗中想未圓六霜湊滿始教還能知歲守左馮
翊那伴魂歸渾江百泉游戲來禽聊草聖隄防結果是
詩仙淦山昔魏歐翁醉白髮蒼顏且二年

右宗錄之五詩之五五綱八十八日一百十三首
簡文八千九百八十五箋文五百七十一統九千
五百五十六午丁巳十二月馮翊定

南極篇第六宗錄詩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星槎吟四

戊午歸幽詩六首

元日駐同州明日西遞信信乃至甘泉則甥天僑
在竟慟不可堪以人日抵里人倫之慘毒殊甚差
六載行子幾失我矣是日我人人俾仲姑導之飲
如謝不能則強之銜杯勉以娛膝其自左輔至鄆
谷者詩六首近甘泉則酸女兄不能爲韻語然自
南極篇 六之二 星槎

元日同州使院

鉤京大禮宗卿主百官稽首清華所雖離昨階列九
司肅肅西清羅五府郎將星文聳去年領袖制儀儼
可親既叨總部長蒼龍未泰羣公議白虎每逢拜表
侍駕輿鶴立絳袍不入伍出使列卿抗手衡御前未
改輕仰俯昨奉祝章帝鄉京寮桂芳長江浦崎嶇
既造中華門來賀四方推玉舉旆征于役渡黃河吉
月王春次左輔使臣禮闕向霜臺青霄小相亦童甫

禮樂天地同節和謬與南宮聞豆俎天威咫尺不違

顏臣敢斯須踰步武旋遊拜向西園繞膝二人班

獨舞長亭橫阻北山雲龍鄉雪贈歸心苦人生飲啄

信有常元日能知此陟謁朱衣創履王職方同州刺

史飲堂廡却實自吸羨收茶著松綠園沙苑雨兩兒

問海年幾何各向指關嶺而數四十有二我行年檢

曆 人皇統元年

宿奉先正學書院

撇却洛川行驛子奉先雪齋橫東鄙傾益初關好令

南極篇 六之二 星槎

君 餘日 眼前暫剪新生水柳枝龍蟠督學臺堯山遠

色射著杯唐宋玉盤陰風快曾見丹陽絕代才 冲色

再題福嚴寺

春草春雲又著鞭不知幾度此山前當時已解憐山

好屈指茫茫三十年

淚添水

漆水東流到馬前削山剪翠欲垂煙客腸寸寸抽刀

斷此去含悽不當還

自坡峪西

所謂秦川平如掌，
波磔向龍橋。山盤繡嶺收煙
墅，水捲飛花聚果如。吾將卜築通三逕，佳氣遙連羣
岳高。

水憶泉

流水不歸山，咽如憶故泉。一曲拋寒谷，再曲到秋千。
涇渭既殊派，滄海亦別川。疎者日以親客去，何時
還底柱。喧激前海門，際遠天濤須迴地。絡周或注星
源。水流猶反本，矧我有腸肝。王父母所出，含玉百
南極篇 六之三 星盤

戊午幽館詩三十首

里居寡所詣，故鑒嘯全輒。三春之杪，僅有二章聞。
四月壬季，木干役長安，特跋涉山谷數百里，訊我
聊有賦別之章。五月間一日，偶有興爲樂府雜題
十六首，并四絕句六七月詩各三百，凡三十首。蓋
自去歲十月之交，訖女兄訖三百日，則既非以七
月我生日爲常食。

書畫令

八樹園齋題勉成句

據神生甫應東王想見，曾攀碧海桑一鶴。清芬原竭
道八元才子，自高陽如教召父咸公等何處。幽風不
兒觥濯錦，澄波當案立。因君我亦練肝腸。蜀人八子
生以岳日
歸情殊不慰，一春不復有詩。三月三十日夜坐

南極篇

六之四

星盤

怡然賦贈二首

似以義冠冠岱宗，攜來日母抗蓮峯。清垂萬界橫秋
心秀，撲長雲照水容。恰是順風能進膝，可還學禮自
窮龍仙寒再度，低回處步步山切掛翠重。

其二

北征二客嘗憐若，西極千年又致君。郇伯野拖龍友
兩公到塚挂雁行，雲乍迎天道星千緯。不厭山家飯
食，片二代界遺全志。此月溪風岫饒清芬。或叔皮有
此作賦杜

上之回

蟲蟲回中山枕翠袂秋空未奏瑤池宴但垂王母宮
蕭關忽候騎甘泉迷連烽金輿出細柳翔戈按崆峒

巫山高

只看峯擬雲不解人成雨一雙瓊鳥吸煙空十二玉
帶與飛猿挂豈吹剛挂玄猿焚臺啼徹催神女夢中
春歸錦樹紅夢後枕落三峽風荆門秋色橫郢路神
女還時臉珠紅

前進酒

兩極篇

六之三

星楚吟

君能手挽黃河水君兄花開玉樹林平原纔罷曾開
口王母謠歸浪情心白雲其可呼而駕坐望清流噴
古今山空月至似遊人仰掬青天向斗樽不飲月飛
恁負君

君馬黃

君馬黃我馬玄昔馳京洛陌路次星旂黃澤造平
樂出不爲游滯我馬夾驅君馬前

芳樹

倪陸李逕占煙庭艷月綺年倚畫屏倚畫屏江帆似

起晚潮輕石尤何處伴郎程郎信不隨玄鳥至玫瑰
歷亂夢初醒

有所思

所思不可道流月浸霜華鴻雁豈如宵夢便楚江森
森探吳霞

臨高臺

雨快西陵暗濁漳客將山氣入雲裝五休直上數秋
光金鳳乍臨七子集銅雀初就二喬忙不解陸機平
樂王

兩極篇

六之六

星楚吟

釣竿篇

底事枯魚待渡河綠川柳澗有如波寄書定被魴鱖
笑撒蕩琉璃渠奈何不向汶有瀾江有沱龍門奔湍
注盤渦荅餌雖芳渠奈何

雉子斑

壁房瑤閣瑣丹籠兩兩庭幽娛爾公鶯鶯八九啄雄
鳳首梧槐雉朝飛雉子班刷聲衣耿介不逐畢羅歸

隴頭水

隴頭隴水斷誰築隴坂高東流照漢月西流濯羌刀

歸腸欲裂限臨洮人將流水西去折柳天山笛怨
勞

折楊柳

已剪長條斷望眼垂拂門疎影入橫笛快風吹
想帶金蛾雪能描玉鏡眉春光縱好憑誰寄成樓烽
火固相宜

關山月

未入漢關時已屬漢家月碣海跨遼天清輝那可割
離地初經玄菟城行空正射黃金關玉應爭樹桂林

南極篇

六之二

星經

燐霜塞只披沙所窟白登七重疊參旗青海萬里濯
窮髮此宵成婦望高樓此際遙人泣龍頭欲寄征袍
須地縮方催羽微競星流龍庭參擊名王盡年年莫
遣聆刀頭

洛陽道

金市枝枝烏銅街步步花素纓圍柳絮丹洛之夢華
北里白遼郎騎南樓須探妾家似見宓妃羅襪細真
醉臉際視明窗

長安道

梅花落

玉笛聲殘五出愁梅妍客上月橫鈞淡粉輕煙夾錦
流夢隔金陵十四樓聚寶門長千里春光先到梅花
市梅花買斷春光駛梅妍輕煙淡粉並樓名

戰城南

四川遼東失無敵城南全軍陷度

南極篇

六之八

星經

鴨綠江畔黃龍府冒刃鐵騎不可數伴市裏兵帶黑
雲立捲一城收兩堡力戰血染張將軍三路風霆春
飲弩由來兵法忌窮追倒戈而反具駘虜我師食卒
不成伍還事急如肉在俎安得河魁將手提太乙軍
縛取犬羊賽游魂電鞭立掃修支海富斧飛當碣石
門願請黃金一百萬疾馳東荒餉虎臣即看太白曉
入月尤旗乞頭暗星文

入塞曲四首

時有遼東之役特商為賦詞

陣雲遙接海雲長虎嘯龍城夏掃霜戰骨滿郊仍帶

箭鼠師旬日定漁獵

其二

乍平遼海奏神京
伐鼓吹鐃達御城
天子手提金
鵲印
督臣面繳羽林兵

其三

谷蠡樓蘭繫頭來
黃河源上洗兵回
天山定後誇飛
箭直象祁連築漢臺

其四

月明隨馬度交河
只許流光照漢波
太白莫教頻上
南樓篇
六之九

客天街直北天無多

子以古雁足鉞投贈溫氏
槐枉雅什用韻寄答

未用長吉美人詩語謹之

六上青氣竭九疊絳輝容
待爾張蘭烟須予贈珠霞
上林與繫足蜂樹果生花
何就珠林錯書成鳥跡斜
聲青萍紫閣金堂抗仙家
鳥日行桑海鴻鵠代若華
晚粧應倚案貴相本龍沙
細細看羅襪分明路塵沙

湖淵與恕二首

蔓草固相憐叩壁亦自比
寒風雲應廣綬宜見答

僻性信寒狹王尚特謔喜來海手組綸刻羽競流徽
眼力臨中原涼蹕三數子素心當體臬瞻能拘飲此
迫其九洛遊了影照春水飛卿份妙歲過而爲倒屣
自非登樓人中郎寧虛凡總非飄幾何佳名輒爾爾
噴氣捲江淮流光燭太紫得君我登臺萬管從風靡

其二

六朝山倚蔥綽練收吳楚
幽厓半精藍林溪印玉簪
客子長春臺幸叨煙月上疎
梅映北陂潔鷺明南渚
江清胸臆開霞爛丰標舉于
此得琅篇瑤光萃璧府

南極篇
六之十

星樓

流雲喝復停冰夷爲起舞把
酒叫青天恨不手攜汝
白龍御我還河宗欣擊鼓清
揚乍破顏舌占江山諸
歷歷話桃笙枕藉窮何許剪
木好瞳人射我不能吐
鰲頭挂短編長點詩斤斧

淫雨二首

句幽地如肺巴江天故瀾幽
館本上腴雨腸亦乖繆
日脚何所追雲葉莫之收半
年大作霖霡耳房且秀
山寺坐相違郊輿誰與就遙
遙九洛人望望七夕候
神女牧雷霆水面蛟龍守淫
淵澈天江正想風濤驟

蔡伯定須刑鼠竊特立觀天地乍割清句始嶽霏市

其二

五肥三爲邑流囊之寸金歸止蓬茅下八樹亦稱林
新城昨見枉風雨惜其侵大夏涉初秋二儀總積陰
忽忽垢壤堵窮愁真泥人我方嗟桂火登筵良辛勤
滯留如客子行即赴江潯舟中邀桃葉樓霞探綺琴
赤縣終逆旅可天有故刻湖友與海夕聊以飲狂襟

伊洛行

不見伊川搖漾向洛川八節灘頭歸雲自往還香山

南極篇

六之十一

星桂琴

淩斷爲征陌龍塞劃開有繫船山眉水鏡曾拂拭雲
臥天關舊跡琴銅巷玉郎調梓澤芝廬琅月映芋米
三山星次遙千綺九龍蓮花正隨煙若箇探九碧淵
外何人飛羽素瀟瀟明珠賈傳并邊雄羅機魏王隈
咩妍不見洛川浮紫向秦川一曲黃河一度關洛雲
自怕方湖隔秦樹生愁砥柱盤蘆花激箭三門怒新
秋霜雨二陵寒又况清渭無情極銀清十丈立如山
餉仲仙掌縮金天

戊午幽遊詩十二首

七月杪北遊自羅川至彭原旬日乃發以八月十

三日宿棗社館街雨南暮投政平驛之北坂而淋

漓益甚其百大長不爲授炬步步跌不可前竟棄

輿泥坂中竟馬傷險行卽立墮百尺之壑眇弗見

自來行路難茲寔靡兩辛聞人能顧指疾驅未暇

抵郵亭外舅以其子弟之送者偕之抵館相對勞

寐不啻明日爲中秋又雨駐車登眺北山明日遂

改道郵長武縣則送至涇水之外信宿乃次亭口

館又冒絕險爲役者誤導殆踰昨十九日達邠州

南極篇

六之十二

星樓琴

信宿二十一日乃抵里以淫雨甚歸而病旬日九

月踰甘受次女之祥趙吏部亦納采所不促駕金

陵者佳期是須詩凡十二首是月白虹以五夜見

龍川別墅待撫西夏祇大中丞不至

我出尚華天坐久月浮川割空有氣橫犁鉅鉞臣定

阻短亭前百大所聚猶成氣何況法冠搖旌旂驛使

勞勞訛尚諱須吏郵長報停鞍大笑去叩國門關我

自夜遊須乘燭一壑風流自盡殘

彭原登高山寺

千門望此爲冠弁又，冠頭著展痕月作玉盤行下
道天開運界叩靈墜，一期接外遙相赴直隸雲中兀
自躡杖底伏風凌萬，堅安能重去傷難麻

清涼寺下列炬飲流水之酒

山塘而水坐於我，獨相宜夢寐所須者風塵却繁之
照溪聊弄影流月，又催詩浪濤真如此狂蹤欲倒難

陳華夫雨過名珍平陽北坡
夜雨眠草故吟之

陳華夫恁等猖狂不可呼，厥視一滴波一尺旱中豈
月匿高陽龍勢直，豎風戕削客子何如鼻戴聖在陰

南極篇

六之十三

星樓集

已堪愁夜色正投，雨脚淋鈴無片散十步三傾一
轉劫前車後車不知處，我僕我馬暗相求華大千我

半焉郵函曾生事將無甚天公會取毒龍因

政平驛登高山寺
客仍開口笑雲門忘却宵來，驟使軒簷以緒風凌佳

杪杖將流雨汰松根，清游自詫羊搏角下界直差風

處釋天外眼光披，鬱矣靈山如爲獻書歸水際有
靈山

夢至木末亭雨花臺八月十七日長成公書
遊計發金陵後同怡一主
梅岡高崖霧垂髮珍重江南夢裏山誰信故鄉朝似

客一年芳草待人還

衛險行行口

回紇鼻準向客車，遶道鳴谷雨脚斜肩人擎我衝泥
怯暗迷樵青向秋邪，狹邪如帶挂巖抄孤句孤影與
凌鳥強半外垂足力，浪復又連援郭索盤收眼注踵
休注趾司命爲君應，在此更怪前驅使鬼兵作麼嬌
子度輜軫徑以於輿，當互倍千里能當百步程郭亭
驚定寒肌骨脫失鵲，杓不可擎乃知澤中田父未言
誦不如項籍九曲滯，陰險教我僕夫鞭其誤緣此語

南極篇

六之十四

星樓集

張悟世情

登大佛寺

探幽入化城，繡屐壁痕清法界，隨能任與空鑿亦成
點頭方是石現相，却無生惻惻如重下解檀想並迎

鄭水部話出處感述

昨過茶木君如挾，天關驚辭劫神著密言待大酉
枕上感寶固圯上其石投我與子同懷所肯能不手
出處良亦難至人詔，陽九竊恐周周明尚出吳齊石

細腰行自鄭三
已地文

辭家少小就邯鄲鳥跡羊腸處處盤咫尺時腰妨度
馬也知行路便須難

九日詩

聞道掃愁如掃月月如可掃愁亦可絕我性酷耽香
石并起溪看身壑網何出一拂衣只今九日黃花不
浮酒連垂雨橫柴門之五柳病已止堪隱几眠秋山
亦睡暗蒼煙苦之好峰羣奏眼但賒新釀待輸錢不
耐嫌者爲洛誦也厭役憂檀花權排情或作蘇門囑
孔鸞爲我供吟眺何必登高仗壘微九垓道路不曾
南華篇 六之十五 是禮學

迷汗漫有約時將至不替虛茲候望歸

巴陵楊大友以天大夫總校關閣寄贈

洞庭即作雙眸水秦鏡燭寒五內花天上選仙原使

者虹中織記又誰家樞星自徇文昌將高掌如擎幸

蒼霞西極且圖雲錦去春肥沙苑九方誇

九方皋爲秦 文昌殿斗 大樞上座

石宗錄之六詩之六三綱四十二目四十八首簡

文三千九百八十箋文一百六十統四千一百四

十字戊午九月尚館定

南極篇第七宗錄詩

西漢文翔鳳天瑞者

星槎吟五

戊午三輔詩十一首

以十月六日發京師之野中宿而至邵又五宿而

至池陽則大人已先自甘泉至十三日爲次郎納

徵於溫少保氏是時長星拂斗生魄則假道高陵

十八日乃至頻陽明日就李錫招於流曲之怡園

則大人又先至信信則大人先發歸宿宿乃至來

南極篇

七之一

星槎吟

先又宿宿乃南有詩十一首

發幽館

半歲辭家又出關遠遊綢似送人還直將幽館爲客

舍却指吳江是故山慣放明眸千萬里輕拋草屋四

三間白虹正怪兼句出去去憂時應淚沾

異氣

李氏者作白毛行我亦試作白虹引九月廿四東南

隅練氣成虹過飛作觀者指我形如刀尾近來井不

可辨如我所見在鬼柳靈臺占之爲翼軫燕京廿九

始稱說其度還徙或難準說是長庚應主兵三楚之

野爲淩緊更檢天官儀中青江湖之氣白維尤亦云

淮南如帛漢引布乃知布帛之形類乃着我思翼軫

當太微尚恐司天語未盡官家將無聞此猶然咽夜

夜沉憂涕既圓

乾陵行

十首同有乾陵

曾是秦皇織錦城燭空雙闕翠峰嶸運窮地圻青天

裂西王不得戀瑤京七十驚春綺翼剪五六蓮花藕

帶傾鳳頭能睡春寂寞六天欲界又重生披拂却灰

南極篇

七之二

星槎吟

迎杲日想見芙蓉臉際明果衆萬夫爭憤願北門賦

妬嬌爐橫丹堦碧堦時祀綴珠璣零落夾兩楹翁仲

徒見黃昏走幽谷誰能訴斷纓頭頭漫衡千尋石墜

子神孫罷載名誅冊奇相稱月促還讓權融筆獨精

傳君雨侍御按部池陽送我愛有此贈

座上風雷使誰能輒下堂止矜搖華岳應恃橫秦霜

爾緒文章印千擲雅頌囊識神都在眼方信重詩王

爲次郎納徵於溫少保氏

五嶽已登三衡常行可獨兩郎威鼎止而翁須荒晏

明月照齊眉臺鳥樓旭日吾師表禮宗小友字良媛
婚嫁卽未畢欲受向平錢我請五仰詩竹厓高士傳
發范陽溫與恕以與亨行鳴治別遲郊次來取

仙亦至分得君字

繁酒寒郊失雁羣寒錢渭樹指江雲竝行惜戀難爲
客何處風流更數君天柱却襟瞻華嶽虹梁回首揖
河墳休歌桃葉復桃葉一關驪駒卽內焚

喜昌陽門人遲鍾兩生獲禽

校之信妙才海邦紛與產攝得連元吉鏡湖清擊眼

南極篇 七之三 星槎學

壁天立九青爲爾卓筆骨劍器匣頭鳴風胡遺何緩
嶽市出蓬萊碧嶺樹樓滿榮差象玉京俗客方詫誕
快我臺延舉緣此寫憤憑鍾子天根作秋霞忽舒袞
雲海雙銜鳥上林枝枝棟舉以謂鄉人蘭英薦玉袍

問天 怡園亭名傳遠度有
步月風威曉有倚天

江雨才子步青天桂樹千章獨噓煙半落三山曾押
賢削於二華此招仙仗來長翺騎堪倚泛去星槎遠
更還闕閭似聞陽有語玉都消息自卿傳

流曲別家君

六生侍膝下寸景常相照何事遠行役頻年不暫歸
有書終恨短雖夢只愁稀乍別雙眸減明朝遂接衣

怡園留別李甥

祇爲招邀就禁樹不知梅發正衝寒乍方京兆思投
轄五日忽近平原好駐鞍亭有閒雲來弄竹山將
明月名山送凭欄別風直恐吹魂至上苑花明蚤向看

長星引

長星長星爾非王逵絮何爲榮葵拂拂然銳端直掃
魁杓去厥柄天根指璇璣權衡欲避將無慮唐昧尹

南極篇 七之四 星槎學

皇何處呼茫茫使我占無據伊昔 殺皇帝初載文
昌被其掃除之已而省臺閣部一朝空無署北郡李
子忤寺人矯詔收繫亦何遠此事大那得知其故
君不問天有嘆舌運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七政攬
龍而枕虎此二星者又分明主楚梁練氣如虹前旦
隱十月望前雪再張後十二日却走徒入亢似在招
搖俯直第能之六階文之六官千五車一抔勸爾帝
呵長吁嗟長帝爲誰掃保童氏之占殊驗君聽其草
草假知所云微三公而野宿兵則奈何坐恐天荒地

亦老

戊午二華詩十五首

二十六日南抵華州悅少華之黛光迎入有詩一首明日抵華陰望太華而氣像儼欲舉也有詩三首明日以雨兄並趙甥入華山宿青柯坪之寥陽洞館有詩二首明日躡壁至千尺幢之半雪至還歸所至題石而去仍弄水於山孫亭有詩六首明日向潼關方康節之馬上回首有詩三首久遊於筆自望見少華胸綱遂豁比自蓮峰出詩思遂飛

商榷篇

七之五

星槎集

湧齒頰間如流燄不可制太青子果然紗帽山人

哉是十五首者以東當岱宗之什三也

奉先南征望見少華山

雖剪青山立馬鞍白龍遠客就琅玕既餐秀色饒僕給更向明朝戴華冠

望華嶽

白龍西皇遠度關年年塵土上愁顏三峯綵翠垂天外兩眼清波照世間嬌掌仙人擎月露倒盆玉女櫛煙鬟心花已作青蓮解直向雲霓更問山

行二華間

山以削成美瑣華水以織成羅紋針長安道煙青霄今不可掃試向此間看馬蹄顧影木末憐亦好自從二華壁間劒拂天咸京驛路恍函關周龍秦虎爭馳驛只作山中一局閑

太華吟

客亦知夫望岳登岳雅相懸山之堂與其亦不可以俄箋君未仰而捫其額骨須先曲而探其腸盤乍看兒孫止與蓮峯爭一肩斗杓上方拱而立亦若顧盼

商榷篇

七之六

星槎集

項領前我曾履布手索長松外穿箭括之絕竇淩落雁之高寒探玉井而捫其藕根子蕙華荷葉蓮呼吸帝息鴈豆帝庭帝撫我頂而進之電口爲之流竭是時千峯墜落環其趾白雲鋪地如席又如絢風雷不得穿其掖下日月不得挂其眉端于是乎可收漢水白通雲山數九煙而一嘯呼洪崖與壑嬈乃知知華果然在華陟引領征人眼光不過拳山形東北當良丑玉几卓豎抗衡璇帝也手持搖光柄特驅玉龍化為太行之蛻蛻來往看山眼又別入關始可領其全

寒寒涉渚即瞻禮翠撲清芬拂兩顙即今一步一稽
首尚恐不堪謝端妍浮崑跨岱尋常步叔蘭季玉謝
登仙仙掌摩天天爲銘玉京六界待風鞭君既無磨
力緣萬丈之纏鐵於猿壁日巖亦何異蟻蟻之挂索
於地皮自以爲涉夢柯之窮覩姑從知華先生遊爲
若古本聊一傳天外三峯日日貯我胸腹中有如上
林鴻鴻分流相背異能之八川

華山谷口流水引

仙客枕茵石桂亭幽人鼓吹雲浮木水捲歸雲峭壁

南極篇

七之七

星槎客

飛洗盤石芝和石髓酒熟花開石扇推洞中人起夢
初回逢人其話人間事笑指白雲歸去來

周希典六
言演爲之

宿青柯坪寒陽洞館

海峽後啼不到林洞天清夢是何鄉華胥舊調重翻
一一夕神遊半載長

萬華壁至千尺幢二首

三十年前第一峯危冠曾挂日崖松天門不拒驂風
客洗却綠眉尚待儂

其二

手提青天似有痕罡風相送到榆根自從再價人間
約仙掌招予可斷魂

題千尺幢天東四
字於梯磴之間

千尺幢至逐出山至莎羅坪十里乃已

仙人掌覆能爲雨玉女盆傾立散花間閣既封休謁
帝磴梯難掃莫追霞杖隨水落懸危壁屐遇苔新斫
黛華下界依還青嶺竹果然寒重滯雲車

天門觀王季木題跡遂長言呼之

王郎眼止長白舌止嚀與龜此山清骨今何如爾本
轉輸黃金之征夫是何良緣置身於玉壺譬如未見

南極篇

七之八

星槎客

大皇氏應進某其亦其徒一見再見恨不肩拍手扶
天門高署濟南生當代攀龍改玉趨從此策府屬此
兒摘星何用譯圖書

醉雲臺

希夷映石
可歸特未之

客爲雲霞聊住弄雲忘却下山日暮客歸雲去山空
更爲誰開

出蓮谷又至山孫亭弄水

太華具源問太青青蓮綻處浴明星素淵自注瑤臺
月休疑百川地鍊煉

嶽廟額詩三卷

太華爲巖嶺百官削成宣父切雲冠尊嚴直恐風埃射却倩仙人艾字彈三筆體似魯司寇冠

禮閣西夫子墓

却金亦細事非我獨慚君偃蹇東萊道止緣未狎草素心清欲照還恥向人間所貴天知語清麗豁夜雲和雷貫皓月千載揚孤芬入關先禮謁觀客滌垢氛兼之瞻翠岳強半脫情紛

關門觀太華太行遠有槩於五嶽

南極篇 七之九

星槎亭

化工生五嶽擬議如昆季維首自隴蜀昆侖所胎字先結蓮花山以正金天位太素是長男然後索而四雁峯直良指太行奔如騎玄冥既開巖至遼方收響從來醫無閭并入東萊地噴精暗度海島嶼相望陸二旁廻爲岱南面朝百吏木正生火帝辨方恰按置徂徠逮梁甫昨階紛鶴倚萊嶧造彭城刻蓮浮淮酒滌陽抵江干分明施左臂鍾山西北引領將執祝融臂三楚多介丘太和遙列次曳旌向中原嵩高殆晚器太室得箕山氣蓋周環至餘力坏少室却向龍門聊

似仍歸太華是爲職方義其眼亮如斯章亥莫能方戊午關東詩十四首

以奉月朔出關信宿於鼎湖有詩五首又信宿於桃林有詩三首歲五日至甘棠明日爲長日至以使臣修禮閣之儀信信發家書乃去有詩三首九日至硤石明日銜泥至嘉城明日至義昌則又艱以驛通信宿十三日乃至由關始脫於窘又信宿而東有詩五首

岳戶部以轉餉徵兵入關

南極篇 七之一

星槎亭

客日詢邊報徵兵爾又來字星搖礪石烽火到金臺跨海須防鬼請樓登借才使還宜早奏召對本中台聞季木參南廷評喜甚因有謠句

聊比虞淵今上林指麾徇臨待從禽飛騰左李端門長藩衛東星帝座臨天外三山須聘望詩中六代未銷沉隔江昔爾空懸眼此度從予可擬襟

王別駕視家鼎湖招飲三希書院

我自長安訪具區子從京洛主龍湖故人正在陽關外舊宴還如舊前俱寶鼎歟雲雙潤渴洪河底柱一

峯孤松靜立盡春千並不戀苦泉阿耐無

鼎湖夢石氏

未到桃林子已來烈風高嘯紀功臺祇憑筆陣雨詩
去星隕真憐天下才

喜中原秋薦及門八士

名陽高陳李獻廷張升
而士志清郭顯星

張爾岐作詩
於大學館建

舊今伊川即汝墳筆波流耀掣春雲風動十城來綠
曉化行千士叩玄文周南更主圖書府江左俄揚鞭

樂芬即未觀成亦濟濟曾經天馬辨蘭筋

南極篇 七之十一

荆伯鸞招過冷園得辭字

冷然此度采真游可似關門令尹閒煙語露啼衝竹

賦玉團雲注問泉幽香歸曲洞春涵月榭載芳湖琴

拂洲自是才仙饒韻致攬鴈如吸洞庭流

伯鸞前為
岳州推官

紫氣評

紫氣評有賦於詩人

真人紫氣是先鞭特向關門喚副仙豈為枯毫供手

計何煩爾客最詩權心花頗訝雪樓苦眼界終讓柳

浪偏我則無可無不可青牛步步踏青天

發桃林短述

地從冶谷通函谷春日桃林入上林客與黃河偕去
去黃河盡處是江濤

至日召南使院雪

去年來賀綠長至長至今年向在途獻賦筆鋒慚大
禮瞻京香案效征天根再指魁杓轉瑞葉六開歲
序徂

喻東行

二陵何處藏風雨二嶂十里過亭午繁雪如并舞
揚后土久汚刀薄勞石壕吏不慙迎新安吏負矢征

南極篇 七之十二

星槎集

石壕五日新安城勞勞我正戴眉山故人宰此千年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不爽世局半籠大鐵網不算生死具圖莽僥君自力
杜夫子變到窮時沒伎倆大鐵網史經第一變

亭長郵宗卿催檄至

忽忽渡江八甲子聊容通客謝山止憐洲鷺白衡
月姑快欲連青過關秦漢筆精叙一脚齊梁煙界翠
雙鬟江使鮑沈東南調想借雄風爲掃劑

夫人謝安地在黃河曲細且驚故名

黃河西上接汾川后土夫人此濟寒往復還雙行總
九折豐跌踰亦憐洛塵生履雁沙卷努力整櫓月墮
南極篇 三之十三 星槎亭

觀日斜河怒射獨立如此豈薄爲誰前恭嬭有神不
可謂福地安能濟寶運吾將看殿天鵬步星躔爾曹
遠起販騰下卅庸而嘆從慨然

戊午東郊詩八首

望日入洛陽自敷水改道南抵漢壽隴宿之以避
賊則諸門人待我至夜半明日直抵金塢道上信
宿於首陽詩八首

潤濱見洛人

兩日追隨惡潮來葵子東指向龍臺主人可更稱佳

客流小從前識妙才九洛波塵神自步三河閭給門
重開茲晨竹馬仍先至莫比陽餒又淚猜

洛西遇萊人張仲嘉之劍州守

南國逢人念舊遊立談如更到蓬丘不圖海若重開
面正是洛神又沂流瓦閣風高千里眺劍門月出兩
鄉愁知君不憚青天上回日高標好置郵

洛陽道自洛水北流關西作

澗水流雲投穀水別予自向銅駝矣瑟波目送歸金
市洛川浮月漾伊川迎我如磨玉鏡然龍塞先寒待
南極篇 七之一四 星槎亭

錦鞭太室螺華連少室清清欲墮蓮花骨乳峯背指
晴堪拂下城琳黛接王城望望雁禁地主情天邑醉
乘興欲醒

過三山口號

鼎邑還應有鼎山三星周鼎應三山別來我隔青天
外每見三山憶此山

夜浮洛

東帶三山送梓郵舊應猶愧挂雙眸行行月送騎波
影好同游遊別愁

關隴別洛中十二士

洛中十二士

洛中十二士

伊闕輕雲入嵩門
好月來轉蓬真
浪跡良夜此
街杯曲沼疑唐苑
春寓仰邵臺
感懷吟惜昔
留戀洛陽才

望伊川述舊

夢到鳴皋度汝濱
上門名山鬼亦殷
勤伊川舊

士如相念會向高
半摘白雲門地界主者未詞

門地界主者未詞

白馬寺行

南極篇 七之一五

星曆卷

文水女郎洛陽天子兩世天妃
今月母却佐法王飯
去白馬今盛日
遍地布黃金寶地
界碑碑雕欄
堅浮城樓房花暖
香風屯鏡殿人來
秋水新米如戴勝
翠玉去若密妃掃
機塵客應訝摩登
底事憐戒體浮紫
眼光薄止見此覺
矣猩唇憤喚不知
美難躡午什私染
指翻怪合元倭向
宸或過南衙筆御
史明河望斷不教
游駒歌揚白怨春
流更顧素女師天
老明堂一草亦草
草

戊午中原詩二十二首

十八日發緱氏則道出二室之背
堽宋諸陵於芝

田之畔宿洛口是爲周鄭之交
有詩四首明日宿

虎牢有詩二首明日宿桑陽有詩
一首明日望廣

武山爲楚漢戰處宿於鄭有詩
一首明日信宿於

中牟二十四日則南出尉氏得
徧觀圃田之樂有

詩二首明日登囂臺宿通許有詩
二首明日禮七

步岡七步岡者于建塚也信宿於
杞有詩三首二

十八日則墓丘有詩二首明日
謁莊生塚宿寧陵

有詩一首聯明間在商丘有詩
三首季月朔曉至

南極篇 七之一六

星曆卷

石欄欄明日則惠亭有詩一首
明日至太丘則中

原之來境彈詩益二十二首

緱氏郊顏魯公王輔嗣長弘三墓

有唐能事極忠腕善鈞金化碧
爾天地說玄詫古今

歌雲運墓壁平楚接荒岑緱氏
墓滿少垂青客破磔

二室吟

太室三十六少室二十四煙區
玉界羅如臂百陽道

上眼模糊九蓮五乳欲濃睡拊
背看山不解山山望

山笑豈相關譬如親女回風立
但見香雲濕翠鬟

蛾綠秀鏡臺前且羨螺曲應蒙養若牧撫面當秋水
也待三生有妙緣

宋陵篇 洛陽宋諸陵詩如芝田之賦

太上道君攜九華大門游戲降鸞車萬里瑤池勞赤
水千年良岳屬官家火燒須烟未言苦轉輪女寶修
羅主不辭鳳嘴偶犬羊且免龍鱗飼豺虎金城萬雉
尚蒙塵地箭千腹能射虜君王不肯問長山樹樹冬
青何處所

學太行

南極篇 七之一

星槎吟

九河故澄印羊腸雷雨懸飛落太行變峙鉞鏗浮大
塊孤撐砥柱向螭皇星軺北桂周王轡天井西欄孔
父裝想凝斗杓杳白日瀑布陰風萬里長

自華東征

大家逐子賦東征羣縣多艱亦繁情即看江魚白入
楔片帆飛挂上元城

觀洛水入河引

長河爲人絡曲洛是中禁天首西臨太乙關地喉東
月玉衡城二水交流襟帶處運房坼嶺儼分明華岳

高擎如肺蓋郊山尖巨類心旌可是地符千新色果
然天苞應咸京舊位五川環控引圖文八水互縱橫
鎬象紫宮星結紐洛叶太垣帝垂精金陵可以當
天市其隴原向東南傾我道辰野十二省十二三垣
三都待經營是爲十五國風數王與二南三星平舜
州十二綠分野禹分九井浪非并九野三垣仍十二
王者法此氣嶸嶸

汜梁間詩

關中建領水祗以控三川洛邑制東夏要在京索間
南極篇 七之一

星槎吟

虎牢一寸地千金當禁衛周鄭至交惡射王敢中肩
往往叛而楚以險當趙韓盟主就城之大衆割門塹
三駕楚弗競把握良已顯劉項所存據吞頸不釋拳
客久諳地勢籌策在河山

望廣武山 上爲古戰場李準所爭名

仗劔山東塵澤帝經營八極將真王拔山力盡重瞳
憑汗井星圖五緯光安有兩龍爭耀日豈堪遺虎便
小威威加海內成名去更爭李華古戰場

關田詩示劉況季

中牟造尉氏始得收鄭國大陂三十六小溝一百五
起者爲國伏者許十數神州控隄區赤茂手揮段中
虎八極周旋到曠原東度仰獸雄心吐馬走千里大
百里射熊七萃矯如羽後車兼載盛姬歸皇人黃澤
亦何苦天王徂駕來蒐武諸侯決拾躬擐弩圍經司
馬是嵩高我車旣攻錫石鼓甫草茫茫河樂土西周
陽降尚歸秦放陽咫尺非天府雲夢雖小七澤通鄧
伯肉租又迎楚所以中國城虎牢扼項不教輕仰俯
結交奇俠古劉生戎勳送我出南浦速遊澤數足跟
南極篇 七之十九 星樓吟

窮海隅稔養況叨主西轡繁懸獲雲東征肘挂望
諸南縱橫客眼垂今古冷然子本御風人脩脩我亦
飲霞舉

過尉氏滌陽李又思爲今致我題豐樂亭詩爲
其守所屬事者因索風阮公嘯臺遠走筆付之
披襟愛爾六朝客搜手呼予八代才深秀蔚然曾笑
傲清狂達者又追陪致詩片送歐門水索句風生阮
氏臺醉去不嫌橫麻嘯青天白眼好頻開

登嘯臺遙逢池閣徐念騶祠部參議東粵候郵

得再面有懷聊述

蓬池隱者乍相求爾正金陵換酒游嘯月臺端拂淅
水落星石上解統裘嶺梅暗結春光曉銅柱高臨海
氣收悵望江干嗟萬里長算有夢到羅浮

今女詩

蔡文姬
尉氏人

今女出大宗神慧本自然六歲精琴理卽能辨絕絃
十六辭閨閣丹羅輝華細恥說桑田海相期千萬年
合歡霜半萎交謀露獨鮮劫運皇天裂玉體飄窮邊
騎客初見收酋長又醺憐輾轉至窮廬萬里如登天

南極篇

七之二十

星樓吟

豈曰乏蘭澤何以代厯羗明妃亦何辜閨氏竟世傳
日日難笑啼春秋十二還自分團青塚天街又重還
漸被千金贖薄軀五銖錢厚顏歸桑里街情不能捐
新人雖託偶驚夢王庭前

陳思王墓下作

八斗文章豈一杯風雨權使輅梁南道郵餉許東偏
關伯稱七步茅未控三棧西園良寶具王劉共煩然
干戈思吳蜀酒肉餐池山三臺濁漳上七子建安前
洛神汗珠望夫人說邯鄲雅門悲兔窟過須臾加

萬古流光被高吟白馬篇青天遙舞和現現李謫仙

贈後湖使者杞人孟戶部二首

孟戶部名孟浩然

帝京城背挂玄湖玉沒晴空月墮遙君以省郎分鏡

水客將曹署當達亞司民獻籍天王拜羣玉探山簾

府輪春向古亭俯聚遠

名翠涵

波帶味魚兒

其二

虎湯水早集年年況復東征擾陌阡半選丁男充遠

戍木薪戶口廢中田杞人莫沒管天地驚首終期穩

聖仙全盛縣官饒物力乘輶權使聽搜錢

南極篇

七之二十一

星差今

聞陳生自伊追至洛弗及悵去

爲底枯香小像前爲誰追向洛橋邊首陽月照天津

影半也能堪聽杜鵑

孟諸澤

孟諸澤鼓聞梁園關伯干戈寢市垣兔苑縱橫連射

館鯨魚旦夕替昆崙五星石在輪蹄駐六鷁風更翻

漢翻傳舍 帝廷經日月由來大火屬東藩

南華翁

南華翁見其人因爲詩解嘲

世間有物孟不可無蒙莊六經開眼耳九流決敗將

法象垂經緯嬉罵本文章匪此峰嶸論就鈎造化腸

日月重浴鏡天地再開疆俾知閭局外別有春秋長

姑射合冰雪堯舜鑄靴舞鵬即摩天取椿爲過海梁

最痕謂少廣劍百吹扶桑服世輕十歲乘雲至 帝

鄉道此蟬蛻去調笑俯八荒

宋中詩三首

平臺積雪駐征軒池閣清冷自足蟬夢向鳴皇府弄

月翠英昨夜胃松根

其二

南極篇

七之二十二

星差今

朋黨天官亦世同商星留宿制西東實沈遷去猶稱

崇笑歐何年出度中

其三

五帝遺音志已窮雅臺伐木向惡風行行肯拜阿衡

墓只向商丘調相公

文雅臺即孔子留履處伊尹墓在濮陽鎮

贈關比部之長沙太守先是俯于人賀之役

嘶章憶昨發勞亭佳棹雙搖岸樹青麾守湖南清萬

古長沙轄左綴孤星湘靈弄瑟聞楚女岳麓摩碑造

禹庭爲誦賈生黃鶴句山川紆曲墓臺存

戊午江北詩三十三首

五日入中都境爲百善道春秋所謂魯會吳於善
道者明日抵宿子之國明日則大店驛爲去歲廣
陵來岐道明日則固鎮驛明日登霸王城抵王莊
驛明日浮淮抵濠驛是爲高皇帝里其夜夢
詞今上蓋詰晨量移之疏具矣欲遊風陽不果
遙瞻龍興之都望其佳氣盤鬱然抵紅心驛明日
自池河宿大柳明日登清流關宿濠陽明日雨是
向來淮西雪也望日蓋新旨已報可入豐山幽谷
兩極篇 一之二十三 星從今

岐路行

大店驛臨叙收道一下金陵一廣陵清流關外孤亭
翼平山堂畔曲江澄巖巖三山懷謝朓筆花八月歎
攸乘東南緣分年來熟泊口蹊斜總憶曾淮流天際

界如繩

垓下歌

詞王改作

聊上霸王城更望虞姬墓一劍秋霜帶月魂九曲陰
陵盤腸路乘驪爲兩目眦裂決絕烏江不可渡不見
八龍逐日穆天子牛渚洗足直到赤陽津歸來失志
盛淑人徐偃雖誅不償瑱瑤池淒斷別王母白雲謠
罷木宮中大王不得天下猶能得此女生見香骨裹
紅土恨平亦足垂千古八千人化風雨重腫子醉起
舞誰當田橫五百人和歌垓下天槌鼓文天祥文天
祥雖乏鬚眉氣神武白日雙懸孰敢侮道是楚歌歎
楚舞苦黃鵠翼成真備主人王爾時氣如虎

渡淮

乍彈胎簪收汝水再盤桐栢控塗山煙濤大瀆天風
遠地紀中都王氣環赴海三洲涵鏡裏吞河九曲注
喉間二陵南北歸相峙夾岸朝宗七十灣揚州祖
馬 皇 帝 升 七 十 二 歲

帝里篇八首

江南朱巷爲蔡國淮北孫岡自爲公欲問岐周鳴鳳

猶肝胎西畔廟稱紅宋家巷在句容縣家岡在潤州紅廟在野胎即縣尚皇帝陵

其二

地湧丘陵盡聯冥鳳凰山右關明廷清淮守護真龍

富天遣風雷運五丁仁祖陵天養者

其三

白水蹶生過漢光莫方飛蓋跨樓桑塗山啓母仍歸

禹禹浚洽陽在閭鄉塗山在閭鄉禹廟在閭鄉

其四

宏臺四七宛都同常武開平里逕通龍虎地蟠收將

南極篇七之二十五星差集

相帝王天授駕英雄

其五

天關峨峨萬雉長大家潛邸鳳山陽紅雲錦樹龍興

寺五彩龍文獻上皇

其六

直東三垣匹二都鼎盤中立控燕吳鎬京洛邑恩豐

芒闕地開天想帝闕中中即明爲

其七

鳳陽鐘鼓接臨淮湯沐雙垂似劔排并復沛豐闕父

老漢高慷慨大風候

其八

淮許諸城總白榆天昆虹縣舊懸孤臺臣出按淩梁

部歷歷幽風采獻無皇兄生虹縣時說侍御按風鳴遣使說勞

淮女行

淮女涉冬亦著履編莎徧挂鐘離市半售肩人半肆

姬大婦更著如規趾秧田望望生春水一編行即響

却矢市頭叉手坐何郎格格青裙胡在此水心歸去

華天紫

南極篇七之二十六星差集

遇金陵中使貢方物格於道王杜驛過甘子一冬第一百八十八條紅心驛過水驛七十二條

歲歲鍾陵走宦官上方珍食半江干萌抽玉箭連雲

斫香滿金衣帶露團萬丙貯筒帶輪細千純在筒袋

龍蟠荔枝不似催程限任推青袍自驛殘

清流關

滁陽中界江淮間屏障陪京幸有山宋祖擒驍騎石

畔周師破景赤湖灣天雷絕險仍難據地扼雄兵可

浪聞欲問東南嘆紫處升高更望清流關

滁州皆山堂詠黃楊樹子

猶想淮南詠桂最爲欣
樹雲盤空枝枝相垂端
正葉葉成行聳翠重
幽谷立招雲蓋入讓
泉飛送水
紆通黃楊合待歐翁賦
情願重吹傲八公
滁州屬淮
南四屬有

接上詩下注
歐翁亦有詩

次潞聞上水啓學憲自齊來走面弗及

長星出八九帝遙弗文
昌水嘆予心擒牢愁不可方
直道召先忤六宮贈十匡
兖州其應至執法誰能藏
潞燈遶萊市孔封金石堂
放眸凌日觀陰翳掩扶桑

南極篇

七之二十一

星樓吟

郭峰驚孤嶂曾殿摧
靈光八子吾執友筠簫傲晨霜
我坐菱谿石君來亦解裝
走馬橫千里歐門且尚羊

再至幽谷到梵題豐樂亭

幽谷如鴨谷醉翁本醒翁
結亭而岫徧浮月一泉通
地僻宜心遠雲來保成豐
骨毛清發矣誰此其凌風
有幽谷鴨谷醒心亭遠大觀諸亭
皆蘇軾所創

兄添守錫千豐樂醉翁二亭詩

六一當田海坡仙可谷陵爭知六百載有客亦其朋
華卓江山時雨雨電憑後人珍我輩誰是智仙僧

來遠亭舉似陽明翁爲陽明所立者

有亭遠色便來無客空山誰去去來只係此心遠近
分向何處

醒心亭

有文謂翁樓爲新
前賢者謂爲醒翁

彭澤原非喜醉左徒豈願獨醒會得此翁此意此遊
醒亭醉亭

幽谷篇

山何爲使雲獨對其屢改也谷既窈而糾盤泉又疏
而淙漚吁嗟雲有亭今有泉翁乎翁乎胡不曳杖來

南極篇

二之二十八

星樓吟

其間翕蜺龍兮雲際翁捐袂兮水滌雲之來今曉憑
而逝我亦有情于其山水今曩然如聞其吟嘯之聲
臨讓泉之琅溪則頽然而醉陟幽谷之蔚岑則灑然
而醒月度嶺而娟娟鳥出谷而嚶嚶將恐後之聞其
風而悅者又想見斯人于諸亭

憶于龍潭登繹思亭

三闖入高皇帝一縷雲垂空際五百年修老睡命
繁旋食蘋蕙

歐門橋

洞雲隨水赴春潮夜開山空月度橋生見風驚高

處歐門翠橫石屏腰

再登醉翁樓

橫枝占玉夢相依桃竹爪鈴就翠微撥撥雲關衣振
舉登登風榭飛飛石屏著客應勞繪流水出山想
隨歸眼被數竿青照久可堪朝市浪重違

郭邦行

郭邦山中澗盤復瑯琊溪畔雲追逐烏紗醉挂歐亭
梅果酣蹴月嘯林木討幽飛步悟輕靈驚我幻身雨

雨極篇 七之二十九

星樓集

如沐磊磊千波立峭巖常滿涼微墮征衫哭生妙相
光搖壁空谷悅開有月白八分玉勒當堂痕鳥跡
噴風挾石石鱗勾浮應子泉雲房綠液火流煙好調
絳雪使靈何合送黃精引大年姚江服迹蒼苔妙鈞
垂健筆虬天矯麗西望蒼秘山靈電壁露奔雙竊料
我見古之濟瀉人強半山遊課猿鳥滑冲雪算謝弗
能幾細可辦一生了莫道兒女勝風雲刀布何嘗只
裏君自謂錢穀刑名勞民事概皆竟足攫金丈丘壑
風流非浪間小草安能酬遠志長生夙尚跨蓬瀛緜

氏頻吹王子笙研到名山一着眼聊輪囷絕古今情
倘有洗蓮同調者更向瑯琊道上行

歸雲洞辭

緊崖山鬼之磊砢今跨一卷之石梁橫穿風者為雲
戶仰受天者為雲意出何心而過嶺歸就戀而栖房
雲主石為逆旅石戴雲為游裝永相依乎太虛匪子
心其可量閱天開而我至雷彈指今十霜我過去今
雲歸大非有留自不可以久託惟無情者之聊浪干
大荒耶

洗筆堂 一之三十

星樓集

洗筆堂

酒飲幼卿泉雁行不敢前白雲攤石上橫灑夷陵煙
重熙洞二首

意者嬌皇泰海螺座封其孔肘山阿不經野火飄流
人總被月暉孟浪過牧客乍開天一窺同卿如剖蟻
連柯耽幽我亦梧倦度窺蟬蛻處戴別窩

其二

發覆其披天地房編精混沌不知藏書府圖淵幽鳥
築神工鬼斧現龍章炬分晝夜鐵圍日絡度江山小

有堂莫更鑿極通下界桂宮應賦梯仙鄉

今別離

開平詩集
各部選集

走馬我望石甌城揚帆下過金山寺一片勞勞亭下
既不強留我亦難辭至于不惜別離亦大希奇事

變行路難

東島城秋至溪深不可渡冬至溪涸行人步秋冬信
殊時水陸若異路丈夫萬里遠行遊風雨陰夷安足
怖直須挺劍斬蛟龍會見江妃投寶璐江上芙蓉夾
岸開木蘭直入秦淮新詩立布三千首高吟先上

南極篇

二之三十一

星槎外

鳳凰臺

黃崖鎮望江南

乍見清江製萬帆隔江青撲蘇花嚴草空天印懸天
關綠秀煙流已上衫

白溪歌

江浦詩至白馬書
院分東國堂金陵

白馬溪邊白馬寺白牛溪今相似曾見白沙長者遊
兩經白下使君毛溪上雲夜亦流溪外山環而翠長
江玉擊金陵地白雲芳洲挂三山白楊古巷成十字

戊午金陵詩四首

入都之詰旦爲青昔則太夫人初度其日立春謂

陵還受儀象將稱觴而考功部之訊至益三才之
應交叶又四日始還蘭署又二日始拜新命之俞
遍歲有詩四首亦星槎之尾聲也

青昔述

臣以使還趨謁 帝日問新曙耕朝陽門春官節制
先行令天吏權衡又綴行柳池白門迎客綬梅橫青
昔照慈觴三才之應俄交主筆彩催兼洪武岡

地

南極篇

七之三十二

星槎外

還蘭署

南宮別怨牽林鳥隔歲重探已是賓梅還竹欄春自
入可能拋却又他巡

新命至述懷

少小任鋒戢六朝其間廣謝亦連驍和歌欲召江霞
湧別調須騰海月潮更築新區七寶運重開異界自
花橋筆精好作東南鎮並轡青蓮聖絳霄

再登青溪閣

丙午冬計偕夢先大母語我子他日成名則許觀

惟肖肆子詩有千載芳華其許觀之句益願自負
科名而終不應北南遊爲黃公祀主亦忘却項歸
里得箇中舊早始大寤益黃公初許氏而此關又
容臺遊晏之所信不偶云少宗伯沈公又毀異教
之廬曾之飛軒榭於清流之畔子再徠眼界都新
會朱襟江氏亦至張瑞明氏魏華山氏邀往偕鱗
感榮今昔聊爲短述

坐飛軒榭出江干上有青冥照肺肝漢女擎殘烽樹
曉敵人泣盡掌珠寒鴉浮正則清流月嘯倚昌黎北
南極名

七之二十三

星槎吟

斗柄煙界玉塵關夢縣固知同調本鴻鸞

右宗錄之七詩之七七綱九十五日一百七首簡
文八千九百三十一箋文六百四十七統九千五
百七十八字戊午十二月金陵定

南極篇第八卷錄文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江門稿一

丙辰雜著十四篇

列寧莊丘公遊記

太青子之自洛入吳無他吟嘯於中州之竟獨過鄆之圃則禮列子故居之祠於道左有三絕句蓋有卓者八如卦形而其東南隅更有臺曰御風云其至宋之蔡丘則禮莊子之丘墓於道南有一律體墓無祠

南極篇

八之一

江門稿

而據孟諸之勝儒者以其嘗詆孔子是以吏其土者或置弗敢祠也亦固矣從者曰夫子翹中州之陸千餘里其食於鄆之亭者兼旬於他氏之跡未嘗有係焉於蕭縣之餘獨取於二子之道而恍然欲追其人於雲霞之上夫子固方內之遊而方外之契哉太青子曰程叔子不慙莊列氏讀然邵子之詩則云觀風禦寇心方醉對景顏淵坐正忘又云若無揚子天人學矣有莊生內外篇而又以其雄辯爲千載一人則二子殆不可謂之不聞道其遠舉一識蓋類曾哲氏

風浴而學或駛其前倘得遊聖門而裁之亦頗會之徒與而世徒以門戶黜之則炭水矣二子之不肯自裁於聖人之矩而遊方之外至制仁義道德日之二荏苒然如捉風上壁之不可憑使其徒之違者如白海瓊馬宜甫之流皆離而去之人倫之外而果以爲聞道者必不在父子君臣之中不逃不休亦二子之過與二子學老氏者也孔氏嘗長老事老氏即邵子亦不重非老氏老氏之提提仁義即二子之先鞭然其徒獨推黃帝老子未嘗明推二子於老氏之屬行

南極篇

八之二

江門稿

無論儒氏之堅閉門而不納而道家者流述仙靈位次至次二子於道陵旌陽之後若以其三千八百之功德不加於飛符持呪之輩而其事又未嘗明拈龍虎之指是以或左其譜宗茲又其徒之過也然二子之必深於導引之奧而非苟爲放達之空談以玩世可想見又廓然有治天下之說此其所以近於聖人之道尚可裁之爲聖門之高第者與

遊商丘文雅臺記

宋之東南隅云孔子伐木於宋處後人卽其木所築

臺曰文雅而亭之蓋臺在德子堂之東而宋人亦以孔子習禮之鄉自肩於衛孔墓亦耻伐木之說太青子過宋即知其言孔氏舊姑詢臺而登之爲唱然有問曰桓司馬亦何憾於至聖而欲推刃嘻孔氏匪衆父之父與古有射人者將無同今有誦法孔氏而罪聖國師者即仇仇欲仇而違之俾不通彼人者詎至過此亭而有意桓司馬之爲人乎殆不然而奚爲醒正靜言思之得不白悲與太微之潛曰或撤其木築渠于僕聖人所謂賤潛則潛者耶俞之次四曰何疏

南極看

人之三

江門書

于炎我毋爾全爾毋我起情固畔然則桓司馬氏次五曰善化物之制胡不冥淵我煥然彼泫然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此之謂也

內治防變議

高皇帝百戰而定天下於戈尋劍撞之中凡足示九鼎之瑕而召金甌之壘者靡綱弗舉靡隙弗杜如女寵官權臣鎮兵親藩夷狄之大者咸斤斤其明井井就理而所最軫注者尤在郡縣閭里之小民誠見於載舟惟水覆舟惟水撫后虐警必然之勢祖訓曰

凡每歲自春至秋此數月尤當深憂如風雨不時則民不聊生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四方有水旱等災於被災去處得免稅糧若豐稔之歲雖無災傷擇地疲民貧處亦得免之是聖祖無歲不防民間之變也又曰凡夜當警省常聽城中動靜或出段延仰觀風雲星象何如不出則聽市聲何如是聖祖無日不防民間之變也今八表在握萬國風馳指臂遙使綱維有體然四十年來踐履履泰極盛無內禍虞治久思亂如累卵之致至爾即以亂形之見於已

南極看

人之四

江門書

事者如日本靈武夜郎之三大變權之倭大而通朝鮮鷄百乘黃雀而至盛氣濤風飛濺樂浪之郊遼陽震而至以鉞臣關府經理其國向使逆奴不自殞而中國保不疲乎然此遼東遼勢或未必能越遼遠也而前遼之民心無恙可恃也西夏軍叛而延綏甘肅諸鎮釋騷矣關中震而虜寇又蹙於門庭向非督臣引黃河而周之使不出又豈復管堡者四十以殺其勢而逆奴倘有知揮兵直搗長安也尚可支乎然失心在軍關陝之民心無恙固咸以百城守也播酋不

用命而奉旗於葛浪岔山之畔三已震而東西川咸有壓卵之恐向非四道兼驅東之於窮山之上而逆奴倘蚤出旅於樓山珠泉之外出我之不備夔府不坐居乎然此特土司之不恭耳全蜀之民心無恙固家與爲敵而警止在一隅尚未足爲神京慮也卽東西諸虜之瞰我皆其猖獗萬可慮九邊之備虛具而鮮實效然主帥將吏咸用以其爲外大懼而萃天下之力以禦之知防則尚可膺而待耳而我郡縣閭里之小民所可三尺童使之者釋耒爲兵結駟於腹果

前卷

人之五

江門稿

何道以備之而待其變使不內騷而中潰乎茲愚之所爲大恐極處也國家定鼎窮北而南控九陲衝轡委於萬里之外把握遼遼而不可馭嘗推其輕重緩急則山東最急次中州次又關中也山東當運道之衝一有警則南都之喉坐扼輦轂古焦矣中州當腹心地一有警而楚廣之襟制絕矣關中展西陲而通太原之呼吸垂巴蜀之肘腋一有警而滇與鬼方非我有矣今山東亂形最先見中州繼見關中亦可虞矣山東二載以前民享有年家獲安堵孰意其遂次

裂而赤地而安丘一失備有司者不能死城守以殛臣子之分海岱惟青之間兵滿於野矣天苗又甚肝讎塗地天下之勢垂八九所不卽至不可收拾者以立遣一御史極其溺請金請粟朝上夕允民卽死過半而奸宄不得逞者上有立席之甘霖而黠民難爲順風呼也亦以中州大定樂歲頻仍又亟賑之於去年之春再冀粥於今歲之春土著者旣無他志而東人并四方之以流移至者咸或藉以爲樂土庶或稍有一臂助耳關中天府上游號稱勁武而近一爲衝

前卷

人之六

江門稿

賊所擾遂至勒兵禍連於蜀楚時勢可駭如此而不意桃林之禍盜又假亂民以間釁也今日在在民憤憤無日無思亂之民無處無思亂之民自礦稅之使出如是者蓋二十年而特無可乘之隙耳慮未嘗宜之開以速陝之洛南諸縣當山谷之孔大半爲礦盜之所據而高二者又個賊之首潛跡於礦盜之林遂數寧寶連年之有警而訟爲變向非守土者以死拒之尚有城庫乎有奪城而不據城者乎礦賊非流賊之漸乎倘一爲安丘之慘而潼關洛南盧水之間

成大震洛陽城下咸盜賊之叢矣斯藩伊邇忍形之
齒頰雖經逐走猶然屯囁於山嵐猶然橫掠於鄉邑
猶然對壘於矢石枕渠魁而解脅從聞洛之交遂以
無事而南陽之騷擾又以度劉開尋亦撲滅而散
之蓋當今郡縣以力窮財殫蕭條之野而盜劫者無
日不踵聞有司者或匿或捕倘乘亂而橫出則竊者
化為強強者化為尤無謂者出山隨者載途而無
爲今憚邪教之習布於四境者皆且繼而開矣陳說
至此而智端端焉如旃搖也蓋國家之所以制盜大

南極篇

人之七

江門稿

下者惟思信紀綱之二端而有司者亦惟是寬嚴并
布之民間試問今之天下有思亂之緒紳乎有思亂
之上子乎有思亂之富翁乎有思亂之善良乎何待
問惟是貧而豪者皆沾沾焉有樂道侵掠之色蓋民
之豪者志在漁色不敢裂男女之坊志在聚貲不敢
探鄰舍之懷志在僭權不得借統帥之權而一稱亂
則夕且肆然惟其所欲此一流輩者既不克收之於
上紳之林又或不獲自致於武弁之科又或不克威
列於吏承之伍退無應虛座之適意進有鞭朴之東身

而亂心勃勃矣故其進多爲衙門之積年退多爲市
之大猾爲鄉之土豪其又不能者則爲劫盜爲礦盜
爲鹽盜而饑寒困苦之民始爲之佐耳是以一呼而
千百成羣其豪而嗜者必假一題目以鼓譟如江南
近日縉紳之被掠被焚者即此術也蓋豪而嗜者以
爲有利則先攫之有害則善遷而冀以其愚者委之
官法而愚者爲之佐亦止以爲利則共之害而居後
自有當其先者而不知法不可或貸律有所必誅是
豪者貧者交相誤也向使豐年相踵衣食閑餘室有

南極篇

人之八

江門稿

吳臬家無進課雖豪者亦無繇而倡亂是以欲弭盜
而防變惟有恩信以結之而亟賑亟蠲咸以其時察
吏獎廉輕徭薄賦立杜籠略之門其還羔羊之雅而
有受時之心扶救時之才者亦無僅以長厚博名高
以姑息延歲月爲朝廷臣子當日夜圖所以保河山
爲生民父母當日夜圖所以安井野無不鋤之奸無
不行之今謹察衙門之積年而虎噬者法之謹察市
之大猾而鄉之土豪者法之爲窩訪窟者爲盜賊主
者爲遁逃故者爲賭博魁者爲邪教師者咸空其黨

不至委良善爲魚肉而監司守令之精神耳目期於同條而共貫則奸宄不敢把持有司而陰陷不售飛誹不售循良得行其志卽有緩急而就爲梗化倡大亂之端者耶衙無積奸鄉無元兇而士弁之無恥吏胥之不才者又何所憑而爲教化法令之中格乎夫恩信紀綱必先行之於朝廷之上一人之恩信足以結百官紀綱足以攝百官而後百官之恩信紀綱足以結萬民而攝之今至一夫操戈於禁地而挾其屋簷枕草之上無門扉而民殲於千里之郊盜幾爲據

南極篇

八之九

江門稿

威之漸此何等時而尙以其三十年之朝御不聞批答不時者爲可恒耶卽自古未造之朝曾有三十年不見羣臣不開民事之天子否耶

黃祠青溪閣遊記

七月望謁陵還遂有事於方黃黃公祠在秦淮之桃葉渡方公祠則冠梅園之山南當雨花臺曰木末亭俯挹勝之萃黃名親初許氏蓋三試第一人爲侍中北兵至命出收兵聞主易卽自舟際赴江其配介并兩女郎不辭威就秦淮水以頌故爲祠或曰所赴者

爲城南賽工橋通波焉令祠蓋故青溪小姑祠而人遂以妻女神之既禮祠并禮其夫人兩女郎於享堂之副側有水榭曲檻爲蘭若游燕地者欲樹其眉曰青溪蚤時蓋好稱說黃公夫婦事向可與虞寒者茲乃憑吊遺迹矣他日卽居拘閤遂以二子往就其閨婢外弟趙鳳雛從足時水未落舟而過閨檻前者橫吹黃櫨踵也唳舟代馬津代街市如綠江之路肆如開運之園東南樂土北人作珠眼觀閣蓋西直貢院從閤處見車蓋銅絛輿况又別而歸則閱邀笛步

南極篇

八之十

江門稿

卽恒伊夫笛處暑時蓋好誦唐詩孤高宜夫恒伊笛并惟有恒伊江上笛卧吹三弄送殘陽之句蹈其地踰踏觀淮水縱橫界列塵之外飛樓洞館丹流翠滴情踰躋在晉人間謂趙生曰坐青溪閣當誰騷懷沙諸賦男兒餐英飲露從彭咸遊又當詠九歌湘君湘夫人二首庶幾沉正澁蘭公子降於浦淑問邀笛步宜何歌也曰子淵淵蕭李長笛致不逮阿是宜歌九辨之初章悲草木之搖格送登臨於將歸吾輩蒼寧爲先秋之怨奈何見唱於秋聲也

木末亭雨花臺遊記

出聚寶門卽見雨花臺所涉道爲長下里報恩寺則長于寺自寺東折有山曰聚寶連聚寶而穿永寧寺之背爲紆逕登登冠方公祠名梅園山也公碧莽山中祠官弗可迹姑付一抔之上於北麓曰墓園石爲墳磊石爲壙登義大聊寄不可已之思林莽總翠宜字貞士之號制此向如望舊闕者殆亦公志西有翼然坦一方者曰正學堂舊祠而亭其南者曰木末當萬壽之杪故云楚歌云寒美琴今木末杜詩亦云我

南樓篇

八之十一

江門篇

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是以采其語名之蒼烟填壑清然過懷雨花如其鰾豆之案下輒爲永寧寺永寧臺後卽高座寺今折而二梅園冠永寧而據其勝爲僧別館所收梵像以方主易之者降所陟逕東涉則爲永寧寺北向而對峙水壺者高座太白蓋嘗登梅園望金陵有詩贈高座僧其族姪中孚者曰鍾山抱金陵霸氣背吟發天開帝王居海色照宮闈翠峰如逐鹿奔走相馳突江水九道來雲端遙明沒我來屬天清登覽窮楚越若枯于此日登臨之樂又口烟窗

引舊藏石壁老野藤尚可按句求也又曰賦詩留屐

屏千載庶不滅今茲乃調文章之價又有詩答其贈

玉泉仙人掌茶者余少小吟什微屐跡於棋盤良慰

溫庭筠之詩長廊夜靜聲疑雨古殿秋深影勝雲亦

酷肖觀已快後屏則雨花之碣置足矣蓋立而坦草

井井固軟北準大內弗敢亭云嫌於當王氣探春紛

運杓樽偏藉坐無間士女稱近都浮覽之冠而降則

有閣祀壯終王永啓武部所脫帶爲募始者又爲遊

鳥一起祠將謀新或便其符并得數寸之金文曰助

南樓篇

八之十二

江門篇

修闢廟客詫相奇也遂歸自長千里文生曰出燕都西二十里始達露曉一眺吳市乃有溪山客曰南遊差不惡然太白去國稱酒仙人尚望長安之日于鱗亦有愁來西北有浮雲之詠始不欲優游卒歲

遊鳳凰臺瓦官寺記

讀太白鳳凰臺之詠想見水三山又讀瓦官寺橫江館詩至三月三日吹笛山白浪高於瓦官閣意此閣之峻危必當長江之流與鳳臺各據一奇項入金陵詢鳳臺則曰在瓦官甚駭奇之寺在城之西南

閏七月二十四日自大中橋西寓南馳沿秦淮水闊
大功坊西閱驍騎舍得崇岡曰花盤志則稱三井岡
龙官寺有三井在岡而汲其一則兩井沸并爲倉
有矣岡盡而南直西而立者上瓦官寺也入寺有
留春室小坐益一老桂婆娑欲花而寺舊入魏國園
曰叢桂巷云殿左爲鳳凰臺則荒丘一杯據岡際登
臨所見信如李詩所謂鍾山開北戶淮水入南榮而
南極則木末亭與雨花臺并出城堞之杪由上寺南
行數十武有徑直西窺窰入者下瓦官也當門有修
竹一林可總登大藏閣卽元美所頗青蓮閣以表太
白者而左方則有軒可坐前有雙芭蕉可數圍晏坐
終日奕竟爲七言近體一章以去顧太初詩有刻玉
遠移獅子國布金高傍鳳凰臺之句可謂實錄蓋下
寺爲積善菴而稱瓦官則以元美伯玉葛剎部始據
鳳臺以叢桂菴爲其地更名上下以釋堽曰瓦官本
晉陶官地而他碑稱瓦棺以僧舌木生蓮華者不可
信今稱鳳凰臺瓦官寺云閣本高二百四十丈故李
詩之壯語至云兩廊振法鼓四角吹風箏亦皆實漢

南極篇

八之十三

江門稿

上仰攀日月行雷作百山動神扶萬拱傾靈光何足
貴長此鎮吳京今空憶歸然之觀而江流并迫閭麗
今去遠甚匪惟人事亦地氣爲予詩云百尺雕闌歸
寥廓一舉芳榭想清狂者蓋千載之餘慨寺所稱三
絕如獅子國之刻玉佛戴安道之丈六銅佛顧長康
之維摩圖爲杜少陵所乞樣本者并作徒談而讀仙
之句齒頰欲新金陵六代佳麗之鄉以筆管飛色于
欲謀諸同好爲序以冠臺僧亦云有欲并爲祠祀太
白者姑紀其行跡爲記

南極篇

八之一四

江門稿

處分西夷議

謹按西夷之害有二道術之官其爲患尚在數百年
之後封疆之害其爲患卽在數十年之前當利瑪竇
之初至人止見其所挾刃行畫華之書并方物之殊
奇碧眼如滴又但言九萬里之遠談天地之說多異
甚遂以爲新聞創見而就之叩其宗則伴排佛老而
釋入主入亦疑其近理不知其以西域之胡人曰耶
穌者而謬指以爲卽上帝之化身也故其所撰著
止病其文理之乖悞而尚未深駭其爲邪說久之借

潤於山人文士之手而文理貫串經史矣及其坤輿萬國圖出而明言天主之降生有地曰在大西域之聖土其天主實義出而明言天主之降生有時曰在漢哀帝時居然以 上帝爲曾托身於胡女之腹詎有 上帝化而爲胡人胡人還反而爲 上帝者乎豈有深目隆鼻之繪像而可指之以爲 上帝耶無論其祭天之說中國之法庶人不得祭祭而其所祭實胡人非 上帝號曰天主而竟敢於無天此其罪可勝誅哉亦天地鬼神之所不宥者也夫佛法之初入亦中國文人摘六經諸子之精華潤色其說而譯之而久之反以爲釋子出其下後之讀者不察以爲佛書真如此欲損益其章句而不敢即漢人亦豈虞其流禍之烈至此今之佐天主教者亦以中國人潤色之而久之又安辨其非西洋之本文耶此一派流布士庶之間非釋非道又樹一欺天叛聖之 今人已靡然而風久將災戾戾即其不爲婚娶別無生齒而獨不有奉行其教者耶夫佛法亦豈會婚娶而有生齒而今之僧尼徧天下豈盡皆天竺舊

人耶然此猶爲道術之患慮尚遠恐此輩妄借天主之說而陰敵華而爲夷者其指也蓋祖宗之法其應朝貢者俱列在典冊即果有通聘入聖朝之使本處撫按當查其來文來歷據實以請使有俞旨方許其海航就岸而刻期押赴入京刻期押赴出境不聞其擅入境私受客者自廣而閩而豫章而金陵隨地布人立教而始借援人京都此豈朝貢使耶分布京省既收士庶之心而羽翼漸不可剪其敵華而爲夷亦居可睹矣香山舉固華地而控夷人所自入之喉者何至爲外夷盤據城屯之所置不問而諸夷日填實其中志欲窺爲者其害閩廣人能詳言之既稱去中國九萬里矣已而所持之書又稱八萬里今所辨之疏又稱九萬里其說託遠方以解中國之疑又居可睹矣此必近廣夷國窺伺中華者不然財貨之源徧諸省何自輸不訕耶中國之黨與既繁地形又廣又散布各方以觀變萬一自舉大舉闖入此輩爲內應則奈何臣子而無天下之憂則已有天下之憂則當爲數百年之慮矣不心寒髮立耶客之姑延此

晏日則有如晉之劉淵石勒固一鑒也驅之使復還其故巢則有如宋之張元吳昊此又一鑒也卽不然而一就海航孰保其走倭而走諸夷耶以九邊要害五方險易爛熟胸中之役夷而斥之以干其情則枕戈揚波之患必多事於東南矣倘有不測誰執其咎不如收其人而禁錮之嚴爲之防既不至使之生事於內地亦不至使之生事於外方嚴諭兩廣軍門廣東撫按責取香山縣之故地而以此輩爲質俟暴地盡反而釋之去未晚此輩卽自謂暴夷不相遠亦安南極篇

人之十一

江門稿

得而許之卽此輩之禁錮亦不可使并之一方又不可遂投之遠裔并則戒其有合謀而還則戒其萬一以計脫而走胡走番走倭也不如安置於會城素所而責之其撫按監司必不至有他慮也庶長計乎而香山縣之故地終爲外夷瞰中國之隙者恐亦不得不併蚤爲籌而還之中國也

遊莫愁湖序

秦淮益吳市富麗之通川鷁首競奪飲歌互答露而不堪撇波也玄武湖則幾於島嶼繁洄海瀛錯組又

禁不得蕩槳惟莫愁一湖間曠幽渺鼓柁乏人如踐明鏡之皓澄坐青天之碧霄周圍數里不通波於外津而棹轉客酣颯然有上假虛無之想飛危樓於鷺鷥之岸布列墅於萍荷之濱眼并山青月將露白北瞰則石城卓犖西暢則鍾阜冠霞翠微天橋於空際幽興淋漓於雲還客因稱南國佳人盧家少婦若將掃鬱金之堂塵敷玳瑁之梁燕頤酒人浮之惟是暫謝輪鞅之役直破琉璃之垠代沉淪於椒漿和嚶鳴於風笛澆心花之空湛抗舌電之光流其樂只且何南極篇

人之十八

江門稿

事請佩江妃索珠漢女握石向成都之市逐雲入高丘之阻好色傷大雅青蓮益微礙於楚人若乃華清爲玉環之芳泉石淙寶金輪之瑤几并以文君村以明妃清檀浣花施專若耶必緣珠與紫玉始虎丘而金谷未厭吟嘯殊慚遠況豈所謂天地有情色界在牢籠之內江山匪勝豔姬爲寶貴之精與

遊天界寺記

天界寺冠都南鳳山二里所山益鳥形寺閣則準其首西北向稱三天寺之一以九月三日偕二子往就

九官寺側禮他客至則二子觀毗盧閣并周廊數百
檻竟子再手之從左扶入殿前兩婆羅樹結實如小
兒拳者二子取娘之視地湧佛并輪藏從者一再轉
予笑曰是僧持法輪耶遂出自右閤將觀於毗盧閣
僧前便道是諸庵遂有巨樹二章當道者咸合抱黃
練一銀杏一白石鵬折入僧退竹居巷良佳排闥見
朱宗伯所作碧梧翠竹字左顧得精藍傷山者開闢
糾什其盆石之卷有芭蕉六七寸植者亦心盡而展
有雞冠三四寸而花者嗟賞之詢之乃知寺有三十
南極篇 八之十九 江門稿

六菴子遂欲以甲日備諸庵呼輿蹣跚之則比菴
善功德竹巡竊紆最後之東偏有亭松環山如半
肩又西爲月山頗無落然亭外有數亭之栗又西入
爲大萬松門有池曰長生最後僧居雅飭其盆花如
棕如杜皆不滿尺可玩出而前周天球詩欲長蘭若
諸天上路入重雲不易亭坐風久之去比鄰步則爲
小萬松當門松竹通襟怡悅人或新署其門曰雲溪
諸院咸西向樓各各對山山蓋閣所萃之風自西則
海關中副山之半遂爲石鵬遠僻之與而中車術故

道東還矣踰竹居始觀於振衣菴蘇無他奇又東爲
普應卽合抱銀杏婆娑處也又東折而人爲小半峯
大半峯小半峯有枇杷二大半峯則有玉蘭二巨可
拱出故道南爲蒼翠菴詢所謂芥翠亭圯矣遂還飯
於方丈飯訖登閣再梯雲始竟閣道凭欄目暢有元
氣泥茫之慨其後亭亭松處曰珠煉堆僧宗泐所苦
吟索也於是欲問諸菴踰方丈自左脇得一門當
門有菴曰便佳焉爲登登甚有二冬青亦數尋受
風驟矣觀壁間畢藏世界圖蓋按華嚴經闍千萬香

水海信廣說也出則歷宗學具所訓提學人者自西
折而南有徑天穿又東大幽閣爲古拙菴菴無他止
門還是楚東又幽可里餘又折而南曰南峯有橋於
小溪之畔而結架覆之如亭其柱繫樹而維之可坐
爲小憩若入萬山在雲望之腹送柳浪松濤手弗惜
爲手遊也問菴竟又東臨其戟木之巔瞰東嶺則小
萬松之外幾肘視矣足左鵬巖遂僻處也遂命席藉
青或持茗者退贈松枝橡子與二子始嘯謂之遂欲
快休遊煩者數日比去第知西影之將懸車也循故

南極篇 八之二十 江門稿

道百折出至所謂宗學則又西折有清冷之池池又西南折夾茅旣窮有拾級登之者曰西菴其菴頗華飭而僧之間靜山之體幽寂遶南止其逕如羊腸蟻珠蟻者弗係菴登至西垂而陟菴後則見天家楊梅園園實割鳳山之南麓嶺前則爲鳳臺門循故道又自雙桂出口已西御道命酒於方丈菴三十六菴止閱右之十一左之四其二十者弗及閱然已收全寺之勝益寺枕山而諸菴懷之藹若在平地者可無問二子則採花簪冠玉先發入聚寶門日西匿追及郎南極篇

八之二十一

江門稿

宗伯氏曰菴梵刹志稱鳳山六景西菴則逕蒼翠則松半峯雙桂而賜殊觀南菴向其碧玉古拙收以品梅左殆右借而側則廢古拙若全室松風以萬松二菴當之實左右常蔽亦定論然竹居不與將無以小妍拙予所取右之竹居左之南菴抑山林之況則南菴幽棲矣又曰太祖嘗至天界而見吾爲曲花樹者其人僂僕太祖曰花人爲之子之身亦爲之與曰天曰天也子又拂草木之性而植槐子之僂僕且

以再世太祖所謂盡物性者然山之坳者凹者不嫌於曲就如諸菴殆亦山性

陝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南公墓誌銘

西極生今昌陽益逮事觀察衛公是時以參知守東萊就謁僅復延者三詢問枯四三語解簡重嚴介矣昌陽雖年屬然天職過訟獄者駢赴公弗輕可一牘今所爲追贖僅二十緩耳公之以關西觀察行此二十緩亦竟弗問郡邑之使使踰境者盡却還公去而有疏公同貽是官奪職者此尚可謂有天哉蓋有南極篇

八之二十二

江門稿

厭其形已陰中之其人後終以不飭罷然銓者雷公矣此亦天定人勝之效與公捐館之三載昌陽令又再移爲洛矣其子之瑛之琦以銘請雖領之而劇不果爲遷南俄渡江矣之瑛又輕二千里終命之奈何終辭使知已之槩弗公論職耶陝州之有衛益十五世而至觀察公其可致者自嵩以下嵩生道生贈參政卿卿生贈參政大有大有以劉淑人生公曰三省其誕母淑人夢千雲之松植庭畔繼有持絳衣入室者受書輒成誦弗諸兒戲角雞鳴卽拂盥就父母

父母憐撫之對曰昧且弗作卽枕蓐之戀幾何贈公陰器之常仇與跋澤莽中一牛俄馳至角獵走比詢牛竟莫知誰何氏養神物役之哉昇浴於水際俄暴漲作幾溺沒牛人適至牛立投淵員以出蓋公多異微短此豈歲有考之喪遂欲廬居號域母淑人憐其少小召還比憐閱而以婦劉淑人歸事主母并母淑人者內外下皆同閨丙子爲諸生主母蓋善病而公夫婦所草瘁牀膚者力騷心單矣家窘而釜空可憐也余槩之弗克愜如而世父委之公若弗聞公出婦

南極篇

八之二十三

江門稿

手分弄金銀字命之曰失字則有如今詰旦訊之曰若婦已應若向隱卽前其婦訊之曰銀字無恙耶曰固無恙夫弗寤爲堂上悖類情立吐邑相詫以爲未嘗有比三月卽以計吏北百姓如往例納贖鄰之至以輟強兩公弗使前將答之適已發旬月而母淑人以危疾革矣聞計卽歸以三日而趨千里之陸尙速視珠玉之令問後命則劉淑人以善視阿叔討公同又廷守者而私其百斛公聞之尙自憾以向弗盡子

南極篇

八之二十四

江門稿

管所佐之母淑人聞所獲計自公遂館於水氏雖食貧其饌無之飯哉已丑而公遂再通籍以踰年令澤也大家蓋以潘與東征矣下車而盡汰役之不律者祇問孝節者式之膳士以田振乏以俸三月者能聲臺使者爲移劇卽鄂卽鄂車馬冠蓋之所吝轅鮮脫於反者公校之如秦刀於空闊老圃或以失非聞逮訊其人莫肯應輒舉出尾而號之曰盜者還一人卽趾錯窮之非昨者偵之獲所盜非狼籍其室見蹤痕以失金訟者訊之弗應輒之訊賊婦亦弗應於如

也再補今掖時探使侮海石諸邑要屬禮矣而公獨抗州之掖有金穴三山之足水據之探使以水斗汲五其龜手累日夜弗凋役者稱病公請以千軍往人執牛一斗左入而水右出一日而流絕掖薦無以輸納公出倉儲數百斛貸之復力於積事比各郡蝗被獨有年矣遂爭償歷歲之通會海波驚調寄萬公躬問操大東之輿欲觀其於有司公九發咸聞之萬公嘆曰今百步之腕位憚而折衝哉手勞之金猶報命遂以公冠諸令五年放最獲階文林贈如劍戍戍

以計部郎主太倉倉場聞盜藪弗可詰公爲方牌堅之顯又爲圓牌堅密處俾役者執方以見圓匪盜處人咸至又置鐵千入倉則吏付籍出則推數遂聞無職者例倉羨得自式吏自如往叱之曰以此言踵者孰若矣竊至數千萬計公欲以上聞然嫌於短僚者亦竟弗問也大同農雅見計部歲得賜燕公獨三

南極篇 八之二十五 江門稿

軍而軍用命其後又弗至公遂以不克職自劾部堂亟馳解如格考績普奉政大夫報命又督鹽課兩淮三月而解至七十萬金運可以備進弗許僚者虞其罪已毀之制府李公司農趙公信公弗仿說不行役竣摧山東右參政分守萊州并部青登二郡公不嘗令其附廓掖手去僅十年耳效竹馬馳者三百里掖有弁雅不善公聞公至挾妻子走公召之使還無謬恐弁人咸自效濟究問營機命三郡糧自海運致蒲台利津食者誦恒河沙徧郊井曰誰實生我海升實

漁某卒以自給公令下而昨舌斂襟又將其月俸卒弗至預貸待償也嘗以期課諸生觀風賞格外又特眷有差巡行至諸城見學宮不葺遂爲謀繕竝有事於日照福山諸學宮於寧海盤山則繕城於昌邑則修堤他如他門城落泉咸有捐也公獨以贖二百金往鎮築三載後肅然無長物奏績贈三世提陝西按察使修到鳳翔平涼過里而向所不快公介如石者計嗽之鈴者諒其誣獨感謂於丑秋就補燕雲俄遽危疾遂殞惜哉則之瑛實待行扶柩聞關曙公之廉

南極篇 八之二十六 江門稿

貞不究用至抱首丘之憾少陵不肯憤惋於房太守增耶公雖性狃約然展拙拯困獨力諸生時見叟保劉林則者降冬且就斃解其縛哀之良久題曰初也公衣之其衣以寒還其家人雪行見幼女泣者撫之知妻者遺之遂召其入予錢粟使謀口實比第弗片刺授公門然不難借力水火桃林有貨耶誣坐重辟者郭先生也二弗敢理公獨力白之報梓里婦有重大產子尚穉得者其弟欲逐嫂而兼其有莫能止公白之史懲之婦獲保其孤執金帛言謝弗領也婦他

日以活免獻受之婦出而即縱之野其飾行藥可謂
爲長者述如此當文翔鳳令昌陽諸城生有館於公
者口昌陽令文舉公因諸城令以其配淑人劉誌命
諾之而公折節進函遺官百八十里之外請茲又銘
公之幽子終不惜形管以報公後世其以子爲可寶
魯鼎者耶公生嘉靖壬子十二月十三日卒萬曆癸
丑十一月十七日劉淑人少公七歲先公四年卒於
官五男子出淑人則之瑛之琦並諸生出孟則之玠
出喬則之璚之璋五女子出淑人則遺儒士王大道

南極篇

八之二十一

江門篇

學生梁堤監生李安民揮冒王文燦出喬則字揮冒
胡象孫述祖之瑛出女孫三之瑛出者二一字王恩
紹王兵部以悟孫也詳著淑人前誌中銘曰

曩有長者古人之目斯亦微燒而負倫與客或拂弗
應宜其日倫京聞也有茲焉命公者客曰拂台請私
證其鳴陰嚳僊子鄙夫安可爲台將以承公筵爾雲
鼻

座師胡吏部祭文

維萬曆四十四年歲丙辰之五月南京禮部儀制清

吏司郎中前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羅石胡夫子卒
於里閭十月二十二日其門人南京禮部儀制清吏
司主事文翔鳳始以醴羞走使宣州而奠之其詞曰
某益自其年十五六應鄉三物時即讀夫子詩冠天
門之筆子以爲閨式鉅裁也又八年而始復調知已
遭青眼見收也又十年而始獲釋南宮禍不終辱歐
陽子知也又六年而始復解令爲郎署從夫子鴈行
後也師弟子一堂而典禮樂詎非百年之雅際儕輩
所不可期者哉抵滁陽之郊而聞吾師已捐館其梓

南極篇

八之二十八

江門篇

里者紫月矣嗟我其襁褓拂襟而慰司命氏乖耶渡
江會攝其署事而未及蚤喧訊其家賢季以游太學
至相顧而問夫子之當門子大謀佳文聲者又繼頽
絕止巽然一小郎子立矣嗟我又安能爲司命氏解
其奚乖於覽揆摩錫之初指亦才妬其天之君子耶
當某丁酉見汰於秋游秦士諱弗服至流誦其上者
而庚子特簡名流主泰試則吾師暨玉林江夫子偕
也某之收籍端聞海內之好才者以爲慰然竊自憾
其十年公車間而始復副知遇然劉生守臚輩至冠

麟經而低昂元士則恭士習寔自此役一變者誰何
氏力也獨怪夫子爲大行人九年淹不遷遂自神仙
宗伯期用天官可謂人定大勝矣是時某自山中以
一由通口其同門士趙乾所之野爲第一輩宜錄用
而夫子報我以人情不耐直絀我且側足乎已而果
有厭夫子直者改南總部長矣夫子遂欲終林栖而
某又自都爲疏通曰與其爲樂正不察之喜說與去
亦之姑遲遲耶然夫子勉出而又六年弗還何也嗟
人情憎直可無怪而天又奪其身不俾究施亦將和

南極篇

八之二十九

江門齋

俗情而快妬者乎吾恐千春垂簾之管不爲天人誦
伸者自歸才子職掌世有發吾師之詩而問所不朽
安在者終將愧矣嗟乎歐陽子卽無蘇長公一序
六一集固自名冠天下矧其門人亦有得與於斯文
將爲世所取衷者吾師作山河之氣因日暮天而湧
長江耶尚賽

遊長干寺雜記

十月二十四日以趙生并二子出城南則先走西天
寺觀佛牙蓋一巨骨縱廣數十喻噫嘻得迎四十齒

齒縱廣數十計其肝閣過車輪梵貝之編蓋弗道殆
外方異物之尚俗僧以誇詫擅越者卽傳異亦釋之
說餘韓子所謂宜戒除先之者安用此以飾謂耶遂
還就長干里之報恩寺寺於唐代稱長干入則有水
如帶於環石梁而任此有次者星人之所舌掉客履
之所踴傳蓋實界數百武廷爲消長破寂之所小越
於左方之碑可視其齋僧之銀爲次背也寺牘僧六
百輩兒倍之且半而以時爲大齋會亦不啻數百止
持一飯炊豈不爲人嘲耶遂陟觀於殿址久煖弗可

南極篇

八之三十

江門齋

觀而址則如宮殿之匡廊壁歸如蓋做大內模之其
亭端惟琉璃浮圖尙無恙予所目攝諸浮圖自薦福
慈恩而下卓大地而柱長空者樊臺碑砌石而冠紺
林之上七寶合成五色炳麟白日競輝綠竿獨豎則
此爲最絕矣翅而聯之則節谷當於九級嘯風鈴於
八翼三十六閣啓三十六閣局抱以環殿蓋以金旒
琳那向碧落浮翠丹臺如錦標團霞其陟則以梯冠
磴踰梯載九躋磴維八而始造於相輪中則藻井蓮
金龍鱗照爛其閣之啓者偶則當四奇奇則當四

第一閣道窮際尚在木末而花天界之畔第二閣道窮則塔竟者為帝閼吳內萬歲大祀諸殿浮嶺者為龍光龍舟欽天青龍諸山牛首則雙闕學峙長江則萬橋交馳第三閣道窮則鍾山拱陵靈谷組嶽於東北三山浮黛二木橫洲於西南東南立玉璽於天印西北捧翠微於石城既踐上界垂瞻四遐恍若攬化人之館以適符天之所於是又八休而始降於下方遂就放生池又小憩其亭曰濠上將飯於庫司之堂云朱蘭嶠狀頭在姑命席殿址前更選一精舍於南極篇

人之三十一

江門稿

大東曰石鼎齋有閣覆之可今收浮閣之勝慨既日下春又就其東南隅觀魏國幕不及受若馳至木末亭日脚已沒度泉煙莽混合擊大酒十行歸去則浮閣之然燈百二十八閣者如列星之綴遠空也抵舍得大人家書為半載一快姑以平安代萬金太白固曰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無論陶子再渡潯江伊洛亦予之行州矣

東海遲翁墓銘

東海遲大成諱勳字季千五百里而遙予於金陵

首謂銘其先子處士公幽大成于今時所品士第一人而嗟嘆其文謂如六龍行空者又世為德園尊年表舊令往與明之其笑松弗予耶遲氏掖人徙萊陽之姜家山益五世自景始墓生今今生惟維生文祿以俠聞展與張之鄉人傳東園先生有男十三長即處士公鶴字直山次子次子為處士公而悟岸巖時即強記蚤失恃其志者吾如座方中卿督之稍事遊學業於塾而東園固好客屢交於戶或為約之弗能有事於稱貸家計遂大蹙又窘於里胥之漁處士公

南極篇

人之三十二

江門稿

年十六即慨然欲居奇四游矣去之淮揚吳越間因展探其溪山之妍羊歸解家輒獻千金其父所然弗自予也宋母陰厭其無所製甲中人奇之而遲以僥倖其里鄉使處士以其所心計於廉三者當鉛槧子不其然耶然又不私一錄即墨守章句者不錮斧銖較於家人父子間乎嘗越人易越人過檢其直二十金弗窺公覺之涂却走三十里反之嘆司馬氏傳貨殖至中薄版貞繩樞者為罔當而處士公買而士行倘邵氏所謂賈士抑又其所謂士賈者豈言不

嘗賈隱松崖子哉征閭中垢必販章其後楊之三公者四世匪以關西弗誣天地無知耶君子微遲氏之厥支都也在越兩易草木夢有捐膺惻者曰斷吾臂公驚猶馳歸而仲氏折屣至絕蘇其孤周歲子之至不翅身出吳孝友暗命繆之而萬若是塵井間乃有近京丁哉遂弗克速服賈侍哀白爲萊氏之娛東園公病以其寢食爲寢食衣祿弗釋也病比間而鬻者畢筆呈歲校大捐其儲推付里之稱廣者又輸五百斛付子東園公前一級從兄子有附重辟者傾貲爲南極篇 八之三十三 江門稿

解免復子之貲使就賈比再喪資斧冉子不厭俾底於有乃已後母有四女子其貧資視其女加備歲再稔須其將以全者殆千人而冉輸千斛令長嘉偉之公弗名自予以旌孝遜弟所東園公卽世則爲殯妻收蜀函木稱美含槨之儀靡憾叔弟又先殯而字其孤如仲每撫之潸淫恰也六十而執後母之喪所尙簡苦塊者罔敢以哀且賸稍殺於禮此其大節可數者會有詔單叟而德者爵令以千公竟弗能強公謝也畢世不營折脊人獨延綬掖之雅於蘇者俾上座

與諸子游性飲不勝斗過佳客至輒盡石夜則坐摘舊編擊節之謂其子曰若曹五其各詳一學諸子遂事易書春秋復占其三詩禮以須孫行其所構吳越奇書曰淮浮海者架箴當鄉先生也諸遜所爲馳臺如雲者卽自謂翁耶家儉數百不朴而受招律如三十年江澤海滔天吳弗驚稅墻怒邑長而還其部之以業聞者幾及公介怒解人以歸公之天人相也今俸而辟爲鄉祭酒者弗應獨剛竹嫁木以自儲與東海固頌隱之奧翁間有所挾而遜者與文子之自西南極篇 八之三十四 江門稿

幽往今嘗欲追張橫渠今雲巖召諸父老舉鵠公堂之跡海人多大年九十者如林至有踰百年者欲以好春置牛酒前之誼圖某衣冠託杖策凭几之狀視民不穠而尚商處士公卽隱辭人甲子且強之爲椿萱之表會以道不適時去竟無強起公者公且欲其諸子往就今於千里之外嗟文子固尚須大人知耶然不可謂異人哉而書以七十且四生殆靖癸卯九月二十四日卒萬曆丙辰二月二十八日配梁先九年卒其父子所謂孝友勲績亦其佐佑男子五四

爲諸生化成克茂并蚤世允成大成卓成
者孫子一龍景龍龍煥龍開龍衛龍廣龍
龍震龍華龍環龍膝下者如玉行也而龍躍以十三
齡操管子拔之至序女子一女孫十一所婚嫁盡故
家人姓其狀中貽其所生番於胤者茲可謂涼德勝
耶各有過覺龍山之陽者必瞻景護摸矣

總部氏曰呂察八代奉山然挂護墓之議坡老始絕
筆不爲碑誌卽以制至弗應也子自伸毫爲文欲謝

絕南錫而未果謝於知我者然不慙爲佈語人成兄

南極篇 八之三十五 江門稿

弟遭子見珍而俄玄冬浙江舟陸兼之其志良苦舞

井以子爲可與言至不愛他顧人哉子固知處士公

長者當子陟之萊之原日其第一舉曰杯海箕坐拈

吟有注酒平提大北十洗賜直樹地東溟之句恨不

排青天而攫其空翠則允成大成其從子竟成從允

成筆法淋漓或謂駭雁耶子恩氏子前草花有輒有

快句卽爲勒石山鵬旋命鶴人降而山爲市可云如

海霞森萊數百十里遠山翠微者停露數犬如黛龍

蒼丘中間望蓬氏之 幃樹而陣結者六將之戶

庭與或尚有以此遂爲公罪者然于與諸子自詭爲
天界滿璋之觀爾時會得不欲以簪真掛西極先生
其曉浪於蒼煙之杪哉而允成輩則藏家夫子天經
於呼吸帝座處北之响峻禹跡而予以計史此首若
輩以龍躍將我百八十里至平度需灑別去諒固不
薄又四年而子爲論次其軌行其食處上公報者于
爲若莽操貞造物家矣後世以子爲不苟於解說
四載之銘曰

大海浴日之東摩天西極之學茲其垂驗歷千百世

南極篇 八之三十五 江門稿

將有按此詞而問碩究者尙禮其人萊海之閒

贈文林郎湖廣荊州府推官王公配封太孺人

朱氏合卺墓誌銘

王氏錢塘人其遠梁宋間五傳而爲今考功考功之

先子曰司理贈公稱鳳溪子自其高大父大用以行

賈止基永城之節鄉遂背時其北間至擬陶猗氏公

茲以名貴卓中原諸矣爾乃構與越江之畔大雅贊

綿幾自土漆沮而蛟豐是宅卽孔氏不自宋魯微與

非鉅夫亦不能翹他郭之遐遄懷甲冠其舊氏族先

河後海信觀德以七世王氏當其先達葉游即祖武
闕敏宜其仍蕃弟以施公而杜夫人之與英達爲
邑弟子月經祀書圖載席矣然少小龍養於擊鐘之
胤後閱修姬妾所繩振於樛木者其微幣將登不啻
五兩頗耗其儲斯亦中葉之不啻與雖九六遭奇其
所挾亦異有欲售其滑陽之兆嫌之還縣西之典
讓其北一里所賦上黑墳蓋莫之或取而公氣岸固
自覺蓋其弟尚亦立明堂廣藝之殆若蓬邊房之羅
次者吁淮陰營臥不啻欲其倚可置守塚萬家耶于

南極篇

八之三十七

江門稿

公拓其門廡試今容駟馬王晉公手庭楓者三而陟
卿相磊落博人之觀公昔展一執乎厥後舉木拱棠
楸之華極望成林鬱然遠映矣形容式而誌之曰若
城茲所謂土形蓋錦被覆嬰兒其有誕生者夫中央
者載之魁也地家論形有蓮花孔雀之目至申落傳
變惟土形最而黃裳之徵行玉是錫初姓之閭衍天
若傳教之病日革囑其子賦曰必葬足我其當之孫
子
久萬鍾食矣遂爲王氏之郭原膝室茲不謂
手於公耶久之益獲落不振城所不他

人屬者廣輪三畝而匪耳墓所稱棲華鬱若者爲其
昆弟僕而童之河宗文不仁白波將林莽爲墟三百
戶邑通矣公摧坎塋勉自樹足楚然其里昇而特好
任俠載義雖其腹食尚勤勤扶其隄給里之壁立者
或日一舉炊尚以風晨雲夕收市人十輩粥之者靡
佗不活哉公嗜義益策肥之倚括囊其官還還方阜
鄭家億數百計僅割一錢以題立頌而公獨拔其口
實爲口實以命家人雅頌或欲以廣廈千萬間大庇
外王去其萬丈益洛陽城尚託空談茲焉蹈允濟于

南極篇

八之三十八

江門稿

濟尺披扶一班宜其以威配常舉四丈夫子耶至其
名子必曰卿曰福祥益萬盈魏人若逆微之季即贈
公鳳溪而相委世卿福善爲汾沮之儉以利用厚生
然其夫人所善者贈公之慷慨捐惠惟肖而常夫人
雅能家亦獨首肯未滿人口頌我茲其婦依倚者
畢世國武思壽其母微言其嗣耶益天立配王氏矣
其夫人病啞每語必涕和數十武乃進贈公則掖
之代扶老所須即盥盤咳孟必躬致益七涉月比弗
怙則憐踊號絕聆者感之攪涕常夫人殞則又絕弗

趙者移時三十年尚省理王之宅如初得遺老閣帳
詩傳錫類孝子附公多男子咸貴以名輩聞信天
綏之履亦其責應於不貲者耶驕驕雅交毋進朋好
嘉話與遊必長者比於洛者蘭莫之醕取諸嚴具閨
人假鮮鼓清之佐手瀟瀟以授凡稱有姑曉昏謙集
無主客愧先醉時必啖咸察其啖以爲節人終風願
言斯密其思結之感公有偉應而不售世和先酒德
魯亦噴吐神薄不自景耶葉固有偶爲慘尊之評上
至愛偉故故之只顧賺開儀達稱高蹈異人無心而

其下家適獨怪於盜竟用今解殆亦天特之一年所
子三極序遊令勞之曰若蚤詣於遊乎奚俟我舌本
直若翁爲而王氏終念今前置茲又微厭厚爲德海
無殺公亦四丈夫子三極以貢三益以乙楠爲石樓
今三善以辛丑進士爲考功郎中三德則癸丑進士
終資公之卒以戊戌二月一夕醉即委蛇老杜不嘗
以三滴留那道家益以無疾致善應然已逮仲叔偕
鄉歸伯李成諸生矣其後三年所王氏之天大衛祥
發摩市歲考功君以荆州李復贈典如級母爲太孺
人嘗再徵分考十役三巴東海以蘭省改銓嚴嚴望
崗突而履李亦釋褐諸孫則文旻文照文蜀文英文
太輩咸次第婚序琳琅環膝以歡太孺人公所不畢
躬御者以遺太孺人太孺人以子貢就大家東征之
春選芳貞麗其里侍則以上春衣良周子姓青嘉旅
進亦靡重今日其稱鰥寡之則邑大夫以下咸修玄
黃以侍賓於庭者歲相踵也子孫前子糾始首須太
孺人頤之曰余所謂親褐之閭也比蒙右氏亦大澤
之學空乎桑梓若茲矣福祈享遐歲勢祈倚艱哉小

子母卽淫崇寧以薄祉其或偶已以族鄉之曲也則
余過矣子孫稽首財誌以爲珍誠太儒人之誠殆亦
敬姜勞逸之訓與其昭公所謂載德不遐有佐考功
兄弟所寶其二人恒言憶一通者若其家世之大訓
河圖也贈公七十有九太孺人以乙卯十月徂年九
十終齊萊氏適妻贈禮大年之喬配於爾堂造物益
不倦於翁嫗卓矣贈公向有記考功狀又雅可貽後
余相識石齋紀五葉之略肆弗一一其所出

又用厚曰南宮述論禹稷躬稼有天下夫子良以爲
南極篇 八之四十一 江門稿

尚德孟子推論以仲尼當有天下其嗣亘千萬世固
匪祚胤蓋衡德以爲差靡德不聳誦法聖人則權衡
於畏天矣萬世載守以印一 帝帝天之覽探下土
實齊德人賞善祥從影響國辰而世獨見育人之點
者倖而售其智弗究其終有赤族之跌遂謂上皇亦
茫莫或弗昭歟微漢範之陰陽殆誰耶漢之昏溫智
禹稷乎則無思論當不絃斜古人所恃可懼者 帝
天誰能以短晷誣詎聞質民貞士或虧玄來之報卽
心殊如面實有財以大律霜者案王氏之世亦可以

親矣其前徵蓋青國之王氏之有考功兄弟亦初登
之祥其食報三靈者奚敢代若鈎股自余爲洛長特
選相命也茲又千里梓長江之遠詎乏廩人役筆厥
知我我庶知之銘曰

大辰之野叶 帝明堂五星日月載出入應天官其
以彌良耶太原鄉邨之系時稽又鼎重一錢幣四世
而章五世而祥百世而載其俾其倬茲之曰天也西
極生宜銘此台防

丙辰儼體四篇
南極篇 八之四十二 江門稿

報揚州謝戶部中秋啓
伏以白兔搗玉杵之霜好向揚州騎鶴青桂開藥珠
之館正宜瓊觀探香有如執事名動丹臺人如玉樹
三千功滿瓊皓闕之清輝八百行圓跌絳河之流耀
某挹澄江之橫露飄飄望颺御十洲對淨練以聯空
脉脉隔冰堂一水餘光借照始知今夜之良把酒祝
君但願如恒之盛

報王彭伯考功請銘啓
伏聞雲漢之章不借絲於野蘭巴人之調必卷舌於

陽阿哲匠登筵擊繡自應關手天花雨座山香尚
舞春況如就事者芝有耀彩大門珠唾梨花月戶
龍无首待春甲而冠屯雲老鳳有毛儀紫庭而和
樂報吳天之尉極門人並廢榮義合防附而典悲
發有懷小宛孝思維水不枯是國方將拂拭三峯
砌僊人之字隊草上樹君上母之山自非頌野史
櫛授蘭閣臺人史安學格功聲德垂輝香案墨卿不
謂揚吟而堪碩委有道像舟之望原長價於中郎少
陵碑版之詩須揚光於北海良非固陋所敢趨承憶

兩極篇

八之四十三

江門稿

初聞政兵權正值提衡銓鏡三充氣色都錄中準之
半多士噫暗總爲燭黯之照繼叨洛伊之長投自壁
而贈木難達達梁宋之遊便青精而拾瑤草清揚既
林慷慨而談黃水來天品落之襟洞馮碧嶺地英
雄之骨秀靈臺時折一寸丹心昔自如冬日之出愛
客湛雙眸青溪某果在春風之中使命浮江千里至
勃盧宵下懷某月一人遙憶牛南敢不效蟲臂於牛
眠述蘇老中朝家世竭見肝於兔求贊膝公天授室
城姑報空函劇顯下亮

彭伯學口號事某客丁傳族
家散詩之香玉女三案臨作

齒牙之秀胡帳皮可脫張方平稱靈壽寸甘靈頂
摩上再將字中小友張得字于之樂府中吳會碑
戈探得落之魚石上獨獨金簡或風霜而爲字受紅
玉以成文善結青練字輕艷之字夢在丹葉白關
歸油之賜益思文應天下宗神吏求宗伯特北遊開
國家元氣行卜已門某門曾有已依陳陶此半星
衡李無由仿事在仙人身上喜從射簡便以式感一
而和風字等兼設之王諸真秋月獨傳凡案之充因
之門心字下其功華儀

通陝西按察李公啓

伏以華山西晉使星仰法曜之臨雨谷東開瑞雷捧
真人而至暮收來書雷飛避馬之亭少吳涉津風帶
陟方之節恭惟執事北牛一人中台獨座風雷咳嗽
南極篇

八之四十四

江門稿

宜推王佐之才袞繡衣突爰仰夫人之長但聽製麻
之聲疾恨不敢跋胡每聞破柱之聲冠虎于馬縮頸
關門紫氣望慈壽於垂憐天上黃河比澄清於笑口
游陳倉而逐天寶允流曲巷之清踐逆高而佛明星
塵捲咸京之館玄瀾素流盤空洞於冰壺清渭濁渾
判激揚於鐵筆某梓恭西極報曲泰兩國之風花種
中州當周召二南之地代天喉舌賤名附入小人之科
作帝股肱較邑列山巡之宇夢遊紫閣如將面質經
帷身隔絳紗尚爾神交雨丈鳳臺題首遙瞻翹羽之

飛牛渚聊空如戴樵岸之照野芹散東辛垂下濟之
光蘊牘格馳聊布及門之雅

伏以地載其樨天收其聲正奉玄亨之統日窮於次
月回於紀俄當霽雪之催星軺初洩曲江廣陵之潯
春漲鶴駕方臨更觀平叔之袖花生未遂通函先動
分鏤黃泥可分充易粉之盤白璧難酬願上椒花
之頌

內政簡牘上篇

南極篇

江門稿

報王彭伯吏部

避間獲問等世之略服之無敦石武庫至而口執事所以倦倦鄙陋者良篤遠馳使命而以不朽見委寸管欲枯何以塞問狀辭典則讀之欲却走矣執事憐才揭謙之雅主以太史公之後一人爲贈則雖沒齒當不能方萬一耳敢不勉副知己之托哉

[illegible]

至無望光錫力薦其世世賢澤不朽傲執事
情附世誼不表其志欲執事之惠不及此

簡胡又康洛陽

高山之仰軼聲價於斗懸河清之願酬鄉往於星潑
而某以迂陋登儒三筭今而爲仁人裾前之批據能
不覲面於玉樹之森風乎洛中新建親藩遂稱一時
重地當事者一片心花都付此間宜明公軼世絕塵
之步驟首發軔於定鼎之舊邦太微堂瑞佇兄即位
糾然而應執法之座君說我浪固不虛矣

報舊伊校李君

南極篇

江門稿

足下長者僕幸而稱寮友相與談道汝水之上把觴
練溪之濱豈非良緣清福我兩人所交願者哉無何
割秋五情冰如比丈有漢南之還又待僕於測景堂
畔而戴雨爲石淙之遊每對景思君志高誼以靡朽
然不謂遂天一方也何至又虛勞車轍於洛汭乎遠
音至而把讀爲怡然所望善飯善履掃廬巖之石螺
嵩門之屐以待文生簞再來耳矯首江下搥舷舂聲

報登封諸門人

嵩陽山中對語連宵攬月餐雲當時尙欲窮探幽竊

而弗從再也石崇之遊止借盤珠然十君子者好我無教片期定交而簡矣自年洛下勸玉趾而請丈之繼辱者其碩之名流所獲辱過倍乎兩車指將亦欲假旅輟轅而還回未果以須他日蓋欲還佳期畢良願於山家云爾七夕受事即攝司案牘無多可以登臨雖坎上費金而足賢於折腰者之迷迷也適聞於我忤如陳郡富山洛時於東郊嘗一將我願遺別況郵書者去聊以數字報懇懇

簡姜養冲老師

南極篇

人之四十二

江門稿

向在洛奉報函吾師所垂念於某者即父子何啻而龍道過渥至灑翰箋頭懷爽琳瑯常若含瑟於春風者以七月渡江未復蚤通訊而盛覽持芳札先開未敢輕爲裁各叩叩馳頤拜遂往拜至數月何以仰慰師懷某自童子服膺師訓歷二十有七年其不奉謁者已二十有五年雖龍門遐遠所密滌沈其五情以樹於世者未敢一日輕自擲吾師千載絕人庶周程歐等之雅軌亦許我輩師友間步履之十二月內計畢亦同歸省行蹤尚未大定棲霞之約何如洛中諸

士紳報喪并上之先生先日讀公撰壽二十四時無而公正學高深以聖人爲必可師以神明賦成爲性分中所以可及者非尋常同輩而覺其獨尊公一人公之遺教猶在石此最願公努力精進多積功業表

簡胡座師小郎

愚受知於先師者十七年所先師所以嘉惠愚者視諸門人十倍踰頃以量移渡江國遠及門之雅而不謂風駁已先驅也奈何長兄又繼之遺此毒條某門人何以爲情薄寡久淹唯兄以丁祝致之珍重努力

南極篇

人之四一人

江門稿

同許以紹箕裘者至願也其所過支俸薪讀代補償無煩事念

報萊士孫受之

伊汝之間冰雪在地而千里相詞披隆寒而東也我心何禁別卽累年人生堪此闊絕予與元吉遐近長江得佳什爲家慈壽琅琳之句抑何多致驛息快風卽至鴻音問歷已久查拈其青麝而蚤次一勝也

報平度王斌之

平度西郊將司主立人結談經之契一夕別去四載

同腸道阻雲深思夢誰寄雁渡清江得繁足讀之襟
豁眼明江雲如可持贈剪剪千丈供賢契揮灑之錦
矣

簡高中白淮安

近海上門人之來訪者稱仁人當流俗之下下贖人
之令任勞任怨而盡反海右之悍獨還桑梓至數十
萬口海人至百城家家祀奉之厚德資生之訓且躬
見諸運用豈空談者可易髯耶

報南陽方元順

南極篇 八之四十九

江門楊

伊川遠頌玉舉白雪載途征蹄向魯山一派萬峯中
脉脉難爲懷也洛遊回閱月了無寸晷之暇俄有南
儀之選亦不計其後速行也渡江來懷抱尚蒼茫無
佳處客春欲西首庶向故鄉山中少洗濯其五載之
擾擾乎欲假道南陽遊太和自商於人長安或得一
握手耶佳音問我千里爲縮往伊人有持考卷向我
者知賢友又冠艾曹陰亮轉胸努力三捷他日當與
君商略千秋區區一代駑賦之業亦非鄙人所欲稅
駕處也中牟劉之蛟氏亦玉泣敝房中而繼君爲乙

表者風骨超人昨來面之遊左良爲惋惜二君子者
亦不俟僕而始躡赤陽之坂耳

南極篇第九 錄文

文翔鳳天驕著

江門稿二

丁巳雜著十八篇

關中表忠祠錄序

今上表靖難諸忠南都有表忠祠在祀典遠全一代之體量至公於後也其有關中表忠祠自前蘭臺柱史祿黃張公始而兩柱史覺菴張公麟邻王公偕成之其所祀關中六忠者則史部尚書富平張公統御

南極篇

九之二

江門稿

史大夫真亭景公翰林編修朝邑程公濟戶科給事中西安韓公永監察御史朝邑商公翔戶部主事平涼巨公敬也其以宦遊流寓關中而死於忠者并祀諸享堂之副則大將軍長興侯耿公炳文副都御史前秦府長史茅公大芳陝西按察僉事林公嘉猷秦府長史鄒公朴西涼都指揮莊公得無名氏河西備也并祀亦以景厥公也特祀關中六公其堂而牲羞獨稱備抑亦景厥專也張公既各有傳所為碑辭又嚴正可稱秋霜鐵筆而敵邑比壤羅川恐獨雅悉

景公之榮公耿氏其為景以報籍說以廷試第二人

歷御史大夫有謂其身小將雄者靖難後方練諸公盡死公獨以為未足報故主委蛇伴事至喪利刃入朝計不就嫂罵哭血而死卓實某皮械繫長安門駕出而被索自斷屍前趨數步犯之若生人茲不謂亘千載烈丈夫靡匹者耶愚童子時聞父老稱說公死而夷至十二族名曰瓜蔓抄滅誅羅川幾盡敝邑逮幾半焉又不啻方正學十族之慘古來死義之匪靡茲焉其益莫甚邑糧册載所誅絕戶口必曰某某以

南極篇

九之二

江門稿

奸惡景某誅歷二百年無能削正者兵初起原以討奸黨為名又坐不敬株戮其野夫弗睹大義尚謂景氏果以逆見法若謂其幾為莽操者可異哉大勢之牢籠人也惟士君子誦說之尚亦謂其厥後或隱弗絕不卜其果未然亦人心所不欲釋然於公耶自不諱之朝下表忠之令而其城關并某先人墓始樹碑野夫始知為忠臣傷哉古之死義即文山之於北庭亦不至以節義諱未有景惡名二百年始自如公者嗟嗟殷義士果然周頑民不頑安得義士諸葛藝入

寇史筆者千幾百年而正論終不可遏也愚嘗涉數百里窮殫山谷至其地曰山河而禮若先人墓爲詩弔之有夷齊尚未沾殷粟食粟誰能強汗顏之句茲公竟雷風揚灰不復碧莽不如其先之尚宅蛇也而里人亦傳其先墓夜宵有嘶馬喧閤聲以爲神經余近與泰西石落寧漢方公著麻衣痛哭生而已死景公斷械索疾行死而猶生蓋尤表忠諸君子之冠卽湯武放伐革命卒不能掩夷齊首陽之烈孔子以爲仁孟子至推其清風謂可師百世綱目繼春秋而

南極篇

九之三

江門稿

律今人紀匪成仁取義之大民其瞭弗知有大經矣其五公與若六公者固景公同心同德人也既祀表忠而關中人之南都游者又特祀之一堂俎豆驛雷策屯而集其蕭蕭几進際耶吾徒含諸先生亦安所依歸夫良臣本忠臣爲之詐兩副肝腸早伊施干定不畫地分途苟非不二心之臣卽欲羽翼太平亦罔克實效豈必臨危轉背爲人臣子服一官卽食祿數斛有能志存社稷飯必快君抗節一介非義弗踰庶斯人之徒與卽北面工祝者孔可對倘吾儕而素餐

征垢卽東帶羹牆能不汗薄於踵茲十二公者當吐棄弗食卽吳市軒蓋其有端人遇祠而式者必各嗟喟噫而穀爲道也其或鄙夫無良向祠而趨能不見泚於頤快芒於背馮胡益有貞婦妻祠而倡優誤過其前者輒病死夫非以清氣不可觸耶嗟嗟諸君子何人景公之斷械索疾行數步者又何人又安知長空之震號而爲風震者非卽其靈爽之餘此三樣之半當有白虹貫烈日而燭之丙辰秋愚自洛令還南總部獲與於秋幸以瞻禮先哲爲快亦嘉三君子之

南極篇

九之四

江門稿

特樹此祠者功於風教且不朽爲諸夏部捐其地租張公既爲表忠錄其去櫛木以行雅迹弗復徧布民部吳公適直主祠事更議梓垂屬然爲訂推而序之敬書其所鄉往之大略如此張公名邦俊韓城人張公名惟任潼關人王公名國祿咸寧人吳公名第位會寧人

黃貞父白門九詠跋

太白集有姑孰十詠或以爲非白而赤太白久客白門黃氏九詠行千載下將無以非太白不能特有太

青子此跋嗜書詩亦必以白行也

五經臆說序

邵子以易書詩春秋爲聖人之四府比於昊天之事夏秋冬非四時惡得有物類非四經惡得有人倫二千年來之生民非吾與若宗祖耶吾宗祖所以得相安於人倫而衣且食於名教之中者誰氏賜非四府力耶自今千萬世後之生民非吾與若子孫耶吾子孫所以得相安於人倫而衣且食於名教之中者誰氏賜非四府力耶若既世食德孔氏矣而逃兩極篇 九之五 江門稿

之與彼以無聖無天爲大宗造物得不以爲不祥之人余服膺孔氏必不敢爲方外之談以獲罪於造物孔氏天之適子其說則天之律令何至以不祥之說加之孔氏雖稱六經然非天子不戒禮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是以傳論詞先王之餘無成古樂寓於詩禮寓於春秋故四經即具六非禮樂經亡而尚待補二戴收舊說而稱五亦不失爲孔之素臣而揚子雲亦猶五經以逮今茲暑爲令而夏邵合章氏會抗節於王叔之變與聞獻城之謀非言實存

母病廣陵愆試期爲學使君所次弗郵也莫忠孝大節可稱推又卓毅不爲異說所侮而細思於五經有臆說若干卷章猶句探勢猶在阿廬之間矣遊金陵質於其師李本寧先生既可之并質於余余取其能經學雅賢於世之甫掖而持貝函者布衣而代長者之受其擔荷良武因爲道所尊信於孔氏之指蓋實以平天爲貫串六經之樞紐也

遊城南雜記

地之精妙在山川天之精妙在風月物之精妙在花兩極篇 九之六 江門稿

竹即就其所值養之無佳客鑒賞其妍與麋鹿禽鳥之出入林卉何異人之精妙在詩酒以當於六者非三才之雅契良姻與金陵佳麗在十里外者即不暇櫻紫訊訪惟聚齊長干陌上近城易就特屢挾桃簾以往二月積雨霽旬三月朔忽化爲晴吳陽日向人如新披之繡清曉爲清明桐華之候子既分祭黃侍中祠於桃葉渡遂分祭先賢祠於晉德寺之後岡凡會至金陵之名人或與如吳太伯諸葛武侯王逸少李太白白沙陽明之流祠當報恩丹碧之塔而速揖

鍾山亦千氣象之綠翠禮竟而會祀方正學於梅岡之上與諸君子偕飲木末亭至日昃是時趙生并兩郎已自高座寺登雨花臺反坐於永寧華之東亭挾醪植而稽草雨花者如蟻增附筆漸塗也客稱佛頭青良肖而柳到所入陰坂曲道并方壠後岡亦徧集靡障地予既別諸君子遂就兒輩於永寧東亭行數館卽再攜入高座坐其花積堂之後亭僧獻千葉絳桃以佐壽卮紅灼奪睛視夾道垂簷之天桃已涉減豔已又錫看竹軒浪耳之杪予所去卽有挾觴吳而

南極篇

九之七

江門稿

占勝者踰日將爲宴谷之遊諸君子之邀溯除使臣果人張比部飲者欲我偕則偕僕飲於黃祠之青溪園阮中蘭亭之雅雅之詩賦姑有肉竹之娛足跡不遠郊市而煙碧柳金調笑狂呼視往春之東帶走熱塵記上官於銅市芝廬間者果孰爲真洛陽春也

華品

有洛氏之晉爲東皇吏實徽錦帆於菰葭之客園亦越桂之樹婆娑於綺疏琅閣者若待我垂淥睛呈秋容之後妍又何美藉之宜月宜露如刑夫人之便娟

而愧尹清冷而不可以狎干也維梅標兮華如桃李冠雪堂而寤寐旣說金枝之鶴踏又方綺葉之凝丹噫玉桃之二妹又何其東素者如淡掃之號國敷朱者如濃點之玉環也山茶曳排於桃後瑞香含見於杏前辛夷日玉蘭之別種尤獨優素女於絳仙詩曰溫其如玉易曰其臭如蘭予將比德而同氣傾松醪而馮手標之密憐至若幽蘭之發砌其如侑子之盤餐與過此則玫瑰之初度繡毯之并年花王將用事勾芒之後騎按隊視融之前從搖旛主人曰此其

南極篇

九之八

江門稿

爲三時南游之槩元可以歸訪幽之八樹園

唾心集序

傳遠度蚤歲夢與人千金針云兄存吞則兄之妄心下其後在三山三夢唾心出形如卵血淋漓軟動掌際顧鄰初曰某亦嘗夢坐盤石而唾五藏歷歷手自搏之撥去其滓尋吞之而覺尚彌日咽痛太甚予亦曰大人未旣冠亦夢五藏墮地而文章就遂以某年冠解造物者固不啻西方化人之機巧善更人肺腑而俾之誌之二客與某大人三微調於華胥而慕唐

之聘言咸若訪然四澄於洗腸之池畔遺物良不啻
琢玉冶金代之矣然不解圖澄之義以有腹孔而絮
之至臨流即洗其五藏還復納著夜讀書而先輒出
孔如畫此界當在幻不幻之間而大人三十間道時
則輒內洞其五藏并洞人五藏而立唾之以爲腥穢
不可近某時益五齡獨見其心際有先寸餘朗然不
他人黑冥冥也而又南垣質人而孔不少誤倘所謂
長桑上池水者固即在斯庭之宇亦不勞外索耶某
亦不解其所復至某鈍想弗大人肖發念大早結果

南極篇

九之九

江門稿

殊人晚已西北遊內觀則心花都作青蓮瓣恍忽有
仁字流出又若有側隱之心四字流出然幻弗以語
人故其詩云若謂心似青蓮葉笑落人間萬口涎壬
子在東海政觀輒兀坐見心開如水晶塔層層都具
而空湛如玻璃之映月他紀稱丘長春亦茹苦十二
年而見性如水晶塔塔層層塔蓋臺之九重梯宜有
此等相心之變化不可殫形若與子之夢且觀者緣
性之影了心界虛明好相亦妄若與子無心作好相
而好相現文章又好相之一種再變亦無心爲好詞

而詞袞袞流不可禁即吾輩亦任之如梵人之以腹
充讀安之若固然不自忤若心已墮矣復拈其唾之
餘示人怪其入經神緯者將無以幻而不可解又安
知若他日不復夢唾若之青蓮瓣與水晶塔乎若之
詞將益見怪於世即予且或終以幻而不可解也

蓮降散施解

新臺之詩曰燕婉之求遠條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
此哉施注曰遠條不能俯疾之醜者以竹席編爲因
狀如人之臍腫而不能俯者因以名此疾庶施不能

南極篇

九之十

江門稿

仰亦醜疾云齊女本求偕爲燕婉之好而反得此醜
惡人也衛人不援大義而以父子較形狀之美惡宜
公即好客儀遂可與燕婉耶既不能仰其人必肩高
於頂而善爲俯既不能俯其人必狠跋強項而善爲
仰一人而兼二疾此何等疾也不矜可通不鮮難解
何言乎醜疾之不鮮曰否以醜疾喻惡行耳醜惡云
者非其形狀之謂也曰以醜疾喻惡行是也然俯仰
之義亦特竹費解到詩人蓋非以目宜公而歎宜姜
耳宜姜子其初字之夫而以妻爲母其以母迫臨儼

之際能俯乎不能俯乎有視面目有其難爲情者其爲蓮絲也不鮮矣更終不殞其終身無可施面目處所謂視人罔極得此戚施嘆其張目以配君父而踟躕無所措躬難爲仰面看也得此謂陷於無可奈何之地俯仰不得猶云進退維谷云爾然後知詩人之婉於刺也

匏瓜解

匏雖匏之通稱然見於詩者曰匏瓜苦稱匏宜有辨小雅曰甘瓠之實又曰慨慨瓠葉采之烹之豈風曰八月斯遫風曰齒如瓠犀稱食無及匏者匏止可爲筯並供以濟水大雅曰酌之用匏衛風曰匏有苦葉禮曰器用匏匏赤璧賦曰衆匏尊以相屬論語曰一瓢飲合卺匏之例八音之匏亦不可食者爲之朱注釋甘瓠之則曰瓠有甘有苦釋匏有苦葉則曰匏之苦者不可食苦匏固可爲瓠甘瓠不聞稱匏甘瓠可食故以時斷未久繫於中野匏之久繫而不見收者欲以霜老之而爲尊故繫而不食繫之爲言連蔓而不取之謂亟斷而高之則腐矣甘者亦可

老之爲尊特堅脆不敵故瓠可通稱苦者必不堪食故匏似當專爲苦之一種聖人特稱匏瓜正道其苦匏瓜瓜屬故云匏瓜或非兩物就解也然瓜亦有苦者兩風曰有苦瓜苦然語意在匏不在瓜天文有匏瓜星訓又舉衆義各別而他說方之南箕北斗之不可提漿飲揚者迂知繫之爲弗取義即曉然矣聖人天下之所共以養生若徒繫於中野而不能爲人所飲食替人笑臣士之無用者爲堅瓠正此義所謂君子既棄世世亦棄君子沮溺荷蓑正是繫而不食之南箕篇九之十二 江門稿

匏瓜朱注不辨匏之爲苦如一瓢飲並詩之稱匏壺者總目之曰瓠宜以其匏瓜爲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也聖人欲就人飲食而自多其長於匏瓜無論青匏瓜以飲食大無涉而焉能不食之嘆亦無乃近可厭乎聖人又奚不槩方之木石之屬而必匏瓜焉稱也匏瓜不食似時諺以喻無用之夫者而聖人戲拈之如割雞牛刀之類耳古之壺卽醫家用之如壺形者陶錫實衆之亦匏屬也而壺字亦衆形關東西海隅之間謂之菜葫蘆木葫蘆而別稱之壺蓋木爲

牡丹之爲木芍藥而芍藥之自爲草芍藥二種皆芍藥也木者特目之曰牡丹而芍藥遂專稱矣八月斷莖據上下瓜其之文當是可食之瓠而壹實通稱莊子欲以五石之瓠爲尊而游江湖亦通稱也

題程生小像

試拂圖繪於千載之上如掃筵塵而覓姑射尚精結爲心切子之千倚某既悔玉山體霜袍矣爲江上弄笛之桓伊爲雲中食蛤之盧敖茲之凭几而匡襟將無方瀛洲天策之選蘭臺稷事之蒙他日以形勸來南極篇 九之十三 江門稿

徵齊楚於惟肖黃之範始傳險乎且陋麒麟之脫者爲不足費耶

姜子柔遠遊草序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特破其拒字拈示大賢之樞密有自考亭所謁象山者舉止頗作怪問所學云有箇規矩象山爲誦易簡久大之易曰予是甚規矩師友子盾之略如此子與季木旣無墨守之嫌而子柔又通達如戴晉生宜其聞新城之風悅之子柔之從子良不啻錫義之與師平出新城之得子柔亦不

當木義之汝被我解嗟嗟新城門屏不滅扶風昌陽受禮奚憑算事我開承闢諸上座如舍利子輩了無敢諸維摩詰者實畏其才辯及子門者東西南海亦千二百人似而獨一子柔排問山之闥而下其稱良非學一先生之客我且以若爲先奉召之桓闔乎子柔好遠遊其從問山遊比於觀六代而請止自此遊應倦神遊八極之表又豈仗足力眼界嗟嗟衆何必五十三見拈花而破顏亦足矣

民齋解

南極篇 九之十四

江門稿

天通陽前而陰後列宿皆繫於斗日月五星出入房心間故齊七政以玉衡其在人則背爲五藏之繫而四官皆現前故收視還聽求之不睹不問其訣曰顧渠顧之義稱却稱內稱反茲之云良其背邵子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延平亦令人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善觀則爲顏子之坐忘墮肢體聽聞豁然遊入通者所謂虛室清明都是白身於何獲茲之云不獲其身伊川詰之主靜象山曰無我無我之謂大靜然良止之殊於佛氏止觀之說

也儒氏止至善而佛氏止無善無惡也其說曰一切善惡都莫思皆取學慎獨一案全欲判明善惡兩字而彼欲抹殺之陽明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心既無善爲善云何子爲之更定其說曰至善無惡心之體善惡初分意之動良知至善是致知爲善去惡是誠意舍至善而懸空以止之得無誤下頂門之針耶紫陽程至善氏字子止原字餘社有其齋曰良知有聞於長者又學於予而問止時佛氏之破善字正坊其

南極篇

九之十二

江門稿

種福而或享厥報也其避善如阱避福如孽誠有可異者儒氏則以大德而祿位名壽爲大律不以福嫌修吉而悖凶曰天追坤之贊曰積善必有餘慶乾之贊曰元者善之長體仁足以長人故生爲天地之大德非至善將奚當之至善仁也故無我之謂大靜子之以社當善不左無善惡之祖矣

念社草序

李青蓮杖履徧海涯晚乃栖金陵青綺表迄初石城淮水至欲以一墅終有謝墩當時金陵士無能起而

應之者獨緬邈往人雅惠謝朓詩上語其華山落雁之遊亦以不攜脫驚人詩爲恨太白未嘗不獎進六朝人爾乃嘆大雅之不作悄建安之綺靡爲不足珍欲刪述以垂千春者固自有異猥李獻吉產不甯聊問之里而去之汴豈非以通都大國爲足疏通英文韋彪亦就臨京口爲東南勝遊寥落之樂直欲伏吳楚之地形於長江中冷之上六朝之學當比四圍檀之梓殺是遊實訪五岳山人答投贈之笑所不盡述於通功不盡叶於胎傳老獨以付黃生知已竟屬序

南極篇

九之十二

江門稿

今編爲千載之尺牘黃生抑亦可謂北學中國者耶然亦不聞因之他復士子駢跼四十強亦渡江問龍虎之盤心備備小若不敢以美秦漢當吳越懼灑灑之不爲他口嘗而徵人程玉符獨累度先吳士解道汴線之玄聯且披對几席間玉符既以其藝進又以吳社人之藝進玉符其美果於子信其社人亦美欲得千言爲歡今舉子家推吳歙爲巨擘之冠釋金陵其筆陣之數諸君子出其所爲吳宮晉代之情妍已却走中原莫之抗領翼目遽攫操觚之柄饒壘而追

古道重轂秦漢有字人且謂叔叔親濟劉安鴻烈不盡掩於沈庾則公社諸君子之前于固無敢方黃生之御李而予之諸君子序祝壁節驚人句者且更進一頭地矣

梅花百詠序

白曉夢吟少陵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之句已有困進詩人潘無隱者則余友黃貞父也其爲清郵書自通者則詩人林若撫也若撫所自傳者則梅花百詠也聞人謬謝客去展讀之恨屢不報諸

前極篇

江門稿

戶庭之外余乎所謂讀雁門太守行始來常趨延長古者哉所受海內落花詩才子競豔之筆計若干家雖韻周沈氏亦鮮能韻他士詩者亦鮮他士韻而能六十篇者若撫實客中相國相國有詩如韻數輒次如其韻未已又輒次如其韻披行卷而印製實其石家豔質原名綠羅氏才情湛比紅之句他復如是余自謝才澁不堪其和予何亦以擢委飄公非嘉話奈何作此缺陷語而若撫固亦厭之遂置梅花以自豪若欲橫以百花之冠因自誤者其客西湖柏舍坐雨

三晝夜而得七言近體百筆絕而鬼嘯於然其詩調余而余卽夢吟少陵之勝句則奇文之通鬼神益亮卽鬼神亦豈欲以君之百做少陵氏一耶余生乎不識紅白梅僅誦周南標三標七之詠并廣平一賦代松韻之伯頃眼飽神酣於金陵之江畔僅拈十絕以云儼讀若撫之百篇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梅花卽再秀三百年又安得有外態別景以供鑒煩者耶一斗百篇止推一青蓮然爲七言律體終身不過八唯行樂八律得之醉餘卽沈香片時語亦止三絕句若撫

南極篇

九之一人

江門稿

程氏小像贊

昔太中老千八百功德都在眼獨以第一流書無極之翁傳殿前及第之延壽往就學其歸遂弄月以吟風仙郎臣之伯淳與紫陽山下可以授國說與易通脩簡者義皇人之玉貌耶澹焉容與瑛粹衆而跨八毛能抗手明良之表垂睛皎鏡之中春朗日曉秋霽

江空客或謁虛堂而瞻禮尚影翫想見清伊丹洛之
大宗

隱客小像贊

蒼蒼者非長天之正色巖巖者豈泰山之真形誰能
因望羊而測精授奈何卽削瓜而覓神庭夫子之山
隱而天遊耶心花開萬古升沈之營營應國而求駿
馬吾弗敢見鶴而憶龍章將無同嗟嗟秋水之天然
儼可拘春雲之對今若爲客月不以斧修益白日不
以海浴增紅緋六逸於竹溪訪十友於仙宗西樵生
南樵篇 九之十九 江門稿

告金仙文

萬曆丁巳九月之十一日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署
司事儀制清吏司主事文翔鳳將以于役解篆謹爲
文一通命南京僧錄司左覺義慈燈卽天界寺之大
雄殿撞大法鼓叩金仙而告之其詞曰愚自總部攝
祠政者益九旬所採編流數萬所失訟亦至數十時
所黜僧長以三計惟是事期執法必根心心先寸
許可映青蓮之座佛氏稱清淨寶目不啻秦鏡之燭

肝腸其爲通愚嘗謂三僧長矣其一以沙門詐充迎
謁其一以默經隻字弗記其一以嗜酒狎尼僕實愚
不敢以姑息從事卽嘗補三僧長矣其二以默經片
題舉筆其一以楞嚴經義成文愚不敢以苟且塞責
嗟嗟住持之失人將一剝潰縱而莫可隄防愚實念
之茲且解篆而渡大江稱賀天子之庭如或愚之攝
政弗公弗法惜愛怡是顧願質之瞿曇世稱報應之
捷者歸佛氏卽金剛法華之應稱如響矣愚實代佛
氏而領其衆豈報應獨異靈於鄙躬愚如以誑言聞
則願揮先明拳伸五輪指以創愚之顛越嗟嗟愚以
畏天爲大律天地之條例截不可犯獲罪於天以禱
誰

南樵篇

九之二十

江門稿

皇極篇白序

洪範稱五皇極五蓋洛書之中數按九疇而命野則
洛邑當一伊洛蓋四極之紫庭邵康節氏晚家大津
而剽覽於伊川之槩其經世觀物之書亦繫之皇極
皇極之詰蓋云大中太育子嘗令伊洛矣肆其三載
之筆游稱皇極爰自癸丑迄丙辰之夏五其自燕徂

而自出關者三甲子在伊者十五甲子在洛者三
甲子肆其篇有伊洛書各有一詩文子史之四統
詩則編年因以自譜杜陵氏史時事與我則史厥
閱歷凡誦太青子之詩者即知其以某甲在某即詩
者亦得以自論其往跡時一翻檢若隔世而稱說之
文則按年類之凡若士者之詩文不主獻吉于鱗亦
不爲近年新進浮淫之習道情推理而秦漢唐宋以
來經無適莫我不舍後亦不效輟子則因篇可攷歲
茲益太青子之語與說不可方昔之變而子者談經

南極篇

九之二十一

江門稿

之座或杯嘯之餘輯其語且說者良非苦思之極筆
莫理以事天尊孔而黜佛氏亦不至爲儒者之誣性
爲有始終而關於達天之實近世所謂無善無惡者
心之體無取焉固知其眼之夫謂講學之買名而誇
茫然不敢因噎廢食其自謂三日不談文欲病三日
不談道欲死蓋肺腑言學本過庭不他氏領下乞不
敢少詭於六經之繩史則其史所史之案牘微移次而
錄之其事則聽訟催科不爲文言亦不敢方替之史
氏史者太青子今令所職案牘微移肆次而錄之不

鄙陋嫌噓愚其務華說而蔑棄政亦惟忠信謹慎不
敢一行一語矯也才力之所不逮不敢自匿過擲其
所次錄之迹則心花可掬矣其四統之部維什詩之
爲伊川草四卷文之爲汝海稿五卷子之爲南國講
錄三卷爲雲夢集漢談一卷史之爲孔趙錄五卷維
伊書凡十八卷詩之爲太紫草一卷文之爲天津稿
一卷子之爲千過錄一卷爲千役錄一卷史之爲太
微堂日錄五卷維洛書凡九卷二十七卷各又有綱
目詩凡四百八首文凡一百二十三篇子凡二百九

南極篇

九之二十二

江門稿

十五章史凡五百七十八則合綱目三卷凡三十卷
益二十三萬九千八百餘言文翔鳳曰丙辰五月晦
愚出洛七月泅渡江遂木命之金陵之蘭署又一年
將以入賀北始落工而序之則丁巳九月幾望

文王邵子祀典議

請補大聖崇祀大賢錄後之典以特聖教以先道統
蓋我朝獨尊孔子而推及孔子之先則有帝王廟以
名世之臣配之推及孔子之後則有從祀兩廡之諸
儒至錄其後爲五經博士所謂駕前代靡兩者也然

猶有千載之闕典若特力可之議者敢舉愚衷以問夫所謂大聖崇祀之闕典宜補者謂周文王也孟韓論道統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孔子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楊雄氏亦曰仲尼潛心於文王達之是孔子之道益得之文王孔子曰吾乃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主也又曰久矣夫吾不復夢見周公卽品詩者亦云如人倫之有周孔是孔子未嘗不法周公周孔終始爲制作之宗卽諸儒折衷亦云文王之德如堯舜周公之德如文王國初定帝王廟

南極篇

九之二十三年

江門稿

祀以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有熊氏爲三皇中之以帝少昊氏帝高陽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爲五帝左之以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爲三王右之以能一天下之四君漢高祖漢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又左右之蓋嘗並祀九世祖而後乃聯之當時議禮者不識王制之辨而止錄定天下之功其四君如漢高之欲分羹於其父光武之黜嫡后而易太子太宗之追殺兄太祖之託周孤而取之其肩三皇五帝三王之虛名而不敢深論循古之所謂

三王者謂三代非謂三君謂三代之異尚是以有三王故孟子論三王兼稱文武今議禮者既以文王爲諸侯不可並列於商湯之大而武王既南面父又不可以配享是以文王得免於典藉何曹參陳平曹彬韓世忠之徒並肩而侍然遂舍而弗祀亦不可謂非闕典也今京師靈濟等宮皆淫祠至稱帝稱祀登奇王廟外獨不可別爲一至德之廟以祀文王而俾至聖弗血食徒令人讀中庸而仰文王之所以爲文配天之所以爲天者然乎其至誠無息之純德竟無一

南極篇

九之二十四

江門稿

率之宮可託也誦詩之大雅與頌而思文王之於昭于天在帝左右者不得以輪囷與其瀟灑列也思文王之討魑在天者而不得一駿奔走其廟也易之卦繫而思易之典當周之盛德者不得一虛而薦之以布其願若也試問天下之人心安不安耶藝草伊召配享於廟而以漢唐宋之主臨之重君臣而輕王制姑不敢深論獨周公之主卽曰之曰周公旦雖君前臣名而後世以大臣分獻其前者仰而名之試問天下之人心安不安耶易六爻周公之所贊也周書

之靈聖者大半出周公之手也詩曲風雅頌亦大半出周公之手也儀禮周禮曲禮祭周公之手裁也至而今而郊廟趨附之節朝廷文物之規與夫學校鄉黨之儀則無非一周公爲之嗟嗟大禮大樂與天地同節和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周公安能斯須置念孔子之集大成而定六經亦就周公之全局潤色之孟子蓋已稱其兼三王矣而蕭何曹參陳平曹彬韓世忠之徒雖賢詎可與大聖等夷耶嗟嗟韓信何人尚云乃至與噲等爲伍周公何人天地鬼神當爲之憫恤

南極篇

九之二十五

江門稿

矣人倫之有周孔如人之有祖父子孫並祖父而血食報功報德之未遑倘亦禮官之誤也手管者唐初祀先聖先師以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固非所以尊生民以來之一人玄宗始以孔子南向萬世孔廟之制所自起三才有定位而揭世之師道尊然周公不應遑遑至此唐太宗尊周公如彼其至而太宗今儼然其上視周公與其臣房杜輩相雁行太宗想亦慨然矣今固不敢望四君之別自爲一廟獨計文王決不可以不祀何不於京都特立一文王廟以周公配

之庶幾協天經而暢人心乎當時稷契亦以湯武之祀不可以配食而并置是亦闢典稷或如啓聖之例而祀諸文王之後以報粒食何如契殷之祖爲孔子之先或亦可祀於啓聖之後也庶爲完善所謂大賢之錄後宜稱者謂邵康節也論者曰康節之學爲數謂爲聖人之別學夫康節之說非他數易六十四卦之數也因日月星辰運行之數而得天地始終之數一本乎易伏羲之先天四圖自康節始表而出之其與表曾思之大學中庸者功自不減而天根月窟之

南極篇

九之二十六

江門稿

解天地剝復之蘊蘊是矣濂溪之太極圖尙自圖其所見先天圖則直表伏羲者可作第二解耶況太極亦不出先天圖合而觀其所布置安見陰陽之圖而抱者非即其對而畫者乎又安見白圈之位於中者非即先天圖中之空白處乎朱子亦嘗曰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朱氏之學出自程氏而因推及程氏之師遂以濂溪爲鼻祖然伊川之贊明遠亦止謂得不得之學於遠經不謂全得之濂溪況康節齒長於濂溪者一歲而年又過之其問道獨當當不在濂溪

後安見一動一靜之間爲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非
聖學之第一義耶二程雖少學於周氏然終其身口
不挂太極易通一字其晚而切磋於邵氏者或視其
十四五時所吟弄又不侔矣其學雖不一一桿鼓合
然推其內聖外王之學爲振古之豪傑而朱氏亦以
康節先天之學爲一程本蓋固自不可掩者伊川
之心皆以人爲無後大而存之精神惻性與形滅理
孫氣有明道亦云而邵氏獨見其爲不肖是莫蓋性
至命之宗實出程朱一頭地而周氏亦不聞關佛反
南極篇 九之二十一 江門稿

本之日月星辰之運以按開物閉物之候曰乾一而
坤八夫極推昊天運行之數卽所以極贊聖人垂世
之功邵至大不其然耶而議禮者徒以傳註爲功程
朱咸錄後世翰林五經博士而不及邵良亦闕典河
南直指既卓爲論列仲千載之議欲令邵程之學並
揚亮於中州而旨尙留未下然性命遠微之偏不可
不爲昭職之觀其請錄後如程氏而並欲以其父邵
古氏如程太中側配啓聖良非一家之私說天人之
應當萃茲時夫文王之不可不專爲祀也周公之不
可不祧而配也所以明孔氏之宗有自來邵氏之不
可體亞於程朱也所以明孔氏之派大而遠本部諸
廷亂筆之夷掃除異說昌黎之後又軒揚一北斗奉
山而此爲千載之大關典秩宗之第一要者吾道之
司命倘擇而轉問之斯亦今古之至公也
右宗尊之九文之二一綱十八目十八篇簡文九
千四百六十二字丁巳九月金陵定

南極篇第十宗錄文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江門稿三

丁巳簡牘二十八篇

簡張憲松先生

某自少小不為時俗俛仰其吏東萊謬以為古之循良可比跡追也而不儀圖以罪行蚤夜流汗惟其不欲塗面目以至此又忍改轍為吏吏伊川靡增於海政而遂得寡過者匪執事特達誰也當驅馬指地中

南極篇

卷十之一

江門稿

時大恐不足當雅按無介紹之先而青貯有加又不儀圖其美以底此執事開誠布公人品在千載上而某以忠信謹慎見收北面之列不庶幾長端天之氣耶秋初渡江攝其長篆惟龍勉大禮量披抉一二訟牘可以優游是歲此間談桃林之變者無他有挽威多其今之智勇而以鈞筆之上聞者為大得體也亦可究定論之歸矣久猜馳倏五華屏管輅首良岳夢想飛陟以邵子周張二程全書并李何全集上其邵書亦未呈輕為丹鉛法座清嚴未敢布其片私諸函

以有棄命敬以為獻外具邵氏族譜一面聞代者將得旨執事庶可釋重負而責繭過里為邵子請博士并陪祀啓聖者想命駕之杖卽以人告也良為第一舉吾道幸甚後公札曰從來文學政事即聖門亦為一自覺遠勝於如公之名據其長其品可尺寸量得代即陳也其說大率皆正即應取中可草埋學石於數語便足見惠

簡江玉林座師

門生之違師範殆十五年三折羽而始博一第欲通候而西粵遠在萬里末錄一上狀長雲橫阻山川徒

南極篇

卷十之二

江門稿

勢夢魂糾結吾師杖鉞天中百吏方快龍光之對而門生又渡江不復在趨走列柁謁之艱至此惟老師承天玉柱夾日神龍翔翔大郡踐陟密臺布霖雨於南河騰休光於北斗道大剛時望隆基代師弟子聚

簡呂九如學憲

中州士子之表表時流者南陽則方適中牟則劉之蛟伊陽則劉爾翰到爾翰張維屏樊鳳梧劉爾祿與時俾陳羣汝州則吳治一尚縣則董瓚焦應昌呂澤

則雷拱極承寧則趙建極盧氏則李正芳衛輝則毛
定國登封則陳懋齡傳性良香山則蕭雲鶴洛陽則
司徒國李正學陳續烈沈繼慶潘廷延孟春芳沈進
董其敏李獻庭余應魁俱翩翩度越者洛尚多靈穎
之筆不克殫列童生則洛陽韓金聲伊陽宋之光皆
某從遊之俊

報胡又康洛陽

請太師蜀都之賦卿往三巴之山川馳神於玉壘劍
門之外琴堂之雲浣溪之花揚雲葉玄草之宅王淵
南極篇 十之三

江門稿

問碧蘿之館君平茲焉合照青蓮子以挺靈射洪蓬
陳峨君卒蘇神禹奮於石紐武鄉列爲陣圖所謂靈
坤之別界天吳之奧庭宜其代有竹匠光被華陽明
公驅濯錦於墨池揮巫雲爲筆彩而興桑麻於周行
之孔匪徒洛人借冠之幸亦舊令先驅之光某少小
墨守寸鉛勉而筆令戴星出入者兩載於海邦而道
不合於俗眼其今伊摩步於仕轍而上大夫諒其苦
心是以鮮戾某惟以忠信謹慎四字爲銘不敢飾一
語於士民不敢飾一行於監司其在洛僅四閱月適

遭計偕又當代庖三月之餘百務駢臻五官竝付在
與者十之七在廳者十之二在齋十之一也是以
齒牙馳驚無能爲父老樹一福板一病茲機批在前
金衆之價益增而隨和射後瓦缶之品堪請矣

報伊川鄉先生

白門信佳麗之都一丘一壑非不啻與寫意視伊汝
尺寸山川爲兩載所區畫者真夢想所追赴也況高
賢有香山之風對面如風搖玉樹奈何能悠然於別
懷乎

南極篇

十之四

江門稿

報謝五雲戶部

某非能爲文者嗜文者也謬有西極東極二集而未
及畢編刪之役忽漫以木行者亦非完本定本文何
選而命之重嗜善之雅姑以二集之二三爲獻共皇
極一集正翻板未就請俟異日

報伊川諸孝廉

待罪伊千所遺惠兩載於仁賢者直當百世向在京
洛尚或旦夕睹伊人以爲慰而懷焉渡江而南回首
紫邏青門之時真不啻長雲橫我襟前也大雅會舊

不錄其過而反爲亭以圖其衣冠。躬爲愧得無滋罪。奈何蜚蟲猖獗遂成大侵聞之五內爲屏替也。

報伊川諸門人

諸君子不以僕爲鄙陋舍其舊惡而倡諸士民爲圖衣冠於宮櫺之畔。躬大爲愧汗。白門自是溪山可棲。願逐隊匆匆亦無佳況在龍虎之盤耳。

報伊人劉孝廉

寂寞江干。頻倚存問。臨風如對。僕無善狀於伊父老。不追數之足矣。而喬梓之好。無數至爲亭而圖之。雖

南極篇

十一之五

江門稿

仰志大雅之眷而良以爲愧也。便敘詞卒歲情事云。尚不至大僮竊爲伊人幸。

簡洛陽鄭先生

天津大賢之奧庭。以謫末待罪。今長者四閱月。卽視纂置郵。不啻無能爲父老樹一利。拔一病。而叨還閒署者。大庇之餘也。唯諸公龍光上品。飛丹洛於清樸案牘之吏。攜之風塵之外。猷德國涯郊祖。又何篤集卽治金初蘭。何以方諸渡江。飄其祖序久。稽言集。山情殊大。逾沮矯首。靡中適爲北。而倘不督過其舊。

瑕敢不堅如河以布心耶。

報董定所先生

某自丁酉前。獲讀碩寬諸札。則鑿節誦法於名筆。鄉往雲宵之鄙。況與日偕引。獲事臨汝。甄鑄我者。既踰格諱。諭又次什。譬如奔虎之遇。越僂窮鬼之遭。先主棄自欲。拘肝腸以賦矣。雖玉表暫隔於大河。而神臂默援於下士。極綠阮燕天。賜知已而星。輅移鑣於東郊。未下車而卽請以謫。薄改劇邑。甫下車而遂得以卑鄙。則光驅天風。欽送鸞鷟。幾借棲於全林。鹽車不

南極篇

十一之六

江門稿

加驚駭。竟釋勞於灑地。竊唯洛下介藩。又車馬之所輻輳。耳目之所嚮。杳某之愚直。何堪支吾。雖視事僅四月。而聰明既不給矣。非執事履蓋其上。而庇以垂天之雲翼。其奚能免於咎。至今思往事之艱難。感世路之反覆。深惟所以不至獲罪者。非執事果誰恃也。卽某不啻事東人乎。何至以瓦礫棄也。不啻事他人乎。亦未能以知已戴也。俯聞矢射之願。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覺齒頰筆指之布。尙不能爲其曲折者。初造日門。未呈曉一狀於恭梓。而好音先之。獲從長。

兄遊良非尋常伎木哩鳴之雅直諒其志云六一
寸開金石之丹誠如日如河獨可爲賢人道

報萊人宋衡星孝廉

憶筓下役大海之涓梭與諸君子商千載之絕學於
几席之上非尊天作聖之說不挂古端亦一時雅聚
轉聞東極之館然會期殊寥寥向欲深相軸釋一破
俗吏之桎梏而造物不欲其道行俄有伊洛之還然
清丰如對時作明月屋梁之想汗上披提書致掌爲
交遊慰也賢友不我遐棄而追念兩載之舊驪芳由

南極篇

十一之七

江門稿

而問之載讀雅作長江立注天花載兩僕迂人也三
長邑五閱歲矣勞勞摘白茫然於道問聞徒嬉筆札
之業良以爲憾故聞荒蕪堂無寸輒甚無掩扉鄉人
喚以爲拙內計既訖歸思日促卽命裝而西矣姑拈
近懷爲報惟門下努力明德千里不啻面焉

報萊人宋掌垣孝廉

憶東游獲交溫其如玉一洗於裾習氣未嘗不屑指
追舊好也馬首循太行而西卽萊子之國合其長如
桑梓然鄙心敢擇兩載飲水之區乎唯是及門多士

心花映千里如新汴游得提書而賢友蓬冠蓋其羣
欣若身當之燕雲期披對初視洛藩不與計者之役
速意遂虛吾友不以夙替之誼爲不足念而飛瑤問
於江干讀大攝而筆彩麟麟如之翠金銀之氣再拂
襟而沐其翠流也讀禮又廢詩之秋面尚不愛勒札
以退錫客子何以答故人之倦切乎僕雖歷閭迫窄
世途寸心如昨不爲增減幸不負知己雅注

答萊人孫旭海孝廉

乙卯出汴聞讀齊魯之書得大名而心異之有士至
南極篇 十一之八

江門稿

嚴雲霞而今不收之品題間得無爲肉眼乎歸披其
士籍而知爾時公正讀禮不造縣庭也姜子柔曾道
雅注若不欲見通而頃馳問二灘而托於私叔父也
僕何以當此謙謙之揭耶方自愧其謏薄不足挂齒
諸舊遊足下乃至爲新相知敢不益滌胸臆與執事
者神交而披覽之他日破長襟而拈語庶可傾益如
故乎

簡吳玄水客部

石城舟次割襟飄兮夏秋之代謝也許大乾坤不免

局踏管人馳志風雲期汗漫於九垓蓋爲此等耳目
失良友逐隊鳩行知已焉付四月間弱女患癰遂不
覺淹溺至今未得抽身八月初方可西行耳吾儒學
衍原合處世出世而一之自先儒簞屨太窄根宗未
快遂使豪傑俯仰不得而遷之異家丈如確有見於
大道之府事天尊孔足以了却漢願諸葛康節二君
子似可與定千載之交也丈且作地仙山中他日再
對當有各進步處吾輩終不能作世上兒郎何如何
如相思不罄之筆間

南極篇

十一之九

江門稿

報李愚公孝廉

家大人長沙之遊弟年十有四耳避未幾而困以去
肆乃故人一山之槩未通也而不謂爾時伯父之遺
人族途次如此弟辛卯即試於鄉二十載而始叨一
第亦不謂爾時伯父之伏枕索文如此讀手教而寸
心屏營倘家大人聞之其感又如何世丈挾超世詞
管而咫尺上林之巨麗弟特敘再世之好亦何幸
玉郎圖器大是雲霞之品弟所珍重挂片帆而西邁
天際長江鄙懷與之俱承弟亦旦夕以入賀過里當

爲家大人道此情況云爾大人天經附上一冊

簡祝九如戶部

昨伊川役者往聊附八行仰訊尋奉遺音奈何離營
失影於鏡臺聞之爲咨歎者累日當龜振之初奮未
遑同車之遊一難堪當使輶之客泄永割河洲之愛
二難堪但達者了然於天人之際以保躬爲孝得不
慎重以慰嚴庭耶他日登閣陟廳揀五花以酬之終
何憾於哀榮乎敬以爲唱并布其所不能忍然者

報李九疑儀部

南極篇

十一之十

江門稿

弟後進所快京薄萬不足稱文下風也而偶獲附覽
序之末竊自幸長者方榮娛高堂陳情不甘捧檄遂
無從請質側聞之諸交遊槩口執事之難萬軸乙之
卽二十一史有日課月程矣當其操鑑古人時跡世
之嚇鴛者徒廢卷一攸然而已讀山海經之義上上
人殆在君曉問乎弟益竊遺之莫可追佳公于來南
雍而奉雅訊并珍遺志以不朽也耶君又難羣鶴寶
舉而不可繫者得握手之爲快願歸迅而不克深語
鼓勒布以爲報明公其終教我

簡高孩之少參

向拜賤問之及晚焉四時獨矣竟不能馳一面以仰
報蹉跎逮今旬日將西轡頃從徐念賜祠部聞明公
之伸拳雲手而罷各縣冗役諸吏折襟懷立矣徐君
大誇詫某竊歎以爲一斑管也廷推陪憲計期且即
其矣對邑舊簿查軒者拙而康其罷歸至爲豪右者
某其產無所歸而零丁於維揚之郊執事蓋曾盼之
有加第至日一載而此君始聞而控之爲白於屯臺
而下某贖於郡郡大夫譽楊人也且湯先生在焉批
簡極篇 十之十一 江門稿

簡徐海山南昌

丹崖長島之畔一湖清襟飄馬草木之藏霜者六矣
執事長洪都而收二難四美之勝計此時正寒潭初
霽紫山映人尋常二十石之勞勞風塵者誰可望其
髯第耶向出洛時有片函奉讀者以南昌典倉前伊
陽尉劉縉事弟幾三載無寸取大著藏生之動歸心

殊念之乞垂青而引之手如愛謫末其弟太學還自
門敬郵由以問旬日間弟亦以人賀北征矣伏箋赴
戀有加

報徐念賜祠部

郊觀言別弟獨坐良久望車旌馳而後乃旋不能便
去每遇仁人博館餘然有榮於懷部務每有應商確
者相顧以舍師軍爲歎瀕行之客又以六月望攝祠
政茫然無可措手前聞榮擢當恭藩再陞京卿亦未
爲晚但後面不可卜期卜地伊川舊愛蘭署新歡夢
簡極篇 十之十二 江門稿

報來取仲茂才

薦福偕游廿載以還陰先遞流懷人頻夢白門披襟
青眼何月不膏定良契於百年居然擅好音於千穠
文章一技何爲制業所羈尋勞頓於判稅又彷徨於
講筵不呈深涉苦拈然尚能折衷雖黃不至孟浪逐
吻上下竊以所教大神力一言爲斷案雅作驂手古
人顧附跋言以須翼日郵符已竟自督漕冗次太淹
良伴青條總翠黃花散金詞客輜輶西邁淮海維揚

一俊人又副豹尾之乘不至謹雙玉路銓征途兩好
想芳什益新近草之脫本者將半先割以上恐不叶
雅賜也

報蘇石水行誦論梁山場

謹按六十四卦之序每兩卦反對已見難卦傳邵朱
已披挾之三十六宮之說正謂反對而梁山以反對
者爲辭以不可反對者爲錯誌二字亦的然此特二
字義耳有何上古不可知之奧而謂孔子至老始悟
之其所註文義腐謬大是老生誇詡過甚而其鄉人
南極篇 十之十三 江門稿

至以爲才過康節康節千古絕才恐非周孔不容言
過敬質之長者

簡徐念聘詞部

向者從遊左右披良月於松利之陰送快風於鏡湖
之畔清襟雅雅此生難再而脩神分手遂作往事石
城之上何處同足音乎而肩虞兄又以假還粵佳朋
捐我雙影時依明公久未見部推想當酬以不次弟
卜以九月生魄後直迨燕雲當於前途別母琴卓西
還攝利篆六句惟明公之芳躅是顛肩老當過笑門

便郵以詢并上呈極篇之已脫本者其他亦旬日殺
青或可附聞也伏跪抗首雲末

報劉夢良江寧

近敝堂翁爲各衙門之職掌甚不平是以某謬有
申飭之修昨南城中品二僧某以有堂狀即有他訟
然編玄二教宜以宗旨爲主欲候說堂聽其抄招庶
爲定體而彼不能待敝衙門不得審結矣以大宗伯
而不能管一僧何用禮官爲亦未有以祠郎而反可
抄該城之招以回大宗伯之堂者甚不便也既奉教
南極篇 十之十四 江門稿

自當一體相成行提姑聽其緩但二僧宜速發僧錄
司以便備衙門審結不然恐禮官不可一日率其屬
矣轉布之幸甚

報王聞脩督學

蘇門一見所謂阿閃佛國片時慶喜者不虛也南國
再逢庶幾可長話乎而憲臣之俞命迫我兩人所種
緣於碧落之館者當不薄而進物反隔絕之如黃姑
織女亦可異也弟同謂黔中大可鳴鐸而年兄以題
天不堪求慈君也疏疾而報可出處之義章矣當事

者或以學差輒難改他有勉用如尊指旋當有新命
弟旬日外當以入賓行北曹二三兄弟處欲爲兄計
之前度割襟弟益大有難爲別者此等風塵外之機
轉得不關情弟近翻梓皇極小草郵書者不可待北
首當簡一部孫駕部處附覽耳握管悽其欲因晨風
發馳尤見我君也

簡江玉林座師

近得老師芳翰良不啻飛身座下一據其關懷也門
生資疎而北不得謁尊嚴而叩之徒有神情馳赴茲
南極篇 十之十五 江門稿

胡季凡之謁敬以起居胡兄爲我瞿翁先師愛弟所
痛哲人蚤奪會又失其家君惟一小郎筑立頃訪門
生於金陵握手潸然而大裏之不克舉是諸弟子之
罪也凡我及門之士鑄火策名仕版所祿食者伊誰
之賜而忽負知已於函玉之後特與胡季兄圖之惟
疾生在衛輝大是有心人可托乞老師假輿馬而送
之衛源俾其徧約諸士共圖大事立馬江干敬布下
懷

簡疾念國衛輝

年兄出長大郡雄風黃術水之濱況江夫子爲督河
使者呼吸相通可謂盛際自都門割袂旋已五閱歲
華而年兄之羽翼已成翱翔萬里弟大爲同澤幸茲
捧表北馳末絲一對大雅爲轍胡老師賢季行敬以
片函問蓋先師捐館惟一小郎筑筑頃訪弟於金陵
握手潸然魂力薄無能爲情惟是吾儕聽鹿題雁共
出先師之門爲閣中文章之初締文體一變者誰之
力也況吾儕後先在仕版仰而登俯而需卽族類查
僕皆享天祿伊輩之賜五夜思之淚下於睫不能忍
南極篇 十之十六 江門稿

若也我兄弟富有同心年兄千里馳翼自是師友之
雅而大裏未能東此胡四兄遠調惟年兄馳使仕京
仕晉諸兄一體圖之務得數百金足以了大事而後
可仍差的富人役借送至宣州師母處方見始終之
誼必徧告諸兄此大義也

右宗錄之十文之三十一網二十八目二十八篇簡
文四千九百二十箋文九千七統五千十七字丁
巳九月江舟定

一星稿一

丁巳雜著二十一篇

告人江文

維萬曆丁巳長至令節南京當以九卿之曹署入賀於是九月之十七日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文翔鳳奉使捧表行百官班送於三山橋越二十日始舟登石城以往體致告於南濱大江之神而昭厥靈

南極篇

十一之一

一星稿

曰聞四清祝諸侯維大江紀南國雷都應太微匡衡之藩其北吳紫微亦美趙江濱之赴海愚叨總部筵典大禮又嘗攝祠政百神之祀獲與聞茲光朝斗之星修來賀之典將命勛於石頭城呼望廣陵而輶帆江濱應月澍而浴日毋听大地而浮長天與敵邑之河宗並臺敵於神州其尚護持我觀光之役而假滕閣之扶風俾波臣效靈如緩坦道使者假天子之文命天吳之輶載我上皇其尚安予使使者其以寸管揚輝洋練綺霞之榮以冠星樞之篇自亦何必燃駭

石梁橋碑錄序

廣陵之西一都曰天長其又一舍有橋曰石梁縱二十七丈廣什之一間嚆姆之曰雷進夫氏問厥貨曰以金錢六百萬計問所自捐曰弗煩縣官弗假檀越而于予堂者也問落止以迄成曰自戊戌而丁未以十年所問雷氏之里曰關西之涇陽三千里而遠問治比之鄉問所繇準基曰世陽翟之業策驕一驪而勃有榮乎其懷遂力任鳩材者也問所為表濟美

南極篇

十一之一

一星稿

其社端者曰太史朱蘭嶠氏問所自表曰歐子文學鵬告革寔踵若考成之問道左祠曰雷公之績與橋俱宜有食於茲土邦大夫采父老之輿誦而為之宗伯氏聞之曰禮也余既市公卿人邇益從金陵識鵬告而與聞於若考之俠義而慰岸世之繩營煎赴者至等千金於割府其毋顏汗緒於西人之慷慨而嗟我里之尚可吳國天下事為救世道之良工可緩急需者哉而特嚆嚆者否焉謂鵬之問無用上惡乎其可置一詞也噫噓八潰有烏鵲之填岡罔浪而關

天津百花爲蛟螭之構亦莽其而測海若然天官書
稱南斗爲天梁南河北河間曰關梁牛一日關梁其
象示靡莊而天恨爲成梁之候單葉蓋以占政雷氏
同運旅之一蹄一策也其歲寒之幾何而愀然爲
遐計空金然而老老格以通此靈新波施之津勤勤
然如移太行王屋之北山公且屬其子孫使世之有
國事之樞者咸以其身世吻之則天步不艱難而涉
川之利無視駟馬奈何廉大官之祿肉食帝世而即
其身世而足滅頂之患尙弗圖又惡知夫警汝康其
南極篇 十一之三 一星齋

大水者無震就於莊與之輒神之曉之終即止乎
靈寶定亂紀事
文用以口賜密令伊陽矣與靈寶偕事一監司能稱
託亂之所胎育又密令洛陽矣與靈寶偕事一郡長
能稱託亂之所胎育又密令洛陽矣與靈寶偕事一郡長
平之患既與靈寶之訊終始未嘗不心折石公之忠
貞臨智而痛靈寶之幾候國家事也欲究靈寶之
功罪者必先詢家官亂民鑄賦之截然爲三支不相
涉後乃可待等而論夫家官卽有亂糧之罪當聽之
南極篇 十一之四 一星齋

借報復之名至舉兵劫庫印向之諸識道路番延城中之有者糧之灑者既更正灑糧之豪宦已疏逮而罪之民間亦何所不平亦何所餘憾而鎮賊特稱兵犯縣令之門庭石公定亂於倉卒之頃而庫以全城中之縉紳大姓以全阨截斬其橫行之盜而又逮捕盜首於關西數千里之外桃林靖而關洛之呼吸通於社稷則千百世功乎則亂民與鎮賊了不相涉者事實也鎮賊與亂民雖不相涉而今日鎮賊之猖獗則前之包荒亂民者定開其闢賊之門而予以入寇

南極篇

十一之五

一星稿

無罪之目則其變亂之情形寔相倚而次第寔相比也豪宦爲誰則鴻臚少卿之被逮論罪者焦衍豐是也亂民之首爲誰則擁衆郊關肆掠於四十六至之郭井論戍而斃按察杖下之張國安是也鎮賊之首爲誰則關西數千里外之通寇匿桃林椎鑿之蔡因七叛無大罪而陰生狡志之高一是也語曰涓涓不絕成江河蔓蔓不剪尋斧柯前令不能提授令今又不能蚤白引退遲延歲月至七叛之不可撫始被論以去兩臺還全省之賢者毋濟源令最遂疏調公至

立結數年之案鎮賊尙以令君之技成如往令等而謬爲犯縣之國公恭身質而底定之若摧朽振擇愚權論者不察亂之所胎育而或誤以鎮賊爲亂民之再張則賢令之苦心撫字詎至是爲論次其事而錄之

靈寶當關洛之孔愚往來其間三十載語稠桑地產之利害稠桑三村其當黃河之衝而收其腴其地視河之去來河去則得地河來則失地當萬曆十九年稠桑適河去而多灘田楊令爲坐糧千四百餘石比

南極篇

十一之六

一星稿

歲復來而地失利令爲復減六百餘石益日涉其朋灘之不可常是時愚從家大人遊及聞楊令所爲增減狀其後焦氏通告灑糧至三十三石焦族之灑糧亦至七十餘石其爲他姓之灑糧者六十六家又爲糧八十餘石蓋十年所雖經告免雖屬多姓而焦倡之其不義之名寔自復矣焦氏故饒不善撫其里適以使遠里惡生有番涎于之者慘弗付遂陰主之俾張國安鳴之國安益素黠而通水滸三國等裨言者是以其技足爲亂鳴之官而舊令弗能蚤更正是以

國安舉衆而譚令又弗能奪折其所以推款時戶門
安遂招集鎗賊爲之翼以號於四十六里之鄉井傳
帖各村欲集卽村各出幾人而爲數萬欲散則還諸
其村而無一夫一村不從則率諸村塚之陽爲仇雠
而倡一邑之大義陰以塚掠爲長計而惡生審持之
於內以操其緩急焦氏寔萃三村六十六家之怨毒
遂毀祠廟一居產被殺者三十有三人他焦有不灑
一勾而家秦山下者亦白晝毀其廬片磚不聞寸絲
盡收卽刻無立錫之地婦孺至散而寄食其爲慘禍

南極篇

十一之七

一星稿

昔未聞而令不收問於是盡毀鴻臚之別墅至自所
舊收其二百年之委積尺橡粒儲不甯矣嗟嗟焦氏
卽失衆望然其灑穢不過三十石且曾許允自言卽
再訊更正而追十年之糧亦可耐更計耳罪不至抄
沒縣令既不能輯其強梁之叛夫又不直暴其狀於
上懼以爲已罪而獨以招撫爲靡主監司之委水亭
作勘則解去無人止退而各村之肉夫又集於是閭
閻之村落皆爲供食而罔敢二國安云我爲一邑出
死力所不供食期會者不祥而自以爲執言之正勢

不逼至招撫登潰縱至七撫而不可終定也於是大
無忌稱兵圍城郊圍之市肆空無餘壘城罷市而縣
令之政不行於門庭與皇吏書皆休國安而掉臂以
去令使其尉往叩首於國安之前請解國安不爲禮
曰毋與尉事吾將刃令而甘心之令大窘道路之口
開於院道遂疏焦氏激變之罪並亂民不法狀旨下
而前逮之嗟焦氏之自取戾卽喪家何郵而三尺凌
霄至此他令有言宜陽勸而陰撫之非示之兵不調
也愚洞悉其情然莫可控一詞嗟乎此亂之所胎育

南極篇

十一之八

一星稿

由來是時何與石公事兩臺爲審選賢其疏曰城
門盡開流羽飛矢及於衙舍青天白日之下幾成戎
馬之場進賢同於巾幗首鼠無殊沐猴非得強項精
明之吏振刷其間亦安望取賂之效濟源知縣石應
嵩糾魁惡清帑金以數千計智練才諳其技之靈賢
制曰可愚聞之喟然太息曰天下之大役有輪福府
之國者乎之國之役略踰渡河渡河之役略踰北岸
之料理數百艘而石公身當之監司焉公嘗云千百
斤重擔在石濟源一人之國甫竣靈寶亂作乃復俾

之茹荼苦其母乃獨賢勞尚思馳驥石公所俾其自請免未幾疏上不可挽先是國安聞旨下腰弗出則公且去知不可貸遂呈身於永寧公受命遂以單騎半夜入境示其黨以無疑怖所擄七萬間民者審如舊矣道迎四十餘里公大書平擒安民四字曰作惡有患衍聖首亂有張國安張展應爾等無與遂盡解去力前復兵之議先正灑糧之罪以解反側之口次酌拒捕之誅地免再丈糧復原額學霸之操聚散者酌爲處分縣蘇克英黃金榜二人降社者二人不求

南極篇

十一之九

一星稿

多終左袒士獄具國安亦斃於按察之杖下論戍配有左案遂結恩亦改爲洛陽令日擊新政見其免年頭里老歸農革衙官之比較可藏省民財萬金也停六年之帶微而科見輸也更兩年見微之誤以復壓微之傳也議中宜板方榜木之賠累而移文按君也靈寶帖然盡意以新令爲能生我卽七萬之問民揭覆盆而戴曉日遂安堵爲善民無他家公爲令僅五踰月往來於洛陽者五汝墳者三又會勘於盧氏永眾之間者再任邑計無幾何其定反殺拊瘠瘠良曲

至而鑄鐵高二之舊者叛志已牢固而不可革高二蓋關西之悍人盜鉅原州與其徒郝光斗作亂撫陝崔中丞解州之給諭帖遂通至蘭靈盧永之間盜鑄如初者十年所管云我有免死禪何怖當張國安積行後道路熟而膽力豪耽耽於其氏城中之厚貲而瞰官庫之傳藏未解遂集其衆八百人與謀曰託張國安報仇之名卽劫賊終不過招撫如前當丙辰三月二日遂分設前門刺傷閹者閹人之一隊徑掠焦氏一隊分掠當舖而一隊攻縣衙遂破倉而釋其犯

南極篇

十一之十

一星稿

簡壁呼諸監犯出監犯畏令君法弗應遂衝破縣庫牆至三雄堵而奔痕至衙首門矣石公卽具永冠登樓令居民盡登房衙役亦登樓樓齊擲瓦礫令倉犯兒役伴爲奔狀持票潛召義民爲援突有援登譙樓者諸役擒仆之而公手斬一人頭執昔以殉於是義民許守度等殺四賊李近陽等千餘人咸集拒堵殺二十四賊賊大潰走追通至東城下獲其賊又殺四十一賊生擒者五人斬首以殉諸城高二等避走雞子山是時有謂石公者惡生黃金榜將內應宜捕

之公自度無據而擒之諸反側有必駭然公榜會來
謁因諭之曰爲忠臣孝子惟爾爲亂臣賊子惟爾片
時其自決金楊汗下曰某何敢有他特聞變而以防
護至者也公即使視庫後賊馳詰曰我弗識一夫此
大夥鑄賊狀嗟乎金楊固向者什亂首尙弗一夫識
其與亂民奚與天牖石公於倉卒之間而辨其爲鑄
賊遂以白府令其衆曰彼雖曰爲國安報仇而是鑄
賊殺盜者何事我爲民先之衆遂奮向使不辨其爲
鑄賊則義民之膽不武向使誤鑄黃金榜而城中前
南極篇 十一之十一 一星稿

爲我收郵者監司公乎爲我作傳者文大青乎鳴
呼公之忠貞可泣神鬼而下嚴霜惡所爲聞之潛然
涕泗不自禁者是時其兩內君一執剪刀待裁一援
綆待縱公不入而內眎其間亦不內諒其兩公子曰
我弗有妻子矣嗟乎公刑于之訓素聞房中臨難占
大節公夫婦所爲并荷綱常者耶次日公執訊生擒
之劉登霄等而得高二小李兒趙應等科叔狀遂執
高二之弟與其婦劉而囚之命縣尉尤如鑑率衆追
捕而得趙邦準等十五人并賊金帛三百計於是馳
南極篇 十一之十二 一星稿

報至洛而董公立召攝郡李官許公并洛陽令議定
亂惡謹贊之出師因說兩公曰願公是日卽爲定論
毋使文墨之吏或苛求其後以灰心義士兩公爲矢
諸日愚又說許公公不見安丘令之奔鼠而空賊以
付虜乎向使舊令當之其身家以沒寇矣洛西白潼
關至汝墳十餘城皆山谷之藪無地弗鑄弗盜尙非
石君以片時敗之無論關洛之喉立斷而無爲金蟬
之徒與鑄盜齊作竊盜化強盜強盜化流賊且戈指
於郊郭之郊其以新藩爲鼎鑊耶撫臺必命駕提師

按臺必揚旆紀功矣道府於何道其實也許公矢之曰石君爲我儕以身贊却亂而或使之有不自白有如河於是兩堂以定道泰公鎮洛而董公往定之許公則紀錄之諸將之以官兵追洛都者有如麻高二等開縣令收其卒與弟又屯囑其報復董公以十五日至高高二等五百人又突赴之若原欲犯城是時守備張明化不用命出帥郊外卽望敵壘而哭嗟嗟此帥之乖謬同管徵人馬於伊陽緩不至卽移檄而欲圍城許公不夢忽折之至用武之際而狼狽至此所

南極篇

十一之十三

一星霜

爲自挾其勛書用部指揮體統者勇安在賴義民王沼等以死犯之寇遂却至夕而伴置砲伏二十所爲兵連歸雞千山走矣石公又使王沼等追遁至柏茂寺擒斬四級生擒七十四人焚其巢穴高二小李某遂遠避其後者付許公勘訊之是時石公已據南武庫督學士事過亦提兩總部嘗上書按臺張公曰靈寶之事久難言某益積素有年未敢以聞當亂民之初問原借焦氏以遂其掠寔挾鐵賊以橫行其幾破民間狀不忍言鎮賊之道路既熟而馳逐城中之

有爲奇貨仍以焦氏爲藉口勢幾至於覆全城矣向非石公忠臣義士膽智無雙手及之以先百姓雲霄其不刺棘手卽石公之兩內子幾就義某聞之淚下泫然此等健骨應變倉卒殆經緯全村當時賊雖據賊攻縣而所搶掠者既頗滿其心又不得志於圍衝不得不爲脫走之謀一退而房瓦飛下不堪仰視宜其沈吟者多而官兵無恙耳又曰靈寶重地審邇東鄰雖小寇猖狂今且爲果中之鬼矣但從來任事難應變於倉卒尤難之難而議論之客忌功幸敗往往

南極篇

十一之十四

一星霜

持文墨苛責其後灰報國之心挫忠良之氣匪旦夕矣卽如王文成功在社稷而今尙有口他又可知張螺味智轉小益而遂致致身於司馬視言令全城之功何如而道路之口事外之議非法鑒提挈孰能足紛紛之詭言乎某以爲查稽之令宜緩方當倡義用武之際而先爲行動功罪之說卽今之任事者又安得不畏首尾而觀望乎蓋此時以擒盜爲重況有令之功與此城不朽者豈止藉不然而索賈失保扼關隴之項而提洛邑之肘其可畏何似而好爲不情之

說者亦何不設以身當之耶蓋執事主持而地方用
事者咸恃以不恐矣但兵不在多在用命兵愈增而
地方愈累昨聞將士立營十五里之外卽相視大哭
其不爲此寇所笑乎而道牌之以捷音布洛下者亦
云鄉民王沼等擒斬有功此非石令所倡之義民乎
然尙不聞統兵之將賦一首者向使將兵者蚤至山
下賊又安敢至老君原耶而將之不用命與兵之不
如則者卽以軍法從事又孰敢抗拒而坐糜廩餼者
今旣被創而奔諸將又繼往計日必爲一網之打矣

南極篇

十一之十五

一星蜀

倘此賊之返而登山則易困而我兵一至其山下則
百姓不肯爲之餉卽立斃也如其在曠野而東擊西
走此救彼掠則鄉井尙不免騷擾之患而將士尙如
靈寶之鄉民可使又何患乎某感執事鑒石令之膽
智不勝國士涯肝之嘆敬據其所欲言如此又曰靈
寶之亂兩言以定之曰在昔日亂民借鎮賊之勢在
今日鎮賊假亂民之名是確案也如昔者皆劫外之論
非珠骨之解豈兩年以來果無亂民之猖狂自今日
初聞者況往年原借焦氏爲名而寔作亂道路旣熟

而奸謀又作矣竊亂民不手焦氏一物亦安得執而
捕之如有一夫之不辜其家寧不操片牘以鳴控耶
其說起於一人之有嫌於石令者主收於異同兩臺
兩道之定論昨濟源人一聞石令轉而數百人往迎
其春屬密寶綽紳士民之送而泣下者千人得民之
效可昭矣某敢不爲忠臣義士洩不平乎特法臺以
定力持終始凡報國救時斷非此輩風傳之口所辦
況武弁退還無功者其說又何足取信也石公於是
命王沼以百人裹糧資餉形擒賊首之通者獲高二

南極篇

十一之十六

一星蜀

於關西之文縣獲小李兒於鳳縣皆就其往日曠竄
收之愚南征至汴而報至院司之定論益堅而異家
或皇恐矣石公又自捐俸薪百六十金請殺八百
計以稍有功擒一賊首者犒百金其監犯之不應召
號者力認其爲鎮賊者防衛雖樓塔欄縣門者飛瓦
投矢而全庫於吞啞之口者作裝賊件而出以招呼
救兵者持守是陳州以救援奉賊氣者未休西京重
圍以赴戰者乘賊之敗再堵東門乘賊之奔直追聚
圍東者追捕而把守隘口者鄉約之相擊破家於再

犯者轉食深谷之中以餉戰士者實無夫弗逮又下
令四郊分別良民流賊俾各村具結毋使夥賊得以
仇讐也再下令俾愚夫之誤擒賊賊者許自焚毀而
出首免問也三下令俾官兵不得虧累市價也四下
令俾鄉人毋聽流賊恐嚇而有洗村之驚自相奔亂
也五下令俾焦氏焚券恤貧勉修退步也俾張國安
之家屬裁頭學好不爲戮民之類也其區畫如抽繭
良工心獨苦矣茲按君張公所爲以沉幾定變上聞
者也其疏曰竊寶之變在灑掃之初發難則張國安
等陰借鑛徒以爲翼而恣其搶奪在鑛賊之繼發難
則高二等明借國安以爲名而逞其劫掠情事原不
相索愚民被誘被脅響應風靡言番匪焦氏之積與
庫帑之贏以爲合衆狂舉可要招安免死不虞縣官
沉幾定變鼓義民而殲之若發家振禍賊之傷者逃
者狼狽奔竄者不勝計高二復糾合餘黨屯聚近郊
聲言再逞以挾釋其親屬之在禁者又無何而縛馬
夫戰村民虐賤踰張告急之文踵至發竹兵數百檄
道臣親蒞申號今明賞罰論投降開生路而賊罪不

赦賊惡滋深退而據雞子山栢度寺等處道臣同縣
官調度鼓義民王沼等率兵直抵巢穴且戰且擒賊
遂敗北宵遁高二小李兒被創走關中蓋望先年盜
竄之窟穴又投徇黨爲捲土之計臣等下微急捕之
道縣復督義民王沼等率兵百餘以往逾月而高二
獲於華昌文縣馬尼河之鐘洞小兒獲於漢中鳳
縣之石堡從數千里外組其頸而俘之渠魁既執餘
黨盡散盡之民始乃出湯火而安衽席矣高二蓋以
鑛盜我首漏網關中僥倖免死以竄中州者丁不隸
盜籍詎不階靈土原無釋之可遷其何仇之可報招
徒恣橫負固雄行按法暴斬尤有遺恨其隨從賊衆
入於誘陷出於迫脅總屬入井堪憐宜從速車肆赦
制下而石令紀錄吏部於是石公又上書按君曰此
時逆賊連斫門役以據城放火矣縣門劈矣庫後圍
堵連破者三重矣閭閻妻兒且執刀繩待死矣在官
人役滿城男婦且哭聲徹天莫必其命矣試問他人
處此舍却拋命拒堵一策更有何策可供揖以退賊
否關外保甲義民既奉我調度關門入救尙當力遏

其舍命直前之勇一味降賊靖賊能保此孤城之裕
軍倉欲否應萬始終得力處果在民心之附得從倉
卒中辨出竄賊遂能鼓我士民以殺賊自效之義倘
如往歲門內外盡食亂之族左右皆兵肘腋馬難即
以孤身寄麗譙之上勇若孟賁殺一人而身隨之
矣征歲各亂響集如黃金梅張三徐史永瑞蘇克英
彭高運張克亮輩奈何不從亂而爲我討亂討亂之
與從亂可使爲之可僞爲之耶夫逃賊之口以警備
帥之口以忌不遇謂賊入城倉卒擒殺有混及無辜
者耳彼時闔城喪膽吾民非深藏謹避則登屋乘城
豈混入賊黨之時厥後我民聞關而入始合城內士
民極力拒堵奉其賊擒其人則民與賊勢不兩存時
也倘安指民予之死闔城人能甘心自相殺戮以事
我乎夫殺人何事殺及無辜又何事被殺之家能不
出告其見殺之人乎即不出告於縣官在任時得不
出告於解任之後乎逃賊有口何怪其然獨怪懦帥
受國家養養世恩竟不得一臂之用畏賊如虎毛兵
一日不至一日不敢望老君原即守道臨之或援營

南橋稿

十一之十九

一星齋

退至沙窩或拔營退至城下此上民所以哭向道縣
力求令旗良危迫之至矣非義民王沼奉我約束率
八百人自南召直下則三月十六日之再犯不陷城
不止矣王沼等方鼓勇前來台縣士民方視此一戰
以決安危兵未成列而賊先襲之官兵退若山崩不
止火器亂發人馬蹂踐致官兵王立之馬跌死而鄉
兵中亦多被鎗傷則以官兵前奔而鄉民苦不能支
殿其後與俱奔耳此爲退縮之罪已不可掩則何以
矣縛王沼之兵十人且割被傷鄉兵李守西党達甫
再極稿

一一之二十

一星齋

之頭以報功乎闔縣紳士子安得不傷心疾首齊
赴道縣聞許王沼之苦應請排聞見守道又安得不
審官兵之而直數其退縮之狀爲吾民請命乎守道
道親臨督陣蓋又危迫之極矣計我士民義乾餒出
辛酒備苦蓋以供軍需信爲壺漿之迎爲官兵者亦
太負地方矣然則十六日拒賊之難是可以証初二
日擒賊之不易矣官兵誤殺二人闔縣士民即洶洶
赴訴是可以証初二日殺賊之不能混及平民矣愚

讀石公所自暴未嘗不發憤流涕嗟乎任事良艱公
論暢如日月之燭空而尚勤勤焉於寢忘之嫌所謂
驚定還拭淚者也蓋以明珠之詢又惡知馬革裹尸
之賜人臣富事變之猝至有直向前拚命殉國耳即
嫌忌追問愚爲論次其梗槩語之直石果者

論曰我朝中興之結王文成冠之非謂其儼召發
於數日之間而立千百年之基與其全律整齊於心
日石公方在法際而千人突踈其門解束帶共冠左
麾右令一掃而收之所全雖僅一桃林之塞寔陰定

南樞篇

十一之二十一

一星篇

關洛於未髮耳血手馳刃善其拔刀斬案之氣可想
見於筆墨淋漓之行端肯方叔南征服其命服朱帝
斯皇有奇應珩矢石交下之衝而閑暇如在禮樂車
端之會石公誓結纓而不免寇萬目指登樓之絳袍
爲天人是時慷慨指面楮丹欲援雄據而下擊乃左
右所力持其執固射疑石而直入矣愚謂其膽智寔
出於忠貞益身殉城社者必有捐生不戒之操而後
全神奇略焉六龍而運八風郭汾陽之以六騎免胄
而却虜渭水也或不至倖而却耳然古固有孤守窮

城而終不足以自存者如張巡許遠輩獨可爲一太
息視石公隻手攬千萬家之命如何世稱大軍之後
必有凶年詩曰緩萬邦憂豐年蓋謂天定贊退劉之
功伐寧實二年前之慘風異甯頓清於全城之次日
而秦秀兩岐三岐者在城在野不可謂皇天后土不
審鑒石公生而有三麟偶亦四乳附胎之異誕興與
二百四十年而生奇丈夫於金馬碧雞之天畔西南
得開信天之篇祐國家也

徐州登雲龍山記

南樞篇

十一之二十二

一星篇

夜入徐州詰日宋戶部朱顧亭開放鶴亭則曰我其
移鶴子於亭又問戲馬臺則曰我先觴子於臺於
是宋君待我於臺蓋有丘於城南之畔而項氏登之
以觀戲馬者其前有一阜富之則亞夫之所困骨也
宋公劉裕九日登之以送孔令而諸謝詩稱聖心以
擁戴之者蓋此臺又南數里則雲龍矗出而特豎山
足之石如羣羊是爲黃羊岡有亭於山際曰放鶴蓋
西望當環山之缺焉臺足則大湖白蕩錫坡老雲龍
絕句新郎君爲狀元歸蓋坡老於彭城送人春試遂

爲壯遊賞意之什登山俯仰則徐四際兩山爲所謂九里山者而黃河北來直射城東不肯流北則望望冠城際者黃樓也燕子樓則州治是也使臣曰余登彭城之山所稱金陵北門不誣也徐西衙大梁東衙淮陰北則濟兗道路維均是南北之樞紐而用武之都與又閬山而枕河可以守可以戰國家奚不以一大臣督兵其地意者其重地不可以假人與有事則濟寧之河臣淮上之漕臣即可游而處耳南都之壑曰長江夫江許不可以分處黃司馬城浦口信善然

南極篇

十一之二十三

一星霜

必以江北之地爲衛余謂駐大兵於徐以當中原之衝而其次沿淮張三支以應之中則泗州按臣是駐東則淮上漕臣在焉西則鳳陽爲重郡淮泗之水陸並會於揚而鳳陽以陸入滁此二支也又應之夫如是後浦城可恃長江可據也南都之昂首而瞰中原者以有徐耶余登彭城之山熟睇得兩都之樂焉

登嶧山記

使臣自滕入鄒遂登於嶧山嶧山者東山也杜詩孤嶧秦碑在蒼謂秦皇帝登鄒嶧宗伯氏曰嶧山蓋如

累邦爲其郊之際則塵質之磊磊何何不相粘其紀其堂之爲風雨所剝穿者振古如茲遂矜瓏而爲洞又往往有水不知其何自升灌而奇石之錯立其麓者如名園之設玩具門屏間也麓有館有秦碑曰書門於是小築躋既偕二子以山與登自左逶迤曲陟久之得孤桐一焉貢所謂嶧陽孤桐者蓋虞夏間物予詩云白戟五弦隨舜帝止留隻幹表蓬壺蓋於孔槍尚稱前輩典刑祠以上洞頻現予詩有蕊珠半現雲閣住并毛孔分明出異香之句久之有石曰如日

南極篇

十一之二十四

一星霜

方升石當池畔如日出然予怪此山能飛水於嶧峒之杪於是生山生水孰膏前之歎其詩所謂未末呼泉空谷應又玉液斜飛鳥放過者步步惟肖蓋環東嶺徧數里乃造於小叢峰其所錫孔子小魯處彈心力陰慘弗克至遂右轉而陟望絕巔有危石之垂二分而不墜俗稱王母挂練石也駭嗟之又橫度至西嶺容身之孔輿至能入山夫洵便捷白雲宮其堂輿上冠之以五華則最高峯遂短綈跨峻石爲後狹之跡者又百尺西五華之以一竅穿者竟險甚不可

<p>達遂陟其最西峰爲紀子墓僅可置足已幾於手攬青天矣降自其西麓其最奇者曰盤龍洞挾之不啻慕少霞之入蒼龍溪也故曰擇深九轉曲盤螺竊深處水階弗可竟今從者還報云有石鐘覆紐於巖而下垂奇之有扣大終難應無聲過翠霞之句還賜於書曰之石是爲丁巳十月之二十九日也是日宿鄒縣其地則謂之遠園莽莫窮時慨王事之棘不假宿乎山中以累日徘徊爾文子曰余爲嶧山詩有累郊疊墓之喻故再箋之曰仙人戲倚手談局天服垂</p> <p>兩極篇 十一之二十五 一星齋</p>	<p>郭彈子窩然似疊墓者是惟之萊山之萊則砌之而成尖聳豎者嶧則累郭橫亘瓊鬆焉倘數千萬年其間塵畢剝穿而去殆居然一層无洞豁矣又曰嶧之書法蓋以山形命之幸蓋層立之阜而四其翠之橫冠者是茲山與形同也</p>	<p>聖賢贊十四首 <small>馬潤里</small></p> <p>周公贊</p> <p>制禮作樂曰聖經天緯地曰文周作孔述傳之以是周左召石陝姑與分耶</p>
------------------------------------------------------------------------------------------------------------------------------------------------------------------------------------------------------------------	--------------------------------------------------------------------------------------------------	----------------------------------------------------------------------------------

<p>孔子贊</p> <p>賢於堯舜生民一人聖不可知至誠如神後作弗及故曰配天</p>	<p>顏子贊</p> <p>五星之木四時之春淵淵莫淵肫肫莫仁</p>	<p>曾子贊</p> <p>孟氏之功大既至留點之見遲始傳舞雩三三兩兩意思正在勿忘勿助之間</p>	<p>曾子贊</p> <p>兩極篇 十一之二十六 一星齋</p>	<p>子貢贊</p> <p>其命維新其德克明脩身爲本天下則平</p>	<p>子思子贊</p> <p>驗日升天時匹子知築塲六年時匹子思爰禮端木與槍偕番七十子之誠服子莫如參而罔夷也</p>	<p>孟子贊</p> <p>上天之載爲物不貳與天地參中庸其至</p>	<p>邵子贊</p> <p>天以地持日以月代孔父素皇孟叟玄宰</p>
--------------------------------------------	------------------------------------	--------------------------------------------------	----------------------------------	------------------------------------	-----------------------------------------------------------	------------------------------------	------------------------------------

十二萬年爲一乾五萬萬元爲八坤三十六宮來往者春建其宮秋建其天

周子贊

太極圖於道州而本於太易君子脩之古主靜立人極也

程子贊

不遷不改庶幾顏子萬物得所在春風舉

程子贊

坐講在殿立雪在庭尊嚴師道改佑後生

南極篇

十一之二十七

一星稿

張子贊

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太和所謂道是以君子有絮矩也

朱子贊

我夫子曰賢之有元晦如聖之有仲尼也孔刪而朱傳之六經其可誦持也

登泰山記

天地之宗伯曰泰山一索而長明是以稱宗帝出乎震而終乎艮泰山首之微於開終之爲旋國之代是

以稱岱抑亦以代父母而理萬物者與泰以道太嚴嚴乎瞻之矣又以道安出雲爲雨崇朝而徧天下是以稱奉五岳視三公者臣於上帝者也天地維父母日月子之而五岳臣之與岳之而仍系之山如三公之仍系卿也泰山而東岳之岳東是以表岱宗猶四宮之宗伯魯官非樂司其一揆者太青十三齡

祭太華之絕頂又二十六年遊嵩高之二室又三年而以南秩宗入賀陟嶧山如鄒陽孟里如魯謁關里

并孔林遂以丁巳暮月之朔輿關魯道涉汶水往觀

南極篇 十一之二十八 一星稿

於岱汶上卽望見泰山王太史書所謂參差見有青於天者泰山也汶以北卽春秋所謂文陽之田祠東

向館有崇獻之許以方於杜陵之齊魯青未了也曰驅車就奉高黛色垂齊魯天地忽峰嶸日月小祀主

吾將毋義和行行吟梁甫飲馬汶水陽飛睥睨六宇從此盡中國抗手名山五祀主謂成山主日之萊主

月天下有名山八中國得其五五名山者謂岱宗太

華太室首山之萊載生明抵奉高禮岱廟有亭曰遙

祭泰山者先於此通禱其舊曰草莽北地呂片谷先

祭泰山者先於此通禱其舊曰草莽北地呂片谷先

祭泰山者先於此通禱其舊曰草莽北地呂片谷先

祭泰山者先於此通禱其舊曰草莽北地呂片谷先

祭泰山者先於此通禱其舊曰草莽北地呂片谷先

祭泰山者先於此通禱其舊曰草莽北地呂片谷先

祭泰山者先於此通禱其舊曰草莽北地呂片谷先

生始更之曰遙其詩云易草以遙名者也廟有城有
環放五城十二樓之狀微遜於仙掌之瑋麗其傾岳
之宇則特鉅壯焉在炳靈殿前者漢栢在延禧殿前
者唐槐封之者武皇明皇西偏有環宇以鐫歷代名
人之詩者爲鶴地遂爲漢栢唐槐之詩瑤池玉幹看
王母者槐也舊自銅根實閭宮者栢也憐其殉世而
用之藏用那能甘殉世不材難道始稱翁善其材而
藏用不必不材而後可全也乾封禪典偕吳父天寶
庭陰表海東嘉樹后皇親護手作朋三壽大夫同大

南極篇

十一之二十九

一星篇

夫謂秦松可稱三壽作朋者也詰日出登封門二三
里至山麓是爲鄠都峪俗稱冥府峪南有觀又二里
至一天門俗稱紅門跨道爲飛雲閣又曰梯雲又五
里至高老橋橋前爲水簾洞洞左爲巖巖亭間西爲
石經峪弗皇詣益四里至歇馬棚又曰馬棚崖有回
仙壘跡稍前爲回馬嶺皆西北行礪礪中瀾出其左
砌石爲級以陟即從者至紅門亦藍輿行郭索焉蟬
狀無可馬者以往漸剗削又五里婆娑上黃觀嶺於
是西東通折上下互引者三計三里曰快活三善足

力之屢休也久之始壁立戕削懸流飛墮而泰岳之
精神刻露得危墜駭之爲御陣坪宋真宗駐蹕處也
蒼齡黃峴至此凡五里有五大夫松一株亭亭其間
於是爲五大夫之詩曰一家尺下車書同我快奉皇
虎視雄用事今丘臨綠海特官虬叟號蒼公雨師飛
龍原清道木長綠繪本壽翁虛堅樞槐何足賦龍門
翠華碩志樹此詩益翻案五大大秦官名第九爵非
五株也而唐之目爲五株者誣茲或後人有舉五以
實之者向來二今存其一入二天門三里爲朝陽洞

南極篇

十一之三十

一星篇

洞片石之竅者其上有亭名半山此其得山之七而
曰半云上愈峻可當下之半猶行百里半九十之說
也此地則傲來在其右趾矣羽人之欲乞錢者往往
爲一間屋於絕崖之畔如鳥巢然若靜者垂引長
繩百尺於道左之石而繫鈴於崖惠之者鳴鈴則其
中有人循環引繩而上之人可爲嬉具調之者空引
手於崖而鳴之則亦輒引上其中寔一童子以誑客
又五里爲小龍峪又五里爲大龍峪其狀盤挐如龍
而水瀉其中故亦曰大小龍口子舍輿步躡兩兒則

輒踴躍前百武又上則爲環道十八盤應劭氏漢宮
備曰石壁有篠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
爲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後人
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又曰盤道
屈曲上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
火中視天窓殆酷肖其削立矣于相國慎行所謂畫
四人以爲竿而中貫一與人趾在竿背上望天門類
一隻矢括在其端者亦畫狀久之登南天門一日三
天門是爲岳際則平壤又東北二里里君寶之宮相

南極篇

十一之三十一

一

傳爲黃帝時遣七女靈冠羽衣於岱岳之上以迎西
昆真人而玉女其一之有遺術者又漢明帝時石守
道妻金名玉葉少山巖而入黃花洞脩者亦曰玉女
是以岳有玉女石像而宋真宗東封澤故玉女池水
湧出遂爲昭真宮祀之而易玉像予以爲皆誣不經
可黜也太白所謂玉女四五人蓋託於仙非實之以
所祀者無已則七十二家之以祀后土者乎岱岳爲
長男就長男而祀祖神禮也不然何以歷走四遠遂
詩以辨之曰坤靈一素爲生府宜祀祖神向長男王

母望崇迫介受至元崇松物本同單黃瑞特刻青珪禮
崇謀偏留后帝夢七十二家金冊遂有熊玉女謬講
誤然予不敢遂其說恐益口實人之尙巫者於是北
上爲岳祠祠後爲開元磨崖碑字五十許八分書秦
山銘也石爲綠頭東封朝觀頌又上爲玉皇觀一日
登封臺即古封禪壇所謂白雲起封中者也岳顛在
宮中其所結檄處向祀之以宇而萬尚書恭始毀
而置之於是山始得露其頭骨顛石博十一尺厚十
四尺行三尺而戴活石萬氏所謂上界之絕巔黃帝

南極篇

十一之三十二

一

之玄冠者也爲之詩曰古帝碧虛可陟臨丈人冠玉
朱情碧泥先袋外憑箕坐臆語青童亮有音碧虛者
天口言北顧見黃花洞在其陰幽險而水不可造洞
然一石鑄無他奇即蓬玄大空洞天所自入者一日
三宮空洞之天所謂鬼神之府又曰神房阿閼臺而
爲秦皇無字碑或曰觀之石表或曰其內有金書玉
簡是爲石兩子謂石不踰二丈若果兩也可什而放
其本何必爲千古不決之疑乎爲之詩曰遼寧斯樞
不敢銘天功地德待文星綵毫玉女濡烟獻月鵬留

題仰太青西南而過爲孔子尼一曰孔登巖是小三
下處爲之詩曰共到絕峰看日輪都稱五十二由旬
能知天下如何小今古登山但一人兩兄連曰足遊
也可謂登山又一人矣子曰猛子狂且又東南而遙
爲泰觀吳觀諸峰然無特立之岡畚可據於是
各系之詩吳觀峰曰陶令籃輿簡簡還謝公履齒不
曾聞峰頭自見吳門馬更有何人上泰山泰觀周觀
峰曰泰觀虛無周觀明西州望堦片雲生懸流天
上黃河水計日清輿此地行予秦人也而太夫人西

雨後篇 十一之三十三

一星看

通計程當至周南益以託陟略陟之感是夕宿使
署五夜東北陟日觀峰是爲太平頂有亭曰觀海羽
人具大從峰東北有亭海石倚仰所謂介丘在東巖
者乎觀北斗感昔人奉山北斗之嘆於是爲祭泰山
而仰北斗之詩平旦建魁第一星杓構龍角應惟奇
知莽貞孟先同指化玉流虹故效靈齊主魯昭當震
出府生車運叶中經酒漿可絕將援手日陸延寸注
渤溟日陸者岳神名久之明星上初見下界有重星
蒼星之映海波者久之失下星則明星已入中華地

雨後篇

十一之三十四

一星看

界矣此亦可謂怪異詭觀也自來觀日者所未拈特
表之以詩西飛太白如博鳥先過扶桑若木林面上
弓箕諸月道斜南中柄指天心重葭印海龍衛燭巨
麗垂空鏡映金有開孤懸只一點中華地岸想初臨
久之紅光漸駛霞旗橫施於天際則亭壁并衣俱生
光而山後尙黑雲漫漫也安所得象高城乎又良久
日乃自暗處生方如丘然其影若狀難者久之乃上
峰頭已曰曉倘跡始得地益奉高切辨色乎而西望
則尙漫漫也蓋日出有東西則關西之曉當微後於
大東矣邵伯溫氏曰天際已明其下尙暗初意日當
自明處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湧出半至明處却半有
光全至明處却全有光其下亦尙暗茲可謂摸其景
得骨者於是爲觀日出六絕句其一曰止向飛光注
目猶如他暗處一涯生橫嶺界外天相撲地畔推輪
別現明說者見日從暗中出以爲出海子謂海外尙
有大地以更之其說則光之先射天者地不能受光
是以暗從暗處生者從地外生非海也其二曰乍作
斗星不若謂併制似待綵繩牽半輪欲上如中却想

見初生太古前三日至人內視大虛靈苦海翔騰
扶地約夜夜天公真景現將從教文悟黃庭其四曰
雲腳平明不可關心花隔夜乍收還可知太白飛揚
甚如出精神天地間其五曰一生晝夜共人間獨見
天開不尋關信得絕峰偏夜短蓮花合有紀長年其
六曰一此間有四句夜遊須燭反酸人故知上界
年華遠不受斗南日北經山蒼高四十里是爲四千
丈周百六十里方各四十里所謂七十二峰蓋山之
支拖而橫出者其爲山際者數里而周耳於是縱觀
神州爲律體四共一口二月東經五瑞享明堂三十
六靈閣春宵號今天宗伯木正封疆 帝太孫玄聖
垂晴环巨海奉皇報始母元坤地遊不待鴻濛指直
掬飛光破浪翻其一口太華爲旋天外削崑崙作鎮
地中盤龍招諸弟遙拱手直綸齊州數彈丸玉女如
浮周鼎水天門正拂進賢冠人聞昏曉長年割秋了
清光界未寬周鼎天門進賢者皆應岱星也其三曰
帝出東轍九氣天東皇太一蒼龍躍朝太皞青陽
个須臾勾芒赤羽旂天上廣桑爲岳長海中岱嶠是

都仙日車按轡回標處靈府方微罕比肩其四曰練
垂汶泗城盤帶嚴鄉徂徠磴佛樓前踵後肩相蹈藉
低雲峻水互縱橫杖將龍吻蜿蜒陟光作蜺筐郭索
行馬紫閣門姑撫止下山曰髮想全生於是觀玉女
池山頂之有活水者大岳爲然此亦太華之玉井
乎鄒嶧之萊之水止得之山半小山則求之其足矣
爲之詩曰倘無青溪浴星辰安得種榆白似銀北斗
垂垂頻抱注搖光皆建本東經又曰天柱繞轡直上
來湧泉飛駕華池開提壺倒灌仙人頂姮女乘龍日
幾迴迷觀北斗臺而去丈人峰者在最西詩曰爾曹
其奈學山何誰愛出頭飲大羅帝伯皇王推孔父祖
宗偏少子孫多仙人石閣亦云在山頂西巖西又有
月觀峰可觀月於已入者未克造於是下自南天門
士女之以香火至者日數千人見兩兒無弗稱佛號
者歸至半山亭少坐望徂徠山懷太白竹溪六逸之
逸況其絕陰田則太白之所舊栖也爲一絕句曰龜
陰桃樹酒樓風結客竹溪並跨虹愛子門人托武詩
分明長句在山東又下則閭洞人別峽觀經石磐石

廣傳數畝可鴈數百人橫鋪地而水行其上若無地者特異有上下石上石之唇壁數尺枕下石下石刻金剛經字濶尺許或以大學覆之人行字跡上而水自上石之唇壁墮者萬氏刻水簾二字以承水可玩側有高山流水之亭亭畔片石之橫者曰聽泉枕此寔爲泰山第一勝而士女之賞香火者弗知至是以獨深幽雨兒則爭弄水予坐卧磐石亦起而爲兒嬉又登上石窮深入則更幽有石可坐十人而有白紋爲蟾形者自予始創見奇之爲表玉蟾二字因題之

南麓篇

一一之三十一

一星齋

曰醉白臺又有石作綵紋如龍唇形者立水上因題曰龍唇石又一石有紋如欹曳曳杖者酷肖因題曰欹仙方題一欹字而筆頭忽飛躍入水水淺清跡之百方無有也蓋予特露此石之神骨自混沌以來始有名字故宜有此應特更取筆作仙字而各題一詩經石峪曰瑟珠飛挂洗丹文縹玉半鋪收翠滑經枕憑將夢聖人水簾正好浮明月龍唇曰噓作谷中雲嘆爲天下雨經題便有靈想可譯人語欹仙曰此老顛而醉後欹以令之玉溪生林底動靜乃相宜玉

蟾曰應不如期爲搗霜文申推墮練溪傍終憐白雲無清伴玉杵相將付桂堂醉白臺曰葛山高卧玉蟾翁琴卽長松入快風不借紫元頻問道海瓊誰與醉秋空留連憶忘歸薄暮乃去抵奉高以賀期迫旋發出城西望葛里山葛里者世所謂泰山錄魂魄者也其下見仙洞洞而冥之敢探曰人冥之實其北曰社

南麓篇

十一之三十八

一星齋

館凡詩三十一首

文宗伯曰泰山之陰爲齊所謂海岱惟青太公於斯表東海者其陽爲魯所謂濟河惟兗又魯野蒲徐海岱及淮惟徐魯益兼兗徐之半矣魯直泰山南百里而遙故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則泰山魯主之故汶陽之田爲齊所侵者夫子皆責而反之愚既觀魯鄒之樂太息曰非泰山奚而夫子非東山亦奚以生孟子嶧之抱鄒而環魯寔泰山之右臂茲所謂聖人之居與又曰鄒嶧現琦寔冠大東如巨家園中泰山

狀岱岳則崇高而博大欲以現且奇者求之不得如帝王之一大堂陛茲之謂岳也卽以文章論名家之筆勝語巧構世之所趨而大家則雄挺而古峻其氣骨之兼人有不得以巧求者焉茲大家之所疊出不可匹又宜俗客之不知好之也今六朝之習爭纖纖銳力欲奪前進中原之幟予登岱益竊天地之文章發思古之幽情矣又曰予登岱華得地勢焉五行者天地之經緯輿絡以岳者蓋太華北向岱宗南向予茲焉竊地絡自西北來畢辛之太華華北向則金育南極篇 十一之三 一星篇

水也是以支馳馬太行而直亘於東北太恒據太行之間水育而爲木故遠天之微於間定結而爲北海諸島長山沙門隱磯大竹諸島海之通脉也周職方蓋以遠與登萊間並爲幽州定一片地成山之罕之兼大勞者諸島之結而赴泰岳者與木育而火故泰山之右臂直下者爲徂徠梁父龜蒙崑嶸無烟起其左者遂博而之彭城之雲龍九里之淮而爲徐陽諸山之江而爲金焦北固華攝諸山以達於鍾陵鍾陵者首西南向也是赴衡者也火育土故衡雲之山莫

反顧而內向以達於龍門太和之間襄郛之背則洛之上游伏牛天息之諸峯又叢立矣自汝海達於嵩土又還育而爲金是以嵩高又結而爲少室少室又結而爲伊闕諸山以達於華是五行一周也先王首岱而稱代就五岳既生之後而命之以北海爲斷以道後天也予特本五岳初生之前俯以察地理以崑崙爲宗以道先天也兩說蓋不病五岳蓋地之五繩其氣脉有潛通者焉又曰凡都會之地絡皆有陰陽焉陽其門庭陰其室與陽其七竅之發於而陰其五繩之結於腹與胸中則以太華終南之北爲陽以渭爲津而長安當之豐鎬郿岐之間其門庭乎以太華終南之南爲陰以漢爲津而漢南當之其胸與處也是以開的谷而通八鎮者以關王逕而之蜀者必於漢之楚者必於商也險夷之辨也中州則以嵩高之北爲陽以河洛爲津自洛而達於汴右跨河北者皆其門庭也嵩高之南爲陰以汝潁爲津自其山以達於汝海伊川之間其胸與處也是以戰爭者於敖舍隱逸者於箕穎都會在洛陽而別墅往往在陸

渾也山東則以泰山之南爲陽以汶泗爲津郊應其門庭也以泰山之北爲陰以濟漯爲津自齊達於大東而西齊東與萊之間三面阻海其園與處也是以魯自樂泰山之所抱中和氣也齊尚功利泰山之所背懷枝氣也向背之辨也是以鄒魯爲聖賢之鄉齊魯爲神儒之窟南顧之別也山東之南陽而北陰者也中州則以向太室爲陽向少室爲陰是爲中土之義文象二曰子既登三岳遂統敘其地勢蓋朔五日

兩篇篇

十一之四十一

一星稿

記於靈巖

西清集序

或謫文人寡用宗子相獨解之云貴鳳麟益尚其文單以用耶徒以用將不如牛馬信美矣而未也或麟具獨文然鳴必中律呂行必蹈規矩飲擇泉止擇林德至倫五茲之謂長也匪德孔翠鸞翟之文何若至人鳳質而龍變者與處則鳳麟動其龍飛即使天下仰五章九苞之輝未嘗不吐列缺轅轅從雲而子雨又何至與牛馬競爛采朱考亭氏元本藝家以爲

昔之作者咸有所觀結而爲言獨司馬文園始爲虛靡無用之辭夫文固信處靡然曲終亦必泰雅勤百不之誠一長門代白華而散哀陳風方叔田之飛紐難蜀父老其亦微嗟於勞止矣而況不爲儒賢者乎揮塵之客相馬者而守其堅瓠亦類羊質文章本性道而孔門於門六德行兼說辭而鄉里疑其殆聖吐辭而經史曾駭汗於荷卿草玄豈敢少陵折心於執戟道之不堪舍文而孤行舊矣儒氏之包裹而竄稽者騎右考亭氏注是辭不嫌詘詰來同不嫌濫

兩篇篇

十一之四十二

一星稿

韓文攷厥異陶詩列爲準而天文地理律曆兵機樂平舌花繁而何見羅斯亦古之多力人也去之五百餘年而新安又得畢東郭氏蠶應更東海公西陟方至於太華爾時關輔舊稅瑤爰盡出郡邑贖錢代父老補稅即諸藩諸堂之幣交者同一束貯也嗣愚吏中原公東陟方至於岱宗爾時大東保井里爰盡出郡邑贖錢代令長收殺即諸藩諸堂之幣交者同一筐實也獨囊括山川之絢曲賢聖之雅蹤歸之輶軒三寸集中也所風行地上者樂茲矣嗣愚以南總部

入賀振策於嶧桐之時臨孟叟孔父之門庭已乃
造巨鼎揖荆陽而皆之既止於靈巖屏障之阿每披
睹叙脚之題與初爲高山仰止心鄉往之東人輒
詰客徵紫陽夫子之容詎謂我其邀酒漿於杓杓望
蘇揚於其舌乎而公且行澤鳴嗚之野矢奉梧離
嗜之苦心茶苦而手電馳也我東益天人服之矣行
行且止道左有城國勢壯大者遂獲讀其雅撰十七
帙爲灑然刻鉛贊之之微行而疏奪者從來法冠所
未曾有殆慶善見阿閔國一見更不可再見者耶之

南極篇

十一之四十三

一星稀

筆載而簡列者殆後進新聲所却軍五十二且避不前
者耶之策探而士提者駢駢周道之上殆出金石於
商頌之口畧而絲竹於闕里之堂陟者耶而公以西
極生可與言又拼米以西清全編追至獻臺而願之
序益取諸上林賦之象輿婉煒於西清耶公初問老
中省繼執法殿院喉舌耳目之是代用錫之嘉名數
人滄江晚卧尚懷必懷君矧公維天子使匪紆之文
天子葵之形管星查關係國體不爲空語殆已麗於
詩文疏雜之四略如扶策府於羣玉函禹穴之藏披

南極篇

十一之四十四

一星稀

書淵於丹雉應璽之紀天下之文章與乎此志其
大者方喟見歐陽公之晚也獻吉所微遜於在昔蓋
擬議多而變化少班荆之鼎勢國光漸漲之潯江微
涸而新進之掃古樂而尙溺音不求李氏所未至反
貴其所不肖亦可異也以調笑謔浪代登座之莊言
愚不敢屬和之而公獨以古今總萃之才爲九流國
機之士命駕馳兕苑西園之林騰裝發天祿白虎之
棟閣文則建安至唐四家而止他弗拈一塗也雜著
則蘭臺令史至梁昭明而止他弗抽一軸也即獻吉
終難強項於效顰詎舍我之辯固弗解陸宣公有王
佐之目而世至方其人於武侯豈非以奏議一函可
想見其貞元內相之風哉而西清之讀所自按鹽法
以逮行邊澄八水而別涇渭晏九河而辨淄澠者鑿
鑿至言之臣山矣張橫渠畫一之微文信國決訊之
贖僅著一二款於碩編之副墨世重之如春秋之爲
諸經倒後見其處事之法爲快而公不吝漢庭南山
之筆并授以示人又豈可與長卿之論巴蜀香山之
判甲乙作靡文觀耶考亭可作必且嘆其儒效子相

將無乍其猶龍與而公生於考亭之鄉力師其學而
表章之上本欽明之宗下得克己之指其里居之則
至嚴擊鮮彈絲學童妖姬之戒而其爲御史所自盟
則薦剡之稱謝介紹之行談十縷全却說鈴者聞之
不漉汁灑如漿字以爲東岱之孤高冠神羊而立
嘉靖也王季永有言百篇以變風變雅寓春秋微
詞之刺雖方少陵詩史終涉坡老口過公聞而亟命
墨數十本取其言底行補荒政吏箴什之二三嗜著
如茲天下義士咸歸以爲司命亟望其篋人倫之鑄

一星

十一卷十五

一星

至卒業兵略之編則風后握機列陣圖而合符太公
兵法殷圯梁而秘授聖人曰我戰則克冉有固云學
之於仲尼可謂祖豆果謝軍旅鳳質龍變之至人公
且欲排闥叩堂廡之變矣

右宗錄之十一文之四一綱八目二十一篇前文

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八箋文六統一萬五千四百

六十四字丁巳十二月蒲坂定

南極篇第十二宗錄文

文翔鳳天監著

星稿二

丁巳簡牘十三篇

報朱簡牘先生

某本完時復制策壁讀之者累歲其後又十五年而復所爲序三子草者不謂先生賞我紫庭而又可其兼尚元美之說也頃謁金陵折節顧盼矢以靡朽十役燕雲擬十六日過午特面辭而宗卿招坐遂繼以

南極篇

十二之二

一

火是以不克前詰焚拜表雖舟楫石城而不敢及門是川以新神上已抵清涼門而追使至墨精繪妙色飛征人服之無致邇若有棲霞燕磯之遊篋中載兩山編讀之爲山中程課得詩廿四即行之簡端謹以請斤風轄指處望長江萬頃奔流若仰邸先生聖管驛苑中也

報姚羅浮京兆

子樓船爲濟川之功先尺函於奉高之主即長江岱宗咸知已況使臣之邀庇乎

簡少宗

叨命于役饒幸至海論之勤談道則本六經而枯天人之奧發矇眵超八代而扶著作之庭談政則總九司而持中之印問所未聞心花與眼界齊開矣出都風雨映句渡江濤波射日運勉就途伏抵燕再報近從寮友遊霞頂燕磯之間有便句一帙以爲獻

報姜養沖老師書

門生濟拙南都雖一年所而懷抱甚惡與江山若異

南極篇

一二二二

一

世者益即自處於虛舟而苦海原在宦遊且淹留久未歸庭闈之曠闌至情不可耐安得有佳情況也今裝而北聊以自適道竟未皇馳一函往訊吾師而良使渡江追送於廣陵珍頌連之且賜之藥石嗟嗟當今所解師弟子者滿眼孔矣我師於門生則父子何啻今咫尺江干欲一至金焦閱憤風願然不得輒造里何日一償此二十五年之離況也蒞政雖不堪任真然亦不得作奎應者以食祿而寸心不可泯也門生膏攝儀政十閱月矣繼而又攝祠政三閱月矣祠

政之不可爲以所職紛沓而時共他署爲掣肘且編
玄之冗雜而士子大半以判題爲棲止則請託不能
一一應也此說怨之數而僥倖亦不可爲者以所職
有婚姻詞訟亦非禮官所宜也膳部職小錢穀亦
不雅惟客部終年封印爲達人駐足處耳南都清議
之地是非本分說幸而山人以爲冷而不留可省積
議然多一番執許稱弟子者其來而問道者爲誰問
字者爲誰大半以索利來者也無以應之則鼓唇而
道時事執朝政書生含筆視之業弗爲而至於與聞

南都書 十二之三

一星齋

縉紳之短長天下之不得不趨於亂者此亦一病也
以一弟子而師至數十輩欲何爲而南都之不妙益
坐此門生從來真心不二無驕占於交遊則妻子與
朝端無一語異同者蓋惟有此一片堅貞之心花可
以不滅而往來於元會之際正恐隨俗點綴則面漸
漸換而一當生死關頭結柄并脫手是以沈發精光
濯清江而皋秋日益四五十年之外惟有皎皎之心
鋒常住一切世局直作電泡耳吾師了人間事出世
間法一以貫之造化之機操到手者知門生寧吾師

若也伊洛間三年之詩文談說案牘謀次爲皇極
九月之望始脫工十七日即拜表行矣謹以獻露
草一帙并上特愛略述其區區謹望延陵稍肯諒
倘可南當國所以祗謁且桂庭新座兩兄丈當首占
之爾時可敘世好也客舟不具萬千

簡朱石雲縣

舊矣趙乾所銓部者其治縣以邑爲家惠及鰥寡而
忤豪右覽其所立官莊諸政可舉舉健骨清操名流
王方之趙清獻海剛風固循吏之冠而端夫之特也

南都書 十二之四

一星齋

其清官去思制之在郊在野者不免爲樵牧所侮過
客之式者有感於中明公當爲同調惻然所於各祠
撥一老人直之固所以答蒼生之尸祝云爾

報呂豫石亮李

明公玉表鶴軒妙才鳳者秀奪人倫駿馳皇路其茲
翹望其丰檢而切執鞭之慕者有日小友溫次公關
輔舊俊名家英物而伯樂一顧輒賞即歐蘇之口成
何嘗是用益鄉往之過叔問之郊偶以驛拜闕里未
遂時懷而奉瑤札於境上豐頰噴格吐氣征人仰承

之如面某謗才也何當辱問教以伊洛神一種爲獻
益諒訛實多尙未及寔定區區鄙懷良不韋之八行

報畢東郊侍御書

自壬子今兼陽時舍弟以異等茂才獲實於法眼則
竊鄉往明公之特達嗜善憾不得以其薄技進也癸
丑改官而西見大疏薦及高陵劉少嵐氏而知所獎
在三十年之怙遇也薦及真寧趙乾所氏面知所尚
在其經世風節不撓者也見所爲發贖餒抵補州縣
商稅稿而知兩神止清風攜也既乃自關入伊自洛

再修書

十二之五

一星齋

渡江自吳入魯每郵亭勝區則輒見寄動恤之苦心
於風遠之筆托滄蕩之遠況於龍曾之調輒欲北而
新都而再謁紫陽於千載下也五月間嘗自南都馳
一杼爲通并附所爲雜撰其杼西還至今未有以報
茲或未之克聞頃自鄒魯登位又迂道於靈巖不獲
遂披仰不謂明公揭謙下清遠後進至枉瑤華之間
雅梓與隆脫駢臻秉燭讀之庶幾面焉當今俗客以
文章爲詬標鄙者又與揮塵交病而真搗寸肝以憂
時者又空谷之爰也其嗜善如渴者又何不數數見

也明公兼之既了然於心口又了然於筆以包舉六
藝之長襟而捐崖廣幅以統掩之其措而布之郡國
皆樹心花而授之士民者卽紫陽再條章有異相其
雖嘉測而驚駕然竊竊有請獻吉千鱗枕管法古而
文不欲談理詩不欲道情頗有戲焉近世俊者欲稍
稍離合之又蕩而不法且開俚俗之徑則秦漢唐宋
之可劑而一也倘亦藝家之定論乎詞人既空談寡
效理學之拾宋人唾者亦靡堂奧賄主盟而折羣雄
其難哉面佛氏之波酣於骨髓六經不勝喪狄之禍
再修書

十二之六

一星齋

宋儒氏實有不見折服二家者焉而姚江主無善惡
之說又徒可爲一喙竊以爲非後事天之正印莫克
直謁孔氏而者亦不得作回護語矣惟大賢暨夫而
立職吾道之司命有攸屬其有以終教之而授一砥
良萬萬之幸史伊洛間三載餘有皇極篇三十卷并
附霞燕遊草一帙爲獻他刻未裝以須異日教九
頓餘觀樓如左載讀防力之政如約說祈文安約歌
牘以至甘藟蕪菁二說良亦動矣大者如積穀卽杯
格枕扇之儀樂付倉廩贖餒解都康給之外寸金盡

發郡邑此從來所未有某初爲今見按河南曾公疏
請遣府州縣贖盡折殺旨報可抵任遵行一銀圓贖
三令六載如一日然道府折贖自若亦無敢以折殺
詳者亦固有批倉收代實收者即各道之交際無可
措難彙責其全折亦應限以積殺之數自府以下不
使得贖錙銖其出殺單發落者不得得私折一錢庶
儲政可舉計一歲東海一百十郡縣當積殺十萬一
千石尚煩歲終舉勅之疏趙乾所氏今縣縣六載而
積殺至十二萬石此所謂以家治邑者倘各縣則做
其什一卽往歲大役又何至用鄧子而弗恤鄧意以
爲宜盡革府州縣贖錢不分冬夏咸使入殺蓋紙贖
之害甚於火耗火耗有加家家咸知罰則偏苦而罔
覺計州縣每日合自理與批衙者卽訟十而罰以五
乎亦不下十金矣至如府同府判之爲道府聽訟者
尤不便茲府佐無他供應以固上過一批詞專務重
料卽杖者徒應稍有力者有力但博呈詳片期之歡
而追比仍又行之州縣有斃於楚而無可奈何者若
縣官之理批詞必先酌其可追而後罰之耳府佐既

不可罷批姑徵其追贖母使行縣卽自追結則重罰
或少有酌量乎諫陳特愛口過良深入微讀院稿三
錄二東造士四錄當鴻雁嗷嗷之會有鳳凰豈咎之
音策秀才諸文如易問六書問星問元本極命墓
之能醫備荒問則積殺疏徵已見諸施行矣風俗問
則宴會約禁行尸碑亦已見諸施行矣新河問欲補
河與海之窮此第一義然膠萊河之不開也則登
萊之鄉紳曾謬有汎蓋之恐如高郵邵伯之畏淮淫
而入江或懼以其地爲澤固耳且登萊亦自有海
通淮之利是以其說之衆是倘主持者力爲之卽登
萊人且終德之下里廟頌吐氣聲騰出遊諸詩飛精
詞絕經義集有披扶亦四子之十翼也三代而下皆
霸而不王者惟諸葛忠武近於王皆賢而不聖者惟
邵康節近於聖謬嘗推先天之學以爲秦漢以來諸
儒之冠其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天地之一元以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九百爲天地之一終而
一本之易良可爲巨眼之魁大論一首力推而亟贊
之斯亦今古之公論昭曠之洞觀也但其卒章援伯

淳以折之竊謂固不必執邵以短程亦何至祖程以詆邵但直究性命之源則邵子透徹之悟卽伯淳且未釋然於生死之源矣伊川晦菴又不覺隔一塵而按中州張憲松先生言於朝欲爲其後人請博士而祀其父邵天叟氏配啓聖如程朱大有功於作者而旨未下明公尙再贊之則所謂秦漢以來一人之論又不獨空爲擊節而邵夫子且以爲千載知己之樂矣何大復謂宋人書不必藏靡論理岸含後亦何以盡文章之變乎浮溪鄂州二集後讀所未讀大是奇之編汪筆如告天下手書韓世忠兩鎮制并安張邦昌之作良如大序之評羅筆益抗排可喜內宮間破鄭說十五日之御及以夙夜在公爲貴抱余與稠爲賤殆獨解但三夫人恐不可謂天子無之三夫人猶三公也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故以九卿之賢者兼之如今制則三夫人亦九嬪之兼秩不必備亞后一等爵如公族之配庸何誣帝統統堯舜以方藝祖謂藝祖之子孫當還有天下如漢之歸堯其說典而有補明公之表卿前達也啓佑我後人矣關里廟

外顏曾孟三聖皆有特祀而子思子獨闕以孟子一
 舉之祠當之使行聖之次子爲博士者主其祀似爲
 闕典國家旣不吝一博士如三聖之例而獨愛一聖
 之特祠乎所望明公請於朝於曲阜之郊卜地鳩材
 如頹廟式不必勒博士於鄒也且廟主之字子思子
 以避免先聖謂無兩孔子也而廡間如忠如安國反以
 孔子冠其名可乎鄒之祠直稱子思祠子思書院而
 弗及子安不安耶季孫子叔疑盆成括之配孟廡者
 奈何不祧也他如卮巖碧霞之祠當是地祇以東方
 爲春生而至哉坤元資生之母所謂媼神故特冠媼
 男之宮而致其報蓋七十二家之舊章云爾仙裝之
 謬似應改正惟明公持斧神人是主敬謬質之

舉公
 禮曰
 全忠宣謫所歸爲執鞭之曰舊矣恭帝南渡數十年來
 器地寧海內虛無入千秋之業不應遽謂絕今而
 樞密事陳休大校獨守精作者之林繁惟主持風雅
 探幽探隱立異人任成頃得前聖消息足爲衆人
 探幽探隱微服假一樵生手執犁不謂遠跡東嶺
 道出山上書之曰也木及一溪澗而失之曰山歌
 少其從者望望之變爲愚爲癡乃屢踰諸山人流沉
 此之華陽也充而施翹機揭後勤樹其身窮矣孰事
 此七種強半皆寒荒音吟吟謠謠之聲也珠不壞相
 持願託質於斯正馬調開年來著作題吾國門者無

應充備使司應教一二便處爲有司理
應幸無荒且以江江輕博地臨孤坐地

簡劉韞初長清

玉壘錦屏之勝侯蓋馳夢想於二十載之前執事特
收其秀而崛起之是江山浮而東來也自佔入靈巖
方心折造化之郊而良使授餐芳訊副貺不謂以章
句薄技而獲賞於知己也

報李孟白開府

執事御太履周易而羣齊魯於大授之後生茲二東
以帖海邦某嘗以保東方爲我朝第一急兩京之呼
吸此焉是繫日月大常宜表大賢以爲冠諱嘗感
蟲之技然不如季木之顯而致力也執事何遜焉而
雅嗜之至以其入里爲喜又以方杜門未延見爲憾
卽吐握下士寧茲馬踰也滌泉再躍適與客值享茲
清福拜賜已侈而筐將至再惟以飽德過旅之什無
能爲贊亦方有尙右之變斷酒却章吟嘯正艱謹以
伊洛三載間所爲皇極篇上之自壬癸間去齊且六
載往華附涌輪之勝如對故人執事下濟之光以征
夫爲可教也則華駢壯闊道且將過上林令王生而

訖之卽王生且感其能重客於齊中耳伏疏有知此
而李公札曰欽企芳聲雲青千紫論其詩誠其對
見其人日與王季木屈指詞壇則不殊視與執事
語對也對笑清泉年來止如覆瓦近漸躍起而台
臨至山水固和得人也應裝班制暢會骨肉偏心友
在杜門未能如願不獨失此主禮而將晚間負此
終矣歷下山水必有絳虎輝映同一潑散以開塵苦
抱之

報畢東郊按臺書

車驅獻臺再勒追使賜命亟起索燭讀之好音將至
夜夢已作清遊良訊敬披遠神如獲異賄篋承之喜
之割以垂餉征入蓋戴知己之眷良篤不自知飽德
之過飲也某雖嘗自輟於理界詞園願以補黑衣之
數而二十年慶兩榜之步全力敵於呻吟又五六載
折三令之腰良陰擲於案牘是以因陋就儉而姑出
其史餘之一班謬木之耶不湮其歲月云爾執事以
蓋代巨擘甲乙九奧之秀乃亦進几席而首肯之竊
自慚沮已又感勸柳州經老韓之評看山被歐翁之
贊庶幾異世而同跡乎家大人事天尊孔之學其自
謂思牽直萬占之腸肺乾滴六經之淚蓋今之舌本
朱王者又未克深叩而洞籍之然直道被計典之客

[illegible]

簡解員教武庫

李年兄以議禮持大義而忤酷吏是射洪之殺陳子昂再見今日也弟在南都詢之吳念槐民部者與揭中之言字字不爽所恃同鄉存公論席上大夫聞而揭覆盆卽同鄉亦以吾楊爲主也幸我年丈首唱大義而爲忠臣義士溲不平弟以爲惟快惟速方可及直指下車之初則公疏非年丈力爲手裁不可其投下或弟可馳一家力耳若同鄉之公疏亦惟在我年

丈與宋年丈力爲之義之所在更須何日天地鬼神
實望此東海內固嘗笑我秦人鄉父之情疎有此一
舉所關係亦不止一李年兄也況無罪殺士秦之賢
人君子亦何面目視天下人乎弟行矣敬爲年兄涕
泗道之

李年兄被誣第今歲見揭乃知之詢之南戶部吳念槐的爲議禮存君父之大義而忤酷吏與揭中語固字字不爽正士端人以過激而殺身吾輩讀史每髮

指於陳子昂之事而射洪令又見於今日也。但免之悲非我鴻雁之侶誰與望公疏公揭望解年兄主之年兄贊之毛遂救趙兩言而決魯連射書一箭而定天下惟有義在卽力爲之若得疏成弟當代頌一使同鄉公疏亦不可少須兩年兄謀之有心人亦只在兩三人主之安得家家築舍道傍乎若臺者中有諸之者亦惟兩年兄代一草直向諸公請閱書亦誰能阻之殺秦士而秦人不爲引手恐爲天下笑箕燈爲啓亦涕泣之道也

簡少宗伯沈公

某以辛月望入都門晦日辭朝卽刻西廔計期踰九旬而尚淹滯於百源之畔衝雪而踐太行之阪望家山尚在千五百里之外征夫之艱苦莫可殫述回首侍鵷鴻之末闕所未聞游昭曠之觀者卽夢想在滄江之上矣 孝陵加祭之儀謹詢之祠長朱君朱云大常之議本謬前祠郎已誤題覆不便再題北都過正旦萬壽遣官用香燭酒無帛亦無陪祀官不在本口故可以易淺淡服色欲南都亦更日效之者曲爲荷 竊案

十二之十一

一是爲

之計耳某以爲九陵既止用香燭燭而南持加大祭終不可以爲合禮謹以朱君札錄一通呈閱倘執事據其札移書北宗卿辯折之元旦已靡及將來更正庶可以妥祖宗之靈安臣子之志文王邵子補祀錄後之疏伏望賜裁於歲首上之事關大體非千載之豪曠與望手

右宗錄之十二文之五一綱十三目十三篇簡文

五千一百十一箋文一千一百三十三統六千二

百四十三字丁巳十二月蒲坂定

南極篇第十三宗錄文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一星稿三

戊午雜著十一篇

嵎居詩序

風之十五國無涉江者獨漢廣一作當是周人至漢
平考爲之良非楚語屈氏乃能法先王而爲騷一掃
歇古之陋其後如淮南之小山亦北學於中國矣二
京載驟而六代遂驚可謂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復生
南極篇 十三之一 一星稿

弗鑿反欲收精靡之遺難除商齊所志春蠶之股是
剪曰以爲賢於龍栢之巨人也將其智乃踰於景差
唐勒之耽古耶是何異得新聲於濮龍啼鴈而人洛
者徐迪功嘗操南音北游北見北地一變至道唾棄
其異所手大懊悔余州得濟南生唱予和女嬌逐大
曆之前彼所謂豪傑之士南人有言曰元美不中于
麟之毒所就應不止此恐元美不爲首肯于麟詩每
稱中原指固有託其進明卿於社至有撻而求楚不
可得之謔今案上有中原紫氣詩却此儉詭之矣中

懶曼聲恐不堪代鬚眉之客長安棄基而詩局并翻
大雅垂地且移諸政事余惘之尚憚直於見道季水
改築嵎湖之上得季氏故白雲樓居之疑于麟再出
而序其所未至欲振腰餌於中原以角羗異端也
既爲嵎居時又爲齊音百七篇其詩孔碩其風肆好
明欲開南詩禁推障其雲梯益賢人發憤之所爲
作也余頃而爲之繼曰變風變雅似春秋諷政憂時
大鑒悉已又嘆曰諸什行詩壇之楊墨且相顧咋舌
退嵎湖笠亭之主人徒以中興濟南之詩還來耶
南極篇 十三之二 一星稿

拔山草序

州國如列豆戴臺之客雄立矣子與若兩處海端而
道相善嚙何故往就潮東史聖俞因諸父季木以弟
子進讀其言亟嘆以爲奇才奇才子即謂天下庚無
季木然不敢謂王氏庚無季木比聖俞事子似亦未
敢謂天下庚無季木而聖俞之讀書長白山中也每
秦執一國輒扣石而哭安得西極文夫子我生平得
意之大宗一誦賞我新拈之什耶其載子不啻上皇
之九洛即予戶外之屨至于七百士然未嘗不屈第

一指珍若士如來璋也交之蓋七年往始而質薪門之里秋曉相對時其狀詎堪爲世人道予嘗嘆曰憐才嗜善人心至此良不可自抑瞞友生和平之求神寶聽之矣印或得一士卽不翅身庚有所出也矧如聖俞筆精天爲夫而直堅者能忍口不示人其爲於校而不亟收意盡挾背人固相慕乎抑其肺腸固不類耶故曰鑿鑿蛟螭儲地其所珍奉養別矣聖俞之不平而鳴厥聲之早日拔山蓋云拔山蓋世稱才力而驢蹇於時不利耳會失其雅匹坐是病骨立予調

同鑑齋

十三之三

一星霜

人命之我兩人不全語於世則今之世始尙有可與深言者乎其有代予而爲予之才力者跼俟耳若季父不昔有大風草乎予而拔山其力且威加海內屬和決決之風矣世豈盡運天之夫哉

女兒爲夫人祭文

維我女兒爲夫人以萬曆丁巳之六月十三日徂化踰十月朔其弟南京禮部儀制清史司主事文翔鳳奉使至羅揚舟次始聞訃號慟爲輓詩十章龜勉戒行明年戊午人日始至自燕京復哭於臨館之堂又

同鑑齋

十三之四

一星霜

當六月十三日庚午則夫人且月一暮矣始以素牲脩奠致告其几端曰維姊垂耀雅可暴於嚴賓維弟衡哀實難制於死別謹聊數而控之姊蓋有大過人者四有闢大體者二有大節者一有至孝者二有至情者三有不可及者二有必不可及者三有至行者三大有功於葛氏者二大有德於弟者三八齡而從我祖冀公卽誦盧氏長安古意之十韻琅琅舌粲矣晚乃編探諸笥所涉獵至百種所鈎纂至百軸每收奇書如復珠璣每抄奇字遂移寒暑其大過人一君

子亭草數百篇並拈吟於艱難困厄之中而才燁燁有鋒無閤人纖媚氣自其松心桂性縣圖文水二巨人實賞新之其大過人二即文媛曼娥鮮解經義爾其儀堂九帳兼誦聖王姬淳至謂其餘以墳游其大過人三曩昔淑姬未聞直宗聖學而誦說聖經稱引邵朱間人談胡阿堵至欲嘔唾其大過人四昔我家食師父友姊姊皆欣然曰今日始得一仁字又嘗曰今日始得一敬字大微明德二四則請而釋之西極一賦則覆而誦之屈渠班惠或選一籌而愚之十載

南極篇

一三之五

一月者

遊也天經草就獨爲披示實代我過庭茲非其大體耶稱木亡人蓋十四年霜飛鞠戶冰結月軒他姬或失片言而折不貸旋即就泣欲頤方解乃赴茲非其大節耶王母大漸會母病婦摩隻身侍掖兩旬弗隳遂以孔痺他人有不移手者以坐撫爲勸耳弟官十年大家東征姊當子舍大人人傑出賓膠脫立辦幾忘我之遠遊其至孝有如此者大竹從祖之殂於蜀方筭而處子聞卽載號觀至而侍其喪者三旬不啻其息他士嚆方此萬一矧曰閨闈其少我仲姑五歲

耳嚴事之如母旦夕陪侍卽蟬斥或至不作體看兄子略方此萬一矧曰姑姪其至情有如此者婦四德稱功而針絕絲巧勤及抽杆工類璇璣不可及一矣綏綰寒具立應滿座醯醢粒糲手精好不可及二矣大人自星沙以五十金爲養資也亦約矣仲父還大竹之嫂而貧不繼卽割其二十金去雖體不與養事然無幾微愆色見其德竟以三十金將其子歸終不挂齒其懿德宜表者耶必不可及者一洵可四壁立大人以其才尚之篤譬如嘉淑夫子俠而好揮擲

南極篇

十三之六

一月者

瑤珥聲於報問卽少君之鹿車偕隱不啻必不可及者二夫子又自武其才氣榮不可籠罩耽醉庵劍謀以禮事之卽德耀之舉視至君不啻必不可及者三白茅之堂三椽之宇應與兄公割而盡推以予之其至行一郊田百畝盡推兄公廿載弗言餘庚其至行二以我右氏字彼清門事其長妯折節閭閻撫其姪淳與偶釣敵其至行三爲夫子諷雅又爲係孤甲辰而祖才氣相依護此一錢之嗣又爲納婦名賢之胤其功葛氏鉅矣苦心擬於孟仇未報而代夫子嚴在

疾而督郎君請至而賂其少學游以塞報地下其功
葛氏又鉅矣友內子如弟鵠謙下之就館得食手爲
營護旬夕與偶心力既殫其德我碩矣兩姪截育裁
詩言慶矣白粉都撫之玉溫其德我又碩矣虞耶據
耶璫耶冷耶四女子千撫而護之其就口者畢如耶
今八子環立而不愁賄一姑耶其德我碩怡我至矣
茲二十四善特別耳目之可紀輔頰之可道者他不
得繁詳也胡女士壹師終賓抑不伸也半生之寒阻
至左翼中摧也茹荼如著年止四十六也子有奇骨
相且攀雲夾日而弗復以潘興行花間也母女相依
爲命胡五載夢懸異國長往也姊弟相依爲命胡十
載旬月歸賸遂永辭也已酉計偕弟始以癸丑之五
月歸癸丑出祖姊竟以丁巳之六月陟絳洛下以沉
痾告至弗得西歸誠江南以篤疾告又弗得通發胡
與我食貧之日長與我食報之日短耶弟雖遠游其
子舍侍有姊篤言再出嚴庭其嚆代耶母雖善病其
心情繫之姊繼此以往榆景其奚戀耶其慈得一解
拈一什卽以呈示人竟不及覆扶其所未吐耶秋至

將南襄事恐弗躬當謀嘉木付之向所不副余姊托
者獨傷產之未定大是闕典甥材恐不須然不敢終
違舊囑而兒女子或可爲兩姓翼日之再好手遺蔭
當走金陵而布之其銘石以爲不朽者文木有成言
弟所以慰姊止此矣姊且聆聽蕭風而向我露瀝耶
竟誌耶昧耶

女兒葛夫人輓辭

爾時弟翔鳳既略述哀辭一通向所爲羅揚冊中哭
女兄葛大家士二十章謹繼以工祝致之其一曰乍報
凶郵骨欲僵皇天不肯念貞婦明知病亟難憑藥且
十歸期可謂壯五載別愁占夢蘼一生離恨伴行裝
鄉江攬刃嗟何及死別生離寸寸腸其二曰嬌兒託
體太夫人寶樹連枝胞弟新交讓草芳天縱斧王餘
刺鄰帝收輪如夢子丁難爲足有子支離不足民
斷臂神光孤掉影半生從此匹殘身其三曰憶昨低
回燕子磯文山句向舌端飛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
啼鴒帶血歸下句不堪嗟際轉金陵望望惜餘願奈
何此句成歸謙欲挽長江洗淚衣其四曰苦莫甚於

哭不可聲吞楊子晚樓時兩舟纔定慈帷追五夜淚
橫淚注垂尚右門人憐略學品茶歸婢想遺誰玉合
冰訣無從視有弟如子亦奚爲其五日弟叨鯉對題
庭日姊代回言終日頻經學酷將歸淑似禮宗真弟
謝宜泰女嬰今聘招魂賦道韞長辭詠雪晨萬古傷
心堪第一風流麟閣向何人共六日已酉辭家路癸
丑兩旬幽里未成還可知伊洛真分手豈謂江淮斷
後緣又向五霜歸太晚直教終世見無年天須罪
不才弟永負同胞有厚慰其七日譯膺來賀英辰居
豈不懷歸畏簡書請告街章誰付委歸暗簷日竟
起且悲暫作中都別仍慮乍臨左谷初此懷此生幾
不得填平伊洛并准徐真八曰月亭君子因稱草名
亞左思未遺才抄句經年收杜史得男長日改時燕
生從九折泥中度節自千盤還裏來甘養茹茶心更
苦于今再見青陵臺其九曰三穗嘉禾貢一莖兩岐
明春是孤榮山間采秀芝初折天上蒼鸞足乍傾少
室雙花難作樹嵩陽舉栢謀垂名來年寂寞堂前拜
上壽誰偕繞膝行其十曰十月之交未解愁雙橘

舫去真州中流忽躍計魚至沒世難將淚眼收無計
可維生死後何方能駐往來郵知君湛湛心花活天
業脩成不憊畱是詩也情至無文染毫以淚余姊詩
人聆之其憐我稿原之痛也哉

趙吏部母夫人祭文

表慈儀者僕所請其四行二事之懿爲徵章則昔之
良媛俊嬪仰勿恤於有家亦奚關於人綱細濬閨于
春影管之華者冠孟仇氏夫非以鞠誕大賢樹懷贊
冰酒之麻堂太夫人載羅川之芳郁於悅歲厄區櫛
縱間海內偉真吏部之峻卓者嚆弗嘉尚思齊之履
敬發祥仲一先生峰嶸戍削於薤華屈軼之序列天
亦神清之莘莘將將星奔而靈行也匪今天下氣榮
巖巖之孟夫子哉吾道以其進退卜磐宗之安危者
殆三十霜爾其讀禮於廬弗御弗鵠五色雲特覆茲
其苦次實組合綺列焉麟麟綬綬照灼於萬夫之眸
匪其威召太赤清都有如此忠臣孝子之萃爲一躬
也亦何啻靡人頌貢之瓊現時庫時王事之誰棘矣
國手安得久嘉遜於滄江耶旦夕其徵書之載被庫

佇且奮庸而爲地輪天柱爲日常海航其韓忠獻其郭汾陽立晉新名於大國庚被異數於泉壤厥惟朝里之宜蘇荷乃可與偕豆登而配食任姜小子蚤於仲一先生則嚴事既又以息出尙厥佳郎其爲策論之登并茲有年庶弗叶我皇華伯夫之軒就耶

武太夫人祭文

維我勗日臨人岳祖妣武太夫人爰徂於萬曆四十年甲寅之八月其孫晉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文翔鳳踰戊午以入習過里八月初二日戊午始偕閨人鄧百里之駟往造其函玉之山瀟瀟而爲之辭曰歲維棘心愚方舞象冠諸侯觀藝之籍兗州翁受傳之特欲以令淑擇命矣亦越歲背方太夫人偕母夫人歸日仙掌遙我師野則雅指再申矣亦越歲麻角我既獲禮謁北堂延以上士之座首肯益顯矣亦越歲扶嚮始獲通盟稱甥王假交愛之占叶矣亦越歲九口始獲仰止干姑之國庶館新嘉謬以玉潤坦侍矣亦越歲朱夫人始獲賓於鄉略嗣纂所銓采不時千伍矣亦越歲載切始獲晉天門之櫛升諸司

馬曰進士暢禁衛好懷罔忤桓氏龍乘矣亦越歲道子自東萊今改伊川始獲以新頭臘謝海鶴塔前效跼舞二十載青襟之潯賜雖差別然几杖亦已踏查矣聞其念我夫婦時即望縣圃子所舛小像而一披昭之爲聊慰則垂注良慰矣亦越歲唱道聞崩山之音於伊下夫婦討號不可禁然莫能釋所受命往矣亦越歲別狀則舊里載望我方蒞洛邑竟亦莫克某拂前矣亦越歲天寶始獲以南宗卿之郎署代九司嘶章而北役四仕之駟駟過恭桑丘壠歸如我東亦

南極篇

十三之十二

一星齋

已役矣肆乃攀其鸞馭則四涉霜華露其舊慈則册庚星紀其涕泫泫不勝雪者詎堪與他氏之結稿庸申十儀百兩方耶噫嘻閨閣柔脆即非儀何煩談塵我太夫人所天授特碩異少佐若翁茹苦於難鳴星爛之筵單而青雲早致身茲其難一已從翁五造宦邸實總家政故唐之考卜維宅圖際而董畫者出其手約閣延宋歲嘉慶茲其難二暴客或瞰其門庭將啓其管爲內應偵得之隻手覆制之如拉朽願侍兒付所司論法遂寢綠林數十輩之謀即古奇俠弗過

茲其難三比翁貴有姬御以大體撫諸郎若好嫺四
間委儀弗問其遺深人緝緝如蚤羽茲其難四難我
舅氏之不及見投朱爲憾然揚彼垂班則被爾祿松
心前誇則壽齒年振姓既現立而舅氏亦且組代給
矣別我夫婦之不庶金雀一目點耶聞蚤有異人謂
太夫人有言根非凡蛻晚特自說連胎之識亦若天
牖之其霞舉而梵往當不妄後世有誦法西極之學
者必將尚論德馨而樂稱述其芳烈比於李北地之
左嬌郡君也則愚之稱報我太慈不僅如世眼所揚
胡也矣

南極篇

十三之十三

一星霜

壽外姑呂夫人園贊

其名回而字太虛者耶其以西華至妙之炁治崑崙
之墟者耶其雲房之偶羣生之母坐乎少廣其紀其
初者耶其諸女嬋蘭玉卮並殆如月中之青營襟與
娥隱珠者耶則其臣青鸞而履飛雲耶者劉徹之所
貌闕耶則其降西池而表姑里耶者木公之所蛻俱
耶茲其以回爲呂者耶系厥名者耶其奚迂耶茲其
孕乃東華者耶表厥稱者耶其奚謚耶我其文子光

之徒與既嘗侍上界之月御霞裝於不堪思議之三
珠樹宜其奉西極之天姿日表於不可勾股之八景
與耶

爲呂體安書鳳臺吟卷跋

蘇長公云此紙止堪刺錢得吾字過百年可直數百
金人以此字書鳳臺江山良非自詡不識墨妙竟付
八九川先生來李何諸君子卷軸連篋矣體安氏
又以良牋收予書豈以予爲長公北地流輩人乎予
既至自白門聊爲書鳳臺吟古今詩十七首客有請
南極篇於滄海三淺之後者或欲睹我手跡其叱白
龍赴彭原之呂叩之萬曆戊午八月十日太青山人
文翔鳳爲政而歸之時偕外舅學華先生展付於州
之高山寺

入華山記

予以巳丑從家大人登太華之絕巔午坐落雁峯上
則焚香未作聖之志爾時年十有三有數詩在雅記
其後又十五年而甲辰下第西又一至山蘇亭有七
言律體一章其後又九年而癸丑東赴伊川以太夫

人并內子觀山於亭水渴石際樂之忘歸歸命雲臺
觀道士之送者以經蒲一部前又五年予來賀南還
容臺則以戊午十月之二十八日再入華陰山中兩
郎并趙甥淑賢從兒輩已如我少時蓋三十年不入
山作入華山記是日直南行望三峯之插天當馬首
已隱隱欲窮泉至徑跡坊見流水潺湲谷際者骨毛
已清發易代之入迎仙玉泉二院竟登山臻亭亭冠
一巨石上爲樓觀而南峻巖至泉際澗矣問之則大
水後失其源派者有年憶少小來時家大人偕我杯
南看者
三之三
一見新
飲沁肌膚是三十年陵谷之變而亭外奇石之可觸
見者亦已半摧則令長之不越遺一丈以表山靈也
其谷水涉冬亦不至泉亭間命童子導之弄水坐石
歡之於是作華山谷口流水引而亭足之石所扶爲
洞肖希夷先生之龍眠者竟亦寂無靈客獨惘然想
酒熟花開之景倘已入山久之爲五里關人關卽桃
林坪少之爲希夷峽則先生蛻骨處峽窮卽莎蘿坪
有莎蘿樹一本莎蘿蓋卽菩提樹大小上方卽在坪
側非鐵鍊不可階餉一鉢登前久之至十八盤則見

翠不可馬予亦遂舍山輿偕之步步流水噴木與險
窮而爲一天門足爲青柯坪坪館之改爲太華書院
者荒不可入宿寒陽洞館有華胥舊調重翻譜一夕
神遊半載長之句詰日造回心石石亦墜無存窮險
死性乃至十八盤之梯畔此登真華山第一躍處雪
花如手灑不可謂苦手攬天泉四字以歸至回心石
萬處書八翼浮空四字有二絕句涉覽訖至寒陽洞
館其側則有外甥翁所鑿洞曾讀書其間數載我
仲父太史以辛卯偕之者而我乃憚其危礫不克陟
南看者
三之三
一見新
兄輩探之稱幽人之棲於是我亦有結果此間之想
以待他日去至一天門見王季水所題西京王氣
四字出一天門卽水簾軒飛武太翁題鑄存子亦題
人字鶴管四字下十八盤杖隨水路步步若自天下
者道左見李本題御風振衣四字予亦題冲舉二字
回顧蓮花峯已爲雪塗至莎蘿坪則林杪尚青青也
信山高而寒重下界截然矣有七言律體一章至希
夷峽則上危石過流水水從巖戶出如捧子之涉稚
川者於是題流雪二字又入巖戶踰水登石題真源

尋問四字而映之足有石可生數人者題醉雲臺三字有弄雲忘却下山之句再至玉泉石上澗水浮栢至夕乃去題幽人鼓吹四字凡題石者八並李木兩題命羽人壽諸石山中詩亦八歸以語太夫人并內子又偕若飛於縹緲梯間者南宮使者曰太華如石蓮卓錫者九千仞自玉泉至青柯二十里乃見蓮花峯是爲真華山蓮花峯者西峯也青柯坪在其足其所峻巖陟者所羅列諸兒孫耳噫以上躡壁垂索而陟者登又二十里始登真華山衆舉者直拚命前

南極篇

十三之十七

一星稿

矣明日至西嶽灝靈樓望三峯尊嚴酷似尼父司寇冠子雲所謂太華爲旋莊子所謂朱鉞尹文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然則仙人掌其彈冠者也

興除錄序

愚嘗三爲令母道喪心力之未殫者未嘗不汗累日而踵也嗟乎無憾於異日實難頃于役至嶽山遇友劉時隆氏將入計茲行且脫舢舨聞之埒矣投賜道故出興除錄併愚序讀之若蚤獲我心又若箴我短者謹撮其大體有四總其一則會社二倉之核

興除錄善爲諸谿子 三千四百石奇籌總亡七百石奇已又請緩給母 待成歲已而母錢千九百石有奇者竟如期入又實通融收維糧不許督又請裁會倉四十一所歸併社倉裁諸倉數百役已又請裁社倉十有二歸併預備倉而修其防守出納維便爲伊亦嘗請緩徵義倉倉矣潮行遂請谿子母錢六千石竟不克如初議入茲其輓於時隆也其欠則當平倉之子息善倉母金止五百餘耳請出貸還三年還得子金三百七十餘悉爲洛便休中臺令止以時

南極篇

十三之一八

一星稿

權輿不敢貸實誠心計茲又輓於時隆也其欠則雖納之議賑獨善請酌議地畝之有無多寡以定極次貧而庸丐之徒又收而粥之又請獨帶微拖欠卽路災卹縣咸如例愚爲伊雖請賑貧民萬人爲洛雖粥饑民二千五百人其諸國伊民止見微十之三而未克議及希微拖欠茲又輓於時隆也其欠則尊經閣并一切公所之營繕善輿難觀又崇樹啓聖宇桌瑛流耀矣已又及兩使院已又及科名節烈諸坊已又及諸郵卒最後始及令倉有堂曰先雨比於蘇之

喜雨也咸梅節爲之不里甲驛愚爲策亦嘗捐炭俵薪百買閭地自海運達淮材充閭料伊洛止莊在祀典之大者然不克達他使院并長短亭茲又媿於時隆也嗟乎范文正之領兩浙當無年至聽民競渡且新諸佛宮以集饑民之就食者愚嘗欲謬置口而時降即立昭昭於學宮之畔選貧而有力者百夫增食料親役之其作用殆過前賢甚當今萬至揖輓東垣略有職關之警持筆者即提矜見肘其能措愚竊怪之倘緣山令代計之詎至此愚交時隆實嘉尚其

有極焉

一三之一九

一星齋

才誠可大付私心爲國家物色異人需後來支大厦時際其目情中之上客矣茲行投轄終日曰汝亦昌言庶賢於閭令尹之強青牛翁者書五千言乎

賦鵲館集序

自思謫李青蓮鳴皋歌至阻龍鱗之積雪鴈清冷而思恨不喚謫仙於九垓之外而與之蒼遯同遊於九臯和鳴之野迨其長伊川而此山實爲伊割有之嵩故宋伊陽也子每低回杜康泉際反顧黃鶴則興淋淋漉漉不禁於是有可就嵩陽邀太白爲君須造

酒星樓之句而鳴皋山下有繼太白而家者今詩人不得雲氏豈其前裔耶得雲誓其古洛篇叙盧縣大作者以謝子子喟然曰若少年才又其數年前乃能爲此巨麗青蓮大鵬一賦亦其少作寄神遊八極之思思而嵩陽有子則子之酒星樓可築予且爲若之司馬子微矣比自伊人洛每登鳳臺三水三山儼臥雲又未嘗不感樂於太白麒麟閣上春還早著書却憶伊陽好之句卽子南征登鳳臺三水三山儼其丰襟其懷清伊之干不啻日蘇長安也亦以李郎

有極焉

一三之一九

一星齋

故歸西極山中而李郎以其賦鵲館集請引端予又喟然曰若真以其仙風道骨者欲一推我於天台桐栢間耶是曰小謫仙子再過洛至首陽之東而展又來於是立馬於華而次第其往懷歸之輩少陵之里其追隨在詩王間之亦必曰清新俊逸之庾鮑至從文先生遵今之李杜齊名者非若與李小仙耶右宗錄之十三文之六一綱十一目十一篇簡文六千八百六字戊午十二月江浦定

南極篇第十四宗錄文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一星稿四

戊午僂體上篇

爲次郎婚溫少保氏致與恕孝康啓

長安寶應河圖焦獲爰稱周數三才氣至一代祥祿
靈誕我天子以萬天之冠冕爲九鼎之耳鉉道方器
於程張業踰輪於韓富風雅薄陸謝之體賦文章扶
左馬之堂廉當其貌麒麟而第一羅解豸以成行領

南極篇

十四之一

一星稿

袖法冠提衡望憲西極士者幸附傳經門外之水側
流應一行之已至樓中之簪持筭宜康成之見牧歲
駁星回雖有侍春風之座江澄海晏和尚垂秋暴之
光納長公之異骨特驚餐伐檀而不素珍碩士之皎
心獨矢指承祿以適歸幸次不仕聖門嘆空谷之愛
音林宗有遺仙丹揖清芬於折角昔者吾友今之古
人追此同盟脫吳札重來之劍遇其談壯鬱羊臺醉
後之春敢自託於諸孤幸晚交於難弟斯文一石足
供七步之豪多方五車正剛八叉之妙圖端應駿空

雲錦之五花天用如龍競日華而萬里國有顏子料
本子奇肯目我以大兒欣得君爲小友既申之以盟
好請重之以婚姻跋襲本天上之孫久已借星槎而
訊問揚霜盡月中之藥何辭上玉京之崑崙第二子
昔謁太真春柳苑其濯濯近經平子秋雲迅且翩翩
敬市腹心願叨丹月舞彩榮南啓太夫人八座之堂
庶借齊眉訂世通家百年之約則願煩太華之仙掌
執斧命黃河之天濤勸觴也

平子謂
王季木

報李錫婚序

南極篇

十四之二

一星稿

敬惟射雀卜金屏之目極妙選於堂端乘龍吹鳳
之蕭迂仙郎於天際隴西賢鳳高王謝之名渭北
名流不數崔盧之匹度頻山而駐馬低回義士之鄉
就秦市而懸書卿往天人之筆爰當蚤歲以逮今茲
忽聞命於葵修過謂芳以攀仲應龍生鸞鳥清飛玉
樹之丰華茲贊文昌藻登金閨之彥禁衛可得喜氣
應多月中天子字文中幸與婦執同姓太上元皇名
李耳由來聖帝雲孫覺我穢形謬主水清之館首其
英物進欽玉潤之襟溫與恕之心花如欲團來日月

主生齋之舌餘直將擎上雲霞况勢遊幻宛洞天提
玉斧者三千里徵伐之瑞應遂聘吉風流桂客捧
絳霄之第一人効趨羽以和鳴鏡臺合惜老之符祥
文愴當天妹霜杵搗長生之藥仙窟額上瓊漿拜庭
實於承宣侍年華而承藻於上台得閑道立瞻杏苑
之題以南山爲天梁佇待星君之渡

再宴頻陽柯賓合啓

雙星入部仰紛之氣五章合璧連城麟炳之光九色
翠玉通盟二姓幸假龍於惠來繁花訂好千春式申

兩極篇

十四之三

一星霜

懷於又燕信信方占有客數慈以永今朝

通西安司李啓

海岱本大風既誕靈於哲匠華河唯天府宜邀龍於
李星夙欽天下楷模幸仰人倫領袖今之京兆寶石
割扶風之半左兼馮翊之全蕩蕩八川並在揚清之
內繩繩三輔畢歸淑問之中蚤日暴於戴盆佇風行
於持斧某入燕稱賀有葵桑敬梓之遊抵難周詢見
達肺平嘉之治望龍門而莫涉修澗燕以求通

趙李二姻翁宴啓

茲者高捧雲車六禮重百年之雅親舉玉趾十僊於
二姓之歡行偕五嶽之遊聊式又思之燕浮紫霞於
星座宜笑口之頻開泛綠海於芳樽應深情之共鑒
階前鶴侍道左鸞錯

館甥宴啓

我有子孫如惟才子綵雲如席遂從鶴馭團飛玉樹
臨風止足之眉快靚斜斗杓以桂酒欣留上苑春衣
注月露以椒漿請委瓊枝新風庶天香生蘭谷如星
御在洽陽

兩極篇

十四之四

一星霜

戊午簡牘二十三篇

報張覺恭侍御論邵典

邵康節先生之道實爲秦漢以來儒者之冠與程氏
并重河南而程氏之後錄而爲五經博士邵氏子孫
之在洛者似不可不一體并錄之曾經前院人告而
旨留未下執事倘申前蹤於報命之日實觀風第一
務也上上必不愛衆賢之典而執事之功且與皇極
先天之學并不朽於聖門矣

報李梅葵孝廉

有洛氏域內腴隰李元禮天下惜模以郭郭之漁燕
獲吏而獲雅客之襟愛念伊川兩載之交游嗣緬鼎
邦紫月之懸思未呈報德而僕有白下之役君促留
戒之駕每親首天末安得縮地而一話時昔也

簡武昌新銀堂

先生蓋吾道之主盟文園之司命某童子日儀之矣
卮言頌構亦垂歲服膺而莫獲自致於春風之座向
來飛羽蹟於九洛楓委之序且尙其薄技良不自分
辱賢人之好至此卮言遂爲泰知董公所有某適渡
澄江之清竹望出山吳京之駕香其徒有矯首之戀
是用達今失報伏願再頒其書而薦一跋何如

報來星海戶部

吾輩所快爲交遊之密者唯薦福塔陰風焉廿載而
相見各華髮也蘭亭今昔之感有憐於裏世人所珍
我陽伯者以多藝而弟獨慕尙其不伐所謂秋水出
芙蓉天然去雕飾者也爾時弟嘗以梁璧甲乙伯仲
而近自江干交叙仲其德器不後伯氏也若乃筆花
剪春雲而摘秋月者何容弟代他氏口耶池陽半夜

盤殮可當一度華胥調自此以往燕吳異地南北分
席世人畫大江而論英雄者無乃以我爲六朝人乎
恐我陽伯不作如是觀耳漱六佳士昨物色之澤潞
間弗值此來當是良緣熟皇極篇一部亦不能墨年
詞人體謹以資贈

報來馭仲茂才

當薦福半月時止知足下爲才人耳別去每想見其
風流之致而江干忽漫相逢却又進德于聽正叔不
相能千載遺憾而丈又長一頭觀必欲打破其微字
者又有間初抵山中俗網其胸蟠略以八行往訊奈
何朋錫而瑤問之再徵序言良雅願也容假兩旬之
閒搜腸而語丈也修詞屬次前單而又欲銓衡賦詩
之全以令百家大丈夫當如此往孟津遇漱六子至
今物色之弗再遇一片中原幾令人作異界之憾雷
何思先生常嗟其兄贈之什而願爲之地而澤潞人
弗語我其以所適技用銜然昨度太行而井也問其
人於晉城之廬家矣頃弟方有北地之遊倘不遂去
俟春夏之交訂期近之如何

簡董定所先生

伏處山中每造五柳二梧間手茶語讀之愔然且欲
立舉矣編烟貫霞之手摘星抱月之句斯亦河汾之
格言伊洛之粹語也某於神農嘗七十二毒之苦心
亦聊有解耳

簡陳玉鉉洛陽

自昔鄉書之良士有陶唐氏之風蓋典謨所肇始故
特產而爲高潔俊明之品比某從遊而所願執鞭於
古人者爲大雅效之矣賈人迂抱特懼知我之希極

簡陳玉鉉洛陽

十四之字

一星書

肝膽於進路而或不見錄也邂逅蘭門獲登春座折
幽蘭以投贈怡素月而論心傾蓋而卽故得非良緣
之已然耶明公扶軼世之管而長定鼎之邦所謂看
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萬里發軔之始蜿蜒八龍終
不行地頃聞下車而卽應觀風校士使者羽檄旁飛
鉛槧繼進一揮而立解倘亦天授非人力乎良爲洛
父老雅幸

簡伊人王令尹

伊川爲佳勝之鄉執事有賢素之雅松筠之契結人

金石之心追古每緬念夙昔之好千里精飛若將問
月溪邊把樽林外金陵薄遊者踰歲遂于役北征自
維揚抵彭城登戲馬之臺瞻放鶴之亭過騶駘陳縣
俗盡濟南諸山泉自燕造河北觀百泉越太行亦一
勝遊比栖遲里門松菊頽末之際回首伊川之別遂
三載矣而四壁獨立八口仰屋嗟乎五年三令者其
上乃爾也鄉人喚其拙宦賤子敢負廉能故人知
我聊爲道況

報陳玉鉉洛陽

簡陳玉鉉洛陽

十四之人

一星書

自洛徂幽遙達千里特馳命而詢勞之披讀箋教語
語若匠守璧至其推轂我於名流國士之列則汗薄
於踵矣昔人之樹一代望者必有堅貞不貳之腸其
風采嶄然在塵脫之外肆乃肩創而破堅靡弗勝者
質具也南車在手惟所斗指明公挾定力曙大體當
是前進之卓犖者其爲洛綱領無煩庚贊一詞大略
上官每苛責人於一年之後而我輩難無倦於四年
之前規矩既就聲價既立其慰帖調攝步步照管者
尤在明處入計還耳夫人生已爲苦海宦又海之大

者令又宦海之第一津也我輩惟是體認天理又兼酌之人情託伐木之契輒貢此蔡誠益某嘗被蹶以有尊於跽者每用自試不敢以往來飾語稱交特觀緩及之唯嗟我好懷無他耳

請陳洛陽立召公祠

洛中無召公祠似爲缺典康節又召公之後安樂窩之右尚有隙地可爲一祠使周召並崇祀亦報功報德之大體而召公就祁子故居祀之亦如孔子之於玄奘耳某當時迫不及爲明公爲之良易構三椽而兩楹篇 十四之九

一皇朝

簡張憲松先生書

當執事以橫街之鐵管殿最庶司不愛哀旌以榮舊吏卽南都同調之客無非以某之遺知已爲大快然竟未及候節哀之輶結良不可解客冬齊捧過泰山之陽所從僅一二蒼頭又入都之期良迫隆寒日夜兼數百而北望滙上僅翹首者再不克謁又不克命函通悵惘靡極此等踈節特執事庶寬之原之人日抵里歲候過半計且命人朝之駕而某尚阻繫足之

鴻卽夢寐輟側於昧爽矣于沼于沚何堪采巖然心折一寸蔡傾千里唯執事按中州措大藩定大亂捍大災而萬戶陟春臺之上兩河父老百世尸祝其畫錦恭梓出人僅以肩籃投贈却其木李此大賢之雅軫名流之矩矩也夫望治漢者降志於若門謁岱宗者歛衽於日觀品操之嚴正如我師某輩奉以終身良自快因宗之靡憾矣歸而探其微廬茅陰三椽室無磚巷無門安身於破甕壞垣之中醜穢之狀想率世衿生無此棲處卽黔婁猶將失笑頃王季木轉餉兩楹篇 十四之十

一皇朝

報溫與恕孝廉論文書

長安枉道山中相訪瞰其家室獨其阨陋某殊不肖也前在九洛夢范丹危坐其榻上天實贊之矣良訊絮及馳千字於拈毫搃五情而質面每莊襟而顏色爲飛矣生慵且卻往往修報不副雅敘積嘆之語卽百遍相過未易殫述也而瑤華下問勤阿對於崎嶇之暇臨終手裁卽奉敬於潘陸之黨稱文於陶謝之門不茲尚矣詩思既爾江表筆陣輒又龍蟠所謂投木難而贈速借火齊以懷人者也至若華黍雪

其鴉黃冰盤浮其鴉青以香粉於鴉餘之松醪之春
涿雖美人一方山川間之然惡而好我烟霞可寄此
屏西歸顧得注上雨時文章道敝朽貫那可細絲紅
粟未畢更空即整脫於口實罔雨於躬古之博大其
人未嘗不其舉舉生才不盡既微微於當年模古
匪遙願高鑒於往茲君侯少小然挾策則括六籍爲
全鋒擢官則渡百氏之寶筏至其自命輒病雕蟲勤
勤春我進之上座若乃輕軒時俊居然孟子持壽商
推蓬胸何曾武侯校簿竊以結文定製無取碌碌止
附錄篇 十四之一 一
在崢嶸時如太華之抗擎垂旒特樹金天傲骨得河
宗濟帶而東之咸京之局結於兩大他若渭澤支流
自有荆岐列嶽與之屬次索偶關輔匪君孰厭鄙心
僕嘗戲謂某某騎人吾方欲用之以蕩平中原然滄
海非滴腸之水信宗豈開門之山礪石之堽徒勞梁
甫之從信苦則我之得君良爲重須此意寫之世人
驚走側目嗟焉立至然明公必爲首肯聊假數年以
須公論修詞立誠大而非誇君其圖之

讀董侯釋介

昨暮偶再登北丘舍中人犯遙見狂益即攀跪稽首
愧無以答其乞侍特此干澤父母念此盛暑擇其日
久罪輕者准爲保出如有婦女尤望詭保之某爲今
時十日一親至公獄驗釋其可出者想米區區之蘇
誠而立賜寬釋耳特爰密聞

報卑京卸京兆書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德及時也志信所以進德也修
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而莊夫薄於律檢華於繡鑒
其必不可以法天下而師百世者精誠不射人也先
附錄篇 十四之十二 一
生之周咨入志其乃其情立言述懷者幾乎道是敬
與退之之合而一人也而尚勤勤以聰明不及前時
道德日負初心爲公良工心苦至茲其爲天下楷模
無煩引謝矣我後生者三十年於吾道而性終不可
定道終不可開也即擬其十管以聊浪於翰主墨卿
之府健可謂斐然之章深一主而獨造茫茫盼隔難之
花卉非賞際鄙心所嚴事而仰瞻者惟忠武侯之心
之手變千春而開踵繼也爲說之儒携詞之匠對景
課賞五色將無主矣向委以兵略之序獨留心於九

遷要害百家陣法濟時之材良有推屬爾時玄冬力
馳未皇就草至今尚未鉤思也竊願得其行世之編
而按圖效資庶不至如蔡少霞之夢中把筆於蒼溪
平其揚推西清者大恐不合法指而何至以隔歲之
期二十里之遙勒聊城令君以惠至也信樂儀於朋
鄉外爲前生時有西極篇公車十載以追釋祠有
北極篇治吏兩載有東極篇皇極篇者中州稿耳頃
又兩載江干矣有南極篇尚未克全校木改歲謀出
之金陵願遂不朽於鉅公山中以通問爲苦俟出而
南極篇 十四之十三 一星齋

報張六竹聊坡

年兄既修榮榮之政而 聊坡之書心事直可告天
操行居然指日歷騰薦矣 小簡書弟仰止其品大
以爲吾榜之景星卿雲兄 郊張蓬玄草並今之
端人雅士而服膺於年兄者實隆重其風槩不可想
見乎

簡和念東園府書

富明公師表豐鎬而家奉以一技大見賞即仰歎其

爲一雙秋水家大人披對於龍椅之上歸而贊詫若
貌蕭飭齋中之六一以予我爾時某方吟竹簾待
次公車首不獲請法匠之筆訣以自廣又不獲借士
子以其所通曉者一薦推座而蒙顧盼從開闢玄文
而已 訂六十有四年明公提龍虎島蛇於酒泉玉門
之外爲天子石符小范老果富甲兵諸葛君可謂名
士千載之人無不同時之恨而翹首於三千里之遐
遠倘亦緣未熟平恭家季往謁其師於長安曾肝膽
我山中人吾師平竊嗟嘆我伯氏以爲可與深語適
南極篇 十四之十四 一星齋

甲辰被逐至欲還之途以揖客耶威茲眼力收鋼胸
心頃自案牘中洗濯爲曹即先四方而來賀遂祇役
於恭桑與家季再述往事谷河清之難俟懷空谷之
之音是用不自卽賤而一起居至人也其中州所爲
皇極篇三十卷家季既持以爲介紹其吏海畔有東
極草之始以木行者附以爲聘尚非全本定本聊供
陳事之役暇佐景春之刺危乎佇觀攬九伐之法振
旅回中獻捷甘泉也或終遂良願於異日所多東者
不敢方於潤毛

報溫與恕先輩述夢遊

李引之初以兄雨至某即夢遊一洞天清界日月割
刻并石竊深約長十里餘涉覽方半有報第二弱女
已先造其雲霓之興者某連步追之手提玉斧且行
且吟有手提玉斧三千里斬斷蛟螭十萬條之句
云玉斧長至三千里耳謹錄之絳服弗以語人而仁
兄骨肉推愛王札十勒始終命之好我無斃既定好
盟爰誦雅訊并爲至友覆解秦人之祥登三千百年
字也里之田爲耦日即昌字也耦之猶登之也里猶

阿極篇

十四之十五

是篇

李也全應引之姓名良已異矣伐柯斧克剛詩本道
婦婦玉斧三益先之以仁兄耦之以類陽令隋君終
之以王季木年夫是爲三玉斧也而玉郎王也斧即
父也東王父爲仙長季木實東人而去我三千里忽
過幽如遂抵類陽見引之而深賞之謂清才秀骨當
即食其世德人情賢於夢卜堅以命我此亦可謂三
千里之玉斧也又增異矣以洞房爲洞天當是携玉
杵白入玉峰洞中者耶自非乘龍之客焉有屑龍之
手此一柄玉斧直望其伐紅本於日邊作龍頭之元

士壁扶天門角走萬夫區區蛟螭又何足云願以爲
兄并引之祝也特愛我特詳著此佳話倘亦千載之
奇話乎引之亦可錄一通藏之巾笥矣

報廣仁平

問京兆之賢無弗以類陽者矧春初假道目涉其政
大雅念舊游誼已高又揭諫過其壻首之私倍矣青
眼愛才特薦公門桃李大兄王季木小兒溫與恕并
攀唐花以相命也既妙絳紗之選寧辭紅線之牽謹
謝命矣

簡楊崑岑吏部

十四之十六

是篇

天外三峰得大友先生筆絳一經當又不啻五千仍
仙掌矯閣也自有八川以來還有此佳客否周之禮
樂漢之文章盡在是弟山居不滿三百里不克步步
登輿載酒曲江如岑參之從少陵亦大缺典謬爲一
詩勒之蓬頭相思之苦有如月缺

簡溫與恕孝廉

弟之幸我二困夫子也仰稟直春之學獲交好於蘭
昆而良不自分竟託松蘿也惟仁丈天挺璋璣金玉

其相弟所豔尚自捫生乎却亦寸肝如葵芹遂欲結
兩好而乃不愛今嫁以令次兒也良亦篤摯之雅懷
矣願弟所亟副百世之訂者願恃仁丈之凌雲其氣
指日其鵬而以兒子扳耳我兩人從此共追足於書
閣卽李木輩同調同心終有山河之限不免雲樹之
思然兩人此懷亦難爲他人道也七月之杪弟有非
地之遊淡月方還蓋重九以往卽治裝而南容訂佳
期以百定祥唯兄次第命之

蘭末之交季木也蓋百年無兩焉而遂得受知於長
者倘所謂既識歐陽子不可不謁韓太尉乎辛亥而
來八閩霜華明公所攜我於泥塗而錫之書棧者蓋
亦百年無兩焉聖俞筆精凌跨一世風行墨焰之間
卽千萬人場中可冠蓋當不甘爲若季父之讓人一
頭地者其相善又不啻候色之於玄亨自分百年無
兩焉何幸而擅交遊之三奇乎秋遊當領袖共偕桂
香遠未可讀然天下奇才知將至竊操養須之夏
初季木以四牡之役狂追三百里而見訪幽谷之野

自班叔皮杜少陵兩北征以校寥寥無佳客僅有此
度足音信良緣也

明公所爲新誌簡而法臨甯康武功獻之當路可稽
登覽顧邑本漆縣漆沮有數辯關係南幽爲鉅更須
一江也署中詩如劉司馬竹菊二首成都楊氏阻
下之章聖佳什也宜人藝文而某使君之作詩道未
成殊惜憤似未應人選傳侍御諸作風格高華宜爲
收木實令君請減糧良是循吏苦心事雖未得請宜
再檢舊志十四之下人 一上科
爲表出而僕有一詩頌之者似堪附入庶藉以見有
今爲父老雅指如何如何

簡尹星耀學志

爰自登岸請制義已邑飛神陟而願執轡其長我京兆也家家築春宮絕跡實爲舊廉兩焉其以直道見忤脫畧西邁某術時今東來又緬仰其風樂爲廉頑立懦人也文星展履於詞臺又洞五內而披拂其心花古之三立執事實兼有之當吾世有大賢方幸御龍門之可冀而不謂執事亦知其姓名而往榮齒也

溫與怨關中大才子又口明公所垂注甥末良殷何
敢竟自外於知已茲者返轡金陵行次荆陽謬布其
鄙懷卿往往附東極篇一部仰冀風斤一削鑒為幸
右宗舜之十四文之七十二綱二十九日二十九篇
簡文五千七百八十四箋文六統五千七百九十
字戊午添陽定

南極篇第十五宗錄子

西極文朝鳳天瑞著

象索一

索壬子第一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爲子其體壬子索易其卦習坎☵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索林有鳥黃足歸呼季玉從我雖陽可避刀兵與福階行有命久長其用子如體亥迎演而得癸丑索易其卦比☶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

口恒得

一五之二

象索

凶索林鹿得美草鳴呼其友九族和睦不憂飢乏索玄其首密☵陽氣祝天萬物九蘭咸密无間其應子之索其習坎之師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索林三河俱合水怒踴躍壞我王屋民飢于食亥之索其比之觀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索林鳴鶴比飛下就稻池鰭鰭鰭鰭多饒有一筭獲兩利得過倍索玄其密之次六大惡之比或益之恤測曰大惡之比匹異同也其變子之索其節☵之習坎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

基也索林羣隊虎狼噬彼牛羊道路不通妨農害商亥之索易其觀☶之比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索林驂北龍身日馭三千南上蒼梧與福爲婚道里夷易安全无患

索丙子第二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爲子其體丙子索易其卦未濟☲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索林志譏未習單酒機屬數至神前欲求所願反得大患索玄其首將☵陰氣濟物乎上陽信

口恒得

一五之二

象索

將復始之乎下其用巳迎演而得丁巳索易其卦晉☲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索林銷鋒鋦耜休牛放馬甲兵解散夫婦相保索玄其首進☵陽引而進物出澤漆開明而前午順演而得丙午索易其卦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索林時乘六龍爲帝使東連命宣旨无所不通其應巳之索其晉之豫晉其角維用伐也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巳道未光也索林桑華腐蠹衣染如絡女功不成絲布爲玉索玄其進之次二進以中刑大人獨見測曰進以中刑刑

不可外也午之索其離之旅履銷然微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索林公孫駕驛戰聘東齊延陵說產遺季紆衣其變已之索其豫言之晉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索林鳴巢柳樹鵠奪其處任力德謂天命不祐午之索其旅之離旅項斯其所取災象曰旅項斯志窮災也索林既爰且狂兩目又盲其躁坐暗名爲无用

索甲子第三

今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爲子

同卷有

十五之三

索

其體甲子索易其卦解䷧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索林駕言出遊鳥闕車前更相梓滅兵馬且來四車亟還可以无憂索玄其首釋䷧陽氣和震圖煦釋物咸稅其枯而解其甲其用寅順演而得甲寅索易其卦震䷲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索林枯槁不朽利以濟舟渡踰江海无有溺憂卯逆演而得乙酉索易其卦中孚䷼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索林鳥鳴喏喏天火將下燬我屋室災及妃后索玄其首中䷧陽氣潛萌于黃

宮信无不在乎中其應寅之索其震之豐震蘇蘇震行无咎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索林旃裘羶國文禮不飾跨馬控弦伐我都邑卯之索其中孚之履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索林四目相視稍延同執日映之後見吾伯姊索玄其中之次八黃不黃覆秋常測曰黃不黃失中德也其變寅之索其豐䷶之震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索林衛侯東遊歐于少姬忘我考妣久迷不來卯之索其履

同卷有

十五之四

索

之中孚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索林大頭明日戴受嘉福三月飛來與祿相得

索庚子第四

今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中若酉用積數而爲子其體庚子索易其卦訟䷅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索林文巧俗獎將反大質偃死如麻流血澤楠竹知其母不識其父于戈乃止索玄其首爭䷧陽氣氾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世用申順演而得庚申索易其卦乾䷀乾元亨利貞

索林道訪多取胡言違謬譁痛且聲莫使迫過請滿
不行求事无功索玄其首強☰陽氣純剛乾乾萬物
莫不彊梁西逆演而得辛卯索易其卦大過☱大過
陳捷利有攸往辛索林典冊法書藏閣蘭臺雖遭亂
清獨不遇災索玄其首失☷陰大作賊陽不能得物
陷不測其應申之索其乾之履君子終日乾乾夕惕
若厲无咎象曰終日乾乾行事也索林空拳握手委
手更起富饒豐衍快樂无已索玄其強之上九太山
孤梁柱折其人頽且顛淵曰山拔梁折終以猛也西

索林道訪

索林

索林

之索其大過之井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
僥乎下也索林賊仁傷德天怒不福斬割宗社失其
土宇索玄其失之次四倍過不食至于側匿淵曰信
過不食失祿正也其變申之索其履☱之乾眇能視
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干大君象曰眇能視
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
不當也武人爲干人君志剛也索林東向蕃垣相與
笑言于殿執鞭樂人作歌西之索其井☵之大過井
養无咎象曰井養无咎修井也索林羿張烏號發射

索戊子第五

天狼鐘鼓夜鳴將軍振旅趙國雄勇闢死榮陽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爲子其體戊子其卦蒙☶蒙亨匪我求童蒙童
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吉利貞索林何草不
黃往未遘玄室室分離悲愁于心索玄其首重☲陽
氣始逆物重然成未有知其用丑逆演而得己亥索
易其卦師☶師貞丈人吉无咎索林鳥鳴呼子哺以
酒脯高樓之處子來歸母喬人成功年歲大有如婦

索林道訪

索林

索林

元子索玄其首泉☱陽氣信尚懷齊萬物宜明辨太
衆多辰順演而得戊辰索易其卦艮☶艮其背不復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索林君孤獨處羣弱无
輔名曰困苦補心湧象碌碌如山索玄其首止☷陰
大止物于上陽亦止物于下下上俱止未逆演而爲
己巳索易其卦明夷☷明夷利艱貞索林他山之錯
與璆爲響來攻吾城傷我肌膚邦家騷憂索玄其首
晦☷陽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喪明戊順演而爲戊
戌如辰其應丑之索其師☶之師中吉无咎王三

錫命象曰在師中言承大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索林春桃生華季女宜家受福孔多男爲邦君索玄
其象之次五戰戰咭咭若熊若螭測曰戰戰咭咭恃
力作王也辰之索其艮之漸艮之輔言有序悔亡象
曰艮其輔以中正也索林比曰四翼安之邦國上下
无思爲我嘉福索玄其止之次五柱莫盛蓋蓋車穀
均疏測曰柱及蓋穀貴中正也未之索其明夷之泰
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索林
切切之患凶憂不成虎不敢噬利當我身索玄其替

河極篇

十五之一

象索

三之次五倍明假光觸蒙昏測曰倍明假光人所叛
也戊之索玄其堅三之次五螭大蟠小虛測曰螭大
蟠小國虛空也其變丑之索其坤三之師直方大不
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
道光也索林皇陸九重絕不可登謂天蓋高未見王
公辰之索其漸三之艮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
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索林虎豹熊羆
遊戲山谷仁賢君子亦得所欲未之索其泰三之明
夷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

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索林求免得倖過其所數數
以相迎高位夷傷

索癸丑第六

全數十陰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爲丑
其體癸丑索易其卦比三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
富方來後夫凶索林鹿得美草嗚呼其友九族和睦
不受飢之索玄其首密三陽氣視天萬物茂蘭咸密
无間其用子如體亥順演而得壬子索易其卦習坎
三習坎有孚維亨行有尚索林有鳥黃足歸呼季玉

河極篇

十五之人

象索

從我雖陽可避刀兵與福偕行有命久長其應子之
索其比之屯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索林灼火泉源釣鯉山嶺
魚不可得火不肯燃索玄其密之初一窺之无間大
幽之門測曰窺之无間密无方也亥之索其習坎之
渙係用徽纆眞于叢棘三歲不得四象曰上六失道
凶三歲也索林三足孤鳥虛鳴督郵司過罰惡自賊
其家毀敗爲愛其變子之索其屯三之比豎桓利居
貞利建侯象曰雖繫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

也索林鍾鹿逐牧飽歸其居反還穴舍无有疾故亥之索其渙之習坎渙其血去進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索林子畏于匡困于陳蔡明德不危竟克免害

索丁丑第七

全數十二除而生己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爲丑其體丁丑索易其卦晉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索林銷鋒鑄耜休牛放馬甲兵解散夫婦相保索玄其首進陽引而進物出漆漆開明而前其用

南極篇

十五之九

泉宮

已順演而得丙午索易其卦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索林時乘六龍爲帝使東達命宣旨无所不通午逆演而得丁未如體其應已之索其離之豐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索林五利四福俱田高邑黍稷盛茂多獲葉精午之索其晉之噬嗑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索林大尾小頭重不可搖上弱下強陰制其雄索玄其進之夫七進非其以聽咎寧耳測曰進非其以毀滋章也其變

已之索其豐之離豐其屋蔀其家闢其戶聞其无入三歲不覲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闢其戶聞其无人自藏也索林早霜晚雪傷禾害麥損功棄力飢无可食午之索其噬嗑之晉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索林公悅姬喜子孫俱在榮譽日登福祿來處

索乙丑第八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爲丑其體乙丑索易其卦觀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索

南極篇

十五之十

泉宮

林歷山之下虞舜所處躬耕致孝名聞四海爲堯所薦禪位天子索玄其首觀陰成魄陽成魄物之形貌咸可視其用寅逆演而得乙亥索易其卦渙渙亨王假有朝利涉大川利貞索林望幸不到文章未就三子逐兔犬跡不得索玄其首文陰飲其肩陽散其文質班班萬物繁然卯順演而得甲辰索易其卦小過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索林初雖驚惶後乃无傷受其福慶索玄其首美陽氣贊幽推包美爽未得正

行其應實之索其漢之罪漢其躬无悔象曰漢其歸志在外也索林南國少子才略美好求我長女賤薄不與反得醜惡後乃大悔索玄其文之次三大文彌樓字似不足測曰大文彌樓實有餘也卯之索其小過之謙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索林失耳聾瞶不曉聲味委以鼎俎方始亂漬索玄其美之次八美其足濟于溝瀆面貞則曰美其足避凶事也其變質之索其巽之漢頻與吝象曰頻與之吝志窮

南極篇

十五之一

索玄

也索林書龍頭頤文章未成日言美語詭辭无名邪之索其謙之小過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索林梅李冬實園多盜賊擾亂並作君不得息

索辛丑第九

全數十二陰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爲丑其體辛丑索易其卦革革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索林蒙慶受福有所復得不利出城疾人困極索玄其首聚陰氣收聚陽

不替禦物相崇聚其用中逆演而得辛巳索易其卦革革巳日乃亨元亨利貞悔亡索林馬服長股宜行善市皆蒙福祐獲金三倍索玄其首更陽氣既飛變勢易形物改其靈西順演而得庚戌索易其卦遯遯亨小利貞索林三塗五嶽陽城太室神明所保獨无兵革索玄其首遯陰氣章強陽氣潛退萬物將亡其應中之索其革之隨征凶貞厲革言三就

南極篇

十五之一

索玄

有頃米家蒙竄索玄其更之上九不終其德三歲見代測曰不終之代不可久長也酉之索其遯之漸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索林端坐生患憂來入門使我不安索玄其逃之次四喬木縱飛鳥過之或止降測曰喬木之鳥欲止則降也其變中之索其隨之革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索林載金販狗利棄我走藏匿淵渠悔折爲咎酉之索其漸之遯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索林子長忠直季氏爲賦禍及无嗣司馬失福

索巳丑第十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數而爲丑其體巳丑索易其卦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索林不風不雨白曰皎皎宜出駟馳通利大道索玄其首爻☲陰氣入順渾沌无端莫見其根其用丑順演而得戊寅索易其卦頤☶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索林宋給人足頌解並作四夷賓服于戈奉鬯索玄其首爻☲陰陽于野陽盛萬物赤之于下

南極篇

十五之十三

其索

辰逆演而得巳酉索易其卦臨☵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索林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生不知老與天相保行者危殆利居善喜索玄其首爻☲陽氣強內而弱外物成扶紂而進乎大未順演而爲戊申索易其卦大畜☶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索林朝鮮之地姬伯所保宜人宜家業處子孫求事大喜索玄其首爻☲陰將大開陽尚小開山川蔽澤萬物攸歸戊逆演而得巳卯索易其卦升☲升元亨利見大

人勿恤南征吉索林禹鑿龍門通利水源東注滄海

民得安存索玄其首爻☲陽氣育物于下成射地而登乎上其應丑之索其頤之損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索林庭燎夜月追嗣日光陽弱不制陰雄坐辰索玄其養之次五黃心在腹白骨生肉爭德不復測曰黃心在腹上德大也辰之索其臨之節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索林陰淫不止白馬爲海澤皇子之子就高而處索林其符之次五符有足說堅毅測曰符有足正當位也未之索其大畜之責與說職象曰與說職中

南極篇

十五之十四

其索

九九也索林常德自如不逢禍殃福祿自來索玄其積之次五藏不滿盜不虞測曰藏滿盜風還自損也戊之索其升之升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索林刻畫爲師毛嬙西施求事必得索玄其于三之次五里里于丘伯或錫之坏測曰里里之干錫不好也其變丑之索其損☲之頤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以爲志也索林十九同投爲雉所維獨得逃脫完全不虧辰之索其節☲之臨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索林斧津吝舊神

所不福靈祇憑怨鬼欺其室未之索其資之大畜
資其須象曰資其須與上與也索林外與中退聚事
不遂師廢毀齒失其道理戍之索其井之升井列
寒泉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索林營城洛邑周公
所作世運三十年歷七百福祿豐實堅固不落

索士寅第十一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為寅
其體士寅索易其卦屯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
利建侯索林共征大宛北出玉關與胡寇戰平城道
南極篇 十五之十五 象索

西七日絕糧身幾不全索玄其首噤陽氣微動動
而噤噤物生之難其用子如體亥逆演而得癸卯索
乃其卦井井改邑不改升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汜
亦未繙井鼎其瓶凶索林蹟跋未起失利後市不
得廢于索玄其首法陽高縣厥法物仰其墨莫不
被則其應子之索其屯之比臂恒利居貞利建侯象
曰離繫和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索林猓鹿
迷狹飽歸其居返還穴舍無有族故索玄其噤之初
一黃純于潛不見其噤藏德于泉測曰黃純于潛化

在噴也亥之索其井之與井收勿暴有孚元吉象曰

元吉在上下大成也索林春陽生草月長條枝萬物蕃
滋充實益有索玄其法之次六于紀于洞示以貞光
洞口于紀于洞大統明也其變子之索其比之屯
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
六有他吉也索林灼火泉源鈞鯉山崩魚不可得火
不肯燃亥之索其與之井與在牀下喪其資斧象
凶象曰與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索林
山水暴怒塚梁折柱惜難行旅雷退愁苦
南極篇 十五之十六 象索

索丙寅第十二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為寅
其體丙寅索易其卦噬嗑噬嗑亨利用獄索林麒
麟鳳凰善政得祥陰陽和調因无災殃索玄其體闕
陰陽交跌相闕成一其禍並萬物其用已過演而
得丁酉索易其卦睽睽小事吉索林含盈庚億宜
稼泰稷國家富有民得蕃息索玄其首戾陽氣乎
微物各乖離而觸其類午順演而得丙申索易其卦
大有大有元亨索林白虎張牙征伐東華朱鳥頤

驅贊導說辭敵人請服而趨索玄其首盛陽
氣降盛充塞物真然盡滿厥意其應已之索其聯之
歸妹聯孤見未貞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孤後說之孤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索
林鉛刀攻玉尤不銷鑿龍體其舉魯般爲輔三聖翼
事所求必吉索玄其庚之次二正其腹引其背首身
測曰正其腹中心宅也午之索其大有之鼎无交宮
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宮也索林履泥
汀足名困身辱兩仇相得自爲痛疾索玄其盛之次
南極篇 十五之十七 象索

七乘火寒泉至測曰乘火寒泉禍不遠也其爻已之
索其歸妹 之聯女承筐无實士刲羊尤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索林刲羊不當女執空筐
夷跛鹿踣緣山墜墮讓佞亂作午之索其鼎 之大
有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
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索林羔衣豹裘高易我字君
子維好

索甲寅第十三

全數十二陰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柏數而爲寅

其體甲寅索易其卦震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震驚百里不喪七也索林枯槁不朽利以濟舟度踰
江海无有溺愛其用寅順演而得甲辰索易其卦小
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
宜上宜下大吉索林初雖驚悸後乃无傷受其福慶
索玄其首義 陽氣贊幽推包莢莢未得正行卯逆
演而得已亥索易其卦渙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
川利貞索林望幸不到文章未就三子逐兔大蹢不
得索玄其首文 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
南極篇 十五之十八 象索

物聚然其應寅之索其小過之豫弗過防之從或戕
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索林低頭竊視有所
畏避行作不利酒酸魚敗泉莫貪皆索玄其亥之次
三美于塗不能止如測曰美于塗不能止也卯之索
其渙之訟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
羣元吉光大也索林三牛生狗以戌爲母刑夷上侵
伯姬出充索玄其文之次八彫載殺布亡于時文則
亂測曰彫載之文徒費口也其爻寅之索其豫 之
小過肝豫悔遲有悔象曰肝豫有悔位不當也索林

李華再育鴻卵降集仁哲權輿陰閱受福卯之索其
訟之渙不克公復即命淪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淪
安貞不失也索機杆騰援女功不成長林許嫁衣
無襦袴聞禍不咸凶惡消去

索庚寅第十四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為寅
其體索索易其卦无妄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
不利有攸往索林夏臺爻里湯文厄處臯陶聽
斷岐人悅喜西望華首東歸无咎索玄其首去陽
剛極備 十五之十九

象

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偶倡其用申順演而得庚戌
索易其卦遁遁亨小利貞索林三塗五嶽陽城大
室神明所住獨无兵革索玄其首逃陰氣章強陽
氣潛通萬物將亡西運演而得辛巳索易其卦革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索林馬服長股宜行善
市蒙祐諸禍從金五倍索玄其首更陽氣既飛變
勢易形物改其害其應申之索其逃之否繫趣有疾
厲命臣妾吉象曰繫避之厲有疾德也命臣妾吉不
可大事也索林海老水乾魚鼈腐索尚落无間獨有

沙石索玄其逃之上九利迷蹤盜德嬰城淵曰盜
德嬰城何至逃也酉之索其革之既濟悔亡有孚改
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索林孤獨特處莫為依
輔心勞志苦索玄其更之次四更之小得用无不利
測日更之小得民所望也其變中之索其否之遷
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索林失持母致品偶出走
俾如失老如喪家何西之索其既濟之革編有衣
御終日戚象曰終日戚有所疑也索林甘露醴泉太
平機關仁德感應咸樂民安

索

索戊寅第十五

象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為寅其體戊寅索易其卦頤頤貞吉觀頤自
小口實索林家給人足頤聲並作四夷賓服干戈卷
閉索玄其首泰陰彌于野陽萬物赤之于下其
用丑逆演而得巳丑索易其卦坤坤元亨利牝馬
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
朋安貞吉索林不風不雨白日皎皎宜出驅馳通利
大道索玄其首馴陰氣大順渾沌无端莫見其根

辰順演而得戊午索易其卦賁䷖亨小利有攸往
索林仁政不暴風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居索玄
其首飾䷖陰白陽黑分行厥職出入有飾未逆演而
得巳未如丑戌順演而得戊子索易其卦蒙䷃蒙亨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吉利
貞索林何草不黃至未盡玄室家分離悲愁于心索
玄其首飾䷖陽氣始窮物童然咸未有知其應丑之
索其坤之師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
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索林皇陞九重絕不

再極篇

卷五之二十一

集解

可登謂天蓋高未見王公索玄劇之次五靈寶大包
其德珍黃測曰靈寶大包不敢自盛也辰之索其貴
之家人貴于丘園未帛莖莖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
言也索林東山西山各自止安雖相登望竟未同堂
索玄其飾之次五下言如水寶以天北測曰下言之
水能自沖也戌之索其蒙之演童蒙占象曰童蒙之
吉順以巽也索林震懼恐懼多所畏惡行道而難不
可以涉索玄其童之次五蒙蒙求兌其得不美測曰
蒙蒙求兌得不慶也其變丑之索其師䷆之坤在師

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
錫命懷萬邦也索林春桃生華季女宜家受福孔多
男爲邦君辰之索其家人䷤之賁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文相愛也索林書龍頭頸文章不成
甘言美語詭辭无名戌之索其渙䷺之蒙渙汗其大
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索林因禍受
福其室求事皆得

索癸卯第十六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爲卯
其體癸卯索易其卦井䷯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
往來井汔汔至亦未結井甃其瓶凶索林蹟蹟未起
失利後市不得磨子索玄其首飾䷖陽高縣厥法物
仰其墨莫不被則其用子如體亥順演而得壬寅索
易其卦屯䷂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索林
兵征大宛北出玉門與胡寇戰平城道四七日絕糧
身幾不全索玄其首飾䷖陽氣微動動而碩碩物生
之難其應子之索其井之需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
曰井泥不食舊井无禽時舍也索林大夫祈父无地

再極篇

卷五之二十二

集解

不涉爲吾相土莫如韓樂可以居止長安當有索玄
其法之初一造法不法測曰造法不法不足用也亥
之索其屯之益乘馬班如泣血連如象曰泣血連如
何可長也索休水歲船舟無根以浮往來潯洛心勞
且憂索玄其信之次六將其車入于虛測曰將車
入虛道不得也其變子之索其需之井需于郊利
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
失常也索林珪璧琮璜執贄見王百里賓戚應聘齊
秦之索其益之屯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南極篇 十五之二十二

索丁卯第十七

全數十二陰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爲卯
其體丁卯索易其卦鼎鼎元吉亨索林圭德之君
政仁且溫伊呂股肱國富民安索玄其首龜三陰雖
沃而澆之陽猶執而蘇之其川已順演而得丙申索
易其卦大有大有元亨索林白虎張牙征伐東華
朱鳥前驅贊導說辭敵人請服嘶壁而趨索玄其首

盛三陰氣隆盛充實物實然盡滿厥意午逆演而得
丁酉索易其卦睽睽小事吉索林舍盈應億宜稼
奉視國家富有民得蕃昌索玄其首辰三陽氣孚微
物各乖離而觸其類其應巳之索其大有之大壯自
大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索林瘳
癰瘍疥爲身瘡害疾癰癰常不危殆索玄其盛之
次二作不恃克大有測曰作不恃解立德也午之索
其睽之未濟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
見惡人以辟咎也索林生宜地乳上皇大喜隆我社
南極篇 十五之二十四

安我王

索乙卯第十八

大有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往艱則吉象曰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索林喪后
生地經老曰微側跌衰耄復滅黃離午之索其未濟
三之睽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索林獫
狁匪度治兵焦穫伐鎬及方與周爭疆元戎其駕以
安我王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不用積數而爲卯其體乙卯索易其卦與䷗異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索林溫山松栢常茂不落鸞鳳以比得其歡樂索玄其首翁䷗陰未逆變陽往順化物退降集其用寅逆演而得乙丑索易其卦觀䷓觀望而不薦有孚頤若索林歷山之下虞舜所處躬耕放孝名聞四海爲堯所薦禪位天子索玄其首觀䷓陰成魄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卯順演而得甲午索易其卦豐䷶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索林清儒行賈穆山阻與休爲市不憂危殆利得十倍索玄其首大䷔陰虛在內陽遇其外物與盤蓋其應寅之索其觀之漸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索林御辟從龍至霍華東與禹相遂送至子邦索玄其觀之次三視其德可以幹王之國測曰視德之幹乃能有全也卯之索其豐之明夷豐其部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部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索林兩足四翼飛入嘉園寧我伯姪于母相得索玄其大之次八豐鰲峙峙威不築崩測曰豐

鰲峙峙崩不遲也其變寅之索䷗之觀鴻漸于陸大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離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索林春鴻飛東以馬質金利得十倍重載歸鄉卯之索其明夷䷣之豐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索林日月之途所行必到无凶无咎安寧不殆

索辛卯第十九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爲卯其體辛卯索易其卦大過䷛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索林典辦法書藏閣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索玄其首失䷔陰大作賊陽不能得物陷不測其用申逆演而得辛未索易其卦萃䷬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索林蒙度受福有所獲得不利出城疾人困極索玄其首聚䷔陰氣收聚陽不禁禁物相崇聚西順演而得庚子索易其卦訟䷅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索林文巧俗獎將反大質僂死如流血漂橈皆知其

母不識其父干戈乃止索玄其 子陽氣犯施不
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其應申之索其萃之成
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索林山林暴怒梁折柱摧難行旅雷連懸若索玄
其界之上九垂涕號咷聚家之索測曰垂涕號咷時
命絕也西之索其訟之漢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索林機杼騰擾女功不
成長妹許嫁衣無襦袴關關不成凶惡消去索玄其
爭之次四爭小利不貞貞測曰小利不絕正道乃登

南極篇

卷之二十七

集索

也其變申之索其咸之萃成其股執其隨往吝象
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索林築趾
趾處民人愁苦權兵符權戰于齊魯西之索其漢
之訟漢其羣元吉漢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漢其羣元
吉光大也索林三牛生狗以戌爲母刑夷上侵伯姬
出爻

索已卯第二十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爲卯其體已卯索易其卦 升元亨用見大

人南征吉索林禹鑿龍門通和 蘇東注滄海人民

安存索玄其首上陽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登乎
上其用丑順演而得戌辰索易其卦艮艮其背不
獲其身其庭不見其人无咎索林君孤獨處單弱
无輔名曰困苦輔心湧泉碌碌如山索玄其首止
陰大止物于上陽亦止物于下上俱止辰逆演而
得已亥索易其卦師師貞丈人吉无咎索林鳥鳴
呼子哺以酒脯高樓之處子來歸母奇人成功年歲
大有如婦无子索玄其首衆陽氣信尚懷齊萬物

南極篇

卷之二十八

集索

宜明辨大衆多未順演而得戌戌如丑戌逆演而得
已巳索易其卦明夷明夷利難貞索林他山之錯
與墜爲仇夾攻吾城傷我肌膚邦家騷憂索玄其首
晦陰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喪明其應丑之索其
艮之疊艮其背不極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極其隨
未退聽也索林七竅龍身造易八元法天則地順時
施行索玄其止之次五柱與盧益益車殺均疏淵曰
柱及益設資中也辰之索其師之習坎田有禽利號
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 象曰長子帥師以

中行也弟子與戶使不當也。國亂不安兵革爲患掠我妻子家中飢寒索玄其衆之次五戰戰皆捷若能若螭測曰蹀戰皆捷恃力作王也未之索玄其堅之次五州大蟠小虛測曰蟠大蟠小國虛空也戌之索其明夷之既濟其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索林湧泉出涓南流不絕卒爲江海將帥策戰復其醜房索玄其啓之次五倍明復光禰蒙昏測曰倍明復光人所放也其變止之索其巽之艮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

前經篇

十五之二十九

泉索

也索林天之所壞不可強支象曰嚕嚕雖貴必危辰之索其習坎之師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索林虎行相迷未有休息戰于平陸爲夷所覆戌之索其既濟之明夷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倫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索林魚鼈食何死于網釣受危因窺爲身缺斨

右宗彙之十五子之一一綱二十日二十章簡文
九千七百十七字丁巳九月 校定

南極篇第十六宗錄子

文翔鳳天瑞著

象宗一

索壬辰第二十一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為辰其體壬辰索易其卦寒寒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索林同濟其與中道別去喪我元夫獨與孤苦索玄其首難陰氣方難水疑地拆陽弱于淵其用子知體亥逆演而得癸巳索易其卦既濟既

南極篇

十六之一

象宗一

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索林玄兎相掌與足相觀證訊詰問註情自倡死証難告口為身禍索玄其首成三陰氣方清陽藏于靈物濟成形其應子之索其寒之既濟往寒來寒象曰往寒來寒宜待也索林道涉多阪牛馬地蠟車不利載請求不得索玄其難之初一難我冥冥測曰難我冥冥見未形也亥之索其既濟之家人滿其首厲象曰滿其首厲何可久也索林金精耀怒帶劍過午徘徊厚宿于山谷兩虎相距弓矢滿野索玄其成之次六成魁項以成獲禍測曰

成之魁項不以謀也其變子之索其既濟之寒曳其輪滿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索林茹芝餌黃飲食玉英與神流通長无憂凶亥之索其家人之既濟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索林播天舞地曉亂神所居樂无咎

索丙辰第二十二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為辰其體丙辰索易其卦旅旅小亨旅貞吉索林羅網四張鳥无所翔征伐困極飢渴不食索玄其首裝三

南極篇

十六之二

象宗一

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其用巳逆演而得丁亥索易其卦未濟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索林志慢未習卑酒糗脯數至神前欲求所顯反得大患索玄其首將三陰氣濟物乎上陽信將復始之乎下午順演而得丙戌如體其應巳之索其未濟之解有孚于飲酒无咎滿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索林陰涿川決水為吾泉使我心清畢對泉麻居止凶殆索玄其將之次二將无疵元辟測曰將无疵易為後也午之索其旅之離旅

瑣瑣斯其所取象曰旅瑣瑣志弱災也索林既痴且任兩目又盲其踞坐暗名爲无用索玄其裝之次七裝无離判征咎測曰裝无離禍且至也其變已之索其解之未濟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索林干旄旌旗執載在郊雖有寶玉无路致之午之索其離之之旅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索林公孫駕驪載聘東齊延陵說產遺季紵衣

索甲辰第二十三

兩極篇

十六之三

索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爲辰其體甲辰索易其卦小過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索林初雖驚惶後乃无傷爻其福慶索玄其首美三陽氣贊幽推包英爽未得正行其用寅順演而得甲午索易其卦豐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索林清樸行賈徑涉山阻與代爲市不憂危殆利得十倍索玄其首大三陰虛在內陽遂在外物與盤益卯逆演而得乙丑索易其卦觀觀盥而不薦有孚順若索林歷山之下

虞舜所處躬耕致孝名聞四海爲堯所薦禪位天子索玄其首視三陰成魄陽成疵物之形貌咸可視其應寅之索其豐之震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股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索林衛侯東遊惑于少姬忘我考妣久迷不來索玄其大之次三大不利以成大測曰大不大以小作基也卯之索其視之否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尙賓也索林寅午白咽呼我俱田歷山之下可以多耕歲樂時豐民人安寧索玄其視之次八商極篇十六之四

兩極篇

十六之四

索

索庚辰第二十四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爲辰其體庚辰索易其卦遯遯亨小利貞索林二塗五

嶽陽城太室神鼎所保得九兵革索玄其首逃三陰
氣章福陽氣潛退萬物將亡其用申順演而得庚子
索易其卦訟三陰行小室傷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
利涉大川索林文以俗將反大質僵死如麻流血
澤極皆知其時不識其父于戈乃止索玄其首爭三
陽氣犯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西逆演而
得辛未索易其卦萃三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
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索林榮慶受福有所獲得
不利出城疾人困極索玄其首聚三陰氣收聚陽不
再極篇十六之五

象索二

林御物相崇聚其應申之索其訟之姤食舊德貞厲
終吉或從王事无成巢曰食舊德從上吉也索林麟
鳳所遊安樂无憂索玄其爭之上九兩虎相牙知掣
者全測曰兩虎相牙知所掣也酉之索其萃之比大
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索林德施流行利
之四鄰雨師灑道風伯逐殃巡狩封禪以告成功索
玄其聚之次四索羊示于叢社執圭信其左服測曰
牽羊于叢不足榮也其變申之索其姤三之訟啓无
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索

林雞鳴失時民僑勞苦犬吠不休行者稽留酉之索
其比三之萃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索林團團白日爲月所食損上毀下剝昭出寇

索戊辰第二十五

全數十二陰而生丑辰若未戌丑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爲辰其體戊辰索易其卦艮三艮其背不獲其
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索林君孤獨處單弱无輔
名曰困苦輔心湧泉碌碌如山索玄其首止三陰大
止物于上陽亦止物于下下上俱止其用丑逆演而
再極篇十六之六

象索二

得巳卯索易其卦升三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
吉索林禹鑿龍門通利水源東注滄海人民安存索
玄其首上三陽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登乎上辰順
演而得戊申索易其卦太畜三太畜利貞不家食吉
利涉大川索林朝鮮之地姬伯所保宜人宜家業處
子孫求事大喜索玄其首極三陰將大開陽尚小開
山川鼓澤萬物攸歸未逆演而得巳酉索易其卦臨
三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索林弱水之西有西
壬母生不知老與天相保行者危殆利居喜喜索玄

其首符☳陽氣潤而西窮外物成扶持而進乎大茂順演而得戊寅索其卦頤☶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索林家給人足之辭作四夷賓服于戈卷閣索玄其首符☷陰淵于野陽藪萬物赤之于下其應丑之索其升之謙字乃利用倫九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索林延頸遠望時為日病不見叔姬使伯心憂索玄其上之次五鳴鶴升自深澤暗天不德測曰鳴鶴不德有諸中也辰之索其大畜之小畜積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索林配合相迎利之四鄉

西極篇

十六之七

東雲

皆以為期明星煌煌欣喜與澤所言得價索玄其積之次五載不滿盜不忌測曰藏滿盜竊還自損也未之索其臨之復咸臨吉九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本順命也索林人之所于福祿常在不受危殆索玄其初之次五射有足託堅穀測曰射有足正當位也戊之索其頤之益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索林懸網索餐食非其任失與劉廬休坐徙居索玄其養之次五黃心在寅白背生肉于德不復測曰黃心在腹上德天也其變止之索

其謙☱之升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索林七廢龍身造化八元法天則地順時施行辰之索其小畜☶之大畜有孚樂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樂如不獨富也索林辰次降婁王駕巡狩廣祐施惠國安无憂望季不來來之索其復☱之臨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索林尚利壞義月出平地國亂天常咎徵滅亡戊之索其益☱之臨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惠我德象曰有子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索林夢以除禍不成災安全以來

西極篇

一六之八

東雲

索癸巳第二十六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為巳其體癸巳索易其卦既濟☵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歸索林玄兎捐草與足相視證訊詰問計情自倡死詭難告口為身禍索玄其首戊☷陰氣方清陽藏于靈物濟成形其用子如體亥順演而得壬辰索易其卦☵☷之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索林同濟其與中道別去喪我元夫獨與孤苦索玄其首難

☷陰氣方難

水凝地塋陽弱于潤其應子之索其既

濟之寒境其陰其尾无咎象曰取其輪義无咎也
索林姑也何黃飲食主其與神流通長无憂凶索玄
其成之初一成若否其用不已測曰成若否所以不
敗也亥之索其寒之漸往寒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
往寒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索林麟鳳
所用因无咎象其車十倍復歸思里索玄其難之次
六六車當留上轅于山下觸于淵測曰大車當留上
下轅也其變于上之索其寒之既濟往寒來譽象曰
往寒來譽宜待也索林道涉多阪牛馬地蠅車不利
而恒窮

一六之九

集雲

截謂求不得亥之索其漸之寒渴漸于遠其羽可
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言不可亂也索林敏
捷重疾如猿棄本形弓雖調終不能復

索丁巳第二十七

全數十二除而生已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爲已
其體丁巳索易其卦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索林
時來六龍爲帝使東遠命宜言无所不通其用已順
演而得丙戌索易其卦旅旅小亨旅貞吉索林羅
網四張鳥无所翔征伐困極飢渴不食索玄其首裝

三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午逆演而得

丁亥索易其卦未濟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

攸利索林志慢未習單酒糧哺數至神前欲求所願

反得大患索玄其首將三陰氣濟物乎陽信將復

始之乎下其應已之索其旅之小過鳥焚其巢旅人

先笑後號號喪于丁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

喪于丁易莫之聞也索林依宵夜逆與君相遭除煩

解感使我无憂索玄其裝之次二鴉鴉慘于冰翼復

南風內懷其乘測曰鴉鵲之慘懷无快也午之索其

而恒窮 十六之十

集雲二

未濟之際濡其尾各巢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索林

偷狃且度治兵焦機伐鎬及方與周爭疆元戌其駕

以安我王索玄其將之次七跌船跋車其害不遐測

曰跌船跋車不遠言也其變已之索其小過之旅

弗遇過之衆鳥離之內是謂災告象曰弗遇過之已

亢也索林衣裳顛倒爲王來呼成就東周封受大侯

午之索其睽之未濟憊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

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索林生宜地乳上皇大

喜隆我祉福貴壽无極

索乙巳第二十八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當若卯用積數而爲已其體乙巳其卦家人䷤家人利女貞索林王命赤烏與君微期征伐尤道誅其君微居止何事索乙巳其首居三陽方昧有赫赫爲物威震萬物威度其用寅迎演而爲乙卯索易其卦與三與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索林溫山松節常茂不落感以花其歡樂索玄其首合三陰來逆變陽往順化物退降集卯順演而得甲申索林其卦大壯䷡大壯利貞索林左有商權篇 十六之十一 索玄 索熊右有噴虎前兩後矛後鑽強弩無可抵者索玄其首格三陽氣內壯能格乎羣陰懷而却之其應寅之索其與之漢類與否象曰類與之吝志窮也索林嵩龍頭頸文章不成甘言美語詭辭尤名索玄其首之次三舍介吸吸測曰舍食吸吸利如舞也卯之索其大壯之泰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索林舉惡之堂相聚爲殃凶非良人使道不通索玄其格之次八格彼聲堅君子得時小人則受測曰格彼聲堅度不得行也其變寅之

索其漢之與漢其躬无悔象曰漢其躬志在外也索林南國少子才略美好求我長女賤薄不與反得醜惡後乃大悔卯之索其泰之大壯翩翩不當以其邪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當其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索林亦流趨下遂至東海求我所有買解得解

索辛巳第二十九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爲已其體辛巳索易其卦革䷰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索林馬服長股宜行善市榮祐甜稠獲金五倍索玄其體更三陽氣既飛變勢易形物改其靈其用申逆演而得辛酉索易其卦兌兌亨利貞索林班馬還師以息勞疲役大嘉喜入戶見妻西順演而得庚寅索易其卦无妄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止有言不利有攸往索林夏姜里湯文厄處早聞聽斷岐人悅喜西望華首東歸无咎索玄其首去三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成個倡其應申之索其兌之夫來兌內象曰來兌之內位不當也索林叔迎兄弟過巷在陽

君子季姬並坐鼓簧聞之索其无妄之益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索林魚獲水濁桀亂我國
駕龍出遊東之樂也天賜我祿與生爲福索玄其去
之次四去于子父去于臣主測曰去于子父非所望
也其緩申之索其火之兌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
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索林以婚易絲抱布自嫁棄禮忘情卒罹悔憂四之
索其益之无妄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
告公從以益志也索林水流庭下遂至東海求我所
簡極篇 十六之十三 集案

索已巳第三十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爲已其體已巳索易其卦明夷明夷利艱貞
索林他山之錯與理爲仇矣攻吾敵傷我肌膚邦家
騷索索玄其體離陰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長明
其用丑順演而得戊午索易其卦賁賁亨小利有
攸往索林仁政不暴風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居
索玄其首飾陰白陽黑分行厥職出入有飾辰遄

演而得已丑索易其卦坤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
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
吉索林不風不雨自日皎皎宜出驅馳通利大道索
玄其首飾陰三陰風大順渾沌无端莫見其根未順演
而得戊午索易其卦蒙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
我吉蒙亨三損演則不告利貞索林何草不黃至
索其首飾之大畜其須象曰其須與上興也索
簡極篇 十六之十四 集案

林外與中退舉事不遂備靡毀齒失其道理索玄其
飾之次五下口如水實以天牝測曰下口之水能自
沖也辰之索其坤之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
在中也索林孔德如玉出丁幽谷飛上喬木其羽
翬輝光照國索玄其馴之次五靈囊大包其德珍黃
測曰靈囊大包不敢自盛也木之索其蒙之剝包蒙
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索林履位
東勢靡有絕艱將爲隸國與眾庶伍索玄其前之次
五蒙求求其得不美測曰蒙求求其得不慶也其

變丑之索其大魚之賁與脫履象曰與脫履中无尤也索林常德自如不迂禍放福祿自來辰之索其比之坤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索林麟子鳳雛生長嘉國和氣所居康樂无憂邦多哲人未之索其剝之索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索林常其賁徑不聽我辭繫于虎結索不得來

索壬午第三十一

商極篇

十六之十五

良索一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為午其體壬午索易其卦既濟既濟者小利貞初吉終亂索林玄兔捐掌與足相祝證訊詰問註情自侶死証難告口為身禍索玄其首成陰氣方清陽藏于靈物清成形其用子如體亥遊演而得亥未索易其卦比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索林鹿得美草鳴呼其友九族和睦不憂仇之索玄其首密陽氣親天萬物九蘭咸密无間其應子之索其既濟之變亥其輪滿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

商極篇

十六之一六

良索一

咎也索林茹芝餌黃飲食主英與神流通長无憂凶索玄其成之初一成若否其用不已測曰成若否所以不败也亥之索其比之觀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索林鳴鶴比飛下就池鰕鰾鰕鰾衆多饒有一筍復兩利得過倍索玄其密之次六大惡之比或益之恤測曰大惡之比匹異同也其變于之索其交之既濟往來寒來索象曰往來寒來皆宜待也索林道涉多阪斗馬地螭車不利載請求不得亥之索其觀之比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

索丙午第三十二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為午其體丙午索易其卦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索林其乘六龍為帝使東達命宜言无所不通其用巳逆演而得丑索易其卦晉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索林鉞鋒相休牛放馬甲兵解散夫婦相保索玄其首進陽引而進物出泰泰開明而前午

順演而得丙子索易其卦未濟未濟中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索林志悅未習單酒榘斷數至神前欲求所願反得大患索玄其首將陰氣濟物乎上陽信將復始之乎下其應已之索其晉之豫晉其角維用伐邑屬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進未光也索林桑華腐衣焚如絡女功不成絲布爲玉索玄其進之次二進以中刑大人獨見測曰進以中刑刑不可外也午之索其未濟之聯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索林偷仇匪度治兵無獲伐鎬及方

南極篇

十六之一

象贊

與周爭疆元戎共駕以安我王索玄其將之次七跌船跋車其害不遐測曰跌船跋車不遠害也其爻已之索其豫晉之晉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索林鵲巢柳樹鳩奎其處任力德薄天命不祐午之索其聯未之未濟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索林生宜地乳上皇大喜隆我祉福貴詩无極

索甲午第三十三

全數十二陰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爲午

其體甲午索易其卦豐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索林清樞行賁徑涉山阻與狄爲市不憂危殆利得十倍索玄其首次陰虛在內陽達在外物與盤蓋其用寅順演而得甲申索易其卦大壯大壯利貞索林左右噬熊右有噬虎前觸銳矛後贖強弩无可抵者索玄其首格陽氣內壯能格乎羣陰攘而却之卯逆演而得乙卯索易其卦巽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索林溫山松栢常茂不落鸞鳳以兆得其歡樂索玄其首陰來逆變陽往順化物退降

南極篇

十六之十八

象贊

巢其應寅之索其大壯之歸妹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索林五鳥六鵠相對踴趾禮讓不與虞衡爭訟索玄其格之次三裳格擊錫淪測曰裳格擊錫无以制也卯之索其巽之姤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索林隨風乘龍與利相逢田獲三倍商旅有功憧憧之邑長安無他索玄其命之次八擢其學絕其窮殆測曰擇學絕窮危得速也其爻寅之索其歸妹歸妹之大壯歸妹以須反歸以婦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索林太公遁糾七十陰處字逢聖文爲王室輔卯之索其婦之選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索林逐孤東山小過我前望不可涉失利後便

索庚午第三十四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爲午其體庚午索易其卦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索林索寅山嶺錯鋒鋒刃示不復用天下大歡索玄其首永三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可長久其用申順演而得庚寅索易其卦无妄无妄元亨

索癸酉第三十五

利貞其匪正有吝不利有攸往索林夏臺爻里湯文尼處午陽時訓岐人悅喜西望華首東歸无咎索玄其首去三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謂偶西逆演而得辛酉索易其卦兌兌亨利貞索林班馬還師以息勞疲沒夫嘉喜人戶見其應中之索其无妄之同人无妄之災或擊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索林應退隄防水不得行火光盛陽陰魄伏匿是歸其鄉索玄其去之上九求我不得自戕西北測曰求我不得安可久也西之索其兌

之節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索林命天不遂此多爲學妻子啼暗早失其雄其髮申之索其同人之无妄伏戌于莽其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戌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索林貞車上山行難烈雨雪過我前中道復還憂者得欲西索其節之兌安節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索林傳說休明樂御四龍周徑萬里无有危凶

索戊午第三十五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數而爲午其體戊午索易其卦賁賁亨小利有攸往索林仁政不暴鳳凰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居索玄其首飾三陰白陽黑分行厥職出入有佈其用丑逆演而得巳巳索易其卦明夷明夷利艱貞索林他山之錯與環爲仇夾攻吾城傷我肌膚邦家騷憂索玄其首晦三陰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喪明辰順演而得戊戌索易其卦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索林君孤獨處卑弱无輔名曰困

若輔心湧泉碌碌如山索玄其首止三陰大止物于
上陽亦止物于下下上俱止未遑演而得已亥索易
其卦師三師貞丈人吉无咎索林鳥鳴呼子哺以酒
補高樓之處子來歸母齊人成功年歲大有姤婦無
子索玄其首衆三陽氣信高懷齊萬物宣明婢大衆
多戊順演而得戊辰如辰其應丑之索其明夷之泰
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索林切切之患凶憂不成虎不敢嘯利當我身索玄
其晦之次五日正中月正隆君子自晦不入窮測曰
南極篇 十六之二十一 象索

變丑之索其泰三之明夷包荒用馮河不遑遺朋亡
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索林
求免得得過其所望歎以相迎高位夷傷辰之索其
漸三之艮鴻漸于陸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
終莫之勝吉得所順也索林虎豹熊羆遊戲山谷君
子仁賢亦得所欲未之索其坤三之師直方大不習
尤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尤不利地道
光也索林皇階九重絕不可登謂天蓋尚未見王公
索癸未第二十六
南極篇 十六之二十二 象索

全數十二陰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爲未
其體癸未索易其卦比三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
寧方來後夫凶索林鹿得美草嗚呼其友九族和睦
不憂仇之索玄其首密三陽氣親天萬物九蘭咸密
无間其用子如體亥順演而得壬午索易其卦既濟
三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索林玄兔捐掌與足相
視證訊詰問注情自倡死誣難告口爲身禍索玄其
首成三陰氣方清陽藏于靈物濟成形其應子之索
其比之屯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

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索林灼火泉深鑿龜山龜魚
不可得火不肯燃索玄其密之初一窺之無間大幽
之門測曰窺之無間密无方也亥之索其既濟之家
人流其首屬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索林金精輝
怒帶劍過午徘徊高原宿于山谷兩虎相距弓矢滿
野索玄其成之次六成魁項以成獲禍測曰成之魁
項不以謀也其爻子之索其屯之比較桓利居貞
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索林鐘鹿逐牧飽歸其居返還次舍无有疾故亥之
南極篇 十六之二十三 庚寅

索其家人之既濟有字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
反身之謂也索林播天舞地曉亂神所居樂无咎

索子巳第三十七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爲未
其體丁未索易其卦晉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
三接索林銷鋒鑄錡休牛放馬甲兵解散夫婦相保
索玄其首進陽引而進物出漚漚開明而前其用
順演而得丙子索易其卦未濟未濟亨小狐汔濟
濡其尾无攸利索林志慢未習卑酒極脯數至神前

欲求所願反得大患索玄其首將陰氣濟物乎上
陽信將復始之乎下午逆演而得丁丑如體其應巳
之索其未濟之解有字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
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索林陰派川決水爲
吾崇使我心潰卑對象脉居止凶殆索玄其將之次
二將无疵元時測曰將无疵易爲後也午之索其晉
之噬嗑晉如摧如貞吉剛子將无咎象曰晉如摧如
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索林大尾小頭重不可
備上弱下強陰制其雖索玄其進之次七進非其以
南極篇 十六之二十四 庚寅

庚寅

聽咎室耳測曰進非其以毀滋華也其變巳之索其
解之未濟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
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索林干旄旌旗執載在郊雖
有寶玉无路致之午之索其噬嗑之晉屨校滅趾
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索林公悅姬喜子孫俱
在榮譽日登福祿來處

索乙未第三十八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爲未
其體乙未索易其卦觀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索

林歷山之下虞舜所處躬耕致孝名聞四海為堯所薦神位天子索玄其首視三陰成魄陽成此物之形貌咸可視其用寅逆演而得乙巳索易其卦家人三家人利女貞索林王命赤鳥與君微期征伐无道誅其君傲居止何憂索玄其首居三陽方疎唐赫赫為物城郭萬物咸茂卯順演而得甲戌索易其卦小過三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索林初雖驚惶後乃无傷受其福慶索玄其首羨三陽氣贊兩推包羨來未得正行其應寅

南極篇 一六之二一三

索玄

之索其家人之益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家口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索林天馬五道夾大分處往來上下相隨哭歌凶惡好向索玄其居之次三長切序子克父測曰子克父乃能有與也卯之索其小過之謙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索林失耳聾聵不曉聲味委以鼎俎治亂漬漬索玄其羨之次八羨其足濟于溝瀆貞貞測曰羨其足避凶事也其變寅之索其益三之家人益之用

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周行之也索林麒麟鳳凰善政得祥陰陽和調國无災殃卯之索其謙三之小過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索林梅李冬實國多盜賊援亂並作君不得已思

索玄本第三十九

本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為未其體辛未索易其卦萃三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索林蒙慶受福有所復

西極篇 一六之二一六

索玄

得不利出城疾人困極索玄其首聚三陰氣收聚陽不禁禦物相崇聚其用申逆演而得辛亥索易其卦困三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索林席多針刺不可以臥為身作累動而有悔言行俱過索玄其首窮三陰氣塞宇陽亡其所萬物窮蹙西順演而得庚辰索易其卦遯三遯亨小利貞索林三塗五嶽陽城太室神明所保獨无兵革索玄其首遯三陰氣章強陽氣潛退萬物將亡其應中之索其困之大過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

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索林虎行相逐
无有休息戰于平陸為夷所殺索玄其窮之上九破
壁毀圭曰寤生龍天禍以他測曰破壁毀圭遂不幸
也西之索其遷之漸好遷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
好遯小人否也索林端坐生患憂來入門使我不安
索玄其逃之次四喬不縱飛鳥過之或止降測曰喬
木之鳥欲止則降也其變申之索其大過之困棟
撓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索林大步上卓
而到喜家送我絮裘與福載來酉之索其漸之遷

司權篇 一六之二一

索玄

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索林子長忠直李氏為賊禍及无嗣司馬失福

索巳未第四十

今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為未其體巳未索易其卦坤三坤元亨利牝馬
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其喪
朋安貞吉索林不風不雨白晝皎皎宜出馳驅通利
大道索玄其首馴三陰氣大順渾沌无端莫見其根
其用壯順演而得戊申其卦大畜三六畜利貞不家

全吉利涉大川索林朝鮮之地姬伯所保宜人宜家
業處子孫求事大吉索玄其首積三陰將大開陽尚
小開山川數澤萬物攸歸辰逆演而得巳卯索勿其
卦升三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索林禹鑿龍
門通利水澤宗注洽海人民安存索玄其首上三陽
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登乎上未順演而得戊寅索
易其卦順三順貞吉觀願自求口實索林家給人足
頌聲并作四夷賓服干戈卷閣索玄其首養三陰彌
于野陽萬物亦之于下戊逆演而得巳酉索易其
卦臨三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索林弱水之西

司權篇 一六之二十八

索玄

有西王母生不知老與天相保行者危殆利居善喜
索玄其首符三陽氣驅內而弱外物咸伏符而進乎
大其應丑之索其大畜之責與脫輟象曰輟輟中
无尤也索林常德自如不逢禍殃福祿自來索玄其
積之次五藏不滿盜不羸測曰藏滿盜羸還自損也
辰之索其升之井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
也索林刻畫為飾毛端西施求事必得索玄其上之
次五鳴鶴升白澤澤階天不恡測曰鳴鶴不恡有諸

中也木之索其頤之損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索林庭燎夜明迫嗣日光陽弱
不制陰雖坐戾索玄其養之次五黃心在腹白骨生
肉乎德不復測曰黃心在腹上德天也戊之索其陸
之節知臨大君之宜言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索林陰淫不止曰馬為海澤阜之子就高而處索玄
其符之次五符有足託堅毅測曰符有足正當位也
其變丑之索其賁之次六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
上與也索林外與中退舉事不遂餽糜毀極失其道
荀樞篇

十六之二十九

象帝

卯辰之索其井之升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
中正也索林營城洛邑周公所作世運三十年歷七
百福祐豐實堅固不落木之索其損之頤利貞征
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貞吉以為志也索林十九同
投為雉所維獨處逃脫完全不虧戊之索其節之
臨甘飾吉之九二向象曰甘飾之吉居位中也索林索
濡各青神所不顧虛視惡怒鬼瞰其室

右宗錄之十六千之二一綱二十日二十章簡文
九千七百五十一字丁巳九月金陵定

南極篇第十七宗錄子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象索三

索壬申第四十一

全數十二陰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爲申其體壬申索易其卦需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索林枯旱三年草榮不生榮盛空乏无以供靈索玄其首與三陽氣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其用子如體亥逆演而得癸酉索易其卦節節亨吉

南極篇

一之二

索

節不可貞索林海爲水宗聰明且聖百流歸德无有畔逆常懷優足索玄其首度三陰氣日躁陽氣日舍躁躁令舍各得其度其應子之索其需之井需于郊利用恒无咎索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索林珪壁琮璋執贊見王百里寶風應聘齊奏索玄其與之初一赤方銳利進以退測曰赤方方銳退以動也亥之索其節之中孚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索林江有寶珠海多大魚垂行疾至可以得財索玄其度之次六六度檢檢

于天示象垂其范測曰六六度檢檢垂象貞也其變于之索其井之需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合也索林大夫所父无地不涉爲吾相土莫如韓樂可以居止長安富有亥之索其中孚之節訟言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索林出門蹉跌賢導後旅買羊遺亡岐路逃走空手握拳坐狼爲咎

索丙申第四十二

南極篇

一之二

索

其體丙申索易其卦大有大有元亨索林白虎張牙征伐東華木鳥前驅贊導說辭敵人請服銜璧而趨索玄其首盛三陽氣隆盛充塞物真然盡滿厥意其用已逆演而得丁卯索易其卦鼎鼎元吉亨索林至德之君政仁且溫伊呂股肱國富民安索玄其首龜三陰雖沃而灑之陽猶執而赫之午順演而得丙寅索易其卦噬嗑噬嗑亨利用獄索林麒麟鳳凰善政得祥陰陽和調國无災殃索玄其體劇三陰陽交跌相闔成一其禍泣萬物其應已之索其鼎之

南極篇

十七之三

其說

恒卦王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王鉉在上剛柔節也索林說言譯語仇禍相得冰入炭室消滅不息索玄其寬之次二黃鼎介其中齋不飲不食孚无害測曰黃鼎介中康貞也午之索其噬嗑之看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索林公悅姬亨子孫俱在榮譽日登福祿來處索玄其闕之次七闕其差前合後離測曰闕其差其合離也其變已之索其恒之鼎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索林蹇化龍身日馭三千兩上蒼梧與福爲婚道里夷易身安无患午

索甲申第四十三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寅若卯用積數而爲甲其體甲申索易其卦大壯大壯利貞索林左有噬熊右有噬虎前觸缺不後踵復亨无可抵者索玄其首格陽氣內壯能格乎羣陰攘而却之其用寅順演而得甲戌索易其卦小過小過亨利貞可小事

南極篇

十二之四

其說

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驚怪後乃无傷受其福慶索玄其首美推包美襲未得止行邪逆演而得已索易其卦家人家人利女貞索林上命赤鳥與君微期征伐无道冰其君傲居止何憂索玄其首居陽方蹇膚赫赫爲物賊邪惡切戒度其應實之索其小過之履弗過助之從或戕之內象曰從或戕之內如何也索林低頭霜視有所畏避行作不利消酸魚敗衆莫食啗索玄其美之次三美下塗不能直如測曰美于塗不能存也卯之索其家人之同人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索林擊鼓合戰士怯叛亡威令不行敗我成功索玄其居之次八反其几變其化其家不旨測曰反几變札家用不滅也其變寅之索其豫之小過肝豫悔遲有悔象曰肝豫有悔位不當也索林李華再賀鴻卯降集仁哲權與勝國受福卯之索其同人之人來其助弗克攻古象曰來其助義弗克也其吉則田而反則也索林訟爭相背和氣不處陰陽俱否凱風母子

索庚申第四十四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爲申其體庚申索易其卦乾☰乾元亨利貞索林道陵多阪明言連雲時暗且聲莫使道通請謁不行求事无功索玄其首強☳陽氣純剛乾乾萬物莫不灑梁其用申順演而爲庚辰索易其卦遯☶遯亨小利貞索林三至五獄陽城太室神明所保衛无兵革索玄其首遯☶陰氣章陽氣潛遁萬物將亡酉連演而得子亥索易其卦困☱困亨貞大人吉无譽有言不信南極篇 十一之五 泉索

索林席多針刺不可以卧爲身作累動而有悔言行俱過索玄其首窮☶陰氣寒宇陽亡其所萬物窮遯其體申之索其遯之否緊遯有疾厲否臣妄吉象曰繫遯之厲有疾德也否臣妄吉不可大事也索林海老水乾魚驚溺索高洛无潤獨有沙石索玄其遯之上九利進辟盜德嬰城測曰盜德嬰城何至逃也西之索其困之君坎來徐徐用于金車各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索林委蛇循河至北海涯涉歷嬰坑在世无他索玄其窮之次四土

不和水科體測曰土不和病乎民也其變申之索其否☷之遯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索林失持母教嘉偶出走儼如失老如喪家狗西之索其習坎☵之困樽酒盤飧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盤飧剛柔際也索林山没丘浮陸爲水魚燕雀无巢民无室監

索戊申第四十五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數而爲申其體戊申索易其卦大畜☰大畜利貞不西極篇 十一之六 泉索

家食吉利沙大川索林朝鮮之地姬伯所保宜入宜家草處子孫求事大喜索玄其首解☱除將大開陽尚小開山川穀澤萬物攸歸其用卦逆演而得己未索易其卦坤☷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見喪朋安貞吉索林不風不由日月皎皎宜出驅馳通利大道索玄其首馴☶陰氣入順渾沌无端莫見其根辰順演而得戊子索易其卦蒙☶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吉利貞索林何草不黃至木藋玄索家

分離悲愁于心索玄其首童三陽氣始窺物童然成
未有知未逆演而得已丑如丑戌剋演而得戊午索
易其卦貢三貢亨小利有攸往索林仁政不暴風風
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居索玄其首飾三陰白陽黑
分行厥職出入有節其應丑之索其坤之師直方大
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
地道光也索林呈隆九重絕不可登謂天蓋高未見
王八索玄其利之次五靈震大包其德珍黃測曰靈
震大包不敢自盛也辰之索其震之與童索吉象曰

南極篇

卷之二

長安

童索之吉顯以異也索林震標恐懼多所畏惡行道
留難不可以涉索玄其重之次五靈震求兇其德不
美測曰索索求兇得不慶也戌之索其貢之家人貢
子丘園求鼎爻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索林
東山西山各自止安雖相登望其未同堂索玄其飾
之次五下言如水實以天兆測曰下言之水能自冲
也其變丑之索其師三之坤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
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索
林春桃生華李女宜家受福孔多男為邦君辰之索

其漢三之蒙漢汗其大號過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
咎正位也索林因禍受福言盈其室求事皆得戌之
索其家人三之貢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
交相愛也索林是龍頭頸文章不成甘言美語詭辭
无名

索癸酉第四十六

全數十二陰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為酉
其體癸酉索易其卦節三節亨苦節不可貞索林海
為水宗聰明且聖百流歸德无有畔逆常饒優足索

南極篇

卷之二

長安

玄其首度三陰氣日躔陽氣日金縣縣令各得其
度其用子如酒亥剋演而得壬申索易其卦需三需
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索林枯旱三年草萊不生
寒感空之无以供靈索玄其首夷三陽氣能剛能柔
能作能休見難而縮其應子之索其節之習坎不出
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索林林隊虎狼
嚙彼牛羊道路不通妨農害商索玄其度之初一中
度獨失測曰中度獨失不能有成也亥之索三之
小畜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散之終吉象曰不

運之客來散之終占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索林任宿
獨居寡處无大陰陽失志爲人僕使索玄其與之次
六縮夫時或承之謂謂曰縮失時坐通後也其變于
之索其卦坎之節其坎入于坎宮凶象曰有坎入
坎夫九四也索林三河俱合水怒踴躍壞我王屋民
凡十之六之索其小畜之需既雨既處尚德載婦
貞婦曰我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載也君
子征凶有所疑也索林故室舊處稍蔽救組不如新
巢可治樂居

南極篇

卷之二

索

索丁酉第四十七

全數十二陰而生已若午日已若午用積數而爲酉
其體丁酉索易其卦訟訟小事吉索林倉盈使德
宜豫泰稷凶家富有人民蕃息索玄其自辰陽氣
字微物各事繼而論其類其用已順演而得丙寅索
易其卦噬嗑噬嗑亨利用獄索林麒麟鳳凰善政
得祥陰陽和調凶无災殃索玄其體閏陰陽交跌
相閏成一其禍泣萬物午逆演而得丁卯索易其卦
鼎鼎元吉亨索林至德之君政仁且溫伊呂股肱

南極篇

卷之二

索

索乙酉第四十八

國富民安索玄其首龜陰雖沃而漣之陽猶執而
辭之其應已之索其噬嗑之震何校滅耳凶象曰何
校滅耳聽不明也索林膠車乃駕兩駟如繩馬絕欲
走雙輪脫去索玄其閏之次二閏无間謂曰无間之
閏一其二也午之索其卦之大有兼顛趾利出否得
妄以其子无咎象曰兼顛趾未壞也利出否以從貴
也索林羔裘豹衣高易我宇君子維好索玄其龜之
次七晴牛正肋不滑臺而烹則歐歐之疾至測曰脂
牛歐歐不潔志也其變已之索其震之噬嗑震索
索視震震征凶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婦有言象
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索林旁行
不遠三里反復心多畏惡日中止舍午之索其大有
之鼎无文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
害也索林履泥汙足名困身辱兩仇相得自爲痛疾

索玄其首中三陽氣潛于黃宮信无不在乎中其用寅逆演而得乙未索易其卦觀三親臨而不薦有孚顒若索林歷山之下虞舜所處躬耕致孝名聞四海為堯所薦禪位天子索玄其首視三陰成魄陽成魄物之形貌咸可咸卯順演而得甲子索易其卦解三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索林駕言出遊烏闕車前更相拊滅兵馬且來回車亟還可以无憂索玄其首得三陽氣和震固胸釋物成稅其枯而解其甲其應寅之索其觀之漸觀我生進退象曰

商極篇

十一之十一

象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索林繫辭從說至崔華東與禹相達遂至子邦索玄其視之次三視其德可以幹王之國測曰視德之幹乃能有全也卯之索其解之師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索林推車上山力不能任顛蹶蹉跌傷我中心索玄其釋之次八震于利顛仆死測曰震于利與死偕行也其爻寅之索其漸三之觀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索林泰鴻飛東以馬質金

利得十倍重載歸鄉卯之索其師三之解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索林王德五材和合四時陰陽順序國无咎災

索辛酉第四十九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為酉其體辛酉索易其卦兌三兌亨利貞索林班馬還師以息勞疲役夫嘉喜入戶見妻其用申逆演而得辛丑其卦萃三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往吉利有攸往索林蒙慶受福有所獲得不利出城

商極篇

十一之十一

象

疾人困極索玄其首聚三陰氣收聚陽不禁禁物相崇聚酉順演而得庚午其卦同人三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索林乘箕山巖銷鋒鑄刃示不復用天下大歡索玄其首永三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可長久其應申之索其萃之咸萃如嗟如无攸利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索林山水暴怒壞桀折柱稽難行旅留連愁苦索玄其聚之上九番涕鬻鼻聚家之策測曰番涕鬻鼻時命絕也酉之索其同人之家入乘其牆弗克攻吉象曰乘其牆義弗克也其

吉則困而反則也索林訟爭相背和氣不處陰陽俱否凱風母子索玄其水之次四千序不序先賓永失測曰子序不序非永方見其變中之索其咸之萃咸其股就其隨往各象同咸其股亦其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索林果疏並定民人暴苦權兵荷糧戰于齊魯西之索其家人之同人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有位也索林擊鼓合戰士怯叛亡威令不行敗我成功

索已酉第五十

前經篇 十一之十三

象索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木戌自丑辰若木戌用體數而爲酉其體已酉索易其卦臨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索林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生不知老與天相保行者危殆利居喜索玄其首為陽氣強內而弱外物咸扶持而進乎大其用莊順演而得戊皮索易其卦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索林若孤獨處單弱无輔名曰困苦輔心湧泉碌碌如山索玄其首止陰大止物于上陽亦止物于下上下俱止辰逆演而得已巳索易其卦明夷

原缺第十四葉

家中飢寒索玄其衆之次五縣戰嗜嗜若熊若羆則曰露戰嗜嗜恃力作也其變丑之索其蠱之艮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索林天之所壞不可強支衆口嘈嘈雖貴必危辰之索其既濟之明夷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賁受其福吉大來也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賁受其福吉大來也索林魚食何死于網釣受危因寵爲身殃咎戎之索其習坎之師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

索壬戌第五十一

前經篇 十一之十五

象索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爲戌其體壬戌索易其卦蹇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索林同濟共與中道別去喪我元夫獨與孤苦索玄其首難陰氣方難水凝地坼陽弱于漏其用于如體亥逆演而得癸亥索易其卦習坎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索林有鳥黃足歸呼李王從我睢陽可避刀兵與禍偕行有命久長其應于之索

其寒之既濟往寒來舉象曰往寒來舉宜待也索林
通涉多阪牛馬蛇蟻車不利載請求不得索玄其難
之初一難我冥冥測曰難我冥冥見未形也亥之索
其習坎之渙係用徵釋真子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索林三足孤鳥虛鳴督郵司通
腎惡自貶其家毀敗爲憂其變子之索其既濟之
寒更其輪滿其尼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索林
茹之餌黃飲食王英與神流通長无憂凶亥之索其
冥之習坎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
阿桂篇 十一之十六 索

索丙戌第五十二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爲戌
其體丙戌索易其卦旅旅小亨旅貞吉索林羅網
四張鳥无所翔征代用極飢渴不食索玄其首裝
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旅下裝而欲去其用巳逆演而
得丁巳索易其卦離離利貞亨南牝牛吉索林時
乘六龍爲帝使東達命宜无所不通午順演而得
丙辰其應巳之索其離之豐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

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索林五利四
福俱田高邑黍稷盛茂多獲榮稱午之索其旅之離
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也索林既痴
且狂兩目又盲冥踞坐暗名爲无用索玄其裝之次
七裝无離利征咎淵曰裝无離禍且至也其變巳之
索其豐之離豐其屋部其家闕其戶聞其无人三
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聞其无人
自藏也索林早霜晚雪傷禾害麥損功棄力飢无可
食午之索其離之旅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
之敬以辟咎也索林公孫駕驪載聘東齊延陵說產
道季紿衣 阿桂篇 十一之十七 索

索甲戌第五十三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爲戌
其體甲戌索易其卦小過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
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索林初雖驚
惶後乃无傷受其福慶索玄其首義陽氣贊幽推
包美與未得正行其用寅順演而得甲子索易其卦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索林駕

言出遊烏闕車前更相梓滅兵馬且來回車亟還可
以无憂索玄其首釋三陽氣和震圖釋物咸稅其
枯而解其甲卯逆演而得乙未索易其卦觀三觀
而不薦有孚顒若索林歷山之下虞舜所處躬耕致
孝名聞四海島光所爲禪位天子索玄其首視三陰
成觀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其應寅之索其解之
恒貞且乘致寇至貞各象曰貞且乘亦可醜也自我
致戎又誰咎也索林鳥集茂木心樂願得鳥鶴食穀
張口受哺采順利貞感戴慈母索玄其釋之次三動
門拒備 十二之十八 集
之丘陵失澤朋測曰勅之丘陵失下危也卯之索其
觀之否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
也索林青牛白咽呼我俱田歷山之下可以多耕歲
樂時節民人安寧索玄其視之次八翡翠于飛離其
翼旅颺之毛躬之賊測曰翡翠低颺好作咎也其爻
寅之索其恒三之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各象曰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索林鳥飛无翼行走折足雖不
同會未能利達卯之索其否三之觀有命无咎離離
社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索林天之與隅堯舜所居

可以存身保我邦家

索庚庚第五十四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稽數而爲庚
其體庚戌索易其卦遯三遯亨小利貞索林三塗五
獸陽城入室神明所保衛无兵革索玄其首逃三陰
氣章強陽氣潛退萬物將亡其用申順演而得庚午
索易其卦同人三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索林棄箕山巔鑄鋒鏑刀示不復用天下大數索玄
其首永三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可長久酉逆演而
得辛丑索易其卦萃三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
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索林蒙慶受福有所獲得
不利出城疾人困極索玄其首聚三陰氣收聚陽不
禁禦物相崇聚其應申之索其同人之无妄伏戎于
莽井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
不興安行也索林負車上山力盡行難烈風雨雪避
過我前中道復還憂者得歡索玄其永之上九永終
馴首測曰永終馴首長體悌也酉之索其萃之比大
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索林德施流行利

之四鄰雨師灑道風伯送殃延祥封禪以告成功索
玄其聚之次四索羊示于叢社執圭信其左股測曰
索羊于叢不足祭也其變申之索其无妄之同人
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之災象曰行人
得牛邑人災也索林壘過隄防水不得行火盛陽光
陰蛻伏藏走歸其鄉酉之索其比之萃外比之貞
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索林團團白日爲月所
食損上毀下郊昭山走

索戊戌第五十五

得位者

十七之二十一

索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爲戌其體戊戌索易其卦艮其背不獲其
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索林君狐獨處單弱无輔
名曰困苦輔心湧泉碌碌如山索玄其首止陰大
止物于上陽亦止物于下下上俱止其用丑逆演而
得巳酉索易其卦臨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索林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生不知老與天相保行者
危殆利居喜喜索玄其首約陽氣強內而弱外物
咸扶持而進乎大辰順演而得戌寅索易其卦頤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索林家給人足頤聲並作四
夷賓服于戈卷闔索玄其首泰陰彌于野陽處
物赤之于下未順演而得巳卯索易其卦升升元
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索林禹鑿龍門通利水源
東注滄海人民安存索玄其首上陽氣育物于下
咸時地而登乎上戊順演而得戊申索易其卦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索林朝鮮之地
伯所保宜宜家業處子孫求事大喜索玄其首積
陰將大開陽尚小開山川藪澤萬物攸歸其應丑

商極篇

十七之二十一

索

之索其臨之復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
未順命也索林天之所予福祿常在不安危殆索玄
其符之次五時有足託堅毅測曰時有足正當位也
辰之索其順之益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
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索林懸狙素餐食非其任失與
剝虛休坐徙居索玄其養之火五黃心在腹白骨生
肉平德不復測曰黃心在腹上德天也末之索其升
之謙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索林
延頸遠望昧爲目病不見叔姬使伯心憂索玄其千

三之次五更虫于丘怡或錫之坏測曰虫出之干錫不好也戌之索其大畜之小畜積禾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索林配合相迎利之四鄉祥以爲期明星煌煌欣喜與澤所言得債索玄其積之次五熱不滿盜不竊測曰藏滿盜竊還自損也其變丑之索其復三之臨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索林尚利壞義月出平地國亂天常咎微滅亡辰之索其益三之順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索林憂驚以除再振篇 二二之二十一 其索

索癸亥第五十六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爲亥其體癸亥索易其卦習坎三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索林有烏黃足歸呼季玉從我雕陽引避刀兵與

福債行有命久長其用子如體亥順演而得壬戌索易其卦寒三寒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索林同濟共與中道別去喪我元夫獨與孤苦索玄其首難三陰氣方難冰凝地垢陽弱于淵其應子之索其習坎之節習坎入于坎宮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索林三河俱合水怒踴躍壞我王屋民飢于食亥之索其蹇之漸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索林麟鳳所翔國无咎殃買市十倍復歸惠里索玄其難之次六大南極篇 十七之二十三 其索

索丁亥第五十七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爲亥其體丁亥索易其卦未濟三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

尾无攸利索林志慢未智單酒模觸數至神前欲求
所願反得大患索玄其首將三陰氣濟乎上陽信將
復始之乎下其用已順演而得丙辰索易其卦旅
旅小亨旅貞吉索林羅網四張鳥无所翔征伐困極
飢渴不食索玄其首裝三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
裝而欲去午逆演而得丁巳索易其卦離三離刊貞
高北牛品索林時東六龍為帝使東達命宜言无所
不通其應已之索其旅之小過鳥焚其巢旅人先笑
後號眺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
于易莫之問也索林依宵夜遊與君相遭除煩解感
使我无憂索玄其裝之次二鵲鴉條于冰翼彼南風
內懷其東淵曰鵲鴉之慘懷无快也午之索其離之
旅疑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索林
公孫駕驪載聘東齊延陵說產道李紵衣其變已之
索其小過三之旅弗過過之飛鳥離之內是謂災告
象曰弗過過之已亢也索林衣裳顛倒為王來呼成
就東周封受大侯午之索其旅三之離旅瑣瑣斯其
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索林既痴且狂雨目

又育其蹠坐暗名為无用

索乙亥第五十八

全數十二陰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為亥
其體乙亥索易其卦渙三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
利貞索林望幸不到文章未就三子逐鬼大跡不得
索玄其首文三陰歛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
粲然其用實逆演而得乙酉索易其卦中孚三中孚
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索林鳥鳴喈喈天火將下燔
其屋室災及妃后索玄其首中三陽氣潛于黃宮信
南極篇三十二之二十五 集
尤不在乎中卯順演而得甲寅索易其卦震三震亨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索林枯槁
不朽利以濟舟度踰江海无有溺憂其應寅之索其
中孚之小畜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
罷位不當也索林鳥升鵠舉照臨東海龍降庭堅為
陶叔後封于藜丘福履綏厚索玄其中之次三龍出
干中首尾信可以為庸淵曰龍出于中見其造也卯
之索其震之復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木光也索林載
金販狗利棄我走藏匿淵渠悔折為咎其變寅之索

其小畜之中孚與脫輻大妻反目象曰大妻反目不能正室也索林彪爲雷虐風吹雲却欲止不得反歸其宅卯之索其復之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索林棟隨喬木不踐手足保我金玉還歸其室

索辛亥第五十九

全數十二陰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精敏而爲亥其體辛亥索易其卦困困言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索林席多針刺不可以卧爲身作累動而有悔

南極篇 十七之二十六

集索

言行俱過索玄其首窮陰氣寒宇陽亡其所爲物窮遠其用申逆演而得辛卯索易其卦大過大過棟撓利有攸往索林典冊法書藏閣閣臺雖遭亂漬獨不過災索玄其首失陰大什賊陽不能得物陷不測西順演而得庚申索易其卦乾乾元亨利貞索林道陟多阪胡言連蹇譯瘡且壘莫使道通請謂不行求事无功索玄其首頤陽氣純剛乾乾萬物莫不強梁其應申之索其大過之困棟撓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索林大步上車南到喜家

送我狐裘與福載來索玄其失之上九日月之逝既于尸則曰改于尸尚不遠也酉之索其乾之小畜或躍在淵无咎象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索林掘斗運樞順天无憂與樂遊居索玄其強之次四爰聰爰明左右攬樞測曰爰聰爰明庶士方來也其爰申之索其困之大過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官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官不見其妻不祥也索林虎行悔逐无有休息戰于平陸爲夷所覆西之索其小畜之乾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索林東遇虎蛇牛馬奔驚道絕不通商困无功

南極篇

十七之二十七

集索

索己亥第六十

全數十二陰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數而爲亥其體己亥索易其卦師師貞丈人吉无咎索林鳥鳴呼于哺以酒脯高樓之處于來歸母童人成功年歲大有姤歸无子索玄其首艮陽氣信高懷齊萬物宣明榜大衆多其用丑順演而得戊子索易其卦蒙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

再三讀實則不告利貞索林何草不黃至未盡玄室
家分離悲愁于心索玄其首童三陽氣始窺物童然
咸未有知辰逆演而得巳未索易其卦坤三坤元亨
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違後得主利西南得朋
東北喪朋安貞吉索林不風不雨白曰皎皎宜出驅
馳通利大道索玄其首馴三陰氣大順渾沌无端莫
見其根未順演而得戊午索易其卦賁三賁亨小利
有攸往索林仁政不暴鳳凰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
居索玄其首節三陰白陽黑分行厥職出入有節戊

南極篇

十七之二十一

索玄

逆演而得巳丑如辰其應丑之索其蒙之剝包蒙吉
納婦吉子克索象曰子克索剛柔接也索林履位東
旁應有絕難贊為隸圖與衆庶伍索玄其童之次五
衆索求兒其得不美測曰衆索求兒得不慶也辰之
索其坤之比黃象元吉象曰黃象元吉文在中也索
林孔德如玉出于幽谷飛上喬木鼓其羽翼輝光照
國索玄其馴之次五索象大包其德珍黃測曰雲臺
大包不敢自盛也未之索其賁之大畜其須象曰
賁其須與上興也索林外興中退舉事不遠饋慶毀

幽失其道理索玄其疑三之次五赫黃疑金中測曰
赫黃疑中邪等正也其變丑之索其剝三之蒙剝林
以辨幾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索林濟金贖
俾不聽我辭繫于虎以牽不得來辰之索其比三之
坤頭比于用三驅其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
言值正中也舍逆取順天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
也索林麟子鳳雛生長家國和氣所居康樂无憂邦
多哲人未之索其大畜三之賁與脫輓象曰輓脫輓
中无尤也索林常德自如不達禍殃福祿自來

南極篇

十七之二十九

索玄

索象卷第六十一

周禮春官宗伯以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
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
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寢之法一曰致
寢二曰齋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邦事
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
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而尚亦有卜師掌三《周禮》
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見兆龜人掌

六龜之屬入龜曰靈屬地龜曰繆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靈屬南龜曰微屬北龜曰若屬華氏掌其雄契以待卜事古人掌占龜以八簪占八頌以八卦占簪之八故以厭吉凶簪人掌三易以辨九簪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式三曰巫目四曰巫比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而尚亦有占蓍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簪之吉凶一曰正簪二曰靈簪四曰宿簪五曰喜簪六曰懼簪厭校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

南極篇 十一之三十一 是書

辨吉凶一曰殺二曰象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開六曰替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陰十曰想其卜簪之司考揅之簡讀且詳矣若龜互用兼厭短長書曰三人占從二人之言白虎通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蓋大貞不敢顯其獲多者而命之子既據甲子而作象索象於易言觀其餘陰符經曰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於象是八卦與甲子通也圖十而書九五行所胎聖人則之八卦之義水火各職其壹木金土各其剛柔之

祇而十又廣水火之剛柔而為十支又隅置一土而為十二十因十二而為六十如經卦之八重而為別之六十四也是用辨五行之剛柔以六十四卦命甲子而為體其頌索易翼用林玄所謂互稽以厭其短長者林辭未克全雅然貴之餘頌存焉家矣作者以廣易而持占期於宜俗鍾涉禮庸尚其雜揆玄準易而立有肆彙而索之其經體六十其用之別百有四十四應爻之別各百有十四

索象數第六十二

南極篇 十一之三十一 是書

索之全數是謂其直之歲月日辰與我生之歲月日辰其所養之物之五行之數也歲之數十有二日之數十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其歲因敘其月章其辰玄枵其歲赤奮若其月涂其辰星紀其歲攝提格其月臨其辰析木其歲單閼其月如其辰大火其歲執徐其月窮其辰青星其歲大荒落其月餘其辰鶉尾其歲敦牂其月卑其辰鶉火其歲協洽其月且其辰鶉首其歲涒灘其月

相其辰實述其歲作噩其月牀其辰大梁其歲掩茂
其月亥其辰降婁其歲大淵蘇其月陽其辰陳管于
午卯酉之歲歲星行三宿三十四有二宿寅申巳亥
辰戌丑未之歲歲星行二宿二十八有六宿而行二
十有八星十二年而周天是以歲用十有二如月與
辰也日之數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十日之
位素問曰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復而終歲
三百六十日法也山海經曰湯谷扶桑十目所浴九
日下枝一曰上枝又曰甘水之間有羲和國有女子
簡極篇 一七之三十二 集解

而皇極經世起於日甲月子星甲辰子日亦用十曜
物篇曰陽數一行之爲十十千之類是也陰數二行
之爲十二十二支十二月之類是也又曰十千天也
十二支地也支千天地之用也一百千萬億爲奇
天之數十二百二十千二百萬二千億二萬爲偶地
之數也奇與偶錯是以月三十而索用十也庚合以
我生之歲月日辰又取其所養之物定五行之數水
一水之木盜也水之火疾也水之木孕也水之金遺
也水之土通也火二水之水舉也火之火位也火之
木竭也火之金表也火之土書也木三木之木婚也
木之水會也木之木宴也木之金魄也木之土穰也
金四金之木刑也金之火訟也金之木貨也金之金
兵也金之土市也土五土之水葬也土之火遷也土
之木產也土之金盜也土之土族也諸以類涉會而
爲全數十二除之祇其餘爲支如其有氏族也自其
支之位用積數歲生月除一算月生日除一算日生
辰除一算辰生我除一算我生物除一算積五而得
德以其支之五行命之如其有若夫也自體順應演

而得用如其有若婦也。艮卦之動爻爲應如其有若子也。其變如其有若孫也。體養者自子也用其所之物也。應其物之正占也。變推而進之也以卦之辨物之游遷也。

案象通第六十三

癸在大火我將燕窩。丙癸之閏於履諸之舉趾作象宗立甲子爲六十象而藏否之賦比諸易子奪用象廣雅曰甲乙爲幹日之神也寅卯爲辰月之靈也甲剛乙柔丙剛丁柔戊剛己柔庚剛辛柔壬剛癸柔

南極篇 一之三十回

良象

月統日故經子而緯甲十二經蓋各具五緯焉洪範所謂水雨火木金土水一而五兆出焉者已其序律用圖書之次賦其剛柔則八卦之象儼若矣干支皆生於十壬生於天一癸生於地六丙生於地七丁生於地二甲生於地三乙生於地八庚生於地九辛生於地四戊生於地五己生於地十書無十戊已皆五也子生於天一亥生於地六巳生於地二午生於地七寅生於地三卯生於地八申生於地九酉生於地四丑生於地十辰生於地五未生於地十

戌生於天五書無十丑辰未戌皆五也是知坎生於一六離生於二七震生於三艮生於八乾生於九兌生於四艮生於五坤生於十叶而命之閏逢攝提格畢限甲寅震也旂象單閼橘如乙卯巽也土章泥灘室相庚申乾也重光作噩塞牀辛酉兌也柔兆敦布修卑丙午離也強圉大荒落閼余丁巳亦離也玄戰困敦終章壬子坎也昭陽大淵獻極陽癸亥亦坎也著雍執徐屬霜戊辰艮也著雍閼戌屬玄戊戌亦艮也屠維赤奮若則余巳丑坤也屠維協洽則且巳未

南極篇

一十七之三十五

案

亦坤也乙在焉尾用應始具體得用以順逆剛支化剛于順也化柔于逆也柔支化柔于順也化剛于逆也體二用惟所丁土倍之四維并肆用爲百有四十四用生應以動爻爲午初剛乘陽也丑未二柔乘陰也寅申三剛乘陽也卯酉四柔乘陰也辰戌五剛乘陽也巳亥六柔乘陰也爻具用中肆應亦百有四十四其又八載於在星紀厥於吏游燕即投暇庚立變而具四故應貞而變悔內貞而外悔夫占極數知來者也推而極諸干以稽其餘訊厥之卦肆變亦百有

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不專之道也八
庶徵曰兩日陽曰熒曰寒曰風曰時曰休徵肅時雨
若又時暘若仍時熒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日咎徵
狂恒雨若俯恒暘若豫恒熒若急恒寒若榮恒風若
是謂五事之應不敏厥事不謀厥人惟龜筮是聽者
非君子之居序脩吉斯亦去休即咎者已故曰說天
者莫深於易莫大於洪範莫辨於春秋易解君子之
道四卜筮居一焉書龜之大至與天地日月聖人等
吉凶生大業圖書方卦之用博且鉅乎而九疇之敘

南極篇

一七之三

卷五

肇於五行本之以五事參之以五紀稽疑之用實權
而衡之庶徵以翼之皆所以詔之立德以迪吉博諷
以避凶之道也茲之策者弗德之焉立弗我與人之
謀焉從而宜焉於端龜拂策者龜策又何足以知此
事哉陽子曰萬物盈天地之間其爲物最大而且多
者有五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爲生而闕其
一不可其見象於天也爲五星分位於地也爲五方
行於四時也爲五德稟於人也爲五常播於音律爲
五聲終於文章爲五色而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

南極篇

一七之三

卷五

自三代之後數術之士興而爲災異之學者務極其
說之要眇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
附之於五物愚謂五行者萬物之權衡不可誣也河
圖之數今天道也洛書之數地道也惟十干剛柔
之數與圖準而支之增二上車剛柔而倍之也卦之
減二水火合剛柔而一之也實兼叶書數準甲子而
立卦以觀象玩占索之於卦氣視諸家獲五行之自
然六壬子習坎丙子未濟甲子解庚子訟戊子蒙癸
丑比丁丑晉乙丑觀辛丑萃己丑坤壬寅屯丙寅噬
嗑甲寅震庚寅无妄戊寅頤癸卯井丁卯鼎乙卯巽
辛卯大過己卯升壬辰蹇丙辰旅甲辰小過庚辰遯
戊辰艮癸巳既濟丁巳離乙巳家人辛巳革己巳明
夷壬午既濟丙午離甲午豐庚午同人戊午賁癸未
比丁未晉乙未觀辛未萃己未坤壬申需丙申大有
甲申大壯庚申乾戊申大畜癸酉節丁酉睽乙酉中
孚辛酉兌己酉臨壬戌蹇丙戌旅甲戌小過庚戌遯
戊戌艮癸亥習坎丁亥未濟乙亥漢辛亥困己亥師
按圖書而立卦推之象數而準坎之卦十其重者習

坎未濟離之卦十其重者離既濟震之卦五其闕者
隨復益巽之卦五其闕者蠱恒姤乾之卦五其闕者
小畜泰夬兌之卦五其闕者履損歸妹艮之卦十其
重者寒旅坤之卦十其重者比晉見於體用者四十
有六見於變者十有八而六十四卦旁羅一周爻之
見於應變者自有五十四爻見者爲家人漸之二
四爻見者爲比小畜習坎益井既濟之六三爻見者
爲師觀大壯明夷解震豐巽渙中孚小過之十一一
爻見者爲隨蠱剝咸損夬之六他自乾坤至未濟三

南極篇

十七之四十一

象

十八二爻見者也玄無坎離震兌故于子癸亥丁巳
丙午甲寅辛酉之六象闕丙子將甲子釋庚子辛戊
子章癸丑密丁丑連乙丑視辛丑聚已丑馴壬寅癸
丙寅闕庚寅去戌寅養癸卯法丁卯應乙卯翁辛卯
失巳卯土干辰離丙辰裝甲辰美庚辰逢戊辰止癸
巳成乙巳居辛巳更巳巳聯壬午成甲午大庚午未
戊午飾癸未密丁未進乙未視辛未聚已未馴壬申
奧丙申盛甲申格庚申強戊申積癸酉度丁酉辰乙
酉中巳酉時壬戌離丙戌裝甲戌美庚戌逢戊戌止

丁亥將乙亥文辛亥窮已亥聚玄之見於體用者四
十有二其應之以未戌見者四十上之或也疑飾之
或也脣聯之或也堅止之或也贊之四見者衆止堅
養銓積馴童將皆次五三見者飾亦次五二見者密
難成皆一六進裝皆二七美視皆三八逃聚皆四九
晉于上聯皆次五嚙法爽度之一六辰盛處闕之二
七中文大翁格居釋之三八疆失更爭去窮永之四
九疑之五皆一見者也其餘五參指或交忤林之或
易忤主易玄之五行以九贊之位其或滋忤右林其
兩極篇 十一之四十一 象
衆主應而尚用體次之變又次之丑辰未戌吉掩懼
其二五中也於玄爲次五亦中也子午初卯酉四寅
申三巳亥上其失中故也全數先天而生氏積數後
天而生體其用應變不違其所生天則也壬子者家
夫子皇覽之載特奉以冠六十索之首至人之生是
爲今天地之歷元也

南極篇第十八宗錄子

西極支羽鳳天瑞著

蒙養一

天養壬子第一

壬子一一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癸用積數而爲壬其體壬子易曰習坎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虛曰元曰元始也乾曰原曰原元吉幾君子有慶其用壬順演而得庚子易曰訟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虛曰實實客也乾

南極篇 十八之一

蒙養

曰養嗣養惟心亨求口實大人小體養運演而得癸亥易如體虛曰造口造始也乾曰用丁用利正有攸往古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征伐有功利決謀其應自壬其訟之履不木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木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虛其賓之五伯父伯舅惟實惟友禮循其舊解曰禮循其舊固有制也命曰平純其養之一一凶吉自癸其習坎之渙係用徽纆箕用鼎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虛其造之六方春不犁泊秋而飢餓子

悲號解曰泊秋而飢失時極也命曰否範其用之一一休休其變自壬其履之訟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範其一一之九一凶吉自癸其渙之習坎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範其一一之六六悔悔

天養壬寅第二

壬寅一一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乙用積數而爲壬其體壬寅易曰屯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虛曰柔聞柔地之德也範曰守聞守居正

南極篇 十八之二

蒙養

吉不利有攸往其用甲如體乙逆演而得辛卯易曰大過錫亨厲發辭賜服慶賞以行小人勿承以殃厥身其應自甲其屯之既濟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各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虛其柔之二遯除戚施盜跖之祈或得其咎解曰盜跖之所靡不爲也或得其咎爲主所知也命曰凶範其守之一三元吉自乙其大過之井棟隆吉有它各象曰棟隆之吉不桡乎下也虛其禮之三豺獫之噬霜露之恩无失其時解曰无失其時

不忘本也命曰平範其錫之一三咎休其變自甲其
既濟之屯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
三年克之德也範如應自乙其井之大過井發无
咎象曰井發无咎修井也範其一三之四八吝悔

天蒙壬辰壬戌第三

壬辰一五以十除全數生戊若己自戊若己用積數
而在壬其體壬辰易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
大人貞吉虛曰雍以雍和也範曰直則直有事勿事
效之吉正內利見大人其用戊順演而得丙辰易曰

同德者

震象

旅旅小亨旅貞吉範曰疾而疾節飲食謹起居无
攸告已逆演而得丁丑易曰晉晉康侯用錫馬蕃
庶晝日三接虛曰聰肝聰親也範曰常則常元亨利
不息之貞其應自戊其旅之遞射雉一矢亡終以譽
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達也範其疾之一五祥吉自己
其晉之未濟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
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虛其應之二象封有庫食而
弗治解曰食而弗治弗私以政也命曰絀範其常之
一五吝吉其變自戊其遞之旅嘉遯貞吉象曰嘉

遯貞吉以正志也範其一五之七五災吉自乙其大
濟之晉復其命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行正也範
其一五之二五咎吉壬戌之數如辰

天蒙壬午第四

壬午一七以十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丁用積數
而為壬其體壬午易曰既濟既濟亨小利貞初吉
終亂範曰閉而閉屬利禦寇勿越勿逐其用丙順演
而得甲午易曰豐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虛曰
說而說觀也範曰興而興吉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萬

同德者

震象

邦黎蘇方來不寧土役无度凶丁逆演而得己巳易
曰明夷明夷利艱貞虛曰聲壯聲名也範曰夫剛
決八元來用四凶窺維羣疑羣疑羣疑无枉不直利艱正
其應自丙其豐之小過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虛其觀之四虎視眈眈其
心譚譚解曰其心譚譚審所視也命曰絀範其興之
一七災吉自丁其明夷之貞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
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虛
其聲之五鬼噬梁上弗見其象人莫之亨解曰弗見

其象无實也命曰否範其決之一七平休其變自凶
其小過之豐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
也範其一七之三七祥吉自丁其責之明夷自責
无咎象曰白責无咎上得志也範其一七之五二平
悔

天震王申第五

干中一九以十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辛用積數
而為壬其體壬申易曰需需有孚尤亨貞吉利涉
大川範曰厲而厲征鳥厲疾无初有終吉其用康順
雨極篇 十八之五

演而得戊申易曰大畜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
大川虛曰邵邵邵退也範曰寡寡宜上不宜下宜
少不宜眾君子寡過不利婚嫌辛逆演而得乙酉易
曰中孚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範曰堅堅
利有攸往剛健篤實義之所出物莫能屈攻城陷陣
凶其應自庚其大畜之損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與衛
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虛其卻之三唾
面不辱叱咤不縮或擒諸合解曰唾而不辱顏之強
也命曰凶範其寡之一九平吉自辛其中孚之履月

城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範其堅之
一九悔休其變自庚其損之大畜三人行則損一
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範其一
九之五九平吉自辛其履之中孚履虎尾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範其一九之八四休悔

地震丁巳第六

丁巳二二以十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丁用積數
而為丁其體丁巳易曰離離利貞畜牝牛吉虛曰
公則益動也範曰冲冲冲元亨大君體仁首出庶物
雨極篇 十八之六

萬國以寧无不利其用丙逆演而得乙巳易曰家人
家人利女貞虛曰洪洪湛樂也範曰賓賓賓俊民
用章觀國之光利賓于王大有吉慶丁順演而得庚
午易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範
曰移利移功成而退居元則悔利有攸往守常凶其
應自丙其家人之漸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
變也虛其湛之四酒食衍衍衍威儀反反繩墨不逮解
曰酒食衍衍以禮自防也命曰絛範其賓之二二凶
吉自丁其同人之革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

志未得也。純其移之二二休悔其變曰丙其漸三之家。人鴻漸于干。小人厲有言。无咎。象曰：小人之厲義无咎也。純其二二之八二凶吉。自丁其革三之同人。君子野變。小人革而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野變其文蔚也。小人革而征。從君也。純其二二之九七悔休。

地蠱丁酉第七

丁酉二四以十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辛用積數。而為丁其體。丁酉易曰：際三際小事吉。虛曰宜。宜誼也。純曰祈。祈求而往。无不利。祭祀吉。其用庚逆。

同極精十八之七

重象

演而得辛。賈易曰：兌三兌亨利貞。虛曰徒。徒眾也。純曰公。公亨夫高地下。萬物放殊。君子克已。禮復其初。利折獄。辛順演而得甲。甲中易曰：大壯三。大壯利貞。虛曰情。情怒也。純曰舒。舒雨露濡草木。榮。故自體以舒。惟仁之腹。无不利。追近凶。其應自庚。其兌之夫。兌凶。象曰：來兌之凶。值不當也。虛其徒之三。虎豹之能。千人莫當。不可服箱。解曰：不可服箱。不可訓也。命曰丙。純其公之二四。祥吉。自辛其大壯之。泰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

羸尚往也。虛其條之四雷。建赫。赫。亂是用息。復。羸死。國解曰：雷建赫。赫以止亂也。命曰吉。純其舒之二四。吝。悔其變。自庚其夫三之兌。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純其二四之五二平吉。自辛其泰三之大壯。剛。剛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剛。剛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純其二四之三七悔吝。

地蠱丁亥第八

丁亥二六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癸用積數。而為丁其體。丁亥易曰：未濟三。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虛曰詰。詰智也。純曰柔。柔惠利用。正。婦人吉。夫子凶。其用壬。逆演而得己。亥易曰：師三。師貞丈人吉。无咎。純曰伏。伏不聞不視。君子戒懼。勿用。聚女利。潛師不利。有攸往。聚順演而得丙。子易如體。虛曰積。積子也。純曰迅。迅吉。雷風之欸。震。搜萬物。君子威德神化。不測。其應自壬。其師之臨。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純其伏之二六平吉。自癸其未濟之解。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

同極精十八之人

重象

首有字失是象曰飲酒醉首亦不知節也虛其縛之六酒醉結如父母類如解曰父母出如不養志也命曰否範其退之二六悔悔其變自壬其臨三之師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範其二六之五六平吉自於其解三之未濟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範其二六之七休休

地囊丁卯第九

丁卯二八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乙用積數

消極篇

卷一

而為丁其體丁卯易曰鼎三鼎元吉亨範曰親臨親內和順而外文明父父子子兄兄弟夫夫婦婦上下睦而家道亨其用甲如體乙順演而得戊寅易曰震三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範曰豫剛豫伏合和樂君子豫占小人豫凶其應自中其罪之未濟離耳革其行案雉齊不食方雨虧悔終言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範其親之二八元吉自乙其震之復震連泥未光也範其豫之二八平悔其變自甲其未濟之鼎未濟征內利涉

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範如應自乙其復之震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範其二八之五三平休

地囊丁丑丁未第十

丁丑二十亦曰二五以十除全數生戊若己自戊若己用積數而為丁其體丁丑易曰晉三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虛曰臨財聽親也範曰常三常元吉利不息之貞其用戊逆演而得癸丑易曰比三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虛曰派什派

消極篇

卷一

減也範曰損損君子之道日以削小人之性日以漸遇雨古藥餌有喜已順演而得壬辰易曰蹇三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虛曰雍以雍和也範曰直三直有事勿事敬之吉正凶利見大人其應自戊其比之坤頤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已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虛其派之六水厭其原本則其根波高葉繁目昧心昏解曰水厭其原何可長也命曰否範其損之二五災平自己其蹇之井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九尤也處其難之二柳下惠不易其介伯夷怨足用希解曰夷清不偏惠和不流命曰臧範其直之二五咎吉其變自戊其坤之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範其二五之六五解吉自巳其井之蹇井谷射繇夷敵漏象曰井谷射繇无與也範其二五之一五各吉丁未之數如

天象甲子第十一

甲子三一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癸用積數

南極篇 十八之十一

靈臺

而爲甲其體甲千易曰解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範曰見則見一氣既信百有著形辟而登背德潤厥身隱匿內其用王順演而得壬子易曰習坎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虛曰元曰元始也範曰原曰原元吉幾君子有慶癸逆演而得乙亥易曰渙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範曰報丁根祭祀吉事不宜先宜後君子有慶其應自壬其習坎之節習坎入于坎宮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範其原之二一詳古自癸其渙之習坎渙其血去

退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範其深之三一休休其變自壬其節之習坎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範其三一之一一災吉自癸其習坎之渙係用微纆真千載練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範其三一之八六悔悔

天象甲寅第十二

甲寅三三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乙用積數而爲甲其體甲寅易曰震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嘒嘒震驚百里不失七咆虛曰容容貌也範曰從

南極篇 十八之十二

靈臺

從惟從非同不獲其身不見其入利有攸行其用甲如體乙逆演而得癸卯易曰井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虛曰散散消也範曰翁翁利微師會同吉財聚民散財散民聚其應自甲其震之豐震蘇蘇震行无咎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虛其容之二條首夷侯不若適死解曰億有夷侯不可忍見也命曰凶範其從之三三无吉自乙其井之大過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虛其散之三守華兢兢朝露春冰解曰朝露春

水鑄易汁也命曰平範其會之三三各休其變自
甲其豐之震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
口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範如
應自乙其大過之井棟隆吉有它吝東曰棟隆吉
不悅于下也範其三三之六八咎悔

天蒙甲辰甲戌第十三

甲辰二五以十除全數生戌若已自戌若已用積數
而為甲其體甲辰易曰小過亨利貞可小事
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虛曰慮
商極篇 十八之十三

虛書

慮思也範曰育天地網羅萬物化醇聖人順成
生產吉其用戊順演而得戊辰易曰艮其背不
復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虛曰齊以齊中也範
曰中林赫大明曜彼四鄰君子持盈小人毀成
已逆演而得已丑易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若
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
吉虛曰積其功也範如戊其應自戊其艮之漸艮
其輔言有亨辭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範其中之
三五平吉自已其坤之師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遺光也虛其積
之二帝王君臣務在安民解曰務在安民无奇功也
命曰絀範如戊其變自戊其漸之艮鴻漸于陵婦
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範其三三之五五平吉自已其師之坤在師中吉
无咎上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
懷萬邦也範如戊甲戌之數如辰

天蒙甲午第十四

甲午三七以十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丁用積數
而為甲其體甲午易曰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
中虛曰觀而觀視也範曰興與興吉利見大人天下

商極篇 一八之一四

虛書

文明萬邦黎獻方來不寧土役无戾內其用丙順演
而得丙午易曰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虛曰考
考父也範曰分而分長短均平潮號月盈君子利正
小人勿乘丁逆演而得辛巳易曰革巳日乃孚
元亨利貞悔亡範曰開開開折氏聖田開塞通降利
有攸往開羅絀葬凶其應自丙其離之旅旅銷然敬
之无咎象曰旅錯之敬以辟咎也虛其考之四散而

金外聚而詩書賢不喪志否不益愚解曰散而金聚
賢干人也今日滅範其分之三七凶吉自丁其革之
同人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以從君也範其開之三七悔
休其變自內其旅之漸旅瑣瑣漸其所取災象曰
旅瑣瑣志窮災也範其三七之七七凶吉自丁其同
人三之革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範其三七之四二休悔

天囊甲申第十五

兩極篇 一八之十五

貨囊

甲申三九以十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辛用積數
而為甲其體甲申易曰大壯大壯利貞虛曰
濟怒也範曰舒舒雨露需草木榮敷自體以舒
惟仁之腴无不利迨迨凶其用庚順演而得庚申易
曰乾乾元亨利貞虛曰又治也範曰終終
吉茲闔之勞斯聞之通君子今終辛逆演而得丁酉
易曰既既小事吉虛曰宜宜誼也範曰祈祈
求而往无不利祭祀占其應自庚其乾之履君子終
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象曰終日乾乾行事也虛其

以下原缺

禮復其初利折獄其用庚逆演而得乙酉易曰中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範曰堅利有攸往
剛健篤實義之所出物莫能屈攻城陷陣凶辛順演
而得戊申易曰大畜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
川虛曰邵邵退也範曰寡寡宜上不宜下宜少
不宜眾君子寡過不利婚媾其應自庚其中孚之小
畜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
也範其堅之四四祥吉自辛其大畜之大有童牛之
結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虛其邵之四雲鷺于

兩極篇

一八之一八

雲囊

江舟藏于浦雷出于山車稅于宇解曰雲雲于江藏
徵象也命曰吉範其寡之四四平悔其變自庚其小
畜之中孚與脫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
正室也範其四四之八四災吉自辛其大有之大
畜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以辨哲也範其四
四之五九平休

地囊辛亥第十八

辛亥四六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癸用積數
而為辛其體辛亥易曰困困于貞大人吉无咎有

以下原缺

虞其歸妹三之大壯歸妹以須反饋以婦象曰歸妹
以須未當也範其五九之三九平吉自辛其節三之
兌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範其五九之四
四

古經

卷之二十七

易經

靈臺一

地囊癸巳第二十六

癸巳六二以十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丁用積數而爲癸其體癸巳易曰既濟三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範曰庚曰庚爲占曲能有誠君子克明其用丙通演而得辛巳易曰革三革巳日乃亨元亨利貞悔亡範曰開闢開析民墾田闢塞通障利有攸往閉蹇

一九之一

靈臺二

藏莖凶丁順演而得丙午易曰離三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虛曰考即考父也範曰分而分長短均乎潮駢月盈君子利正小人勿乘其應自丙其革之咸華用黃牛之革象曰華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範其開之六二凶吉自丁其離之豐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虛其考之五臺金陵王不界之獨盜守之屋解曰不界之獨失義誼也命曰否範其分之六二休悔其變自丙其咸三之革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範其六二之四二

凶吉自丁其體三之離豐其屋蔀其家闢其戶開其無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刑也闢其戶開其无人自藏也範其六二之七七悔休

地囊癸酉第二十七

癸酉六四以十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辛用積數而爲癸其體癸酉易曰坤三節亨苦節不可貞範曰珠璣珠璣人正吉閏而章晦而明不利折獄其用庚通演而得丁酉易曰睽三睽小事吉虛曰宜睽宜誼也範曰祈闢祈求而往无不利祭祀吉辛順演而得

一九之二

靈臺二

庚申易曰乾三乾元亨利貞虛曰又又治也範曰終吉茲閏之窮斯闢之通君子令終其應自庚其際之人有見與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剝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過剛也虛其宜之三狗利遺節託名以說于子斧鉞解曰託名以說以欺世也命曰內範其祈之六四祥吉自辛其範之小畜或雁在淵无咎象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虛其又之四欲閏之張引其綱欲絲之治振其紀解曰綱張紀治來者愚從也命曰吉範其終之六四各悔其變自庚

其大有䷍之睽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範其六四之二四災吉自辛其小畜䷈之乾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範其六四之九九咎休

地囊癸亥第二十八

癸亥六六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癸用積數而爲壬其體癸亥易曰習坎䷜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虛曰造丁造始也範曰用丁用利正有攸往吉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征伐有功利決獄其用壬逆演

而得乙亥易曰渙䷺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壹二

範曰報而報祭祀吉事不宜先宜後君子有慶癸順演而得壬子易如體虛曰元川元始也範曰原川原元吉幾君子有慶其應自壬其渙之中孚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範其報之六六吉災自癸其習坎之渙係用徽纆實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範其原之六六悔悔其變自壬其

且去迭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範其六六之一休休

地囊癸卯第二十九

癸卯六八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乙用積數而爲癸其體癸卯易曰井䷯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訖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虛曰散而散消也範曰井井利微師令同吉財聚民散財散民聚其用甲如體乙順演而得甲寅易曰震䷲震亨來就就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失七屯虛曰容

而得乙亥易曰渙䷺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壹二

貌也範曰從從從惟從非同不獲其身不見其入利有攸行其應自甲其井之習坎井澤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澤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虛其散之二心德之離微子去之解曰微子去之親戚離也命曰凶範其會之六八元吉自乙其震之復震還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虛其容之三頤而不悔解曰頤而不悔實不變也命曰平範其從之六八咎悔其變自甲其習坎之井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範如

解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象承也。艱其七，一之三，一凶吉自，其解。三之未濟，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艱其七，一之二，六悔悔。

天寶內典第三十二

丙寅上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乙用積數而爲丙其體丙寅易曰噬嗑☲利用獄範曰除剛除梯釋既去茹殺斯登不利作典君子攸行其用甲如體乙逆演而得乙卯易曰異☲與小亨利有

兩經篇

重刊

攸往利見大人虛曰毒福毒進也範曰戎福戎正吉
戰血玄黃陽亢有傷君子克臧惟知之藏利征伐其
應自甲其噬嗑之離噬腊肉遇毒小吝吝咎象曰遇
毒位不當也範其除之七三元吉自乙其與之姤悔
凶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虛其毒之三日
出而征日沒而息君子之則解曰君子之則出處順
也令曰干範其戎之七三咎凶其變自甲其離三之
噬嗑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
昃之離何可久也範如應自乙其茹三之 包无魚

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範其七三之八八吝悔
天象丙辰丙戌第三十三

天癸丙辰丙戌第三十二

丙辰七五以十除全數生戊若巳自戊若巳用積數而爲丙其體丙辰易曰旅旅旅小亨旅貞吉範曰疾易曰遷遷亨小利貞範曰王惟水之神外暗內明君子休休小人包羞奸嫁吉巳逆演而得辛丑方曰辛辛辛亨王假有廟利兄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虛曰資財資用也範曰益益益友朋方

附錄

寶榮一

未發之終吉繼長增高此時倍極磨情凶其應自戊
 正遇之旅嘉遇貞吉象曰嘉遇貞吉以正志也範其
 壬之七五群乎自巳其萃之困引吉无咎半乃利用
 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虛其資之二子麻父單
 不憂飢寒解曰子麻父單厚于民故不憂飢寒必相
 養也今曰戒範其益之七五吝吉其變自戊其旅三
 之遇射雉一矢亡終以故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遇也
 範其七五之九五災吉自巳其困三之萃困于酒食
 未發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

慶也範其七五之四五咎吉丙戌之數如辰

天業丙午第三十四

丙午七七以十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丁用積數而爲丙其體丙午易曰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虛曰考即考父也範曰分而分長短均平湖號月盈君子利正小人勿美其用丙順演而得戊午易曰貞亨亨小利有攸往虛曰昭昭昭明也範曰過而過開淫于樂君子戒懼君子過厚小人過薄利涉大川丁過演而得癸巳易曰既濟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

七七之六二休悔

天業丙申第三十五

丙申七九以十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辛用積數而爲丙其體丙申易曰大有元亨虛曰偶偶偶也範曰收而收一氣首學百物故收君子反身放心是求故教吉其用庚順演而得壬申易曰需需有孚光亨吉貞利涉大川範曰屬屬屬征鳥厲疾无初有終吉辛逆演而得巳酉易曰臨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虛曰痛懼痛病也範曰升升禮明樂行萬化以成利見大人不言有喻九升大吉其應自庚其需之伸需于泥致冠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範其屬之七九災吉自辛其臨之歸妹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虛其痛之四固本以靜防微以慎天不能病解曰天不能病自治詳也命曰吉範其升之七九其變自庚其節之需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範其七九之一九祥吉自辛其歸妹之臨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純其七九之五四平悔

地囊乙巳第三十六

乙巳八二以十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丁用積數而為乙其體乙巳易曰家人三家人利女貞虛曰洪淵湛樂也純曰賓酬賓後民用章觀國之光利賓于王大有吉慶其用丙逆演而得癸巳易曰既濟三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純曰辰三辰屬吉曲能有誠君子克明丁順演而得戊午易曰賁三賁亨小利有攸往虛曰昭昭明也純曰過三過開注于樂君子

南歷篇

十一九之十一

宣卷二

地囊乙酉第三十七

乙酉八四以十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辛用積數而為乙其體乙酉易曰中孚三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純曰堅剛堅利有攸往剛健篤實義之所出物莫能屈攻城陷陣內其用庚逆演而得巳酉易曰臨三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虛曰捕捆捕病也純曰升三升禮明樂行萬化以成利足大人不言有喻允升大吉辛順演而得壬申易曰需三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純曰厲厲征鳥厲疾无初有終

南歷篇

十一九之十二

宣卷二

信聽不明也。範其八四之一九悔休。

地囊乙亥第三十八

乙亥八六以十除全數生壬。若於自土若於用積數而爲乙其體乙亥易曰：『渙』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範曰：『報而報祭禮吉，事不宜先宜後。』君子有慶，其用壬逆演而得丁亥。易曰：『未濟』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虛曰：『詰而詰智也。』範曰：『柔而柔，惠利用正。』婦人吉。夫子凶。祭順演而得甲子。易曰：『解』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範曰：『見』

南極篇 十九之十三

重囊二

則見一氣既信百有善形。辟面益背德潤厥身。其應自壬其未濟之驟濡其尾。各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虛其體之五務本安分金石其命。解曰：『務本安分知保身也。』命曰：『干範其辛之八六凶吉。自祭其解之未濟公用。』訂華于高牖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辟也。』範其兄之八六悔，悔其變自壬其驟。之未濟。『訟』訟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範其八六之二六凶吉。自祭其未濟之解，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

酒濡首亦不知節也。範其八六之三一一休休。

地囊乙卯第三十九

乙卯八八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乙用積數而爲乙其體乙卯易曰：『與』與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虛曰：『奔而奔進也。』範曰：『戎而戎正吉。』職血玄黃，陽九有悔。君子之惟知之，裁利征伐，其用甲如體乙。『漸』漸而得丙寅。易曰：『噬嗑』噬嗑亨，利用獄。範曰：『除』除梯釋既去嘉穀，斯登不利，作興君子攸行。其應自甲其與之渙，類與各象曰：『類與之否志窮也。虛』

南極篇 十九之十四

重囊二

其奔之二百人，榜舟乘彼湍流。解曰：『盲人操舟，禍在不振也。』命曰：『內範其戎之八八元吉。自乙其噬嗑之願噬，亂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範其除之八八吝悔，悔其變自甲其渙。之與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範如應自乙其願。之噬嗑，願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頤頤之吉上施光也。』範其八八之七三得凶。

地囊乙丑乙未第四十

乙丑八十亦曰八五以十除全數生戌。若己自戌若

已用積數而爲乙其體乙丑易曰觀觀盥而不薦
有孚顒若範曰革革利正從而革通不塞應時而
革金道乃行疾病凶其用戊逆演而得辛丑易曰辛
辛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
攸往虛曰資財資用也範曰益益友朋方來敬之
終吉終吉與時偕極廢情凶已順演而得庚辰
易曰遯遯亨小利貞範曰壬壬惟水之神外暗
內明君子休休小人包羞妊娠吉其應自戊其萃之
豫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
雨養備 十九之十五 宣卷二

吉

天養庚子第四十一

光也虛其資之六六盈藏金鄙夫之心解曰鄙夫之
心私積財也命曰否範其益之八五災吉自巳其遯
之姤亂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
志也範其王之八五咎吉其變自戊其豫之萃貞
疾恒不戒象曰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範其
八五之四五祥吉自巳其姤之遯包有魚无咎不
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範其八五之九五吝

庚子九一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癸用積數
而爲庚其體庚子易曰訟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虛曰賓賓賓客也範曰泰
泰惟心亨求口實大人小體小人人小體其用壬順演
而得戊子易曰蒙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
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範曰庶幾庶天開地闢
萬物蕃殖君子所體利衆不利寡利公不利私癸逆
演而得辛亥易曰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
信虛曰隸隸隸臣也範曰革革革天下文明赫赫形
雨養備 十九之十六 宣卷二

大震厥聲匪正有悔其應自壬其蒙之損蒙利
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範其庚之九一平吉自癸其困之訟困于葛藟于臲
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
悔吉行也虛其隸之六六頤頤其勞口惕其高揆思以
驕或停之刀解曰或停之刀估其庸也命曰否範其
章之九一休休其變自壬其損之蒙已事遯往无
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遯往尚合志也範其九一之五
一平吉自癸其訟之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範其九一之四六悔

天象庚寅第四十二

庚寅九三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乙用積數而爲庚其體庚寅易曰无妄无妄元亨利貞其體正有咎不利有攸往虛曰教訓教教也範曰勝訓勝萬正吉利涉大川君子以智小人以力其用甲如乙逆演而得已卯易曰升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範曰疑疑有間有貳君子用明小人用晦勿用決獄凶其應自甲其无妄之同人无妄之災或

有極焉

十九之十七

重二

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虛其數之二虎狼養子教之搏噬秦人以斃解曰秦人以斃不由義訓也命曰凶範其勝之九三元吉自乙其升之恒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範其疑之九三平休其變自甲其同人三之无妄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與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與安行也範如應自乙其恒三之升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範其九三之五八平悔

天象庚辰庚戌第四十三

庚辰九五以十除全數生戊若己自戊若己用積數而爲庚其體庚辰易曰遯遯亨小利貞範曰壬壬惟水之神外暗內明君子休休小人包羞妊娠吉其用戊順演而得甲辰易曰小過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虛曰慮思慮思也範曰育育天地網緝萬物化醇聖人順成生產吉已逆演而得乙丑易曰觀觀盟而不

有孚順若範曰華華利正從而華通不羣應時

一九之一八

重一

而亨金道乃行疾病凶其應自戊其小過之咸審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審雲不雨已上也虛其慮之六謀利忘義商賈之任解曰謀利忘義思不遠也命曰否範其育之九五祥吉自己其觀之渙觀觀利女貞象曰觀觀女貞亦可醜也範其革之九五吝吉其變自戊其咸三之小過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範其九五之三三三三吉自己其渙三之觀渙奔其機悔亡象曰渙奔其機得願也範其九五之八五咎吉庚戌之數如辰

天囊庚午第四十四

庚午九七以十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丁用積數而爲庚其體庚午易曰同人三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乾曰移趾移功成而退居九則悔利有攸往守常凶其用丙順演而得壬午易曰既濟三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乾曰閑門閑厲利禦寇勿越勿逐丁逆演而得丁巳易曰離三離利貞亨九用乾牛吉虛曰蠱則蠱動也乾曰冲川冲元亨大君體仁首出庶物萬物以寧无不利其應自丙其既濟之蹇曳

同極篇

十九之十九

宣卷二

天囊庚申第四十五

庚申九九以十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辛用積數而爲庚其體庚申易曰乾三乾元亨利貞虛曰父治也乾曰終圖終吉茲闔之窮斯開之道君子今終其用庚順演而得丙申易曰大有三大有元亨虛曰偶圖偶妃也乾曰收圖收一氣齒華百物斂收君子反身放心是求斂藏吉辛逆演而得癸酉易曰節三節亨吉節不可貞乾曰殊圖殊幽人正吉闔而章聯而明不利折獄其應自庚其大有之睽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虛其偶之三花難司及惟家之索解曰乾難司晨反常也乾其收之九九災吉自辛其節之兌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乾其昧之九九咎休其變自庚其睽三之大有見與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剝无初有終象曰見與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乾其九九之七九祥吉自辛其兌三之師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乾其九九之六四吝悔

同極篇

一九之二一

宣卷一

天囊己巳第四十六

巳巳十二亦曰五二以十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
丁用積數而爲巳其體巳巳易曰明夷明夷利艱
貞虛曰聲聲名也範曰決決八元舉用四凶四凶
寇羣羣盜得无狂不直利艱正其用內逆演而得丁
巳易曰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虛曰蠱蠱則蠱動也
範曰冲冲元亨人君體仁首出庶物萬物以寧无
不利丁順演而得壬午易曰既濟既濟亨小利貞
初吉終亂範曰閑閑閑厲利禦寇勿越勿逐其應自
丙其離之旅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

附錄

十九之二一

重慶二

咎也虛其蠱之四據于羨纂欲去何之不公何爲公
或得岐解曰雖無所之不可處也命曰藏範其冲之
五二平吉自丁其既濟之家人濡其首厲象曰濡其
首厲何可久也範其閑之五二平悔其變自丙其旅
之離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範其五二之五二平吉自丁其家人之既濟有孚
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道也範其五二之
一七平休

地囊巳酉第四十七

巳酉十四亦曰五四以十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
辛用積數而爲巳其體巳酉易曰臨臨元亨利貞
至于八月有凶虛曰痛痛病也範曰升升則禮明
樂行萬化以成利見大人不言有輪允升大吉其用
庚逆演而得癸酉易曰節節亨苦節不可貞範曰
昧昧幽人正吉閑而章章明而明不利折獄辛順演
而得丙申易曰大有大有元亨虛曰偶偶妃也
範曰收收一氣蓄蓄古物敏收君子反身放心是
求敏藏吉其應自庚其節之需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附錄

十九之二十二

重慶二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範其昧之五四平吉自辛
其大有之大畜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
哲也虛其偶之四墜柔而靜品物咸正解曰墜柔而
靜順承天也命曰吉範其收之五四平其變自庚
其需之節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
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範其五四之六西平吉自辛
其大畜之大有童牛之牓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
喜也範其五四之七九平休

地囊巳亥第四十八

已亥十六亦曰五六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
癸用積數而爲已其體已亥易曰師師貞丈人吉
无咎範曰伏咎伏不問不觀君子戒懼勿用娶女利
潛師不利有攸往其用王逆演而得辛亥易曰困
困亨貞丈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虛曰隸咎諫臣也範
曰章咎章天下文明赫赫彤彤大震厥聲匪正有悔
發輒演而得戊子易曰蒙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
求我初筮吉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範曰庶剛庶天
開地闢萬物蕃殖君子所體利衆不利寡利公不利
私其應自壬其困之兌脅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
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慮其謀之五股肱繼
體沒身不改解曰股肱不改知所從也命曰平範其
章之五六平吉自癸其蒙之師擊蒙不利爲寇利禦
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範其庶之五六吉悔其
變自壬其兌之困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
也範其五六之四六平吉自癸其師之蒙大君有
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
人勿用必亂邦也範其五六之五一吉休

南極篇

四十九之二十三

重蒙二

一

地蒙已卯第四十九
已卯十八亦曰五八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
乙用積數而爲已其體已卯易曰升升元亨用見
大人勿恤南征吉範曰旋剛旋有間有貳君子用明
小人用罔勿用決獄凶其用甲如體乙順演而得庚
寅易曰无妄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
攸往虛曰敬剛改教也範曰勝剛勝厲正吉利涉大
川君子以智小人以力其應自甲其升之師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範其疑之五八元吉自乙其
无妄之益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虛其
敬之三建其師立其規執其管解曰建其師擇師長
也立其規示執物也執其管新以刑也命曰平範其
勝之五八平悔其變自甲其師之升師或與尸凶
象曰師或與尸大无功也範如應自己其益之无
妄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
也範其五八之九三平休

南極篇

四十九之二十四

重蒙二

一

地蒙已丑已未第五十

已丑十亦曰五五以十除全數生戊若己自戊若

已用積數而為已其體已丑易曰坤三坤元亨利化
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明東北
喪朋安貞吉虛曰續十續功也範曰日中中赫赫太
明耀彼四鄰君子持盈小人毀成其用成逆演而得
乙丑易曰觀三觀望而不薦有孚顒若範曰革三革
利正從而革通不塞應時而亨金道乃行疾病凶已
順演而得甲辰易曰小過三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
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虛曰處敗處
思也範曰育三育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聖人順成生
南極篇 十九之二十五 卷二

產吉其應自戊其觀之剥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
我生觀民也範其革之五五平吉自已其小過之恒
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
君臣不可過也虛其應之二有瞻千里卻顧百世解
曰有瞻卻顧所應遠也命曰裁範其育之五五平吉
其變自戊其剥三之觀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
以宮人寵終无九也範其五五之八五平吉自已其
恒三之小過悔亡象曰九九悔亡能久中也範其五
五之三五平吉已未之數如丑

遂疊第五十一

五生數之終也六成數之始也五偶之而十六偶之
而十二以十二乘十則各獲其五以十乘十二則各
獲其六象索其五索索亦以着六也癸在星紀自燕
祖伊受癸十而次之草構其序五母參火始嗣索命
歷以當於三占二從之義米司馬氏之譜虛蔡氏之
洪範皇極內篇當林與玄虛之用者三十二一之元
奈雜二之詰疊宜曉三之觀客儕處四之隸徒資
五之昭鄉齊六之造散派七之續有偶八之漢并九
南極篇 一九之二十一 卷二

之賓教又十之聲痛積其闕者甲子乙丑丙寅丁卯
戊午壬申癸酉乙亥戊寅巳卯庚辰辛巳壬午乙酉
丙戌戊子癸巳乙未巳亥庚戌丙辰之二十一也其
數不克周一原二癸三本四卅五基六委七發八未
九月十家左右之配肆二十有一莫之律數甲戌戊
戌壬戌者辰之符也辛未癸未丁未巳未者丑之符
也肆應齊雅資派雅積之重該者七焉範周九九四
體弗丁無十故巳丑未歸之五也爻六而行五壬丙
應初叶子午巳應二叶丑未甲庚應三叶寅申乙辛

應四叶卯酉戌應五叶辰戌丁亥應上叶巳亥虛七
變而占五初上不占肆共二三四五六卽一二三四
五之位甲巳二乙庚三丙辛四丁壬五戌癸六兌各
八十一占肆以用之數應體又以體之數應用互定
應變之占索之全數歲月辰用十二日用十者也其
積數五爻則我生之歲月日辰與其直之歲月日辰
皆取其甲子之數而律其事之五行曰全數我合直
除一筭直合事除一筭二其積之數也索六積五五
六之義也爻三積二爻兩之義也十與十二之數先
門集篇
天之義也卽子之數後天之義也其辭頌則取其與
子叶者胥而命之平易慎銓虛範

南極篇第二十宗錄子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五六一

索囊陰陽第一

五行者爲天行氣之義也地承天故自周於一行也水之爲言准也陰化沾濡水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金之爲言禁也陰氣始起萬物禁止土之爲言吐也吐含萬物少陽見於寅寅寅也壯於卯卯卯也衰於辰辰震也其日

南極篇

二一之一

五五

甲乙者甲物孚甲也乙物蕃屈有節欲出也時爲春者春之爲言倦也其音用者角氣動躍也其帝大暉者大起萬物撥也其神勾芒者物始生明也太陽見於巳巳物必起也壯於午午物滿長也衰於未未味也其日丙丁者丙物炳明也丁強也時爲夏者夏之爲言大也其音徵者徵陽度極止也其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者屬積也少陰見於申申身也壯於酉酉老物收斂也衰於戌戌滅也其日庚辛者庚物更也辛陰始成也時爲秋者秋之爲言愁也其音商

南極篇

二一之二

五五

者商強也其帝少暉者少欽也其神蓐收者縮也太陰見於亥亥仰也壯於子子孽也衰於丑丑紐也其日壬癸者壬陰始任也癸揆度也時爲冬者冬之爲言終也其音羽者羽物始孽也其帝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者人也中宮其日戊巳者戊茂也巳抑屈起也其音宮者中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者陰陽之會也東動也陽氣動物於中春蠢也物蠢生乃運動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圖故爲規也南任也陽氣任養物夏假也物假大乃宜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也西還也陰氣還落萬物秋孽也物孽斂乃成熟金從華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也北伏也陽氣伏於下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智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也中央者陰陽之經緯通達乃能爲端直也於特異四季土稼穡蕃息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也五則揆物而均之起於數數者一百千萬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訖也萬物承陽起口攝提格格起也陽氣推物而起口畢閏畢盡闕止也伏靈之物皆

振舒出曰執徐執舒徐舒也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
落曰大荒駱荒大也物盛壯曰敦梓敦盛梓壯也陽
氣欲化物曰叶洽叶和洽合也物吐秀傾垂曰涓澹
沿澹澹澹也物芒枝起曰作郭郭萑也物皆散曰
闌茂闌散茂曰也函萬物而益藏之於外曰大淵默
大獸之於深也物混沌曰困敦物初萌混沌於黃泉
之下也陽氣迅順曰赤奮若赤陽奮迅若順也十二
歲陰之義陰陽進退之紀也

索隱風氣第二

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

王右一

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究
藏於虛口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
於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
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鍾黃
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言萬物滋於
下也其於十母爲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
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
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昌

原缺第四葉

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

王右一

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
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
氣之巳盡也西至於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
七星西至於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於注注者
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
蕤賓者言陰氣初少故曰蕤賓陽不用事故曰蕤
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
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爲丙丁丙者言
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酉
至於孤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於狼狼
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
地地者沈沈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
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
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胃胃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
北至於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
夷則言陰氣之臨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爲申申者言
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北至於濁濁者溺也言萬
物皆溺死也故曰濁北至於閏閏者言陽氣之倍留

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
藏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閏
閏風居西方閏者倡也閏者藏也言陽氣追萬物閏
黃泉也其於十母爲庚庚者言陽氣庚萬物故曰
庚幸者言萬物之幸生故曰幸北至於胃胃者言陽
氣就藏皆胃門也北至於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
北至於奎奎者主壽蠶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
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
射其於十二子爲戌戌言萬物盡滅故曰戌不周風

南呂篇

二十之六

五十六

石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
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於危危
境也言陽氣之危境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
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
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風萌也養物成功以東卦也
陽生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陰合陽以變風
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正也長風爲箕四
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震風爲巽西十五
日清明風至清明者清芒也異風爲祝四十五日景

風至景大也陽氣長養離風爲茲四十五日涼風至
涼寒也行陰氣也坤風爲墳四十五日昌孟風至戒
收藏也兌風爲鍾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
也陰陽未合化也乾風爲磬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
莫者大也同陽氣也坎風爲鼓保章氏以十有二風
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十二月之風從律之八
風也與律呂歷數準一歲陰陽進退之紀也

索隱律呂第三

黃鍾者黃中和之色鍾者動也陽氣動於黃泉之下

南呂篇

二十一之六

五十六

泰萬物也大呂者大大也呂者拒也陽氣欲出陰不
許也呂之爲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太簇者太亦大
也簇者湊也物始大湊地而出也夾鍾者夾乎中也
也物半申種類分也姑洗者姑者故也洗者鮮也物
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仲呂者陽氣極將陰故復
中難之也蕤賓者蕤者下也賓者敬也陽氣上極陰
氣始賓敬之也林鍾者林者衆物成熟種類衆多也
夷則者夷傷則法也物始傷被法也南呂者陽氣尚
任生故陰拒之也無射者射者終也物隨陽而終當

復隨陰起無有終也應鍾者鍾動也物應陽而動下
藏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丑爲地正太族寅爲人正
太極元氣規始於一一生二二生三故四三爲一極
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以丑得三
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
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
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
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九
十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

前卷

二十一之八

五十六

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爲黃鍾之
實陰陽之氣鍾於子以化生萬物故孽萌於子紐牙
於丑引達於寅胃卯於卯振美於辰巳盛於巳弓布
於午昧憂於未申堅於申留就於酉畢入於戌該閱
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裕
於戊理紀於巳故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
於癸黃鍾九寸以三厘十二辰在子寅辰午申戌六
陽辰爲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
爲十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六陽辰皆下生六陰

辰皆上生其上生歷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
生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陽數以四者二
分本律而增其一六陽辰當位六陰辰則居其衝林
鍾南呂應鍾其三呂在陰則無所增損大呂夾鍾仲
呂其三呂在陽則倍其數始克應十二月之氣陰不
當陽亦自然之理與律呂者陰陽之氣之舌也與歷
數相表裏抑歷十二辰莫克準進退之候詳次其註
而論著之

索業千支第四

前卷

二十一之九

五十六

壬子宿上卿亦曰安去丙子孫叔卿亦曰流霞甲子
王文卿亦曰元光庚子陽仲叔亦曰朱夫人戊子樂
石陽亦曰證方癸丑江漢卿亦曰道子丁丑趙子玉
亦曰王脾乙丑龍李卿亦曰郝彰辛丑林衡公亦曰
李方巳丑范仲卿亦曰百都壬寅丘孟卿亦曰迎蔡
丙寅張仲卿亦曰劍日甲寅明文章亦曰唱适庚寅
褚連卿亦曰岑頑戊寅虞子卿亦曰却心癸卯蘇他
家亦曰羅御丁卯司馬都亦曰子方乙卯戴公陽亦
曰別狀辛卯郭子良亦曰棘心巳卯石文陽亦曰那

尼壬辰武稚卿亦曰并刻丙辰霍叔英亦曰夫陰甲辰孟非卿亦曰都催庚辰尹佳卿亦曰耳子戊辰李楚卿亦曰生進癸巳史公來亦曰背方丁巳崔巨卿亦曰天雄乙巳唐文卿亦曰索良辛巳陽仲公亦曰元聲巳巳何文昌亦曰付升壬午馬子明亦曰郡立丙午魏文公亦曰壘穴甲午衛上卿亦曰麻角庚午馮仲卿亦曰室方戊午從元光亦曰天賞癸未呂威明亦曰歷厨丁未石叔通亦曰振源乙未杜仲陽亦曰扶欄辛未王文章亦曰音父巳未時通卿亦曰退

前松翁

二十之十

五二六

達壬申侯傳卿亦曰石嵩丙申朱伯泉亦曰石公甲申鬼文長亦曰琅玕庚申華文陽亦曰惹來戊申范伯陽亦曰庚午癸酉孫仲房亦曰倚迢丁酉釋文公亦曰進鄉乙酉孔利公亦曰立之辛酉邵元王亦曰義呼巳酉成文長亦曰健木壬戌樂進卿亦曰高連丙戌車元升亦曰鼓龍生甲戌展子江亦曰申光庚戌史子仁亦曰截切戊戌范少卿亦曰九口癸亥左石松亦曰奉子丁亥張文通亦曰野查乙亥龐明公亦曰玩進辛亥左子行亦曰總失巳亥鄧都卿亦曰

統高術家尤尚六甲六丁其謂六甲陽神即甲子元德字青公甲戌虛逸字林齊甲申節略字權衡甲午馮仁字子卿甲辰通元字來昌甲寅化石字子靡六丁陰神則丁卯文伯字仁高丁丑文公字仁貴丁亥文通字仁和丁酉文卿字仁修丁未叔通字仁燦丁巳廷卿字仁敬丁卯甲子之陰也丁丑甲戌之陰也丁亥甲申之陰也丁酉甲午之陰也丁未甲辰之陰也丁巳甲寅之陰也而遁甲尤尚六陰丁卯玉女足日之亦曰丁文明字保中又字仁高其號仁福丁丑

前松翁

二十之十一

五二六

玉女无无上亦曰丁文公字太和又字仁貴其號仁寅丁亥玉女陸明集亦曰丁文通字廣陽又字仁和其號仁元丁酉玉女救欽靈亦曰丁文卿字正一又字仁修其號仁休丁未玉女乘素靈亦曰丁寂通字玄英又字仁恭其號仁玉丁巳玉女朱福祿亦曰丁庭卿字文廣又字仁敬其號仁德一曰丁卯宋鶴文伯丁丑張鈞元分丁亥樂錦文道丁酉申銀文卿丁未朱鈞升通丁巳陳鈞廷卿厥稱既說幻互異其謂六甲旬中之六庚則云甲子太玄玉女承真庚午

也甲戌黃素玉女非康是庚辰也甲申太素玉女璚石是庚寅也甲午絳宮玉女雲齡是庚子也甲辰拜精玉女靈素是庚戌也甲寅青腰玉女惠精是庚申也其直日皆尚丁庚與天門地戶日將功曹齒甲日則丁玉女順添庚玉女拜精乙日則丁玉女足日之庚玉女絳宮乙庚日則丁玉女曹漂之庚玉女青腰丙辛日則丁玉女得喜庚玉女太玄丁壬日則丁玉女寄房庚玉女黃素戊癸日則丁玉女聞心之庚玉女太素而又部之以六甲爲六宮云出於上清瓊瑤

前集卷二十一 五十一

宮也曰甲子太玄玉女名靈珠字承翼乙丑太玄玉女名蘭修字青蘭丙寅太玄玉女名定華字鬱陵丁卯太玄玉女名須臺字馥馥戊辰太玄玉女名愛淳字衆梨己巳太玄玉女名四淨字寧華庚午太玄玉女名會容字流南辛未太玄玉女名澄華字抱珠壬申太玄玉女名雙皇字鳳文癸酉太玄玉女名龍嬰字歡生是爲甲子太玄宮甲戌黃素玉女名神元字非康乙亥黃素玉女名紫林字飛芝丙子黃素玉女名奇風字參盈丁丑黃素玉女名鳳環字鬱娥戊寅

黃素玉女名淑英字上蓉己卯黃素玉女名英玄字羽珠庚辰黃素玉女名正齡字香真辛巳黃素玉女名蔚勝字雕羅壬午黃素玉女名琬龔字千成癸未黃素玉女名良榮字娥昌是爲甲戌黃素宮甲申太素玉女名真元字瓊石乙酉太素玉女名蘭蕭字玉英丙戌太素玉女名娥玄字和明丁亥太素玉女名與房字綠華戊子太素玉女名翔峰字定輝己丑太素玉女名烟童字儂珠庚寅太素玉女名七輪字靈飛辛卯太素玉女名肇臺字篇敷壬辰太素玉女名

前集卷二十一 五十二

蘭金字冊旗癸巳太素玉女名安夫字沙風是爲甲申太素宮三甲者皆左靈飛玉女部也甲午絳宮玉女名冊淳字雲齡乙未絳宮玉女名散陽字靈華丙申絳宮玉女名遂精字玄珠丁酉絳宮玉女名抱雲字練開戊戌絳宮玉女名房賓字石香己亥絳宮玉女名清英字南靈庚子絳宮玉女名靈羣字曲澄辛丑絳宮玉女名南英字啓清壬寅絳宮玉女名紛華字蔚芝癸卯絳宮玉女名曜英字西安是爲甲午絳宮甲辰拜精玉女名龍源字靈素乙巳拜精玉女名

歌亭字逸舉丙午拜精玉女名營芝字王生丁未拜
 精玉女名招風字始娥戊申拜精玉女名夜華字雲
 嬰己酉拜精玉女名審明字勝非庚戌拜精玉女名
 紫虛字容銀辛亥拜精玉女名鳳華字緣安壬子拜
 精玉女名儀房字上音癸丑拜精玉女名寶華字素
 明是為甲辰拜精官甲寅青嬰玉女名啓元字惠清
 乙卯青嬰玉女名慶翔字娥生丙辰青嬰玉女名
 昌字晨輝丁巳青嬰玉女名伏華字廣敷戊午青嬰
 玉女名綠雲字安居己未青嬰玉女名金聲字曲素
 庚申青嬰玉女名飄遊字雲飛辛酉青嬰玉女名觀
 賢字高英壬戌青嬰玉女名神珠字貴泉癸亥青嬰
 玉女名雲個字抱生是為甲寅青嬰宮三甲者皆右
 靈飛玉女部也其說誕僻不經然星曆稱六甲六星
 在星臺下扛星旁主分陰陽配節候出入在帝座
 側布政教以授農時者也則大槐未造甲子之前見
 不可謂無厭神日神月靈廣雅亦云黃庭經亦明者
 役使六丁之文而注引姓字亦時叶其說蓋孫來吳
 拾遺記謂禹入龍門巖中深十里見一神示八卦圖

二十之十四

王六

王六

卽庖皇又有八神侍側而內典謂前臚為崑崙五城
 中有其人卽五帝五城之外有八使卽八卦大神八
 使并太一為九卿上有十二重樓樓中有十二子并
 三焦神為二十七大夫又并四肢神為八十一元士
 號維附會然身中之八卦不可證黃庭亦云身有八
 卦神也大人有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亦不敢誣歲月
 日辰之無鬼神精氣游魂之變陰陽之所乘與大虛
 終始俱六丁之攝召既效靈於方伎占人亦述六壬
 遁甲又以六戊為天門六巳為地戶雖學士先生難
 言之然其用沘中矣
 索蒙納甲第五
 納甲之說則以先天之卦位配洛書之位數而乘之
 又取象於月之弦望甲乙壬於隸乾坤坎離之四陽
 丙丁辛庚隸震艮兌巽之四陰乾陽體居九宮卦陽
 而數奇甲得大三之陽天干陽有九稱父故納干於
 甲坤陰體居一宮卦陰而數偶乙得地八之陰天干
 陰有坤稱母故納干於乙父母納干於東者東生物
 之地也艮陽體居六宮卦陽而數偶而得天七之陽

二十之十五

王六

艮少男故納干於丙兌陰稚居四宮卦陰而數偶丁
得地二之陰兌少女故納干於乙少男少女納干於
南者南化物之地也震陽壯居八宮卦陽而數偶庚
得地九之陽震長男故納干於庚巽陰壯居二宮卦
陰而數偶辛得地四之陰巽長女故納干於辛長男
長女納干於西者西成物之地也離陰用也居三宮
卦陰而數奇壬得天一之陽離中女故納干於壬坎
陽用也居七宮卦陽而數奇癸得地六之陰坎中男
故納干於癸中男中女納干於北者北藏物之地也
戊巳爲天五地十之數天地中氣故中處至極無可
配納化成於四季而致養於坤坤與土也火金之交
也其孤虛旺相之說則乾三陽也以甲爻爲本卦之
體分上下二爻於甲于是二陽也以甲爻爲本卦之
孤坤三陰也以中爻爲本卦之體分上下二爻於乙
于是二陰也以中爻爲本卦之體分上下二爻於庚
于是二陰也以中爻爲本卦之體分上下二爻於庚
下而陰上也以中爻爲本卦之體分上下二爻於庚
干一陰一陽爻故其陽相巽陰卦而陽交陽上而陰
下也以中爻爲本卦之體分上下二爻於辛干一陰

一陽爻故其陰相坎陽卦而陰交陽內而陰外也以
中爻爲本卦之體分上下二爻於癸于是二陰也二
陰爲極故其陰虛離陽卦而陰交陰內而陽外也以
中爻爲本卦之體分上下二爻於壬于是二陽也二
陽爲亢故其陽孤艮陽卦而陰交陽上而陰下也以
中爻爲本卦之體分上下二爻於丙干一陰一陽爻
故其陽壯兌陰卦而陽交陰上而陽下也以中爻爲
本卦之體分上下於丁干一陰一陽爻故其陰旺戊
巳土干無正位寄旺四季或以坎離得乾坤之中中
爻土位也戊陽土納於坎巳陰土納於離支之寅戊
巳丑亥未申辰以其類而納之用家以壬午卯酉居
四正乾坎巽坤居四維亥壬癸丑子北寅甲乙辰
未卯東巳丙丁未申午申庚辛戌未酉西以四卦
八干配十二辰而成位其氣則寅爲本始而胎於亥
巳爲火始胎於寅中爲金始而胎於巳亥爲水始
而胎於申亦自然之運意爲之夫月自腹而朝東
坤胎出於庚象震上弦於丁象兌盈於甲壬象乾退
於辛象與消於丙象艮沒於乙癸而復於坤故乾納

甲壬坤納乙癸離納己坎納戊與納辛震納庚兌納
 丁艮納丙壹出於弦望晦朔十二辰之納甲則以四
 行分配附麗於四正之宮坎水體申子辰木之垣也
 故納坎從水離火體寅午戌火之垣也故納離從火
 兌金體巳酉丑金之垣也故納兌從金震木體亥卯
 未木之垣也故納震從木艮則甲子甲寅甲辰壬子
 壬申壬戌坤則乙未乙巳乙卯癸丑癸亥癸酉震則
 庚子庚寅庚辰庚午庚申庚戌巽則辛丑辛亥辛酉
 辛未辛巳辛卯坎則戊寅戊辰戊午戊申戊戌戊子
 離則己卯己丑己亥己酉己未己巳艮則丙辰丙午
 丙申丙戌丙子丙寅兌則丁巳丁卯丁丑丁亥丁酉
 丁未兌納一甲自下而上而乾之借用則為甲午甲
 申甲戌壬子壬寅壬辰坤之借用則為乙丑乙亥乙
 酉癸未癸巳癸卯其五十六卦視其上下卦錯而納
 之而十日之位則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
 韓庚泰辛酉夷壬寅癸卯十二辰之位則子周丑
 臥寅楚卯辰晉巳衛午泰未宋申酉戌戊越亥
 燕戌以其日占曆家無戊巳之位蓋魏韓本辰晉而

日月之蝕則甲乙為四海之外不占丙丁為江淮海
 岱戊己為中州河濟庚辛為華山以西壬癸為恒山
 以北日蝕則其君月蝕則其將相當之權浩曰災咸
 亡在庚午辛未二月間庚午主泰辛為酉夷故知入
 泰後八十餘日果出泉井干支之於天人之驗又其
 災驗效者也

南極篇第二十一宗錄子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五六二

索象卦氣第六

費直謂焦延壽之卦氣以震主春分離主夏至兌主秋分坎主冬至爲方伯監司之官其爻主二十四氣而六十卦之三百六十爻分直三百六十日一律周而後天之序據項說則又以六十卦直六十甲子六周而爲三百六十日乾甲子坤乙丑屯丙寅蒙丁卯需

南極篇

二一之一

五十六

戊辰訟已巳師庚午比辛未小畜壬申般癸酉泰甲戌否已亥同人丙子大有丁丑謙戊寅豫已卯隨庚辰遯辛巳臨壬午觀癸未噬嗑甲申賁乙酉剝丙戌復丁亥无妄戊子大畜已丑頤庚寅大過辛卯咸壬辰恒癸巳遯甲午大壯乙未晉丙申明夷丁酉家人戊戌睽已亥蹇庚子解辛丑損壬寅益癸卯夬甲辰姤乙巳萃丙午升丁未困戊申井已酉革庚戌鼎辛亥艮壬子漸癸丑歸妹甲寅豐乙卯旅丙辰巽丁巳渙戊午節已未申辛庚申小過辛酉既濟壬戌未濟

癸亥特以其序布之卦與甲子之義不相襲而或謂氣餘五日四分日之一又當以甲子起似非周一歲之義不如費說之直主日者京房亦以四正直四時以中半直冬至而終於頤卦與氣既強附不情太玄全用其序以準易是準京易非準周易也雄又分一歲而爲三百六十日中至辰中爲天元自辰中至申中爲地元自申中至子中爲人元元日起牽牛一度盡斗三十二度日起於子盡於亥節起於冬至盡於大雪起於黃鐘盡於夾鐘推曆自甲子至甲辰自甲辰至甲申

南極篇

二一之二

五十六

申還至甲子而冬至皆无餘分九十歲爲章二十七章爲會二會爲統三統爲元律志曰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二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是爲九三之法玄之所聘取也而歷代史家述卦氣則冬至十一月中坎初六初候蚯蚓結始卦公中辛次候麋角解中卦辟殺木候水泉動終卦候屯內也小寒十二月節坎九二初候鴻雁北鄉始卦候屯外次候雉始集

中卦大夫諫木候野雞始鳴終卦卿睽也大寒十二

月中坎六三初候雞始乳始卦公升次候鷺屬疾
中卦辟臨末候水澤腹堅終卦候小過內也立春正
月節坎六四初候東風解凍始卦候小過外次候蟄
蟲始振中卦大夫蒙末候魚上來終卦卿益也雨水
正月中坎九五初候獺祭魚始卦公漸次候鴻鴈來
中卦辟泰末候草木萌動終卦候需內也驚蟄二月
節坎上六初候桃始華始卦候需外次候倉庚鳴中
卦大夫隨末候鴈化為鳩終卦卿晉也春分二月中
六初九初候玄鳥至始卦公解次候雷乃發聲中卦

前經

卷二十一

五十六

辟大壯末候始電終卦候豫內也清明三月節震六
二初候桐始華始卦候豫外次候田鼠化為鴽中卦
大夫訟末候虹始見終卦卿蠱也穀雨三月中震六
三初候萍始生始卦公革次候鳴鳩拂其羽中卦辟
央末候戴勝降於桑終卦候旅內也立夏四月節震
九四初候蜩鳴始卦候旅外次候蚯蚓出中卦大
夫師末候王瓜生終卦卿比也小滿四月中震六五
初候苦菜秀始卦公小畜次候靡草死中卦辟乾末
候小暑至終卦候大有內也芒種五月節震上六初

候蜩始生始卦候大有外次候鴈始明中卦大夫家
人末候反舌無聲終卦卿井也夏至五月中離初九
初候鹿角解始卦公咸次候蜩始鳴中卦辟姤末候
半夏至終卦候明內也小暑六月節離六二初候溫
風至始卦候明外次候蟋蟀居壁中卦大夫豐末候
鷹乃學習中卦卿渙也大暑六月中離九三初候腐
草為螢始卦公旅次候土潤溽暑中卦辟遯末候大
雨時行終卦候恒內也立秋七月節離九四初候涼
風至始卦候恒外次候白露降中卦大夫節末候寒

前經

卷二十一

五十六

蟬鳴終卦卿同人也處暑七月中離六五初候鷹祭
鳥始卦公損次候天地始肅中卦辟否末候禾乃登
終卦候巽內也白露八月節離上九初候鴻鴈來始
卦候巽外次候玄鳥歸中卦大夫萃末候羣鳥養羞
終卦卿大畜也秋分八月中兌初九初候雷乃收聲
始卦公賁次候蟄蟲始蟄中卦辟觀末候水始涸終
卦候歸妹內也寒露九月節兌九二初候鴻鴈來賓
始卦候歸妹外次候雀入大水為雉中卦大夫无妄
末候菊有黃華終卦卿明夷也霜降九月中兌六二

初候豺乃祭獸始卦公困次候草木黃落中卦辟剝
末候蟄蟲咸俯終卦候艮內也立冬十月節兌九四
初候水始冰始卦候艮外次候地始凍中卦大夫既
濟末候野雞入水爲雉終卦卿噬嗑也小雪十月申
兌九五初候虹藏不見始卦公大過次候天氣上騰
地氣下降中卦辟坤末候閉塞而成冬終卦侯未濟
內也大雪十一月節兌上六初候鶡鴒鳴始卦侯
未濟外次候虎始交中卦大夫蹇末候荔挺生終卦
節艮也而乾兌坎離之四正卦則主恒氣而各當九
月終篇 二一之一 王 五十六

十日也

索囊參同第七

參同笑亦律納甲爲火候曰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
之父母坎離臣郭運轂正軸化牡四卦以爲索囊參
納甲之法乾爲望坤爲晦而坎離升降於其間實爲
生明而兌爲上弦巽爲生魄而艮爲下弦也日月節
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報並爲六十剛柔有表裏朔旦
也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如次序既未
至晦莫終則復更始日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春夏

據內體從子到辰已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蓋陰
乾坤坎離爲爐竈丹藥而以六十卦爲火候日十一
辰兩卦直事爻當一辰以應律紀六十卦分布於一
月三十日之間朔則朝屯而暮蒙晝夜十二辰適應
兩卦十二爻之數其次則朝需暮訟以至晦之既濟
未濟而終則復始也曰之日出爲寒震辛庚西南八
日兌變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
蜍與兔魄日月氣變明蟾蜍眠卦節鬼者吐生光七
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視巽辛見平明艮
兩極篇 二一之一 王 五十六

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
辟相輝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蓋
以一月爲六節分屬六卦震一兌二乾三巽四艮五
坤六五日爲一節也又以一月爲十二節以復脩泰
壯夫乾始運否觀剝坤爲序二日半爲一節也一月
之火候匝也曰屯以子申蒙用寅戌餘六十卦各自
有日蓋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庚巽辛坎戊離己艮
丙兌丁也重卦之法乾下三爻納甲子寅辰上三爻
納壬午申戌坤下三爻納己未己卯上三爻納癸丑

亥酉震下三爻納庚子寅辰上三爻納庚午申戌巽
下三爻納辛丑亥酉上三爻納辛未巳卯坎下三爻
納戊寅辰午上三爻納戊申戌子離下三爻納巳卯
丑亥上三爻納巳酉未巳艮下三爻納丙辰午申上
三爻納丙戌子寅兌下三爻納丁巳卯丑上三爻納
丁亥酉未而內體從子自辰巳外用從午訖戌亥故
卯也則初九庚子之爻當午時六四戊申之爻當卯
時暮蒙則初六成寅之爻當午時六四戊戌之爻當
酉時一日之火候也朱子謂其首言乾坤坎離之

卦象

二一之一

五

四卦彙審其外次即言屯蒙六十卦暮一日用功之
早晚次又言納甲六卦第一月用功之進退次又言
十二辟卦分納甲六卦而兩之未嘗言三百八十四
爻也而世所傳火候之法以三百八十四爻爲一陽
天之數爻直一日而又多日少不免去其日卦之二
十四又以後二十四氣之至而漸加焉已非自然數
合之度矣况所用之爻或陰或陽初無次第於用功
何以區別乎恐亦後人意爲之而納甲之說出京氏
虞翻亦曰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

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且
巽象月迢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
滅乙癸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象火龍巳成
戊巳土值象見於中視魏書更具然京氏主占至故
去坎離震兌之四正以準後天魏氏主丙母故去乾
坤坎離之四正以準先天魏說不啻長矣魏公關諸
術而首之以辰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方技之客宜
其所拒魔也

宗彙分金第八

卦象

二一之一

五

談者謂戊巳得天地之中天五地十之數中處以爲
金母金伏於干之戊土制於支之午火藏於支之子
水而分金以戊子戊午居于午之中其法除坎離震
兌爲本卦而他以次行之甲子配艮丙子得中孚戊
子得復庚子得屯壬子得謙是爲子癸宮之分金卦
乙丑得擊丁丑得升巳丑得臨辛丑得小過癸丑得
蒙是爲丑艮宮之分金卦甲寅得益丙寅得漸戊寅
得泰庚寅得需壬寅得隨是爲寅甲宮之分金卦乙
卯得晉丁卯得解巳卯得大壯辛卯得豫癸卯得訟

是爲卯乙官之分金卦甲辰得蠱丙辰得革戊辰得
夫庚辰得旅壬辰得師是爲辰巽官之分金卦乙巳
得比丁巳得小畜巳巳得乾辛巳得大有癸巳得蒙
人是爲巳丙官之分金卦甲午得井丙午得咸戊午
得姤庚午得鼎壬午得豐是爲午丁官之分金卦
乙未得渙丁未得履巳未得遯辛未得恒癸未得師
是爲未坤官之分金卦甲申得同人丙申得損戊申
得否庚申得巽壬申得萃是爲申庚官之分金卦乙
酉得大畜丁酉得賁巳酉得觀辛酉得歸妹癸酉得

南極星

二十一之九

五十六

無妄是爲酉辛官之分金卦甲戌得明夷丙戌得困
戊戌得剝庚戌得艮壬戌得既濟是爲戌乾官之分
金卦乙亥得噬嗑丁亥得大過巳亥得坤辛亥得未
濟癸亥得蹇是爲亥壬官之分金卦一氣甲子二氣
甲戌三氣甲申四氣甲午五氣甲辰六氣甲寅隨天
而左旋一元甲子二元丙子三元戊子四元庚子五
元壬子隨地而右轉其爲用在四正八國之氣四正
者坎離震兌乾坤艮巽甲庚丙壬乙辛丁癸寅申巳
亥辰戌丑未是也八國者乾甲丁坤壬巳艮丙辛巽

庚癸坎申辰離寅戌震亥未兌巳丑是也此其除後
天之四正如京氏而卦氣又別故著其概畧庚具一
說焉

索隱大綱第九

太皇黃曾天其炁黃其綱中斗其帝觀覺其官紫極
其治北亥之西其卦豫丁丑隨戌寅其數九億萬其
屬聚真府在脾豫三十九隨四十五大明玉完天其
炁緣其綱壁其帝攬覺其官紫房其治北亥之東其
卦蠱巳卯臨庚辰其數八億萬其屬炁會府在咽喉

南極星

二十一之一

五十六

蠱國十五臨四十二清明何童天其炁青其綱室共
帝大覺其官九辰其治北壬之西其卦觀辛巳噬嗑
壬午其數七億萬其屬音靈府在肝觀四十二噬嗑
四十五玄胎平育天其炁赤其綱危其帝育元其官
元景其治北壬之東其卦賁癸未剝甲申其數六億
萬其屬天督府在胞囊賁四十五剝二十九元明文
舉天其炁蒼其綱虛其帝梵雲其官廣寒其治北癸
之西其卦復乙酉元妄丙戌其數五億萬其屬木陽
府在勢中復三十九元妄四十八七權摩夷天其炁

黑其綱文其帝玉其官太陰其治北卒之東其卦
太畜丁亥願戊子其數四億萬其屬陰陽府在慈孔
太畜四十八願四十二虛元越衡天其元碧其綱牛
其帝元上其官太玄其治北丑之西其卦大過已丑
坎其數三億萬其屬合其府在賢中大過四十八坎
四十二太極游騎天其元紫其綱斗其帝吁貝其官
玄部其治北丑之東其卦離成庚寅其數二億萬其
屬順陽府在下丹田離四十八咸四十五赤明和陽
天其元白其綱中斗其帝煥明其官長明其治東寅
之北其卦恒辛卯遊子辰其數九千萬其屬太元府
在中心恒四十五遊四十八玄明泰華天其元黃其
綱其其帝世元其官東華其治東寅之南其卦大壯
癸巳晉甲午其數八千萬其屬通靈府在膈大壯四
十八晉四十二曜明宗顯天其元綠其綱尾其帝終
覺劫終其官吳元其治東甲之北其卦明夷乙未宋
人丙申其數七千萬其屬天宰府在小腸明夷四十
二家人四十八竺落皇節天其元青其綱心其帝甄
其官青玄其治東申之南其卦睽丁酉寒戊戌其數

前卷

二十一之十一

五十六

六千萬其屬天河府在大腸睽四十八寒四十二虛
明堂曜天其元赤其綱房其帝雲上其官東華其治
東乙之北其卦解已亥損庚子其數五千萬其屬華
蓋府在肺解四十二損四十五觀明端靖天其元青
其綱底其帝靜生其官光華其治東乙之南其卦益
辛丑大壬寅其數四千萬其屬太和府在十二重樓
益四十五大五十一玄明泰慶天其元黑其綱亢其
帝鏡其官開合其治東辰之北其卦姤癸卯萃甲辰
其數三千萬其屬玄林府在髮根姤五十一萃四十
二太極極瑤天其元碧其綱角其帝廓奕其官帝康
其治東辰之南其卦升乙巳困丙午其數二千萬其
屬玄陰府在項升四十二困四十五元載孔昇天其
元紫其綱中斗其帝猷其官延命其治南巳之東其
卦井丁未華戊申其數九百萬其屬玄陸府在兩目
後井四十五華四十八太安皇崖天其元白其綱輪
其帝究其官開明其治南巳之西其卦鼎巳酉震庚
戌其數八百萬其屬玄苑府在兩目頭鼎四十八震
四十二顯定極風天其元黃其綱翼其帝流其官太

前卷

二十一之十二

五十六

赫其治南丙之東其卦艮辛亥壬子其數一百萬
其屬玄禮府在舌下艮四十二漸四十五始皇孝
天其炁綠其綱張其帝易選其官太丹其治南丙之
西其卦歸妹癸丑豐甲寅其數六百萬其屬玄澤府
在中心歸妹四十五豐四十五翁重浮客天其炁青
比綱其帝阿緄其官榮登其治南丁之東其卦旅
乙卯巽丙辰其數五百萬其屬玄蒼府在胃中旅四
十五巽四十五无思江由天其炁赤其綱柳其帝阿
丘其官明堂其治南丁之西其卦兌丁巳渙戊午其
剛極篇 二一之一三 五六一
數四百萬其屬玄庭府在臍中兌四十五渙四十五
上機阮樂大其炁蒼其綱鬼其帝无量其官靈運其
治南未之東其卦飾巳未中孚庚申其數二百萬其
屬玄通府在口中飾四十五中孚四十八无極靈
天其炁黑其綱井其帝晏其官中元其治西未之西
其卦小過辛酉既濟壬戌其數二百萬其屬玄何府
在右耳小過四十二既濟四十五皓庭寶度天其炁
碧其綱中斗其帝育其官瓊瑾其治西申之南其卦
未濟癸亥乾其數九萬九千其屬玄虛府在左耳未

濟四十五乾五十四淵通元洞天其炁紫其綱其
帝上其官真元其治西申之北其卦坤屯甲子
八萬八千其屬玄元府在右目坤三十六屯四十二
太文妙成天其炁白其綱驚其帝隨其官靈幽其治
西艮之南其卦蒙乙丑需丙寅其數七萬七千其屬
玄明府在左目蒙四十二需四十八太素禁上天其
炁黃其綱畢其帝颺其官化靈其治西庚之北其卦
訟丁卯師戊辰其數六萬六千其屬玄微府在右鼻
孔訟四十八師三十九无上常融天其炁綠其綱昂
其帝極其官萬福其治西辛之南其卦比巳巳小畜
庚午其數五萬五千其屬玄妙府在左鼻孔比三十
九小畜五十一玉隆騰勝天其炁青其綱胃其帝浮
黎其官白蓋其治西辛之北其卦履辛未泰壬申其
數四萬四千其屬玄陽府在鼻中履五十一泰四十
五龍變梵度天其炁赤其綱契其帝惡奕其官雲保
其治西戌之南其卦否癸酉同人甲戌其數三萬二
千其屬玄極府在玉枕否四十五同人五十一天育
即奕天其炁蒼其綱奎其帝精上其官天寶其卦大

有乙亥謀丙子其數二萬二千其屬玄都府在頭
大有五十一謀三十九此蓋羽家步綱內運之術其
綱引不足詰然以身應三十三天以斗統二十八宿
而紀之又推而叶之卦炁亦一說也其虛乾坤坎離
四卦于用也午用蒙如參同契而卦氣之序又別其
卦數益息數也

索費黃庭第十

人身有八卦甲子焉本於易之水火既濟丹經所自
出而詳著於黃庭經曰明堂金匱玉房間上清真人

前卷第二十一王

王云

當吾前黃裳子丹氣頻煩借問何在兩眉端內扶日
月列宿陳七曜九元冠生門蓋五辰訣稱夜半存西
方太白星在玉璫金闕金闕兩眉間直入一寸次存
北方辰星在帝卿玄官玄官髮際五分直入一寸次
存東方歲星在洞闕朱臺朱臺目後直入一寸次存
南方癸惑星在玉門華房華房目背際五分直入五
分次存中央鎮星在金室長谷長谷人中直入二分
是爲內象法也曰存想五等不饒渴神華執巾六丁
高靈寶有服則五等之法五芽者五行之炁配

五藏者也六甲符圖稱六丁各有神丁卯神曰陽都
玉女足月之丁丑神趙子玉玉女順氣丁亥神張文
通玉女普濟之丁酉神蔣文公玉女得喜丁未神石
叔通玉女寄防據丁巳神崔巨卿玉女闢心之謂精
至則役使六丁也曰兼形行中八景神二十四真出
自然蓋玉篇謂五藏有八卦天神宿衛太一使者八
卦外有十二樓即喉管膺中爲太一君主入命一名
太淵一名崑崙一名太極主身中萬三千精光三冊
田之所三八二十四真人者自然之道氣應二十四
前卷第二十一王

前卷第二十一王

王云

王云

氣者也曰負甲持符開七門火兵符開備靈關蓋六
甲三部符稱甲子神名王文卿甲戌神名展子江甲
申神名息文長甲午神名衛上卿甲辰神名孟非卿
甲寅神名明文章存六神之名則七竅間通也符則
八葉六神等也圖則六甲玉女通靈圖太一真人圖
等也曰黃華玉女告子情真入既至使六丁蓋又著
精至之效也內景則以五藏配五氣而時攝之併屬
水神龍煙字合明形如青龍象如懸瓠肝者幹也狀
如枝餘重四斤四兩在心下有七葉左三葉右四葉

色如鵝映紺爲心母爲腎子下有三魂目爲之官左目甲象目爲王父右目乙象目爲王母肝脉出於大敦魂之處也號大向書亦號大夫又爲清冷官於液爲淚腎和入肝則多淚六府應爲之府黃庭經云肝氣薄勁清且長彙列六府生三光心精意事內不煩上合三焦下玉漿肝合於筋其榮爪其聲角其性仁其情喜其味酸其性收食之先走筋其臭穢受氣於申死於午生於亥旺於卯病於巳墓於未肝旺心相

神死肺四腎休日爲甲乙辰爲寅卯快水仰火尅土

精春三月

五元

畏金冬相春旺夏休委夏因秋死應東故通歲星之精春三月存歲星在肝中亦作青氣治肝用噓噓爲渴吸爲補心屬離火神丹元字守靈形如朱雀象如倒懸芙蓉如蓮華未開狀心者纖也所納纖細無不貴注重十二兩居肺下肝上對鳩尾一寸中有七孔三毛色如鵝映紺爲脾母爲肝子上智之人心穴通明七孔中智之人心穴通氣五孔下智之人心氣明俱不通心乃無孔無智慧而多狡詐古爲之官開竅通耳左耳丙右耳丁心脉出於中衝神之處也魂神君

亦曰太尉公亦曰靈臺於液爲汗腎和人心門多汗六府小腸爲之府黃庭經云心部之官蓮含花下有童子丹元家主道寒然榮衛和冊錦排袞披玉羅心合於脉其榮色其聲微其性禮其情樂其味苦其性堅食之先走骨其臭穢受氣於亥生於寅旺於午病於申死於酉墓於戌心旺脾相肺死腎四肝休日爲丙丁食爲巳午扶木仰土尅金畏水春相夏旺季夏休秋因冬死應南極通榮感之精夏三月存榮感在

神略華字

五元

五元

心中亦作赤氣活心用呵呵爲渴吸爲補肺屬兌金通氣至臍戶下通氣至脾中爲子吸之津傳送之官肺脉出於少商氣之本也號曰魄門亦爲玉堂於液爲涕腎和入肺則多涕六府大腸爲之府黃庭經云肺部之宮似華蓋下有童子坐玉闕七元之子主調氣外應中候鼻齊位肺合於脾其榮毛其聲商其性義其情怒其味辛其性散食之先走氣其父曜受氣

黑氣治腎用吹吹爲渴吸爲補脾屬坤土神常在字
 魂庭形如鳳凰象如覆金脾者脾也脾助胃氣在心
 下三寸重二斤三兩濶三寸長五寸色如緇映黃爲
 肺母爲心子外通肩關能制謀意繫背脾也口爲之
 官口爲戊舌心已脾脉出於隱口意之處也爲黃庭
 亦爲中土爲黃庭亦爲諫議大夫亦爲倉廩之官
 爲中黃官於液爲涎腎氣入脾則多涎六府胃爲之
 府黃庭經云府長一寸捷太倉中部老君治明堂脾
 合於肉其榮唇其聲宮其性信其情懼其味甘其性
 喜食之先走因其臭香受氣於已生於子病於亥死
 於卯墓於辰脾旺肺和腎死肝囚心休日爲戊巳辰
 爲辰戌日木扶火抑金尅水畏木夏相季夏旺秋休
 冬囚春死應中嶽通陰星之精季夏并季秋各十八
 日存鎮星在脾中亦作黃氣治脾用呼呼爲渴吸爲
 補自斗建亥至此之中天度至此脾炁之炁乃行於
 在目自斗建止至卯之中天度至此肝炁乃行於耳
 自斗建卯至巳之中天度至此心炁乃行於中宮自
 斗建未至酉之中太陰濕土之位故脾炁乃行於地

自斗建酉至亥之中天度至此肺炁乃行於鼻此
 人身之周天應造化者也

目錄

二十一之二十

卷八

南極編第二十二宗錄子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五六三

索囊歲月第十一

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行居丑正月與斗
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失次有應見
柳歲星出東方十二度百日止反逆行逆行八度
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
天出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闕歲歲陰在卯星
附錄篇 二二二之一 五十六

居子以二月與婁女虛危晨出日降入大有光其失
次有應見張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
室東壁晨出日青草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大
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昂晨出
日駟躔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祥歲歲
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昂昂畢晨出日開明炎災
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房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
六月與觜參晨出日長列昭昭有光其失次有應
見箕渚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斗與鬼

晨出日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午歲歲

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日長王作

作有芒其失次有應見侯開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

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日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

見東壁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

晨出日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日是謂正平其

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

與氏房心晨出日天泉玄色甚明其失次有應在昂

赤蒼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

附錄篇 二二二之二 五十六

日天皓皚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是為歲行

十二年之紀孟春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立春為

朔其氣雨水為中寅氣仲春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

中驚蟄為朔甲辰春分為中卯氣季春日在胃昏七

星中旦牽牛中清明為朔乙氣穀雨為中辰氣其日

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其蟲鱗其音角其數八其

味酸其臭膻其祀戶祭先脾孟夏日在畢昏翼中旦

姤女中立夏為朔與氣小滿為中巳氣仲夏日在東

井昏亢中旦危中芒種為朔丙氣夏至為中未氣季

夏日在柳昏火中且奎中小暑為朔丁氣大暑為中
禾氣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融其蟲羽其音徵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燹祭先肺中央土其
戊巳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其數五其
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雷祭先心孟秋日在翼昏建星
中且畢中立秋為朔坤氣處暑為中申氣仲秋日在
角昏奎牛中且滿為中白露為朔庚氣秋分為中酉
氣季秋日在房昏虛中且柳中寒露為朔辛氣霜降
為中戌氣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

南極篇

二二二之三

王六

音商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孟冬日
在尾昏危中且七星中立冬為朔乾氣小雪為中亥
氣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且軫中大雪為朔壬氣冬
至為中子氣季冬日在發女昏婁中且丑中小寒為
朔癸氣大寒為中丑氣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
冥其蟲介其音羽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
先腎是謂歲統十二月之令純陰象坤晦朔之月也
越三日不及日三十七度強而生明謂之臘昏見於
寅震象也故震納庚越八日不及日九十八度強而

上強昏見於丁今象也故震納丁越十五日不及日
一百八十二度強與日對望而大圓謂之望昏見
於甲乾象也故乾納甲又三日不及日一百九十五
度強而生魄晨見於辛與象也故巽納辛又五日不
及日八十一度強而下弦晨見於丙艮象也故艮納
丙又六日去日之四百九十分不及盡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與日會明不能相資而晦沒於乙坤
象也故坤納乙其行天之庚一日之行得三百五十
二度八百二十八分六釐在日則不及十二庚十九
分一度一在天則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積二
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與日會於辰
次之所是謂月周三十日之候

索隱日辰第十二

正月雨水後一日躔亥蝦蟇其應申丙庚壬二月春
分後二日躔戌降婁其應辰與坤乾三月穀雨後五
日躔酉大梁其應乙辛丁癸四月小滿後六日躔申
實沈其應甲丙庚壬五月夏至後五日躔未鶉首其
應乾坤艮與六月大暑後四日躔午鶉火其應辛丁

乙癸七月處暑後五日躔己鵠尾其應庚丙甲壬八月秋分後八日躔辰壽星其應乾坤艮巽九月霜降後九日躔卯大火其應辛丁乙癸十月小雪後七日躔寅析木其應丙庚甲壬十一月冬至後四日躔丑星紀其應艮巽坤乾十二月大寒後六日躔子玄枵其應乙丁辛癸是謂天行十二月之次冬至日在箕八度小暑日在斗十四度大寒日在女初度立春日在虛五度雨水日在危十度驚蟄日在室十一度春分日在壁八度清明日在奎十四度穀雨日在震十二度

商極篇

二十二之五

五六

度立夏日在胃十二度小滿日在畢一度芒種日在畢十五度夏至日在井三度小暑日在井十八度大暑日在柳初度立秋日在星一度處暑日在張九度白露日在翼七度秋分日在軫一度寒露日在軫十七度霜降日在亢二度立冬日在氐七度小雪日在心初度大雪日在尾十度是謂日行二十四氣之度冬至日出卯五刻入申三刻二十八分夏至日出寅四刻二十分入酉二刻春秋分日出卯正初刻入酉正初刻立春立冬日出卯三十二分入申四刻四十

八分立夏立秋日出寅四刻四十分入酉二刻三十分小寒大雪日出卯四刻五十分入甲三刻三十分清明白露日出寅七刻三分入酉一刻十七分大寒小雪日出卯四刻十二分入申四刻穀雨處暑日出寅五刻五十分入酉二刻三十分雨水霜降日出卯二刻三十分驚蟄寒露日出卯一刻十七分入申七刻三分小滿大暑日出寅四刻入酉四刻芒種小暑日出寅三刻三十八分入酉四刻五十分益九月則增減一刻是謂日行十二辰百刻之候子子初三刻至正二刻癸子正三刻至正二刻艮丑正三刻至寅初二刻寅寅初三刻至正二刻甲寅正三刻至卯初二刻乙卯正三刻至辰初二刻辰辰初三刻至正二刻巽辰正三刻至巳初二刻巳巳初三刻至正二刻丙巳正三刻至午初二刻午午初三刻至正二刻丁午正三刻至未初二刻未未初三刻至正二刻坤未正三刻至申初二刻申申初三刻至正二刻庚申正三刻至酉初二刻酉酉初三刻至正二刻辛酉正三刻至戌初二刻戌戌初三刻至正二刻乾戌正三

商極篇

二十二之六

五六

刻至亥初二刻亥亥初三刻至正二刻壬亥正三刻
至子初二刻是謂二十四位周一日百刻之候稱日
者以百刻授時曆蓋時得八刻爲十之爲八十刻又
二之爲十六刻是爲九十六刻也餘四刻則分爲六
十分四之爲二百四十分布之十二時之間每時爲
八刻又二十分故初初刻一十分初一刻六十分初
二刻六十分初三刻六十分初四刻六十分是爲上
四刻也正初刻一十分正一刻六十分正二刻六十
分正三刻六十分正四刻六十分是爲下四刻也日
爲六十分而今曆則時有八大刻二小刻合九十六
大刻而二十四小刻則准大刻四爲百刻上半時之
大刻四爲初初爲初一爲初二爲初四最後小刻爲
初四下半時之大刻亦四爲正初爲正一爲正二爲
正三最後小刻爲正四子則半昨半今如冬至之以
中氣爲黃鐘之元而他說謂子午卯各九刻者并
是謂四十八箭漏百刻之候

素囊星漢第十三

丑星紀自斗二度終婺女七度子星得自婺女八度

以上原缺

龍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神主於嵩山鎮生位爲
是謂雲漢始終十二次之章